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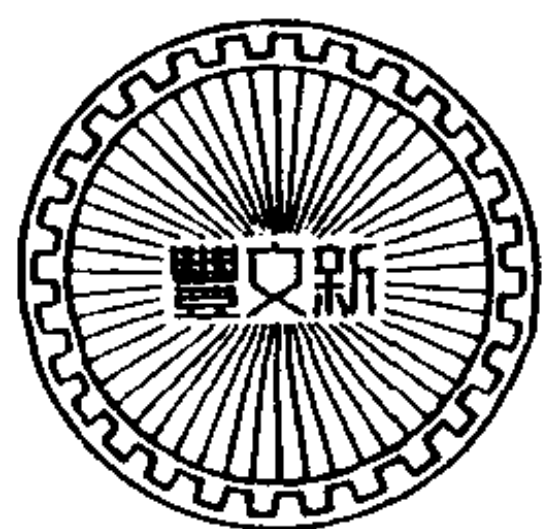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八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六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	明	楊守陳撰	四	明	一
碧川文選八卷補遺一卷·····	明	楊守陟撰	四	明	三四七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一)·····	明	焦竑撰	金陵叢書		四七五

楊

文

懿

全

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鄞楊氏世家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
 楊家隴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鏡川
 先生則西楊也其大父栖筠先生與黃南山以道德相
 契鏡川猶得親炙之父梅讀先生通易經博覽百氏書
 故鏡川又與諸弟皆傳其學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入翰林是爲景泰二年官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
 府丞其學篤守程朱蓋得南山之餘緒四書五經各有
 私鈔則取歐陽永叔六經非一世之書之說又采王魯齋
 書疑之旨以爲九籍者初或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
 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
 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乃欲
 盡信而悉明之其傳本之錯謬重開而必巧爲之說委
 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程朱歐蘇正之補之未盡者
 寧無望於後人乎則鏡川之學其疑古者歟又觀其私
 鈔解曰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
 生其後者若眞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
 而其說反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洵夫歐陽永叔所謂以

楊文懿集序

一四四 約園刊本

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者

矣私鈔若干卷壽鏞未之見顧全謝山稱其深造實踐
 又稱其就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立異於先儒也今讀
 其文集其大者如尊經閣記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臨海
 縣學記與胡憲副書黃南山墓碣銘次如農鳴醫喻醫
 評與陸太守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其裨於風俗人心者
 豈淺尠哉若夫立朝侃侃侍經筵啓沃尤多其言論著
 於邑志傳中更可見其一斑與張主客論倭貢獻書歷
 言自唐以至近代爲中國疥癬蓋知我國中之虛實山
 川之險易得閒則張其戎器不得閒則陳其方物履霜
 堅冰於數百年以前而孰知其禍之不僅疥癬乎先生
 之言蓋窺之於微矣集既殺青因縱論之民國二十七
 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楊文懿集序

二四四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府丞鏡川先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尚書諡文懿始公疾革命其弟守陟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邁六秩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栢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歿殆十年守陟幸

楊文懿公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遇覃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卽能領悟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勸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

取議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鈔奏議詩集今於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編輯以圖續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旣成以書來欲得序而傳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蕃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變化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閒則已目眩神惑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

楊文懿公文集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求貨寶於山海之閒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陟天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恩念祖德圖聖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尙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陟與茂元等尙圖所以繼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弘治十二年九月朔旦弟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守陟謹序

晉庵稿序

始余方孩嘗作吟詩聲或謂爾秀才邪則莞然而若應其後家人屢詔之曰爾作秀才即為吟聲如初甫能言或口授以書一二過輒成誦五齡就家塾師先大父日記數百言於是六齡而學對句九齡而學詩歌十三而學舉子業十五而學古文爾後數歲雖先大父恆謂詩文為學者之末務不以專命余又多疾疢不獲恆學然已有作成一囊矣十九而游京師數載歸食於家亦數載皆肆力於義理之學而其隙又習所謂舉業者然於

楊文懿公文集 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文詩歌亦閒作焉散逸之餘僅存數百首錄之曰晉庵稿當是時方銳意於自昭之功而妄覲康侯之業故號庵曰晉而因以名稿焉二十六而舉於鄉所作殊寡明年忝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意將盡讀中祕書博采而精擇之然後發為文章以追古作者而性實懶拙加以人事與私計之驅迫且僅期而以憂去矣其間所作亦僅數百首錄之稿末而少時囊中之作悉雲散鳥沒不復能記憶蓋棄之久矣今年春過守唐宗兄所偶取案中一編閱之則宗兄所錄吾之少作僅什之三

四舉無足觀者既為攸爾發笑而童稚之志與其往還之區游居之侶粗具於是又為之喟然而興嗟況失之於數十年之前而今復得之恍然若見夫舊交故僕於流離喪亡之餘雖其人無足道亦不能不顧恤之也迺攜歸重閱焉則又歎曰是固不足觀矣然近日之作與是亦何有大相遠者乎要之均為覆瓿物耳去彼取此何其偏也乃錄之稿首嗟夫自童而冠而壯歲月久矣自鄉而京而臺閣師友眾矣而今昔所作無大相遠者則德業之不進可知也況今重憂屢病困窮拂抑之極

楊文懿公文集 序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神志荒耗舊殖且落其能有加於昔乎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此昌黎之所以自訟也古之人少而騰異者長必有聞若胡致堂乳而夜啼燈書示之則止白太傅始生七月能展書識之無字百試不差胡文定初能言母教以韻語兩過能記後或以道鳴或以文顯皆可謂不朽者矣余雖不敢擬古人之萬一然其少時亦頗異於凡兒也而今迺若此欲冀他日不與凡氓同漸盡而無聞也難矣此余所以赧然而慚悚然而懼惻然而永憂也雖然仲尼不云乎四十五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今余年未至猶可勉而進也脂我名
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書此於集稿之首以
識余感且以見余志之有在而須後日之成何如云
天順元年龍集丁丑十有二月吉鏡川子書于敬梅軒

楊文懿公文集 序

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桂坊稿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
所著詩賦銘贊序記碑誌論說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
曰桂坊稿蓋爲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
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爲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
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
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
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悴乃
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其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

楊文懿公文集 序

六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爲然衢童里婦肆口而
成亦皆典麗靖深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
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
仲舒韓愈歐陽修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
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
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
以有本而然邪先生以絕世之資而生當聖明之世其
氣充其學正自其少時爲科試之文已夔出流輩弱冠
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讎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

儲宮歷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而所學益博自六經諸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其要而於所謂道者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周邵程張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槩獲其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於行陣之間其意度閒雅如朱紘赤舄周旋於殿陛之上其闕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瀟乎淼乎而不可狎翫也先生所自得者非予所能知然即其文觀之其深且粹矣乎予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馬石田皆有志於修辭矣而於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峯

楊文懿公文集

序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有志於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脫語錄之餘習求其華實相副如先生之文者豈可多得哉先生不予鄙屬爲之序辭不獲命乃述所嘗論者於末簡庶使讀先生之文者有以探其本云

成化二十年歲在甲辰秋八月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盱江何喬新書

奉觀桂坊稿累月雖未能盡作者之意然亦間有所得恐遂遺忘輒用批點其所得者直猶鼯鼠之飲河取足充其腹而已其餘安知非他人之深所取而大所服者哉近世之文出天資者或歉於本原由學力者或傷於摹擬僕雖識其大端亦兩病之莫能通也讀執事之文乃知天資之美學力之邃交舉互用出乎等夷而文兼取博求不以所有者自足此其成一家言可與鳴一代之盛而識者猶謂其格君華國之大用未竟焉天相斯文遂將壽執事而昌其詞於稽古右文之世哉歲晏天

楊文懿公文集

序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寒旅宿蕭寺呵凍展讀每懼卷終然尤以束裝就道之餘不能盡發執事之藏以卒業請益爲可憾也

弘治紀元龍集戊申冬十一月晦日新安程敏政題

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謂歐陽公知政教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二因筆之書以詔學者真不易之論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皆是物也歧之則爲異端爲小技學非其學而不得罪孔子之門者幾希我高廟以聖武起南服滅胡元還中國古帝王之政教於一旦列聖相承道化益隆士習益純以備自洪武以來鴻生碩儒後先相望而鏡川楊先生起近代文名滿天下尤以道德爲志功名富貴無足動其心蓋先生

楊文懿公文集 序

九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栖芸先生得慈湖心學之傳至先生益大發之遂取高科入翰林三十餘年凡朝廷稽古代言之事必與執筆有諷有規不爲譁世取寵之作侍經幄則正言不諱總史事則直書無隱典文衡則因言考行收士最多而羣從子弟得於家庭以經術發身掇魁元官侍從服金紫者六七八先生退食自公以詩文自娛而重以天倫之樂不自知其身之在散地迫晚境也遇今天子登極恩始自學士進拜吏部侍郎於是年六十餘矣感上之知首進讜言屢騰辭牘上眷留之至

再至二人以是知先生之文誠有志於道德而不苟爲

空言者與先生不鄙棄走每有所作輒以見示走實不足副先生之知而先生以其所著金坡稿若干卷俾序其首走得而讀之曰休哉是所謂文焉者乎其體裁不一一主於理不求合於時好蓋嘗僭評之其論政也首格君則可以位丞弼其論財也究民瘼則可以爲計相其論兵也悉邊務則可以督元戎其論刑也急洗冤則可以當士師其論法也先去讒則可以總憲度誦其文而未識其人者必以爲有魁梧不可狎之姿有懸幹不可窮之辨有橫逸不可羈之才而先生德容粹然接引後學惟恐不及言必中倫勗合繩矩蓋其所志以道爲腴而飽乎其德故其所蘊者深而粹所發者正而昌視世之規規於求工以爲技者固霄壤之異哉今天子日勤聖學益明習天下事欲使政教出於一如古帝王之盛而先生年益高德益劭位益尊其文之所發必蔚乎炳然於大制作大政令之間所謂道德文章之不二者行當大被於天下後世又不但如茲稿所存者而已顧走方以庸猥見屏於時其言不足爲世重輕而先生命

楊文懿公文集 序

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序不已然使異時讀者開卷之際謂走之無似知頌先生之文若此聰明才辨之士鄉仰歆慕從可知焉雖不慚而序之可也先生所著別有諸經私鈔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將輔朱傳行世不在集中

弘治二年歲己酉春正月下泮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致仕新安程敏政序

楊文懿公文集目錄

卷第一

晉庵稿

致知銘

持敬銘

送高君序

瑜瑕硯銘

窗左銘

雙柏詩引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家藏書目序

鉤玄類聚引

論穆公用孟明

無逸賦

覽怡壽堂詩集

閒中清玩序

卷第二

鏡川稿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力行銘

割錦類編序

戒酒箴

求放心銘

窗右銘

金盃辨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稽古韻略序

知人箴

四維辨

巨石硯銘

送嚴司務序

三禮私鈔序

遊招寶山記

存仁堂記

送王生寧序

大學私鈔序

論語私鈔序

送呂彥成歸天台序

卷第三

鏡川稿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勉繼家聲軒記

筆說

五經考證序

送李持序

雲錦堂記

送楊時望歸嘉禾序

復錢廷珍書

卷第四

鏡川稿

風木賦

祈晴有感詩序

一善堂銘

柏隱軒記

中庸私鈔序

孟子私鈔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蕙江入勝記

張德宏字說

尚書私鈔序

玩易軒記

與馮汝止書

金氏定新宅記

農鳴

說舟送陳存敬會試

送吳生瀾序

與陸太守書

醫評贈鄭謙叔

書成御史墓銘後

退思堂銘

醫喻

花香竹影軒記

陸儀吉字說

五馬朝天賦

卷第五

鏡川稿

吳山送別詩序

送孔生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徐生昇序

詩私鈔序

私鈔解

新鈔周易本義後序

書重鈔標題四書後

思訓堂記

心遠軒記

祭陳存敬文

昌陽傳

卷第六

東觀稿

叢林一覽序

少詹事劉公哀頌

五松圖賦

送徐教諭序

百耐庵賦

倦游辭

祭李祭酒先生文

跋褚遂良所臨禊帖

硯山志序

儋州登石街記

送湖廣左布政使錢公序

送南昌倅虞君序

送陳士賢詩序

送進士徐君明德序

雪寓解

送彭教諭序

卷第七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觀稿

王時暉哀辭

送陸生珩歸吳興序

送陳指揮襲職序

題憶松堂卷

王巖周氏世譜序

送劉知州序

諸暨江東廟碑

送成先生序

送南京主事何君序

南京右僉都御史張公行狀

祭張僉都文

刑部郎中鄭公哀頌辭

永貞堂詩序

贈刑部主事毛公挽詩序

卷第八

東觀稿

北窗八詠賦

復趙郎中書

書先君子除夜詩後

題承德公手澤卷

木庵記

賀御史吳君輿壁陞大理寺丞序

戴廷輝墓誌銘

送張順孫歸鄆陵序

送御史滕君良輔擢副山西按察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水部主事倪君序

阮大河傳

茶酒說

胡氏族譜序

西塾觀書詩序

西澗戴先生墓誌銘

卷第九

東觀稿

漱玉軒記

鷺車閱武詩序

一松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送劉參議序

農樂記

賀章生元益中鄉舉序 送漕運參將楊侯序

贈侍講學士呂公哀頌辭

龍游縣通駟橋記

送太守張邵齡述職還嚴郡序

梅溪處士挽詩序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卷第十

東觀稿

送王充獻陞山西憲副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越勝覽序

南溪潘氏族譜序

湖山歸隱賦

夫子畫像贊

柏庵吳處士墓誌銘

集義堂記

童君原璞壽詩序

賀素軒魯公封戶部主事序

雙桂堂記

送鄧淳安序

送徐天錫赴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序

卷第十一

東觀稿

陸 56-16

擬招辭

貞齋記

送尙寶司卿凌君尙義使安南序

贈進士張暉吉序

桑榆晚趣詩序

怡愉樓記

處士王君墓誌銘

怡善翁挽詩序

送武昌同知馮君序

送福建參政許君序

徐節婦傳

送劉君仗和赴浙江憲副序

與錢學士書

卷第十二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東觀稿

雪航稿序

迎碧軒記

順庵處士墓表

送方伯熊公致仕序

贈禮科給事中官君志仁序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復陳修撰緝熙書

送湖廣參議劉君序

送嘉興郡守楊君承芳序

河梁餞別圖賦

書舊易義後

贈田大理序

87

故南京刑部員外郎郭君挽詩序

卷第十三

東觀稿

栖芸先生小傳

送陳先生序

送連帥陳侯彥章序

胡允恭挽詩序

與柯孟時求志喜集序書

封編修王先生哀辭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騰霄之任序

送廣東憲副徐君之任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送江西僉憲陳夢祥序

送張伯遠貳令懷安序

惜良玉賦

送戶部張郎中之萬全序

長齡鄭氏世德家乘序

懷德堂記

陳太常誄

卷第十四

東觀稿

送羅太史序

送南京駕部主事范君序

送瑞昌王大尹序

送浙江憲副楊公廷獻之任序

瑀林醉歸圖記

送張時用尹陳留序

祭趙學正先生文

送王進士令嘉興序

祭桂公瑞文

毛憲使贊

與江元勳書

耿檢討裕畫像贊

縣畫解

秋官主事丘君時雍歸覲序

與劉欽謨書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卷第十五

東觀稿

跋晦翁與趙子蒙書

贈南京戶科給事中蕭君序

送江西僉憲張君序

送戴大尹序

送游大昇序

勉庵賦

與王惟臣書

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孔明自比管樂論

南園趣詩序

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過侯墓誌銘

送河南憲副高茂卿序 送方必明序

贈御史鄧君崇正序 耕雲處士傳

卷第十六

桂坊稿

送劉君仗時知東鹿序 送林貳守詩序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贈御史姚仲遠序

石鐘山銘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四 四明叢書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送劉大參序

壽王處士詩序

送董國器憲副序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送曹以誠序

卷第十七

桂坊稿

毛宗吉傳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賀御史閔朝瑛被救命序

澱水長清圖詩解 張秋賦

遊天竺山記 復玉堂洞記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馬處士墓誌銘 新刊性理文錦序

慶太孺人壽誕記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上梁文 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卷第十八

桂坊稿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興上蔡書院記 重建文明樓記

時處士墓碣銘 交游翰墨序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祭張暉吉文

重鈺誠意伯文集序

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送任僉憲序 與柯孟時學士書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送山東參政陳君時莊序

卷第十九

桂坊稿

愚軒箴

送廣西參政程君用元序

送楊朝重序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送趙生玉序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公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承恩歸侍圖序

祭毛士廣文 題東巡卷

孝節堂記 送陳叔玠序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開州察院記

宋禮部尚書黃公畫像贊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卷第二十

桂坊稿

策題

應天府鄉試錄序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新化縣學記

送沈大參赴河南序

樊山八景記

送吾景端序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大壽字記

題南齋魏尚書詩後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送李太守序

贈御史張汝欽序

東墅倡和詩序

卷第二十一

金坡稿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姚家宰誄并序

麗澤會詩序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

誌銘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桃源春雨圖記

送刑部尚書陸公致政序

送胡僉憲序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故汪御史挽詩序

卷第二十二

金坡稿

石阜壽藏記

送范參政序

東山樂丘銘

丁太夫人葛氏墓誌銘

武邑縣學文廟碑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商夫人輓詩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復魏知州瀚書

玉山縣學重修文廟碑

雲陽弭盜詩序

尊經閣記

示茂元書

謝張布政書

謝杜布政書

故華孺人墓表

適野軒跋

題江山無際圖後

卷第二十三

金坡稿

來鶴亭記

甯布政像贊

臨海縣學記

祭從姪茂亨文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

銘

與胡憲副書

送郡教鄭君序

端硯銘

卷第二十四

金坡稿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遊雪竇山記

對鷓鴣記

朝天倡和引

題雪具圖

紫袍玉帶硯銘

曾編修書像贊

半林記

貞則堂頌

國子助教司馬君墓誌銘

祭王僉憲文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大理寺右評事王君墓誌

銘

誥封宜人邵氏墓誌銘 與黃行人書

贈余助教智

卷第二十五

金坡稿

七元文會詩序

徐太守更字解

詩壇雅韻序

大明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道碑

歸榮堂記

祭張邵齡文

內簡尺牘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贈主事戴公挽詩序

祭錢克明文

陸處士墓表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卷第二十六

金坡稿

大盈石記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誌銘

復何布政喬新書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策題

順天府鄉試錄序

大盆石後記

小湖山賦

送潘粟夫序

鎮閩臺記

周易本義直講序

卷第二十七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與吳尙忠書

重興汝陽縣學記

齊東縣漏澤園碑

送南京刑部尙書張公序

楊文憲公文集 目錄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庵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彭文憲公文集序

復尹侍郎正言書

獅子贊

三世承恩圖詩序

祭楊時望文

擬會試錄序

彭學士真贊

卷第二十八

金坡稿

中嶽廟碑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甘州布政分司記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送少參沈時暘序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誌銘

誌銘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誌銘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神道碑

道碑

惠民渠記

江孺人壽詩序

與彭彥實簡

楊文憲公文集 目錄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朱廷璧

卷第二十九

金坡稿

故國子盧君墓表

忠愛集後序

園趣存稿序

明宣義郎節庵章公墓表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後樂園記

風憲說

復儲保余世英書

送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詩

序

伐老柳賦

恤民亭記

卷第三十

銓部稿

徐奉政誄

題刻源先生手札後

書駕部主事范君時澤墓誌後

四友亭記

賀甘肅行太僕寺卿錢公致仕序

楊文獻公文集

目錄

十九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一

明郵楊守陳鏡川撰

晉庵稿起壬戌正統七年盡辛未景泰二年自十八歲至二十七歲所作

致知銘

人欲求道先致其知博學審問明辨慎思自心而身以至萬物表裏精粗無一敢忽窮彼萬理會于一原是謂知至可希聖賢

力行銘

人既知道當力於行始自孝弟尊師信朋至於百行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不勉有過必改務遷于善日就月將不偏不息務底大成聖賢之德

持敬銘

惟知與行固為學則必有主之乃致乃力丹書之敬堯典曰欽伊洛有錄考亭有箴口誦心持始終不易庶幾知行兩造其極

割錦類編序

予自少時大父日教以小學之道於書則先授之小學四書以次及五經親為之倍讀講解而予力弱息微不

能高聲久讀但展卷默視一目下四五行不數過而已

熟然踰旬越月則皆已忘之顧亦喜覽他書好為五七

字詩餘未之學也年十三四始從澹庵呂先生學舉子

業嘗作義論下筆輒數百言不已先生頗稱許之他日

有先達覽而哂焉莫測其意後乃知義論必用四書五

經之辭方為本色而予所用多雜以他書故見哂也蓋

舉子以語生見忌者自古有之矣逮今既五六載猶未

改乎故習交友多規之而所讀五經遺忘殆盡每臨文

欲用其辭若招潰兵捕飛鳥收散失之珠璣落落乎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難得也定省之暇因取五經并傳註分類而鈔之萃成

六卷庶可備臨文之採用耳蘇老泉曰繡繪錦縠衣服

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初之以為衣服則綈繒

之不若是編猶是也故名之曰割錦類編而為之引

送高君序

世之有德藝材力者王侯將相可使輻湊于門才賢髦

俊可使履滿於戶娃媼媿之子可使雲萃於室輿臺

僕御可使鱗集而蟻附其他珠玉象犀田宅服用凡以

慊有生之欲而備身後之虞者皆可力邀而強取多積

而富有也若夫天地界之父母生之寡者不可求而多
無者不可取而有智雖落天地力雖凋萬物亦莫能求
而取之者惟兄弟乎兄弟者同生父母之氣同長父母
之懷衣食寢處無一不同焉是骨肉之親非待外求而
人合也方其少時不待詔而相歡不俟令而胥愛所謂
良知天性者非耶及其既長則利欲蔽其良知物偽戕
其天性於是反以易致者爲難得視天屬不如人合矣
嗚呼三荆歡乎同株四鳥怨乎異林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故古之人之兄弟也聚有其被之歡別有陟岡之望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善相推於惡相隱於宦達則相援於疾病則相扶於
患難則相死於喪亂也有原隰之衷而於復讐也不反
兵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雖有怨怒不替恩愛其情不能
以一朝忘也若夫急難則相恤安寧則相忘富貴則合
貧賤則離者是物類之不若也果足謂之人乎高君者
讀書達於古今孝友根於天性少與其兄相友人無閒
言暨其兄舉進士京師君思之不置迺擊舟涉數千里
之遠來省問焉話南池之飲而詠西樓之篇既有日矣
迺幡然而南歸鄉之縉紳君子咸屬余言贈之余不能

文姑爲疏兄弟之義如此既以美之亦以厲之庶古昔
贈言之意云

戒酒箴 有序

余少頗嗜酒長而好學乃剛制之茲自京還里親舊招
延往往至醉恐因是而德有不修學有不講故爲箴以
戒之

於昭伯禹萬古垂憲而惡旨酒罔或沈湎曰余不臧幼
且甘飲亦既有知心恆懷慄人欲之萌投閒抵隙朽索
弗維六馬其軼毋曰涓涓弗壅弗塞江河既成悔之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糟焉成丘酒焉成池殞身之源亡國之基爰申明戒
用警不德左顧右瞻朝兢夕惕飲至於三合歡而已毋
或過踰沈湎弗恥同流滔滔予屹砥柱念哉敬哉追蹤
伯禹

瑜瑕硯銘

瑜不掩瑕瑕不掩瑜玉之忠也端溪之產有瑜有瑕與
之同也克掩其瑕以全其瑜惟子墨客卿之功也

求放心銘 有序

余歸自京師講學於林庵甫踰旬夜夢見一叟冠衣儼

肅杖而立焉或謂余曰此康節先生也遂趨而拜之因請曰敢問學道之要何先答曰求放心再拜而寤余少聞家訓已知學道嘗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厲然性資庸愚復爲舉業所累學不能進嘗遊京師則又兩榮交戰勝負未決故至於今齒既二十有二矣而學視少時進不能以寸蓋由心之放也方此創艾而乃夢見先哲拜聞至言豈天牖其衷神箴其病俾之奮發淬礪專心一力以猛進於學而終造於道耶乃作求放心銘揭之壁上時覽而省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一心本居身內一念妄興放而在外雜出乎疇豚出於茲人則求焉收使復入至於厥心乃任其放不知求之使獸走壙千里萬里莫知其鄉淵淪天飛何聖不狂小子蚩蚩騎走南北心與之俱主嘗作客騎曰歸止心尙四馳惟學須靜擇幽以棲慕古儒先夢見其一誨以片言箴我百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務求放心以造於道惟心之放求卽在茲雖云在矣放已隨之惟敬惟誠無閒頃刻庶幾常存靡或他適將復其營萬卒聽令以守則堅以攻則勝嗟爾小子務師聖賢始是終是無

食爾言

窗左銘

爾祖縫掖爾父紘緹爾可弗學以忝其先學莫先於致知尤莫難於克己當秉燭以破幽必選鋒而攻銳見卓爾於一原養浩然以配義立正位而居廣居追千古而待百世庶有光於祖先而無愧於天地

窗右銘

爾談五經爾論五性爾可弗行徒文與佞意必誠而心必正過必改而善必遷日三省如曾氏躬四勿如子淵若用兵而決死如歸市而爭先內一德之無二外百行之咸全庶追迹於才傑而齊光於聖賢

雙柏詩引

予以瓦缶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其閒又得雙柏皆徑寸許亦同植焉踰月而玩之蒲則茂長矣而雙柏猶自若也噫柏之與蒲其材有大小固不翅千萬倍而同植於拳石之上豈其宜哉柏雖未爲大材其貞姿勁氣亦非蒲所能彷彿然不能與蒲爭秀其自若固宜也當是時一拳之石一勺之水柏與蒲俱也柏何以異於蒲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吾見世之柱明堂棟大廈者大抵皆柏之材蒲固不得而俱也然柏之所以不能爲柱棟之材而迺與蒲伍者亦獨何哉不得其所故也使植之泰華之顛其能與蒲伍哉嗚呼天下之物不得其所者眾矣獨雙柏而已乎

金盃辨

少陵諸將詩有云早時金盃出人閒邵菴註引南史沈炯表有茂陵玉盃遂出人閒之語以少陵用此因避上句玉魚改玉作金余以爲不然杜詩引用故事若河內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尤宜借寇恂者此正用之也若山陰野雪興難乘者此借用之也若羞將短髮還吹帽者此反用之也然皆仍其語耳豈有改其語而用之者哉觀其對雪用昏鴉字猶注所本其肯改玉盃爲金盃乎黃鶴注有盧充與崔氏幽昏崔抱兒還又與金盃之說事雖不經然亦玉魚之類也焉知其不借用之乎杜讀書破萬卷或他有所據則不可知當闕如也若謂其改玉爲金則今之學者皆擅易古語以強對已詩用黑以爲白更桃以爲李反西以爲東數八以爲七也亦何不可哉其不然也審矣

家藏書目序

余家在宋元時族擅富豪然亦多尙文雅而曾大考爲之尤累世所畜之書殆充棟矣國初法令方嚴一時故家大族鮮有不及者曾大考雖知幾獲免而亦爲重徭繁賦所困亡其故貲尋被訟獄之逼攜家避地委書於空室中多爲蟲鼠之所齧傷風雨之所沍爛鄰叟里童之所竊去其幸存者真泰山一毫芒耳吾祖暨吾父中興厥家百務倥偬而嘗以畜書啓後爲計亦未能遽如先世之畜之富也然積箱盈筥殺雜而無倫檢閱之際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甚病之乃作兩架置室中盡取箱筥諸書如唐人法分爲經史子集四類而以次布之架上庶易於檢閱自昔經類有讖緯小學二者俱不類經讖緯亡已久矣惟小學今移於子類之中昔子類有道學儒先諸書實皆類經故今移於經類之末焉旣而悉類次其目於冊作家藏書目序

稽古韻略序

予少作詩皆近體所用惟唐韻耳聞作古體則尤襲近體之辭而獨變其音律所用亦唐韻而已長乃欲以古

辭古韻而作古體詩賦則古辭多有全篇皆可覽記而古韻絕無全集惟散見於諸書間耳聞宋有吳才老嘗作韻補而朱子取以協三百篇之音蓋古韻之全集也累歲求之既不可得常欲用韻又不可緩乃繙閱古之諸書凡有韻語者詳考博采取其字之協韻者略倣唐韻之例而纂集之惟注反切之音於其下而不注其文義蓋以音與唐韻異故須注義與唐韻同不必注也集成一帙名曰稽古韻略姑以備一時之亟用俟得韻補則以覆醬瓿耳近者吾鄞徐先生恕見訪偶談及此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言其家有錄本許以見遺蓋先生好學能文其所錄古書頗多此特其一耳後果遣人來遺予得之驚喜時既夜矣急張燈覽之以校予之所集數其字余集視韻補加多然韻補於字下各注其所出之書之語句甚悉於是歎服先儒之精詳而予粗略甚可愧也欲效而為之且併注字義又欲蒐集而增廣皆未暇也姑序以見意

鉤玄類聚引

纂言必鉤其玄文人之恆習也羣書鉤玄今既殘闕三

史鉤玄不可得見矣余窮理之際見經史子集之字句有偉奇而可喜者輒分類而鈔之併鈔其本注積久滋多乃淨錄為若干卷名曰鉤玄類聚蓋將以備賦之用也賦雖或比之童子篆刻雕蟲壯夫所不為者然古名世大儒亦多為之古賦若相如之子虛子雲之甘泉左思之兩都率多偉辭奇字覽之不識者故其文尤卓異世莫能及蓋賦之有偉辭奇字也如畫之有彩繪如樂之有鼓鐘所以震耀鏗訇乎人之耳自不可闕者故不賦則已賦則必有偉辭奇字乃可以庶幾乎古欲用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奇字而胸中未有若相如子雲左思之所畜者則鉤玄類聚其或可少資乎然閱覽未博采擇未精不敢以示人也惟以自備而已

知人箴

雉之玳玳而鳳其文石之碻礧而玉其裏訥如默如或哲匪愚臺評幕辯或傾而叛於言於貌罔易罔欽易之欽之惟於其心心乎隱矣曷由以知我有炯鑑旁燭無欺

論穆公用孟明

國之用人惟欲其輔君而澤民耳傳說告高宗曰左右惟其人而卽繼之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是知爲德爲民者乃所謂其人而可用也苟非其人則用之且不可而況用之壹乎春秋之世秦穆公使杞子戍鄭杞子告秦使襲鄭蹇叔不可乃使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率師襲鄭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師敗之於殺旣而三帥得釋還國穆公猶用孟明又明年再伐晉敗於彭衙踰年三伐晉取王官及邠晉人不出遂濟河封穀尸而還左氏謂君子以是知穆公用人之壹余以爲不然夫穆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惑於杞子之言遽欲襲取鄭國實其自所謂貪人者何獨蹇叔不可孟明之父奚亦不可矣使三帥又皆不可則穆公之用心必息而師不出矣孟明乃從之以縱其欲而成其貪是豈所謂爲上爲德者耶方師之行也蹇叔固料其敗王孫滿亦必其敗矣其及滑也以鄭有備宜完師以歸而乃滅滑是特盜諱空手者耳其及殺也宜深謀力戰以出險不捷則死之而乃束手就縛旣無智勇且不忠矣其歸國也宜監前失畫萬全之策以出師而復淺謀躁動再取彭衙之辱至其後舉雖取王

官及邠僅獲小利何裨大邦自是以往連兵構禍至歷數十年而不已焉夫自殺與彭衙之兩敗及數十年之連兵使秦民疲於供將斃於兵革生者父哭其子妻哭其夫死者身膏野草肉飽林鴉蓋不知幾千百人聞者掩耳見者傷心豈爲下爲民者哉孟明之罪於是乎不勝誅矣烏可謂之人而用之哉穆公自謂貪人敗類匪用其良是矣豈有君子而美其用人之壹哉信乎左氏之誣也

四維辯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且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而柳子厚論之大略謂廉恥乃禮義之小節不得與禮義抗而爲維若義之絕則廉與恥未必存廉與恥存則義未必絕但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眞西山又論之謂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管子之論未可以爲非也愚總而觀之竊意柳子之論爲當焉凡名物有數者各專其一非以可統而包者言也若春夏秋冬之爲四時東西南北之爲四方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仁義禮智

之爲四端文行忠信之爲四教莫非各專其一者使天
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四時虧矣地有東西而無南北則
四方闕矣春夏不可以統乎秋冬東西不可以包乎南
北故必併四者悉數之也四德以下亦皆若此雖或曰
元包四德仁統四端亦不過推重之說耳天實有始於
元而未及亨利貞之時不可謂但有元而遂具亨利貞
也世固有偏於仁而未能義禮智之人不可謂但有仁
而遂全義禮智也然則亨利貞自足以抗元而非小德
義禮智自足以抗仁而非小善故當悉數而爲四也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廉恥二者實禮義之小節誠不可以相抗者世之有
禮義者必有廉恥其無廉恥者必無禮義非若四端之
有偏者西山謂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則廉恥乃禮義
之所統而包者但舉禮義則廉恥已在其中非若東西
之不可以統南北春夏之不可以包秋冬也何必悉數
而爲四哉使管子而曰禮義廉恥國之維也而無一維
絕則傾以下之言則孰得而議之今既曰四維而其下
之二維乃上之二維之所統而包者則柳子所謂吾見
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者是誠當矣豈徒其文明

辨可喜而已哉若其天爵論以明志易仁義忠信則非
矣宜西山之不錄也

無逸賦

清玄穆而健兮紛品彙之化醇民英秀而靈淑兮德與
玄而齊倫粵外淫而內蕩兮哉叨憤以荒寧雖好修之
茂士兮或懷安而敗名昔有周之幼冲兮羌優逸其焉
極旦申申而迪棐兮敷訓辭而貽鑒矧眾生今而背昔
兮親遺光其若昧學蒿艾以充幃兮棄芬蘭而不佩惟
夫人之修姱兮佩聖謨其翼翼意惓惓而不舒兮心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羈而不釋實扶桑之煥耀兮恐崦嵫之寢迫乘踰輪而
馳騁兮敢遂次而不策珍杜衡而雜樹兮又勉然而務
滋冀芳謁之遠蒸兮雖萎絕而不虧聃乾乾之不違兮
宵營營而忘寢撫衽席而曾思兮虞宴安之毒鴆春昏
勞以播耨兮將以獲夫秋饒勤蒐獮而苗狩兮紛鶉菟
之盈庖和詩書之芳致兮佩仁義之陸離曾不知傳之
鮮腴兮孰美瓊瑋之足希嘉哲人之爲善分雞始鳴而
齊敕欽至聖之探道兮宵與旦之不寢食帝禹克勤儉
兮惜夫寸陰而不忽湯昧爽而懋昭兮坐待旦而臨沒

觀前修之逸迹兮超既遠而難望行臺臺而寢近兮冀
並驅而周章喟余志之怠豫兮眇邈邈其日娛懿夫人
之茂行兮申佩弦以自思滋予蘭之九畹兮總予車之
六轡共敷英而苑茂兮並超遠而徂邁亂曰所無逸以
終生兮沂道妙之淵淵濬河欲注海兮然火欲燎原曷
繇純粹而不息兮於陟聖而齊玄

巨石硯銘

歛之精琢如玉其長踰尺廣尺有六蓋眾皿之樽器
量之兼斛吾儕小生把三寸竹半瓦片磚臺可以禿世
有握如椽之筆磨若柱之墨霈膏澤於萬方煥文華於
無極者其必愛茲重茲若崑山之璧

覽怡壽堂詩集

正統中宦者王振方貴幸擅威福有賤工諂事振與爲
賂階故趨其門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節與之交後
振謀不軌致上皇北狩既伏族誅遂戮及其黨而彼賤
工者卒脫死蓋其所交者猶在位故也其有怡壽堂詩
集錄於梓余偶覽之皆一時名卿才大夫所作類皆諱
其賤而妄稱其賢嗚呼工者民之役士且不與之齒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况大夫卿乎彼大夫卿者荷國之恩食天之祿錫繡其
袍金玉其帶我冠而約履登金門上玉階與天子相唯
諾居則坐巖屋據高案胥史列侍輿臺衛翼儼赫若神
明呼喝鞭笞莫敢不服出則乘高輿策駿馬從者左執
蓋右執盃前呵而後擁途之人皆拱避焉其尊且貴如
是所謂天子之毗諸侯之師庶士之宗主而四方萬姓
之所瞻依者也胡不自重胡不爲國重而乃與夫至卑
極賤奔走服役之人締交結好以固位希爵且作爲文
辭以稱引之而不恥則其於振可知矣昔之尊莽爲宰
衡諛檜爲伊周者猶不足責也廉恥道喪佞人盈朝舉
天下之政獨歸之一刑餘斗筲之器而綱紛目壤以召
四方之亂卒之師喪君辱而六軍萬姓爲骨爲血爲俘
爲虜而社稷幾至不守危絃覆轍至於今猶未盡易此
余之所以掩卷痛哭流涕而不能已也然歷數作者名
氏而夷攷其行則其所內交者眾矣間有自重不屑就
者亦與焉何也豈惟利其潤筆之利耶將多爲之請而
不能卻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諺曰利劍必與烈士脂
粉必與佳人非可與而與之可乎斯又吾黨所宜戒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嚴司務序

太平嚴君用和拜南京禮部司務將行吾同年吳興璧言於余曰用和吾鄉之茂族也厥大考永諧先生爲郡文學炳然揚文輝厥考仲升公起家進士累官南京僉都御史旬然宣政聲而用和與其兄用章擢染芳懿振揚華英皆能踵其先武用章先舉於鄉已擢陝西樂平府教授矣今用和以恩自國子赴選擢司南京禮部之務行有日矣吾黨與有桑梓之好用干執事一言贈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以子弟之質不良而父兄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不醇至耳苟有良質產於冠蓋棨戟之門而飫乎涵育薰陶之懿則所謂崑山之玉不鏤自雕鄧林之木不揉自直者矣彼其繩樞甕牖之子雖有雋邁之資而閱書市肆編蒲然荻其視夫寶軸充棟而金缸銜璧者不已勞乎百舍重趺求師問道其視夫廣廈細旃左師右傳者不已難乎草茅言事十失五六其與夫少習臺閣之儀目熟朝廷之事者不已疏乎故昔人謂士生於世家者至幸又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者此也然培塿之前陟坏峻極豫章之旁凡木不茂故生於委巷

微奇而號克家名亢宗者直易易也而世家之子居雖有淑行人猶曰若祖考之行其止是乎仕雖有良績人猶曰若祖考之績其止是乎非其行與績之不著有以焜耀其前烈而愜服乎羣心未可謂克家亢宗子也若夫作室弗肯構析薪弗肯荷兀若枯木泊若窮流者又烏足污人齒頰閒哉余家庶姓也世有德善聞於鄉邦欲嗣承焉而弗克况若嚴君之世哉然則吾之贈君也舍嗣承之大無以發吾喙矣夫以道德仁義爲根柯以文學政事爲葩葉培而溉之日益昌護而持之歲不變揚輝於時流芳烈於百世此君之所當勉者南京百司庶務皆簡而禮部尤爲無事君優爲之矣是非吾之所當瀆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閒中清玩序

畫與書類也至論其重輕則相去遠矣自雲霞山水人物鳥獸草木宮室服器之倫幽至於鬼神微至於蟲蟻畫與書皆載之固相類者然畫之所載者其形與色也書之所載者其理與事也其形與色雖微畫載人無不識之其理與事使非書載則人不能知之故世可以無

畫不可以無書觀畫則或玩物以喪志觀書則可取善以成德故書之極重於畫可知矣然人多喜觀畫而不喜觀書者蓋畫則智愚賢否皆能觀之書非賢智不能觀也畫惟暫觀可以娛目書非常觀不足以悅心也使常觀書則書固有高深而可羨者關仝之山水不足觀也有妍麗而可喜者周昉之士女邊鸞之花鳥不足觀也有清雅而可愛者畢宏之松文同之竹不足觀也有嚴厲而可畏者張遵禮之鬪將器械不足觀也有鄙樸而可嗤者葉仁過之田家人物不足觀也有奇詭怪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可愕者鄭法士之鬼神吳道玄之地獄變相不足觀也有瑣屑精緻而可嘉者曹弗興之蠅唐滕王之蜂蝶不足觀也況有廣大如天地之不可以描寫光輝如日月之不可以繪畫者乎人之不喜觀書者特未知此耳使知此而喜觀之則必取其理以進修視其事以勸戒可以悅心可以胖身窮可以和家而睦鄰達可以正君而善俗用之終身有不能盡豈若畫之可以暫觀娛目而無益於事哉庸人不足以語此士其可悟也京士朱德輝嘗集古今名畫數十方裝以成冊名曰閒中清玩

虛其首簡請子爲序惟生家富而資秀於凡聲色狗馬彈棋擊鞠之類皆不以累其中而獨喜觀畫亦足尙矣雖常觀書而不甚喜蓋未知書之所載者有過於畫之可喜可觀也故因序以告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起癸酉景泰四年盡戊寅天順二年自二十九歲至三十四歲所作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為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擎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得閒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閒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閒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閒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稔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閒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與眾計其孕之女男剔視之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

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恆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閒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郵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為之舍館浚民脂膏為之飲食勞民筋力為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強市物貨善譎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譎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地民其有不譎然如吾郵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譎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彌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

屬實隨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
我讎敵而於構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
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然彼以
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
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
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
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
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
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薶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
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
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質賄不貪雖有遠方珍
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
京畿互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
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
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
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
威舉一事而眾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

不侔矣僕雖斬焉在綴經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
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
之萬一惟執事其亮之

三禮私鈔序

古之禮經三百曲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
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
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
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
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
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惜未之及至其後編儀禮
經傳則又雜取諸書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
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
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
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
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
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聖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
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概乃倣朱子而析經附

傳倣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鈔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鈔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木賦

緊木性其欲靜兮風撓撼而不停審余衷其欲養兮曷親壽之可恆悵昔日之承歡兮止嘖菽而飲水罔洗腆可娛賓兮空帑鞫而鞠脆念甘毳之曷備兮顧釜秉其疇與撫衽席余曾思兮耿窮宵而達曙羌富貴之不可期兮慨隆養其何日欵歲月之徂邁兮儻白駒之過卻矚林木之隳隳兮欲敷穎而奮榮感春暉其何報兮尤恐夫日暮而燕鳴居鞅鞅之無快兮獨捧檄而登喜覲廩祿之可仰兮備脂膏與滫澼何遄臻乎大故兮悲干

鍾之不自恆茹哀而銜恤兮紛血淚之交頤畜三牲其何庸兮羞五鼎其誰饌心壹鬱而不解兮氣紆結而不轉歟翺飛而反哺兮吾不如鳥之慈也我化而爲蒿兮瓶何賴乎壘也擊荼蓼以爲膺兮辦資棘以爲纒存者欲於樽俎兮著軀貌於羹墻吾將舒憂娛哀兮聊逍遙以永日陟崇丘之駸駸兮曬平林之蒼蔚藹樅柏與椈櫨兮雜檉楠與椳梓蔽層霄跨厚地兮前櫛慘而夜飢時青陽之旣晚兮日黥漠而纁黃颺與颺其游至兮隱眾木之不寧初眙盼以蕭颯兮余歔歔乎相屬乍駢駢而滂潰兮遂相余之慟哭惕中心之搖搖兮逐枝翻而榦振渙余涕之汎濶兮與槁葉而偕隕噫觸物以增悵兮卻視聽之差愆夫外獲將內捷兮吾欲處靜而抱神何矣奧之蠅蝓兮同乎山林之畏佳恍風條之在目兮淒悲鄉之入耳悄冥冥之獨處兮愁鬱鬱之不釋肆華筵於廣廈兮將酣歌以媮樂肇鏗鐘而考鼓兮訝萬竅之怒呶又鳴觥以緬瑟兮疑靈籟之蕭蕭姑鷄而臚鳧兮肺蠶以炮羔紛饌玉之適口兮猶噍枯而茹槁何衮黼之不姣兮何繡績之不章五采闔而紛揉兮盡隕翠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凋黃列媿奢與毛施兮余壹不知其窈窕擢纖腰以
代舞兮吾獨見夫迴颺之振柳嚮盛美而不能賺兮長
紆軫而悽惻願遺世以登仙兮報翱翔於四極乘莽眇
而超壙垠兮旦余次乎咸池嘉博桑之蓊鬱兮柰滔風
其吹之縱余縹乎炎洲兮噏正陽而迤邐颺屯其相
揉兮獵青丘之摧確道崑崙之崩崦兮觴金母於瑤池
儵涼飈之四起兮撼若木之喬柯轉幽都而飲沆瀣兮
子凌雲而獨立颺颺其靡定兮林薊蒞而嶷歛超入
極以周章兮益感悵而悽楚造旬始觀清都兮聊相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容與忽臨睨乎丘隴兮睹蕭蕭之白楊余悲痛以滄
沫兮黜蜷跼而不行系曰相彼齊民罔不穀兮我獨何
罹進退谷兮憂悲中纏牢不可解兮日征月徂祇益痲
兮維昔路魚同我惻兮瞻仰昊天曷有極兮

遊招寶山記

招寶山在定海城東一里所雄峻特立所以捍海勢而
奠邑居者郡志山名候濤以蕃舶貨寶來集於此故又
名招寶山下有蚌生明珠漁或得之光耀逼人風濤欲
覆舟投之乃息云景泰甲戌秋九月庚辰朔鎮海連帥

牛侯循有母之喪余從致仕大參王公士華秋官副郎
李公衍往弔旣而衛揮使李侯綱劉侯鐙邀遊是山王
午日方升五人者皆肩輿出城白沙碧草彌路抵麓下
輿攝衣躡石磴迤北數步轉而東始履沙土襟帶草樹
道南崖北壑隘且峻又數十步得平岡茂林眾少憩據
胡牀坐清蔭中啜茗飲空翠拂人襟袖禽鳥嚶鳴風颺
颯爽雜若吹簧纏瑟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令人樂
而忘疲坐稍久余欲起觀海諸公難之獨劉侯偕余西
南行數百步極峻險從者或援或推迺躋於巔立斥堠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四向空闊心目開明顧城邑廬舍歷歷可數江山林
野層見疊出而大海茫無津涯與天爲一忽颺風起驚
濤拍天作萬雷聲爲之目眩心悸立幾仆少選風止日
開迺見遠近諸島或大或小或高或卑或稀或稠或連
或斷有若虎蹲者若猊立者若蛇行者若龍鳳飛舞者
若葆蓋者若屏幃者若參笋者鬱若翠者粲若繡者赤
若燭者燔若標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屢氣龍光隱見
明滅沙禽水獸浪舶風帆出沒於雲濤杳靄間可喜可
愕朝鮮日本諸夷之域皆在指顧中眞天下卓偉奇絕

之觀也已而東北行且下山向盡有洞呀然乃微服隨
導者魚貫以入洞廣崇殆十尺激汎流其中葍蘚翠濕
若染濤聲鳴嶼閒蕭颯若風雨從者循涯取海錯水藪
啖余芳鮮溢口出洞有老兵迓曰諸大人聚庵中伺同
燕也還至前坐所北數十武入庵庵隘而幽勝前臨澗
澗甚澄水草被白沙文石若組繡可愛其後青壁千仞
不可上有泉出其中聲鏘鳴下石潭潭廣深僅踰咫尺
味冽且甘庵楫榜曰觀瀾牛侯所創也卽席設蔬雜陳
惟魚蟹味異常乃新漁者牛侯遣价攜酒饌至將命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憂不克偕也觴數行比耦投壺爵飲無算有揮使李侯
宿要燕命其子來迓乃起而去竊憶異時島夷鳴張將
卒皆奔走不暇今聖明在位海不揚波窮邊無狗吠之
警武臣優游皆能尙文崇儒而吾儕得與之遨嬉於此
何其幸也余聞之書江漢朝宗於海凡爲臣者皆必殫
忠效盡而居安則防患見危則忘軀若水赴海雖萬折
而必東此諸公暨愚皆所當勉者抑又聞之天地閒惟
海最大人觀乎海則所見極天下之大而莫能尙不獨
難爲水而已不觀乎海則雖徧覽萬物無一或遺所見

終小亦猶河伯之自喜耳故君子之學必觀乎聖人而
識其大者乃爲至焉此又吾之所志者是用記茲遊焉

祈晴有感詩序

昔堯之時十年九潦其事載於經者可見已湯之時八
年七旱事不經見而雜出於傳記所云者予以爲無之
夫致中和則天地自位五事修則休徵自應此恆理也
堯與湯皆以聖德履帝位而世不能無旱潦者蓋理之
變耳經言堯之處變其事如彼而傳記稱湯者不云其
他而獨云其禱何也昔仲虺稱湯改過而不稱其無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謂其責己以感天者幾矣然成王逆公旦天雨反風
宋公有至德之言災馭徒三舍皆無待於禱也湯顧不
迨之耶古者享帝用犢貴誠而已非以天有嗜欲而啗
之也彼太史謂當以人禱是誣天矣其與近世邪巫索
三物以媚神者何異湯顧信之而剪髮斷爪以身爲犧
暴露於桑林之野不謂之喪天可乎聖人動而世爲天
下法不違常而立異也以身爲犧之事異之甚者天下
後世其法之乎此事之所必無者也余不可以不辨周
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小祝掌禱祠之祝號以

逆時雨寧風旱而後世自天子至庶人禱而雨暘應者不可勝數至有開衡山之陰霾偃淮瀆之波濤者初未嘗植璧圭薦香幣而誠發諸心遂格於天天人相與之妙固如此然則禱固有之而聖人所不廢者也惟湯之事見於傳記者則當辨耳豈議禱之非哉吾郡歲甲戌秋七月霖雨至於八月穀荒於場蔬爛於圃民甚病之適太守李君禱之而霽歲且穰於是郡之大夫士咸為歌詩頌之而屬余為序余辭不獲遂書是以質於君君其發吾覆乎

楊文懿公集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存仁堂記

吾鄞清源之地有建堂者榜曰存仁客往過之問於主人曰堂以存仁名吾意仁在是也今環而觀之若屏幃牀几圖書與玩好之具博飲之器無不具在而所謂仁者獨安在耶豈深闕之而人不見耶抑銜名而遺實耶主人曰否否吾志存仁故揭榜於堂而視之以自勸若古人韋弦之佩孟盤之銘耳客曰吾謂堂存仁子謂志存仁子之言良是也抑吾猶有說夫所謂仁者果何物耶孔子之論仁不過曰愛人曰先難後獲曰克己復禮

而已至子思子始命之曰仁者人也而子車氏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知所謂仁者即人之理耳人之仁也如耳之聰如目之明如火之熱如冰之寒如動植之生性一而非二者也耳與聰二則聾目與明二則瞽火與熱二則熄冰與寒二則消動植與生性二則死而人與仁二則與動植不殊今天下有聾半耳眇一目者則必求良醫師矣人而稍二於仁者其可晏然而已耶孔子曰能近取譬孟子曰強恕而行此求仁之術也今夫人之常情拔吾一毫損吾寸膚則捧心而蹙額提

楊文懿公集 卷二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赤子而委之溝渠則奔號趨救之惟恐後其在己者固自愛也用是觀之則彼之髮膚子女何異於我而可以弗之愛耶疲癯殘疾皆與吾同體也草木禽獸皆與吾同生也如愛己之心以愛之而無不愛若天地之生物合萬有無一遺焉則是盡人之理而仁復與吾為一吾在是則仁在是矣吾在於家則家為存仁之區也吾在於國則國為存仁之域也若闕里之有孔陋巷之有顏吾目之曰此為存仁之里彼為存仁之巷豈不可哉然則斯堂也名之為存仁未害也患子未能充其實耳

主人曰有是哉主人姓應氏名用道性剛而言訥殆孔子所謂近仁者歟

一善堂銘

粵有太極開天地基普閭馮翼維善繼之善賦予人維一無二有惡與仇乃物之偽粟秕交掩梟鸞互欺慨彼鬼瑣庸罔聞知在古聖賢厥中有覺精以察之取善屏惡肫肫其仁秩秩其禮不貳以欲惟粹乎理義裁紛揉智炳幾先不雜以人獨純乎天或險或夷或通或塞惟善是歸不淪異域自始而卒由弱而期惟善是蹈不於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歧是曰一善眾美咸萃如彼一身百體賅備是爲聖者與天地準若舜與堯若湯暨尹聖聖相承千輿一轍具有嘉言以詔來哲猗嗟若人希聖之矩矱高自卑趨遠由邇我庸作銘貽爾儀則庶一其心以終允德

送王生寧序

三才之初惟一氣六經之初惟一畫道固在是也一氣而三才一畫而六經於是萬物叢生百氏雜出而道亦無不在矣盈天地間鱗者介者翼而飛者足而走者裸而動且息者根者莖者贅以出者濕以生者紛至夥也

或欲盡翦之而歸於一氣其可得乎百氏猶是孰能廢之夫萬物不可翦百氏不可廢則道之散於萬物百氏者固不可遺也求道者不求之萬物百氏而獨求之一氣一畫得乎故君子之學極三才萬物無弗格盡六經百氏無弗窮以求其道博而取之精而擇之約而會之於心茫乎一氣之初也宵乎一畫之始也於是體之於身驗之於事施之於國與天下而垂之於億萬世之遠而儒者之道盡矣世之議儒者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猶蜩與鸞鳩之笑鵬耳彼芻狗萬物糟粕六經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又奚庸誅耶上古之世有萬物而無一經堯舜以上之聖人固無待乎經也而亦庸有一物之不格者耶商周以下則皆事於學矣雖孔子之聖猶自謂多學能識而其所以教人者亦惟博文約禮而已今之學者蔽於氣質之偏溺於習俗之陋睹三才而弗格也況萬物乎視六經而弗窮也況百氏乎或通一經或察一物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以擴其道以弘其心以善其身以用其家國天下而惟採葩華以媒貴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目眩口噤而不知措其尤下於霍子

孟矣然世有學愈博而德愈卑功愈下者則學而不行之過也學而不行與不學何遠哉錢塘王生寧少游庠序中治經學目不窺園蔬足不履城闕而一旦涉三江之險道數百里之遠而來從吾游觀山川以擴襟抱論道德以恢性靈固異於世之貪常嗜瑣者矣余雖不能博喻而於古人博約之教能不有望於生耶

柏隱軒記

鄞王公家闔閭中而以柏隱名其軒命守陳爲之記守陳曰竊聞古之隱者韜光養浩必入於深山密林遠荒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闕寂之境室煙雲而廬風雪猶恐夫人迹易到而玄纁隨之不得遂其志也今蕭然一軒鄰屋櫺比後郡邑而前市井庸夫之履與達官之輿馬日紛馳於戶外而庭中隙地僅有一柏暖翠晴陰不滿窗牖非有山林深密之趣而公以邁世之才絕俗之德能終隱於此而不出者何耶公曰吾老矣雖欲用世不可得矣吾爲子言之昔有陽子者居南之沛而遇老子聞命蹙然故其往也舍者避席而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此一陽子也而人待之異者其所以取之異也故蘭以薰取焚膏以明取

煎糶以無用取大而硯以靜且鈍取壽世之富貴靈光豈有不取之而得者耶苟有以取之則終南亦仕宦之捷徑耳況城市乎苟無以取之則山林與城市與安往而不可也今夫世之隱者雖竄身滅跡而末有不裸其道德衒其文章者夫裸道德衒文章非取聲光之具耶既取之而復辭之則雖踰垣閉門有不能免而况竊吹濫巾誘松桂而欺雲壑者哉故吾之處世也不飾智不矜能不修容以駭眾不好辯以夸俗彷徨乎無爲之場逍遙乎不爭之域時處於是軒則惟對柏而飯黍攬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飲醇醉則藉柏陰而臥起則挹柏馨而嬉撫子孫款賓客如是而已耳故巧者謂吾拙辯者謂吾訥智者謂吾愚而侯卿守宰之或見吾者若無見也吾不有之彼固不得而知之吾不賣之彼固不得而鬻之矣此吾所以柏於隱而終生也子亦窺我而未至者耶守陳於是作而歎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知雄守雌爲天下谿其公之謂歟遂書以爲記

大學私鈔序

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

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迺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鈔成帙閱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聖之經曾賢之傳而朱先生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物么麼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聖經一何甚哉疾毀亟焚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頗欲佐儒訓明聖經而患於不能耳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爲同也今蒙所鈔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

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客頽頽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鈔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中庸私鈔序

古書皆刻以竹簡而編之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有然矣況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錯亂而爲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爲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爲三十三章各爲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爲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記四十篇簡錯者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其錯有未盡正者蒙復更定而私鈔爲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雖有錯簡而卒未易見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爲章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也故爲說以連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

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強後儒或疑或信辯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焉蒙自少誦經及章句或問長而味之不能無疑及味誦彌久猶未能一一信也儕輩有自謂無疑者但據章句或問而執以爲信亦非卓然有見而灼然無疑者也愚疑久而不釋乃姑置章句或問獨取經文複誦深味繼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知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

楊文獻公文集 卷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複誦深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奧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復以經文依今所正之簡而鈔之仍取章句分鈔其下而蒙之妄說亦竊附其後焉先儒嘗戒人不可以脫簡疑經誠如其說則雖如大學之錯簡者皆必強信固執曲解迂說寧失聖賢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學小生迺於先儒之所未嘗疑者亦過疑以爲錯簡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說可謂僭妄之極矣然千慮或有一得今迷尙待後悟姑鈔

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

論語私鈔序

經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復有注焉經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蓋燭籠添骨則障其明朱子嘗言之矣論語自漢魏以來傳注日眾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訓詁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陳大義猶未有詳說奧論也厥後說復詳論復奧經從而復明然或流於蕪蔓或墮於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異端如張無垢者經其不晦乎朱子以論語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爲四書初取程

楊文獻公文集 卷二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以下九家之說爲論孟精義尋改名集義復因之而作集注辭簡而盡義精而周經於是乎大明矣後儒迺復雜取其集義或問語錄及諸儒之說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輯釋發明大全之類皆博而寡要初學讀之茫乎若泛巨漲勞乎若治亂絲徒足以弊精神惑心志雖集注亦反爲之晦而況經乎夫經之言不過人心之理耳使微傳注人但熟讀詳味之久將見吾心之理亦與經遇而自無不明其有難明者集注旣明之矣何用雜說以反晦之哉彼竹籠之剩骨良可除也故蒙獨鈔經與

集注以誦味之集注間有義尤深辭甚簡者擇鈔他說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見未逮朱子而不能無疑者亦附之各篇之末俟異日學進而無疑直削之耳

孟子私鈔序

蒙鈔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粗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遠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關楊墨距儀術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適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辯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觀鄭堆馮休之論尚誦誦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敘

羣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為發明其蘊奧至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辭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尊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寢近於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呂彥成歸天台序

天台呂彥成游鄉校者十餘年再舉不偶自疑其學未得碩師類昔人之按譜而操琴者於是捐親愛去里閭渡海踰嶺出蛟鼉虎豹之險陸走數百里餘戴星月蒙霧露晝觸炎赫行汗如雨滿體不止夜二鼓抵吾弊廬困憊且息遲明陳東脩執弟子禮請曰瑀抱愚陋若醯甕之雞願夫子發吾覆也余自揆膚學環其中無可師者固辭之不獲乃留處一室肄業其中室上破而旁穿雨淋日炙暑濕交蒸而處之恬然若在廣廈衣粗布飯

蔬食讀書屬文無晝夜居數日病瘧勢頗殆市遠醫藥
不屬旁止一力稚不慧飽食晝墁以嬉呼之索饋粥不
應獨伏枕彌留不甚悒悒病已復初至於今六越月弗
懈與之言呐呐不出口始卒無一語妄讀其文遂於理
而儉於辭考其行孝友且敬恭可謂君子矣夫君子之
學修其德彥成既得之矣雖有碩師且無以尙而況余
之寡昧非其人哉因其請之勤也姑以其所飭聞者復
告之焉夫士之學猶農之耕農患冀其田不沃不患歲
不豐也田苟沃矣則千倉萬箱之入可坐致也天其恆
旱潦乎語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君子之德不厭厚也
彥成其益修令德位將自至庸何疑乎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勉繼家聲軒記

陝右郝生廉侍其父通守公來吾郡居一軒左經而右史尤物寶玩不接於其目折楊黃華不接於其耳惟務記覽為詞章欲馳驅雲路中躡前武而超之也乃榜其軒曰勉繼家聲而吾郡縉紳大夫士咸為歌詩以美之間嘗謁余求記余辱與公好不可以辭乃語之曰若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鐘乎鑄以萬鈞之金而懸之岑樓之上寂無聲也既而鏗然鳴訇然震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前聲未盡後韻相及聞於四遐之境者鼎士手巨杵而擊之也使孺子焉持寸筵而考之其能有聲乎故古之有家者必由魁人傑士以道德勳業啓之於前而後生晚出復以道德勳業承之於後故其家聲輝赫彌久而益昌虞之元凱周之召尹漢之楊袁是已若世家之子不勉於道德勳業而惟襲乎富貴則雖累紫積緋不足以為華重珪疊組不足以為榮祇取辱耳歎之累向杞

之玷奕其去李陵幾何哉而况作室弗肯堂析薪弗肯負若樂胥狐慶之後者斯又不足言也嗟夫弓冶之子必學箕裘而中家有百金之產者子孫尚恥失其先業况夫闕閭之家簪纓之胄而可不刻厲淬磨以嗣續其休聞耶廉之志良足尚已故余為之言使以巨杵而擊洪鐘云

蕙江八勝記

吾郡之山鎮曰四明其泉分注於鄞與奉而鄞注者自石澶踰它山奉注者自大海山踰江口會於鄞句章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三港口而朝宗於海三港以上它山江口而下互廿餘里沙明卉香奄山原而環之若帶者蕙江也江有渡曰徐民將橋之未成當其收濤斂瀾晃漾天日舟人俯之謂若匹縞新濯可翦而裳也渡之西北涯為原厥土宜稼唐之郡刺史黃公晟墅於茲後盡施其田比丘今之雪竇莊是已遠渡一里所有古祠世傳其神氏張諱麟云祠中芳樹離立朔雪被之若孔蓋翠旌冒瑤華而綴瓔珞也原之上有山名吳大江犍之鉅野獲之印其首而蟠其尾時春雨晴草樹鬱茂其密若櫛其鮮若濡

其色若翠擁朝嵐而凝夕靄適者悅焉遐者企焉江山
清淑之氣鍾於人而異材出茲土在唐則有祕書監賀
公知章在宋則有禮部尚書縉雲豐清敏公稷皆百世
士也賀公後徙剡川豐公後徙郡城中皆墟其宅豐公
之墟民今僦而居之海桑之喻宜矣賀公之墟尙爾而
獨其洗馬池僅存盃殘壁破浴龍甕而飲牛羊諺謂馬
湖者此也二公之宅之地荒殘若此而人猶識其遺蹟
仰其芳風過之低徊不能去而貴富之家宮室池園之
鼎盛曾不滿夫一哂況又下衰乎世之酣利祿而忘德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四四 韻書

義者亦可悟矣二公之次則有潘夢桂氏又其次則有
王昱氏夢桂德修而學博發解為第一累官刑部郎中
今有石亭巍然在齋蔚中其墓也昱富而文尙浮屠法
號平野居士嘗構寺吳山中四簷霜白曙鐘益清邈破
林籟遠混江聲四境聞而萬戶闢矣江山巨池宅墅祠
寺皆地之因人而勝者也謂之蕙江八勝非耶今稷之
後有曰慶者麟後有曰懷中者曰孚者夢桂後有曰嵩
者昱後有曰詵者雖顯晦人人殊而皆有可稱道未為
無其人也嵩既發解而歸乃與懷中者偕游於山窪川

靈圃而摠幽發祕既倡為八詠之詩又將求和於名公
卿才大夫士而先屬余記之余於所謂八勝者既皆屬
目傾耳而於古今興廢之變高山景行之思憂時憫俗
之意又有概於予中者故不辭而記之第學殖將落詞
采不揚無以昭宣勝蹟而播之天下後世是貽林澗之
愧尙待九能君子賦之說之以彰厥勝云

筆說

今之筆其柱有用狸毛者用鼠鬚者用羊毛者惟兔穎
最善其管有用琉璃者用水晶者用象齒犀角者用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四一四 韻書

玉者惟筠篁最善其號有曰鳳尾者曰麋心者惟蘭藥
最善蘭藥者選秋兔之穎為其柱擇寒筠之幹為其管
而其柱之本則被以采色之絲絡以黃金之縷燁然若
蘭藥也其工視常筆加數倍故其價亦數倍於常筆余
嘗售而用之鋒鈿而力健易使而晚禿蓋百倍於常筆
也其後得其似者而售焉什襲而藏之踰數日用以書
文於玉軸卷甚不中書書纔百餘字已老而禿矣而字
尤醜拙為卷軸之累於是焉剖其柱而視其中則雜羊
豕之毛為之者也噫物之偽有如是夫甚矣余之不明

而重價以售之也然是物也非川之則不覺其偽非割之則不露其偽雖明者固未能遽識之然未必能終用之也售焉而審之不詳用焉而棄之不早固余之過也而是物之偽能見貴於方售之時而不免見棄於既用之後則亦何所利耶然余因以汗敗卷軸而受不才不明之譏則其爲吾累也亦不少矣誠使吾審焉而後售用焉而卽棄豈有是哉雖然不可因是而盡疑天下之物也作筆說

張德宏字說

楊文獻公文集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邑張生謙總角在庠序中余見其敏勤而和粹也心甚嘉之既冠而求字於余且求余勸余不能卻也乃語之曰甚矣而父之善名子也昔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一身者謙之謂也而父舉周公之所以詔子者名其子固無以贊之矣且古聖人之論謙備於易子素業者也余雖有言抑豈能出易之外以動子之聽乎雖然余且妄言之子且妄聽之易之卦以謙次大有蓋謂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宜謙也然謙者必有大而後可處友有國色軼南威紫

衝而不自美人則賢之苟若嫫母無鹽焉而自狀其醜有不蒙哂者乎窶家子膝行蒲伏言語狗狗不見禮於人而都三公位有萬金產者一卑辭降色則眾口偏肥故人非有大德有大才有大功而謂之謙者妄也子欲學謙莫如修德德大之大者也德立則謙自行聞有恃才傲物者矣未有恃德而傲者也聞有挾功慢上者矣未有挾德而慢者也若夫誇寸長矜小善則有之矣烏有德如大禹如周公如孔子而矜驕不儉讓者哉大禹周公孔子之德載於經可稽而學也燭之明操之固擴之配穹壤則德大而宏矣天惟宏故覆下土而接之不自高海惟宏故納百川而下之不自滿君子之德猶是也子其志於是乎敬字子德宏而爲之說

五經考證序

楊文獻公文集 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禮以杞宋之文獻不足而不能徵其言竊嘗歎之夫聖人言禮尙欲有所取證況下此者乎六經至秦而亡漢興求之惟得易書詩春秋皆殘缺而樂盡亡矣禮僅有存者小戴氏乃掇拾其亡篇斷簡以爲禮記後人因謂易詩書春秋并禮記爲五經而並

傳之經既殘缺亡斷而傳注者又專門名家人各為說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貶亦有不主此者至若三代之正朔則書與春秋兩傳各異日月五星之左右旋轉周公之東征則詩書兩傳各異又若易之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書之上帝割申勸禮記作上帝周田觀詩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以假作嘉顯作憲凡若此者豈可獨信一經之文偏徇一家之說而已哉蒙少從先大父授讀五經未之講也今居閒處靜時取五經講之或疑有不能決或見有異先儒者

楊文憲公文集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無所取證乃考漢魏以上諸書凡言及五經者各以類而鈔之庶可以廣見博聞參考互訂以求至當歸一之論也惜乎世無上古之典家無四庫之儲無以足吾證耳

尚書私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以詔萬世者何為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多矣孔子錄僅百篇選之精也及乎傳世既久則其錯簡闕文訛字浸漫多有至孟子時已然故不可以盡信秦人

禁且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合之僅五十九篇其序雖滿百然非真也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強為之說莫有疑其錯訛與重複者宋儒始有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且以序非真而去之皆足以洗千載膠固之

楊文憲公文集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習矣一時諸家傳注亦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儒王魯齋嘗作書疑謂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或謂聖人之經士當尊信弗敢考正其文無寧解失其旨不已過乎先祖栖芸先生德尊學博而書又其專門者蒙自童時受讀每遇今文若學番語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

長而聽講若解梵咒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
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徧閱沈思粗若有見則以
爲古之他書其於先後輕重未始混然無別雖有抑揚
開合亦皆秩然有序而書皆聖賢之言乃或有若亂而
而倒者疑久不釋抑恐爲傳注之所汨也乃獨取經文
熟讀而詳味久之始知其所由亂而倒者由錯與闕訛
耳頗欲有所更定而猶不敢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
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
鈔錄凡經有錯簡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然其所
移者既未必合乎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爲
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
於博奕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
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
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
倘有取其一字半言之合則亦不枉用心矣若不較其
可否而一以妄更聖經賢傳罪之則亦甘受而安敢辭
哉

送李持敬序

異時中林李先生孝謙父以節義文學鳴於鄉學者歸
之若市而其族人子姓耳濡目染無不有士君子風其
尤者曰鄺翁甫慧而賢蚤世今有曰緩者咀華摘藻將
世家學曰持者方據才掾藩府有聲皆可嘉已夫先生
之於學者若大家樹藝然園有果蔬池有芡菱原黍隰
稻無不鬱以茂也況庭階之蘭樹耶宜其家多賢也持
丁內艱歸服闋戒行其諸父昆季飲餞之又分韻賦詩
以贈而緩屬余爲序余宗與李世媻而余大父栖芸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生與孝謙父雅相善孝謙父先卒其仲悌謙父繼之益
善往來數數論道德而談詩書或竟日或一宿以去時
余與緩俱幼舟中膝上更載迭坐第能索棗栗啖之餘
不能知而頗記二老者皆盛服偉儀觀端坐而徐語引
觴嚼豆果孟蔬若有太牢滋味而其出入里中則坐者
起行者止若有騶從呵其前亦莫知何以其後悌謙父
又卽世而余大父今亦在九原不可作於是鄉黨之耆
碩盡矣後生晚出如瞽無相而楓江之澣襟社之陽稍
異乎故時之風月矣感今念昔未嘗不盡然余懷也獨

幸老成之既沒而典刑之尙存有足慰者而吾與緩一
出一處恆若參商之相望抑又可慨而獨持出於時步
雲霄而承雨露之渥可計日待者則吾異日禁直之暇
得與之往來酬勸以論桑梓之敬敘葭莩之好而修孔
李之契者吾不於持誰望耶茲文固可斬耶

玩易軒記

潘爲鄞著姓世有聞人在宋爲進士者五在元爲省元
者一在今爲鄉貢士者又一皆以明易舉今貢士名嵩
字希申俊偉士也其未貢時嘗構一軒於蕙江之濱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榜其楣曰玩易藏於斯修於斯息游又於斯余始過之
見其韋編疊牀寶軸充架左蓄積右繡函所見無非易
者謂之曰子玩易甚歟曰未也再往過之則見其挾冊
以呻曰吾方玩其辭又往過之則見其布卦以觀曰吾
方玩其象又往過之則見其揲策而筮曰吾方玩其變
與占方是時其目不窺園其足不踰闔其心不知饑渴
寒暑晝夜其勤若此人曰是必世其家越數年始出城
郭游校庠酬應人事無虛日或時自放於山顛水涯徐
驅閣視涉旬月不返歸則仰俯事育攜朋拉儔歡酒饌

自如不復事易人固疑其怠也既領鄉薦趨殿試不偶
而歸遂束易於高閣卒歲不取闕人愈疑之余以謂希
申希申曰吾勤猶曩也吾於山見罔巒之脈於水見波
濤之文於物見草木鳥獸蟲魚之情狀於天見日月星
辰之章風霆雨露煙雲霜雪之變於地見五土九州八
荒之理於人見百骸九竅之形仁義禮智之性喜怒哀
懼愛惡欲之情帝王百職羣黎之等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之倫淑慝之行富貴貧賤壽夭之分萬變百出
之事宮室飲饌衣服器皿之用於世見古今之變治亂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故皆緝觀而默察之陰歟陽歟兩儀雜歟彼符卦象
此昭爻辭吉凶何徵應禍福孰主司皆苦心極慮必格
之而後舍其粗者如是其妙者惟吾心知之吾口不能
言也吾處室堂以家人象處朋友以重兌象處鄉國以
同人之道昔者處法蠱之上九今者出法觀之六四吾
於是皆盡力焉大者如是小者雖更僕未可終也易吾
將終吾身玩之豈敢怠耶余曰子之玩易至矣昔孟子
口不談易之一辭而君子稱之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田
何焦贛京房王弼輩皆工箋注妙占卜而君子不許其

知易易固不在方冊間也彼之疑者烏能知之雖然吾願竊有獻焉古之作易者由一生二而其畫可至於無算玩易者執一御萬而其用可至於無窮一者太極也孔子曰易有太極張子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子家學固有在尙請事於斯希申曰承命矣願書以爲記

雲錦堂記

凡物之取於人者非獨周其眾體百用之需而已也德者取之以弘其道藝者取之以昌其才學者取之以勵其志風者頌者懲者勸者亦於是乎取之取其狀取其

楊文懿公集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情又取其性一物而百取焉雖天局地鑄鬼神藏者亦無不取之矣物之曰錦者人組織而衣被之宜其取也若夫雲之爲物出於山雨於土悠揚變化於太虛之中何預於人而或取以紀官或取以辨禮或取以自怡卦取其象樂取其義而卿雲之歌白雲之謠停雲之詩又皆有取焉耳用是觀之則錦之可取者亦非獨衣被之而已也昔之人兼取二物以況他物者若唐史之志馬韓詩之詠蓮意皆取其麗而已然二物之可取者莫如其文夫雲蒸而五色金柯玉葉焜耀乎霄漢天文之

著者也夫錦織而五綵舞鳳迴龍照灼乎筐篚織文之尤者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雲言章錦言貝皆以其文也他物有類是者獨非文耶人取其文以進德業則道德博聞之文慈愛惠民之文經天緯地之文皆可致也夫庖丁之解牛公孫大娘之舞劍器當時見者何啻百千人而文惠獨得養生張旭獨得草書亦其取於彼者異於人也君子其慎取哉吾邑周處士家累孔丙之資而心慕偃商之學衣冠稽如動作秩如士行而儒談可謂文矣而其子姓羣從又皆蘭茁彪炳有可勉於前之所謂文者嘗構一堂而藝蓮其前榜曰雲錦縉紳爲之言者皆謂其取諸蓮而不知其取蓮之文以期其後也夫蓮綠荷紅葩爛若雲錦物之至文者也人獨不文乎哉登是堂者其必爽然自失矣

楊文懿公集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馮汝止書

遊吾門者眾矣慧者恆怠於學而愚者多畜於才正所謂馬之蹄嚼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理固然也慧而學愚而才者僅於吾子見之吾子其猶驥乎世之所不

常有者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德者尤吾子之所當勉者也古今人學超一世才高萬眾而逐於鄉擯於國幸而達者不誅於當時則誅於後世無德故也其有德者窮則善一鄉達則善天下雖或晦昧屈抑於一時而卒光明俊偉於百世不可磨吾子修其德有年矣然欲任天下之重而收後世之名不可不加勉也坳堂杯水僅浮一芥而江海容百斛之舟一燭熒熒踰時熄燄而日月光於萬古故當大任振家聲者非大德則不能之吾子之德不可不大之也尊所聞行所知

楊文公文集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以古聖賢爲標準而必求其至焉則得矣舉業之無妨德學先正嘗言之矣然其文亦不可忽昔人有言初欲馳放久當收斂又曰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此至言也吾子之文馳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斂使平和無取語生之忌六經四書讀已宜溫而熟之以端其本諸子羣史百集宜博覽而強記之以暢其枝序記碑銘傳贊宜識其體裁間作數十篇則於講義理評人物論古今事變記名物度數皆與德學舉業有相資者不可廢也若詩賦聲律之語則妨廢德業絕不宜作俟他日德成

業就則閒作一二篇以適性情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賦兩都旬鍛月鍊而工無益之辭誤有用之學也今世之士無遠志結髮卽習舉業不過欲奪倫魁取卿相而已有能卓然立志法古聖賢而澤天下名後世者蓋鮮也故僕嘗語子先立其志志立則氣自隨而道德勳業無不成者矣顏子曰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吾子其加勉庶則豈獨空冀北之羣而已哉慎毋以吾言爲迂

送楊時望歸嘉禾序

楊文公文集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耶天地至大萬物至眾億世至遠而君子以一心之微而欲探萬物之理以一身之眇而欲配天地之德以百年之須臾而欲立乎億世之上億世之下不如是不已也既如是不息也庸可足乎一職易盡也一方易理也伊欲聖元后端百僚熙萬姓旁達四方之外蠻夷戎狄之眾上及飛鳥下及魚鼈與夫跂行蠃息蠕動之類根莖之植皆遂以蕃山川鬼神皆寧以謚七緯順而氣稷微五辰和而雨暘若餘波漫乎後世斯然後爲治之至也而君子病之又可足乎舜禹周公聖人也其治莫可

踰焉孔子聖人也其學莫可踰焉然舜猶好問好察禹
猶一饋七起周公猶一沐三握非不足於治耶孔子好
古敏求而無常師入太廟每事問非不足於學耶天覆
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地載眾形而不自以為厚是之謂
不足彼坎井之蛙醯醢之雞蓋自以為足矣然井外之
海甕外之天彼知之乎其不若是者民焉而不足於富
臣焉而不足於貴雖貫朽粟陳印纁綬若而猶頌頌焉
卒以禍故曰不足於學與治者祥不足於富與貴者殃
理之所必然者也嘉禾楊霖時望以冠紱之胃而遊章

楊文獻公文集 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逢之林其德充然其文燁然而其自視欲然乃不遠數
百里而從余於窮林陋巷之下此其心誠不足於學也
耶推是心也益進而益不足則其至胡可量耶惜余之
膚陋而不足相之也韓子不云乎稱載而來垂橐而返
足下亮之而已

金氏定新宅記

鄞金氏自少師忠襄公胡太宗皇帝奠社稷弘其家聲
公嗣子襲檢討累遷都轉運鹽使事今天子亦有勞望
世其家其孫若鑄數輩皆彪炳而麟振所謂稱其家兒

也然其宅在野左山右湖險阻陞隘煙嵐蔽虧風濤激
衝樵農之與鄰禽鮪之與友不可以不更也乃就邑相
宅得之日湖西厥地爽塏厥巷邃深環垣言言峻宇
觀比閭之弦誦填乎其堂序庠之神鳥溢乎其衢是誠
可居者使卜人筮之遇鼎之恆曰吉鼎定恆常吉孰盛
焉離為雷中從長姓是以蕃父居之子覲之兄長之弟
承之金玉中峙玄黃外來明而能動定而克常且其繇
曰鼎玉鉉無不利三公之象也三公之世必繼其美於
是購而除之門庭肅清堂與煥炳若新宇然爰差穀曰
徒來是居至則掖太夫人坐堂上宗嫗前趨妾媵後擁
鼎俎具羞盞罍稱壽愉愉如也少焉則文黼雕軒後先
雲集褒衣裘冠左右鱗呷乃烹羊羔祭伏雌序賓而樂
之公問揚解張老獻頌弦歌閒鳴豆邈稍空儼然射圃
之儀熙然燕堂之樂賓退日乃來謁余請記其事余
惟安土敦仁忠襄之謂也擇里處仁運使之謂也運使
之命鑰實行之三世一仁其不昌乎卜人之言諒有徵
耶是足賀矣故為識之

楊文獻公文集 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復錢廷珍書

自別至今秋始得兄去冬所示書乃知兄嘗示教而不
達守陳一書亦不達於左右彼此之情闊焉不相通者
皆洪喬之罪也可慨可慨書辭矜哀悼屈而復咨以世
故是誠仁人君子憐友恤故之盛心謙已下人之厚德
致君澤民之深意也捧讀再四感愧交併守陳哀苦萬
狀兄既亮之不復陳矣竊以愚暗兄之所知其所誦習
者皆古人之陳言而不適於當世之實用雖爲兄陳之
無益也而況兄之爽朗英哲於世故若視諸掌亦何俟
守陳陳之而後知耶然當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爲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夫黼辰之崇德也貂璫之擅權也大臣之持祿固寵
也將帥之不律也藩臬之不植也守令之不循也官之
濫也士之偷也民之貧也兵之情也之十者人人能知
之而況吾兄乎然人人能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恐言發
而害至也故曰言之爲難舍是不言而欲毛舉細故則
又不可古之君子有言責者非不知言之害而不言之
利然而必言之者義不可不言也吾盡吾義而已他何
恤焉計萬世之是非而不計一時之榮辱論天下之安
危而不謀一身之利害是素望於吾兄而不可爲他人

道也吾鄉自豐清敏公而後仕雖眾未見有卓卓者踵
公之武舍吾兄誰望耶願無以爲迂論而不省也臨紙
叨叨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四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農鳴

鏡川子居於家備老農而稼穡焉農嘗曰稼事貴乎勤也深耕而早耨厚糞而熟耨旱則灌潦則疏夙作而晏寢焉則其禾也必茂而其穫也必豐情者反是是歲夏六月不雨農率眾灌厥禾或曰旱將久無庸灌灌且不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於禾農曰旱久近吾不知然吾知灌之必利也於是眾力於灌朝忘飡夕忘寢雖胼手而胝足弊精而憊神不恤也水不足則濬遠澮引深渠而必致之至竭流乃已其里之人或灌而不卒或不灌而委之天者皆是也同其勤者十無二三焉於是其禾蕃以秀環其禾之外皆槁苗也既而秋七月不雨至於八月乃雨則向之槁者勃然而興蕤然而茂無不有獲也而其禾獨不實莫燭其所以然於是眾皆尤農而里之人亦嗤之農曰稼之不勤是吾罪也勤而不獲吾何罪焉方禾之困於旱也焦焦然待升斗之水而活吾安能坐而視其槁耶於

此有人焉抱危亡之疾為其父兄親暱者雖知其不可療矣然猶藥而鍼之衣而食之萬一冀其生若是而不生則生與死者皆無憾也不若是而死焉則死者且不瞑目而生者獨何心耶吾籌之審矣夫事之勤惰人也歲之豐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使天雨於旬有五日之前則吾之獲也必豐而彼之情者將自咎自悔之不及矣今吾禾既秀而天熯之吾功垂成而天喪之尙安悔耶而爾以尤余是尤天也人之嗤余是嗤天也天可尤乎又可嗤乎曰彼之有獲者非人而天與曰非也天之道雖瞽史且不能盡知而況農家者流乎彼幸而獲耳然亦安能如故常耶曰後歲旱可無灌乎曰不可吾明春其復深耕之蚤耨之厚糞之熟耨之時其旱潦而灌疏之一不懈則吾之獲其必豐矣槁者茂而秀者萎情者飽而勤者飢不恆然也世有寒而噤者不挾纊不強酒幸而旭日煦之得不死其他日復然則嚴風薄之凜雪蒙之乃立而僵死彼不復灌而冀獲必類是矣而胡可以效之也鏡川子聆之喟然歎曰農之鳴皆條也盡其職不隨時而易守其恆不徇人而更其良農哉古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君子種道德勸業亦若此而已矣子方有志於道
德而常恐困窮憂患之易吾守羣譏族議之搖吾見也
乃錄農鳴以自警

說舟送陳存敬會試

吾嘗觀乎舟矣大而弗弗小而艇昨輕而疾者舫見短
而深者舫故狹而長者艨艟上下重版者艦舫以嬉饋
幸以運紙計艦以戰晉之舶吳之舫魯海之舫魯
皆異制也就而視其具則棧貫其艙舵轄其軸櫂
若篙所以行也綁纜若碇所以止也帆檣以續風篷屋

楊文懿公集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御雨音以捍濤戈以禦害無不備也逼而視其材
則或檜或柏或梓或樟皆剛勁有文飽雪霜而欺金石
若樗櫟之離奇液臍者不與焉近而視其中則枵然而
虛也遠而視其外則沛然而達也有材與具而虛以容
物達以行川者眾舟所同也其不同者材或不美具或
不備虛之容者有多寡達之行者有遠邇焉爾苟材美
而具備虛其中而達其外則實萬斛之重若一芥也肆
千里之遠若一埃也雖風濤洶欲魚龍出沒萬變之險
奚足懼哉君子之用世何異乎是今吾友陳君存敬世

綸之家也居仁與卓父子繼居餘慶所鍾資稟卓絕其

西掖家有世綸堂

材美矣修剛方之德躬孝友之心明於春秋四子而旁
涉羣經百氏作為文章滿家諤諤論辨若決河流而注
之海閒習騎射欲學古兵法嘗從親宦南北諳吏事知
民風其具備矣雖崛強若矜己而語之善必蹈告之過
必亟更雖介特若絕物而士皆樂與之遊雖厲之人亦
莫與讐者其中虛矣備是三者以載重而達外道遠而
涉險其有不濟也夫雖然不可以已也一舟之舟與萬
舟之舟有閒矣一人之人與萬人之人有閒矣載益重
則中宜益虛道益遠則具宜益備故曰不可以已也然
舟不能自行行之者人也尚有大舟庸之而兆民康焉
周有大舟捐之而九鼎淪矣今有觴深之津人在君其
見操與故吾說舟以贈

送吳生瀾序

金華吳生瀾天稟穎邁博學強記過人嘗自誦曰舉不
倫魁仕不卿相非夫也人皆高其才偉其志矣然不自
是輕數百里而從予遊予抑而厲之幡然悔其往志而
欲進於道居數月駸駸乎不已茲告歸省予慮其往志

楊文懿公集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猶存而進學之或懈也申語之曰世有一時之士有一世之士有數世之士有萬世之士子知之乎夫舉而冒倫魁榮不兼乎後科仕而倖卿相貴不盈乎百歲倏焉若菌秀薜華而已者此一時之士也內之臺省外之郡縣居其位而才智足以稱之世亦多道其名然無殊勳偉績身沒而名隨之此一世之士也才偉任隆克建勳業宜不朽矣然開漢社者魏人已不食其功惠唐邦者梁人已不蒙其德況於歲益久望益微耶此亦數世之士而已惟夫學術之宏深道德之卓偉窮若孔顏曾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紹往聖而迪來學達若禹稷伊周勳昭當時澤被後世其名如日月海岳與穹壤相敞此萬世之士也以萬世之士視一時之士其高下固懸絕矣況倫魁卿相是有命而不可必得者子慕一時之士而不慕萬世之士惑之甚矣豈以一時之士易為而萬世之士難及耶龍翔於雲霄蛙伏於坎井物理有不可兩易者人豈若是耶鈞是人也而或止於一時或至於萬世者習相遠耳性固同也萬世之士其道豈能有加於性之外哉子欲修其性而為萬世之士亦不必盡棄其舊習而惟其新

之圖也不過因舊而加新耳今子舊所讀者多聖賢論性之書所講者多聖賢率性之道也子於此焉讀之愈熟講之愈精毋徒以此績文辭媒爵祿而必以此極其知實其意端其心以淑其躬窮而養達而施一以古聖賢為準而冀與之齊則何萬世之士不可及哉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苟猶慕一時之華榮而不圖萬世之德業是則非夫也子其勇改而力勉之

與陸太守書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僕僻居草野伏聞閣下視箴之初誠敬善政士民翕然稱頌心欲拜見以病未能也近蒙降屈尊貴遠臨衡茅且致牢醴之饋遲留燕語歡洽友誼暮而後別先達之待後進若此可謂厚矣未及趨謝奮踰旬朔歲又更新而病猶未愈顧鄉閭困苦之極心又惻然恐閣下有未知者輒敢冒達蓋吾郡連歲旱潦薦饑仍饑以至於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雨雪連日殍殍處處有之存者多掘蕪根為糧刮榆皮為食道中丐夫乞婦皆茶面柴骨行步不前而聲氣傷處有垂死之狀手持空囊徧

歷村落莫或賑之不知後此三四月間將何如也有鬻
貨產子女者價至賤而思無人售詢之則非獨為饑餓
所驅又多為秋鹽二稅與買贖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
耳亦有因是被箠楚至死者矣竊惟海賈之曠散之久
矣豐年不斂其粟而於今斂之欲藉是以賑飢是剗肉
而補瘡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稅而獨僧
田以官稅為辭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暫已秋鹽二稅
同宜徵之然徵之於秋成之時則可徵之於今則民之
貧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糧儲之運惟沿海為急而

楊文憲公集

卷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京猶或可緩移彼濟此雖於法有妨亦無大害古之
人有矯制發倉者而況此耶然此三事僅足以解前所
謂鬻貨產子女之急者耳其他濱於死亡者不可勝數
何以救之古之荒政十有二以散利薄征為首今廩粟
無贏公用不裕則似利難散而征難薄也利難散征難
薄而不為之所則民為殍殍為盜賊而已耳為其父母
者可不慮乎閣下固嘗慮此而勸諭大家輸銀將糴以
賑矣輸者既眾而猶未以糴民多疑焉宜速以糴更不
可緩若猶緩之則死亡日眾後雖賑之亦噬臍矣且聞

官庫有積年贖罰之銀有近時官料剩餘之銀及他銀
猶多謂宜總計以代今歲貧民之料錢餘則盡以糴賑
不識可乎伏惟閣下仁心可同古人善政欲超當世民
固已感戴之矣然府史隸卒之巧沮仁心陰害善政者
尚或有之不可不察也伏冀憫烝黎之困屏左右之奸
益思善政而力行之以活五邑百萬生靈之命昔富鄭
公守青之政是閣下今日之政也鄭公所至之位是閣
下他日之位也可使鄭公專美有宋乎力疾拜書諸不
能悉惟察恕是荷

楊文憲公集

卷四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醫評贈鄭謙叔

醫之品有三上焉者得古聖人之心下焉者得古聖人
之術術之不精心之不仁醫斯下矣上古之時生民之
患至夥也有聖人者出見其患而心隱焉於是食而衣
之宮而室之為其器用而制其禮樂政刑恩之至矣然
有天昏札遘而不克蒙其恩者聖人之心尤隱焉故制
為醫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沈綿之中其
為術至精而其為心至仁也世之醫者不得聖人之心
而徒學其術其於術也得其粗不得其精其於人也利

其賄而不恤其病又因以深其病若是者比比皆然是

子所謂下醫也雖未得乎心而已盡乎術雖亦利乎賄

而有愈乎病若傳記所載越人太倉公之倫華佗許胤

宗之屬皆吾所謂中醫也得乎術不祕於己醫乎人不

利其賄見人之病悒悒然拯人之危汲汲然冀人之愈

數數然其心猶古聖人者予所謂上醫也若涪公之不

求報梁公之不屑利其庶幾乎周官論醫事以十全爲

上十失一二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吾嘗疑之夫疾有淺

深則醫有難易疾淺者雖庸醫可十全也使越人逢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侯者三四使和緩逢若晉侯者三四則皆失之矣果

孰爲上下乎余懷是論久矣而未敢以質於人一日郡

守陸公語余曰吾郡有鄭謙叔者少讀經史將舉進士

未卒業聞閩岐黃之書遂遷其術人求之者屢恆滿戶

外吾嘗再四求之而謙叔亦再四應之不問蚤暮風雨

卽趨而至閱之若已危治之若已疾而愈之若已安也

酬之以金謝不受吾甚德之祈子一言爲之重余因以

前論質於公公曰可哉若是則謙叔亦庶幾乎上醫矣

乃書是論以歸之

書成御史臺銘後

御史成公諱規字孟周蘇人也始自舉人爲訓導有聲

擢拜監察御史克盡厥職正統中嘗抗疏徧劾權貴之

不律者命下一二於吏雜治之而權貴亦有預治者公

叱之曰爾亦劾中人也何得預此聲色俱厲觀者爲之

縮頸吐舌坐是擯不用卒于家嗚呼直道其難行哉夫

爲天子耳目官奮不顧利害廷劾權貴而面叱之雖汲

黯王義方之賢何以加此正孔子之所謂遺直也而一

斥不復竟槁死三尺蒿下直道不難行哉然天下至今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御史者必推公爲首蓋尙其直也豈惟今哉百世之

下皆將景慕而歆羨之若山斗矣視彼哂訾噓哨以固

位希寵者直螻蚷幾壤爾何足道哉余自幼慕公而卒

不獲見今始見其仲氏矩則公之卒已久矣出其墓銘

讀之又傷其直道之不見用於時而獨見稱於後也爲

之太息流涕而直書其後云

退思堂銘

吾郡治之燕寢榜曰退思太守陸公屬余爲之銘銘曰

於皇隆哉郡守之職四代諸侯漢二千石維國蕃翰維

民師師凡厥靜作其可易而奕奕黃堂中坐惟守僚相
史承岷隸奔走片言之微達於四疆一顰一晒萬民是
望又况鉅者係民休戚匪獨係民于躬于國爾燕寢
退食委蛇凝神靜慮於此焉思厥思伊何自源而委欲
意誠心端以達於理欲持冰檠之操欲納金石之言欲
無揚人過欲無伐己賢蒼頭廬兒工讒巧佞吾或聽之
竊移威命鉅奸宿賊前趨後隨潛毒烝庶吾容不知舊
德端賢吾或有侮忠言讜論吾或有拒具僚列屬若十
指然吾豈昧淑慝而愛憎以偏陽城政拙上不噴其何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方也劉寬罰輕下不侮又何長也丐者塞途道殣相望
何以調之俾生養死葬領領草竊于邇于遐焉得童牛
之枯殯豕之牙單夫役重右閭徭輕何以均之俾平若
衡饑饉游臻公私竭蹶焉得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將俾
園扉寂寥文刺闕希何以得此而恬澹無爲將俾戶隆
孝慈家積仁義而五邑大和其何以致將俾近悅遠來
頌聲洋溢而百禩流芳其何以得廩廩陸公惟是之思
盱眙宵寢用期惠我師

醫喻

人之養生者飫肥甘被輕暖是庖饗縫染之人之所共
者也至其疾病疔瘍之作則必賴乎醫焉醫之於人也
飲之以苦口之藥而然之以灸膚之艾投之以刺體之
針而薄之以傷肌之刃誠知不如肥甘之賺其口輕暖
之便其體也然非是則無以治其疔瘍疾病而全其生
故寧苦人之口灸人之膚與刺傷其肌體而不恤也臺
憲之職其類是乎夫爲天下者設司農之官典教之職
外有守令而內有公卿所以輔君而教養其民者是庖
縫之類也輔之或愆其道教養之或繆其理則必有繩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愆糾其繆而後歸於治焉此臺憲之職所由設也居
是職者或卻姬坐或引帝裾或頭觸乘輪或額扣龍墀
或入閣而諍或叩環而呼或上十八疏或進十九章或
言紀綱五事或陳利害十事而天子爲之改容羣僚爲
之側目猶醫之用藥艾鍼刃者是豈不知將順之爲
美和同之爲安哉誠以諫諍之不切則君德之不修彈
劾之不嚴則百僚之不正而生民之休戚天下之治亂
皆由我而致之矣故寧上犯雷霆之怒而下觸豺豕之
憤不敢避焉者夫豈好忤旨而樂任怨哉亦盡其職而

已苟徒將順和同而屑屑細故忘社稷之大計焉則天下後世皆得而議之矣醫不能用藥而姑佐庖縫之人以其衣食豈所謂醫哉吾友項君思誠以重厚之德充實之學魁鄉選而登進士第官御史無幾何丁外艱而歸茲釋服如京師告余言別余以醫喻臺憲則君可謂良醫師也達乎風憲之體而夷考乎前賢之所為其畜方也博矣明燭天下之邪正而飫聞當世之得失其察脈也精矣今其往也其維蹇蹇匪躬諤諤言論以辛其藥之味烈其艾之燄而銳其鍼刃之鋒焉則其去天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三日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疾也可冀矣君過京師見寮案焉曰江君元勳者尤吾所謂良醫師也其亦有論吾言乎

花香竹影軒記

鄞處士朱公韶世居罌湖之濱有一軒在堂之東南隅其外地廣數十弓雜植名花異卉數十百本間以脩竹數萬竿煌乎平泉金谷之麗濔乎淇園渭水之清也處士居其中不與人物利害相撓不與世俗毀譽相爭泊如也一日薄暮有客造焉坐少選明月方出清飈薦來處士陽酒而飲客客顧而言曰吾始至也聞異馥清芬

晚斐弗第意以几積龍麝而爐焚沈煎也徐而視之皆無有蓋花之香耳少焉見黃金滿庭瑣碎煜燁將起而拾之旋覺其非也其竹之影哉處士曰吾生於斯長於斯髮已種種矣居與花竹同怡飲與花竹同醉而寢與花竹同夢未始知花之有香竹之有影也今子驟至而云然奚從而得之客曰花之香凡有鼻者無不聞竹之影凡有目者無不見也奚獨余得之耶今叟也鼻不熟而謂不聞乎香目不矇而謂不見乎影者蓋見聞既既而香影已入於膏肓之間至與香而俱化與影而相忘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四日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矣是謂不聞之聞不見之見也然亦知夫不香之香不影之影乎一氣散而為萬物花得其麗而竹得其清故能為香為影以授人之聞見也人得其尤麗且清者而聖人君子又得其尤之尤者故其道德勳業文章之懿人無不見而非影也人無不聞而非香也聞之見之者廣在四海之外遠在萬世之下而非香影之於一方一時也聞之見之能化而忘之者古今幾何人哉抑嘗游於天下而觀夫富貴之家其權寵酷烈寶貨晶瑩營然方經吾之見聞而已電滅露晞欲再見髮鬢而不可得

矣曾不若香影之年年也人欲久有之且不能況得而忘之耶而叟也上不為道德之行而下不為貴富之事隱居獨善逍遙徜徉於香影之中而忘其為香影也不若併花竹而忘之花竹與吾同生而天地與吾同體吾焉知孰為花孰為竹而孰為我乎又焉知孰為我而孰為天地乎又焉知花竹之為我我之為天地乎而吾與叟皆可以忘言於是處士仰而笑俯而飲與客偕醉同枕藉於軒中云

陸儀吉字說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五
明叢書

約國刊本

有乎內無乎外君子不為也亦有乎外無乎內君子不能也外內具者斯君子乎夫君子於六經百氏無不讀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窮於五常萬善無不存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其智湛然而明其德淵然而深其蘊諸內者如是宜無待乎外也然外不恭而內恆敬者無之弼乎內者亦必彪乎外焉故為冠以莊其首為履以重其足為褰衣博帶以端其躬為珩璜琚瑀以肅其行步而防其非僻而其達者則有采就之冕繡繪之衣裳山玄水蒼之佩球象之笏赤白之舄朱鞞而素帶錦衣而狐

裘我如也襜如也鏘如也其服可謂盛矣於是乎尸坐而山立揚休而玉色行中矩而還中規在廟齊齊在朝濟濟凡其升降俯仰之容進退揖遜之美皆可則而象也其儀不亦吉乎夫是之謂外內具外內具而君子之道盡矣學者徒學其內而不學其外則或流於野徒學其外而不學其內則或流於僻善學者必外內進焉吾郡大夫陸公之仲子其名曰襄襄者服飾盛之義也賓以儀吉字之而公屬余為之序余謂服飾之盛固主於威儀之吉也而威儀之吉當原於道德之善記曰君子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六
明叢書

約國刊本

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實以君子之德其此之謂與今儀吉盛服儼然進趨有度而其德性之懿洽乎家庭之訓是所謂外內進者也其惟俛焉日進而不已則雖聖神可幾及也況君子哉尚無以余言為迂

五馬朝天賦

伊歲之在彊梧園赤奮若也天地重闢日月重明元化

浹乎八埏戈輝光燭燭乎九閭前星復次少海循經雨

露汪濊於風雷旬呼河山為之奠位動植為之流

形於是百職欣羣黔豫萬國歡四夷慕內自甸服外暨

侯邦介胃之眾帥冠鳥之羣公俱月嶠窟日域雪竊龜

炎荒羸身被髮之首氈裘卉服之長直或梯行而索引

或乘馬而浮航累累繹繹僂僂增增總總搏搏皆鼓抃

奔趨好而來王懿吾明郡卓為東南之表山嶽峯兮上

谷呼四門海灑少兮中嶠捷三島厥土廣沃厥產珍

奇厥民庶富厥俗淳熙時維邦彥出牧于茲仁聲馭光

胥于五邑義問烜達赫于三垂美政存敷忠誠恆峙足

雖跟何加于黃堂心乃馳乎丹旆祇逢聖作之辰肅展王

觀之禮於是摛表箋戒僕御簡元辰遵廣路爾乃佩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符乘熊車綵輦揭文茵鋪朱幡電燼卓蓋雲敷輪輻輳

莫爾掣消爾軼衡賁如濤如鞏陰鞞胤與盜沃續鏘游

環與脊驅造父執鞞霸韓哀附與其兩駟也侯騎戶侯

駟習其兩服也維馭符維駟鹿皆霜蹄而霧鬣或麟臆

而虎章豈項騅之足擬何符駟之可方中有舊乘之驄

尤權奇倣僕而無當日炯雙鏡耳批寒篁駁尾蕭梢兮

猶含柏臺之霜氣內駮礪硯兮曾薰玉殿之天香師師

矧矧龐龐鹿同駟駟郁郁焯焯晃五匹之文練浮九霄之

卿慶雲並歆玉而長鳴齊籟韻雲而迅征鉤膺沓彈丁

條條條革紛颺八轡瀾瀾乃十鸞踴躡于時梅雨晴荷風

爽蟬咽鳴草木長纖塵不生四衢若掌輦城門而西馳

池池較郊關而北造爰有賓佐庶士眾黎或徒或御有負

有攜肩相摩踵相接而追餞于西渡之涯爾乃停玉鞭

置金柅引璫觴撫瑤席蘭桂馨兮脯而鼈雁呼蟻攜鳳

鸞雛兮鳴毓池經古瑟珩璜鏘鳴眾賓揖焉顏容訖韶

太守悅焉旌麾飛揚輿臺出焉時有東鄙民間於西鄙

儒曰自吾侯之下車也搨善貧墨潔下奸豪寡吾斂輕

吾徭威若秋霜之方厲惠若春陽之未饒今乃載驅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野言觀于京吾恐聖主嘉其風采鉅臣薦其賢能或俾

總憲紀或俾司邦刑或俾典禮樂或俾職銓衡德雖咸

于國澤不專于明若是則我有枳棘孰剪滅滅之我

有蕙苴孰溉培之孰裘我寒孰梁我飢孰膾我哲孰砥

我豈吾於是役將截纓斷纜而留之不識可乎西鄙儒

道爾而笑曰是奚可哉夫眾星煜霄狹皆拱乎北極眾

水溶滄與咸朝于東溟眾鳥翻力合翻皆隨乎雲扇朋此

天象之經地理之恆物性之貞故聖作而物覩君令而

臣行今天子之復正大寶也黔黎悅慕況在承宣之職

巖夷觀朝況在茅土之域是宜電邁而星馳走朝而奔

夕車不停輪馬不弛勒跋乎構李之墟躡乎毘

陵之陌絕江淮踰汶泗轡平原而遐征躡占博陸而

近造入京城就甲第解樊纓偃轆轤向昏而休中夜

而起戴金蟬之冠納絲紉之履紫綬金章葱珩赤鞮

費班貢金門趨玉陛適仙班於蓬萊瞻天威於尺咫巨

鞠躬虎拜手效嵩呼祝天子千萬歲壽已足臣子之

敬忱國家之庸禮而何可以已若乃虛宁側席之憂開

閣推轂之求固皆屬于吾侯然數易郡守而俾民不安

偏重內朝而俾外不治明辟良毗其肯爾乎竊意是役

也殆必沐鴻恩受殊賚煥五色之璽書裁十尺之車蓋

賜金幾皇增秩幾階載謝載辭言旋言邁發軔於宣

武街中揚鑣於崇文門外躡歸轍復郡城偃仰于塗雌

之間嘯歌于畫鳳之楹秋霜載嚴勿泄適也春陽重煦

勿遐遺也毋聽貝錦之語毋忘白圭之詩毋虧冰檠之

操毋嫌宵旰之疲而始卒若斯由是風聲厲惠澤滋民

五袴麥兩歧淫牢闐犬足釐家禮樂戶書詩來瑞鳳產

靈芝斷屬冀朱之芳躡軼邵杜之懿規萬口交頌羣

楊文懿公文集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具晞宏聲鼓雷車之砻重望聳岱岳之厓

屢洋于海甸籍于京畿四岳是舉后皇是咨予于旌

而招之虛相位而俟之于是時也則可留魯定借寇恂

川行撤其篙舫而陸行截其轆輪否則撰頌而金石之

創祠而俎豆之上以章吾侯之懿而下以著吾民之思

今則舉未可也第當祖其遙邁祝其亟還俟秋風而

備竹馬逶迤輶於舜江之壩言未極但見雙轂電奔

甘蹄焱山迴路轉望不及兮空踟躕以終日

楊文懿公文集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四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五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吳山送別詩序

天順元年春翰林修撰童公大章奉命有事於南方
惟三月丁卯祇祀大禹祠戊辰望于會稽先期天大雷
電以風而霧晝晦尋尺莫可辨暨將事之夕風帖雨收
陰翳豁開天朗氣澄月星明概公暨百執事有恪有願
薦禱興備動中儀式牲醴樽俎罔不嘉好昭明燾蒿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臨而秀質也越翼日己巳暨庚午秩于宋永裕永穆二
陵不懈益恭神具昭格暨竣事公將復於京師藩憲羣
大夫卿相與置酒酌別於吳山之陽且各為歌詩以道
其行而參政謝公道倣邑俾余為之序余與公有同年
之好且嘗操觚在翰苑從公後義不可辭惟洪範八政
三曰祀記者所以報本始致孝敬也古聖王為之典禮
自天地宗廟社稷以及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大川與古
帝王聖哲凡有功利於民者皆在祀典而祝史薦信鬼
神用饗故降以嘉生而錫之祐福迨後王不率而或淫

於怪或豐於昵或惰於慢是以鬼神不饗其國而嘉生
不降禍災游臻代有徵矣我國家稽古定禮而今上以
聖神文武之德申受天命復正大寶治民事神兩用其
極至治芬香旁達於上下而公以文學近臣祇上之命
以稱殷禮齊戒一心率禮不越是以神降之靈以歆以
享將使寒暑時而雨暘若五穀熟而人民和薄海內外
皆受神之福以永廟社無疆之休此其兆矣而公之忠
敬上簡帝心下浹民悃以都崇官受重任者又肇自今
矣神享其國而不降之福君格於神而不斂其福與臣
敬其事而不與其福者皆未之聞也然則茲什也所以
侈上德鋪神休闡國家之典昭臣僚之職而播之四方
垂之百世者有不可不序也燕饑之私蓋不足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孔生序

世謂有貴為富有爵為貴而貧賤反是皆係乎天而不
可必得然吾觀人之富貴貧賤有不在貴與爵者何居
世之都三旌位有萬金產者或貧求而不止或憂苦而
不釋是與乞墻丐道而號啼寒飢者不異也古之君子
雖羹藜啜糗處環堵之中而無慊於己無求於人其至

道之充腴盛德之輝赫溥之而冒六合與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燭萬世與日月同其明雖四海之富萬乘之貴莫敢與之並也而況如前所云者曾何足道而彼以是驕稚於我是以腐鼠嚇鷄雛也孰顧之耶士方慕人之富貴而不知己之有富貴又反羞己之貧賤而不知富貴者之貧賤甚於我也往往喪其守以徇其勢何其昧哉括蒼孔生衍宣聖之胄也性敏而氣和家甚貧而篤於問學從余遊方數月遽以薪水之不屬而去余爲之慨然而余亦貧甚不能周之也然生豈久貧者哉人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三十四 明 欽定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富貴貧賤若兩暘寒暑晝夜然交相禪者也故少而富者長多貧老而貴者其少也多賤終始富貴者幾人哉故侯舊相鬻瓜丐食而耕漁販築飢寒頓踣者往往取王侯將相之位故富貴者不必驕人而貧賤者不必畏人人生歸矣尚惟求在我之富貴而勿畏在人之富貴以俟在天之富貴可也而祖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

送徐生昇序

余少時讀古書求古道攻古文辭惟師先大考耳稍長欲兼舉業作時文始別從師未久而省先考於京師每

過庭輒有聞然或謂古人易子而教舉業焉可無師先考曰古學難時學直易耳五經四書大全此講說之師也歷科三試程文此筆削之師也何必人師哉余卒不師人亦幸竊一第以歸余之歸也學徒麈至不能盡拒因而抗顏亦不得已耳非好爲之也金華徐生昇質甚穎學甚勤文甚華既從官師矣捨而遠遊從余甫踰月官師欲文致之亟告余別夫既有師而又外求豈謂鄭爲東家丘耶然生亦自謂不得已也然則若人者已不得師士又禁士師人余不知其何說也生素攻時文而余初告以古道輒肯余聽學纔踰月而已迥異乎眾矣其進烏可量哉惜其不終余誨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道而不兼時學則不能入仕而行道故二者不可偏廢也時學如余考所言固無待余矣古之學雖難然古人亦曰自得師曰主善惟師曰以己心爲嚴師是又安待余者子歸於家取四書六經日誦味之觀古聖賢之所以至於聖賢者而用力焉心常嚴而惟善是主則將自得師矣信無待余也孟子不云乎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四十四 明 欽定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詩私鈔序

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頌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頴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閒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師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爾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以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辯之今雖專門舉子尙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又不止此歷歲游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詩圖刊本

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鈔之以誦習詩則專鈔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呼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託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閒豈非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多始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自知而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詩圖刊本

私鈔解

或問於鏡川子曰聞子於四書五經皆有私鈔信乎曰有之曰是九籍者皆有刻本市鬻而家藏人人誦且講矣是何用鈔而安可私哉曰蒙之所鈔與世之所刻者稍異請觀之曰既謂私矣安敢以示人請聞其略亦不敢固請乃曰大學中庸朱子皆有章句於大學則正其錯簡而分章爲十一以傳有闕而爲文以補之中庸則

仍其舊編而分章爲三十三以經若斷而爲說以連之矣蒙觀大學之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於是取二書之錯簡盡移正之則傳已完而不必補以文經自屬而不必連以說又各鈔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私鈔經旨不合者不無少增損焉論語孟子朱子皆有集注明且精矣然於經文之錯簡未正且其言議亦或有隱奧遺漏而後儒能發之者故蒙既移正錯簡又擇鈔後儒之說且以論語記載初無倫次孟子首尾固有深旨而中間亦皆雜記於是又取二書本文分類以鈔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七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而各附其後焉曰四書則闕命矣五經何如曰易經古文以伏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十翼各分爲裘則經傳隔越而不通今文自坤卦而後以象象傳合綴於卦下以小象傳分綴於爻下則經傳混雜而無別性若乾卦今文則猶存古而且便今斯亦可矣程子之傳主義理朱子本義主卜筮各極其精矣然易道廣大卜筮特其一端而學者非所當務易理無窮程朱閒有微漏而諸儒亦或可補故首鈔古文以見其原次鈔今文皆同乾卦而雜取於繫辭中之文言分附於各卦之末

其經傳之下則各擇程朱及諸儒之說凡主義理者鈔之主卜筮者不鈔也書之經文閒有雜類失次且多錯簡訛字與重句闕文先儒不敢擅更諸說率多遷就蔡氏集傳或有未精而諸儒之說多有可取故鈔經文有合其離而序其失者有正其錯訛而明其重闕者蔡傳諸說則擇而鈔焉詩經文鮮有訛錯但篇或失次而雅頌尤甚朱子集傳固已并包乎眾美冠絕乎諸家然多改刺詩爲淫者之所作或改男詩爲女子之所言蒙未能無疑餘亦閒有一二可疑者故鈔經則國風或以時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八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次雅頌各以類從注則獨鈔朱子集傳閒亦附以他說惟改刺爲淫者若誣詩人而穢聖經乃以他說易焉春秋經則三傳或有異同增損而胡氏已定之餘亦豈無傳訛然不可考見矣傳則紀事莫詳於左氏而公穀亦或可信立論莫正於胡氏而諸家尙多足取故鈔經從胡氏而博取左氏以下諸傳各擇其精要者鈔焉禮則周禮錯簡至多而冬官蓋未嘗闕俞王吳三氏皆更定而各異蒙見亦不能合故又參考而妄定之儀禮經文獨全二戴記皆多錯簡今遵朱子之意鈔儀禮爲經

戴記爲傳而傳有正附如冠禮則冠義及他篇有專言冠者摘出鈔之皆爲正傳若曲禮公冠雖言冠而泛及他者皆爲附傳其無經可附者則別爲卷帙焉戴記錯簡吳氏嘗有更定蒙見亦不能合故亦詳考而妄定之四禮各有鄭注孔疏及吳陳諸儒之說亦擇而鈔焉以上凡鈔諸說皆倣呂氏讀詩記之例亦或附以私說此其略也曰聖人之經學者皆尊信講習無敢輕議漢儒注經見錯簡則曰此當在某文之下見闕文則曰此上下疑有闕文見誤字則曰某當作某見重句則曰此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九十四 叢書

總圖刊本

文是傳注家之成法世儒尊之罔敢易者今于於九籍乃紛紛輒擅更易至此無亦狂易喪心而侮聖人之言者哉曰不然所謂經者使皆聖賢之手筆家藏而世守古今一本無或少異孰敢不尊信而更易之此九籍者初或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於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矣世儒乃欲盡信而悉明之至於有所難明則亦不疑其傳本之有錯訛重闕而必巧爲之說穿鑿附會委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行其

說者或至誤國而殘民畏聖人之言者固當如是乎漢唐諸儒膠固經傳之弊已至於此至宋而程朱歐蘇之徒繼出迺始有正錯簡補闕文刪衍說而聖賢之旨於是乎大明矣然尙有正之補之刪之之未盡者寧無望於後之人乎故不自量效而爲之蓋不敢信世俗之訛本必求聖賢之真旨是畏聖言之尤者也而豈侮之云乎狂易喪心人知蒙之無此疾也曰自漢以來傳注之家無慮千百至宋諸儒若朱子之學庸章句論孟集注程朱二子之易傳本義蔡氏之傳書朱子之傳詩胡氏之傳春秋陳氏之禮記集說皆迺適前古冠絕將來而朱子尤號集諸儒之大成者今子猶以爲未盡而東採西摭左增右損一任臆見以易其已定之說無乃厭舊而喜新棄常而求異乎曰不然尺寸各有短長智愚互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前五儒者陳氏猶夫人也蔡氏尙或有蔽胡氏猶或有偏惟程朱卓乎其不可及然千慮一失亦豈無之諸儒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生其後者若真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而其說反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四 叢書

總圖刊本

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故蒙所鈔不惟其人而惟其理苟當乎理者雖小儒之說亦收不當乎理者雖大儒之說亦略豈容心於新舊常異之間哉曰古人之著書者必創新制而不蹈故迹必出特見而不襲舊聞必立偉論而不迷陳言使前無當後莫及乃可以成名而不朽今九籍者人傳家注月增歲加不知幾千萬卷矣今子所蹈者皆故迹所襲者皆舊聞所述者皆陳言欲以成名不朽焉可得耶曰不然蒙聞篤行始於學問思辨約禮本於博文盡心由於知性而平天下之道亦先於格物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漸進之耳九籍者萬理之淵藪百行之楷模而天下萬事之本根也蒙故徧讀而詳考熟玩而深味以探精義至道之所在有得於心必書於簡務取是而捨非或移經而補傳是惟學問思辨博文格物知性以求篤行約禮盡心漸進乎平天下之道耳然亦自恐妄見故稱私鈔豈欲創新制出特見立偉論以求成名不朽者哉曰若子所言惟即聖經賢傳而究其理踐其道足矣何乃盡取而紛更之吾恐古之博文格物知性者未必若是之煩擾也曰不然食粟者必播其糝衣織者必撲其

粉雖若煩擾不得已也九籍者其經文或誤傳說或訛不精擇而慎取之亦何以究其理踐其道哉今惟恐擇之不精取之不慎徒勞而無益耳煩擾豈為過哉曰古人之於九籍或從師半載而始見一編或童習白紛而不能明一經其為傳注者皆歷十數年而後成或臨終而尚改然各專門名家鮮有舉九籍而兼注之者可謂難矣今子兼注九籍僅數年而已畢何其易也豈子反過於先儒也耶曰不然譬之宮室衣服先儒則構大廳堂製大冠袍故為難也蒙則或正其數瓦之破漏或補其幾縫之綻裂故為易耳蒙於先儒不能為役豈敢望哉曰然則子亦自知不逮先儒歟曰然曰吾謂先儒之傳注至矣盡矣子既不逮則私鈔亦可已矣曰不然農雖不善耕安可捨耒而嬉工雖不善斲安可捐斧而佚誠若子言則世之儒者謂詩不逮李杜而遂廢歌吟文不逮韓柳而遂廢著作史不逮馬班而遂廢紀載可乎推是以往謂孝不逮曾閔而遂遺其親忠不逮伊周而遂後其君仁不逮禹稷而遂忘其民又可乎然則余之私鈔不可已也子其少恕之或無以對遂揖而辭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鏡周易本義後序

奉化文學成君矩新鏡周易本義於梓既自題於篇端而復屬某識其末辭不獲為之言曰夫易四聖之心百事之鑑而天地萬物之祕藏也自尼父授商瞿子木一傳而橋子庸再傳而馯子弓五傳而田子裝猶未離本真也其後學有理數之別而經有古今之異今經則始於康成卒於輔嗣或謂長翁始變者非也古經則二呂氏復之蓋得於漢藝文志焉尚數學者若孟焦諸家皆泥於術數尚理學者若王韓諸家皆淪於空寂而於聖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開物成務之旨盡性至命之道茫乎失之矣惟濂溪之太極康節之先天獨得理數之正原而伊川考亭宗之伊川宗濂溪因今經而作傳其說主義理考亭宗康節因古經而作本義其說主象占所謂並行而不悖者蓋義理象占致本一也談義理而不淪於空寂推象占而不泥於術數一洗羣儒之陋而大闡四聖之微二子之功茂矣易之有二子也猶天之有二曜煥乎發其光燭萬世矣然古作易者皆因占以寓理故今讀易者或先本義而後傳亦不為無謂成君為鏡梓者此也守陳

童時即讀四聖經茫然不知所謂後取傳義味之而參以諸家之說質以友師父祖之言緬思而力探之踰二十載始若嚙枯枿繼若睇流霆而索奔駿卒若登天府見百寶充斥雖不能取然愛悅把玩而不能舍也竊嘗謂易有三非太卜所掌者兩儀之造化一易也天下之萬事一易也古今之人心一易也得心易則思過半矣然心易不求諸書卒未得也求書必兼傳義而諸家之說亦不可廢蓋易道由一而萬得其一則伏羲之一畫亦贅也負苓者有見乎是矣求其萬則雖稗官虞初之說亦可資也嗚呼安得會萬於一者與之共言易乎成君矩蘇人也厥考教授公以文著厥兄御史公以直名君累掾文學士皆德之其鏡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書重鏡標題四書後

漢之代論語次六藝而大學中庸具戴記中孟子列儒家判然也至宋程子始尊語孟表庸學而朱子為之集注章句以示人於是前四書者合而行世凡孔曾思孟之微言精義近之切於身心而遠之極於天地萬物粗

之為世粟帛而精之為聖賢堂奧者七十二子或不聞
歷世諸儒或不通而今雖窮荒蒨屋三尺童子皆能誦
而味之朱子之功偉矣後儒為之羽翼者無慮十數家
熊勿軒其一也標題語雖簡而舉綱闡微旁引曲證有
裨於前功後學若大學傳五章及孟子馮婦章所論尤
足為朱子正救之臣匪徒繡鞶悅而已然自倪氏輯釋
行聖朝大全出則是編若長物然而輯釋大全卷帙重
大隱儒或未易得則於是猶有賴焉此奉化學成經師
君所為重鈺諸梓也君名矩字叔度家姑蘇厥考為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思訓堂記

距郡城西十里所橋望春而南故湖堤掖兩川肩八石
扛尾眇而斷勢蜿蜒蜿蜒人名狀之曰龍舌舊族朱氏
擅其勝而居焉朱有別子曰茂秋甫從築龍舌東樹桃

枝竹若櫛比為四藩藩內地廣數十弓中屹穹庫宇五
六楹墜壁黝窗扉前列數柏結為屏後擁筠篁數千百
挺旁羅蔬果花給食玩其外疇隴廣沃恆有秋甫巾折
角衫布履革坐正寢楣門揭二大字曰思訓恆仰詒之
蓋甫結髮耳厥考訓訓繁不殺大要欲其勤生樹基業
且無若芷漸滌以貽若考羞耳甫念之昏勞藝黍稷或
牽車牛遠服賈家用饒裕堂構克新亦罔敢從匪彝出
話言無度惟訓是念允出名言若茲至老身長子姓猶
不忘閭人儀之聞嘗謂守陳曰子其為我記厥堂竊念
先君子為朱之自出不敢以不文辭惟子服父訓天也
狼子戾訓尙踐垂沒言天豈泯哉聖安其天賢利其天
士勉其天也甫其士而賢哉抑不獨父訓可思六籍聖
賢之大訓可思風霆庶物天地之大訓可思甫老矣厥
子姓尙事於茲否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心遠軒記

鄞土瘠而民貧稍有富者率若江漚之起滅庸非多行
無禮而天不祐乎惟吾鄉孫氏富而積善累葉益昌天
可徵也孫之秀曰叔禮者寬和莊重綽有先代風而文

采過之嘗構一軒榜曰心遠而屬予爲記予讀靖節詩
有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試嘗思之靖節居柴桑之南村去城市遠甚彌望皆
荒蹟廢墟農牧來去曷嘗有行者之車馬而茅簷荆扉
之閒日惟田夫野父挈壺而至班荆而談亦何嘗有車
馬之容暖於目者不過桑麻之陰囂於耳者不過雞犬
之聲而已其地之幽偏僻絕固若是而非以心遠致也
然其言豈無謂哉世蓋有居名都大邑而被褐懷瑜門
無轍迹者亦有處深山密林而賣名招權輪蹄日叢於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廬者使靖節之心一不遠則將折腰於見星撫髀之
徒而南村之地焉得無車馬之喧乎此其所以忘言於
還鳥之眞意也千載之下世皆仰其矯節挹其芳風而
晦庵書之爲晉徵士者有由哉今叔禮居鄞北渡固猶
柴桑之南村而亦無車馬之喧也地偏同心遠同而心
之所以遠不同樂天知命超萬物而絕百代者靖節之
心所以遠也保躬安分不慕圭組之寵鼎彝之銘勳者
叔禮之心所以遠也苟由其同者而企其不同者則南
山之佳氣北窗之清風亦豈靖節得專之乎古之至人
其心與天地同遠富貴炎之而不能熱貧賤冰之而不
能寒駭言奇難雷之而不能驚也況車馬之喧乎又況
地本偏而無車馬乎靖節庶之矣叔禮其茂之

祭陳存敬文

噫吁爾陳帝舜之胄太府少卿膏始築於鄞文懿居仁清

敏卓重輝匹休十世以還孰爲箕裘子之嚴君簿邑書

最一桂七枝子拔其萃矯矯龍駿鳳臆虎文籥雲噴玉

誓空其羣南金之鋼斷截鐵石廚玉切甄人器之飾以文

玉謂宜大造爲公爲卿植勳邁烈以揚家聲三獻不售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抱璞以泣不發其珍竟死窮邑世綸之光黯其喪而二

公靈乎不胥祐之天昌子材其果何意不需其成而奪

之亟相彼孱瑣梲貌蠟言胡貴而壽子姓以蕃天不可

詢理不可測與人具傷何獨親暱繫我與子并邑是同

各隨宦轍一西一東於後聞子徯於京邑遂名薦書有

光其燭余時於鄉謬爲舉首計偕王親獲與子偶戰於

春闈裾連袂接不武如余天幸以捷子斂其銳左次壁

水還往無何餞子旋止再更歲籥余歸倚廬子拏厥航

遠弔唁余子迫試期乃失所恃余抱三喪且閱六禩子

秀我華並罹霜雪未實於林各堅其節我服既釋自郊而城子必逐我館我上榮飲且食之禮恭情重始卒不渝若晏平仲丹霞之朝白雨之夕比襟連牀舒憂斂戚聽子豪辨注海懸河英才偉度古何足多子釋縞袞如京取應餞子一觴說舟以贈期子念子厥衷懸懸不聞子榮乃以病傳興疾以歸安於牀席我適候之厥疾已亟執子之手勉子勿虞子拱而答哀哉吃夫斯須不親遽聞續屬百哀中攻匍匐以哭回也短命飲也無兒痛子兼此能不重悲撫子之棺覲子之繼靈石吾腸爲子

楊文懿文集

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冰碎茲歲之首余朝京師奠觴訣子知乎不知

昌陽傳

昌陽字子恆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也其始祖非在唐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旣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氏名曰昌蒲遁入山澤閒化去世傳其神爲列星厥胤皆以昌爲氏蕃布四方實盤石之宗至五世孫苴始以滋味干周文王王悅之時置齒牙間俾爲膳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共豆實爲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者曰歆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闕來聘公備物饗

之歆與席焉其族人有隱居高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骨而鳳姿須髯戟張秀整拔乎其萃性疏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煥有常雖凍虐炎燥之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獨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必交拜謂蘭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卻老方安期韓眾之流常服之至陽益精韓愈爲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故其名益章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而形容甚臞者與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不能強之罷去迺從柳泌服金丹日加躁渴已而暴崩穆宗卽位遂杖殺柳泌流眾方士於嶺表而徵陽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側目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擅池島之勝旣貴顯極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置泉石以延之爲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氣自消至有

楊文懿文集

卷五

二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爲世所愛重至此久之就封郡以
壽終贈太師謚清節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爲勸農使
其孫曾亦皆挺挺有祖風烈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菖蒲其豈韭之精
所爲耶菹本歎世共王命光厥祖矣自神仙之說興方
士資以微利達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偉然而憲
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庸世謂
仕不利於直吾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嗚呼獨松柏也乎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六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起己卯天順三年盡丁亥成化三年自三十五歲至四十三歲所作

叢林一覽序

局一隅而欲覽四方之奇勝攻一術而欲交九圍之俊英此在門牆者猶罕也況在夷狄者可得而磨之歟客部郎中孫君廷蘭素與余友善一日謂曰吾蜀浮屠子子琪號璧溪貌枯松而心皎月行玉雪也茲以薦來京師拜命為松潘都綱副既獲覩神畿天闕之壯偉退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謁諸碩儒髦士拾其珠咳玉唾於行卷中自以為慶而其中猶未厭也行將去燕適齊栢大江而南訪金精於虎丘睇小朵於天竺蘆浮鯨波拜神現於小白華山下然後轉金陵出荆楚而歸在在求必儒林之作以質其卷而於茲題其卷曰叢林一覽祈先生言弁之嗟乎蜀之山水名天下而學浮屠者自以其術百家莫能先也琪生於蜀而馳萬里以覽四方學於浮屠而能內交吾儒博求其言議此與夫安甕天而矜坎井者何其異哉昔者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則以壯其文辭陳良北游

中國則以學周公仲尼之道琪其有是哉請有以語之爾未出蜀時意蜀之山川至矣今覽之嶽鎮海瀆則向之所見者何如也周孔之道豈直若海嶽而已哉聞而慕之不若目覩而足蹈之也琪其以是惟之倘有志於吾道也請更日而竟其說

少詹事劉公哀頌 有敘

古之抱德藝而艱屯夭折為世之所悲憐者當時德人藝士必著辭以哀之尚矣今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秩登從四壽餘六十且有子登甲科矣而其卒也眾咸哀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若哀前所云者蓋公方以德行文章為儲皇之所倚毗後進之所矜式而僅止於下壽此所以為眾之所哀也余雖庸瑣曷能已其言乎公諱珰字宗器世家蘇之長洲初以善書徵詣詞苑尋試京闈得雋已而擢中書舍人累遷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陞今官云頌曰

大治鑄羣彙兮殊短修蜉蝣一旦兮雲鶴千秋撫余懷其不嗟兮謂游何壽而鶴何天豈嗜奇而過論兮余斷斷乎有道彼鬼瑣之既有兮宜未齟而踏之胡俾其壯而強兮疇不憾鬼誅之太遲欽摯且之翼聖兮游德普

慰離索之久也吾今辭斗祿卻五漿解朝紱乘歸航將
隨五公者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時挾其祕寶而食
之將後天不老而調三光於是眾等皆大笑冠纓索絕
送美人兮南浦探驪珠以贈別

送徐教諭序

吾邑有俊爽介特之士曰徐君玉齋而塾焉髻而庠焉
其姿儀若瑤山瑤樹干青霄而輝白日其進止若雞羣
之鶴昂首而獨步其言論若鑛錙初淬擘然鋒鋌百鏗
而不折其文辭若奇味異珍蜚吻而刺目其氣志若一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鶚孤翥俯視百鳥皆在其下風焉每文學之所程郡大
夫之所試藩臬之所察多以君為首選而棘闈大廳君
輒敗北低徊而返後生晚出賈其餘勇者與之對壘亦
或反得雋焉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澣統
豈獨用之異耶蓋亦有命焉耳以故鬱鬱居數十年始
以歲貢來京師一日過余所劇談豪飲至夜半慨然謂
余曰古者四十而仕後世以為晚矣今余四十又加五
而始入國學自是又且十數年而始得仕則視古人命
大夫之年已過甚而前距致仕不遠矣其何晚如之蓋

余世之奇人也盛時邁往之志今盡化而灰矣茲欲與
儕輩上疏覓一文學掾為之何如余應之曰君殆誑余
也夫審爾則謬矣天有時地有氣春榮乎蘭秋榮乎菊
天時然也北山之木樹之南山則茂瘠土之苗種之沃
土則滋地氣然也子之得時與氣有在盍姑待之焉知
浙省京闈舉不捷稚壯耄老終不遇耶君曰吾且老不
可待矣卒行其言就試內廷為第一得教延平之尤溪
凡吾鄉之大夫士咸需言以贈其往嗟乎世有學屠龍
之技搏虎之能者縱不得龍與虎焉猶當得長鯨肥鯨
以為鱠怒彪文豹以為斲也區區一禽之獲豈其任哉
立志大而見功小此古昔之所謂也獨君玉乎哉雖然
古今之士有自下僚而陟崇位少不諧而老方達者多
矣孰謂君玉終於此乎淹哉請姑往

百耐庵賦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所
在名其燕處之齋曰百耐庵而求搢紳之言積成大卷
矣聞來京師復屬余言余閱其卷則寶墨華潤天葩陸
離迺楚王殿下之文與書冠於其首蓋先生之子銳被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選爲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故獲寵賁若此而諸作亦皆彬彬可觀也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慾之火熾於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戟森乎外不耐則不能聽天吾爲一文學而晏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祿者其耐之功耶余旨其言迺爲賦之其辭曰

越有搢紳先生宦居於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鼓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藿之與鄰泉石之爲伍榜曰百耐之庵日冥栖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袴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騰起借謂先生之處世也泉茗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飢冬衣纊綿夏服絺苧不若貊粵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憊行峻潔清不耐汗穢一耐之不能而況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銳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戾契致大欲覲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頤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敷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濱栖栖壇杏采采頽芹屹若槁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

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

不睇乞乞勇夫截截調子盛氣橫侵巧言深詆先生耐

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箏踵堂之士或逝

梁而譖蘇閭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

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

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啜盜泉不剽耐茲飢

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粵不殊

皓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綦巾盛富賈怨積

財國凶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第先生耐而不至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貴之閭先生耐而不趨警枕若馬運髮若陶晨朝吃吃不耐何勞裸裎與偕奮惡罔記行兼惠夷不耐何穢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胯不辭起爲漢將唾面不拭任爲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夫十月之雷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乎百川之源乎濫觴於土可壅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于淵鵬耐而伏乃翔于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

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蒂其靈府也

倦游辭

久客兮倦游蹇將返兮故丘靡靡兮遙睇山金螺兮白鷺洲葺屋兮西滌白雲為扉兮層波為砌渙塵編兮滿牀衣芳荷兮飯芰麝麝兮鷺鷗宵與胥寢兮旦胥與遊澹容與兮安命羌富貴兮不可以苟求

祭李祭酒先生文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道術為天下裂士不見古人之全苟僅占乎一曲皆自附於聖賢疇若夫子獨全其天始而光應列宿永樂初選庶吉士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先生與焉才邁羣賢繼明刑於比部復載筆於詞垣手之所著述筆削身之所蹈履操持者世固稱頌而流傳中而抗疏雲霄之上磨缺斬欲幾殞雷霆之下折脅拉肩於是名振天下雖庸夫愚婦亦無不聞焉晚而提教胄子作新成均命若武帥之嚴肅思若慈母之勤拳明若藻鑑公若衡銓雖嘗為邑犬之所吠城狐之所脅而卒不為之變遷故英才皆入其彀躬相成出

其甄於是聲望益著若泰山北斗之巍然蓋文獵周漢之苑學沂伊洛之源盛德蘊圭璋之粹大節秉金石之堅此所以上紹古昔高步一世莫敢方駕而爭先守陳無似僻處浙海之墟歌鹿鳴而觀國幸獲拜於函丈之前豈惟躬被時雨之化而施及先子亦被華袞之言嗟隙駒之迅邁痛梁木之傾顛忽持節而南使望斧堂之芊綿羞蘭芳以薄奠徒隕涕而漣漣

跋褚遂良所臨禊帖

昔蘇長公和陶詩山谷稱之曰彭澤十載人東坡百世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吾於王右軍與褚僕射亦云然宇宙內雖右軍之風致或可少而僕射之忠義有以扶天綱樹人紀者則不可一日無此又向友者所當識若其書則世有定評然亦無庸深較

硯山志序

地有志尚矣古之九丘夏之禹貢與周職方之所掌皆是物也後世志日益繁自一鄉一郡以達天下莫不有之志天下者若兩漢之地理郡國唐之十道四藩宋之九域備矣志郡者若陸游之於會稽馬子嚴之於岳陽

人緝家纂紛至夥也志鄉者若元結之圖九疑曾洵之
記句曲蓋可數焉夫鄉之於郡郡之於天下其大小不
待較而明矣觀考之士述作之家孰不難於大而易於
小也然而志一郡與志天下者恆多志一鄉者恆少豈
以一鄉之內陬隘空閒而無可書哉抑以其卑鄙瑣屑
而不足書哉夫天下者一鄉之積也舉眾鄉而書之則
爲郡志舉眾郡而書之則爲天下志故天下志本於郡
郡志本於鄉也則鄉志胡可少哉江右樂平北一舍許
有硯山者蓋其下有鉅石外方而中窪若硯故因以名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邑大姓徐氏擅其地而世居焉今宣平教諭光潤先生
迺述其里社之稱山川風俗之美人物之賢屋室丘隴
之槩旁及於古今文詞之有關於此者彙書而備錄之
總若干卷名曰硯山志寓書守陳俾爲之序初守陳之
舉於鄉於先生爲門生也不敢以蕪陋辭惟地志之於
世大矣案之而體國經野據之而幽尋勝選閱之而博
物洽聞皆於是乎在故蕭鄒侯之入秦獨先收圖書而
韓昌黎之過韶亦先借圖經於其友焉地苟無志則雖
生於其鄉者亦或懵於見聞而況四方之遠百世之下

哉然志地者必足蹈而目覩之斯能志其詳非若理道
術數然可以臆而論也故禹貢之記彭蠡傳者或焉輿
地記之論九河有識誦之然則志地亦豈易易哉今先
生之志硯山也若某水某丘非其髫年之所泳嬉則其
壯齡之所釣遊者也某賢某材非其周親則疏族也安
有遺誤者哉一鄉之勝與數十世之文獻於是煥焉森
著可以傳遠而信後矣今國家稽古右文方命文學從
臣會粹四方之志以爲百代不刊之典守陳忝與載筆
之列竊觀夫古今圖志之在羣玉府者浩若煙海而探
索校讐求其無若九河彭蠡之誤者蓋鮮必再四訂正
而後敢書又思夫窮鄉下邑非無勝美之區幽貞之彥
而不幸無志之者皆湮沒無聞而不得書嘗爲慨然而
興嗟吾是以嘉先生之志而慶硯山之有遭也然是志
豈徒作哉一以備史氏之闕遺一以揚先葉之休烈筆
削之旨繼述之道具於是矣噫紬金匱石室之書而欲
網羅天下之放逸者其必有取於是夫復弓箕治裘之
業而欲夷考累葉之材賢者其必有賴於是夫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儋州鬚石街記

駱越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廣袤可千里黎蠻獠番錯居多金珠犀翠毒冒旃檀果布之溱始漢武帝略以爲珠崖儋耳郡後代罷置沿革是不一制國朝置府瓊州而其屬州有三儋其一也雖曰顓顓居一海之中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然自漢迄今漸被中夏之風既久重以列聖百年覆露煦休之澤故其城邑臺宇冠裳禮樂之藹鬱幾儕乎中州矣然猶多颶露毒草蟲蛇水土之害而峒黎猶或剽奔豬突遠在京師萬餘里外必踰鳥道涉鯨波而後至故官於是者率愁居惕處玩時惕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鮮克殫心效力以利安元元而樹無窮之不績者莆陽林侯慶字某起家國子生來守于儋安土勤職民吏浹和顧城中衢途四通五達而或流焱一興則沙礫埃塵四起漫不見雲日或雨集淖甚人蹶而馬踣以爲茲亦民瘼也不可不爲之所乃審視經營自通衢委巷凡若干所皆命工藝之以石工以日計者若干石以丈計者若干而糜金錢若干緡則侯之俸餘與官民之尚義而樂輸者始天順元年某月訖某年某月自是震途良路砥平鏡潔而騎者徒者無不稱快焉儋之千戶所長賈

君儋嘉侯之績謀欲伐石以書之邇來請記古者王國經涂九軌而環涂七軌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五軌以爲都邑經涂皆有宿息并樹之制而掌守禁巡各有其職開道修除各以其時雖在春秋之世而侯國之以時平易道路者猶不敢廢其職王政之纖悉具備若此今居古諸侯之職而能肇發經涂以利遐久侯可謂知政者矣善觀人者有考於斯則其他治行之美固可推而知矣且柞械拔而詩人頌道途芟而王人譏此周之所以興而陳之所以亡也矧乎嶺海之外而珉瑩其涂非特木拔道除而已善覘國者有觀於斯則國家皇極之福亦可推而知矣謂之細務而不書可乎賈君字克振固將家子而讀書學禮恂然儒者是役也實與有力而又樂與人善亦足多者乃牽聯而書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湖廣左布政使錢公臨所治序

君子之抱利器必因事而後見方其無事時卑庇而前媿趨而言固若恆人耳抑豈不能豪談而雄辨闊步而高馳哉以爲口給之論釣奇之行無裨於天下後世故循循乎規繩築燧之內而不敢越焉耳以故人莫能知

之而君子固不求人之知亦幸人之不知以藏其器而不輕出之也及其有事始出而施之或宣武威或矢文德澤被萬物而勳烈揚于無窮夫然後見其器之利昔者孔子居鄉恂恂而鄰國之人固謂其知禮而無勇矣至其卻萊兵斬侏儒墮三都誅亂政之大夫也雖儀秦之辯賁黜之勇無以尚之信乎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也然非因事果能以自見乎昆吾之在匣與常刀類也用之切金玉剗象犀然後人知其銛騏驥之伏櫪與常馬類也及過都越國一日而千里然後人知其駿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何以異於是哉吾鄉錢公文煥方在鄉校時眇然一書生耳固未有奇節及舉進士給事黃門適河清海晏之秋亦未有危言駭論以摩切主上而聳四方之觀聽者人顧重其爲仁厚謙謹之君子耳既而出參廣西大藩詢民之瘼而欲療之輶車所臨雖荒邊側境隕崖急汛蛟龍虺蜴虎豹之宅無有不至戴星月犯瘴霧而不以爲勤蠻夷悍輕時或反側得公一言卽隨以定亦或獠奔豬突不可控制卽率民兵卷甲而趨之同事者或懦怯不前公獨奮勇出奇卒蕩平之而後已其後東

廣有變總戎者檄公分督戰陣公亦奮勇出奇如在西廣時益力謀臣武將皆自以爲不及也公之所抱於是而稍見矣朝廷旌公功再錫文綺而一增其祿公自視欲如也今年春迺陞公布政使往涖湖廣夫湖湘之地與兩廣鄰土地風俗舉相似也以昔之所以撫綏邊定者行之於今直易易耳他日入爲卿相佐明天子撫萬邦而威四裔庶足以盡見其所抱乎雖然齊桓之霸也葵丘既會而叛者九國晉文之興也虎祁成而諸侯皆有貳心焉怠忽之不可萌而功業之不可恃如此揚子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慎終如始周公曰雖休勿休敢以是爲贈

送南昌倅虞君序

建陽虞君良字廷弼初爲邑庠生累舉於鄉不偶卒業於太學試政於民曹以今年春拜命倅南昌南昌之仕於朝者偕屬余文饒之南昌大郡也三司之理而四方之衝也賦役之殷簿書訟獄之夥期會將迎之稠疊與他郡相什伯也爲其守者固難之而爲之倅者動則有掣肘之患靜則有伴食之譏不尤難乎然君子不難乎在外者而難乎在內者夫麟趾麋蹄冰紈綺繡純麗之

物心或愛之而劬勞鞅掌戴星而出入心則厭之至於
閨閭疾苦霜呻而泣之聲與庶務之來非迫於勢與怵
於禍者未必不忽之也三者之心一或萌於其內則眩
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而天下之事無有不難焉者矣
故君子之學必先治其心心既治矣則於財也廉於政
也勤且慎將無乎不得其當矣夫廉則公而明勤則敏
而有常慎則念慮周而施爲無謬以是處天下之事皆
若抑流振隊之易矣況於倅一郡乎故君子不患乎吾
職之難爲而患乎吾心之難治焉有心治而事不得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理事得其理而上下有不獲焉者乎車緹汭屏惠周干
里銅印黃綬名振一方棣州之蘆將茁於南昌之署否
耶惟以君之心卜之請以是爲贈

送陳士賢詩序

國家試士之文三曰義曰論曰策近歲有司惟較義之
工不工以黜陟士義苟工矣論策雖不工猶陟之論策
雖工義不工則黜之矣試士之初意豈端使然哉今天
子經德秉哲誕貞百度而於試士也尤嚴且重臣工祇
承罔敢怠忽天順庚辰春有司試天下士迺取所謂三

文者合較其工不工而等差之黜陟惟允蓋義惟明乎
一經四書者能工而論策非淹貫百氏者莫能工也故
今科所陟多博洽魁壘之士而天台陳君士賢裒然爲
首進對大廷遂擢進士高第天下學者率工義而不工
論策以利於科自專一經通四書外視百氏皆長物耳
而士賢自幼承其先布政從熙公家學博聞強記兼二
文工之語出輒驚其里中儒先年甫踰冠卽擢秀於鄉
就試禮部凡三黜居閒處困積十寒暑學益博文益宏
猶賈之良者於凡山海之怪珍若懸黎木難雲精燭銀
紫虢玄貝孔翠之羽象犀之齒角廣收而剩儲遇知者
一售其富遂可敵國宜乎首多士也而其爲人溫恭慎
默未始一銜其長於人退然若無猷爲至其見善而奮
勇莫能遏義有當執牢不可解信所謂有德者非獨文
學之長而已繼今增崇其德以達之政事揚謀謨於廊
廟溥膏澤於閭閻庶勳業聲光鬱爲多士之首科第云
乎哉士賢旣擢進士例賜歸榮鄉人屬文以饒余舊與
君同鄉選也故書以待之

送進士徐君明德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德徐君懷睦人也其從大父常主勳部事累遷福建鹽運使有聲稱而其大父與父皆所謂幽人貞吉者君幼岐嶷長而洵淑槩有志於聖人之道種學績文以舉於鄉至今年春擢進士高第例賜歸榮其鄉之大夫士求余文送之夫士之學猶人之射射者望其鵠於百步之外而調弓注矢求至於鵠而已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鵠而求至之今之學者蓋多以進士為鵠而求至之求至聖人則雖至聖人而未嘗自知其為聖人也故嘗勉焉而不懈周公之汲汲仲尼之皇皇非以此故耶求

楊文獻公文集

卷六

十九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進士者既至則已視舊學猶土龍芻狗不若也暨居乎位則惟事乎章程法比而以考最陟明者皆由此非由彼也然其舊學亦惟章句文辭耳於仕果何庸耶學焉而章句文辭仕焉而章程法比皆士之病而世之患也居今之世蓋雖有志古學者或未免此前之病君今已脫去後之病今猶未罹也其可頌頌於古學矣學也亦豈必盡棄其舊而惟其新之圖哉蓋舊學之章句亦聖人之書其文辭亦言聖人之道也言而未行行而未篤耳今誠舉舊所知而言者一皆存諸心措諸行

仁則仁義則義日茂而月昌則雖聖人可以漸至他日居位豈徒章程法比而已哉必行吾道以隆吾主以庇吾民以揚勳烈於天下矣其尙勸諸

雪寓解

金陵金澤德潤構亭於四望山榜曰雪寓賓客時從之遊或疑之曰異哉茲亭之名也其謂雪寓亭歟抑謂亭寓雪歟大漠之北連龍之隈凝陰而返寒故增冰積雪雖盛夏不消也今南州冬暖雪不常有而亭之外則脩竹千挺烈風鼓之飛雪不止四序之內第見夫翠靄蒼

楊文獻公文集

卷六

二十四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隱簷楹而迷戶牖耳亭豈寓於雪者耶亭之內則隆冬若春爐火恆熾盛夏初秋揮扇不輟也雪焉能寓於是耶有曉之者曰子仰而視其上俯而視其旁墜之者非粉堊乎被之者非楮素乎堊與楮皆雪也而何子之拘拘曰羽之白不可同玉之白也犬之性不可同人之性也曾謂楮堊而可謂之雪乎且所謂寓者何也曉之者曰子不聞至言乎視其異者肝膽楚越視其同者萬物皆一故卵有毛雞三足火不熱犬可以為羊也何者謂非雪乎觀其常者物與我皆無盡觀其變者天地不

能以一瞬故日月兩過客萬物皆浮萍也夫孰非寓乎
而何子之昧昧有笑二人者曰疑之者固昧矣曉之者
亦未明也夫堂亭軒齋之有榜猶戶檻盤几之有銘非
以狀事物惟以示鏡戒耳雪之集也寒氣逼人至裂膚
墮指而旭日既出卽泯然消融而不見其迹世之護說
殄行甚於寒雪之逼人而事物之變幻不恆者皆若見
現之雪也而況患難之尤難任權寵寶貨之尤不可以
居者乎知是而恆凜然寓於雪中其庶乎免矣君倘志
於是乎又有笑笑者曰其果若是而已耶則聖人不安

楊文懿公集

卷六

王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而樂天志士不忘軀而徇義也古之人寓於雪者眾
矣程門之雪游楊寓焉洛陽之雪袁安寓焉山陰之雪
王子猷寓焉或秉鈞而寓雪第或分閫而寓雪廳或潛
師而寓雪柵之外或仗節而寓雪窖之中此其大彰著
者也德潤之處也蓋欲聞道德事高尚而其出也欲都
將相樹勳節故以此而自見耶有言於座者曰美矣而
未盡是寓雪而非雪寓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彼亦一
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吾且有言於此其與是類不類
耶二三子且妄聽之昔者君子於雪比德焉蜚英若刻

鏤文也能大能小儻來而忽往神也至皜而無纖緇潔
也奕而不剛順也各止其所積之以序而皆不相踰禮
也不避穹崖浚谷貞也變汗穢皆潔白而莫不均公也
周乎四海八荒之外溥也輝光燭天地智也澤洽萬物
以爲稔年仁也氣肅以嚴陵弭毒害威也收功勳迹而
不久處謙也乘寒避暄時也其德比君子備矣吾不知
雪其君子耶君子其雪耶君子窮則寓於蓬蘽達則寓
於廟堂無往而不安者也君子之所寓非卽雪之所寓
耶德潤蓋有志於爲雪而暫寓於是者也吾言果與是

楊文懿公集

卷六

王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彭教諭序

周衰先王之教弛彝倫傾頽蕩然若坊壞而川決民淪
胥以溺而莫之拯也仲尼於是乎作春秋春秋者所以
敘彝倫而明先王之教者也故書王世子子同生商臣
弑頹晉殺申生者親父子也書王狩公朝弑君殺大夫
者正君臣也書殺繫克段使年聘語盟仲佗出奔黑背
帥師者睦兄弟也書逆女納幣歸姬求婦致夫人者別

夫婦也書列國之朝聘盟會侵伐救滅者敦朋友之交也凡於人善之惡之於國華之夷之上原天文下述水土皆於是乎繫故春秋作而彝倫敘王教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余以爲春秋敘彝倫故長於教人云世之教人者苟明乎春秋之道而得之心措之身推以爲教則人相率而趨於彝倫風俗以美而才賢以昌何先王之教不可復哉彭君舉發江右之安福人也今安福之士十九治春秋而凡鄉會試奪春秋魁者多此焉自出故安福春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天下而君天稟聰敏少治春秋師友之淵源歲月之積累蓋既有所得矣迺舉於鄉就試禮部名在乙榜遂擢教諭於澗之淳安淳安之士亦多治春秋以奪魁選蓋將與安福頡頏者君挾其素所得者往焉益懋於學而不倦於教則其造賢才以成風俗也何難哉夫以圓柄而納之方鑿則不入以嘉穀而種之石田則不穫今君之所得與士之所治者同一道信乎其不難也世之以春秋爲教與學春秋者眾矣求其心得躬行粹然全乎彝倫以復先王之教者蓋鮮也孟子曰非不能也不

爲耳吾於君與淳安之士深有望焉君之行有乞言餞之者遂言此以致意云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七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王時暉哀辭

時暉姓王氏諱暘吾郡慈谿人也初游邑庠工舉子業
夔出倫輩既而鄉舉在高選五試禮部不售居國學餘
十稔漁獵百氏作古文近體詩辭及晉人書日益工名
聲益章微而貨用日匱室家或慍見處之恬如掩關高
臥累月不一出然履嘗滿其戶外每試禮部僉每期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魁選而竟不錄隨例謁選部要人咸知其名將擢中書
舍人有日遽以疾不起無不痛惜之先是有為都御史
者方貴重用事聞時暉賢具書幣請就家塾時暉辭之
或謂子不覬榮獨不慮辱耶時暉曰榮辱命也是無若
我何於是時暉困久矣一往就彼利達可立取也迺秉
操若此使其當路肯作張禹孔光耶時暉性沈重寡默
守規而行矩居家以孝友聞接人謙恭而坦易人始見
而親聽其言而訢訢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其亡
時未有子年纔二十三耳嗚呼文而不第器識而不致

遠仁而不壽德而不胤是孰司之哉其所謂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也耶其自謂有命諒哉乎其言也自朝之搢
紳相率奠贈者數十人合金數十兩喪得以歸弔而哭
之者若喪其周親聞之者皆悼嗟不已嗚呼為善之報
得此而已可哀也夫余與時暉雅相得當外艱時時暉
拏小舟訪余鏡川上徜徉青霞白水閒虛窗明燭更僕
劇談已而同榻抵足語至夜半不休後至京師交益善
無何時暉疾余時往候之數數病且革猶未嘗作兒女
子態余亦意天道有知不使至此極也嗚呼孰知天道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果不足徵而命果不可易乎余無以致余情姑為辭以
哀之哀時暉之生不遇於時而冀其死有聞於後也辭
曰
和璞三獻卒不售噫羶羊挾之閱重幽噫帝驅雷電下
旁求噫神奔鬼趨旬九州噫忽如罔象獲玄珠噫化為
德星蔽列宿噫燁其輝華燭千秋噫

送陸生珩歸吳興序

吳興陸生珩字用節故右僉都御史仲輿公之季子今
御史仲徹之從子而錦衣鎮撫用齊之弟也初余季父

韋庵先生寓京師以學行聞僉都時爲刑部郎命錦衣
從韋庵游余因獲拜僉都交錦衣厚甚見生方數歲玉
牙珠顆光炯炯射人後余歸鄉偕計至京載拜僉都見
錦衣道故舊知其羣季皆好學有文而生特類白眉者
既而余以憂去復至則僉都下世久矣御史命生從余
遊生年甫冠性謙厚而和粹文如其人其析理道敷古
今犁然有當人心者既而戰藝京闈克捷會試在乙榜
例授文學掾辭不就遂入太學例歸省拜余言別余申
語之曰古昔大學之教必先格物致知而後正心誠意

楊文懿公集

卷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推而達之家國天下今之學者自一經以至百氏皆誦
其辭而探其義自造化仁義禮樂刑政下至草木昆蟲
之微皆數其名而究其理亦庶乎格致者矣然徒資以
爲文辭言論而不以致夫正心誠意之實此吾黨之所
以有愧於古也昔程子以爲人性皆善循理而行宜無
難者特患於知之不至耳由今觀之則不難於知而難
於行非行之難也不行耳若所謂孝云者溫清定省與
夫承顏養志之道士皆知之矣而行之者幾何人哉前
所謂者非有焦心思憊精神窮日夜若誦書攻文之難

者也使其行孝若誦書攻文然烏得不以孝聞哉推是
以往百行皆然也故曰非行之難也不行耳今子年雖
少學雖未久然於理亦不可謂不知之也亦患不行耳
苟已知者今必行之一若誦書攻文然由是益究其所
未知逾力其所未行而皆底其極則他日措諸國家天
下若莫邪之剗盤孟刳牛馬忽然耳矣古之世其家者
虞有元凱周有召尹皆以紹聞衣德爲華非以傳珪襲
紫爲貴也不然則歆之累向杞之玷奕殆不若欒胥狐
慶之後矣昔賢有言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實藝確
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十手爭指甚言世家之難也生
尙諗吾言力行其知以易其難也哉

楊文懿公集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陳指揮襲職序

僉太倉衛事陳侯文煥鳳陽滁州人也我國家之鳳陽
猶漢代之豐沛山川靈秀之所鍾龍虎風雲之所萃於
是乎在太祖高皇帝受命四海鄉邦之傑魁雄偉者皆
欲攀附鱗翼雲台而響應于時候之曾大父奮自農畝
杖劍從征嘗有斬將擐旗之功累官至太倉衛指揮僉
事子襲孫嗣不隕其名侯明敏而俊爽既承父祖之烈

以嗣其職朝廷試而授之拜命將行吾友刑部三專陸
君孟昭輩徵余文贈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
兵之用大矣方天下屯蹇之秋未有不藉兵以戢亂者
迨四方既平洊豐仍泰邊垂無狗吠之警雖有夏平之
智信布之勇無所用之故有謂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
丁字者矣然天下之亂不生於屯否之秋而常起於泰
豐之日方其未亂晏然居之及亂之既生然後嚴兵而
奮武警之亡羊補牢不已晚乎易曰濡有衣袽終日戒
書曰有備無患故爲將而處平時居易地者必欲完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塹利戈甲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肅然若有
大敵當其前者然後足以威不敵而昭文德昔宋守約
爲殿帥嘗令軍校捕蟬而重笞其不如令者神宗問之
對曰軍中以號令爲先捕蟬所以寓號令也夫神宗治
安之時殿廷肅穆之地守約尙不敢弛然無爲也況乎
江海之濱寇賊奸宄之所窺覘者雖在平時其可不備
乎侯其念之

題憶松堂卷

嘉禾姚君公綬其先子嘗手植松於所居雲溪之陽自

號松雲居士既下世久矣而公綬思之不置平居耳目
乎松有若覩儀形而聆警教亦足慰者尋舉進士往來
燕楚間併是松不耳目焉思之逾至迺名其寓舍曰憶
松堂以見志緒紳爲賦詠備矣復徵余言余於是竊有
感矣蓋余先人嘗植梅而玩易其下故余見梅敬之若
親君之憶松與余敬梅何異蓋性之所發不期而自同
者也夫爲人子不及親之生存而事之顧獨卽其遺植
而興憶起敬亦可悲也然松者柱棟之材梅者調鼎之
實君先子余先人之所以手植是物者豈直供玩好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哉意蓋有在矣孝之道有出於憶與敬之外者余與
君尙胥茂之

玉巖周氏世譜序

閩之福寧玉巖周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季有諱某者
隨其邑人王審知入閩遂家玉巖曰上宅厥胤日蕃有
徙山下暨下店者廬數傳而止上宅傳世至松存公中
興其家生五丈夫子是爲仁義禮智信五房而仁禮信
房者亦數傳而止獨義智房存有字孔昭者賢而能文
辭嘗教諭臨川學休致于家適稽其世而譜之謁余序

其首簡余嘗閱天下之譜多矣有本其受姓之祖以及四方百代之族一一述其諱字功行位壽喪葬多以偽而續真有自掩其先世而竊附於德門華閥然不能塗天下之耳目一以務博而雜偽一以慕高而矯誣茲譜無之可謂實錄矣夫百口之家更十餘稔而僂數其人多有遺忘者而況網羅四方百代之族非得之壞書剞刻則決之耳聞臆見者安足信耶自古高明之家或生慙隸聖賢王侯其先多落莫者門閥安足貴也況非其祖而祖之耶故歐黃之譜皆斷自可見之世而狄武襄

楊懿公文集

卷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敢自附梁公君子韙之孔昭意猶是也可謂賢矣嗟乎小史之職亡宗子之法廢後世賢士大夫之譜其世者豈以夸博洽術膏華哉必有道矣與茲譜者觀祖宗為吾身之自出則敬心生矣宗族為吾祖之一氣則愛心生矣論其世而象其賢則勸戒之心生矣敬心生則思尊其祖愛心生則思收其族勸戒之心生則思淑其身以延其後他日家尚敦睦人履德善而世傳珪組鬱為閭越之甲族未必非茲譜之力也是為序

送劉知州序

徽林劉君隆廬陵人也廬陵故多賢豪而於今尤盛君振翹于鄧林揚輝於麗水豈可為良材利器者有司賓興之于朝擢進士高第試政于客部既久有詔拜和州守蓋慎選也和州古之歷陽當江淮之間之衝漢魏以降南北分裂之際在所必爭之地民生其時者概可想矣勝國時太祖皇帝揮天戈自和渡江旋平天下謀臣武將之雲出鴻恩澍澤之雨降於和也獨多雖漢之豐沛唐之汾晉不逮也繼以列聖百年覆露煦休之澤生齒日蕃而牛羊禾黍滿野門柝不警獄訟寢稀四方概同而茲尤盛況其為州不攝於郡不轄於藩臬轎車驛騎之至蓋鮮而候人安然故吏其土者苟知杜苞苴簡敲朴稍具簿領皆可以無事今君抱其材器而于焉施之惟廉與慎可以臥而治矣暇日從賓客僚吏登高望遠覽其山川雄秀稽詢龍飛所肇之躅以及古戰爭城守之荒墟敗塹英雄賢哲之遺文逸事歷歷具在寧不慨然興懷霈然思奮乎他日績用宣昭以來陟於廟堂之上余將從君問焉君尚語余也夫

楊懿公文集

卷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暨江東廟碑

越諸暨浣江之東有神祠焉曰江東聖濟廟神姓石氏名國秦時生于贛沒而爲神其始有廟在贛之崇福里人稱石固王廟後徙贛江東之雷岡今四方所謂江東廟者本此吳楊溥嘗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爲聖濟宋贛縣尉莆田傅燁嘗爲撰籤辭百章今行于世唐以來廟碑謂漢高六年潁陰侯灌嬰討南粵神報嬰以克捷之期故有廟祀唐末里人行禱有奇徵故徙廟而益崇奉之宋元祐間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早洎東城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太后脫金人於造水都統制李耕殲叛兵山寇皆其陰翊之力餘若此者不可縷數其跡皆在于贛載于嘉濟實錄者尤詳諸暨之有廟始自國朝知縣吳亨縣丞凌顯凡邑人兩陽災祥之禱無不應之者永樂中姑蘇成先生胤來與邑教命其二子規矩應浙之鄉選矩占于神得第六十之籤其辭曰羨君兄弟好名聲只管謙撝莫自矜丹桂黃槐相逼逐巍巍科甲兩同登已而兄弟果皆與選規仕終監察御史矩今爲寧波教授不忘靈貺請

書其事于石惟昆侖旁礴之氣上爲三辰下爲河嶽而中爲人人得是氣之剛明久大傑特而不羣者必發爲奇功偉績以振耀于無疆其或沈冥鬱堙而不能發則其歿也必爲昭明焄蒿悽愴以驚動人而禍福之殫極靈變跨越宇宙猶之翬適背瑤華字飛流亦皆是氣之所發者也若神者其生時行事不少概見於世而死乃誕敷威靈廟食于天下百世非得剛大久特之氣既歿而後發者與其禦災捍患著在今昔較夫生而有功烈于民法宜祀者吾未能以彼少此也故徇教授君之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述其事復作迎享送神樂歌俾越人歌以祀神歌曰大儀儲精在贛堙鬱決疣潰癰殷若霆發烈騰九阼爰有廟祀蘭堂藥房靈輅泣止騎從雜沓標訛紫幃翠旄華覆芬樹威威燔燎羶薌見蕭光百末旨酒湛嘉觴腥肆爛臚和致芳鳴觥絙瑟趙簫倡函宮吐羽激清商歎媻傳芭舞翔翔神夕奄虞既孔饗駕塵曠風鞞高驥前驅素螭後裔皇聿乘青玄撫機槍降甘露雨濺八荒甌寰汗邪穀穰馮蠡切和濤不揚誕稍夔臚扶猗狂稚耄搏搏愉以康閭靈隕祉霈滂洋我民冀親以肆章春

秋精禮邁延長

送成先生序

古者閭塾黨庠術序之制所謂師者乃其鄉之耆老仕焉而已者也所謂弟子者乃其鄉之俊秀學焉而未仕者也師之道德弟子之性行交相知之而其情若家人父子之相親故其教易行士易成俗易化也後世始用仕者爲學校之師或中州之人而師於荒服或生冀方幽土而師於蠻煙蠻雨之鄉奔走萬里而至語言不通習尙殊絕若不能以一朝居而其道藝之美弟子亦未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遵信之也若是而欲行其教成其材善其俗也不已艱乎若夫九州之人各試於近境輿馬舟航朝發而夕至弟子嘗聞其風未見而已嚮慕師之於弟子亦嘗聞其德藝未課而已知其優劣則其情自不能以不親而教不患於不行矣豈若彼之師於遐方異域而艱於成材善俗者耶將不殆庶於古也耶蘇郡成先生叔度今爲吾明郡之師此二郡皆號文獻之邦東南相望僅隔一浙水耳且先生幼隨尊甫宦遊與其領鄉書典教鐸皆在浙水之東而比者在奉化又明之屬邑也其謙恭

樂易勤於啓迪後學凡明之鴻生茂士無不嚮而仰之且有被先生之與進者亦多矣所謂師於近境與弟子相知而殆於古者孰有加焉夫爲師者恆苦於弟子之難教而爲弟子者亦恆病夫師之難親反是則古道不難復矣用是賀吾明之士之得師又以賀先生之得弟子

送南京主事何君序

爲一官而欲周知百官之治行以議其黜陟若懸藻鑑秉權衡妍媸瞭然而輕重不爽此古昔以爲難故考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選尤慎重於他職亦不獨今爲然也吾浙淳安何君文敬自其先葉皆崇詩書累德善族大以蕃紆青曳紫者蔚相植矣君天稟樸茂篤志聞學其於人之賢愚古今事之當否昭灼于其中而不以銜之於外所謂有德者也茲以進士高第擢拜南京考功主事將行其鄉人若兵部主事徐原一者需文餞之爲之言曰余聞南京多佳山水問之其常所游居者道大江與龍蟠虎踞之勝百喙若一至其他奇峯邃岫名泉巨浸則彼此相是非余不能定其論嘗因是竊歎以爲人之於山水漠然

無情一寓目而可悉其佳否也然且若是況乎人之治
行誠僞不同始卒或異譽阿而毀卽墨者比比然也苟
非焯然爲世所共知翕然爲眾所同服者則毀譽生于
愛憎之口司考課者不能以無惑求如席豫之進結清
明趙宗儒之黜陟詳當者幾何人哉今南京之百僚可
與龍蟠虎踞倫者雖以余之遠且愚猶能知之若其他
則雖近且智者亦不能免於惑其要在博詢詳察處之
以公心裁之以中道耳誠若是也則於百官之治行無
不明而議其黜陟無有不當焉者席趙二君子不得專

美有唐矣君尙茂之

南京右僉都御史張公行狀

公諱楷字式之世爲寧波慈谿人曾大父好古大父叔
中皆隱不仕父惟哲以公貴贈監察御史與其季皆工
詩有聯璧集傳里中公少穎異書過目卽成誦年十二
能屬文十四名聞通守召試補邑庠生習詩暨書復從
鄭解元維垣習禮記十七中鄉舉後登永樂甲辰榜進
士例賜榮歸大肆力於古文辭宣德二年試政行在兵
部被命征驢于陝右先期而完遂擢江西道監察御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刑部繫強盜貝福全于獄福全賄吏詐死得脫復爲
盜公劾罷刑部尙書以下十數人一時名聲赫甚六年
考績赴行在因獻聖德頌留于鴻臚寺久之今天子卽
位命公復職先是江寧人夏三嘗造僞印而誘吳謙書
其牒事覺誣謙公廉得其情迺以謙罪罪之指揮陳旺
義兒俊本葛氏子逃與妖僧袁旭林等作逆事連旺當
族公審俊逃已久旺實不知釋之上元劉甲與乙毆死
人誣其異母少弟同毆未白而甲乙俱死經十餘歲更
數官不決公當覆讞問之曰爾稱不毆毆時爾安在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鄉學拘其學師友一鞠而釋人以爲神公之讞獄仁
明多此類正統五年陞陝西按察僉事董屯田繼陞副
使督租賦及河西諸路水利俱有成績尋同靖遠伯王
公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策多見施用十二年徵拜
右僉都御史畿甸蝗敕公往巡撫公星馳八郡授以捕
蝗之法而督使之行眞定知府慢不力公奏請柳號眾
皆震悚效勞蝗災爲息是年延平劇賊鄧茂七起詔左
都督劉聚討之召公爲監軍賜金織文二楮幣四千公
旣取道榜諭軍毋鹵掠民無怯避所過肅然其後他將

過者縱兵不戢民稱歎公至今師次鉛山聞賊圍將樂遂遣將倍日并行乘夜襲之賊潰退保陳山次建寧公與劉都督謀曰賊兵皆吾赤子宜先招徠而後斬獲父老咸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賊不信今招榜若有印賊必信從時軍府實無印事亟不可待奏報公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即爲之況在軍乎因矯刻征南將軍印出招榜賊果信或降或散去茂七猶負固不服因用其降將羅汝先等誘之出攻延平公命浙江軍伏後坪江西軍伏後洋南京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

楊文獻公集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斬茂七俘其眾自茂七首事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爲盜匪朝廷慮賊眾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至時茂七已誅餘寇未殄迺與公分地伐之公發延平賊避後洋之道公以舟師迎之而劉都督潛兵繞出賊後來擊至前洋俘殺無留餘進攻石門襲王臺館遂入邵武取峽陽廬十九都皆拔之最後營觀音山下溪西有山曰九龍兩山之巔皆賊寨師至已曠黑即遣卒二百人人持二燎登營旁之山圍走達旦以駭賊選精卒三千持勁弩巨

礮分伏觀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撤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反攻之比旦九龍之賊視我營兵少意輕之果空寨而下至溪無筏不克渡而還向所遣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擗石下殪之觀音之賊遂降凡定郡三縣若干破寨三十六擒僞引班學士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招徠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算始處州賊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鑑胡繼之朝廷命都督僉事徐恭征之未克勅公旋師犄角至金華聞徐師左次金公山下倍道往援至即樹鴨兒

楊文獻公集

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卞爲壘賊至公令謂曰我斬鄧茂七者爾能戰乎否則降我無爲齏粉賊氣索而去公策其復至豫部署以待明日賊果大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北賊追逼壘中樹大赤旗伏兵起俘鑑胡餘皆降此皆公軍中日歷云爾景泰改元公班師入朝有妬其功者與用事臣相表裏劾公前矯刻印併誣以他罪罷官歸天順元年今上復正大寶詔公復右僉都御史致仕二年公入謝適陝右用師嚴議能給饋餉備戰騎募義勇之士以佐師者文武大臣皆以公可遂命往事竣遷南京四年冬進聖

節表於京師其月七日以疾卒例遣官賜祭上念公之
勩勞復赦有司營葬示特恩也初公娶巨氏贈孺人後
娶胡氏封孺人子男三應麟醫學正科應麟寧波衛鎮
撫應鵬舉懷材抱德需選于吏部女二長適余凱次適
萬宗希孫男女凡十有二皆幼公蚤孤事母毛氏至孝
爲人坦夷闊達見有寸長片善者輒播宣而獎引之視
人患難隱若在己赴拯之惟恐後家貲裁給而喜賓客
樂施與沛若富甚其學自經史至天文醫卜小說釋老
之書無不涉獵文章浩漭無涯淡能行草隸篆尤耽於

楊文公集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詩平生凡百一於詩焉發之而幼者窮通夷險緩急未
嘗一日或廢常口占走筆頃刻數首或數百言羣莫能
逐而壯豪贍麗新意溢出亦非拘牽瑣屑而鍛鍊者所
可及嘗和選詩和李謫仙樂府古詩和杜少陵七言律
和唐詩正音和許渾丁卯集和高季迪缶鳴集和本中
峯梅花百詠和草堂詩餘累數百卷餘若陝西紀行若
輕侯集若百琴操創意自作者尤多海內之士皆耳熟
其名而口腴其詩朝鮮日本之使俱市其和唐音以歸
其他所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增廣事物

紀元編集武經小學又嘗集孔子聖蹟凡三十四各爲
圖贊鐫石于家守陳爲公通家子辱知愛最深詳聞其
文學事業今鎮撫扶柩將歸請狀公行義不可辭爲述
梗概以俟鉅公宗儒采擇焉謹狀

祭張僉都文

我髮未燥飢聞公名閱二十載曠不識荆景泰之元謬
充鄉賦公時居憂幸覲風度公莞而言若父余友雖不
面焉知若已久遂攜鴻藻肆口揄揚國士之遇其何敢
當閒歲離合欣戚同之城中郊外還往無時酣觴論文

楊文公集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繼日以燭推其肺肝置我空腹自視鸞鳩飛搶枋榆何
圖大鵬與相諧嬉我先公後偕翔帝都公位既復公心
不渝西邁南遷邈不可逐投我珠璣重累其牘萬壽之
節公車入覲握手交歡若渴飲醇示以新著曰子序之
豈無他士愛子昌辭豈意斯言竟成永訣聞不半旬聞
訃驚恒念公之材兩有文武秉憲中外耀師閭處出其
遺餘大昌厥施名傳四裔不朽在茲朝廷之毗庶士之
師奄其逝矣疇不痛悲況在通家辱知辱愛情之攸鍾
恨彼倚蓋世多上壽黃髮兒齒胡靳於公六十而止公

壽雖短其存者長惟是舊好心憂用傷茲歲之吉靈柩
言旋矢辭薄奠有隕汎瀾

刑部郎中鄭公哀頌辭

渺半刺之雲仍兮蔓錢唐而蕃衍俄異材之挺出兮幼
岐疑而清婉咀詩書之芳雋兮佩仁義之璆然擢丹桂
於月窟兮六翮厲而橫天司武銓於縉雲兮逾區沒而
不懈庶務紛以雜沓兮捷刃迎而縷解載利器而南之
兮剽刑獄之放紛回生血於枯骸兮射陽光於覆盆臺
評諾以成雷兮獨余言之謬謬雖蹈禍且不顧兮豈復

楊文獻公文集

卷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嬰情於好爵吾固知滂滂之諧世兮恥而不能爲也曰
忠臣其不和兮固先正之規也色斯舉而返之兮尋江
鷗之舊盟寧直躬以處困兮不枉道以居榮采三秀以
禦飢兮臥白雲而終日門庭闐其陰陰兮三槐萃而萼
鬱懿鳳毛之遐舉兮依日月於蓬壺允弓冶之有傳兮
流慶沛而方疏續賀門其未歸兮奄弔廬之已萃驗宵
夢之匪禎兮在龍蛇其茲歲指荒原而西征兮啓碧梧
之壽藏棄白日之皜皜兮襲長夜之冥冥慨余生之旣
晚兮幸老成之猶在夙踵門以祇拜兮聆珠玉之馨歎

忽山頽而木壞兮痛後會之無因灑涕淚於燕谷兮望
蒼蒼之南昊

永貞堂詩序

南京伊魏二氏者其先皆姑蘇之大族伊之子曰宗旭
少娶魏氏閱三載而卒魏氏年甫二十有八一女纔三
月遂斷葦簾屏綺縞蹈共姜之誓養其舅姑至于葬鞠
其孤女至于字撫其所後子至于成立居數十稔珠完
玉潔有司以聞迺旌其門而復之今年踰七十精神恍
爽壽未艾也撫郡吳聘君與弼嘗題其堂曰永貞縉紳

楊文獻公文集

卷七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詩總若干什其從姪孫乘方學于余也因請余序
夫人道之大惟三綱五常而已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
婦之禮所謂天性民彝者萬姓之所同百世之所因者
也人之所以貴於獸與禽者存此焉耳唐虞之際存乎
此者蓋粵罇燕函夫人而能爲也世道旣降往往有喪
乎此者於是仁子義臣與秉禮之婦倬若靈芝瑞木爲
世之所珍惜有不得不播之聲詩者矣昔之論詩者上
明三綱下達五常證存亡辨得失而已三百十一篇之
詩多發於男女之間以達於父子君臣之際若采蘋柏

舟與夫白華南陔烝民常武之作傳於百世之下猶能使人躍然興起而況當時者乎此詩之教所以其盛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茲永貞之什雖體裁不一而皆以詠歎魏氏之節與其光榮壽考之驗可以風厲天下之為人婦者非區區嘲風詠月之比蓋庶幾古詩之義固論者之所不廢也嗟乎男子有虧於綱常者不若一女英也文章無關於世教者不若一韻語也覽者尙有感於是夫

贈刑部主事毛公挽詩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安國有言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夫豈惟書哉凡作者之意皆須序而後白也序而不自作者之意安庸序耶吾友廣東僉憲毛君宗吉粹集羣縉紳哀挽其先君子贈刑部主事公之詩總若干什屬余爲之序予烏足以窺作者之意哉夫挽歌之作尙矣所謂涕洟虞殯薤露蒿里皆是物也說者謂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一謂挽柩者歌以寄哀音爾而近世之挽詩則皆成於士大夫之手而聯爲大卷集爲巨冊距喪家或千百千里之外或數年十數年之後執紼者莫傳其辭挽柩者

莫唱其音節是徒作耶蓋自士以上有馴德懿行而因路不揚有豐功盛烈而弗享遐福者則凡能言之士必發爲歌詩以寫其哀傷感悼之意而闡其人之功行俾得輝煌於無窮蓋其名雖薨薨露蒿里之作而其實蓋衆詩人哀良之義銘者稱美之旨非直以資執紼挽柩者之歌謳而已也夫豈徒哉主事公孝友剛介篤學有文跡不出於巨圍年不登於下壽聞者莫不爲之深悼長嗟而欲延其名於不朽此挽詩之所爲作也嗟乎黃鳥錄於經而卜子夏序之九辨錄於騷而朱晦庵爲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引故三良屈原之名至于今猶焯然也顧余何人濫受茲簡然作者之意亦少見矣後之君子得以覽觀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八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北窗八詠賦

有媿一人居瀟之陽耕道獵德枕書藉經若渥洼之神
駿欲繡雲而上征爰思采蘭之什用歌考槃之章年冉
冉而流邁髮種種而寢霜鳳毛縹而橫厲鸞諧燁其流
光跨九達之大道闢數仞之高堂其堂潭潭渠渠噲噲
奕奕若霧滃而雲浮如翬飛而鳥革宛虹拖于穹棟飛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霞灼于脩楣鬱山川於外戶滂竹樹於中墀有窗豁如
爰在于背鬼劃神剡撤部祛蔽惟白閒而列錢匪交疏
而結綺法陰陽以成樞順朝昏而啓閉向地祇玄武之
方處河圖一六之位納廣莫之高風挹沆瀣之正氣可
以招黑帝眺塞畢望恆山瞻北極此陶淵明所嘗棲遲
而偃息者也爾其月榭鳴琴雪窗玩易萍沼觀魚松亭
放鶴則玉軫映九霄之壁葦編沾六出之花金鱗躍兮
綠蕩散縞衣翥兮翠幢斜拉仲淹於汾亭招康節於洛
社縱目濠梁之濱開籠孤山之下于以歌太始而鼓淳

風玩先天而探太極識高下之相因見飛潛之各適豈

比夫操求風而漁色卜僕句而成欺忤諫玩棠邑之矢

臨刑歎華亭之唳者哉至若隔竹敲棋傍花搗藥杏圃

春香菊屏秋色則楸屏浮翠雲之影玉杵映紅霞之輝

錦苞拆兮惠風起金英晃兮灑露晞伍四皓於巴園煉

入還於蓬島步逐董林之仙飲從甘谷之老于以適閒

情而消永日却痼疾而引脩齡驗陽春之和氣結晚節

之香盟豈比夫賭金錢而諱輸飲瑤漿而生感催花鳴

羯鼓之喧滄英葬魚腹之險者哉凡此皆北窗之樂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眾美畢具不但清風徐來永日無暑臥五柳之陰得一
琴之趣而已世有若九方臯之相馬者得天機於驪黃
牝牡之外則瀟川之鄉卽柴桑之里也吾方見地平而
天成鳳儀而獸舞思爲夔龍稷契以爲堯舜之輔語諸
義黃上人猶隔塵凡而睇洞府也

復趙郎中書

微恙久不出弗克奉慰私心常懸懸誠所謂寸步千里

一日三秋者矣人至承諭膚學不能究知考之三禮爾

雅六帖記纂洲海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皆未有見昔人

稱兄弟之子爲猶子朱子非之謂古稱父之兄弟爲從父則兄弟之子宜曰從子以此例之則婦人稱夫之母曰姑夫稱其祖母曰大母曰王母則婦人宜稱夫之祖母曰祖姑曰大姑曰王姑皆可但與稱夫之祖姑似乎無別然古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而姑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亦交謂之甥父之兄弟妻謂之從母而母之兄弟妻亦謂之從母婦人稱夫之父曰舅而稱母之兄弟亦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而稱夫之姊妹亦曰姑不嫌於無別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匆匆奉復希察察不

楊文獻公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

書先君子除夜詩後

右除夜一律先君子之手筆也先君子既屢屈名場久寓京邸當正統乙丑除夕感而賦此其忠孝素志粗可見矣時守陳侍側莊誦再四不知舞雩所出拜而問焉迺曰可讀後漢志易曰取志讀之至禮儀中大難其儀選中黃門偃子百二十人皆赤幘阜製執入數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以逐疫于禁中次至前殿中黃門偃子唱和云云因

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歡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迺知儼作獸舞故稱舞儼舞與儼同也其用字不苟如此當時和者累幅疊番久多散逸偶於舊篋中得少司馬李公而下數十篇讀之不忍釋手且次第之復於先君子舊稿中取此實于首聯爲大卷將求名公鉅儒繼和于後而著其說如此臨紙涕泣不知所云

題承德公手澤卷

守陳之先大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鳴于鄉俊英從之遊者其一人爲章公智通贈承德郎刑部主事者也

楊文獻公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嘗見其寓先大父手書一通辭極典贍末系以詩數章有老杜體裁猶記其哭母一聯云勉學勤勤思斷織戒行密密記縫衣誠佳句也惜其書軼久矣公之子繪尙素收拾遺墨僅得數幅皆與其家人親故之書無若寄先大夫之辭者而其他所作亦漫不可見矣余嘗聞公闡爽英邁志將樹德織文齊家睦族以追古之賢者而不幸早世蓋可慨矣然使其平生所作一一具在猶足見其文考其志而雲散鳥沒皆不復存使後世不復見公之文尤可慨也然尙素起家進士歷官江西憲副

燁然有聲稱足以顯揚其親而於公之遺墨又能撫拾寶藏可以爲孝矣後世子孫欲知祖宗之手澤者于此尙有徵焉

木庵記

上虞謝君宗玉與余同舉于鄉爲同州文學掾滿考謁選于天官閒嘗屬余記其木庵余謂之曰自巢窟之變凡棟宇之制無非木者豈子之鄉皆瓊宮瑤臺金屋石室而獨是庵以木構乎曰否古者有奇芳異植則以名其宮室若葡萄之館瓊花之觀是已豈子之居山童地

楊懿公文集

卷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赭抑海濱斥鹵彌望皆黃茅白葦而獨是庵有植木乎曰否然則所謂木者何居曰太極判而爲五行木其一也五行之性金剛而火烈水潤而土厚木則樸而已矣故人之質樸而椎魯者謂之木焉吾之生也天與之氣地與之質何所不有而於木也獨能全之世之人巧言工謀孔武甚敏大者博卿相小者攫金玉皆燁若春華輝灼雲霞而吾獨芒乎無思訥口鈍軀塊若孤松之幹寂若槁梧之株可謂木矣故以之名庵且以之自號也余應之曰子非木者庶擴夫木者也夫人之生其質本

皆木者喪之斯小人擴之斯君子矣孩提之童赫胥氏之民居不知所如行不知所之此其木者年長而智澆世降而俗漓於是喪其木矣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又曰去雕去僞復歸於樸然古之聖賢所以經綸萬事撫綏四方以裁輔乎天地之化育者豈以其木耶蓋因木而善擴之耳甘者可受和白者可受采木者可擴之以造聖賢之域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人心之全德而聖人之盛德大業也木則近之矣因木而擴之何德之不可全何聖人之不可及哉今子衣冠秩如文辭蔚如士之沾餘波薰臙馥者亦彬彬然矣故曰子非木者庶擴夫木者也擴之益擴以盡其仁則孔孟伊周之業皆分內事也彼木彊之勃質木之齊奚足尙哉余亦木者流也故以勵君而因以自勵

賀御史吳君與壁陞大理寺丞序

繁昌吳君與壁自進士歷監察御史有年被旨擢大理寺丞于時氛祲初除秋高氣肅門庭廓清賀者鱗萃於是鄉邦之彥捧爵而前曰士攻藝文勵行檢而困於蓬華抑於下僚者古尙多有之君始爲進士高科也繼爲

楊懿公文集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御史雄職也今迺進丞法局履大夫之階位列卿之亞
 仰則佐天子決大獄立大法與聞廟謨獲賜清閒之燕
 俯則持文墨議論摧堅而拉強生死而肉骨樹法曹之
 表焉司天下之平焉大丈夫宦至此可謂光顯矣愈是
 以賀已而都邑之英揚解而祝曰吾聞天降時雨則山
 川出雲大鵬搏扶搖不上九萬里不已也君以敏贍之
 學魁壘蹕絕之才遭逢聖明亦既颺歷顯要矣繼是以
 往尚將陟之臺端以總憲度坐之廟堂變理元化羣眾
 之望也神其相之既而朝廷之賢舉大斗而言曰士不
 患簞患其道德之不光官不患庫患其績望之不彰日
 君為御史也珥筆中朝權倖落埋輪西蜀郡縣屏息
 績望可謂彰矣居今之職顧可燕燕而居庸庸以進止
 乎夫刑以弼教而大理者刑曹之所取正者也當庶獄
 之紛至耳常惑於巧言目常眩於成案察之未必盡其
 情偏於剛柔奪於威富折之未必當其罪此理官之通
 患也唐有戴胄漢有張季可謂最矣蘇公之式敬皋陶
 之明允其至矣乎君尚益砥其行邁種厥德以迓續前
 人之休樹勳勞於當世揚光烈而不刊也苟受盡言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酌大斗君引滿畢之盡歡乃罷時余與坐末退而序之

戴廷輝墓誌銘

君姓戴氏其先徽之婺源人十世祖錢唐令士先始家
 于饒之浮梁曾大父仲才大父嗣安皆不仕自父弁以
 進士為黃門給事中為陝西參議以至為廣東左布政
 使而叔父昇委又皆郡文學羣從兄弟瑞珉皆尚書郎
 璉璨瓊珊皆造士門戶奕奕赫矣君生京師已而之陝
 西之廣東恆暑居而廩食其儕類率被袷腰玉環戴珠
 瓔寶飾之帽乘堅策良以相誇詡而君顧獨疏食菲衣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種學礪行與寒峻士角或以公子稱之輒曰子謂我非
 夫歟何公子也家居事布政公與母恭人唯謹侍膳外
 掃澗一室共圖史嘖笑操觚作五七言詩竟月不妄出
 出則徒步不騎不蓋人遇之蕭然陋巷儒也布政公在
 廣東時有寇迫公麾君曰吾守臣也誓與城俱存亡汝
 盍去諸君泣曰大人不負國兒肯遺親乎卒不去寇退
 公以疾致政君從歸益攻苦食淡以務學行庶臻于大
 成而年已不待矣天順庚辰十月二十七日卒得年纔
 四十耳君諱瑄號澹庵廷輝其字也娶王氏生男五長

昇次時次某次某也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
葬里之汪貴坑其從弟琥請余泣請銘銘曰

世家做化在古則然爾服大訓而不永年呼嗟乎天

送張順孫歸鄢陵序

著令凡孝子順孫必旌異其門閭所以敦彝倫勵風俗
也河南鄢陵張君縉幼失怙恃賴祖母劉鞠育訓誨底
于成立暨劉以天年終君哀慕深至若不能生殯斂之
際晝夜慟哭柴毀骨立至葬則躬力封樹露宿於墓傍
者十有五夕迺爲廬以居訖于終喪寢苦歎粥斷鹽醯

楊文懿公集 卷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味日益封樹常有飛蜂百走蝟十有二赤蛇蒼兔各
四朝夕集其傍馴擾而不去里閭駭歎有司上其事部
使者覈實以聞旌異如令君詣闕拜謝將還鄉人若吾
友戶部正郎嚴廷章者相率需文餞之古者父母之喪
始死則雞斯徒跳扱上衽而哭踊三日不舉火焉既殯
則倚廬於中門之內袒括緘經飲餽粥焉既虞則柱楣
翦屏去麻服葛飯蔬食焉小祥則居堊室練冠縗緣姑
蔬果焉大祥則復寢素縞嘗醯醬焉而凡父卒爲祖父
後與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若喪父母無異此皆聖人

稱情立文而不可損益者所謂無易之道也而患邪淫

之人往往不及刺於詩譏於春秋久矣而近世以來爲

尤甚雖脩飾之君子亦有墮於流俗之陋而不自知者

若君之行視禮文雖或過之而其哀痛懇切純至之情

足以感物而召祥視彼之患邪淫者誠若烏與梟也不

亦可爲天下勸哉雖然古之所謂孝子慈孫者不惟以

送死爲大而尤以能終爲難故自居處言動至於綱倫

之大皆不違乎道下至斷一樹殺一獸皆不違乎時以

此慎行而終其身斯可謂能終矣張爲鄢陵著姓而君

楊文懿公集 卷八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季父今爲地官亞卿以清名厚德見重於時君必得
於家庭之教試以余言質之何如

送御史滕君良輔擢副山西按察序

按察之官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憲者也至治之世
六合同風刑措而不用逮王道衰政教失民風於是乎
紛雜詩之十三國風可以概見君人者明刑弼教所以
一天下之風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
刑亂國用重典蓋因其風之不齊而異其刑也苟不究
觀其風之純龐薄厚而概以刑憲布之是猶不量木之

曲直而遽斧斤之也其可乎山西古帝堯之都晉侯之墟五季唐與晉漢之所家也其民儉勤而樸厚憂深而思遠材賢君子之森立蓋堯之遺風而其寡廉鮮恥雄武健鬪則晉漢之風猶有存者夫風自上下者也今天子躬秉仁義禮樂之化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而四方之風猶未能翕然而丕變將在位者承宣或未至耶抑風行既久者未易更也滕君生陝西與山西隣以名進士爲御史嘗出巡山西今復超擢山西按察使副凡山西之風旣充溢其耳目而君又有廉毅之節開敏之材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佐其長而布憲於其下苟持之以敬慎策之以剛斷俾伐檀有歌碩鼠不賦而閭閻之民一皆純乎堯風而不雜則柳子所謂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者將在是乎君行山西材賢君子仕于朝者相率屬文贈之於是乎言

送水部主事倪君廷瞻涖所治序

國家自作京于燕凡郊廟宮禦之需與百官有司軍旅之給皆取具於東南異時轉輸于海涉鯨波萬里之遠占風候濤動踰旬朔雖有觴深之津人操龍驤萬斛之

舟然險怪不測莫能違之往往與厥載以飽饑蛟之腹中外病之於是集羣策開漕河而自淮以北直沽以南則皆引濟寧之水中分而注之各爲水門數十時其溢涸而畜洩之以達於淮與直沽之外而濟寧之水其源出於濟兗青東四郡諸山有曲而取之有浚而行之隄防畚鍤之工不可一日弛者故有司常遣官十數役夫數千百分理諸源而朝廷慎簡水部一人往總理之水部得人則諸源常溢水門常闢而漕運之饋以及使艦商艦夷蠻朝貢之舶皆走朝奔夕沛無停滯雖在滇南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閩粵萬餘里外不數月而達京師故非通知水利有才
能廉勤匪懈者不在茲選天順五年四月以進士倪君
廷瞻爲水部主事往涖厥任君與余友禮科給事中張
靜之爲姻婭因相還往知其人窮經學古才猷卓然而
溫厚簡默未始一衒其長於人蓋可以大受者其涖是
任蓋亦若源然始發而猶壅將疏爲大川以利天下可
坐待者君行時鄉之章縫偕請余文餞之適余病瘍不
可以執簡病已踰數月請者申前言欲必得余言迺爲
之言

阮大河傳

阮大河者交趾多翼人也名河惇篤有智涉儒家言聞中國衣冠之盛有嚮慕意永樂五年王師下交趾大河首謁軍門倡眾開道總帥太師英國張公上其勞授雲屯縣典史卽能奉法循理與中國良吏侔十四年獻方物京師蒙燕賞敕書以還宣德改元交酋黎利反大河自念生長遐僻幸沐聖化委質食祿餘二十稔矣不可徇逆徒以隳臣節誓曰寧歸中國死不從黎氏生遂縉縣章絜家累浮海來歸天子嘉其忠賜白金楮幣有司

楊文懿公文集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給酒饌月給祿治第宣武門西既而調長子縣長子為山西鉅邑俗多豪彊常伺官中短長箝之以肆其姦無孰何者大河操廉厲剛力贊令佐爬奸剔穢扶植其善良民欣戴之滿三考奏績天官增祿復職卒于途年六十有九子勤葬之長子因占籍焉詔賜田宅復之勤初以恩補京學廩膳生尋擢進士拜大理右評事考最推恩贈大河如其官云

太史氏曰交趾古蠻方自漢武郡縣之以迄于唐近代始復淪於蠻故其民猶能讀書識理道蓋其所漸者遠

矣王師弔伐時有阮飛卿者獻詩幕府余嘗見其手筆亦有可觀者大河豈其族耶飛卿他無足取者大河出幽遷喬險艱不渝其志殆所謂萬折必東者耶享榮流慶有以夫余是以錄之無使其無聞焉

茶酒說

茶性涼而清人酒性熱而和人飲之皆有益而不可過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清苦而易厭酒味醇甘而足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稍浸蔬果輒損其清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實嘗言茶為廉介之士酒為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量曠達者能拘檢而有廉介之操行則皆為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胡氏族譜序

太僕寺丞潮陽李公景齡以選擢江西僉憲將行手一冊言於余曰吾鄉胡氏故大族也今有曰良臣者始譜其族自始祖機閣府君以至其身之行凡十有一世既悉書之自其身之行以至於苗裔將嗣書之為是冊也甚巨吾與胡氏有葭莩之好而託交於子用干一言以

楊文懿公文集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弁之譜牒之學尚矣自虞氏別生分類而周人有小史之職以奠系世辨昭穆下逮春秋則有世本漢有官譜晉有族姓昭穆之記周齊以來迺設圖譜之局而建官撰譜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祕閣副在有司而選舉婚姻皆於是乎稽焉五季之衰皆泯然矣宋歐陽永叔蘇明允皆有譜而爲法不同歐陽則世經人緯若史氏之年表蘇則系聯派屬若禮家之宗圖後之言譜者莫不以二家爲法焉夫譜牒不作則繫世不明親屬莫辨上之祖禰以前莫知其誰何下之昆弟子姓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外皆爲塗人人道不幾於禽獸矣乎是故譜牒正而後人倫明人倫明而後風俗美風俗美而後四方萬國一歸於理此古之聖君賢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良臣爲此譜一準乎歐陽氏之法其亦知所重者哉抑歐陽氏之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眾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蓋以是望其宗人也余聞胡氏自機閣府君以來世累德善其子姓亦必有當之者矣此良臣之望也而良臣尤好禮知義而克篤前烈不在其

身當焉知不在其子若孫乎此又余之望也爰書以俟之

西塾觀書詩序

儒者之道本之心脩之身達之溥四海而利萬物與天地齊同其始必於書焉得之邃古之世未嘗有書民憤如也有聖人焉始作書以明道而教人若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者是已至于三代作者彌眾孔子刪而述之謂之六經言道者咸取衷焉秦漢而下書日益多汗牛而充棟矣惟濂洛關閩之書克明六經之旨其餘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多叛聖而詭道者人不能盡觀然亦不必觀也夫古之書無若後世之書之多古之讀書者未必若後世之讀書者之博也然而後世之士罕若古之聖賢者蓋讀其書不求其道溺於口耳之習而忘乎躬履心得之學耳不然則一言可以行終身一編足以治天下尙安取多耶然則君子之觀書蓋有要矣西塾者封尚寶少卿兼翰林脩撰莆田柯公之書舍也柯世儒家而公之令考桃溪先生尤以文德著稱積書西塾以遺其來葉而公生有淑質不喜聲色不殖貨賄不走高門縣簿之下日

居塾中取書以觀若有奇葩異物雜然而前羅名倡妙舞魚龍曼延之戲更奏迭進目悅而心怡也其謙和謹厚之德孝友睦婣之行至老而彌篤蓋觀書而有得者厥子潛孟時克謹過庭之訓以碩學高文魁天下士拜官翰林進階尚寶殿駸於柄用西塾之書其有光矣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公有之又曰達則兼善天下吾於孟時有望焉於是縉紳之能言者咸播爲聲詩而守陳爲之序

西澗戴先生墓誌銘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諱昇字士儀饒之浮梁人以鄉舉高第擢順德府學訓導調嘉興府陞湖州德清縣學教諭改寧波之慈谿陟嘉興教授先生博覽強記能文詞負才行慷慨有大志性剛直容貌言辨毅然不可犯其爲教樹表儀操槩矧策鴛鴦鈍撤部耘蕪甚嚴而至懇士皆寅趨懼服各茂而材故所在皆著聲績而嘉興最久以揚德清尤勤而驗其讜言嘉行一郡人率能道之初先生應舉出場屋一士子臥道傍罹大風雨濱死先生扶歸寓所調治之久迺甦謝曰我高信也非公必死矣旣揭榜信名

第一兄子瑞蚤孤先生撫之踰己子攜至嘉興與諸生

同學諸生項忠林茂沈琮肆資穎邁先生誨之篤後忠

仕至都御史茂琮知府肆魁鄉薦爲御史德清士素情

曠三十載無能與鄉選者先生爲之憊心殫力窮寒暑

竟晨暮且簡徐敬暨沈福十數輩必其成旣而敬首與

選福輩繼之至今嘉興論善教者必曰張戴二先生張

謂教授魁蓋與先生同志者後推轂至御史德清論校

官必曰能若戴先生邪而竟未有若者嘉湖蘇松諸府

歲漕粟于京師倉有遠漕河者轉輸疲費先生奏徙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濱官民咸便德清學宮僻而隘先生奏更諸爽塏且

捐貲以倡其役規制崇鉅于舊嘉興吏胥多僭侈時被

繡乘馬馳城中先生奏禁之眾口稱快先生凡奏疏皆

削其稿報可人迺知之不報不知也熊大理卿槩巡跡

兩浙張甚獨敬禮先生先生因言治道去泰甚耳察見

困魚古所戒也槩納之時破豪右家產數十方逮民沈

本將籍之質之先生對曰本固有罪然非鉅惡也槩曰

聞子素憎本乃爲是言益敬先生而釋本嘉興邑人有

爲御史居憂者嘗預燕府中先生規之曰若將效阮籍

之賢邪其人慚去浙江提學胡副使有親喪議將奪情起之時楊文貞公士奇秉政適先生自嘉興代還見文貞語及之先生曰以身教者從果起胡公是率諸生以不孝也議遂寢其直言不諱率類此先生之再至嘉興也富民十餘輩皆資遣養子入學察案利之先生曰蕙蘭之畹其可容艾蒿邪亟麾去民乃要所識按察官強之符督甚峻先生執不可坐是竟去官歸隱西澗之谷號谷曰休休迺立宗族義約置祭田治橋道以便行者歲發廩賑乏絕秉禮施義鄉邦式焉先生初號訥庵至

楊文懿公集 卷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更號西澗退叟所著有浮梁縣志二十二卷戴氏族譜十卷西澗集十二卷享年六十八成化二年十一月庚寅卒卜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壽安鄉下長源都翁田之嶺背塢與其嬪吳氏同穴子男四曰肆曰璵順慶府同知璐蚤世珊以進士試監察御史女二長適士人黃璵次適通州知州馮諤孫男女五俱幼戴之先代有顯者而先生曾大考德誠用薦授麻姑寨巡檢不屑棄去大考璿號東山郡縣舉文學孝弟不起考嗣安以子弁貴封給事中贈參議奕世累善鬱而不發至先生昆

弟子姓乃大發焉弁其孟兄仕至廣東左布政使其季委嶧縣教諭從子瑞珉皆郎中琬御史璉進士而玘鄉貢士何其盛哉先生才志與布政亦兄弟而位過父子也豈天亦鬱之而有所待邪銘曰
吁嗟先生不瘖其鳴不矧矩以絜楹卒困於營蠅有嗣偕登式隍厥聲

楊文懿公集 卷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八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九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漱玉軒記

琴之作所以協二儀之和暢八風之氣禁人之邪而納之正者非他樂比故君子近之以儀節聽之以平心而非有故未嘗斯須撤之傳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湛然矣哉淦曾懋溫氏天稟良淑孺染芳懿悅詩書敦禮樂而於琴也尤酷嗜之蓋其勤若柳子厚其精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趙惟疎而恬澹不可榮辱則阮千里之伍也嘗構一軒於所居之堂之東偏塏爽幽閒恆琴於斯遠之崇山浚溪拱挹藪宇近之冽泉奇石嘉葩美木羅列于庭墀皆足以導宣其趣每清風之朝明月之夕一塵不生萬籟俱寂惟絲桐之聲四聞於外聽者或曰彼其戛鳴球鏘琳琅耶琢璧為璽劍圭璋為鍼秘耶抑瀉萬壑之流以浣結綠澡玄黎耶何其聲之清越以長而其終詘然也懋溫旨乎其言遂大書曰漱玉之軒搢紳為之賦詠備矣聞來京師介秋官主事何君衷求余記之惟玉擅

天下之美故凡狀物之美者率有取焉若於人曰如玉馬曰歎玉泉曰鳴玉是已漱玉之云蓋亦狀琴之美耳余少學琴頗知其美已而中輟長游四方往往遇能琴者為余鼓之傾耳終日而不厭然大抵多清新窈眇之音而乏淳古澹薄之味未始不私歎之也顧嘗徐驅闕步於山椒川滢林莽之墟幽閒廣莫之野天風徐來吹萬咸作谷之鏗豁泉之淙琤濤波之滂湃木之薊苳而竦歛與鳥獸和鳴之音迭唱而更和泱泱乎盈耳為之滌除塵慮心曠神怡而天性之真湛然充復自以為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上古而聆庖羲重華之絃奏也醉翁蓋先獲我心者故其論琴謂與山泉風雨怨寡之歎雌雄之鳴堯舜三代之言語無異焉者然則琴之美奚翅漱玉乎哉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極於化琴亦有之古之琴化者周公孔子其人也余欲往而從之懋溫肯指余道且同往乎書以問之

鷺車閱武詩序

上復辟之四載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永熙往莅宣府前刑部員外郎吾邑李文盛時謫於邊睹公之政

殊絕固已駭歎繼而庇公之德威佩不已迺撫事爲十
有二題求羣縉紳賦而頌公總曰驚車閱武詩聯爲大
卷走書屬余書其首簡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然所以
柔遠威外以備不庭不虞之患者蓋有在矣唐虞以降
疆場之憂無甚於朔方者至于國朝始克汎掃腥羶之
氣屏之漠北數萬里外而燕雲之地自石晉迄于近代
更四百有餘年爲虜巢者悉歸職方以復唐虞之故宇
羣胡怛威慕義稽首而來臣是固祖宗聖德神謨之所
被然奔走禦侮之臣實與力焉宣府古雲中郡也在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神京之蕃屏天府之閑閔勢切近而雄要非他鎮之
比故常擇臺憲重臣兩有文武而宿著勞望者莅焉公
人傑也負倜儻瑰璋之才加以恢廓志量自其少時卽
擢高科敷歷中外英聲茂績四馳于天下久矣北門鎖
鑰非公不可至則省觀咨詢舉兵民之務皆籌其利害
而罷行之文武之吏皆灼其勇懦哲愚壯老而黜陟之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兵食以足民物以饒威令之宣達
于塞徼之外歌頌之作茲其時矣夫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高岡生梧鳳凰集止嵩高蒸民江漢之作皆所以美

周宣王也余於是見天子聖哲之德不可以不書
雖然匈奴不滅何以家爲霍票騎猶有此志而況今之
所謂人傑者乎行將左右師帥奮揚天威霆轟颺馳於
絕幕之北犁其庭掃其穴係單于以組獻之北闕竿其
首於藁街以據神人之宿憤以震懾四夷之膽以樹國
家無疆之休是當特書大書垂耀于無極謹執簡以俟

一松記

樵李楊公文度故工部主事嗣宗之子今太學生霖之
父也幼承義方文辭彬蔚長通世故左右具宜然不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敷其材以用于世屏居獨遊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操
尙剛特耆老而不變若將絕類離倫塵垢萬物干雲霄
而直上閱千古而立於獨者其所居之里爲松溪蓋嘗
有松而今濯濯矣公於其宅獨樹松一章而因以一松
自號賓客過者或曰凡世之崇堂奧館必植奇葩異木
若蘭桂之芬馨鳳花牡丹海棠之嬌豔迺足以供翫賞
性情也蕭然一松何庸植之公莞然不答或曰夫安邑
千樹聚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與山居千章之
材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松材木也胡不樹之千章俾

世之求禪傍者求高明之麗者求輪輻狙猴之杙者求舟楫者皆得而給之乎區區一章安足取也或曰昔之人有樹萬松者十松者聽七松者封五松移四松者哦二松者撫孤松者公一切不取而獨號一松何居昔鍾輻嘗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吾子當登第此非公所願也抑爲令子願之如王公之植三槐乎公皆不答顧麾三尺童子取松花酒觴客時宿雨新霽蒼陰滿庭涼風謾謾作竿籟聲公甚樂之酒中而歌歌曰一松兮蒼蒼扶浮雲兮上征託余根兮幽閨不天斤斧兮無

楊文懿公集 卷九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榮棟梁綠蘿蕤兮白鶴翔舞百昌離立兮紛總總其在下叶咀積雪兮含霜歲既晚兮彌秀表獨立兮千秋與天地兮比壽歌已重觴客客醉而去他日有以是質余者余亦不知其何說也抑以自況其操尙乎謾爲之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君諱慥字允孚其先汴人有諱某者丞台之黃巖縣因家焉族蕃以昌世有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德不耀母某氏君少穎邁有鉅人之志十六爲邑庠生

從鄉先達兵部主事章暉學進士之文文與其齒偕長如連山出雲鵬騫而騏鷲秋水灌河而兩涘不辨牛馬者生宿儒見之皆避席而舍景泰元年鄉試有司見其文曰是可扛龍文百斛鼎者遂擢經魁第三人鉅梓其文天下誦而式之明年會試中乙榜例授教職不就迺入胄監攻苦磨厲學日奧博閒爲序記詩賦諸作亦皆得其體裁而進士之文益工名益章徹僉以會闈首選望之而再試再屈於人歲久例赴常銓亦不就欲必得甲科以酬其志天順五年夏五得疾至六年二月四日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卒于寓館距其生永樂壬寅得年四十有一君爲人孝友行于家信義行於鄉國言必擇而發動不詭於道其志欲大有爲以自見雖連蹇困踣而未嘗少衰其心篤於自信逮疾久大漸猶慨然曰吾行不畔天天其俾余至此極也疾儻閒乎言已而瞑可哀也已嗚呼古者學校選舉之制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以能者其法精其途一其有司皆明而不惑士生其時孰有抱德藝而負屈抑之歎者哉今也不考其德而徒較其藝以第其甲乙以爲其終身資序之崇庠而較第之者又不皆

明也倖而甲屈而乙者不鮮矣若君者既屈矣然猶有所待而不幸不得其壽故卒不獲伸其屈遂其志也其命也夫君娶某氏生一子曰宗方晬而君卒囊無遺貲館人刑部主事姑蘇陸君景義士也厚賻之而鄉人故舊哀而賻之者尤眾余其鄉試同年也既哭賻之又為之銘俾其弟某歸以識其墓墓在某鄉某原葬在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孰賈不售孰植不茂胡俾子之獨奇而不偶人耶天與職此之咎我銘昭之庶其不朽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劉參議序

舟之師嘗浮積石道瞿唐涉狂飈怒瀾而克濟者其乘順風蹈平川固傲然若在闥門几席之上然衣袂之戒而檣櫓之就傾者不鮮矣故君子圖易若難謹終若始然後業樹而不隳名彰而不朽劉君益之始以英資茂學與俊造之選第進士擢行人操己有虔將命不辱聲稱蔚然推轂僉四川臬事已而例改貴州凡司臬事號稱風憲非他官之比苟不能虎視鷹揚震撼山岳是忝厥職前兩道皆夷夏之交地險遠而俗陋惡蛇豕所

噬狐狸所巢莫難莅者君所至輒屏貪墨鋤奸凶虔劉蠻寇而姬煦其善良邊圉以寧郡國以理用是奏最陞食正四品祿參議于閩藩其鄉人若大行人邵君震需余序贈之參議職典綏牧無事鷹虎之威而閩不當夷夏之交既庶而富以君之材雖使臥治可也夫閩庶富易治非獨優於兩道雖列藩莫能尚也然曩者潢池之赤子不起於窶陋難理之邦而獨起於此蓋莅官者率以其易治而忽之不綏以德而繁刑重賂以弊之耳夫凡事雖小皆不可忽也一忽萌而百弊出矣況當州牧方伯之任而受旬宣屏翰之寄者乎周書有言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請為君今日誦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茇將為君他日歌之是為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農樂記

有農於雋李之墟者寅而興午而饁晡而方息蕃稔穉菽麥瓜蔬之種時而播之勤而灌糞耘耨以斂之時荷蓀行阡陌聞歌七月詠甫田賡之以豐年良耜其色浩浩若自得者嘗語客曰吾戴天履地幸生華夏遭治平

之時家有田一成足以供伏臘具餽粥吾業之而樂焉
春田水綠良苗新栽落紅泛其中白鷺時下吾顧而甚
樂二麥殆熟薰風鼓之若翠濤蒼波浩渺無際恍然在
蓬壺臨碧海也吾亦樂焉時秋雨晴穆將登而種方茂
黃委綠鋪爛若雲錦吾樂尤甚春醞初香堂有賓醉秋
賦先足門無吏喧出與樵牧胥怡入與妻孥偕愉吾焉
往而不樂稻花麥英吾蘭麝也蚓唱牛鳴吾咸韶也菘
葵筍蕨吾八珍九鼎也駟馬高蓋孰與牛背之坦如穹
臺廣榭孰與桑蔭之廓如不知代閒復有何樂也因自

楊文懿公集 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號曰農樂云余聞而嘉之古者無不農之民土工賈皆
出乎農而民亦無不樂豈獨康衢之民哉帝德降王道
衰井田之法壞干戈日尋則有不得農者游談俠烈之
徒起而諸侯爲之擁篲士延頸而願交末業之氓居奇
貨與王侯埒則有不肯農者矣而農則俛首劬體於畎
澮間戴星月蒙霧露或糟糠不給而短褐不完鮮能樂
者故非治世則不能以有樂農然農非安其業而無慕
乎外者不能樂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故無入而不自得焉農樂者近之農姓某字某雋李之

巨室云

賀章生元益中鄉舉序

士生世家攻道藝專而不易勤而不懈以妙齡盛氣得
售文場而踵世科之美非善學者莫之能也鄞章生元
益自其高曾以貲雄于鄉至其叔祖節庵先生迺以富
民實于京師居五十餘稔耆德惇行京人儀之而其於
家教也尤篤始教其二姪曰繪曰紹皆與選於京闈紹
不祿早世繪第進士累官今爲江西憲副名聲曄然先
生近以其所以教二姪者教生今亦與選於京闈夫以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數十年閒一門出三俊士固先生之善教亦三子者之
善學歟生旣與選將會試於南宮擢巍科躋臚仕有日
矣交游榮之屬文以賀余與生同邑而生之諸父暨憲
副君皆學於先大父故兩家世契甚篤而余於生亦嘗
有一字之益不可無說以進之也子游有言仕而優則
學學而優則仕蓋世之士不患其學優而不仕患其仕
優而不學耳古之聖賢方其窮而學也三才萬物之奧
禮樂之文五常七教百行之懿格之無不精蹈之無不
至矣及其達而仕也直舉而措之耳然其所嘗格而蹈

之者不習則亦將忘之不守則亦將失之蓋未嘗一日而不學也後之學者所格未必精所蹈未必至遽而仕者學而可已乎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巨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晝也生既長于詩禮之家處于京師英雋之藪材敏而行脩聞乎聖賢之學飫矣自是以往尙無自盡而日事於學他時道日彰位日顯覃膏澤於無疆樹勳烈而不朽也將於生乎望之矣生其茂之

送漕運參將楊侯序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二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余觀三代以降有國者無不事漕漕無不在得人焉漢初與楚相角蕭何給餽餉高祖自以爲不如及都關中歲漕山東之粟始纔數十萬石後至數百萬石鄭當時之渠功亦不細矣唐人轉漕於江淮前則韋堅裴耀卿後則韓滉李巽之倫史不絕書然獨劉晏爲稱首觀其論生財之道本於養民所辟僚屬皆經學之士至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趨其才識良有絕人者宋都于汴漕河有四獨汴河爲重初范旻主漕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太宗常獎異之其後若許元

若薛向若魯宗道亦皆有可書者國朝自作京于燕始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漕歲百萬石旣而議通河漕亦屬平江治之平江爲人閩爽寬毅知書識古今成敗恆以濟人爲心迺浚濟寧臨清之河築南望高郵之隄刻呂梁徐州二洪之巨錯浚儀眞瓜州之潮港開白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于臨清建牖四十有七以畜洩水自淮至于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居卒以治淺緣隄鑿井樹木以待暍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僅倍於海後迺五之而事不壅兵不疲其法至于今是賴嘗論分倉漸運之便漕運官軍之勞馬快船夫之弊亦皆可施于今者蓋自有漕以來鮮有武臣典漕倬有勳績如平江者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朝之神謨聖德於是邁古先遠矣今上復辟之五年以璽書徵湖廣都指揮同知楊侯充漕運參將侯世家隴西自其曾大父仕元爲湖廣行省參政始家于武昌大父當國初以軍功長于夫父嗣職無祿侯仍之時方童稚竊自念自父以上五世皆一子而大父以職再傳至其身端端焉以隕世辱先是懼誓存仁秉廉以世厥職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二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侯既果毅有爲而重以此志故所至輒著績用能陟萬夫長以至今官而家有五丈夫子其志之效歟茲以漕至京將還所治吾寅脩撰劉君紹和編脩江君東之與之有素嘗感其惠屬余文贈之嗟乎古司漕之良吾不敢以隱矣今漕事之弊吾其敢以揚哉顧平江之法與其所嘗論者近在耳目尤較然大者侯惟師其所已爲者推其未爲者爲之則漕事濟矣將不與平江並駕而爭先乎聖天子所爲博選遠拔而授副總戎之任者非獨以侯之賢而寵榮之也郊廟禁籙之供百官有司賓客之饋六軍百工之給皆於是乎繫侯其念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侍講學士呂公哀頌辭

悲崇丘之翠柏兮驚騰遽而摧之晦遺蔭之孔雷兮芳彌久而馥馥流余目乎宇宙兮渙萬物之皆澌惟哲人之殂邁兮亙百世而猶悲懿構李之鍾秀兮挺碩人其頎頎甚口而豐下兮燁鸞鳳之威儀植仁義以爲本兮橫百行以爲枝內敬養而安卒兮外覃惠於孤嫠逐羣英而鼓儆兮入芹宮而游藝肆揮毫於秘丘兮登蟾蜍而擢桂被九重之渥洽兮涉隨牒于萬泉啓聾瞶以

木鐸兮敷化雨於閒田育陵藝之菁菁兮破天荒而擢秀收桐榘而遺棟梁兮喟時俗之何繆乘急流而勇退兮就主器之榮養臥北窗之清風兮醉東籬而撫掌頂垂白以觀化兮近要離而瘞之宰木森已拱兮藹芳問之猶馳獨二郎之高翔兮補袞職而調鼎惟三槐之德符兮畫垂陰而方永霈貶恩而錫命兮赫五色之天書山川草木其焜耀兮揭日月於幽墟積善有慶兮作德其不朽吾固知聖賢之不舍歟兮信天道之不謬喟九泉之不可作兮吾誰與歸搦柔毫以寫恨兮託遺響於天涯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游縣通駟橋記

龍游之治東瀕大溪溪之上有橋曰通駟宋紹興閒縣令陶定所建其制累石爲柱梁以木而覆之石焉每霖潦四集湍流暴悍則石柱輒仆而歷歲滋遠則木梁寢朽故常損壞淳祐中邑人馬僉樞天驥嘗大治之前後小補者蓋眾矣景泰初復爲暴流所壞知縣張惠欲購材斲以治尼於謗讟無何滿去洪冕代之以橋當孔道凡三楚百粵之商旅傳遞在所必經而屢至損壞以爲

民病乃更爲悠久不拔之制土人謂斃石爲洞門以度水者曰虹規以十虹以屬于兩隄費鉅役殷僅成其二適其有憂而去天順某年王君瓚以名進士來守是邑謂茲橋爲民利甚大遂伐石庀工以卒其事於是十虹始具而橋以成其廣十有某尺長千有口百口十尺理緻鞏固可歷百世不隳覆之以屋凡四十有二閒自天順五年三月至其年八月畢完工不役民出於備財不斂民出於君之俸餘與民之樂施者故役費雖殷鉅而民晏然若不與知咸感戴而稱頌願書其庸以示永久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於是貢士胡超謁予請記惟先王體國經野而其微不至于門闕廬館道樹川梁莫不有政教存焉故天根見而水潦竭則徒杠輿梁以次而成有司歲一治之耳其後陳國火朝覲而川不舟梁單子惜其廢先王之教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若是者蓋眾矣近世橋梁之役有司斂財使民常苦其難成而浮屠往往募緣以成之若無難者夫使裔戎之徒得以掠吾先王政教之美者其誰之咎哉君爲邑廉而有能爲均而訟理繕學宮葺公署而卒成率橋其知爲政者與無廢

先王之教者與今有司之傑然者與用記其實系之以銘曰

邃古之世其民顛愚川隔道斷各棲一隅雞犬相聞邈若千里不相往來以迄老死聖人取渙始作舟楫因而爲梁民不病涉巧者述之木榦石倚內自都邑達于裔夷姑蔑之墟有溪浩漾溪有古橋介彼孔道暴流喧薄柱仆梁傾如彼萬騎破茲孤營魚龍所家孰敢揭厲一壺千金罔知攸濟豈無材甃取廢而興更二令尹績用弗成廩廩王侯牛刀小斲曠義滂仁拯民之瘼叢廩入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六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土布石在淵玉螭累起下斷上連下空而圓如十輪月碧波銜之金魄半缺其上平平延袤以廣逼而視焉一砥干丈覆之廈屋以障雨日坐賈征夫如在其室烏履輿馬鱗萃鳥騫南至楚越北達于燕民曰我侯展我父母涵煦我氓被及孔普祝侯萬年與橋同壽橋也或隳我侯不朽紀侯之庸願文于石太史作銘以厲有職

送太守張邵齡述職還嚴郡序

凡物皆須久而後見桃李之木春榮秋落而松柏在冬夏青青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大江黃河互萬古而長在

觀者不于其久而于其暫則桃李乃超於松柏而潢潦之與江河亦有未易辨者人之誠偽事之是非亦必至久然後識者明論者定焉世有假仁而竊義者鈞奇以驚世賈惠以結人而張其威以振眾一時聲華驟揚若可畏者久則消沮敗亡而無餘矣誠善之士其行闇然而不耀其政優然而不驚人蓋有慢易而非訾者既其久也則利澤覃於無窮而聲光昭於不朽孟子曰未有至誠而不動不誠而能動者要之誠不誠動不動亦必須久而後驗焉吾友邵齡初以禮部主事出守嚴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余往餞之曰子將何以治嚴邵齡曰昔趙充國往征西羌謂兵難險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今吾未知嚴之風土何若亦何以告子然吾至彼其初必有毀我者其後或有譽我者子慎聽而察焉以告我我之不能以規為瑱子所知也既去踰數月果有毀言至踰年又果有譽言至吾徐察之迺知君之莅政若經紀其家撫民若保抱其子而與學勵士用嚴師之條約馭下繩奸若老將之紀律檢躬持操若處女玉潔無絲毫之類而一皆行之以誠不鬻虛譽不靳近功不惑於羣言不奪於貴

勢人始而疑中而解終而翕然隨以化故方毀而繼之以譽也昔子產之相鄭也鄭人先謗而後頌之孔子之相魯也魯人亦先謗而後頌之蓋雖聖賢之為政亦必久而後得乎民也邵齡預知之矣吾何以規乎哉雖然善政難成而易毀道心易放而難收故九仞之山功虧於一簣千丈之隄或以蟻穴而壞可不慎乎邵齡尙操厥誠弗替益進彌久而輝光俾民尊之如其父愛之如其母則房范之績不足書已公卿之選將焉避之邵齡茲以述職來京師將還嚴之士有在京師者相率需言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餞之於是乎言

梅溪處士挽詩序

梅溪處士諱思恂字克恭姓曹氏家奉化梅溪上故因以為號焉處士幼孤力學孝其母恭其兄勤儉以治家簡易以同物隱居自放年五十有八而卒時其同里項助教怡為之墓銘一時耆俊為之輓詩若干首而其子珪集成巨冊藏于家後十有八年珪始以邑庠生充貢來京師持其冊謁余請曰先考植學秉操弗獲在表著之位而不肖連蹇困頓以至今日不能顯而揚之第欲

乞言於鉅公碩儒以闡揚其潛德而子於我素厚不宜
靳於言或文或詩則惟所欲余既諾焉而心許其詩序
允未暇也已而君卒於京邸余慟哭之無何其僕扶其
柩將還葬來取前冊余潸然泣喟然歎曰吾可以故人
之死倍吾心哉昔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欲其寶劍札
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不信其心
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夫季札之於徐君僅燕遊一
朝之好猶不以死而靳其寶劍況余之於君交已十餘
載宜何所靳哉且劍繫之樹將委之途人而序書之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十九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猶可遺其來葉吾何爲靳之而倍吾心以負吾故人
之望哉嗟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仁者必有後此天
道也若處士可謂善而仁矣珪爲之子雖賢而竟不祿
何餘慶與後之有蓋天之猶未定者耶嗟乎處士不干
仕進考終于家而爲之挽詩者特以其善有足庸齒不
及耆猶永歎而悲傷之況如珪之文學而屢困場屋迄
今將有爵祿而乃於友乎殯焉其可歎而悲傷有倍萬
於處士者孰爲聲諸詩以繼斯冊之後也耶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天順七年二月丙寅融風丁卯風甚戊辰大甚試院火
士死者百有十六人鄞樓君與焉壬午夕余夢有求銘
君者方爲之序而覺蓋余與君同邑有葭葦之親而交
好厚甚見其死之不幸而傷悲痛惜之不已故爲是夢
抑或君之靈所感也耶寢起序忘半足成而書之序曰
君姓樓氏諱啓字立中樓氏世居鄞自太師越國公昇
之後累葉貴顯四明大家史樓二氏爲最而樓氏世濟
其美史氏有愧焉至君之祖始以醫生徙京師其伯父
儒汎愛喜賓客有信義聲然無子愛君不啻己出初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二十四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子季父學已而學于鄒博士允隆文益進天順己卯
試京闈中選明年會試禮部在乙榜例授教職不就遂
爲國子監生居三載復會試及夕火作起趨而避鬱攸
從之死焉時其父某方商于遼陽妻某氏病姪三子某
某某長者方十歲門庭闐然其姑陸夫人姊吳孺人爲
之治衣衾而姑之夫刑部尙書陸公廷玉姊之夫刑部
主事吳君顯爲之棺斂茶毘收其骸將返葬於鄞之某
山祖塋之側某人求余銘之嗚呼死有重於泰山有輕
於鴻毛故死非難處死爲難若大夫死眾士死制斯處

之當也君少好剛負氣長乃務爲恭遜樂易之行然其所養實剛以大使其顯庸於位以建勳業或不幸而死於制死於眾以樹大節猶可也今乃生不及庸死不及處舉泰山而鴻毛之其可歎也夫其可悼也夫其可使
人疾首酸鼻而長號大慟也夫夢中所述大略如此覺而爲之銘曰 銘闕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送王充獻陞山西憲副序

吉安王君充獻以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久之陞郎中習於法比而以欽恤之意用之多所平反屬楚有大獄久不決奉詔往按一訊得其情揮霹靂手辜者服冤者釋朝論才之既而超擢山西憲副將行諸同年相率餞之而屬余以言余亦忝年未居又鄰比而相好何靳於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顧所以屬者豈欲余殷勤道別為兒女子之情而君亦豈欲味諂言而以規為瑱耶請以法語昔賈生有言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割擊剝皆眾理解也至於斃髀之所非斤則斧誠可謂善喻者但其言以漢之諸侯王為斃髀而欲文帝斤斧之則過矣天下固有斃髀之所人主固有當用斤斧者所謂刑罰威戮類天之震曜肅殺者非斤斧耶憲臣者奉人主之斤斧而用之天下者也天下有尊官大僚方命圯族者有措克剝截元元者有執左道以亂政者有寇賊鴟義

者有疆宗豪右凌虐孤寡者有作邪行以敗俗者有為訛言異服淫聲奇技以疑眾者是眾斃髀也是當用斤斧者也今聖皇御極百僚師師薄海內外皆風恬而俗熙日趨於三代之盛固無所謂斃髀也然為憲臣者顧可遂棄其斤斧乎抑余聞之用斤斧者必先加諸砥用刑戮者必先正其德已德不正而欲刑人是不厲其斤斧而用之不缺則折充獻往矣尙早夜磨厲之三晉之墟人望而畏之矣

吳越勝覽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浙江僉憲陵川和振綱考績來京師以吳越勝覽圖詩屬余為之序余其同年友也不可以辭按吳越古二國也吳自周太子泰伯奔荆蠻而君之傳二十有五世而為越所併越自夏少康無餘封於會稽二十有餘世至於允常自允常八傳而為楚所滅二國之封疆載於春秋內外傳及前漢書備矣後世所謂三吳三越者析言之也漢末三國之吳殆有二國之全而五季十國之吳越僅得其什一耳今四海一統而浙江一藩實據古吳越之中屬郡杭嘉湖嚴皆吳分而金紹寧台溫衢處

皆越分也其地多望山名水而大海環其右浙江界其
中山則有若會稽四明赤城鴈蕩太微玄蓋之天金華
寶陀方蓬之島或連或對或崛起而特立其高軼雲其
大蔽日其奇秀舞龍鸞而張翠錦至有妙絕不可名狀
者古聖賢仙佛之躅往往而在其產多金玉石英鍾乳
紫芝碧桃松篁之美琳宮金刹翬飛於浮嵐暖翠中縹
緲在望遠方之人指以爲靈區奧境莫能至也水則虎
跑之泉龍湫五泄穀溪繡川剡源九曲鑑湖笠澤之類
鏘白珩奠碧壁倒銀河而瀉之無不可愛或一鑑萬頃

楊文懿公文集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匹練千里涵芟荷而泳鴛鴦繡帆畫楫之所萃至於海
則茫無津涯與天爲一吞百川而納萬象蜃氣龍光蛟
鰐百物之怪揮霍旁午觀者爲之目眩神悸浙江之潮
轟萬雷走銀屋而畫鼓紅旗飛鳧綵鷁出沒翻舞於其
內尤爲天下之奇觀自餘園林臺沼殊未暇列蓋四方
登覽之勝莫有尙於茲者振綱之僉憲也時以其職事
徧歷諸郡凡土田物產士女城郭宮室甲兵禮樂材賢
之盛風俗之淳懿旣皆觀省而施之政矣至遇山水之
勝亦必按轡徐驅締觀而恣覽或乘輿入林麓捫薜蘿

逐猿鶴挹煙霞之清霏漱泉枕石竟日欲忘返此吳越
勝覽之圖所爲作而縉紳詩歌之也夫山水恆爲幽人
逸士之所樂而達官貴僚鳩志於功名鞅掌於訟獄非
其才敏有餘裕而襟宇之曠達則不暇以覽振綱可謂
賢於人矣雖然睹河洛者必思禹功游卷阿者必頌王
德振綱之所以得爲是覽者亦由聖明在上萬邦協和
而百工庶府皆安於無事之域故張輪不埋而閒以代
靈運之屐有足樂者夫旣沐軒冕之榮而又得兼山水
之樂於是見上之德恩至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楊文懿公文集卷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振綱何以報上之德哉惟懋敬厥職仁敷而義宣俾民
物滋盛風俗益淳以增吳越之勝是望書此以爲序

南溪潘氏族譜序

族譜蓋古繫世之流也所謂繫世者序其世而定其繫
于以辨昭穆諧親疏若帝繫世本之書是已周官小史
之所奠瞽矇之所諷皆是物也夫小史禮官瞽矇樂官
也周人於繫世必使禮官奠之樂官諷之者蓋世繫旣
明則昭穆不相亂而親疏不相離不亂則有別而序禮
之道不離則相親而和樂之道也是可使他官得掌之

乎然則繫世者先王所以道民和序俾日趨於禮樂而不自知者也豈徒定其本繫之近遠第其閱閱之高下而已哉後世族譜之作猶有繫世之遺法蓋非好古而說禮樂者莫之能也或者濫而無徵夸而不實則昭穆失其序親疏失其和非禮樂之道矣譜云乎哉有國子潘生璇介余友文學劉君濬謁余請曰生始遷之祖諱習仕至大理評事家括之木溪壻于溫之南溪王氏因徙家溪上金倉山二子伯曰泰析居梧岡傳至生父十有二世矣仲曰誠仍居金倉傳世至諱益孫者又析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城之樂湖餘居金倉如故族一而三之世傳滋遠族人滋蕃生父懼夫昭穆之不辨親疏之不諧也迺自始祖而下悉書之以爲譜焉生父字嘉禾達於理而敦於行嘗創祠堂置圭田建義塾以爲奉先收族之計良厚爰及是譜參稽備錄歷年而後成敢干先生一言以序余觀其譜不濫不夸庶乎好古而說禮樂者之所爲也凡其族人尙因是而興於序和一歸禮樂之道窮有守而達有爲斯譜之光也不然玷斯譜矣書是以爲序云

湖山歸隱賦

御龍氏之苗裔兮樹華閱於衡陽射澤宮以佐郡兮臨潁濱之舊疆持三尺以讞兩造兮續簿書其鱗峯晨興先乎鳴雞兮夜秉燭而長喟渺乘輅於屬邑兮託芥命於鯨波掩鈴閣而燕息兮愁颺癘之侵加懿西極之龍駿兮精傲儻而權奇欲爾雲以追電兮纏牽長而累之縹九霄之玄鶴兮鬱樊籠其不可以久處時矯首而長鳴兮思翱翔乎玄之圃惜桑榆之未照兮嘉倦鳥之知還爰脫簪以揚袂兮指故國之湖山湖之水兮浩浩蕩涵涵魚龍兮顛倒日月上有羣山兮迴合離立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摩顛蒼兮雲蒼霞蔚茲一區之攸在兮敞柳榭而花扉吁去此而遐邁兮閱十年而始歸波鱗鱗以逐舟兮嵐霏霏而迎袖慨三逕之就荒兮懼水木之增秀仍芟荷之舊製兮襲莓苔之往躅合羣鷗而尋盟兮重託友於麋鹿睇祝融之秋月兮凌望盪之春濤時浩歌以長嘯兮醉萬石之香醪答漁唱於蓼灘兮和樵歌於木嶺聽鼓鐘之噌吰兮羌何異於鼉鼉惟人生於宇宙兮渙江漢之浮萍功業不足以恃兮富貴不可以恆斯帝秦而五刑兮信興漢而菹醢胥含恨於屬鏤兮援輿謗於蒼

苒蓬人識其會兮翩勇退於急流矧鐘鳴而漏盡兮肯
夜行而不休蠶扇舟而五湖兮廣揮金以娛樂翰思吳
之尊鱸兮潛放懷於松菊挹芳風其不遠兮追逸駕而
齊之覺今昔之皆是兮諒出處之惟時日鷺鷥以容與
兮舉萬物而皆忘見五色之雛鳳兮聲啾啾於高岡采
昌陽以爲羞兮投芝苓以爲煨庶希蹤乎彭聃兮與湖
山而齊壽

夫子畫像贊有引

嘉禾魏生輝介上舍沈君瑤來謁手一軸請曰此吾夫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畫像也願一言以贊之余受而懸諸堂百拜敬瞻焉
中坐而鼓琴者爲夫子豈其操龜山操將歸耶抑操猗
蘭操其人之黯頎曠如奄有四方者乎拱而侍者爲誰
豈閭閻侃侃與行行者乎抑志在千乘志在方六七十
志在宗廟志在浴沂而風雩者乎趨而前者爲誰豈互
鄉之請見者乎抑闕黨之將命者乎余皆不能知或者
以爲像杏壇時也杏壇事見莊子漁父篇稱孔子遊乎
緇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漁父聽之招子貢子路與語笑而行孔子追及語久刺

船而去莊子大抵皆寓言矧此篇不類識者以爲後人
私撰則茲事迺子虛烏有類耳是像四子侍立與所謂
讀書者漁父與語者皆不同且有童子而無漁父不知
繪者果何指也古人論贊夫子者若顏曾若子貢宰我
若孟荀若漢以來諸大儒之論美矣大矣至矣盡矣不
可以有加矣愚生小子安能復措一辭於其末哉然不
容已乃撫拾陳言而綴之非敢謂贊夫子也以塞君與
生之請焉耳

大哉夫子克配二儀卓冠羣聖道德之隆也述作六經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啓迪萬世功業之崇也百王師尊四海廟祀食報之豐
也當時名賢後世儒碩宜矢口而贊美肆筆而稱頌也
蚩蚩晚生謏謏末學第知沒齒鑽仰而無窮也恭拜遺
像繆綴陳言譬之譽日月之德而繪天地之容也

柏庵吳處士墓誌銘

吾鄉素多士其出者率能樹丕績揚休光而其處者皆
有君子長者之德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耆老魁宿僅見
一二先進亦多有足尙者至於行義文雅足以高視一
鄉言論風采足以振聳羣輩抱才而不售秉志而不同

者吾獨於蕪湖吳處士見焉蕪湖者古小江湖之浦去
吾家纔咫尺地甚幽勝而其宅有水竹花石之美君又
喜延當世大夫賢士余過從數數故得知君悉也君孝
其親友其伯兄教其子以學嫁其仲兄之遺孤女與已
女人不見其有薄厚焉其所居堂曰治本軒曰春意名
流皆爲之賦詠聯爲一大卷閒爲盜攜去盜所攜他物
甚夥一不問獨慨惜二卷甚他日盜以歸之喜謂人曰
偷兒殊可嘉吾得吾寶玉大弓矣庭木一古盤檜特奇
勢豪爭欲得之君曰此吾先世手植不可失也百方斂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卒不與然至賙窮振乏拯人之急則不計財力爲之
宣德中有司委徵一區之賦歲侵民不能輸君罄其貲
得白金數百兩悉代輸之正統中歲飢復輸穀二百石
助官賑貸而私貸於鄉者殆無虛歲償不償不計也嘗
夜舟見人狂走於道若爲厲所惑者君亟艤舟救之舟
人諫不聽窮追數里及焉其人已濱死載以返藥而活
之居數日方愈百稽顙而去君貌偉岸與人言是是非
非無所苟自少涉獵藝文老猶不倦有治事長才郡邑
交辟從事不就以貲徙籍京邑仲子桓代之歸數載以

天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八君諱
江字志浩號柏庵其先自姑蘇徙鄞之東郭曾祖某祖
某徙蕪湖父某皆不仕配徐氏先卒繼朱氏子男六長
槩次卽桓次椿次楸次棠次棣女三長適鄉貢進士陳
淳次適陳復次尙幼桓舉京闈齒胄子將有祿養不逮
聞訃告歸奉國子助教項君怡狀泣請銘君行宜銘而
余與君且故義當銘銘曰
華之綏曾不揚于時實之衰斂以須其胃

集義堂記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物不可多求而恆聚多求則損於人恆聚則累於己
其能保有以遺其後者鮮矣平泉之草木不一傳而遂
失之郿塢之珍藏曾不得以畢老他可知矣若夫求之
多而於人無損聚之恆而於己無累可以淑身可以裕
後可以覃被萬物者其惟吾性之義乎記曰父慈子孝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此特義之大端耳其精則自吾心之制以達於動靜
語默之當而其粗則若周貧赴急死難立孤凡事之所
宜爲者皆是已馮諼之折券虞卿之棄印程嬰之立趙

孤婁護之養呂公此各以一義而得名者至於段干木之在當時千乘爲之軌廬而諸侯爲之止戈人固謂其富於義矣然猶未能如孟子與也子輿集義以養浩氣當大任而不動心德莫有尙焉其在當時則從者數百而諸侯師之在後世則廟食于終古而苗裔至今猶有祿爵非集義之所致耶凡爲商者比財爲農者比穀而爲士君子者比義義之多寡大小士君子之德之差也兵法多算勝少算勝無算士君子之於義也亦然永新龍田賀君循環者亦好義之士也平居睦姻族恤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鄰行義蓋亦多矣往歲大侵道殣相望君遂輸粟千斛以助官賑貸朝廷旌其義而錫其冠紱鄉人榮之君不以自足榜其堂曰集義蓋將益行眾義以求爲全德之君子也年既耆艾天不憖遺今已在九原不可作矣而其七丈夫子自恭己以下皆能繼述之而不替亦君行義之所報歟恭己輩仰華構之猶新懼先德之不自令從弟儼求文以記余因論述之且告恭己輩使日征月邁以圖無忝云

童君原璞壽詩序

凡人無不欲壽故凡愛其人者無不祝其壽夫壽蓋定於天賦之初非有智力之所能損益者祝有益乎昔者武王夢天帝與之九齡文王謂之曰齡年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其後齊景公謂柏常騫曰子之道能益寡人壽乎曰能益幾何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有徵兆之見乎曰得壽地且動已而地果動然則文王乃能損己之壽而柏常騫則能益人之壽壽果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耶則祝誠有益也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然世之見祝者未必壽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詛者未必不壽盜跖誰祝而顏回孰詛之耶然則壽果定於天賦之初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審矣故柏常騫不能不屈於晏子而武王九齡之說陳澹亦明辨其誣焉夫壽固非以祝而益然凡見祝者必其人之善而可愛者也壽非可以詛而損然凡見詛者必其人之不善而可憎者也君子聆祝詛之辭亦可以觀人矣蘭溪童君原璞與其配孺人鍾氏壽偕六十其仲子俊方以賢能書名于天府爲求羣搢紳之詩以祝二人者之壽萃若下什屬余序之夫六十下壽耳而諸詩之辭

或祝其中壽或祝其上壽甚有祝其與安期羨門爲伍
與婉伶羅郁爲儔者何其愛之深耶蓋君以儉慈嫻睦
之行敷於外而孺人以柔嘉溫懿之德脩於內教成其
子名聞于人故人愛之深而祝之至也誦茲什者亦足
見矣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賀素軒魯公封戶部主事序

水居下而潤物其盛也則蛟龍生之而雲雨出焉至夫
雲油雨霈充浹于上下則水益以盛浩淼汪洋浴星辰
而涵日月其所以長裕輝益之者固其所生而出者與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君子善有諸已施諸家溥諸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
至其子姓蒙其教誨藉其流慶以都表著之位已因得
以享其祿養受其貤封富榮以佚老者何異於是哉老
聃有言上善若水詎不信然素軒魯公伯真幼稟淳懿
長而滋良雖名在尺籍伍符而治身正家有士君子之
行生六丈夫子其仲曰能擢進士官戶部主事以年勞
推恩封公如能官鄉人榮之屬文以賀余觀乎公殆所
謂上善者與公之善行眾矣書其一節之著者初廣東
有海寇陸梁將入新會鄉氓趨城者糜至主將疑之不

欲納也公時以隊長監守門力爭固請且以其家保之
遂開門引納凡千數百人皆賴以免夫民間居族處于
草野中卒然寇起避而去之惟恃城以爲歸也門者疑
而拒之則彼將焉往是縱之傳虎翼驅之膏虎牙耳其
何忍也然非炯見高識宅心之仁厚者孰能坦然無疑
而慨然容納之哉自昔軍旅之帥蓄疑存忍拒方來之
眾殺已降之徒至於稔禍其身流毒于子孫者多矣公
特一隊長耳迺能開門納眾俾千數百人皆脫於鋒鏑
之下錯諸衽席之上與彼一何異哉卽是一節亦足以
致子姓之貴而受貤封之榮矣況其他善尙有足稱者
乎昔宋太祖嘗疑魏州節度符彥卿有異心遣知制誥
王祐察之祐還奏彥卿無他願以其家百口保焉祐後
至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而仲子且相真宗十有八年
眾子諸孫亦顯貴奕奕當時大家鮮或與儷論者以爲
祐之陰德所致由今觀之祐以其家保彥卿一門而公
乃以其家保鄉氓千數百人其事之難易陰德之寡多
較然可知矣然則魯氏之慶詎可量哉余故表之以勵
世之作善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雙桂堂記

蘇之嘉定有著姓曰徐徐有二子曰怵曰博其進退一成規一成矩文辭一中宮一中羽皆以賢能書名于天府於是邑大夫龍君遵敘題其堂曰雙桂蓋託物以美之也閒徵余記惟人物之生皆天地至和之委而萬有不齊雖同蔓之瓜不能無小大焉同柯之橘不能無甘酸焉同幹之柳不能無短長焉以周公爲弟而有管叔以柳下惠爲兄而有盜跖蓋同氣而競爽者亦鮮矣幸而有二人則歆豔而託物以美之若崔氏之兩鳳陸氏之雙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璧平與淵之二龍是矣雙桂其殆是乎離騷之作首嘉三代之盛而取香木芳草以比君子桂在列矣至悼世俗之衰而君子之變節則自椒蘭荃蕙以至揭車江離悉以次而書罪而桂不與焉桂其君子之尤歟夫桂森挺以昂霄而揚芳華於宇宙凡酒醴之味醫藥之用棟梁舟楫之具其資於世大矣而桂皆足以充之四時之變雪霜風雨之凌虐萬物悉從而靡也而桂皆不顧信非蘭蕙所能班矣豈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世之君子或材藝溥洽

遇患難而不能有守或操履剛貞處政事而不能有爲者其慊於是矣桂爲君子之尤非耶今二子年方盛而氣方銳莫能禦其進也苟充爾才礪爾節而不止其不能爲桂乎騷有曰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今聖明在御三后之世也二子苟爲桂焉以進乎眾芳之列翹然出於椒蘭蕙茝之上使天下仰之後世誦之則雙桂之名與二龍兩鳳同不朽矣二子其交懋之無辜龍君之美與余之望云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鄧淳安序

有一言可以盡長民之道者曰愛之而已今夫農之於禾也耨而糞之耘其稂莠去其螟螣朝灌而暮溉何其勞耶圉之於馬也潔除其廄中夜而秣之亭午而飲之敲冰而澡之何其勤耶牧之於牛羊也時其水旱安其寢訛晨而往夕而回又何其不憚煩耶蓋農愛其禾圉愛其馬而牧愛其牛羊惟其愛之也故爲之所者無乎不至焉耳世之長民者惟不愛其民也故役之不閔其勞賦之不虞其匱刑之罰之而不恤其苦甚至橫征暴

歛剝膚椎肌用虎冠之吏受屠伯之名者皆生於不愛而已苟有一愛之之心則見其飢也必思所哺之其寒也必思所暖之其疾痛也必思所療之其陷溺而死亡也必思所救之其愚也必思所牖之其邪也必思所繩之其賢也必思所翼之其材也必思所植之其被震凌而侵虐也必思所衛之將如父母之於子爲之深謀遠慮而憊精疲力以爲之矣豈直若農之於禾圉之於馬牧之於牛羊而已耶夫農與圉牧之於禾於馬於牛羊各能致其愛也何長民者之於民獨不愛之耶人之情必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此重則彼輕矣長民而不愛其民者蓋於他有所愛焉愛其位之尊也愛其財之富也於凡可以致尊富者蚤夜謀之而不暇於愛民蚤夜爲之而不免於害民若然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欲保其素且不可得而何尊富之可覲乎苟愛其民而俾之樂其生不失其性則民戴之士頌之天子陟之爵日以臻祿日以厚雖欲不尊富不可辭已然君子之愛民者豈以是爲尊富之媒耶殆非也夫民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同胞者天之賦我以才智固欲我愛斯民而

覺之王之寵我以祿秩亦欲我愛斯民而安之也吾知撫同胞恭王命耳他何計焉是非學道而行之者不足以與此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游嘗聞之矣其宰武城迺能以禮樂爲教變甲冑之俗而爲絃歌之聲學道之驗概可見矣然則世有謂民之難治者非教養之不至耶教養之不至者非由於不愛之耶不愛之者非不學道之故耶巴陵鄧君宗器以名進士拜尹淳安其士民戴之同一心頌之同一口蓋六年于茲矣考績吏部書最言還淳安之仕于朝者喜其將終惠于茲也相率屬言以餞余知君嘗學道者也愛人者也善教養也將尊富而不獲辭者也故書是以美之且以勸其成焉

送徐天錫赴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序

均之爲仕或居崇處要簿書鱗萃其前冠馬輻輳其門竟日鞅掌而不遑燕息或職清務簡門可羅雀日雍容自如以從事於道德文章寓情於詩酒花竹泉石之娛有不知城市之爲囂簪笏之爲累二者之爲勞逸曩不侔也勞者人情之所惡逸者人情之所好宜其避勞而

就逸也然世之恆人惟恐不獲崇要之職甚至乞墦媚
寵以求之而不恥一授以清簡之地則強者憤於色弱
者慊於衷怡然而樂就者蓋鮮矣豈其情固好勞而惡
逸哉蓋惟權利之是視無擇於勞逸耳夫勞者權與利
之所兼在而逸者無一焉彼特視權利之所在而趨之
故其求之也雖知其勞而不顧其得之也雖苦其勞而
不釋豈不知逸者之爲樂哉徒以權利之足榮有過於
逸之足樂耳向使逸者兼有夫權利則所謂揚州之鶴
也彼能不攘臂而爭先哉故無慕於權利而甘就於逸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者所以見貴於世歟餘姚徐君天錫性敏而行脩學
豐而文偉以邑庠生擢進士高第其鄉曲故舊列在顯
要力足以攘權利之任而君退然不與人競乃拜南京
武選主事以行武選素要劇而在南京特爲清簡天錫
得之甚慊豈以逸之足樂有過於權利之足榮歟此其
人固可貴已雖然君子固不爲權利而趨勞然至於建
勳業流聲光於天下後世則非可以逸而坐致之也昔
者陶侃之爲廣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
百甓於齋內人疑而問之則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

逸恐不堪事是以勞耳蓋古之君子未嘗處逸而忘勞
也以天錫之賢非可久於逸者將有不任其勞之日盍
圖所以待之哉君之行其鄉友若刑科給事中夏君時
者需文贈之余亦知天錫者故進之以規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一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擬招辭招贈編脩陳公口也

哀若人之骭麟兮黯煙鬱其不揚犬狺狺而羣吠兮隼橫擊而翺翔俯吳城之燕堂兮嬰遼海之虎落恫侏僚以流亡兮念首丘其不可獲魂埃揚而焱逝兮縹熒熒其疇依吾籍上帝之寵靈兮命巫咸其招之招曰魂兮歸徠遼海斗辟何若吳中子所知些上下四方又遼海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不若些魂其歸徠無止于遼無上陟下降無四方遊些東方日融沙海浩漾些鯨吐螭突鼇負山以抃些天吳頽頽九首八尾些魂其歸徠無遊東方些西方泱泱多諸妖幻些佛黨魔王更戕迭毀些人狗蛇尸化為華鬢酬瓔珞些闔闔之隈日所不燭晝冥冥些魂其歸徠無遊西方些南方赫炎赤地千里些暑門嶮嶮不可以陟些巴蛇百尋狂噬巨象些魃盛畢方朋度朔以趨些魂其歸徠無遊南方些北方塞翠冰雪所積無冬夏些沙漠不毛互萬億里些魑魅罔象白晝羣行攫弱鬼以

充腹些魂其歸徠無遊北方些天門九重其高不極些

百神衛呵疇敢闖些歛火律令收戮鬼魄為微塵些風

伯雨師更嘻迭噴些魂其歸徠無上天些下地幽閻有

阿鼻獄些刀山劔林火池熇些羅刹夜叉逞淫毒些魂

其歸徠無下地些魂歸徠乎入閻門些高閎廣堂鬱若

雲些蘭楹桂梁紫檀楣些瑤墀瑤碣埃塏些珠櫳玉

樞交綺疏些曉榭綠雲飛陛凌虛些曲房奧閨繡幕張

些魂兮歸徠安以居些芳稷華黍精稗炊些露茹霜蓄

馨以甘些牯牛腴蒸熊蹯肺些鷓鴣髦殘和之以勺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些蘋尾赤鬢霜鏘縷切溢金盤些江珧石華窮海之錯些紫椰丹荔含瑤漿些金壺玉觴和醴酪些餅飴粬粒遜銀鍠些魂兮歸來恣所嘗些蜀錦魯縞閒吳綾些玉織金縷工翦裁些曲袷方領長襜褕些組繡五色赫輝煌些朱芾在股紆錦綬些腰以銀黃垂三組些金璫附蟬冠切雲些赤舄几几絲絢雙些隼翠狐白禦冰雪些龍綃一襲辟炎歎些魂兮歸徠時而服些吳娃越媼充閨房些螺鬢雲鬟不屑髻些曲眉豐頰目層波些皓齒丹脣巧笑倩些金翠首飾綴木難些被綺揄紉尚之以

纂綉些蜚襪垂髻紛綵些羅襪繡履步裔裔些肌理
細膩骨肉勻些沐芳浴蘭薰麝臍些傅粉塗脂抹螺黛
些哲若藍瑛燁乎如春華些南威紫衡不足程些魂兮
歸徠鳧藻趨些陽山嶢峭軼霄漢些虎丘天平洞庭接
些龍門劔池峯卓筆些銀房石室紫泉白芝仙靈之所
宅些神鉦鏗鉤白虎踞些震澤滉瀆望不見水端些浴
天浴日生霧雨些魚龍鼉鼉鼓濤波些洶湧澎湃轟雷
車些天晴日華一鑑千里些姑蘇之臺麋鹿遊些琳宮
寶刹做靈祠些金碧輝煥灼雲霞些勝園名園廣臺榭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些瓊花瑋木泉石奇些幽尋勝選不可極些魂兮歸徠
肆遨嬉些燕寢凝香鼓嶧桐些濡墨伸紙工篆籀些龍
跳虎臥蛇蚓縈些古器旁羅窵刻明些唐鬲虞敦夏璜
殷卣雜仲姑之匱些金奩玉軸寶丹青些五木雙陸丹
朱之奕費景光些藏闔投壺歡以酣些八音鏘鳴諧六
律些雲門咸韶繼以鞀樂些魚龍蔓延百戲陳些撥頭
角力拗腰瞋面壹若神些緣橦蹙瓶履高絙些吞刀吐
火怪變百出駭膽慄魄些窟礪蘇葩善歌舞些魂兮歸
徠飽娛樂些鄴侯之書充棟宇些雜家異端安足齒些

六經四子載道之航些如大明中天照萬古些伊洛關
閩邇魯鄒之源些常倫各五天所予些心存躬行達之
天下些生爲賢聖沒爲神些魂兮歸徠趨大道些亂曰
上穹下壤兮人中立而參何弱質之不永兮曾不逮乎
椿杉一氣之散兮杳不知其所適豈化爲異物兮抑歸
於無極將魂魄之有在兮爲鬼爲厲爲神明正直之神
兮炳威靈於千世家廟其存兮祭祀以時魂其歸來兮
慰孝子之思

貞齋記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行人邵君瞻宸亟言於予曰吾叔父有名珉字韞珉
者故翰林檢討諱某之六世孫而於潛知縣謙光之庶
孫也其爲人天稟剛直不與俗羣讀書學問有志於正
道隱居里閭泊然自守甘言尤物不悅于耳目詭談邪
行無所出于其躬年旣耆艾確而不渝嘗名其燕處之
室曰貞齋表厥志也祈先生一言以記之夫貞者正也
陽之道天之德而人之性也自天地之觀日月之明雨
暘寒暑之若山嶽河海之流峙萬物之職職一本於是
而況於人乎故天子不貞則四海風靡諸侯不貞則一

國從之卿大夫士不貞則無以匡上而率下庶人不貞則使令不行於妻子故貞者萬物之本庶事之幹也貞之道大矣而人稟有純駁得有淺深守有久近施有大小而所處之地所遇之時有崇庠否泰之異則其貞不能以一律故易所論有武人之貞有君子之貞有幽人之貞有童僕之貞有小貞大貞有可貞不可貞又有利於不息之貞者由是觀之聲律身度體道用義四海之所儀刑萬世之所取正若堯舜孔子者聖人之貞也心必端身無不正得志則敷政以格君不得志則立言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格俗如三代之良弼鄒魯之大儒者所謂君子之貞也立朝有位而不貪如子罕直諫如矢魚奉使致命如解揚臨難死義如孔父荀息者忠臣志士之貞也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冒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者武人之貞也脫屣塵埃之外飲石泉而蔭松柏履道坦然終老不涉於險者所謂幽人之貞也居常有二南之風處變有柏舟之誓瑩潔而無類者婦人女子之貞也是皆貞之大且不息者餘可推而知矣夫貞固不一如此然凡貞者則天命以全人極以立不淑乎天下必化乎鄉鄰不獲

乎人必得乎天不揚於當時必昭於後世譬之松杉竹箭雖有巨細之異莫不干雲霄而傲冰雪其或憔悴槁死亦挺立不屈矯然若生視彼枉棘邪蔓回紆宛曲以矜其秀者何如哉若君者殆可謂幽人之貞矣使其有位肯枉道徇俗以爲吾赤子之病哉予也學不足以達乎時才不足以適乎用塊然獨守乎貞久矣安得闢閭闔引長風噓君以來相與共趨于斯道也耶謾爲之記

送尙寶司卿凌君尙義使安南序

皇明聖德如天奄四海內外無不在覆臨之下安南爲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僻在西南陬古所謂雕題交趾之蠻者自昔稽顙稱藩歲脩鮫革蚶膽之貢于庭陪臣象胥奔走恐後朝廷每有詔命必遣侍從之臣有威儀文學善辭令諳大體者持節往鎮撫之茲惟故常今天子嗣大歷服將誕布新命於其國慎選持節者於是尙寶司卿凌君尙義拜賜金織麒麟服燕資以行朝之卿士相率張崇文門外餞之羹定酒行執爵者言曰古者列國交使或難于行況踰越嶺海蒙犯颶霧蟲蛇水土之害去京師萬里入蠻夷不測之境哉今我列聖百年之治昭格于神人休

徵日滋毒害日益消弭山夷道坦海波伏而不興雖荒
邊遐徼之外駟牡馳軼如在國中康莊之衢絕不見艱
阻且天威赫揚聖澤汪濊旁達于八荒已久使節所屆
若挾雷電而注雨霖於焦土孰不震駭而忻忭用爲君
賀抑子聞孔子論使以專對爲能以不辱君命爲貴君
往尙圖所以宣我王度昭我帝德之隆與新政之赫赫
者論必揚辭罔不臧郊勞聘享務盡其禮容色進退周
旋務中其度裝送之賄悉麾而去之俾下國君臣黎庶
咸改觀易聽稱歎悅服而嚮慕之不已庶相率歸仁納
土復如永樂閒乎用是爲君規君曰諾遂各爲詩以贈
而余爲之序

贈進士張暉吉序

象邑張暉吉既舉於鄉遂擢進士高第其友若董自修
輩將往賀之乞言於余曰先生將何以贈暉吉也子曰
亦厲之學而已矣自修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暉吉往
在門牆侍函丈固宜厲之學也今者行有官守言責以
躋崇階要津且將晨夕服勤乎王事匡弼乎帝謨康濟
乎四海矣其可復事於學而庸此厲之乎子曰此正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以厲之也古之聖賢家而國卑而尊夷而險無一處
不學焉自幼而長逮老而沒無一日不學焉自晨而興
至夕而寐無一刻不學焉其所學者非挾冊而誦數也
非搦管而摛辭也又非以吏爲師而章程法比之是習
也其要在治其心而已矣夫心統七情五性以宰百骸
九竅而接萬物庶事之變出入无時存亡靡定莫難治
也士方學時窮理以致其知謹行以養其性自謂其心
湛若明鏡屹若泰山可以當大任而無疑懼矣然至於
膠擾放紛之臨聲色貨利之誘死亡患難之逼心或不
治則往往舉其素而喪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故有位
君子必益窮其理益謹其行勿惑於膠擾放紛勿奪於
聲色貨利勿怵於死亡患難而恆主之以敬存之以誠
旦省而夕察瞬養而息存無斯須之不慎焉則心無不
治而可以決大議可以建大業可以聖元后可以熙萬
邦可以佑化育可以與穹壤參矣古聖賢之所謂學者
學乎此而已也揚子不云乎學爲王者之事故堯舜禹
湯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久矣夫孔子聖也堯舜禹
湯文武君也且猶汲汲皇皇於學而未嘗已況下此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乎然則子於暉吉安得不厲之學也自修曰然則子產
所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非歟子曰彼所謂學
非吾所謂學也於是自修拜請書遂書之

桑榆晚趣詩序

雲南僉憲金公舜臣夙以端厚老成之德公廉果毅之
政颺歷中外聲稱鬱然今年纔五十有七遽抗疏致仕
僉謂公齒髮未衰膂力猶壯正宜陟崇階都重位以弼
我聖天子之新政而公毅然不可留也肆莫不高之時
其二子孟曰文官刑部副郎仲曰忠擢進士高第皆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顯于時公去之日刑部拜乎左進士拜乎右公卿大夫
前後出祖輿馬紛乎其交馳也冠紱燁乎其相輝也又
莫不榮之於是交贈以桑榆晚趣詩若干什屬余爲序
淮南子曰西日景在樹端是名桑榆後人因以爲年老
之喻如曹子建所謂年在桑榆閒影響莫能追者是已
夫天下之事必履之而知見之而識乃能言之耳故江
湖之舟人不能談山蹊之曲折而沙漠之騎士不能論
川流之淺深今余之年蓋猶拂於扶桑而至于曲阿耳
其能知桑榆之趣而言之耶雖然竊嘗聞之矣請爲公

髣髴言之而公亦髣髴爲余聽之夫君子學以爲己非
有志於仕也暨學之已成道足以康濟天下才足以斧
藻萬物然後出庸於世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有宵
旰之勤有簿書之擾敲扑之喧有將迎趨走之勞有無
疆之恤有不測之虞遑遑焉不能以一朝安也是惟壯
且強者乃能勝之至於桑榆之年則智慮衰而精力倦
鮮有不動息肩之念而圖解組之行者矣幸而遂其所
圖歸休於桑梓之墟圭筆之室寢興自如嘯歌自得裘
葛之服惟其時滑甘脂膏之羞惟其欲子婦祇敬孩嬰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歡趨童僕奔走而承命賓客故舊之至笑談以相娛琴
奕觴酒以相樂或攜几杖命舟輿遨遊於名山勝水華
麗之園攬雲霞醉花月掬泉而飲掃石而臥蒼顏白髮
施施于于舉萬有無足以累其靈臺者眞所謂拍洪崖
挹浮丘而遊于蓬萊之巔闔風之苑此則桑榆之趣也
然而得其趣者鮮矣蓋仕焉而中道天者不能至乎此
其媾屯離蹇者不足享乎此而貪位固寵者又不肯就
乎此皆可歎哉予讀張茂先詩有曰衰疾近辱殆庶幾
並懸輿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是亦有志於此而其

散髮抱杖聽鳥翫魚之句又可謂善言桑榆之樂矣然卒不能行其志遂其樂以辱於倫秀此孔子所以歎知幾之難也茂先且爾況其下者乎今公勇退於急流之中蟬蛻於塵埃之外懸車故鄉以養高壽固已得桑榆之趣矣而況二子懋德以養其志豐祿以養其體又足以駐其桑榆之景宜乎搢紳君子詠歌而稱歎之也詩凡若干首錄如下方

怡愉樓記

先王之治民也井天下之田而均其宅里每夫必授五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畝之宅父子得以異宮而宗族得以聚處何其裕也五比十聯相保相愛有徙亦不出其鄉而保愛不廢又何其親也後世田宅無制富者崇垣華宇聯絡巷陌而貧者至無闔廬以避燥溼寒暑中家子姓繁庶列房如蜂窩不堪其隘力不能增拓及徙則惟鬱鬱浩歎而已雖力能拓而鄰里無閒室則不免徙之寬鄉遠郊去其家或數十里或數百里之外於是遠其父兄宗族而養祭不及偕燕處笑語不及共寧無愬然于中乎然則有力而能徙徙而不出其鄉與父兄宗黨不相遠者其樂可

勝言哉寧海呂君琬字彥璋自其先卜築于邑之市南五世其昌居日以隘君乃別購地一區在其舊宅之北百餘步所創爲重屋十楹以居之屋高而明深而廣以眺望則無障蔽之病以居處燕集則無湫隘之歎而板輿之臨甘毳之奉墳簾之合蘭玉之邀嬉無聞於朝夕若未嘗出乎舊宅之內君甚樂之而凡其天屬之親亦無不樂於是也故榜其楣曰怡愉之樓因其弟彥成與子友善求記於子而子不能辭焉夫爲樓居不以取快於江山風月之觀而以樂其天屬之親爲樂非素敦乎孝弟者其能然哉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所謂天性民彝者也彼德色於耄耋尋斧其本根者獨何心哉傳曰孝有不時弟有不及君亦不可以不增懋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君之子若孫者尙嗣承之哉

處士王君墓誌銘

吾友呂璠彥成爲其外叔父王君之狀以授子其略曰君諱穰字文穰姓王氏寧海桃溪人某某其曾大考大考考而某氏其妣也君讀書通天義持身愿而貞齊家孚以威處鄉黨則和而惠每歲發粟以貸貧乏不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償有司委徵一鄉之賦適海溢荐饑貧富交困之日克完其賦而民不怨焉初娶杜氏繼竺氏子男六人歡完會聚編森孫男若干人年若干猶彊健如故一日忽肩戶為遺命曰兄弟異產世俗通患爾輩恐不免則某取某田宅某取某器服及其他告戒之辭甚悉藏之巾笥踰三日而病病七日乃以授其子而卒時某年月日也明年月日葬某山敢丐先生賜之銘焉其遺命又言吾歿葬必以禮勿隨俗供佛以污我其子遵之無敢違者嗚呼佛為天堂地獄之說妄矣使誠有之亦非供佛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趨避之也夫佛既曰為善生天堂為惡入地獄矣而又謂凡生天堂入地獄者必俟供佛以資其接引拔度之力則亦何取於善惡耶使凡為善而乏財以供佛莫為之接引不免入於地獄為惡而侈財以供佛有為之拔度亦得以生於天堂則佛者奸賊之渠魁而盜賊之主萃淵藪也百靈羣鬼將並起而攻之矣佛何以服其心而制其命耶故佛惟使善者必生天堂而不可以賄求惡者必入地獄而不可以賄免斯可耳若然則雖有天堂地獄毋庸供佛也況本無耶然世之儒服猶有不

明于此而溺焉者況齊民耶觀君之治命蓋非卓然有見而不惑於流俗者不能也是宜銘銘曰
邪說昌胥以溺猗若人倬有識為之銘勒貞石發幽潛
砭愚惑

怡善翁挽詩序

漢東平憲王蒼對顯宗言為善最樂善乎其言之也成都徐孟銘自號怡善翁怡亦樂也其聞東平之風而興起者乎翁故都指揮僉事某之子不良能行然其事公與夫人也生能養其志死能致其哀其教子也授孟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韜略俾握戎麾授季以詩書俾齒鄉薦餘皆不失為良士其待宗姻鄰黨也急其凶喪振其乏絕煦煦有恩惠其行若是非有樂夫善而能之乎比其卒也凡觀其行聞其風者無不涕泗咨嗟而羣縉紳又為挽詩以悼惜之非以其善故邪夫人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其情好善而惡惡自恆俗觀之所愛慕而哀其死者其親戚耳所畏惡而快其死者其仇讎耳然一日某善人也非其親戚也亦必愛且慕之聞其死則盡然而興嗟一日某惡人也非其仇讎也亦必畏且惡之聞其死則啞然而稱

快至於善之甚者雖仇讎亦不忍其死惡之甚者雖親戚亦不樂其生是非偽爲之也情之發於性者不可遏也道性情者莫過乎詩古詩三百篇大率皆美刺之辭耳相鼠則於人之生者欲其死刺之深也黃鳥則於人之死者欲其生美之至也美之至則善者有所勸而益奮刺之深則惡者有所戒而不爲此詩所以道性情而其至可以美教化移風俗也今翁挽詩之什連數十篇所以美翁而傷嗟悼惜之者其辭意可謂至矣備矣要皆情之所發者也後有覽者得以考翁之善而感發其良心則茲什其亦有補於風化哉翁之季曰禱求序於余余好善之情有素遂序而不辭

送武昌同知馮君序

慈谿馮君彥輝以國子高第被命擢武昌貳守將行交游屬余言贈之余與君同郡同鄉舉而京邸相鄰交契有年所矣初君謁選時試言在高等揆當擢貳守而獨未知官所何在少夢造一署四顧皆美竹且以訊余莫知何祥也已而有武昌之命蓋自昔箇籟之貢惟出荆州而今天下論多竹蓋莫踰於武昌者夢其神矣乎余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見武昌之人言其地自山巔水涯以至於城邑無不宜竹自士民之居以達於守令之署無不種竹自棟宇椽瓦以及于牀几筐篚之屬鮮不用竹宮居之時行道之際凡翠雲蒼雪之溢於目金奏玉聲之鏘於耳與玉板瑤酥之旨於口蓋無非竹者其竹信多天下哉夫竹植物之傑也君子不獨以比德而亦可視以爲政焉彥輝擢秀於鄉闈養直於國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視乎視竹之清則思貨賄之勿黷視竹之直則思斷聽之勿偏視竹之空中則思虛心以應物視竹之蔭下則思敷澤以庇民視竹之凌傲風雪則思秉剛貞以禦彊暴視竹之在冬夏青青則思善始令終而不變其恆能是六者則誕播聲譽若竹之鳴風飈荐沾龍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雲霄可計日待者然則何必吾言之贈哉亦視竹而已矣

送福建參政許君序

舜肇十有二州州各有牧俾之柔遠能邇惇德難任以致蠻夷之率服厥任重矣今天下十有三布政司司有布政參政參議皆古州牧之任也選授最難其人異時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委羣卿各舉比者迺委吏部推擇夫委之羣卿所以廣薦賢之路此孔子告仲弓舉爾所知之道也暨其弊則濫而不公至有樹其私以售利者委之吏部所以杜濫舉之門此亦周官太宰建牧立監之法也暨其弊則專而不公至有持其柄以作威福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委吏部以至于今又當變通之時矣故聖天子臨御之初遂命吏部與羣卿會舉一不當則諫官輒面糾之所以矯二弊而歸之於一公也蓋舜之命官雖咨四岳而羣臣無不與故禹之作司空垂之共工益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虞伯夷之典禮皆由僉舉而用之也推此則十有二牧其不以僉舉而用之乎今之法蓋與之合矣烏有法舜之法而官不稱民不安者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今天子之謂矣是歲福建右參政闕吏部與羣卿皆舉許君堪其任諫官以爲當有制曰可君世家吉水少從學士劉文介公治伏氏之學取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嘗奉敕錄囚于湖廣苞苴不行鉗灼不用而小大之獄必以情其中外皆然歷二十餘年如一日可謂清慎忠恕而老成矣往蒞厥

任尙益祇懋以佐其長而淑其政教俾八閩之民困者蘇羸者腴而鄙天者仁壽延及蠻峒靡不鄉風則上不負聖明之知下不負卿相之舉矣君行其同官若章翔鳳者喜其陞而望其績用之成也屬余文以贈之

徐節婦傳

徐節婦者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中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且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願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天者有如日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貲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忿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罄節婦確秉前誓或勸之渝輒頰頰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詈之單居無婢僕躬操井日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孀不爲此也識者以爲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出賦徭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懟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德昇孱且多疾若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

病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遂卒季志不顧節婦
哀慟殯葬盡禮後廿餘載季卒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
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
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解其大義長則遣從名師
暮歸課其業閏不率輒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以
至今日爲待若也若不成吾則刃索而從若父矣德昇
感泣奮厲卒以善聞于鄉郡大夫廉其節將以聞而旌
其門節婦曰守志育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遣德昇力
沮之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粗食
糲勤女工如平昔年七十有五病卒卒之日盡出其手
所剪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
枕氣不息矣其仲孫曰璧以鄉貢士今爲章丘教諭賢
而有文辭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微季亦何以顯
其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罹百
艱而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
其獨性然耶蓋亦其涉書達理義故能率其性耳曾子

嘗謂有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
余謂節婦亦女婦中之君子哉

送劉君仗和赴浙江憲副序

學校之政尙矣至我英廟臨御之初以四方學官多怠
於教泣其上者各事其事莫或董之無以茂賢才而昌
教化於是特詔諸道增置憲臣一員以董學政時則有
若山東僉憲薛公瑄江西僉憲王公鈺陳公璫浙江僉
憲熊公紳者皆能祇上之命以盡厥職一時賢才教化
之隆有加於昔厥後任或匪人反以病賢才而隳教化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悉罷之夫稽田者因一農之滅裂遂盡驅眾農收其
錢鑄以待苗之自秀甚不可也故罷之數歲而復復焉
今天子嗣大歷服率循舊章而於任官興學尤切加意
比吾浙之董學政者闕有司以聞咨於卿士僉以劉君
可遂超拜按察副使賜璽書以行君故翰林侍講忠愍
公之仲子今建寧知府仗德君之介弟也少治經懋德
以江西鄉試第二人擢甲戌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
士尋拜監察御史其文學之典贍德量之和厚志操之
廉介政刑之明肅播宣於人人矣及是命下在廷莫不

悅而浙產者尤甚迺相率屬余文以贈余亦浙產而辱交於君其可以辭惟唐虞之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蓋教與刑相須而成者今以司刑布憲之職而當造士化民之任不猶唐虞之法乎既以唐虞之法任官則欲官以唐虞之法教人也審矣夫惇五典庸五禮明大學之道而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侯明撻記書識言颺否則威之者此唐虞之教法也降及三代小革大因至于後世蕩然泯矣閒有能與舉學校以爲教者率不過道其士以射策決科之業耳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烏有如唐虞三代者哉舉唐虞三代之教以措諸後世古今異宜若迂而難行然其無古今之異者亦何嘗不可行哉後世士所學者非復唐虞三代之道矣然其所誦者則猶唐虞三代之書也誦其書不學其道以僥倖於進取者豈獨士之罪邪君往其必端表則以倡之謹繩墨以閑之明義理以醇諭之勵其德察舉其行也甚於勸課其藝俾其口所誦筆所書之嘉言淑行務得於心而皆形諸踐履必如聖賢而後已凡以廩於學舉於鄉者必賢以能而非賢不得與有不率者威之甚則屏

之而不齒俾兩浙之士道德大同而民俗亦爲之不變駸駸於唐虞三代之盛斯不負聖朝建官興學之盛舉也匪君之賢其疇克是尙茂無懈以究于成

與錢學士書

守陳自入翰林卽蒙清誨歲月洊更感佩彌甚比者軒從出京奔餞不及悵快無已仰惟台候動止百福五色之鳳詎栖於荆棘一舉沖天固有日矣守陳處此凡百如昨無足道者往與春試自入簾至出省通得四律簾內官自王廷貴而下十有四人皆和之惟歐陽時熙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臣皆和八首餘皆四首守陳因諸公和後拾其棄韻復和二十首皆書于軸伏乞雄文序于諸作之首不勝幸甚近代試士多作詩者惟嘉祐六人之詩至今人道之以有歐陽文忠公之序也先生文章名譽不減于文忠而文忠自知制誥出宰滁陽其後入朝任兼將相先生亦自學士出宰順德其後大任期與之埒出處蓋亦相類此序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當文忠時士之浮薄不得志者多以作詩妨廢校文爲謗然此舉極爲得人如一蘇兄弟及曾子固固問世之英也詩果妨校文乎

哉一時之謗固不能廢百世之頌也當時六人之詩
共一百七十有三篇皆院中所作者今吾十有四人
詩院中所作不過五十餘首每人僅三首多者僅六首
皆作於未校文之前成於已校文之後餘皆出院而作
之者也故今之浮薄者亦不能以此爲謗恐先生以嘉
祐之謗爲疑故以此獻叨叨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二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雪航稿序

鄉貢士華亭張汝弼雅與余善嘗持其鄉人王公玉所為詩什曰雪航稿者請余書其端更四三載未之書一日日高春汝弼造余申請語往復良久觴之怡几之不燕載言曰自余之有是請也屢半盤於先生之門言屢食於公王之簡矣幸矜而惠之在今夕不然敢侍坐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逮旦遂伸紙涉筆促余書余弗獲已乃索前詩與之評時初冬夜寒天宇澄澈中庭皜皜無纖埃月華被之湛若銀海旁列佳鞠十數章其葩五色風露濯之縹采交映余因謂汝弼曰子視庭中景佳甚茲詩殆類之耶此其人蓋嘗睹紛華而戰之舍於山墟海澨聆松風飲花露茹芝噉玉誓將挾飛霞以高舉軼埃溘而超鴻蒙者耶何其詩之清縉至此自康衢慶雲載磨之歌詩三百篇暨漢魏以來諸作或高明粹雅或廣厚淵奧或莊或和或雄壯而怪偉非必貴清縉也然世之詩者塵土

溷其冲襟菅茅鬱其靈府求若茲詩者可易得耶余少侍先大父栖芸先生學詩逮今未造其闕往往墮於鄙樸恆自厭之誦茲詩也譬猶冒赤日蒙黃埃奔走於五父九達之衢而乍憩于茲庭玩芳鞠而弄明月也何快適如之汝弼以余為知言乃為之書公玉名桓雪航其別號也夫航所以濟涉而雪覆之蓋委之寒江寂寞之濱而無所與濟然其潔清不可尙已觀其號可以見其志矣

迎碧軒記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禾之魏塘有溪焉演迤泓澄千丈一碧楊君文璧軒其上榜之為迎碧之軒賓客過而疑之曰禮有送迎緣情以章敬也今一溪之碧何情於子子何敬而迎之且是碧也其來源源靡頃刻閒子亟迎之將僕僕拜起朝不及食而夕不遑寢也可乎嘉禾大郡四方之衝也千乘之侯十連之帥天子之虜使馳高軒翥大纛絡繹於衢途子何不奔走而迎之一借其餘光丐其殘瀝以插羽翰而生風濤高凌天梯之上顧乃區區焉迎其一溪無情之碧欲何為乎君曰余之軒于溪上而往來于是

也碧波常滔滔以迎我非無情於我者又其德類古之

君子有足敬者故余迎之而所謂迎者亦豈有僕僕拜起之勞哉目逆而心敬耳夫是碧也吾猶迎之而況人之足敬者乎世有澡心浴躬不緇一塵如是碧者有道德博深而時出如是碧之有源不竭者有文辭浩渙變化而不常如是碧之漣者有見義必爲如是碧之沛然者有曠度洪量容萬物而包四海如是碧之納澗谷涵魚龍者有無欲上人如是碧之卑下者有燭見淑慝滌滌邪穢活焦枯而澤榮茂如是碧之可鑑可濯可灌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有始終一節夷險不易如是碧之萬折必東者吾皆欲迎之庶其爲牖以明我爲繩以直我也然或異鄉而不可親或聞世而不可遇惟是碧也不出戶庭而朝夕見之因得以感發奮厲將俾吾心湛然而吾德浩然與是碧同則碧者吾嚴師也吾良傅也吾三益之友也可無迎乎若夫迂貴豪以徼利達者非余事也言已客默而退他日至京師介進士姚公綬謁余請記公綬爲述其與客言者如此余因戲之曰吾亦可謂如碧者歟他日造子之軒子肯迎我否也君曰迎哉迎哉乃爲之記

順庵處士墓表

處士姓汝諱旻字思元別號順庵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謚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卒明年葬西冑圍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墓余辭不獲乃據狀與銘書其行之立於家敷於鄉效於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諱衡仲母呂氏窮水陸之珍以爲養疾則晝夜候其湯藥食飲臥起惟謹至顛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毀幾滅性逮老喪母哭泣七晨暮遂滅性與兄思遠弟思善思願怡怡相友愛思遠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於家者與人泛愛而包荒別一室置觴弈書畫以延髦生韻士相與娛適家素以貲雄有司委徵鄉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乏絕者疾厄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嘗建太平迎祥鍾秀登雲登瀛五石梁以濟涉葺羅漢寺兩廡以栖僧此其敷於鄉者景泰癸酉之歲聞朝廷將北征募民助軍餉乃輸米八百斛于京庾詔賜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于國者昔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歎吾徒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

之由古逮今凡淑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
 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
 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吾徒不振於斯世
 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既可一
 鄉而其餘力尙能爲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
 足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況四海之廣百辟卿士
 之眾材豈少耶顧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
 之力也余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訾余好辯也夫

送方伯熊公致仕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我英宗皇帝臨御之初肇命諸道增一憲臣俾專學
 政蓋欲弘敷教化以丕振材賢式肩唐虞三代之治時
 受任者有尸位具文有緩教急刑有鉤撫微細甚者倍
 公嚮私簞篋不飾無以靈承休命偉歟熊公執憲之紀
 泣我兩浙淑我多士其正己率下若匠人之絜酌言準
 法若築氏之齊區別妍媸若鑑震發龔贖若鐘療愚矜
 頑若上醫之藥石培賢樹能若后稷之稼穡德威所臨
 罔不誠服英傑化焉鬼瑣逃焉於是浙之躋甲科陟膺
 仕以道德扶世以文學華國以勲業濟時者雲湧川決

綦布于中外視昔尤盛公多力焉公既去浙十有餘載
 位至方伯請老以歸浙之士嘗被其陶鑄者敬慕之不
 衰見其去挽之不能舍之不忍乃具贐爲軸命守陳書
 之公初理刑獄有明慎廉恕之聲比典方岳有正大寬
 仁之譽皆足書者今年猶未至遽以老請筋力壯於孔
 戮知止勇於疏傳尤足書者要皆非吾黨所以贐公之
 意故略之書於末焉

贈禮科給事中官君志仁序

聖天子膺天命嗣大歷服簡臣工闢言路逮今數月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科闕給事中選諸進士具德學威儀達於政者拜之
 官君志仁在選拜禮科給事中文游屬余言贈之余曰
 給事中言官也反俟余之言哉余始者識君於京邸見
 其風儀之偉繼與之還往知其德性之淳比較文於南
 宮又識其文學之贍推是以占其於政蓋鮮有不達者
 矣又安俟余之言哉雖然不可不一言以相君之言也
 召公有云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古者天
 子聽政內自親戚至于誓御外自師傅至于工商無不
 使言以匡其政四代皆用是道秦人諱言驟喪天下自

漢以來乃有言官今之御史給事中則其任也御史官外朝兼他務非若給事中居禁近顯顯於言責也臣有大奸事有大弊世必以是責之有能言是以塞其責者世稱其賢未之盡也夫燎原之火當撲於星星之時滔天之流當塞於濫觴之際今朝廷之政皆先下於六科而後布之中外一用臣之非一行事之謬於制皆得駁而正之也夫臣之方用事之方行苟知其非與謬而即以言之蓋有不難於改者此而不言至於臣之肆爲大姦事之極於大弊然後言之固已晚矣況不言耶故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以杜害於未然剛以沮患於方熾不隨人而進退不與時而湛浮言用則勳在王室澤覃於四海言不用則聲烈揚於當時播之百代而彌光斯無負於言責矣若夫害未然也忽而不屑言患已熾也憚而不敢言與夫挾恩讐罔貨利鉤摭微細以爲言者皆非君子事也今明主可爲忠言君其懋之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吳庠生葉伯理來京師就余學去其鄉四千里餘而安處豐食無羈旅之態者蓋有族叔祖孟純翁爲其依也

既而伯理之叔父志宏來謁自言以鄉選入國學恆依翁家居十數載翁念敦敘之誼久而不衰余心識之去年冬伯理之尊父自吳至卽翁家爲具招余余因與太常少卿劉叔溫工科給事中姚景昭督府經歷朱道隆應其招騎出崇文門外數百步轉而東三里所有樓翼然下臨闔闔者公之家也登樓少選翁出揖客華顛龐眉服疏布寬博之服蕭然有林下風度坐而問之乃曰老夫自永樂初徙居于茲時地寒人鮮土產甚稀居者率皆茅簷荆扉土牀陶釜一切養生之計甚薄故亦寡求而易足自後數十年四方之人物雲萃居者如櫛其屋皆覆以瓦而朱綠其棟楹窗戶無昔之茅簷荆扉者矣其器皆用髹漆金銀象玉有若昔之土牀陶釜者鮮矣與凡衣食百用之需矜奢鬪靡視昔奚啻百之蓋列聖覆露煦噓休養之澤旣深且久故至于此可謂太平全盛之世矣然人侈用而不知節貪求而不知止往往因以累其生是可歎者而吾縉袍疏食無改于初屋室器皿百用不甚侈于舊視彼差若愈之始與吾居富且貴幾人少且壯若干人今皆無在者矣而吾幸久生獨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存齒已七十有九矣其言質而有理余四人者皆嘉歎之已而獻酬禮畢別翁以歸至今年翁既八十縉紳有為詩以賀之者伯理請余為序乃為書余所見聞者如此引伸觸類則翁之所以享高壽者豈偶然之故哉

復陳脩撰緝熙書

去歲以史事有起復之命僕竊謂先生必不肯起嘗與一二知己言之已而伴來見奏與書果如所料欣躍歎服不已起復之事昔人論之已詳今則直以為典禮而莫或議之且歆豔以為榮矣先生獨屹然峙砥柱於中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流非見道明而素守不變者能之乎於是見吾儒之有人而異端武夫無敢輕嘗者矣先生淹於詞林垂二十年位纔六品然名聲播之華夷文章勒于金石視彼窮貴極榮而碌碌無聞且有為人之所羞道者何如哉然則一資半級無足為重輕而不必計也審矣然里閭議者未必知此惟先生不惑羣議而必終古制以柱吾道是望春尚寒凍筆草草希諒察

送湖廣參議劉君序

湖廣古荊州也土地之廣山林川澤之饒甲於天下生

齒雖繁而曠田閒土廣薦大莽彌望數十頃者在在有之至於水陸所產竹樹果蔬芡菱蒹葭麋鹿魚蛤之屬雲委波漫朝夕眾取之而不竭故民皆易給於衣食無凍餒之患富者至累百千金不貲他州之民或地薄貲窘或皆窳偷生或有所忌避者往往流而至焉迺殖其生業有司又恆弛其稅徭貸其刑罰雖朝廷亦屢下賑恤之命於是舉得富殷佚樂老身長子無復故土之思人慕效之至者如雨逮今幾半土著之民率多豪強而奸宄晝夜頡頏鼓脅叨行苞苴以務侵虐里閭之氓至巧詆其長上而去之甚者操弓矢厲刃且于野夕于市越人而攘其貨或率眾徒手入富室脅而攘之亦無敢枝柱有司莫之問也持節巡撫者病之亦未能理議增一方岳大臣以綏撫之請于朝迺命工部副郎劉君廷震為湖廣布政司參議錫之璽書俾往專綏撫之任談者謂流民不著籍而恆寬貸之故頗生患苟悉俾之占籍供稅徭而有犯無貸何患之能生則此亦易理也彼方岳者十數人率稱智能才傑豈無能理此而猶待君之往蓋亦有未易者耶君以進士高第拜戶部主事陞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副郎改工部其德惠和寬厚而抱有爲之才故所在皆著聲績茲往也其難其慎克愛克威以奠厥庶民無忝天子之休命也其可冀矣朝之縉紳與相厚如工部郎中何宗易需余文餞之

送嘉興郡守楊君承芳序

刑部主事楊君承芳被命擢知嘉興府事其寮案若馮文綱者徵余言贈之知府民牧也民事莫重於農今天子率公卿而躬耕藉田所以勸農也余家本農識農之詳請舉農事以爲贈可乎夫農深耕其田澤其種而播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苗既達矣養之若哺兒然恤恤乎懼其弗長也溉之糞之薶其稂莠火其螟螣爲之憂旱潦爲之祈雨暘爲之饁爲之蜡爲之具鎡基爲之沾手塗足爲之戴星蒙雨觸炎赫而不敢懈其爲事至勞而其用心至勤也古者民無不受田而農士與工商則皆自此而之焉然亦不眾於農故其時三耕九積家豐里富人無異物之誘而樸且厚教之斯從化之斯孚刑罰可以措也後世井田既廢農在六民之列不能什一耕積寡而食用奢異誘滋而人心蕩平時則富者恣而暴貧者濫而奸教不

能服刑不能弭一有凶荒變故遂不可藥然則農者天下之本而萬事之所由係也故凡聖帝哲王碩輔良牧無不以勸農爲務焉嘉興左滄海而右具區沃壤千里宜稻宜桑號稱富庶之郡然民或遠走登壘之望爭竊煮海之利而強宗豪右皆役人以農自農者率不免飢寒之歎教化未洽而刑罰未清者職此故也君往矣阜蓋朱旛時駐原野匪直勸農亦可取則夫牧守之有郡猶農之有田也郡之民田之苗也爲政養民者用心勞事一以農爲則焉胡政不成曷化不究哉君世家晉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澤州祖令蕭山有惠政父隱處有休德而君以進士官刑部有廉毅之守有明達之才有任重受大之器皆無待余張之第舉農事以贈庶少裨其郡政云

河梁餞別圖賦

東吳陸季昭肄文於鄉校以其母太宜人欲就其兄秋官副郎孟昭迎養乃奉以至京居無何秋賦且邇促裝言還其鄉友若周宗勉數輩將餞之東郭通惠河橋上預命工繪圖虛其上方請余賦之余與孟昭同年義不容拒玩圖搦管適有觸乎余懷時春方雨門庭闐然簷

溜滴瀝颯如秋聲陟配之塵對牀之感於是乎滋甚故
凡鋪張靡麗閎侈鉅衍之辭不復能一吐獨爲楚聲并
寫余之懷云

懿夫人之好脩兮齒英髦於夏序抱殘編而重沒兮耿
窮宵以申曙惟萱背之有詔兮奉魚軒而諭征踰嶢嶠
絕灑滌兮鞞乘風于帝京援鳴鴈以蘇墳兮孰羶薊而
偕薦奉晨昏其或暇兮歷天街以遊衍仰日月之焜煌
兮駭鳳麟之雜襲雖去天纔尺五兮閭闔不可以逕而
入返故鄉以充賦兮翩將駕乎舳舻與騎蠶駭而鱗峩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兮且追饒之河梁時春波綠以漲兮淼瀟濤而瀆泐落委
虹於脩隄兮平原唐其壇曼四山巖嶙浮雲而曜日兮
煥金碧之相鮮雲城標闕岫乎其中兮灼晨赧而撇天
佳木雲湛以布郊兮蘋蘩霍靡而縣路鮪鱮鮪鯉羣以
泳兮鳥嚶鳴而回顧何人生之易離兮臂方交而遽失
睇天際之翔颿兮渺雲駛而霆疾日晼晼而將匿兮心
搖搖其若景撒祖帳以揚鏃兮倚踟躕而同頸疇締審
乎茲狀兮搗丹青而摹之事有類以相觸兮恫壺鬱余
曾思牂獨處而靡依兮啼有母其何遠迓軒輿而未來

兮膺三牲其疇饌鬱余弟之連蹇兮氣彌浩而不衰收
三敗於一七兮指涼飈而佇俟誦白華而瘋憂兮歌常
棣而隹側暇句章其何所兮湛萬里之空碧

書舊易義後

先梅讀先生最深於易學守陳趨庭之際日有所聞繼
游京師與四方髦士相辨詰精思力探駁駁若有見者
歸從鄉賦不利時方向劉內翰定之易義余所有甚少
惟奉化一士人有其全集求之諾以他日見假諄若信
誓其人居深山中距吾家五六十里他日往求之犯霧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露披草萊履弊足重繭四三往返卒受其詒不可得於
是喟然歎曰吾欲希聖希賢願不能爲劉定之耶乃取
舊錄歷科程文數百篇與諸家新舊義數千篇反覆究
觀質之經傳率齟齬而不諧依阿而無所發揮至劉內
翰之作則辭甚奇巧而亦有發揮然其戾經忤理尤甚
於諸家因不復嚮慕而發憤自爲每構一篇必舉經傳
諸說字字而味之洞爾無惑然後酌言措辭務於發揮
弗瑩弗止當其有所得意時妄謂能見前人之所未見
道前人之所未道間出一二以示同列莫不駭而譁笑

時惟蕙江潘希申今司訓德化者極稱道焉久之累至八百餘篇錄其題之要者半之攜此從賦幸在首選於是士競假得之者始若珍物闕不以示人其後乃視爲奇貨舉以售利逮今則自京師以達于海隅塞徼凡治易之家無不有之殆所謂破厄弊帚者矣蓋易理難知治之者寡而先達作義如前所云後生莫能識易之門戶故治者滋寡以是首鄉選者可一二數而已此作雖不工然簡明疏直庶幾可見易之門戶故初學皆好之又自余後浙江兩選第一人皆云嘗讀此而禮闈及四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方鄉榜易魁亦多云嘗讀此亦有錄此有司錢梓以傳世者故士皆慕之傳者益多信慕者益眾他經之士多更而治易余所見浙江治易士蓋數倍於昔矣舉業無妨於學道先儒蓋嘗言之余因作此而專心一力涵泳義理至于日久粗若有得至於今臨事幸無大惑而行己幸無大惡者蓋此嘗有助焉然當時所志所著他書今皆不足以見諸世獨此區區流布於時亦可愧已偶覽舊本念昔慨今書其本末于後以示兒輩信筆行紙不覺覩縷

贈田大理序

持天下之平者惟已至平乃能平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鳴其所不平者蓋無甚於訟焉彼其物我相形之際大而祿位田宅小而服食器用各逐其欲而無厭故多不平之心心一不平則勃然作於意擯然見於色斷斷然而交爭爭而不已則以告于有司而求聽之或連百餘人或踰十數載或至于毀家而傾族不平之鳴孰有甚於此者有司聽之欲釋其不平而弭其鳴也其道無他曰至平而已易傳有之曰利見大人尙中正也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正非至平之謂耶規惟至圓而物之不圓者則焉矩惟至方而物之不方者則焉使有司而不平則亦何異於訟者而能使其服我之聽哉世之有司暗者因惑以昧實而明者或任察以求疵柔者惟怯以附威而剛者或暴虐以方命貪者曲法以徇私而廉者或矯情以賣公刻者文致以誣善而恕者或姑息以縱奸皆不得爲平矣而況所謂至平者乎於是有罪者逃其刑無辜者麗於罰訟之不得其平也甚矣今夫衡之於鈞石槩之於斗斛可謂平矣然人或得以高下其手而施之不得

爲至平水之行地也泊然而無心汪然而慢流地之高者下者窪而陷者凸而起者因之而自見人莫能加智力於其間也故惟水爲天下之至平有司之聽訟誠若水之行地則孰有不服其平者耶皋陶之爲士也輕罪罰重罪刑皆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皆鏡其情以權其罪付之一定之法而無毫末之私故畫象而民不犯此有司之至平者也降及漢世遺風尙存張釋之之爲廷尉也驚乘輿馬者當以罰金盜高廟環者當以棄市雖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焉其言固曰廷尉者天下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平也故延及後世猶有天下無冤民之頌其可謂善持天下之平者矣求之於今吾於田君蓋有望焉君幼而岐嶷承其尊甫國子先生之學又執經於翰林學士呂文懿公之門行脩而言道器偉而文宏乃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出按遼陽陝右入典三法司事今乃被命進丞大理其同年刑部主事李君繼之暨諸僚友咸喜其陟之榮也屬余文以贈之今刑部都察院兩法司者皆有聽訟之責而其所聽之訟必於大理乎平之大理弗以爲平則莫敢聽而釋也故凡訟刑不平之責大理居多

焉然則大理者固天下之平而兩法司之準也爲大理而弗平平而弗至其何以爲兩法司之準而持天下之平哉君爲御史明而不察廉而不矯剛而不虐仁恕而不姑息聲績以是而宣可謂克平者矣今進丞大理與持天下之平將如釋之俾天下之無冤民也吾固望之矣他日所進益崇所持益重則吾之所望也益深抑豈吾望之百司庶士四方萬姓皆將仰而望矣君其祗懋以對之哉

故南京刑部員外郎郭君挽詩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之間凡有血氣之屬蓋無有不哀其死者鳥獸之喪羣兀也回翔而啁啾踟躕而嘶號亦哀矣然不能言其情而俾人知之恆人女婦之哀死也洒泣而訴諸天投淚而告諸人能言其情矣然不能文其言而使人傳之若能據其悲傷之意見諸聲歌文其悼歎之辭形諸簡牘可傳於四方可施於後世而死者之功行因得以表見而其人賴之以不朽者惟今挽詩之謂耶是非薦紳君子莫能與已君世家婺之蘭溪以進士拜行人滿考陞南京員外郎進階奉直大夫年五十有七以卒其

爲行人屢宣王命於侯服一布天澤於安南足踰天下之半而囊乏百金之裝言足專對才足有爲殆所謂不辱君命者矣其爲刑部仁恤以宅心明慎以涖事奇請不行單辭必察又可謂惟良折獄者矣然而年不登於中壽位僅止於下大夫故薦紳君子有哀傷而歎喟之者皆作爲挽詩累幅連簡其辭纏綿而悲愴委曲而周至有可傳於世者雖君之所以不朽者若無待於詩然詩旣傳於世則君之功行不益章著矣乎予不文不可當子夏氏之任因其子需貳尹之請也姑以是塞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三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栖芸先生小傳

先生諱範字九疇鄞仲夏里人長身美髯容觀雋爽雖燕居私室恆盛服端坐人望之若神通易書詩三經博涉羣籍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視世之毀譽榮辱漠如也少生富家長罹患難窮窘至僦屋以居老而望尊貲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一如人不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見其少異焉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道人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先生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匍匐于地洒然以醒時擁巫羅拜者數百十人皆驚悟散去邑中右族子弟恆歲從游皆泣以威嚴誨以禮義多所成就高第颺歷中外者頗眾里中有競者先生一言折其是非無不恬服郡守令若鄭公珞張公鐸或禮其廬或賓致以咨政一修地志三修實錄皆聘先生為總裁焉初號栖芸學者稱為栖芸先生晚年造履彌篤更號思誠叟為文辭操紙筆立就

皆端重爾雅惟不為人誌墓卒之歲自為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人以為實錄有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栖芸稿詠物百詩菊花百詠等數十卷傳于家

送陳先生序

拙庵陳先生自鄉舉高第歷教定州永福寧化今遷秩於湘陰交游在朝者屬某摛文以為贈某素愚拙不為文矧史事方嚴朝夕役役不暇為文然以契家之好感今慨昔有不容已於言者蓋先生與先君子家居密邇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時相往還講習暨游京師交日益厚繼偕試于秋闈而先生與選典教於定於永福書問不以春則以夏未嘗曠也先君子德學高邁仕雖拓落而所交多顯貴俊賢魁壘之士與人雖泛愛博容而心之所契合口之所稱許者無幾若先生則其所稱許而契合者也某方省觀時趨庭之際既耳熟先生之德美而復時見其手書詞翰兼懿心敬甚慕然宦轍相避踰十數年而始獲撰杖履從後則先君子已不可作而當時故交若夏官亞卿李公茂實翰林檢討陳公紀秋官郎中林公厚者或在

九原之中或處萬里之外已不勝其慨矣至於今則先君子之交日益零落而先生若靈光之歸然足以樹典刑於將墜貽誨戒於方來而瞻拜未幾睽違遽促況有無窮之感其何能已於言耶然先生學豐而材敏篤厚而清修教雖陶乎士類而功未溥於生民蓋猶騏驥之足而馳騁於戶庭之間也今當聖主側席良臣推轂之際行當領一鶚之薦以應三鷗之兆得以大暢厥施則某於所謂典刑誨戒者亦庶得竟所願乎因書以俟之

送連帥陳侯彥章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粵連帥陳侯彥章秉弓矢節鉞之權服禮義詩書之道良所謂武而文者茲董漕運之役來京師事竣言還朝之摺紳嘗與交好者若納言陳世用柱史魏孔淵十數公皆分題賦詩以餞之而屬余序京師取給於東南之漕舊矣吳粵之連帥以漕事至者無歲無之而摺紳君子莫或贈以文辭蓋其人多武而不文者翠翹珍鬕不以與尼玉敦珠槃不以委之氓隸非特此有所恪彼亦安所用之太玄曰斐如邪如虎豹文如夫虎豹至武者也且有自然之文焉古者三苗之征鳴條之戰牧野

之役蓋莫非兩有文武之士周公東征之師雖被堅執銳者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其後文武殊途左右佩劍搢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患不可以藥代有之矣方今聖明在御張皇六師北征犬羊南伐螻蟻欲犁其庭掃其穴一時文武効用之士雲合而輻輳有如侯者可獨事於漕而已耶六月之賦江漢之頌將有作者余當序之以傳

胡允恭挽詩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道莫親於父子父之昆弟親如父兄弟之子親如子弟則殺於父何居蓋於子則親之而已於父則不徒親而且尊親可以皆篤尊各有所專故喪兄弟之子猶子者篤所親也喪父之昆弟殺於父者專所尊也親親尊尊而禮之道立矣先王之世彝倫宣昭百姓親睦生間居死族葬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服盡者舉同爨之總屬遠者預四宗之祭雖百世蓋猶親也況親如吾父親如吾子者乎棠棣廢宗法壞人之克篤於親者蓋鮮雖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於兄子以謝太傅

之識而哀廢於期功他尙何望哉胡君允恭今監察御史深之世父也深與其兄澄蚤喪父母允恭撫之不啻己子其兄弟之以長以立以有室家者凡百皆允恭之力深之肄文鄉校卒業太學踰十數寒暑者又皆允恭資給之而其與鄉薦登甲科有聲于臺憲者亦由允恭之教也允恭比卒深痛慕哀號欲以喪父之服喪之不可思發其幽光以炳耀于永世迺求搢紳君子爲之狀爲之銘爲之傳爲之誄爲之挽歌辭總若干篇萃成鉅冊而屬余序余惟允恭之克撫從子深之克念世父是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得乎天理人情之正而可以爲薄俗勸也且深試禮闈時余忝較文之列因獲識之而與聞允恭之行雅矣故舉其大者書於諸作之首其他行備諸銘與傳者此不復云

與柯孟時求志喜集序書

僕世家四明之鄞邑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楊家隱隱者方言卽洲也宗族繁甚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僕家西楊也三宅在宋元時世以高訾武斷鄉曲獨僕之五世祖新五朝奉讀

書樂善務仁人長者之行故其子姓獨昌高祖輔道曾祖浩卿自號頤正處士皆紹而振之至先大父柄芸先生迺大肆儒業學博德尊名震郡國儒生學徒恆滿其座下若今河南布政章繪禮官副郎章規其一二耳先父梅讀先生溫厚闊達學古厲行於孝友睦任尤篤鄉人至今稱歎以爲莫及通易經博覽百氏文辭典雅志將大有爲於世不幸三舉皆不偶僅得泉州司倉賈志而歿僕與諸弟少皆師先大父而授易於先父景泰改元僕忝浙江首薦今成化紀元僕弟守陟又忝浙江首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薦而從弟守隨亦選在前列僕初聞之賦詩志喜僅成二聯而鄉先達大司寇陸公來賀爲口占足成一律自京師至於四方凡能詩者無不屬和累數百首萃成巨軸敢干先生金玉之言弁諸首簡勿拒幸甚

封編脩王先生哀辭

先生諱某字某浙之錢唐人性夷曠簡靜博書工詩代以醫顯益精其術履恆滿其戶外肩輿以迎者遠邇相屬藥之率愈愈之不計其報凡貧人求藥報必反之人稱其長者以子獻貴封翰林編脩徜徉湖山閒踰數年

以卒壽五十有九獻幼而騰異十七舉於鄉明年擢進士官翰林以文鳴於時余與同舉同年又同官同典教於中禁比先生訃聞弔之相向哭失聲一時朝紳爲作哀挽之詩者甚眾余以五七字不足以泄余之哀勉爲楚聲而繁其辭云

歎人生之寓世兮同江漢之羣漚覽歲月其幾何兮溢埋骨於荒丘彼老釋其皆然兮曰涅槃與尸解徒侈言以謾談兮啓懵昏之疑駭死者不可以復作兮卽長夜之冥冥曾不若草木之零落兮留根荻而載榮繁夫人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脩姱兮襲異芳於累葉咀羣籍之醇醲兮望洙沂而欲涉采琅玕與芝蕙兮寄芳馨於塵市引康伯之清風兮蹈涪公之遐軌一刀圭之分惠兮紛生死而肉骨卻十漿辭五乘兮杏繽紛其霞蔚燁鳳毛之五色兮吐瑤華於高岡霈善慶之昌侈兮赫馳封之寵光冠切雲而佩玉兮羌不改此姱節俯澄江以浣纓兮枕白雲於幽谷胡天之不憇遺兮遽屬續於中堂因北風以遙訃兮渙余涕之盈眶古與今若一丘之貉兮爾何歆歔乎此百草總總其具凋兮固獨悲乎蘭芷覽聖賢之挺生兮

亦竟歸於冥漠亘千古而若存兮惟厥聲之彰灼觀有脩而仁顯兮松有燾而德光敘余哀以化欣兮慶先生之不亡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騰霄之任序

吾同年張公騰霄世家易之涑水其大父父與公三葉進士家聲鬱然大父官慶府長史父拜職方主事皆弗竟其施以卒積功累行待公張以大焉公在景泰中擢監察御史嘗巡三邊按兩淮屏奸祛弊風聲四揚至今人能道之天順初有鉅奸者妄邀天功遂挾以自肆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逐忠讜獄訟無章鬻爵賣官貂蟬踴貴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道路以目無敢竊議時御史楊公廷獻倡言其奸未報公遂與同列盡疏其惡言甚切直卽日與楊公併下獄脅使誣引善類五毒備至終拒不承乃偕謫戍于廣西之南丹方是時鉅奸勢傾中外凜若太阿之出匣赫若烈火之燎原孰敢嬰其鋒觸其燄哉有能不怵不懼冒言以排之非志徇乎國而忘其身者乎是可謂忠直之臣矣其後鉅奸伏誅徙公爲民旣而皇上御極徵復御史踰年超拜福建按察使而楊公亦同

日拜浙江按察副使中外聞之交喜胥慶蓋以忠直顯融則百僚思奮奸伏不興乃天下之福而非獨八閩之幸也在漢梁冀跋扈張范李杜之賢更奏迭疏而上不見察竟亡其身而國隨焉比者鉅奸甚於梁冀而公輩可無慚於張范諸賢矣未幾而鉅奸就戮公輩遂大顯於時此可以頌天子之明聖卜社稷之靈長矣公之昌大其前休猶未暇張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行難成而易毀今聖明在上千載之一時也尙益祗懋慎始令終樹勳業於無疆揚聲光於不朽是區區之望而羣公贈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之意也公其念之

送廣東憲副徐君之任序

五嶺之南古爲蠻夷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治者自漢武帝始郡縣其地累代因之疆土日廣生齒日蕃宮室百物之用日侈城郭日壯甲兵日富鬱爲大州雄鎮國家仍元制號稱兩廣各置三司以統府衛而廣東之地東南皆大海茫無際涯魚龍所家寶藏所在濱海之氓竊遂網罟之利鳴儔嘯侶連數十艘乘濤出沒事殺劫以爲嬉島夷洞蠻競欲肆忿獠奔豬突不可摩撫

海外雜國若占城日本婆利勃泥真臘三佛齊之屬歲入貢獻舶交海中然或狼子野心潛犯邊鄙故常選帥以鎮海道連城列寨基布星羅戰艦戈船波詭雲譎卒伍之蒐煥糧之時烽燧刁斗之警不可以一日懈而在春夏風潮之月尤巖然自將帥以至卒旅有慢而玩寇有縱而殃民有虐其下有犯其上非繩之以法不可故特置憲臣一人以總按之吾邑陳公德清在職數年名聲達于朝廷既陞以爲布政使乃詔刑部正郎徐君德容往代厥職其僚友若金尙德者欲贈之言以余與君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同舉也故以屬焉而弗能辭君起進士拜主事以至正郎其爲人聰明辨博而敏銳剛果故察冤燭幽炯若藻鑑剗繁斷疑利若芒刃上下多稱道之往蒞厥職惟廉與慎尙懋無懈庶邊城按堵海波不驚以嗣陳公之休聞而追其高步矣乎

送江西僉憲陳夢祥序

淑慝天下之大端也草有薰蕕木有梧棘鳥有梟鳳獸有騶虞猥獯而人有聖狂聖者淑之極狂者慝之至然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若草木鳥獸一受其

成形而不可變也人稟天地之善以生其初本無不淑者遠氣質之相糴物我之相形利害禍福之相攪始有變而隱者隱之害不可以勝道也善爲德者舍隱而趨淑德斯昌矣善爲治者去隱而興淑治斯盛矣夫稂莠不去則黍稷不茂古之治天下者制爲憲令刑罰桎梏錐楚之具皆所以防隱也隱作而不去之求天下治烏可得哉虞之德化蔑以加矣然猶竄四凶北三苗而其命十二牧也亦以難壬人爲說焉夫牧以養民爲職者爾其於壬人猶當難之而況布憲於方州者乎今閭閻之下有隱民焉官府之中有隱吏焉是皆所謂壬人而布憲者當難而去之者也容而不去則彼淑者非獨被其害而已且將尤而效之淪胥以溺焉故隱不可以容也然非明以察之正以臨之則亦安能去之此布憲者所以難其人也今天子赫然隆古之治舉天下布憲之不職者一一罷黜而簡賢以代之於是大理寺副陳君夢祥推轂出僉江西憲事其同年若太史徐時庸者需余文餞之君性資高爽學問通邃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庶獄情辭若視其掌官民利弊如辨白黑非明者歟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官盡職不爲利誘不受威怵不干貴近以觀高明而公論自不能捨非正者歟持是以往雖去天下之隱可也況一方乎且其憲長林君一鶚亦明而正者吾見江西之民吏將無所容隱而盡化爲淑也蓋可冀矣

送張伯遠貳令懷安序

伯遠故僉都御史式之公之季子也公起進士司南京六察擢副陝憲入僉中執法出監征南之師所在倬有聲績至爲文章溢山橫厲而詩尤擅名一時外至高麗日本亦傳其集何其盛哉公與先君子交厚守陳以契家子最辱知愛撰杖屨侍琴書頗久故知公爲詳公爲政明肅勇銳而議論踔厲風發故遙聞其聲與驟見其外者疑其剛峭偉岸若龍虎之不可狎與之處而窺其中則固坦然不見畛域而薰然慈祥樂易殆可謂仁者固宜其有後哉公三子長伯仁典醫學之職次伯厚司撫軍之任皆好學有文不隕其名者伯遠幼穎敏鍾愛于公旣長麾去瑤瑜綺紉之習一志於問學淬厲涵蓄日盛月豐蔚乎其文藹乎其行需乎其才方將掇巍科躋要路而知者遽薦之至於天官授閩之懷安貳尹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親友若進士杜宗嶽者需余言餞之余既累世通家而
比歲重以葭葦之好得無言乎惟伯遠在家庭間所見
函牛之鼎屠龍之刀明堂大廈之柱棟宜有傳矣俾之
羞羔豚任擗桷尚足勞其餘力也耶雖然恃所見之大
而不安於小此流俗之通患而伯遠之所宜戒也苟安
於小而凡百皆盡心焉則豈卒於小而已哉語云七十
日之黃龍從微至著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請誦此
以壯伯遠之行

惜良玉賦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林錢克明稟穎敏之資負遠大之器嘗不遠數百里
涉三江九壩之阻從余於鄞歸入郡庠其學若春木之
茁秋濤之湧也然累屈鄉闈僅獲一舉復見屈於春官
既升太學與告歸寧余方惜其屈而又悵其別也懷不
能已賦以餞之

惜良玉之璞兮世黯黯其孰知潛泣血以三獻兮方露
美而揚奇眩高價之所在兮趨百二之秦關悵連城之
弗償兮又被褐而空還惟光氣之不可掩兮燁青冥之
白虹山懷之而木潤兮水蘊之而流芳埃萬乘之一觀

觀兮續眾珍其疇侶作玄圭與弘璧兮告成功而在序
余縱觀乎宇宙兮陰與陽而互遷物始晦而終顯兮不
獨茲玉之爲然暉雙劍之龍翔兮嘗埋光於下獄良桐
焦於爨下兮卒徽金而軫玉伏鹽車之騏驥兮伯樂顧
而空羣鳳凰辭于枳棘兮凌百鳥而翔雲羣螿蝻春而
方出兮百蟲候秋而始鳴藹桃蓮梅菊之伍兮曄前華
而後榮雖微物猶有時兮矧吾生之卓偉孰傾城而無
媒兮恆獨居而長喟秦倦游以歸里兮家人羣而笑之
逮合從而遂志兮佩相印之纍纍睚折拉而下車兮澤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噤吟而棄爵竟封應而相秦兮匪困尼其能激彼詐人
安足齒兮盍觀漢唐之鴻儒衡九射而輶輶兮愈四舉
而趨起典文吏之銓衡兮紆樂安之印綬咸播績於無
疆兮赫揚光之不可朽偉莘莘之所懷兮在堯舜其君
民視浮雲之祿位兮何淹速之足論惟道德之歸崇兮
斯勲業之峯起渺聖域其未臻兮學問其胡可以止緝
芳辭以贈子兮結離思之重重况臨歧以高盼兮指泰
華之高峯

送戶部張郎中之萬全序

燕關之北設萬全都司統十有五衛四大所以肩錡
王畿緘滕中夏撫戎狄之背而搯其吭者莫要於此實
天下之雄鎮也尊官要人之監臨將帥僚吏之居守精
甲勁兵之屯戍輶車駟騎之走趨雲會輻湊無不仰食
於縣官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亡粟莫能守也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之仰乎
食也尚矣故凡郡縣之所輸屯田之所獲鹽商贖犯之
所納多儲於此源源而來陳陳而積水赴川而山累土
也倉廩出納之務至繁而且重故常命戶部侍郎或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一人總理十九衛所之糧儲非有器能年望者不在
是選張君文吉官戶部主事負通達之才厲公勤之志
多歷年所既老以成被旨擢爲郎中往蒞其事其寮案
若馬惟學者需余文餞之嗟乎國家賦民以養兵俾爲
民衛民至竭脂膏殫筋力以供之不敢後也一旦有警
兵皆閉城而不出束手而無爲俾窮閭赤子困於豺狼
之吻可勝歎哉此固非君之責也至於糧儲素已廣取
多積而常起不給之歎其故不可以勝道者苟能究其
利弊量其贏縮不怵於威不誘於利俾納無虛欺出無

橫溢公無侵漁私無鼠竊則儲蓄恆滿而隨用不可竭
是不在君乎抑吾猶有告者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故
古者欲省轉運而豐儲蓄莫不以屯田爲務若趙充國
之田金城羊祜之田襄陽概可見也今屯田之策行之
久矣然吾聞三邊之境巨璫豪將率占腴田役壯士而
防守者皆羸卒兵耕者皆瘠土耳苟釐而正之何患邊
儲之不富耶第恐所聞者妄也如其然儻可以論列其
事否耶因書以質之

長齡鄭氏世德家乘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六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閩之瓜山鄭氏其先自宋之王宮教授良佐始居歛之
長齡傳六世垂百數年食指稠眾簪纓蟬聯鬱爲大家
名族至國朝河南參政居貞因其考憲副之遺愛于閩
始遷瓜山然不忘厥本猶稱長齡鄭氏又慮後世寢遠
而忘其先乃訪先世之肖像及其塋域一一圖之而書
墓銘于其後用傳于家今參政之孫培叔慮其久而弊
也取而裝潢之以若祖若考像塋之圖與墓銘綴之又
取世系之譜併裝成冊名曰世德家乘其子弼及從子
銀俱以鄉舉高第至京師祈余爲之序昔者婁敬說高

祖曰洛陽天下中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不如
關中之形勢余嘗讀而笑之夫德之於人大矣自古有
國與天下者皆以有德而興無德而亡奚擇於洛陽關
中哉周漢中世皆遷洛陽同一形勢也然周以之亡漢
以之興蓋平王與光武之德異耳使周之君世有文武
之德漢之君世有高光之德孰得而亡之信吳起所謂
在德不在險也士大夫之有家者亦莫不然鄭之先不
知其幾遷而至歛在乘可知者始自歛之律村而官塘
而長齡而瓜山凡四遷矣而宗族滋繁家聲滋熾蓋世
德之所致也稽其乘若宮講之睦族武節之賑貧嘉議
之爲縣憲副父子之忠國惠民者非所謂世德耶宜其
族之興也繼今而後子嗣孫承尙厲無懈其處者脩其
孝弟睦婣以樹本于家其出者盡其忠讜仁惠以揚華
于國將見世胄之昌綿數百世而無窮矣詩不云乎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鄭之子孫尙念之哉

懷德堂記

光溪張氏吾鄞之望族也其先本淮陰人至秀州太守
復乃遷于姑蘇秀州之子廣以進士累官文華閣學士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同知樞密院事以卒樞密之子處士禮當宋季避金
兵渡浙宅于吾鄞之櫟社子姓繁昌代有顯宦號稱九
世簪纓之家名聲燁乎郡國後處士之曾孫高行始築
于光溪傳嗣數葉雖顯榮者稀而貴財之饒人物之秀
詩書俎豆之盛環鄞四境鮮或過之亦無忝其先世今
有字受之者風儀秀整性度寬和讀書好禮艾耆而不
懈乃其族之表然者嘗以宗人日蕃而舊宅隘不能容
乃相地于宅之南別築一堂經始于天順辛巳之秋至
明年春落之美奐美輪聿來胥宇頌禱之餘慨然歎曰
吾先世櫟社以前皆有令德以遺其後載之譜牒者猶
可徵也自吾曾祖肇遷于茲其開創之勤積累之厚貽
謀之善鄉鄰備知之矣今族人千指皆得嗣守箕裘奠
居宅里而吾今幸鼎新堂構保有室家者皆由先世所
遺之德吾恆懷之而不敢忘也吾子姓可無懷乎於是
榜其堂曰懷德寓書其姻國子趙先生屬余爲之記惟
張氏於余爲母族而受之甫於余爲外兄也往嘗造之
甫與羣從殷勤厚款雍雍乎獻酬之禮懇懇乎肺附之
情至信宿而後返是時所造乃其舊宅堂曰嘉蔭樓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書環以江溪林麓之勝至今猶在吾目中獨未識所謂懷德堂者意其門庭之廣棟宇之壯登望觀游之美必倍蓰其舊也余脩國史旦夕事竣即乞歸省問安視膳之暇拜吾外兄於堂上於所謂懷德之道可論其詳也姑以此記爲之先驅

陳太常誄

陳公贇字惟成別號蒙軒淞之餘姚人也六世祖應庚宋進士曾祖俊民元上虞縣訓導父性善國朝行部吏曹郎中公少知名用薦訓導杭州府學選授翰林院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詔典教禁中陞典籍尋遷五經博士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入爲太常少卿致仕徙家錢唐以例進階亞中大夫春秋七十有五成化二年三月甲辰卒嗚呼哀哉守陳與其子右通政嘉猷嘗同舉相好因緣識公既有年矣聞訃嗟悼遂作誄曰

舜後媯滿周封以爵逮國于陳用備三恪始自仲完以國爲氏既昌以京延于百世隆準之興平出奇計漢鼎既東寵顯忠繼魏太丘長二難元季在晉有聞訓占壽志叔達佐唐子昂惟藝宋有省華三堯踵貴餘子誥誥

不可殫紀公前六世祖曰應庚疇偕擢桂其季龍榮懿

曾大父樹人烝烝闡其文教振鐸虞城大父嗣德幽人之貞不耀其華亦揚厥馨父陟郎署三銓在衡載美世令慶流其宏公挺而生藍田之玉克嶷克岐寢明寢淑脫略綺紈締交名宿左規右繩禮恭行篤羣聖所談百氏所錄徧覽旁窺繼日以燭咀其膏腴沈浸醲郁發藻揚華累簡連牘笙簧要眇綺縵華縟歸赴賓興氣劇場屋就觀和珍彼矐其目三獻不售抱璞以哭如彼龍劍匣而埋藏紫氣上達斗牛之旁有推其轂發軔于杭邗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邗搢紳入室升堂大輅騏驥高岡鳳凰遐驤遠翥出自門牆九載旣盈爰獻其績羣而試之莫莫與敵乃拜詞林待詔之職金門玉堂出入降陟帝謂在古文武之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兀者亡足尊足者存疇曰薰腐弗迪忠純式穀教誨其在儒紳內館肅肅金璫駿奔灑濯磨厲俾洵且仁滿考書最屢遷其秩超擢少參朱衣赤鞅往莅東廣瘡癘之窟時有寇攘討伐方畢乃訪耄倪返其家室弔彼戰場掩骼埋胔遂摩瘡痍藥以參朮鴻鴈甘棠歌聲寢溢入副奉常用典三禮夙夜惟寅罔敢

怠弛殆老而傳乃歸桑梓徙家武林冠蓋之里別墅西湖花竹秀美燕處遨嬉優哉樂只載進崇階實多受祉天不憇遺一疾弗起嗚呼哀哉鶴怨猿驚啼螿互答落日曛黃悲風颯沓錫老之堂留春之閣寂寞蕭條凝塵滿榻殘瀝在觴遺墨在篋親暱顧之涕淚兩頰衰草荒原封高馬鬣萬古長夜曠不可接嗚呼哀哉愚與令子同舉于鄉同擢進士拜公燕堂世契方洽遽成參商寄我汗竹西湖百章齒老才壯歎仰可量二弟秋薦幸稱聯芳乃勞鴻藻大肆揄揚感念方至聞訃驚惶誅以述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德增欷重傷嗚呼哀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四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送羅太史序

士有所見則趨舍之際不奪於愛憎利害之私特立而獨行矣世之人凡有目必有見然見而不真猶無見也吾嘗市織文于肆肆列錦綺數十百端五色紛糅而美惡雜陳視之眩惑雖其色之淺深且莫可辨而何美惡之能別殆俛俛如瞽者他日錦工過之望而知其美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啻舉筵與楹厲與西施之易辨蓋併其美惡之所自皆已見之不可惑也士之於道必若工之於錦灼然見之真而不可惑乃為有所見也世之搢紳學士自謂見道而其趨舍之際卒奪於私而不率乎道者皆無見者耳如余之市織文也苟灼見其美惡肯取惡而舍美乎貴莫大乎千乘之君而賤莫甚於匹夫福莫加于生榮而禍莫溢乎死辱自愛憎利害之情論之宜如何趨舍也然伯夷重父命而讓其國重耳不敢因父死而利其國龍逢王蠲解揚王章之徒不顧死而忠其君非有所

見而能之乎夫君臣父子之大倫三極之所由立萬古之所不能易者非可以一時之禍福貴賤而虧焉者也苟有見乎此則雖千乘之國棄之如弊屣死辱之禍就之若酣寢而況區區者乎不然則凡可以取貴而辭賤趨福而避禍者無不為之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有不顧焉者矣士可以無見乎哉吉安羅君應魁以大魁拜史官長方兩月遽言事抵諱出副福建市舶提舉蓋有見夫大倫而不暇顧乎其他誠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余嘗同寅留之不可姑贈此以代繞朝之策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南京駕部主事范君序

吾邑范君時澤以名進士拜南京駕部主事將行嘗所來往屬余文餞之擲管之際百思稠疊將盡吐而書之雖累數十簡未可終也姑以余懷之不可釋與輿論之不可泯者試書其一二始余在庠序與時澤往還講習情甚相好自官京師恆望時澤與計偕至得同朝以卒好嘗數日而跋焉然曠十數載時澤方至幸同朝矣未及數載又遽以別此余所甚嘆而不釋者日余赴選欲奉吾母就養吾母謂北京遠且寒不能往若南京則可

故余初謁選部甚欲得南京之職既而授職于茲屢迎
吾母不至所蒙內廚酒饌徒以餽妻孥款賓客而弗獲
遙獻於北堂之上且史事方殷未獲歸省陟岵瞻雲惟
懸懸於朝夕耳時澤父母具在其未選時亦願就南京
以迎養今幸竟如其願想其衣錦晝行躬奉親輿以就
華第婉愉承候無斯須之違晨殺夕膳極江南水陸之
珍時節上壽僚友親賓交集權溢於中外可謂天下之
至樂矣此余所甚羨而不釋者時澤負明敏特達之才
俾之剽繁治劇猶有餘裕今南京駕部所典邦國輿輦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逮天下傳遞廢牧視北京簡甚時澤理之譬猶持利劍
而折枝策飛黃白犧而折旋於戶庭之內耳然不可恃
此而自逸要必臥君寶之枕運士安之甕理簡若繁居
易若難則崇重之位繁劇之任階此而登雖欲辭之不
可得已此則非余之私言所謂輿論之不可泯者時澤
其以眾所論者自厲以余所羨者自慶其暇則時因朔
風以寄尺楮庶亦少慰余之所慊乎

送瑞昌王大尹序

嚴郡有二徐主事一曰原一官于兵部一曰明德官于

刑部皆與余往還相善原一嘗請余文賀其僚明德嘗
請余文餞其友皆未之與也昨者二徐同過余同請文
以餞王君道君之才行與其履歷甚悉余以前文未就
辭至再三乃請緩前文而欲必得茲文何其厚於君哉
蓋君乃明德之外父而原一之執友也余爲其固請不
得已則語之曰爲邑之道亦若是而已矣蓋邑事有當
厚者有當薄者有當緩者有當急者苟厚薄得宜緩急
循序則庶事用理黎民乂安否則事隳而民病焉世之
爲邑者亦莫不有所厚薄緩急然厚非其所當厚薄非
其所當薄其於緩急也亦然彼見夫尊官大僚溫顏慰
勞細人儉士曲意逢迎則惟是用厚而餘皆薄之見夫
徵科之期甚促文移之召甚嚴則惟是用急而餘皆緩
之甚則厚於利而薄於名緩於公而急於私有不可勝
道者焉嗟乎邑之置以有民也令之設豈有他哉不過
使牧養一邑之民而已然則令之所當厚無過於民其
所當急亦無過於民事者矣古昔賢令之於民也愛之
若嬰兒撫之若驕子而於其耕耨斂獲促之惟恐後其
時一有水旱凶荒恤之若救焚拯溺然其他則皆泛爾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待之悠爾應之是則得厚薄之宜循緩急之序事理而
民安用能陟貴顯於當時揚芳馨於不朽也君以賢能
擢令一邑尙取吾言而厚所當厚急所當急則將與古
之賢令並駕而齊驅矣二徐之厚於君也意不以此望
於君耶

送浙江憲副楊公廷獻之任序

仕務忠于國而不顧其身敢於披逆鱗蹈虎尾濱死而
不易辭顛覆流離而無變其志者此往古忠讜義烈之
士也吾於楊公見之公始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克舉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職訇然有聲天順紀元之初按巡畿內適歲祲民困百
方以賑之有二權貴攘斂民穡抗疏劾之詔稱公敢言
稱職且命吏部志之蓋將有大任也時所謂權貴者方
掩取復辟之功擅權作慝殺戮率任其情封拜盡出其
門一時勢燄熏灼雖當宁亦嚴憚之人無不爲公危者
然以有詔未加害也無何公還目擊其勢益張慮其跋
扈以貽廟社之憂乃率同列盡疏其惡請行誅竄權貴
憤甚謀中之罪造飛語以聞詔諸御史詣便殿親詰之
公與今開封知府周國用琅琅誦前疏且道跋扈之狀

釋飛語之意甚明而悉雖龍顏赫怒天辯峻嚴曾不懼
而少屈侍衛者皆股栗背汗聞者相顧吐舌無敢言卽
日下錦衣獄又逼公誣引善類箠楚憚酷卒無片辭及
人已而公坐重典餘皆貶官戍邊有差會天大風雷拔
木壞屋乃皆從滅當貶者復戍者貶而公謫戍于遼左
道遇赦還憤者又傳之他罪徙戍廣西之南丹涉鯨波
冒瘴霧與峒黎海蠻爲伍意恬如也居數載權貴相繼
以逆誅公始得還其里今上御極聞公忠義徵復其職
踰年超拜浙江按察副使中外見聞交喜胥慶何者山
有猛獸藜藿不采繩墨誠懸枉木取正自古國家權奸
昌則忠諫沮忠諫沮則百官皆習爲諛佞而權奸益無
所憚甚至改玉而主猶不悟代有之矣今聖明在上而
公首以忠義被徵超陟崇顯名聲彰乎遐邇將使四海
之內忠讜增氣諛佞覩顏而奸邪之徒皆破膽革心天
下於是乎永寧矣豈獨風行兩浙之廣而已哉余不佞
僭書此以贈公尙無變其初節是望

瑯林醉歸圖記

成化二年春三月朔士中會試者鱗集于大廷天子旣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策之越三日傳臚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若翼日錫宴于禮部命太保會昌侯主之在廷之臣嘗讀卷暨將事者皆與朝既承命者趨赴輿馬駟呼填咽于衢道至則望闕五稽顙然後相揖遜序爵而坐戴花被錦俎豆有光天廚之珍上尊之醴芳潔而腴旨鼓磬筦絃絲竹鼎沸天魔八蠻之舞藏挾角力緣幢蹙瓶之戲傾聽縱觀滿喜溢愕爵樂無算暮而徹俎復望闕五稽顙乃歸國家自慶成大宴以下綉儀豐具未有若斯其盛者蓋賓禮儔賢而勸其忠盡將以康萬方之眾也大亨之養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張時用尹陳留序

時用余三十年前故友也其尊者布政公初起進士拜監察御史克盡厥職旬然有聲以事忤當道出令吾鄆鄆大邑也前令皆病其劇而公德性寬仁操行廉介才識明敏而剛斷又其文學豐贖自詩文暨大書草隸皆工故其臨政恆綽綽有餘裕而喜延耆儒宿德與之下上其論樂引小生髦士獎誘而造就之時先祖栖芸先生德學高邁望尊一邦首被延禮而先考梅讀先生嘗以鄉選不利被前令逼司文墨公知其然亦甚器重守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年纔十一或謬言其早慧亦蒙召見大獲稱賞久益親愛視猶其子命入署居與時用同硯席朝夕誨教期待之甚重時用長余一歲恂恂雅飭與余亦相得若昆弟焉僅三越月而公以憂去其後改令建德治行大彰擢守漢陽課績第一迺超拜河南左布政使未赴而卒時用自去鄆後恆隨公于宦所濡染既深而自公之卒益奮躍而磨淬故其才迥超乎輩流用薦授雲南府經歷考績書最乃陞尹河南之陳留告余以別余於是俛仰今昔有不勝其慨者矣古者桓彞歎謝安於四齡周

顛識義之於一紀而荀淑之異黃憲張公之奇王導皆在將童之際彼所知者誠其人也顧愚何人誤被公之知遇而始以童蒙罔諳明誨後雖粗知向道獲官于朝而逮今碌碌若乘鴈之集江湖亦非往昔期待之意況自昔三月之後參商相望弗獲再奉一朝之談而竟成萬古之別余其可勝慨乎所喜時用底法肯堂析薪能荷今攜治縣之譜往字陳留之民尙舉公之所以字鄴與建德者施之而益張守之而勿懈俾治化洽於一同之間名聲達於九重之上由是爵位寢隆若公之陟于專城以至于藩翰則公且不朽而余亦與有光矣時用其懋諸

祭趙學正先生文

猗嗟先生宋室之胄懿德豐才進趨衰衰早晚奧溲以被纓綬雖伸其屈尙嗇其施終老教事以訖于斯譬之蒲梢逸驃赤驥白犧蒨雲之足歎玉之姿挽鹽車而上虞阪幸孫陽其顧之脫泥塗之困苦冀玉勒而金羈胡尙淹於外廐曾弗獲立仗於天墀志千里其猶在伏槽櫪而安馳然回睨乎舊侶則冀隔乎霄泥況冢子已佐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名郡門生多籍乎金閨壽踰六而望七考終命而奚悲昔我先子徧交豪英推賢論故莫踰先生同鄉並遊擘若連璧闖于文場偕戰以北遂偕抑厥在彼鹽車祖鞭先着乃殊厥途契家小子顛顛其愚幸與令器偕名薦書始者契關山斗在望茲者密邇繩墨是傍奄其逝矣孰知我悲酌觴以訣涕如綆縻

送王進士令嘉興序

進士王君旣拜知嘉興縣事其同年行人司副夏用貞夏官主事許廷冕偕請于余曰吾邑得賢令長人將蒙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休澤也敢謁文以張之余言王君猶未莅爾邑澤爾人也何以預道其賢用貞曰君世家大名之滑邑而厥父登州貳守也大名在天子畿內棧樸菁莪之化最先被之素多賢才俊偉之士登州以儒起家蓋有循良之政而君狀貌瓌偉資稟岐嶷內有聞于家庭外有得於師友故其行日茂而月崇乃擢進士高第觀政于工部自卿以下舉期待之重適朝廷重恤民瘼精守令之選吾邑乃得君焉夫蒲梢駉騏望而可知其躍千里也夜光明月見而可知其燭十乘也況百里之近一乘之小

又何必取道而嘗之待夜而試之然後誇其足之奔逸
光之輝煥也耶吾觀君之材行蓋雖宰要劇之務都崇
重之位亦無不可者區區一邑之政其有爽耶此吾所
以預道其爲賢令而慶吾邑人之必蒙其休澤也余曰
是則然矣抑余猶有慮焉蓋世有恃所抱之大而反忽
於小厭所處之卑而妄覬乎高卒之名與位俱仆者余
見亦多矣君生於大郡名家抱雋材懿行而擢高科俾
宰一邑若匪其宜然命相先試以民事守宰多入爲公
卿亦古今之通道也君其無忽於小無覬乎高惟廉惟
勤一以奠安元元爲務俾績偉而望彰則夫收冀北之
良以登天閑拾滄海之遺以薦清廟者有能舍君也耶
君其懋諸

祭桂公瑞文

嗚呼公瑞廿載之厄一朝之伸賦命屯剝一何至此極
耶鸞停鵠峙之標注海懸河之辯茹古涵今之學剴繁
應變之才不獲少試負而去之天何虛生吾公瑞耶惟
夫才名淑問之彰自公卿以下皆爲之傷悼清文秀句
之傳逮百世之遠不遂至於湮沒茲與鄙夫儉人都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享期頤者誰榮誰辱孰壽孰夭有不難辨者是足爲
九原之慰耶念國家之喪賢傷鄉邦之寡能則吾黨之
歛歔又不獨爲吾公瑞而已嗚呼痛哉

毛憲使贊

慮囚以公斷獄以勇威不能遷利不可動奮志戮賊殺
身成仁疾風勁草烈火貞瑤哂彼宵人竊祿逃死糞壤
蟻虻曾何足齒蠻山之顛瘴海之壖有虹貫日其長竟
天太史占之惟公之靈爲然

與江元勳書

伏惟閣下以明達俊偉之才擢甲科高第司六察於中
外旬然鼓聲僅更數載一蹴而爲按察使位三品撫鎮
十有一郡數百萬官吏士民此非齷齪者可能覬其萬
一比緣邊警微累乃能運籌于幕府之中獻凱奏績獨
先眾僚而光復位祿良足欣賀然迂愚左見有不能釋
然于懷者請爲閣下一二道之兩廣之擾已十餘年始
者邊帥庸懦星星不撲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廛
王師征之專征者又皆庸懦貪鄙之徒不惟國家之利
害不恤生民之塗炭而徒務於功賞或掩小醜以爲大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功甚者戮齊民以効首虜故賊勢益張蔓延于湖江之
介於是別選文武大吏輿論以爲能者授以專征之權
主上有詔近臣有狀賓客故舊如余輩者有書有言皆
欲其無急功利而以利國安民爲務一如趙充國之困
先零可也旣而翦其幹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鯨
皆在於網羅之外乃奏賊無餘孽而遽班其師故斷藤
之捷朝聞而破潯之報夕至兩廣逮今未知寧日較之
前人不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耶又況窮奢極侈暴征苛
斂與其他有尤於前人者未敢一二數也閣下在幕府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豈固以爲當而不之問耶抑嘗有匡正不見聽從而
余未之聞耶總是役者固已盛被爵賞施及卒伍矣然
搢紳之清議不容閤閣之深怨不釋而閣下亦與焉凡
在交游無不爲閣下惜者自兩廣之擾行師者率務功
賞而竟得之且無後患雖有議與怨者未如之何故皆
效尤不已然有得而復失若吳其姓者其始內牛外李
自謂磐石之固矣而竟失之蓋凡自結於權倖而公論
不與者亦鮮克久也且天下之前人壞之而後人反
當其罪者至多矣儻此擾無已事有不可知者以僕之

愚不當任猶懷漆室之憂而況閣下可不爲之卻顧而
長慮耶道遠不能詳知此擾若果靖也閣下可以安枕
如其未然則宜日夜思慮長策以匡弼鎮帥亟改前而
善後否則區處利害自具疏以聞或相度事機自率兵
以征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而干戈永戢生民復覩
太平之盛則閣下之聲績莫與等矣以閣下之明達俊
偉宜救兩廣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
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
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眾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
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
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
利必歸於子孫閣下宜深念之勿謂迂論而不省也愛
助之言至此盡矣伏惟裁察

耿檢討裕畫像贊

峩冠華簪珮玉瑤玖京兆堂堂樂安袞袞聆其論取武
成之策二三窺其胸吞雲夢之澤八九陟之玉堂青瑣
非其華黜之偏州別乘非其垢萬里之途騏驥之走吾
見款段駑駘皆瞠若乎其後矣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畫解

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縣諸款賓之所或曰是畫妍耶可縣于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奚爲其不可子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吳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劔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庫陋器用鄙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樸衣粗而食菲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妍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繡而視之卉服文身則甚美丹漆之皿迴超於陶瓦而廁之玉敦珠盤則頗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乞人固受誚於寒門中家亦見嗤於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知性而蹈之斯爲道蹈道而得之斯爲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晬而背

益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茲非大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于壟斷乞于墻間粟帛豐而營珠玉青紫遂而微壽圭蹠躄之心而工兜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慎於大而忽於小或勤於始而懈於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其於物也宮取便居不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奇茹糲可飽不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玉粒雕胡嚼醜可醉不必瑤漿蜜勺雞豕可甘不必膾熊蹯脯鵝臠膳參豹之胎擊瓿叩缶不必韶虞乘駑策蹇不必駒駘一皆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炯鑑之照秋毫克己必盡若洪鑪之化點雪孝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止也會百川於一海之水加簣土於九仞之山由曲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爲楷模無不歎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

知所擇矣不務妍其德而務物之妍避庸眾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不敢者也畫云乎哉或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秋官主事丘君時雍歸觀序

遼陽丘君時雍以進士高第擢主事於秋臺每助爽入朝退坐其署審兩造明慎五刑罰日旰始休尙能以其隙作文辭攻楷法珠琲冰玉鏘鏘出牙頰閒金錯銀鈎光映縑軸在列咸道之常念其父封主事君母安人僻居於窮邊絕徼關隔道遼弗克昕夕佐餽候寒燠東顧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七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而興嗟迺援例請歸省制可之且賜楮幣以爲其道里費於是涓吉出東直門外祖而舍較同官相率張飲之羹定樂作浙東余允清舉觴而前曰丘時雍忠孝不兩全眾矣子服勞王事克著聲績而父母俱在勉封祿養以顯之可謂全矣遂賦烝民之四章又賦南陔之篇旣而三山李廷美前舉觴曰丘時雍子今爲畫錦之行矣然昔人有佩六國相印者有縣令負弩矢前驅者有懷銀黃垂三組者皆取譏於君子子其慎之孔子恂恂似不能言石慶望里門而步可以則矣遂賦小旻之三章

旣而江右何廷秀又舉觴曰丘時雍子起行閒以擢甲科官華要之署寵祿逮于二親固其素所自樹立然國家之德恩盛矣遼海雖斗辟子所生也樂所自主人情攸同無耽是樂適復于公庶幾夙夜以報國家之盛德哉遂賦小明之卒章丘君乃徧拜之賦伐木之首章又賦烝桑之卒章三觴連醕眾賓交酬爵樂無算盡懽以別

與劉欽謨書

人至辱賜諸公和章欣誦再四感佩良深去歲承惠曆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十八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書茲復有羅帕之貺已領雅意然僕素重文辭儻披以所求數詩過於千金拱璧遠矣拱俟拱俟自使車臨汴毀言藉藉歐陽時熙來始克力辯僕亦因以窒毀者之口然時熙道閣下操行廉而敷教美第因毀而寬假諸生至不敢行罰豈其言亦未然乎信如其言竊以爲不可夫止謗固在自脩然不宜懲羹吹蓬之過也君子持己臨下莫不有道前古聖賢皆可師法吾以吾所行質諸聖賢非其道則雖舉世吾譽猶當改而趨於道道矣則雖加以大僂猶當固執之死而不變何區區毀言之

足顧哉大易之繇曰觀其生君子無咎閣下其無爲毀
譽而前卻惟觀已所行者君子乎非君子乎而日脩以
純乎君子之道則吾見閣下道德爲百世之師政教作
四方之則而文章遺萬古之傳矣彼毀者若春蛙夏蟬
自鳴自止尙能爲閣下累耶僕素仰閣下若山斗旣忝
時人之毀誣又感惠問之稠疊故僭冒一言僕所行多
非其道朋友以古道相磨切者殊鮮惟閣下賜一言箴
之是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五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跋晦翁與趙子蒙書

右晦翁與趙子蒙手簡半楮十餘行所言皆細故恆語蓋信筆行墨者然流傳至今藏者什襲觀者肅容不啻若紀甌郢鼎楚和氏之璧者非以其人哉春木之芟援女手之鶉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三復茲言敬識末簡

贈南京戶科給事中蕭君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君宜忠世家潮陽蓋宋狀元國梁之後今其伯父景和副憲山西族叔父子璣給事兵科而君風儀清華文學裒裒以進士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受命戒行其友若進士陳某者屬余言贈之余於憲副有一日之雅而子璣乃余校文南省時所知者君又與余弟守隨同年是謂契家之好宜余贈君言也給事中居禁近清切之地以論思諫爭為職凡天下之事無不當言在兩京一也南京者獨不可面折廷爭獻可於未然補過於方萌耳至於國家之大計民生之利害文武吏之臧否庶政之

得失固未嘗不可言也異時有上封事者盡言不諱因黜補外任數年來鮮有言者豈以前為戒耶君子之仕也有官守則修其職有言責則盡其忠他非所計也異時盡言不諱者可謂忠盡之臣矣雖一時黜外而其休聲令聞已播之四海而無疆可垂之百代而不泯固已尊於台鼎而榮於爵珪矣又焉知台鼎爵珪不由此而致之耶古之人有盡言而罹不測之大辱者然當時亦多踵其迹後世且聞其風而興起況今之盡言者既無大辱猶享祿位況有如前所云者士胡不踵而興耶且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今言者不皆黜與辱也因言而遂陟崇重之位樹大勳業於世者固眾矣暫黜而終陟辱其身而榮其子姓者亦眾其不言而黜與辱身與胤嗣俱無聞者世豈鮮哉何獨以言為戒也雖然言亦有難焉者非言之難而為言之善之難也為言不善則激時之怒招己之辱奸人得而甘心懦夫因之杜口是吾雖無愧于職而反有傷於治矣納約自牖大易稱焉巽與之言孔孟所貴苟用納約自牖之術而加以婉巽之辭其誰怒而辱之余竊祿于茲有慨乎天下之事深矣欲言之而非其職不

能不傾耳於君也朝陽鳴鳳之音庶幾乎聞之

送江西僉憲張君序

張君景昭初以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轉刑部主事已而陞員外郎戶部理財之職也自土地所出布縷粟麥稗芻之賦以及山海所榷茶鹽之利關市所征竹木雞豚薪炭百物之稅雲委山積出納無間於晨暮皆欲理之得宜俾無侵剋耗損之弊非勤敏者莫能任焉刑部治獄之職也凡治獄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往往陷人於死以為自安之道筆楚之下何求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得鍛鍊文致之罪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自秦漢而還已有茲弊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非仁恤者莫可任已君在戶部則有勤敏之行在刑部則有仁恤之心故皆著聲績茲者被旨擢江西按察僉事而同官需余文餞之理財國家之大計治獄生民之司命職任固皆重矣至於按察之職則非特理財治獄各司一務而已凡一方百司若治獄若理財之屬一一皆當究察其臧否功罪而按治以黜陟之大之社狐稷鼠小之閭巷之蜂蟻亦當按而察

之然非明則不能察視白以為黑見媿而妍之矣非威則不能按養蠱俾害稼縱狼於當道矣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唯如是而後可當按察之職也君既素有勤敏仁恤而今加以明威施之湛然鏡輝轟然礮聲照臨震駭乎大江之右蓋可必者尙加勛諸

送戴大尹序

凡鄉舉之士禮部載校其文高第擢進士次乃授校官此聖朝不易之制也然解額有限文衡或失其平故學贍詞宏而不獲廁高第者往往有之第進士者必授華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要之職或一歲而屢遷或不數年適至崇極而校官者必滿九載然後放績而黜陟之至其陟也拘以資格或踰數十載歷數階卒不離寒氈冷署之內金紫弗加于其身鈞衡不入于其手故雖有尊主庇民之德勅繁應變之才竟流落而無所施糜騏驎於戶庭委舟航於墟落豈不深可惜耶曩歲嘗破資格而用之一時位崇要以樹勳勞名施至今者不為鮮矣已而沮之輿論交病今禮部尚書姚公乃以為請有詔從之於是吏部集天下校官之以攷績至者拔其尤得二人焉皆授之縣尹

而戴君廷章哀然首選拜尹華亭華亭大夫士若武選
主事張汝弼者屬余文餞之君世家蜀之富順以鄉舉
第一人典教于京有文學材能之譽茲所以當是選歟
昔郭隗對燕昭王有曰王誠禮賢請自隗始以余觀之
隗之言論風采良有足敬而復得樂毅鄒衍劇辛之徒
繼之故王益敬賢而成破齊之偉績使隗無可敬則王
之慢賢將不始自隗耶今校官之進用方自君始君誠
廉慎以律己仁恕以惠民克成善治茂延令名則人皆
知校官之多賢而進用日眾否則亦將以君藉口而杜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校官之進矣然則君豈若他尹特一邑民生休戚之所
關哉又天下校官進退之所係也可不洗濯以自新鞭
策以加厲哉

送游大昇序

往歲慎選廷臣授之憲職以董學政時刑部副郎游君
大昇在選拜福建提學僉事至則徧歷八府五十餘學
嚴考校之有名在學籍而曠歲累月不一至者有恃老
雄虐新進小生者有老身長子而操筆不能措半辭者
有作非以亂倫者悉黜爲民與吏一學或數人或十數

人或至數十人不已其有疏易少檢者怠荒不習者皆
重之扑刑俾悔而改於是引其俊豪才淑與魯而勤者
納大家良族之秀子弟與之處接以溫顏誨以善語課
試有程獎勸有道陟之以廩拔之以貢以舉者惟視其
材威富莫能奪也方其考校之初黜多朴重前此未有
有歌之曰匪仇匪讎我驅我逐十什爲羣以伍農牧彼
豸其冠胡逞是毒又有歌之曰泮水泮水可邀以嬉鷺
車聿至櫝之楚之彼洗且潰孰云其非一時謗議藉藉
公不爲變久乃翕然化服眾歌之曰彼莠驕驕我公用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薊此黍嶷嶷我公是植公撤我部廓其昭如引我翼我
康莊之衢藻鏡在懸甄作敦莖慈良之師嚴嘒之父莪
菁茅拔公功莫倫冀公陟矣無離我閩自是頌歌日揚
聲聞旁達逮今越六稔矣乃考績于吏部廷議欲留而
陟之以閩士仰君之至也復命之往以需後命閩之仕
于京者若刑部正郎王彥弼十數君相率屬余文以贈
余與君同年雅相厚用書其美以厲其成

勉庵賦

四檐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庵榜題曰勉蓋赤城之老

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鐵硯
 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
 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曹業惟
 務本力昏作勞荷雨蕘於南陌植煙杖於東皋冰未開
 而畊墾水方沸而耘疇凜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恆燒
 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鳧
 桌弓和六材畫績五色各執藝以效勤或貪備以成疾
 皆已闔兮強開腕垂脫兮未釋悵花柳之芳菲羨禽魚
 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侍延英而戰汗冒九折而馳驅厭簿書之沓擾惡敲扑
 之驚啼思醉花於金谷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
 懼職業之將隳恆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
 重勳高窮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
 鱗兮苦辭悅翠蛾兮卻顧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
 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
 往還啼颺風於粵海唉積雪於燕關惟百贏之足望曾
 一寢之遑安若乃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
 相搏鼓礮殷兮鳴雷戈矢紛兮酒甗孰不魄褫而魂飄

心摧而膽落強買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
 垂亡獻俘纍於既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
 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
 獨汲汲於華榮蓋改爾轍迴爾航發軔兮橫渠張帆兮
 紫陽踰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醞沒其無已夕
 燕娛其未遑景孳孳之伯禹企疊疊之文王茹仁義為
 玉食服道德為文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與王惟臣書

即日夏暑遠惟苦寢之內百憂熏心矧此炎赫何以堪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比有朝命起復仍典內館之教人之欣羨而僕軒從
 之至者眾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
 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後世
 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
 之史册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為典禮世不駭其異而
 反以為榮媮俗至此可為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
 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秦無人
 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內
 館者然禮皆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夷狄禽獸者惟

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今賢之不逮耶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內館之命僕初聞駭歎以爲汙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蚤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茲本祖宗之制有司遵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閒可脫今始得以滿考爲辭而力脫焉若蟬蛻于汙濁若魚泳于清冷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于清都紫微之天也執事能復爲僕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亟至僅足滿考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羞干駟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爲利害而遷況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眾議叢之大節旣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益揚台鼎之陟

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爲羣言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叨叨不罪

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聖天子嗣位之初擢進士二百又五十人聞沈澄之衰然在高第觀政于禮部旣而有命譔英廟實錄移郡國網羅放失以備采擇分遣進士董之澄之如浙東徧歷諸郡董之嚴且躬裁諸儒所譔去取褒貶歸於至公自守令以下未嘗假以辭色遺人所供法不應者雖微必却人見其行之獨殊乎眾也疑焉或甘言重賄以嘗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輒悻怒繩以法眾力解方釋至事竣而歸卒無所取囊惟故衣弊氈而已先是永樂閒禮部主事孫公原貞至浙董修郡志甚廉而貧旣冬衣無續絮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縕袍遺之亦固却寒甚則擁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志稿不已後累官至兵部尙書鎮撫兩浙始卒一廉所在皆著聲績浙人謂孫公而後惟澄之繼之自永樂至今更五十載浙江見禮部之廉者僅兩人而已何其罕哉嗟乎貧者覬富富者尙奢藜藿糟糠眾口皆厭金玉綺繡珠翠之華雖童孺猶悅之自非焯有所具

而秉操之貞者疇能潔然無所汙耶茲廉士所以罕也然貪夫汙士方自以爲能而世亦能之視廉士若無能者孟子曰人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此一介不取者所以致相商伐夏之烈也彼無所不爲者曷能有所爲耶澄之今拜南京監察御史常所往還若給事中蕭子璣屬余文贈澄之試禮部時余與校其藝其有事浙東又吾鄉邦也識之久知之詳故爲褒其舊以獎其新俾固其不爲之操而奮其有爲之才用舉厥職以丕隆厥聲陟崇持重不占已夫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明自比管樂論

人苦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夸世或卑言以自謙世苟信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鷦以爲鳳視玉而石之者昔白圭自以愈於禹荀卿自謂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子房而今之人懷片善負寸勳輒以古聖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又謂漢庭羣英若倪寬董仲舒司馬遷之屬已皆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也而

自比老彭自同丘明自謂不如回賜由三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宰山河勳業揚于天下令名垂于後世於是郭沖謂其有踰管晏陳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呂而失蕭曹又數百年至宋之諸儒亦謂其出處近於伊尹又謂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才業實管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傅之疇也以余觀之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才業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爲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潛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爲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栖栖皇皇于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爲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偉略乃爲取荆定益而國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隍而城之吹死左而

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障熾火燄耳且楚成不雄於
曹操田單智力不強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
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爲田單所困
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
子而自以爲比者非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
矣抑管仲曾西之所羞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曰
謙言其亦異乎西之見矣顧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
愧於伊傅而夷攷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
曰孔明王佐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未粹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王佐之道而爲天民之粹者非伊傅而誰孔明誠不
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
爲馯世之議孔明者郭沖越人而陳壽楚人也唐之杜
子宋之諸儒其鴈門之人耶嗟乎如孔明者猶必待數
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砥行立名顧
欲以一時之毀譽爲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

南園趣詩序

鄞城中日湖之曲有第地廣袤且十畝鄭君汝誠得而

治之燔灌莽畚砂礫引湖以溉雜蒔花木果蔬五穀之
種繚以牆垣而屋其中汝誠日與僮奴更揮鋤抱甕暇
則手一編箕踞膝間讀之春夏綠蔚紅敷濡沐雨露秋
冬青黃雜揉霜雪點綴觸目無不可愛晚謁朝馨充溢
于鼻甘芳之味飮口果腹汝誠樂之嘗爲詩四章以寫
其趣鄞多俊髦耆碩而汝誠二卿之家能詩工書有風
致無不與之傾倒時往來園中坐茂蔭沿清漪談笑竟
日夕或薦果滸蔬饌湖鯉酌松花酒歌呼諧謔取四章
詩高吟之索客和和者寔多聯爲大卷閒攜至京師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和且序夫在城市中而有田園之趣雖平泉金谷安
足多道宜君樂而形之詩也然君負不羈才豈宜與老
圃同老今襄城伯被命征西南夷辟文武之彥置幕下
汝誠應之策勳被榮可冀矣把種樹書乘將軍馬豈獨
石濬川哉吾見南園之詩將轉而爲鐃歌爲鼓吹曲爲
凱樂章爲平淮夷雅爲江漢常武之頌矣爰序以俟

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過侯墓誌銘

往歲余同年刑部郎中姑蘇陸孟昭嘗道其鄉過所侯
父子之美余頗識之比有偉丈夫冠經造余門孟昭爲

之介曰此吾向所道過所侯玉也今以父喪故求執事銘玉於是涕泗以孟昭所爲狀進余與之語因得其爲人信如孟昭所道者子雲有言無是父無是子余見是子而惜是父之不及見也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侯諱義字用宜世爲和州人祖旺元季爲萬戶歸正累功授府軍衛百戶調太倉衛因家焉父武早世以侯貴贈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侯年一紀而孤母梅氏守節字教之長襲百戶職卒伍服其令寮寮讓其能都憲帥閩往往委以難事無不克舉演武場舊有廟祀關武安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而圯侯出貲新之宣德閒太倉之村有劇盜幾百人出沒剽掠莫敢孰何侯聞之慨然曰狗子將昨人宜早圖之毋俾滋蔓遂提一劍挾數十卒蹤跡盜所在悉掩捕之械至京天子嘉其功陞副千戶授武略將軍賞鈔二千緡歸益舉其職老以玉代玉被薦至闕下試弓馬策問皆中卽命署指揮僉事典五軍右哨尋歸衛復召赴京時侯已病促玉上道曰軍期不可違也若殫心王事吾卽死瞑目矣成化二年十一月二十又七日卒年七十有五卜以某年月日葬太倉城北陳涇先塋之次

侯偉岸闊達事母孝屢建橋葺寺以祝其壽弟早亡撫其遺孤恩若所生教誨子姪甚篤至爲創文昌祠以祈其學之成鄉人乏絕者賑之死無歸者葬之貧不能娶者助之無子者強其買妾闢牆反目者諭之率改行故其卒也鄉人皆哭之哀侯娶潘氏封宜人繼朱氏俱先卒朱產一子卽玉潘氏一女歸指揮陳驥側出三女子璽孫男女三人玉行義智勇皆類侯而兼有文學過之銘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門之北滄海滸有夫桓桓襲冠組左揮干將右提弣水村山墟靜狐鼠朝捐千緡夕空楮助婚瘞亡賑孤窶流泉居卑澤施溥壽康有子天所祐我銘其藏耀終古送河南憲副高茂卿序

成化三年秋上命監察御史姑蘇高公茂卿爲河南按察副使在廷莫不悅公同寅若吳君廷瓚者需余文以贈其行旣而余病目不可以文公行期旣逼猶未愈而諸君之情若欲必得余文者余念公自進士司六察歷兩京按三藩歷十有五載兼政事文章之懿而揚其休聲於中外遠邇表然霜臺之望凡在縉紳皆知敬慕而

況余忝同朝最辱知愛比聞有河南之命甚欲治具操
觚餞之郊外酒酣擊節一吐出胸中之耿耿放歌以爲
別而適諸君之請欣然遂其所懷卽欲秉筆而史事方
殿公行尙緩一轉盼聞詎知爲目病所梗嗟余目乎不
病在公行之前不病在公行之後使余懷耿耿而曷能
以一吐抱華含藻而奚能一敷諸簡牘之上耶抑是病
之爲吾害此特其小者爾大甚則至於迷白黑錯昏晝
而爲天下之廢人此余之所大慮者然恃良醫師治之
邪日消精日復愈可旦夕冀者矣用是推之天下得微
有大病爲大害而有待於良醫師者邪河南居天下之
中民安而富樸而良諸省莫有尙於此者然比歲以來
一病於河決再病於歲凶三病於荆襄師旅之餉而暴
官污吏日夜病之者尤甚也其爲害可勝言哉孰能爲
之操三尺正百度以去其表裏之邪而完復其精神者
耶是不能不待乎公矣河南按察官可稱良醫師者余
所知一二人亦公所知也公往與之協焉河南之病庶
幾乎愈矣余將拭目以睹政化之昌因吐是說授童子
書之以塞諸君之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送方必明序

秋向盡風雨作寒有客叩余扉延之則故人方必明也
必明者故廣州太守之子以文行雄士林屢論于鄉自
藩臬而下皆期其倫魁而竟不錄以年貢禮部羣試之
內廷爲冠乃授江右袁郡文學將隨牒往過余別留觴
之雨不止必明喟然戚曰雨寒矣河得無凍乎吾舟將
安之往吾至京師日方燠詎知雨旣寒而猶此淹也余
日子幼而學庸知逮今方仕耶尙何燠日寒雨之慨夫
寒燠交相禪者不有燠也何以爲寒寒盡其不燠乎人
事亦猶是矣子少時珥瑜襦綺而甘熊膳可謂燠矣長
而連蹇拓落金盡貂弊不其寒歟茲沾一命獲三釜亦
稍燠矣而寒未盡一日薦起據要津陟崇位氣燄赫赫
揚勳烈於四方將何燠如之且子見雨而戚覩日則必
懼矣然日亦有足戚者雨亦有足懼者士何異於是子
今其勉爲孟子之時雨進則爲召伯之陰雨又進則爲
傅相之霖雨斯人所懼者若夫趙盾之日人所戚也子
其勿爲必明於是釋然喜連引滿畢之歌曰風雨兮淒
淒余之航兮遲遲倏雲斂兮霞出暘谷煦兮百物具熙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諒雨陽寒煥兮一皆有時余何爲兮嗟咨歌已雨歎盡
酣啟關大笑以別

贈御史鄧君崇正序

監察御史鄧君崇正其曾大考仕元至元帥鎮蜀以武
烈著其尊考在國朝累官襄府紀善以文教彰君起進
士拜今官颺歷中外聲績炳然初考書最被救進階於
是同官若董國器吳仲玉者需余文贈之凡官考最而
進階乃有國之恆典稍能供厥職保厥位者皆可數日
而得之此於春秋之法不宜書然君之政績多可書余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姑書其大者成化初河南有盜劫柄臣家朝廷慮其蔓
命一憲臣巡撫民有劉干勛者以力雄故爲盜然非劫
柄臣家者憲臣求盜急蹤跡之懼及率其黨竄入荆襄
山谷間驅流民羣聚者爲亂踰年王師討之選御史有
風裁者紀功君與孫君珂在選師至襄適賊出攻南漳
遇之白洛河時君二人分中哨戰既克將擣其巢穴方
抵雁坪賊迎戰時羣帥未集眾猶豫君二人令曰我紀
功御史也從我戰功必紀有大爵賞否則重戮不貸眾
從之賊敗走至鵲巢屹岵坡據高險以陣官軍仰而攻

不拔君二人發奇兵出其背拔之俘劉干勛其黨石和
尙率餘賊逸入蜀爲蜀兵所逼還至竹山官軍追敗賊
將劉長子縛石和尙率眾降乃班師是役也監軍乃中
貴人而兵將皆禁旅又權嬖子弟之微倖者多濫在行
閒率犯法冒功君二人確秉憲度犯法者皆劾治冒功
者一無所獲日錘笞悍卒不可數縱遣良民之被纍者
至千餘人上功僅六十餘人而已故自中貴以下皆怒
且怨造謗騰讒文致之罪殆幾不免賴天子明聖察其
誣既陞祿如六品矣然論者謂紀功之勞例賜官賞而
是役始卒二人之功居多非但紀功之一勞而已而賞
反出恆例下無不爲之慨者抑君子之仕也惟直吾道
盡吾職他固非所計比而得禽御者之所羞也使君與
中貴等比雖得萬戶侯亦奚足置縉紳齒牙間哉且直
死曲封古語然矣昔之直道守官而見踏於讒謗者踵
相接也而君幸遭聖明得不踏祿用是陞名用是彰灼
又何慨耶他日陟崇階當鼎任尙未晚惟百鍊之鋼無
化爲繞指之柔是祝

耕雲處士傳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士諱成字仲喆姓章氏鄞人也鄞人於凡舊族必舉其里與姓而屬稱之章氏家鄞之西山餘百年鄉稱之曰西山章有徙郭西高橋旁者曰高橋章而曰西山爲舊宅西山之下皆沃土宜稼處士有宅一區有田一壩以耕讀爲業少從其舅時夢墨學昉能詩已藻思溢發躡其儕爲夢墨所賞長事生產賦徭雖倥偬不廢吟諷嘗釋耕隴上作歌曰扶我耒兮西山之下雲冥冥兮漫野曷爲阡陌兮何者爲隣我所耕兮惟西山之雲因榜其堂曰耕雲而自號耕雲處士其爲人質厚莊儉恥言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過雅不信浮屠老子之法其親喪或強之作佛事應曰地下本無獄也藉有之所治必罪惡小人耳吾父何罪惡而祈免焉世之祈免親於地獄者是自視其親爲罪惡小人不孝孰甚焉吾敢徇流俗而陷於不孝哉君子謹其言年且耆得疾久弗愈日取大學論語就牀授幼子規讀之垂沒不懈規後登進士第今爲禮部郎中嘗被誥贈處士爲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贊曰余生晚弗逮識處士然余祖栖芸先生德學高邁極簡交游慎許可今觀栖芸集所載有爲處士作者有相倡

酬者盛有所稱道且皆直稱耕雲處士不氏名故余常以處士爲賢而慕之詢其行履之概筆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五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起戊子成化四年盡壬辰八年自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所作

送劉君仗時知東鹿序

江右之安成故多衣冠闕然前有作而後無述者比比侈爵位之榮而乏德業之耀者有之若夫科第青緋之華疊見於兩世忠義文學政績之懿萃稱於一門者蓋莫踰劉氏焉故贈翰林學士忠愍公初以贍學雄文擢進士高第官翰林至侍講當正統閒上疏論十事皆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家大計權姦惡之下獄以斃後朝廷憫其忠乃賜贈謚二子孟曰鉞仗德仲曰鈺仗和前後擢進士第而仗德能詩善書自中書舍人累官廣東參政仗和遂於經學自監察御史超拜浙江按察副使董學政有聲稱焉仗時則忠愍之從子而參政副使之從弟也好學而有文性和而行懿以丙戌進士試雲南道監察御史踰年改知東鹿縣事嘗所來往屬余文贈之余家食時已聞忠愍名讀其十事疏未嘗不高其志而痛惜之後官京師與參政相友而副使繼之比者余弟守隨乃與仗時

同年同觀政于主客部同試御史庶幾通家之好矣於其行也義當贈之言矧有屬耶君子之仕也非以苟利祿蓋上為君下為民耳為君在忠為民在仁而知縣之職為民者也為民即所以為君耳仗時其務於仁哉仁則持己必廉而杜苞苴之行不忍剝吾民也用法必平而省文致之罪不忍戕吾民也賦必時以信不忍毒吾民也徭必簡以均不忍疲吾民也課農桑則必勤不忍吾民之貧也興學校則必謹不忍吾民之愚且鄙也由是政化洽而禎祥臻頌歌興而聲聞溢則二兄之位可以馴致而忠愍之家聲尚亦有耀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林貳守詩序

絳州貳守林君任重以三載考績于吏部書最選所治其姻戚刑部郎中王彥弼偕諸士大夫詩以送之凡若干什萃成巨冊而屬余書其首簡余與林君未之識而與彥弼有同年之好再辭弗獲焉惟送行有詩尚矣尹吉甫之送申伯則有崧高烝民之什秦康公之送舅氏則有渭陽之篇李陵之上河梁曹子建之登北芒王維之陽關三疊皆是物也近代自公卿達於士庶凡車馬

有行色則親朋多送以詩又多求之於詩人故詩人之
家求者裾連履接于其門其詩之集大半爲送行者焉
然行者非有德文政績之懿而獲冠紱章縫之知則雖
一辭半律有不可得而況累簡連牘萃成巨冊者耶彥
彌言林君之在絳也廉公有爲克佐厥守以撫其民有
足多者彥彌之言素不妄詩人蓋用是知之宜篇帙若
是乎多焉余嘗見世之守貳飲冰食檠者或短於剽繁
鋒銛穎脫者率難於守潔間兼二美則有慎於前而懈
於後者焉林君信廉能也其益厲厥守彌淬厥才佐守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滋恭撫民加惠俾政績彰於千里聲華達於九重庶不
負彥彌之譽而無忝詩人之歌頌乎故書以勸之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盛夏不能無陰涼之變明世不能無寇盜之虞今天子
南平荆襄北靖沙漠靈驅騁威震于六合是固神謨
廟算之所致抑亦授鉞秉麾與凡佐幕府監戎行者皆
其人哉登郡孫君廷珍今河南左布政公之冢嗣也以
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出按浙江山西兩省已皆著聲績
成化丙戌之歲盜起荆襄王師討之君被選司紀功之

任往則凜風裁肅紀律而奮勇出奇又率先諸將用獲
大醜而降其餘凡將卒抵法者無所貸冒功者痛絕之
故自中貴以下悉怨怒謗讒文致之事白僅陞其俸如
六品論者慨焉逮歲丁亥女直屢寇遼東王師討之君
被命司幕府刑獄之事旣而師分五路深入公與監其
一遂冒嚴寒度絕漠直搗虜巢穴虜遠遁無隻影遺留
乃完師以歸奏功陞南京大理左寺丞論者猶不能無
所慨焉蓋異時有專紀功一從征者率陞賞如君且或
過之故起論者之慨抑不知朝廷之所以待君與君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自待者何如夫明主望其臣之後功者未始遽崇
極其位士之志勲業者富貴固非其所汲汲君其懋修
職業磨淬德器以需寵徵陟崇任樹偉績於明時揚休
光於後世則余將爲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矣茲因君
交友之請贈言也先此書之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古之學者必務求師師者道藝之足法者也某所有師
則羸糧趣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某師也則拳跼於圭
竇華門之下食以蔬菜必飽有白首而北面者焉夫所

爲無擇乎遠邇貴賤長幼而必從焉者良以師之不可無也無師則吾無所於法而道藝弗克成苟卿子所謂人之大殃者也是故學者必務求師師於學者必視其人與所以求之何若或有不屑者矣苟納焉則必竭誠殫慮盡辭以誨之良若子然務俾其道藝之成故學者視師亦若其父心喪之禮於是乎起後世學校之制羣畜學者而泣之以師師非學者之所自求而從者也強泣之耳夫非其所自求而強泣之蓋非其所樂從然道藝苟有足法而誨之尤篤則從必甚樂而感必深蓋不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百舍重趼也不必拳跼於圭華之下也不必白首北面也而晏然得有所師法以成其道藝不啻荀卿所謂人之大寶者矣從之不甚樂而感之不已深乎其若是與古之師與學者異乎哉吾浙張君德宏初以賢能書于天府隨牒典邑教以家難故再易邑而得保定之涑水滿考赴天官涑水之士咸感戴而戀慕之悵然若子弟之離其父兄也相率上章懇留之有詔許復黃門若張宗舜者與君之子琳同官爲請余文餞之余雅識君者其爲師庶所謂道藝足法而誨尤篤者也涑士欲無

感慕留之得乎然君早負聲譽而故人門生森列朝著行且推轂矣涑能竟留也耶

贈御史姚仲遠序

士際休明之時與賢能之選以居雄要之職樹勳而揚烈者未始不本於父兄之賢而成於其身之飭修磨厲者焉姚君仲遠世家江右之貴溪厥考善良而有識見君之幼穎也嘗以屬其兄曰是子必大吾門其令肄業於庠序焉旣而厥兄奉若遺命教育之甚篤君亦念父兄之意蚤夜持躬植學乃以賢能書名于天府齒胄子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國學被選試監察御史踰年考稱而實授於是常所還往若進士江伯溫者需余文贈之惟御史之職內之則匡弼天子糾正百僚外則按治郡縣彈壓塞徼故有回天轉日之力有懾伏豺狼之威有動搖山嶽之勢洸洸乎赫赫乎莫可尙者實朝廷雄要之職也欲稱厥職則其所言者多責人之過惡人之所甚惡而不欲聞者也其所行者率治人之罪郵人之所深避而不肯受者也夫烏鳴于林聞者猶唾棘生于道過者尙憎况夫責人之過惡而治人之罪郵能不招怒斥而結怨仇者罕

矣況復激時以沽譽恣情以張威者耶故凡爲父兄者
聞其子弟爲是職固無不滿望而溢懽然亦有過慮者
焉智者識其然則矧矩以成規銷鋼以爲錫捫舌而談
擬足而步以無貽父兄之慮自爲計則得矣其如職何
其如國何其如天下後世何然則若爲而可聖賢之言
曰有諸己而後可以治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
又曰異與之言能無說乎又曰惟公則無不悅服故爲
是職者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務俾吾身
無一不循乎繩墨潔然冰清瑩然玉粹然後異以諫上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雖批逆鱗而無患然後公以糾人則雖蹈虎尾而不
咥由是勲業著於國利澤漸於民而名聲洋溢於四方百
世豈特慰其父兄之志而已耶君蓋將飭修磨厲以進
於是者故余以贈焉

石鐘山銘

有序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
其說則瀕流庶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
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

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
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
水吞吐有窾坎鞀鞀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
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闊丈餘叩之皆
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聞眾竅其豐山
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
謂鐘也然瀕流庶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而
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
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屐而叩諸潭際
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爲波淪
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
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
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
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僞
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殪焉
時羣敵惟友諒實疆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載四方皆
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

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王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尙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哉兵部正郎王尙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閒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嶮嶮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訖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飈馳霆鎗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劔而逋拒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逐魚騰

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眾角崩或者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羣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薛剝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金閩之髦壘門之俊閱余目夥矣聰敏者或儻蕩廉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訥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彙羣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廷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飮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炯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鱗者鈞則

扱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鱗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癩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癩猛狗者乎夫蕭艾不剪蘭茝不蕃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搏碩鼠撤土偶牯童牛苙羸豕捩陽鱗之魚剔桑癩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氈也行且復興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刑部副郎張君時敏余始見異之久益重之其清修簡澹則列仙之儒也其歌吟諷諭亦江左之逸也其操縱三尺而引經以斷又庶幾漢廷之理也茲者與告歸省母於松江同官若陸孟昭者以余雅知于君屬文爲贈惟松江山秀水明物產饒裕故其俗喜清而尚侈士生其閒非有松風梅雪之痕終老於丘壑則斥田園棄珠璧沈酣於綺羅絲竹自以爲封君不若也閒能自拔以登王朝泣官署者雖汙被寵光博慮於勳業然回顧其

故鄉之樂未始不慨然長喟而起扁舟五湖之思況有家慶而可以調牲鼎之具奉晨夕之懽者耶時敏之歸省雖帝方眷注公有程期職業不可以曠而故鄉不可久淹也然其樂亦不可勝道意其入梓鄉拜萱背出上所賜幣以市旨甘剖腴羔宰豪豕鱸笠澤之鱸羹千里之尊剝洞庭之柑橘酌壽觴而獻之歡呼笑舞雜以笙歌慈懷悅豫蒼顏韶醕用駐桑榆之景以延松柏之齡暇日與故舊童冠或郡邑之大夫山邀水嬉醉花鳥於春風枕雲霞於永日樂孰有尙於是蓋清逸者或虞於屢空富侈者率病於泥辱而榮貴者又孰能兼山水之清遊與庭闈之色養哉茲歸所以爲天下之至樂也余故鄉雖非松江而亦將歸省吾母庶可追君之樂於萬一故談君之樂不自知其口之喋喋也若夫官僚離索之暫未足以妨斯樂固不必道至於臣子忠孝之恆所以遂斯樂者君必能懋之矣俟余之喙哉

送劉大參序

刑部郎中鄴郡劉公宗瀾被命拜浙藩參議凡浙之卿士懽相語笑相賀以爲藩侯得人而士民將涵濡其休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澤也屬余言贈之余自公爲進士爲主事爲員外郎以至爲郎中無日不同朝往返相與談笑相娛稔矣臨別固當贈之言況泣吾浙又況吾浙卿士之交屬乎惟公姿表偉岸才識疏通蓋可以受大任劇而吾浙素稱民物富庶風俗淳和最爲易理夫以受大任劇之器而僅參富淳易理之藩蓋猶操利刀而佐割也降甘露雨而注膏土也馭白犧綠螭而馳康莊數百里之內也尙何余言之贅哉抑嘗聞之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方漢文時民富且醇刑措兵偃而賈誼乃謂天下有可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慟哭流涕長太息者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友道不亦然乎吾浙雖曰富淳易理然比歲旱潦相仍官治方興而賦斂者暴行民於是饑寒疾苦而濱於死亡草竊奸宄以干夫典憲甚者乞於道轉於溝壑殺人于貨於郊門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寢以夥世猶以爲富淳如故而莫或慮之此正賈誼所謂寢于厝火之薪上而謂之安者也天下之事防於未發者易爲功制於已潰者難爲力章牛之牯桑土之徹良以此也吾浙之民及今不摩撫而煥休之後

日其無噬臍之患耶公往謂諸公相與圖治勿廷吾言而莫之省也

壽王處士詩序

天地間當然者理也必然者數也理數一而二之凡國之治亂家之廢興人之天壽榮辱自史巫論之則皆以爲數所必然而不可易者由君子觀之則謂其所必然皆由於理所當然有國者當盡國之道道則當治不道則當亂當治則必治當亂則必亂故含譽現於明時而尋孛出於昏世豈有當理而亂當亂而理者耶廢興壽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榮辱亦若是矣世之人惟史巫之惑也故冒進以希榮妄意以徼壽而卒不免於辱天則諉曰數不可易嗚呼是果數耶理耶苟使君子之論夫人皆守之世之亂國廢家辱天之人其可多得乎當宋之季有劉舍人者初度在八月廿有二日李梅亭嘗賦詩祝之有曰年年八月二十三長庚此夜照江南蓋謂長庚所照則人壽也然星史謂主壽曰南極老人曰長沙曰玉衡而長庚不與焉長庚者金星也別名曰太白曰火政曰文表曰天相若此者悉數之未易終其曰長庚者庚猶續也謂

其夕見於西續日之長也梅亭豈謂續日之長則主人之壽歟抑有他說歟今聞之還珠處士王和仲初度與劉舍人同而今春秋六十矣厥子戶部主事俊爲求朝之搢紳詩祝其壽而以梅亭前語分爲眾詩之韻詩成屬余序壽之道太上立德其次養生下此不足論已吾聞處士孝友修于家信義行于鄉寡嗜欲省勞思蓋庶乎壽之道也是當耆而老耄而臺眉壽其無疆矣而豈待長庚之照哉使長庚果能壽人也則處士之當壽長庚自不能不照之矣他人有當天者長庚雖照亦安能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之壽哉嚴霜之不能隕勁木甘雨之不能華朽株眾所知也戶部賢而明理非惑於史巫者特藉此以伸其祝願之意耳余亦非好辯者因序詩而發之

送董國器憲副序

輿之論有以霑一命爲幸有以效一官爲當有連陟數階而不以爲驟有老一職而不以爲久有都要職進崇位而猶以爲淹且屈者蓋公審其才德而較量之譬諸珠玉金幣百物之貨貴賤有價貴或不售而賤售之世之知價者終以爲貴也湖廣華容董國器負德量文學

而達於政理蓋所謂可以大受者也自在鄉校已翹出於羣楚鄉論爲湖廣第一人明年射于澤宮同時湖廣之與鄉論者舉不中惟國器中之人益信服且服內外有司之明不爽遂擢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時四方多壘國家中興北虜猶未就縛而白洋關爲京畿切近險隘之所推國器巡守國器秉憲度治軍書旌別勇怯將士思奮興廢補闕城池高深至今人能道之歸守內艱旣而復職則世事方一新故舊落落無幾人在會廷議天下卒伍多闕而當補者往往不時且或潛匿選名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往嚴理之國器首當其選泣河南不亟不徐事集而民不擾時御史適見忌惡微卒伺其過得毫末卽文致以大譴鮮得免者故多認認避咎不暇國器秉憲泣職一如常時無少變旣而丁外艱復職則世事又一新故舊之升沈榮辱已凡幾變而其職獨無加損于其舊鷹鷂鷗鶚不罹於網羅矰繳則必撤膠葛騰九閭凌躐百禽之上乃其常也而國器閱三世踰十數年猶未一遷輿論淹之國器不恤也方且朝夕恪恭率同官上疏論天下大計多見允納凡事一以公正不爲利疚威奪後

生視之爲標準逮今乃陟山東副憲位亦崇矣然輿論恆以臺省之貳藩臬之長歸之故猶若屈然夫輿論之望國器可謂至矣而何以副之古之大臣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山東六府十數衛官吏兵民皆在國器按察之下一懸吏不祛一小民不愉其誰之咎歟世之才憲臣夥矣然少剛者或陷於苛刻老成者或流於庸懦過與不及鈞也國器往持中道以肅百司以康百萬億蒼生乃可以副輿論之所歸矣國器行同官偕徵余文饒之余與國器同年交且厚故爲之言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世之事萬變而不可必賜而倏雨雨矣復賜寒而俄燠燠矣仍寒高岸顛而爲谷深澤壑而成陵天地且然況於人事是故理亂相侵廢興相尋得喪成敗榮辱禍福相往返而不可已鄭人之鹿也未人之擯也塞上翁之馬也牛李之黨也熙寧元祐紹聖之法與人也七國之戰也是孰使之然哉一以爲理一以爲數辯者莫能定論或以爲在己或以爲在天處者莫知適從惟君子則歸之理而不諉諸數盡其在己而一聽於天異時權嬖有

衷不軌者妄邀天功而因快其恩讎一時忠良誅斥殆盡附麗之徒亦得以排其素所不悅者一日內批黜中外大臣數十人多非所當黜若四川按察使黃公澄濟其一也既數年不軌者族又數年向之忠良幸而存者多復厥位而亡者又復其爵以官其子於是黃公亦自施州衛經歷復爲按察使之廣東其鄉曲若進士江君璞者需余言贈初公以進士拜御史陟按察使詎知有施州之役爲施州十載又詎知有今日之復蓋亦所謂不可必者抑豈特公之一身而已余於是無窮之慨焉且今兩廣之事亦有不可必者使賈誼復生蓋不啻長太息矣而任事者吾不知其何以處之幾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山居防猛獸者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窻筭以待之曾謂公卿大人而女子鄙夫之不逮耶按察使雖不專征伐任亦重矣黃公素負剛直兩有政事文學其涉世故也多矣其閱事變也熟矣寧無所以處之乎夫不以一身之榮辱爲欣戚而以天下之理亂爲憂樂者君子也贈言而不以君子言豈所謂言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曹以誠序

余兒時先祖栖芸先生一以古小學之教教之舞勺之年受知于河南布政使清江張公俾兼時學以俟選舉時先考贈編修府君之執友曰澹庵呂先生方以德行文學雄郡庠名聲藹鬱贏糧負笈者麋至余奉命從之一時同門多高冠偉儀壯豪自負者余齒小貌寢而不幸有蚤慧聲然頗修飭不敢吝驕故或藐或嫉亦多愛厚者皆不若以誠之甚以誠奉化柏溪大族其尊父重厚樸實長者以誠長余八齡德肖其父而操行高介處事簡敬學勤而志篤余兄事之以誠視余愛則弟而敬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賓也其尊父亦子視余而加敬余祖考之視以誠亦若其父之視余兩家相得懽甚既而以誠肄業于其邑庠余遊京師懷慕之嘗寄以翩翩雙黃鶴之詠至今人能誦之余歸肄業于吾庠兩庠數遣往偕試藝有司不錄再偕試則余謬見錄以塵于翰林無何歸倚廬以誠弔慰數數余釋服往報之戒航騎道水陸數十里始至所謂柏溪者山邃林蔚溪流如碧瑤榭題數十家隱映煙霞花竹間一物外佳境也登堂拜其親遂促席話舊窮酣劇懽過信宿始告別以誠猶不忍舍治具拉朋必

欲送至水滸道中貪笑談怪興馬之驟也卻之相攜手緩步遇巖谷林泉佳處輒援長蘿擷靈草漱飛液盤桓移時然後去余生水鄉樂舟便雅不能遠步而是日步十餘里忘其勞而反以爲樂焉余既復官所念以誠久困場屋而二親老矣恆用惻然又聞其有母之憂驚悼泣下以誠亦恆念余又屢拜吾母而果羞之饋相屬也今年春以誠貢至春官用例拜廬州訓導余爲且惜且喜夫梁楹之材棄置欲朽而斲以爲枿轡公輸子之所嘑也若以誠者俾當大任臨大節可以無愧于古人柰何連蹇困頓殆老而僅分一邑之教良可惜哉然道暘者不擇越而休餒者甘一簞之糲以誠尊父老甚茲幸冠絨觀之足怡其志三釜雖薄亦足以具甘雋不可喜耶且仕無崇卑顧處之何如耳故當軸秉鈞有不若抱關擊柝者以誠往盡厥職俾教化行彝倫敘賢材茅拔以裨國家之理安居講堂心恬志愉與世之貪權冒利日戚戚於得喪者亦遠矣以誠與余交三十年別已十年今館于余僅三月而遽別別不可無言直書余所欲言者繁殺工拙不較也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毛宗吉傳

毛宗吉餘姚人也名吉自少攻文學尚氣義言論侃侃不少屈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權貴無敢撓之苞苴雖半蹄一縷必峻卻山東人有居京者女歸壻反目令女逸匿之山東因誣壻殺其女權嬖石之壻誣伏坐死獄疑當讞已更數司閱數歲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適宗吉讞得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一部推服京城姦民有畫竊人家貨賄謾途人翦其囊者諺呼小李宗吉捕得其魁箠死之其黨稍戢錦衣衛卒道百司鈎摭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之干請必徇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孰何宗吉獨法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死生人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宗吉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衛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曹

柰我何達聞益怒喉健卒掄巨槌槌之見骨幾死猶行

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蓋少貶徇俗宗吉笑不應

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名聲籍甚陞廣東按察司僉事

分巡潮惠二府黜墨吏摧彊宗珍海寇民用寧輯期滿

代還民乞更巡一載從之劇賊楊輝據程鄉縣之寶龍

峒其黨曾玉謝瑩分據石坑龍歸二峒四出剽虜刻期

攻縣治宗吉曰先人能奪人之心亟調官軍集民壯僅

七百人倍道馳至石坑賊三千人出拒宗吉定計令兵

佯退以致之賊躍而進乃督兵殊死戰良久塵伏兵起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遂克之縛曾玉明日乘勝破龍歸擒謝瑩又明日攻寶

龍賊伏山上篳竹閉發弩矢我軍阻深谷弗克進宗吉

乃簡敢死士百人人懷十石子從間道攀蘿陟篳竹後

投石子亂擊之楊輝殪餘眾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

級俘六千人獲白金八千餘兩他物稱是功奏未報時

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三府尤苦之眾推宗吉往巡道

路榛塞村落為墟數百里無人煙攬轡四顧悲且憤慨

然有削平禍亂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繫民數

十人徵賄箠擊幾死宗吉歎曰民幸不死于賊者又死

於此何忍也遂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眾口稱快至雷州報賊劫大體村遠檄都指揮石鼎出擊鼎懦不敢宗吉素知海康縣知縣王麒忠勇可任卽命麒率民壯偕往擊賊走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賊入吳川縣分爲三其一由水道宗吉覘知復命麒舟兵追破之其二聞風潰去相戒勿犯自是部內稍寧因條平賊方略奏之上嘉歎陞本司副使降敕獎諭委總廣東軍務宗吉益感激思報以滅賊爲己任惠州河源縣告急卽兼程進兵敗之鋪前又敗之長峯徑口賊遁至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遠縣守將都督僉事張通遇之戰北宗吉亟進援賊見其旗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奔潰凡斬首三百級奪還人畜數千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宗吉提兵至火磴斬賊首數十級賊遁入陽江縣營于雲岫山仕峒我師夕至比明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師狃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刺殺前驅潘百戶右哨指揮閩華師遂潰宗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劄住劄住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宗吉退避宗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皆生益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

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尸貌猶若生櫬還官吏士民弔哭祭奠相屬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匹錄其子科爲國子監生

論曰嗚呼兩廣之毒一何酷耶自昔任邊事者賊至僞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遣人以告則詬篋之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爲功王師兩征猶踵其故智權貴右之濫封溢賞不吝也朝奏捷夕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急不詰也陷城棄師失律之將不戮也非誨之縱賊殘民耶亦無異乎毒之酷矣獨一宗吉如兩廣何人孰不死而宗吉聲光將與日星照終古彼偷生倖富貴者竟何如哉竟何如哉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惟進諫最難實猶當雷霆之下嬰龍之逆鱗也然當治世而逢明主則亦有不難者今天子明聖凡人臣進諫者一皆聽納雖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弗莫能尙已然禁近尙有權屢竊柄者百司尙

有奸庸蠹政者四方尙有蠻夷寇賊俟天討者至於水
旱一興民輒流殍禮義浸衰若防之壞此皆有言責者
所當蚤夜進諫而不可已也其猶有難之而不敢進進
之而不敢數且不敢盡者何耶古之諫者或願滿二十
八宿之數或引裾叩閤或累十八九疏若是乎難也今
諫多一疏卽納奚有十八九者乎廷諍且鮮烏有引裾
叩閤者乎一或見沮再則必從且未嘗一致辟也又焉
有所謂二十七者乎信乎其不難矣夫天子旣聖明如
舜湯若是有言責者苟皆慕夔伊萊而數諫盡言世

楊文懿公集 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刑本

其有不虞商者哉比有大臣被罪求脫因結權嬖以誣
忠良監察御史丁君大容倡其寮以諫疏入卽正大臣
之罪使凡百皆若茲前所謂云云者亦何難去之有哉
大容浙之新昌宦族厥考廬江司訓以學行名厥母石
氏以節義著而大容風采端凝操履廉正出巡漕河休
聞方著入典三法司事直聲彌彰茲以考最被敕進階
文林郎贈父如其官階母妻封孺人於是寮案若鄺君
文者需余文賀之夫命書寵頒爵及存歿家庭增輝邱
隴生耀孝子顯揚之心於是乎遂良足賀者然吾願大

容繼今以往益厲其志數諫盡言以糾正庶務激揚羣
職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利澤溢于方外名聲昭乎無窮
豈直輝家庭耀邱隴顯揚其親而已大容其無以吾言
爲注

賀御史閔朝瑛被敕命序

監察御史閔君朝瑛吳興巨室竹深翁之令子也翁樸
厚清修不混流俗所居有竹數千竿門徑幽邃故自號
竹深蓋亦以竹自況也朝瑛性行如公而加以炳蔚之
文辭通明之材識用擢今職出巡河南大藩其爲政嚴

楊文懿公集 卷十七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刑本

毅而不流於刻慎重而不墮於迂茂揚憲度丕著民庸
自藩臬重臣百司庶職下逮閭閻火伍之間鮮有不歎
服者還朝無幾滿三載考書最被敕命進階文林郎封
翁如其官階贈其母孺人妻亦有孺人之封於是翁旣
老矣華髮頽顏戴冠纓而被文繡仰天語之揄揚俯賓
筵之稱慶何其榮且樂也爲人子而能使其親若此顯
揚之至矣孝孰大焉餘皆不必誇之抑人臣之所以獲
于君者親教之也旣獲于君必思顯其親人子之所以
顯其親者君賜之也旣顯其親必思報其君此天理民

彝之至也今朝瑛顯其親矣何以報其君耶尙厲爾操
彌修厥職當諫必諫雖嬰逆鱗而無懼當糾必糾雖蹈
虎尾而不虞勳烈著于朝廷風聲揚于天下則祿位薦
增誥敕屢下君日益獲而親益日顯矣盍觀而翁所植
之竹乎剛勁挺立風雪凌之而不隕其節雨露澤之而
不矜其榮然風雪之節彌勁則雨露之榮滋盛也余言
淺矣請質之竹深

澱水長清圖詩解

澱水者婺之蘭溪別名也何謂蘭溪其土之產蓋多蘭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曷為名澱溪合一流涵眾石恆有微漣清漪縈縵如
縠紋也長清者何澱水也澱水發源峻潔而不流泥濁
無停垢汗閱千秋綿億載恆湛然潔清如冰壺玉鑑之
懸秋也奚為圖而詩之中書舍人郭時頤頌禱其尊父
仲宣公之壽也仲宣公何若天性直諒容止端嚴少敦
孝友于家老溥惠仁於閭里可謂善人長者也奚而頌
禱仲宣公今登老傳之壽其誕在良月五日時頤縻于
官所弗克奉一蹄半觴以為壽故遙致頌禱之意也頌
禱於澱水長清何與古之善頌禱者曰如松如柏如岡

如陵如南山之不騫不崩皆取物之壽以擬人之壽也
水為君子之所取亦多矣取其泔泔不涸盡似道取其
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取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
勇取其主量必平似法取其萬折必東似志獨無取其
壽者夫潢汗行潦朝滿夕除不可以言壽若澱水之閱
千秋綿億載而湛然長流不竭者此與岡陵南山之壽
何異而不可取乎時頤願仲宣公神氣之長爽若澱水
之長清而壽不可量故託圖詩以寫其意也圖孰為之
少保黃文簡公之孫蘊和序班也孰為之詩若張世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下十有四人皆時頤同官才士也合圖與詩而為之

解者誰四明鏡川子也

張秋賦

駕餘艤以南邁兮經齊魯之故疆何石隄之歸吾目兮
夔十里之垂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兗郡之張秋曩河
決于此兮奔滄溟而橫流漫黍稷之芳疇兮奄千頃為
一壑渺風濤其洶欵兮扑虬龍而舞蛟鱗民居蕩析兮
舟楫沈淪嗟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川兮吸濟沈
而吞吐漕渠浸涸而將涇兮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

以櫛比兮悉膠杯於坳堂壅萬國之經絡兮撫兩京而
搯其吭堯以泮水爲警兮咨伯禹其焉在共與鯀而相
承兮幾精衛之填海權石菑之鉅萬兮付一髮於洪爐
役夫績其荷雷兮倏皆化而爲魚河與歲而偕逝兮公
與私其同窘日筆答培克以蹙民於流亡兮有人心其
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築斯隄其若壩乃售僞以叨榮
兮自詫纂禹之神功若強敵之負固兮師老財殫而弗
克俄大醜之自殞兮濫刑誅以爲績嗟彼僞之一售兮
志淫淫其益逞再售而邦其殆喪兮卒自歸於陷穽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世之每下兮紛售僞其日繁戮懷中之赤子兮謂翦
狄而平蠻朝捷書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
秋之一築兮歸至今其猶罔吾恐眾僞之滋售兮將百
吡之竝罹羣蟻穴其不塞兮壞千仞之長隄倚危檣以
曾思兮涕潸潸其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奚
歎

遊天竺山記

杭多名刹天竺爲稱首余自正統間過杭欲遊以冗弗
果景泰初就杭鄉試畢徧遊西湖諸近寺獨此以遠弗

及天順初又過杭門人錢克明鑑王廷謚寧治具請遊
出郭道湖西南踰智果寺天忽雨雨寢繁度不可到遂
歷蘇隄飲于法相寺而歸成化戊子秋八月歸省復過
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余鄉人也其徒廣無外方住天
竺因請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余弟守陞惟
立赴會試守隲惟寧守隅惟德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
次于杭刻期同遊是月廿有七日都綱邀余六人者皆
乘肩輿涉故道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刹畫鷁隱見于
松筠菱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聞作令人耳目無少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暇意宋作京時尤勝矣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
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寥
闐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
越集慶寺望北高峯彌近由岐陟靈隱寺寺高潔幽勝
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峯勢若飛舞巖壁奇峭
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卽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
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所謂冷泉者澗旁入呼猿洞深
且寬壁鏤僧佛像甚繁可厭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
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山無外來迓與至下

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
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
白衣觀音殿啟積閣眾寶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
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峻削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
白雲諸峯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几間寺之勝止此然
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之域雖濱湖者亦不能無
雜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居者寧其神遊者澡其塵宜
其爲稱首也室中布觴豆勸酬談笑久之無外請留詠
山中眾皆諾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
俾其徒惠生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舞樂殊甚回憶前數
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靈固滯之以遲余昆弟父子具
在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日且暮始別無外仍道蘇隄
入城越翼日訪都綱于仙林寺借筆記之俾實諸羣詠
之末

宴玉堂洞記

成化己丑二月既望余訪舊建寧還至芝山宿歸德州
判聞和致中第厥明歸德族弟篋國雍招燕余亟欲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仙隱山不暇往國雍乃攜具率弟子以從舟李洪港數
里泊山下問宋魏文節公碧溪庵故址莫能識乃登葛
仙翁祠祠弊陋不可席遂東陟岡有鉅石寬二丈許可
席四望溪山林野之秀心目廓然聞其旁有石曰山山
坡有石圓扁而中虛似曰世傳仙翁煉丹之器旁有雙
足跡俗稱仙所遺余欲往觀問之蒔松者指西北一小
山曰在彼蒼翠深處路頗遠不能往欲席石上酌或曰
東有洞尤可席遂踰澗下翠微以至僕夫折松枝掃沙
礫席焉洞寬丈許宛然一石室世傳文節所鑿其麓左
蓮花池鞠爲稻畦久矣右靈鯁潭嘗禱雨應焉洞中石
罅產鳳尾草碧粲粲可愛外則溪光野色畢效于前禽
嚶花辭充溢耳鼻尤可樂酒數行隔溪一叟呼渡急莫
之應也適風吹舟著其岸以渡眾顧而大噱叟至捧酒
茗果散以獻歸德命仲子彈箏季子吹洞簫數曲酣樂
甚國雍曰茲洞自文節逝寂寥三百年矣今公歸自玉
堂復此乎燕洞亦有中興之運乎請名是洞曰玉堂之
洞以輝于遐久眾謹曰然已而撤席顧洞前之嘉蔭乃
樹之四松以去嗟乎洞固有因人而彰者三遊以樂天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寒居以弘中而余非其人也姑識之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景泰初天子欲廣攬俊豪以宏中興之業詔開解額一時得士爲盛吾浙百有二十二人多宿學重譽負材器者趙君其一也君諱廣字廷漢世居括之縉雲其遠祖衆族多顯者而曾祖某祖某父子厚則皆隱焉君性穎銳志大而氣豪少補邑庠生從伯父伴讀先生習伏氏經鄉舉弗預乃曰豈是經不利耶改從少司寇蒙齋李公棠習四聖經舉又弗預乃曰非經之尤也吾學未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益強記淵思勤著廣述同學讓其才後舉連弗預則曰非學之辜也吾命未達耳始挾詩賦綜琴棋闢館啟晚進屢滿其戶外卒預景泰元年舉自是試禮部三皆置副榜例授教職辭卒業胄監天順甲申歷政中軍都督府今武靖侯趙公輔右文下士遂延君別館與同官偕命子弟從之君立師道嚴諸公益重之歷政既滿將謁選以疾卒于館中是歲十一月五日也年纔五十有四長子性自家至京歸其喪以成化己丑七月十二日葬于某山先塋之次君娶盧氏生子一卽性女二長適

杜雲鷺次適太學生陳鎬孫男二遠適女二尙稚嗚呼

有志者事竟成古人有是言也然亦胡可必哉君之有志固也方改經時不欲一蹴遂登雲霄之上哉顧乃困躓數十載強而始舉亦既晚矣尙辭教職甘與胄子齒其不欲名甲科以躋顯要之位哉乃又困躓十餘載艾而始歷政然祿尙不及事垂成而盡棄之故凡有志者皆爲之痛悼傷嗟而不能已況余嘗與同舉者乎哭而銘之其辭曰

穀垂穫兮雨霖爛糜舩方艤兮波濤覆之子不幸類此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兮吾徒歎悲

馬處士墓誌銘

余童時嘗從澹庵呂先生遊邑人馬處士假以館其門徑深繚樹木森以行出入息遊仰寒翠俯涼陰蕭然有林谷之趣時余頗有蚤慧聲處士未之信也一日親見余讀書目數行下連倍十餘卷如流乃駭歎曰名果不虛得也賓敬之後余長而宦學亦屢館焉而敬彌至今余自青宮歸省復過之則門徑蕪不治而處士歿久矣爲之愴然不已處士幼孤寡鞠於祖母馮長而克樹其

產一椽半畦皆其所自營者於書不甚解而嗜之尤歲
延碩儒以淑其子一嘉客至必倒屣傾壺而於縫掖者
尤厚遺之文與詩若獲木難懸黎什襲以藏馮之存克
怡其心歿也哀之甚徧祈諸縉紳銘表挽歌辭冀其不
朽世俗翦紙縛竹爲亭臺旛蓋花鳥之屬以送葬謂之
喪儀其製精巧糜金錢累時月方成而頃刻至葬所卽
毀之或雨輒壞於門庭間作奇技以悅人拋巨費於無
用悖先王之禮破孝子之產世莫有悟其非者處士葬
馮時獨結布亭載木主暨苞筭數事餘皆無之君子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近禮人多式焉處士諱阜字景高娶高氏生五子樂
熙德閏玉年七十有一成化丙戌之八月朔卒明年葬
於城南之原至是熙乃泣拜請銘嗚呼憶余童時猶前
日耳而忽焉不覺已踰強而望艾又詎知澹庵遽卽世
而處士隨之余於是抱無窮之愴其何忍銘今余聰明
不及前時而學殖荒落負處士之昔知矣其安能銘顧
脫驂之無及而墓草之已宿不銘而何以泄余悲乎銘
曰

其生若枿其成若碣其壽也盡以歸于穴

新刊性理文錦序

宋尙書常挺嘗編類儒先性理文字名曰理窟文貢元
吳登甲因而增廣標點更名曰性理文錦梓行于世久
而磨滅僅有存者往余肄文在泮至一親舊家偶覩而
奇之假以歸覽既而還之後余弟守陟復假焉不可得
異日從他人家得三之二然不能全也吾府教成君叔
度博采旁求得其全而簡帙多錯亂者既編次之命守
陟校定而屬余序遂錢于梓始余得是書以示人皆未
之識後余官京師屢以問人亦鮮有識者蓋雲散鳥沒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殆幾百年而今復盛行於世成君其有功於常吳二先
生矣學者得是書熟復而慎取之以戰于文場則夫射
聊城之矢樹趙壁之赤幟不在茲乎成君其有裨於後
學哉雖然性理未易言也孔孟其至矣乎自後惟楚荀
卿漢毛萇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六子言之而不醇宋
中葉以還諸儒乃競言之家慕尼丘人擬鄒國肆筆索
牘彌布于天下士莫能徧觀然其醇者惟周二程朱四
子而已若邵張謝楊張呂猶有未醇而況下此者乎朱
子之爲近思錄也惟取周程張之言少或半辭多僅數

十句故無不醇者而是書所取皆諸儒之雄章大篇燁若錦繡足以震駭耳目而利文場之用有務巧奇工華縛詭聖而叛道者未之屏也故余既曰慎取之而復申其意於末云

慶太孺人壽誕記

成化五年吾母太孺人壽七十秋八月十有六日其誕辰也先期六日辛酉鄉鄰預持慶禮至太孺人以新瘥未克見命燕之王戌西鄉親賓至癸亥東鄉親賓至皆燕之亦未克見甲子早城中親泊友至午郡校官偕諸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四 明 叢書

約園刊本

生至皆燕之猶未克見乙丑衛侯以寮屬至始克見而燕之丙寅女賓至見未及燕而鄉宦至藩臬暨鄰邑之使踵至皆見而燕之丁卯昧爽太孺人盛服堂坐家眾捧觴上壽如儀既而宗族至見未燕他郡邑士夫至吾守令以僚屬至皆見而燕之戊辰燕女賓己巳燕宗族庚午燕家眾辛未犒百執事有差蓋十有一日而禮方畢世重慶誕之禮雅矣自余官京師仰太孺人之誕久弗克慶天順末將請告會史事嚴弗獲歸慶去歲得請以國恤遲其行又弗及慶今秋天淫雨仲叔父病幸而

瘥太孺人繼之日彌留殆弗可慶夫爲人子溫清定省不可以一日曠而慶誕不可以一歲闕者不肖乃婪仕而曠定省溫清不孝之罪鉅矣肆踰十稔欲一慶誕而屢不遂蓋天降之罰而不可道也愁憂百端忘殮廢寢幸而辛酉之朝太孺人少閒雨亦霽自此遂慶而十日之內畫舸溢于川雕鞍文輿隘于途冠絨切于堂珠翠填于室牲酒充于庭文軸炫熿于四壁笙歌之音喧騰于林野之外邇屬目遐傾耳無不嘖嘖稱歎以爲太孺人榮而丁卯之日適鄉人爲競渡之戲予燕守闕餞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十八 明 叢書

約園刊本

畫舫羣龍舟先後鉦鼓霆旬觀者堵列沿至櫟社始別守以歸樂甚醉劇蓋十稔之鬱悶兩月之沈憂豁然矣是慶也平時特一恆禮耳在今則爲奇逢爲盛事爲莫大之幸者不肖奚而得之實聖主大造之成也先公餘慶之被也太孺人孝慈貞淑之徵而眉壽無疆之兆也謹識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銘誌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誌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

可易哉

上梁文

汲黯遇明天子幸叨東殿之榮潘岳奉太夫人其柰北堂之隘肆因舊業爰創新居鏡川子家居蓬島石桃浦而左楓江世業韋編祖芸棲而父梅讀惟弓箕治裘之必學何簞食瓢飲之堪憂偶玷鄉書僭百五十人之上遂塵國選廁二十八宿之間歸讀禮於茅簷起細書於石室志欲誅奸諛而發潛德屢興汗青頭白之嗟心固甘澹泊而惡紛華素泯眼赤腰黃之慕子雲三世釋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年稍侍講於廣廈細旃薦司經於儲闈祕局許身竊稷契爲比告王非堯舜不陳雖葵藿傾陽性莫可奪然烏鳥反哺心曷能忘亟陳乞假之章幸荷許歸之詔恭辭桂闕遙觀萱堂敘十載睽離之情奉五鼎腴甘之饌歡聲釜沸喜氣嵐蒸富貴於我真浮雲功名在人皆土苴維桑維梓敬先公種植之株某水某邱記童子釣遊之所喜家眾繁如螽羽柰列房稠若蜂窩植槐之庭珠履弗能以駢集樹萱之背綵袖弗可以回旋乃睠西園實臨北渚水滢之若玦山對之如屏我先祖所詠之紅

杏綠愁春妍故在吾少時所樹之鉅梅修竹晚秀猶存

欲構數楹於蒼蔚之中先闢一途於芳菲之外不無翦

蕪薄有經營出疏廣上賜之金捐賈遠舌耕之粟購材

於雪竇市石於梅園梓人之役羣工斧趨而左鋸奔而

右僕夫之執百事飢食之糧渴飲之漿經始於菊秋落

成於梅臘苟合矣苟完矣庶竝子荆之居美輪焉美奐

焉敢勤張老之頌森森乎竹苞松茂奕奕乎鳥革翬翔

棟飛南浦之雲窗含西嶺之雪日出籬東雲生舍北幽

於杜陵老之莊烏歌後院花舞前簷勝若東溪公之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爰居爰處載笑載言仰以奉慈親百年永壽之歡俯以

寬闔門千指同居之隘自顧辛勤三十載始有此廬安

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麤陳俚語助舉修梁

拋梁東千丈波光一鏡同玉嶼雲霞凝曙色錦塘花木

駐春風

拋梁西慈母年高髮未絲南極祥光流玉宇西華妙氣

靄瑤池

拋梁南明月清風引笑談樵有山林漁有水兒能耕稼

婦能蠶

拋梁北十載詞垣慚素食斑衣綠酒且娛親白首丹心終許國

拋梁上芸室遺香久彌放諸弟行看笏滿牀兒孫莫厭燈熏帳

拋梁下促裝早晚辭親舍九重天上拜龍樓五色雲中朝鶴駕

伏願上梁之後一門咸休百口均慶母叔之壽自老而耄耄而期以至於無疆子孫之昌自曾而玄仍而雲以至於無算處者困倉豐溢出者金紫蟬嫣振百世之儒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祝萬年之聖壽

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成化戊子之秋余自青宮歸省道淮陰有緘而追余舟者巖而見之則前進士曲陽知縣畢玉也愕而問焉則曰玉喪先考念弗獲名公碩儒一銘其藏以炳潛德滋劇哀恫不遑假寐今天賜其便幸公辱臨敝邑是用走犇不避譴呵以乞銘倘念玉一日之雅而諾之謹遣使從行以俟余辭以舟中不克文又泣拜固請乃諾焉明日渡巖社湖遂閱其行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文德姓

畢氏其先當塗縣人祖震戍于淮之大河右衛因家焉

父昇繼之故今為淮安人君幼穎悟讀魯論未畢輒能龐解師奇之長以成事落其學然克樹行義有稱焉母殷氏嘗病奉湯藥謹甚每夕然香於臂露拜以禱北辰病愈乃已與兄文貴協治其貲大昌熾竟老未嘗有鬪牆聲文貴之納芻為義官暨其子之納粟為副千戶皆君成之尋亦以納芻為義官嘗建義學置義冢鑿義井至於構橋平道助喪恤孤之事尤夥景泰辛未淮人疫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活成化元年淮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沮而賑之為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又嘗葺淮之三官殿增其像設葺杭之紫陽道院範銅為玄武其所在施與至此享年若干卒于今戊子歲七月晦日配某氏先卒繼某氏子男一即玉孫男一永卜以是歲某月日葬于淮陰鉢池山之原銘曰

明河在天不可以漑有卑者湖千畝是賴我揚其舡挹湖漬墨以書君之銘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八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重興上蔡書院記

宋上蔡先生文肅公謝顯道之謫於台也台人父而兄之社而稷之方景定之三年郡守王華翁肇建書院於東湖以祀先生而誨後學規制甚盛元至元三年鬱攸從之夷為焦土浙東宣慰使陳某徙建於郡城中玄妙觀之右國朝宣德七年雨潦墮之鞠為蕪墟卒伍或侵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害焉今浙江按察司僉事襄城辛公訪按部高先生之道德始屬知府阮侯勤即觀右故址屋之侯遂詢視遷故所侵畚沙礫鋤榛蕪營材暨稍食未周適布政司參政福建何公宜涖郡為周其材暨稍食而衛指揮使吳侯傑府同知杜君儼胥相其謀臨海縣丞張訊專董其役為堂五楹兩廡各三門二重暨垣繚之榜之衢曰上蔡書院自成化己丑冬十月始事迄于十有二月落之阮侯謂是舉不可以無述乃遣先生之十四世孫賞來請記惟人性本善率之斯為道矣有弗能率乃俟

於教焉聖賢體道立教所以復人性之善也然道教豈一聖一賢所能獨任必有左右先後之者乃能風靡當時而波漫後世其在上則舜有夔契湯有伊萊其在下則孔有顏曾孟有公孫丑萬章道教所以昌也孟子卒之久河南兩程子作登其門而左右先後之者有游楊與先生角立於世道教於是乎中昌也先生誠篤憤悱為切問近思之學明道稱之有王佐之才伊川許之十年去一矜字自於師門談之言論闡肆善啟發人同列推之至於英果明決克已復禮所著若以生意論仁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理論誠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無不精當而行事高邁卓絕晦翁又諄諄道之不已雖其被讒罹擯弗獲上肩夔契以溥厥施然而與言絃議丹炳不渝矜節芳風木茁無謝四海之外且猶傳誦歆慕而況所寓之地哉昔人創書院以崇奉而表異之蓋有不容已者世之仕或惟獄訟賦斂是急視道教若弁髦然觀一佳山水廢臺榭可以游目騁懷者輒經營之而於崇異儒先之所曾莫肯一式非辛公之賢孰倡而興非諸君子孰和而成哉夫崇儒先則後學奮表英傑則鬼瑣悔書院之

興豈惟崇異先生而已將俾台之諸士莫不感發砥礪
撤利欲之鄙闢道德之閔蹈上蔡趨伊川晞闕里出躋
聖明之朝贊閔休以揚盛烈延及齊民亦知嚮慕踐義
含仁弗隕其性殆見赤城之下滄海之涯彬彬如河洛
斷斷若洙泗矣余仰先生嘉諸公而喜道教之將昌也
謹識之

重建文明樓記

古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所以關耳目之壅滌襟抱之
煩擴志趣之隘以進於道也孔子琴於杏壇游於舞雩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進弟子於道者歟台之仙居縣學靈星門之左有樓
橫跨於衢塗其始宋人創之榜曰登龍蓋古城之門也
元憲臣高伯元易其名曰文明以隸於學蓋士子風詠
之所久而幾圯浙江行樞密府照磨陳天吉撤故而新
之又久而寢圯逮國朝永樂間弊楹敗瓦蕩無子遺獨
其址巋然如故露草煙蕪交蔽其上今提督學校浙江
按察司僉事劉公紆按部嘗以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
久曠喟然興歎父老或言茲樓所以撻風氣而樹觀瞻
士盛衰所由係者公乃登其址欲復之士民皆獻金以

資營構時典邑者非其人久弗克就於是太守阮侯勤
主之同知杜君儼相之知縣彭君鼎至而承之材璧乃
備庶工乃勤昉於成化丁亥之冬迨己丑之夏而成棟
簷高翔門檻洞啟挹澗光於雲端納山輝於天際穹臺
傑閣莫或與之抗者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漳阜諸
峯其必曰彼高屬霄漢吾德可剏施邪俯白水一溪其
必曰彼萬折必東吾行可濡滯邪睹雲霞萬象花木翬
豹百族其必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邪瞻昔賢之
墟望先達之里其必曰彼奮英揚翹流芬馨永世吾徒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懈弛而不嗣其芳邪東指台西指婺其必曰彼俊髦
稠而科甲盛吾邑可寥闕邪惕然而省毅然而奮崇其
德若峯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翬豹聲實超
於昔賢先達而科甲莛於鄰邦則夫高明眺望進道之
具不在茲樓乎夫操縵所以安絃雜服所以安禮藏息
修游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甚者酣觴博奕
以爲娛則豈所謂士哉昔樓之廢也士之不振猶可諉
曰風氣宣泄之故樓今復矣士可不自厲也歟茲彭君
奉阮侯之命遣閭塾師張榮壽陳延齡來徵記惟憲副

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矣故推其意而備陳之

時處士墓碣銘

吾寧波府同知時公繹以繼母之憂解官將去衰經造
吾廬請曰繹少而哀長而孤比有祿食而吾父母冢木
已拱弗獲一日之養吾繼母雖嘗迎養于郡邸竟懷土
以歸茲又殂謝無狀不孝之愆於是極矣抱痛何窮惟
是窀穸之事弗敢以忽欲樹之碣而勒之銘敢以累大
人先生苟獲片言榮之則吾父母三人者死且不朽庶
少追繹之愆而紓其痛再拜以請昔余官京師君初拜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命已聞其賢既之郡郡人至京者悉誦其政之良無間
比余歸省君屢屢訪謁邀燕禮甚恭而情甚腆今其去
郡人皆咨嗟弗忍捨而余特甚銘其可辭按湖廣按察
司僉事黃公潤玉狀處士諱和字景寬姓時氏濟南府
臨清縣人高祖某曾祖通甫祖克明俱隱弗仕父習字
性成以國子生授肥鄉知縣歷陞工部虞衡司員外郎
郎中至寶慶知府所在有善績以老致政卒於家母某
氏處士貌俊爽性寬厚豁達讀書識理道侍父母無忤
處昆季未嘗有鬩牆聲長諸子皆誨之書以繹資慧敏

誨尤至臨清當兩京四方之衝舟車寶貨鱗萃其家臨
四達之衢素饒於貲列肆數十間以舍買歲收其贏貲
益饒而處士雅好施與里有乏絕者周之喪不克舉婚
不克給者助之患難者趨而救之皆未始有德色鄉邦
道其賢娶井氏縣處士某之女恭尊章慈卑幼甚有懿
德而不幸蚤世遺三男曰約曰繹曰紳繼娶劉氏縣處
士某之女性溫淑繹方九齡紳纔睥善撫之以長以娶
生二男曰縉曰縉一女曰妙員歸某人公壽若干卒於
某年月日井氏以某年月日先處士卒壽若干劉氏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六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某年月日卒壽若干合葬于衛河東之高岡禮也孫男
七蘭蕙芹光祖光禧光福光祐曾孫男二世隆世昌惟
處士上有太守公爲之父下有貳守君爲之子前作後
述生可無憂而溘先朝露不逮君之榮養死不能無慊
然其潛德幽光久將弗昧譬之三人夜遊前有秉燭後
有列炬則居其中者自燁乎其光明矣銘曰
昔孟子去齊王欲留行告者時子傳遺其名臨清之時
豈其苗裔瓜瓞綿綿凡幾百世逮寶慶公颺歷中外駕
五馬以歸家聲昉大處士楚楚碧梧鸞停匪祿是世惟

德之承奄其殂矣慶鍾于子貳都能官以鴻厥美衛河之東高岡之中有峩其封惟處士之幽宮互百千禩弗際益崇

交游翰墨序

余自省祭如京師次于杭吾浙左布政使蜀張公出一卷曰交游翰墨者屬書首簡閱之則大篇短章鱗峩輻輳皆贈公之作也公廉介而能勤慎以恆副外憲則羣僚肅典方岳則庶民寧巋然公輔之望故其交游多耆英宿碩與夫譽髦方聞之士而贈公諸作亦多俊辭英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翰藹然揄揚忠愛之意颯颯乎治世之音有足珍者公取而卷之豈以爲玩具哉與善敬交之盛德吾於是乎見之世之達官要人有得篇章率置諸几間黏諸壁上蟲鼠奴隸之所侵塵土風雨之所剝卒與壁錢蛛絲同化而後已余嘗見而竊歎以爲篇章之佳者譬之珠非綺繡宜什襲以藏也今乃若此不可惜哉故余有得輒寶而裝之累十餘卷時一展焉若閱瓊麗目悅心怡因而歷想其人則高山之仰停雲之思聞笛之感於此乎畢具旣而自笑以爲宦閒地散故獲事此倘俾之居崇

宰劇日不遑暇此區區者其能惜之何異乎彼今公可謂居崇宰劇者矣而亦爲此卷乃知篇章之良足珍惜而余事此豈直爲閒散之娛哉木之斲爲犧尊者將寶傳於百世而溝中之斷則腐爲埃壤而已物固有幸不幸也諸篇章散諸四方蓋夥而其見取爲卷不與壁錢蛛絲同化而與珠綺繡偕藏者亦鮮矣吾於是不獨見公之德而又慶夫篇章之幸也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鄉選之魁禁儲之秀志廉行方學篤才茂踔乎高世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隱然憂世之心論若周舍之諤諤文若所招之惜惜史館經筵春宮禮寺僅露一斑未簡千里宜冠之豸而秉憲於臺端可授之鉞而折衝於閩外若進樞機宵密之庭庶爲麴糵鹽梅之味將鐘鼎盡美其形容豈丹青易得其肖似觀是像者不特若史遷之疑子房劉奴之論桓溫而已

祭張暉吉文

痛哉吾暉吉也文則春容瑰瑋可以奪倫魁行則孝友忠信可以式鄉族也器則明達寬弘可以當大任操則

潔廉慎勤可以厲媮俗也柰何困窮顛沛而名僅齒於
甲科憂艱拂鬱而秩纔班乎中士曾一技之未施望四
旬而奄死始喪奉倩之妻終乏伯道之嗣何作善之不
祥萃百殃其至此豈所謂天之小人而人之君子此羣
眾所共嗟匪獨余哀之莫已痛哉吾暉吉也曩年方弱
造余門牆不遠千里浸踰三霜德學交進川浩火煌庶
幾吾道不墜彌光豈惟擢第以破天荒自後離合得喪
憂歡哭笑之層見疊出置之不足詳歲迨戊子我做歸
裝子持使節來自東方邂逅靜海之驛共明月而酣觴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別而惠問稠疊報前星之降祥聞子病疴復發謂應
勿藥而康余離鄉以覲闕奄將至而聞喪一撫髀而大
慟慘百裂乎肝腸孰知靜海之驛爲永訣之地而前星
之報爲臨絕之章痛哉吾暉吉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
猶子病也弗獲執其手死也弗及撫其柩未返葬於故
墟猶旅殯于蕭寺子魂之孤處而無依是亦余之深戾
痛哉吾暉吉也日月不居忽其端午感時興哀不遑寢
處薦子時羞蒲觴角黍俟時之涼歸子象嶼囑子嫂與
兄撫子妾與女子靈有知尙聆吾語風颯颯兮若秋日

陰陰兮將暮天虺虺兮方雷雲藹藹兮不雨痛長夜之
弗晨不知涕泗之滂溥也

重鈇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
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
其孫廌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鈇梓行世然
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
君用與其采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鈇乃錄善本次第諸
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自昔夷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
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
之才出佐我高皇翦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
代之華風其讜言竝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
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尙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
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眾
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鳴叱
咤之聲若大海浩漾中畜虬螭鱣鱮鼉之屬睹者駭
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

之及達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者夫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閒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三御史之重錮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四川憲副彭鳳儀行傾金閨之彥餞之而鏡川子與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騎出崇文門稍遠駐潞河之湄時雨潦河溢茫不覩渚涯鏡川子謂憲副曰大哉洋洋乎河之水也憲副曰有大於此者可得聞乎曰可吾家海濱海之大不可得而言也凡天下之水皆歸焉而罔不容物之怪奇瓌麗皆產焉而蔑有窮混兩儀環九州利萬世而氓之冒利輕生者或淪胥焉若一芥虞之潦不能溢夏之旱不能涸澹乎其無津涯淵淵乎莫究其底也會茲河之足大哉憲副曰然鏡川子曰人亦有如海者矣請言之曰古者聖賢畜百行包萬善宏闊而莫能量深厚而不可測晦

明勇怯弛張舒慘時出而莫能億被利者不庸蒙殺者不恫佑化育侔穹壤天下萬世無得而加損焉若唐虞三代之佐所謂如海者非耶而世之潔廉自持剛毅不屈之士輒爲世所指目一不戒則隨以咎故曰礪礪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汙易論處泰包荒爲先書稱有容乃爲大德貴如海者子之爲刑部郎也詳法比練文繫鏡照庶獄之情辭刑當而公無敢以私撓有明廉之聲矣嘗封章斥大臣案事左貴戚屢挫而操不渝有剛正之譽矣乃能欲然自虛默然自訥粥粥然若無能豈嘗見海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欲如之者歟吾家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子務學焉無患弗至憲副曰敬聞命矣遂書而寘諸其行囊以別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余嘗讀詩至四牡三復而歎曰至哉周之君臣乎夫人皆有父母之愛雖出而事君其心固未嘗一日忘也周世諸侯之士各仕于其國王朝之臣率皆畿內之世家自侯國而入仕王朝者蓋可數已意其時之羣臣雖仕於位而不離其家自趨朝莅事外與父母恆懼聚矣惟

其有存賴省聘征伐貶削之事遣使於四方列國始暫離其父母而不遑將焉恆相聚也暫相離也已孺慕而憂思有翩然歸寧之志徒以王事靡盬而不敢顧其私耳爲其君者不謂其恆聚暫離而忽之也常憫焉探其心而爲之憂至其返旆則道此以慰勞之蓋其臣孝而忠其君智而仁可謂兩極其至矣此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所能及也自秦以降四海一君爲其臣者或位於朝或布列於外皆去其家離其父母於百里千里數千里之外近之數年遠之數十年不獲聚而相懼宜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思慕之深至而爲其君者憫憐慰勞之加厚也然有宦旣遂而母窮不自給如李鈞兄弟者有瞻雲聽鳥愁思其親而君莫之恤如狄懷英王逢原者蓋不鮮矣治之不古奚足怪哉國朝著令凡人臣離家三載以上者皆得乞歸省祭且賜以道里之費蓋吾天子智仁之大德可謂迥邁前古者矣中書舍人沈君廷美性溫學茂能詩善書鄉論其賢能進齒胄子用拜今職越三載蒙恩贈父雪檜先生如其官封母爲太孺人卽告歸焚黃侍膳忠孝之道庶幾盡歟君歸有日交游若翰林編修丁

原敬者皆賦詩餞之而余因爲序諸作之意其大者皆稱君之忠孝而加勉焉故余特述其大者餘不書

送任僉憲序

河南任君廷輔以明易與鄉選齒國學被選拜監察御史初察京之市肆征屢賦審量衡禁鬪鬪亂商賈便之繼巡陝右持大體審庶刑不事聰察苛刻自藩臬逮郡邑咸安之適歲大比監場屋事夙夜惟謹庶士宜之後從都御史項公征西賊婉畫幕中制勝閩外以功食正六品祿茲者被命擢僉山西按察司事其僚友需余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餞之始余官翰林與君未相識也余旣歸省而余弟守耻解元至京師君之子憲從之游逮余還官乃始識君嘉其老成溫厚而惜其遽別言固不宜靳將何以言耶惟君旣明易而憲復學易父子一易也余昔謬以易舉而余弟繼之兄弟一易也兩家可以談易矣易廣大悉備舉其一端可以裨君職者與君談之可乎夫所謂按察官者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法者在易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二象之相次豈以省方設教之餘卽當有明罰勅

法之舉耶夫匠氏之作室也既觀木之曲直必隨以斧斤治道何異乎是故按察官者既觀民風即布國法其觀民風也必徧如風行則窮閭委巷無弗詢荒邊側境無不至其布國法也必明如電照則善惡洞察而無隱情必勅如雷震則威富咸訖而無留刑是爲善明易道而克稱天子所使者君尙勉之

與柯孟時學士書

去歲舍弟歸自杭辱書拜惠今歲盛价至再辱書拜重惠蘇縣簿至又辱書極感愛厚之意每見華緘若暗令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儀甚慰離索之况但聞兼失怙恃復損連枝重以疾苦不知仁人君子之邁閔凶奚至於斯爲之憂歎無已不審近日孝履何如伏惟節哀強食爲國自愛不勝至望僕自歸省還官素殮如舊揣位量己心亦安之第四方變異屢見旱潦相仍元元饑餒頓踏而漂溺蕩析之禍尤有不忍言者且西師未捷饋餉甚艱持使節以鎮撫列藩者多過於更張翻擾黔庶流離至京者皆驅而逐之殆非勞來安集之道私心過憂有甚漆室邑女嘗草一疏矣願以出位而言未信而諫且廟堂之長策非迂

拙所逮不敢以聞辱愛厚甚故私布之然不可爲他人道也萬冀不宣所命先大夫挽章并竹巖記懶鈍未作尙俟後寄幸毋譴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歲久旱繼之潦天子悚然祇畏天戒惻然深念民隱赫然罷黜藩臬郡縣之不職者卽慎選材俊以補之於是監察御史陳君文耀超擢江西憲副行有日僚案屬余文餞之嗟乎旱潦之病民也甚矣天子之憂勤也至矣內外臣庶可不圖所以療民疾而慰聖心者乎夫旱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赫日行空萬物仰照民亦快矣久而草木枯川澮涸四野如赭兩閒若蒸民乃病之一旦雨澤滂注槁者以秀暘者以蘇民孰不怵躍及其淫也九達濤萬彙腐溢爲泔水民多墊溺於是病益甚矣蓋必雨暘皆時民乃不病國之德刑治之嚴寬亦猶是矣是故一之以德而寬則吏縱民慢漢所以衰也一之以刑而嚴則吏遁民殘秦所以亂也德刑嚴寬竝存而時出庶三代之治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湛恩汪濊禁網闕疏內外之病民者何限嗚呼是未易殫言也君子守一官則修一職憲副

職刑刑之寬無甚於近時者大江之西巨璫豪將與藩
臬郡縣之不職里閭之無良病民甚矣雖一時巡撫重
臣與臺臬長貳多能以嚴治然民之病其盡去乎君尙
燭隱幽燠汗濁皎然扶桑之輝熯然朱明之威庶奠一
方以緩天子之憂勤矣乎君爲閩中世家尊考翰林侍
讀以文德彰叔考湖廣副使以憲政著而君文雅和毅
舉德學教刑而兼茂之近董學政翰林增芳茲副臬事
湖廣有耀吾想畿內菁莪尙仰時雨之化而江右覆盆
已望赫日之光矣請無徐其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士處雄要之職苟怙其勢逞其能妄爲而輕發則不能
無朝夕之患譬之干將發劔鋒芒煒燁用之劔盤孟刎
牛馬固無不可其或弗當非鈍則折故必養銳畜剛而
慎其施然後勢不挫患不萌隨所在而功成吳君之爲
監察御史也初察京倉兼東城寇盜事人已安之旣而
出按廣西猺獞方張鎮之以靜尋按山西歲凶民困綏
之以恩又按福建公鄉閭之選省銀課之額驅竊鑛之
盜平反累歲不決之獄士民舉稱頌之所謂處雄要而

畜剛慎施隨所在成功者非耶茲以年勞進秩副憲於
山西正猶駕輕車就熟路者然今之山西歲凶民困與
寇賊姦宄之病吾民者殆有甚於往歲可不加之意乎
夫臨民之道惟恩與威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濟威不振
則恩不施非不施也恩雖施而壅塞者眾與不施同故
欲施恩必先振威威旣振則培克者去凌暴者去民各
自遂雖不施恩而民固已感其恩矣且御史憲副之勢
有閒而今昔之時頗殊君今欲若昔之緩山西也則莫
若以威威非怙勢作威之謂也端吾德潔吾操明吾法
與刑則人自畏之而無敢病乎民者書曰德威惟威夫
是之謂威畜剛慎施亦近之矣尙益砥厲山西之民其
遂矣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山東參政陳君時莊序

成化戊子夏不雨天子敬修省慮刑罰之不中也慎選
廷臣出讞南北兩畿獄事而南畿獄事尤夥眾推刑部
郎中陳君時莊焯焯有治行足膺是選君遂拜命徧歷
諸郡詳訊眾囚明而公敬而恤於是抵調者噤若夏至
而反舌無聲冤抑者訴若困馬之見主而長鳴罪當者

服若冬虺之甘處於穴枉繫者出若麋鹿之脫罟獲而走山林一時人心快之及葺竣事還朝擢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寮友若胡允敬者需余文餞之嗟乎旱之故多矣古昔之救災其具詳矣是未易言也然獄冤亦足以召災而袁安顏真卿之流以辯獄致雨者古多有之今歲四方尤旱而南畿稍雨未必非君讞獄之效也山東列郡今旱甚於他方而又繼之以潦民不流亡矣乎虜使大僚冠蓋相望蓋多能救恤之不知其於周官之十有二政上官均之五術與夫富弼趙抃蘇軾之政董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焞之書之論尤詳盡而無遺精當而可法者已行之乎抑行之而未盡乎君往視所治政果盡矣民果濟矣可以安枕若猶未也尚舉前所云者以告于大僚虜使請于朝而盡行之民其有不濟乎百里之言曰救災道也行道有福君在南畿以祥刑救之於方燃今往山東以惠政救之於既烈福其可量乎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九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愚軒箴

南京僉都御史高公上達以偉識宏才當諫諍糾察之任而以愚軒自號眾皆疑之余雖辱交而亦莫識其何旨也妄言以箴之

顏愚實睿甯愚實智一以窮居一以亂世於皇大夫際時唐虞貴總憲度其可以愚世謂愚者不辨白黑百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愚軒箴書 約圖刊本

所能如彼木石大夫□□識迴才鉅自謙為愚其孰肯許豈謂世愚欲與之一隨波同塵乃德之賊抑以愚民不以智治聃啟秦禍其可則之古直今詐為民之疾既曰疾矣均庸藥石盛德愚貌聖智愚守或可保身徇國則否世之禍福其曷有恆木散而壽鴈瘠而烹相古大臣惟義之適智愚兩忘夷險奚擇敢告大夫尚書諸紳參前倚衡古之大臣

送廣西參政程君用元序

古歛之區有世家曰程氏其先晉新安太守元譚昉家

于茲子姓蕃庶簪纓蟬聯在梁則有忠壯公靈洗在唐

則有戶部尚書仲繁中奉大夫令滙在宋則有武舉狀

元鳴鳳在國朝則有都事德堅韓府左長史孔著皆有

功德可稱道用元則太守之四十九世孫都事之玄孫

而長史先生之子也少承家學長而滋昌敷為文辭霞

蔚雲蒼鄉大夫書其能大樂正論其秀用擢地官主事

進員外郎以至郎中凡賦役寡多戶口贏縮之數稽之

無弗詳也庾庫金幣倉積芻粟之出納莅之無弗公也

簿領之文量衡之制治之無弗明也多歷年所績用愈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愚軒箴書 約圖刊本

彰乃超擢廣西參政鄉人仕于朝者需余文饒之嗟夫

嶺海之間八桂所叢百寶所萃地大人眾鬱為西南大

藩久矣自猺獞之擾更十餘歲干戈日尋賦斂滋甚民

之死亡疾苦可忍言哉聖天子仁不忘遠屢興師征常

慎選牧伯往撫意勤且至矣為牧伯者可無以仰承之

乎今夫養枿木者必固修藩籬而培溉之加厚不以常

木視也畜傷禽者必謹護樊籠而哺飲之加勤不以常

鳥視也今之殘氓疲庶其可以平時黔首例視之乎必

為之嚴戍守課耕織恤孤寡賑乏絕薄征緩刑施舍已

責日摩撫而煦嫗之庶無負聖天子之德意然非賢而材者莫之能也君生世家紹聞衣德可謂賢矣職地官治繁理劇可謂材矣尙益加勉其有不能者耶

送楊朝重序

無名君子之所恥也有名君子之所懼也夫眾人在穹壤間生而世罕識焉死而世無聞焉是與草木獸豸等也而有所謂聖賢者天下慕之萬世仰之惟其名耳名者實之所生也聖賢得其實而名生焉譬諸日月之精華珠玉之光燄自有不可掩者夫聖賢何人也天下萬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仰慕之而我生則罕識死則無聞是亦人耶何恥如之故君子必奮修其實實得則名隨之方其未名也發一淑言植一休行敷一嘉政人則曰不意其能若是也又曰是人能若此亦可矣莫不稱歎之暨其名盛則人望之重而責之備言行政治非有卓絕乎羣類壓服乎眾心人則曰是人亦若此而已耶一或不當則曰爾亦爲此耶增瑕益癥溢毀重謗靡有不至矣故君子恥無名而懼有名懼無他益修其實而已矣閩楊君朝重德厚而操廉學贍而文偉以鄉試第一齒胄于四方競傳

其文辭凡學毛氏經者咸取式焉旣成進士拜御史屢論國家大計朝野稱其風裁無閒言出巡江右尋按兩浙還陟山東僉憲自臺省以至校庠識不識咸謂其當任藩臬之長而是陟未宜夫山東大藩僉憲要職由御史陟者踵相接矣而輿論若此非其名之盛而人望之重耶世之憲職率戒剛毅斂威稜以取忠厚之譽大奸不敢劾也大罰不敢施也大政不敢陳也第能清案牘杜苞苴行不越繩墨之外是足爲賢矣吾恐朝重之名人之望之者不徒若是而止也朝重可不惕然深省奮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加厲赫然大振揚耶余也不佞亦不幸蚤有名甲申之歲預選士於春官或見余所錄貢士文笑曰某之作亦若此乎不謂非余所及也蓋亦名誤之耳然是選最多魁壘聞望之士其一則朝重也朝重雖非余所選而亦與有光今春予自省母赴京朝重適在浙過于杭于嘉禾餞至于吳之平望觴詠笑談亦嘗及盛名難居之意茲朝重行其鄉人若御史林君誠者需文以餞故申告之亦因以自警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請於予曰江陰王君克正以茂學第進士以雋材官給事茲陟河南之僉憲察案偕願先生贈之言敢以請余曰子與克正皆言官也反需余之言哉則皆大笑笑已請不置余曰吾言易也而行之難百職之政吾皆能言之而皆未能行然亦知行之難而不敢易其言也子固請吾言尙請克正無畏難而力行之變者不拒薪醫者不拒藥躬爲言官而拒人之言必不然矣吾試言之而子與克正擇焉夫言官者自黼辰至臺省藩臬下逮火伍閭閻無不得言之其言臬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曰當廉明當正大當布宣天子之威德當糾官弊當察民隱刑之頗辟獄之放紛貪暴之不黜奸宄寇盜之不熄皆其罪也騰口而談縱筆而書蓋無難者使身處其職而力行之鮮有能易者焉克正往也必且磨畫厲昏夜省曰吾廉明乎吾正大乎天子之威德已宣乎官弊其糾乎民隱其察乎刑頗辟乎獄放紛乎貪暴其黜乎奸宄寇盜其熄乎省之又省凡嘗言乎人者一反諸已而力行之則憲令之布霜凜霆劓名聲之揚焱起水涌欲辭崇階以違要津不可得已子以爲何如士廣曰

辭盡矣克正當佩而行之天下之琇瑩粹象甚夥克正肯以規爲瑱耶

送趙生玉序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至哉諸葛武侯之言也然世之寧靜澹泊者吾見亦鮮哉故吏部尙書杭趙公之從子聲遠與子有雅欲其子玉走京從余弟惟立卒業適子過杭航之玉日肩閣下箔若處女不妄出繙簡編秉觚翰無時刻休有故避閣則挾冊就爐上舵旁諷之雖役夫舟子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叫囂百隳突寂若罔聞見殆靜而寧歟到京館余家余官久而貴猶罄脫粟之飯三韭之蔬與余同嚼甘若鼎臠其嗜京之奇貨尤物與凡百瓊麗怪偉之觀漠如也殆儉而澹泊歟武侯當羣雄方沸而獨卧草廬出佐先主則持白羽扇而指揮三軍至身歿之後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蓋寧靜澹泊之至者功蓋三國名震千古實伊呂之匹也其始蓋自靜儉得之世之寧靜澹泊者或變而貪躁其都重任罹大變而袖手弗能一展指者亦或儉靜之士疇克武侯若哉傳云跛鼈千里六驥不致五

其操爾善擴爾才確乎不可奪也沛乎不可禦也孰量
其至哉玉歸書此以佐余弟之誨聲遠與其季行遠皆
博達士也然余言否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兼大理寺卿程公序

北冥有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海運則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九萬里而徙於南冥夫南冥者天池也鵬以
背翼若是其巨而搏擊若是乎遠且高故能至也程公
之適南京其猶是乎公抱文武之材經濟之略始自進
士擢給事黃門已歸然拔萃北虜入寇被敕守禦京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己而出參大藩入長太僕尋僉都憲以撫遠陽歷歷有
踔偉聲績乃副秋官遷貳圻父適西蜀山都掌夷寇邊
屢伐不克帝命帥征陟公大司馬董師十餘萬深越幽
箐絕崖麤龍背掃大垣築水磨礮礮而毛燎之乃瓜裂
其地分屬諸夷又徙衛增堡以制其要衝於是百年不
拔之逋寇咸服其辜而西南百萬億生靈永奠枕而無
虞策皆公出將帥受成還朝論功被獎賚甚渥用兼大
理至是乃有南京之命非猶鵬之南徙也耶夫南京國
家肇造之都萬世帝業所基四方輿望所屬而兵部尙

書總司戎政變贊化機自昔固難其任矧今萬邦久恬
百度寢弛坐而因其故則曷以備不虞之變作而圖其
新則奚以詰弗率之民視昔猶有難者夫不剛不柔畢
公所以保釐也包荒馮河治泰所以光大也公尙念之
以表百僚以飭百度以彈壓四方以鞏固億世無疆之
帝業他日海運其將絕雲氣負青天而還北耶公之介
弟名以武功官指揮僉事冢子敏政又以奇童擢進士
官編修余交其父子兄弟閒雅矣薦紳屬余言餞公不
宜辭乃借鵬爲喻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承恩歸侍圖序

母子之親天性也士有舍其親以仕于國者性以君臣
之義不可廢且覬祿食貤封以致養與榮于親耳不然
何庸仕也昔溫太真爲劉琨將命江左母固止之絕裾
而去張敬夫議其志富貴功名以傷天性雖使佐晉克
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若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
塞其天性之傷不若徐元直以失母亂方寸而就曹操
全其天性可貴也夫太真養母少以孝聞方絕裾時固
謂將命不數旬即可還養特遇亂而不克還耳然猶不

免傷天性而來敬夫之議也南陔廢陟岵降世之滅其天性者有矣況所謂傷者乎則吾於刑臺教諭盧君之歸安得不張之也君初以鄉舉擢訓瑀之澄邁累遷今官學行兩豐教道不著蓋將漸于馨矣茲以兄卒無人乎母之側也疏乞歸侍詔允言旋交游贈以承恩歸侍圖屬余書其上嗟乎君可謂全其天性而無傷者矣雖薰天之富貴蓋世之勳業何足尙之余官久母老近歲歸省嘗有詩曰赫赫三公位堂堂萬金貲何如茅簷下母子相娛嬉寫其一時天性之樂也然僅再期而爲公

楊文懿文集卷十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期所逼不任離別之苦欲如君之久有茲樂安可得哉道不足格君澤不能被民文章無用於世而乃廁班行糜廩餼與江湖之乘鴈雙鳧無異曷爲弗遂吾天性之樂哉余於是愧於君矣撫圖擲管能不慨然

祭毛士廣文

給事之官以言爲責世降俗微率尙緘默侃侃毛君蓋古遺直誠激于中義形於色屢抗其章補袞之職拯拔淑良劾去奸慝忠讜之聲颺馳雷擊漢有汲黯淮南悼息魏徵在唐主知得失行總憲度以肅百辟胡遽而亡

眾皆撼撼豈天惡直而禡其魄俾奸慝者橫翔自得抑世溷濁君實厭敷去而仙遊太清是陟窮貴極壽彼躡彼蹠誰謂蒞蘭弗逮檣櫟惟是令名四海嘖嘖期久不磨終耀史冊我羞藻蘋隕涕含靈匪私于交爲天下惜

題東巡卷

自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澶淵之役武弁以賦詩退虜誚吾人抑不知主是役者固文臣而笑談幕府中者詩人與焉今觀東巡之什乃知浙藩李甯二君之討銀礦賊也從容嘯詠而賊自退蓋勝算之先定耳武弁能此者幾何人哉三復敬歎書其末簡

楊文懿文集卷十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節堂記

事有關乎天理民彝者君子必溢口深贊侈筆大書所以示天下後世俾淑者以勸慝者以慚教化易而風俗良也故吾於孝節之道有不能已於記焉閩之臺江有節婦曰鄭氏孺人幼歸余尙春甫余之先被誣爲兵有司不能白甫走訴于京至再孺人綜其家政秩如也甫歸至崇安距其家僅千里卒于逆旅孺人犯霧露冒榛莽躬迓櫬以歸時其大姑暨其舅亦新喪姑且老子方

亂家徒四壁立孺人矢志秉節茹苦治生奉姑極怡下
甘暖姑嘗病每夜露禱于北辰愈而後已其三喪久不
舉或勸之火葬孺人曰吾舅與夫皆儒也雅惡火葬非
禮吾亦安忍且其孤萬一成立不悔且恨耶卒爲宅兆
葬之姑卒哭之踰其夫葬從前兆發居越四十餘稔年
既老而子亦彊以仕矣姻族鄉邦稱道之無閒於是薦
紳先生榜其正寢曰孝節之堂彰厥善也其子曰亮以
鄉舉官訓導需次銓曹介戶部副郎林君迪請余記惟
婦人從夫而節事姑而孝所謂天理民彝者實賢愚所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具萬世不可磨也然或誘於私奪於物而不克行甚
至抉目去夫於生存之時反屑稽姑於富安之日者不
鮮矣若夫生死契闊而固持其節貧苦患難而逾致其
孝若孺人者其在璞之瑛乎其凌冬之柏乎其烏羣之
鸞鳳乎良足尙矣族師邑長行當具聞於朝旌其宅里
而聲樹四方載之史冊而烈騰百禩觀而作者易心聞
而慕者厲行衛其美陳孝婦得專美耶爰記以需

送陳叔玠序

醇酎之尊不醞醑酢干將之範不鑄擾鉏是故游洙泗

者多大賢出河汾者半廊廟學務求碩師不以是耶我
先祖栖芸先生德尊貌嚴學博而文雅髦士俊生麇至
于門牆坐春風立寒雪鮮有不造道而成章者叔玠家
慈谿族蕃以昌世載文獻方其幼時志大而才肆視三
旌無難取者嘗從先祖遊斂華收銳雍雍如也長而教
于其里之塾仕而教于都昌邑之庠門人若都給事中
毛君弘其一也西河之疑不在叔玠耶叔玠比自都昌
至京師徒教東廣之開建過余言別余既與通家又嘗
偕試于浙闈也俛仰今昔有不勝其慨焉蓋先祖於是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世久矣雖其門人亦多殂謝而仕者若河南布政章
公繪數輩皆已休致獨叔玠仕方張耳又舍予以去焉
秦康送舅悠悠其思韓愈重李觀及其所與則吾於叔
玠之別慨可既耶序以饒之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農之志皆在穡賈之志皆在賄終其身皆無變焉者惟
士之志則有在道在功在名與利者既殊矣至爲風化
所鼓流俗所誘毀譽利害所驅則又有變其志者夫功
與名利雖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

而志焉者殊鮮苟志乎此而學之弗懈則持身必端理
家必和涖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義無乎不盡
矣然志不篤而懈於學或誘之或驅之於是變而志功
名則於道有不顧矣志利則於功名有不問矣荃蕙化
茅蘭芷不芳屈子所以歎也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
也誠得志道不變之士布諸庶位求世無泰得乎梁石
聞之英也操履謹端文章雅馴蓋志於道者茲以進士
擢守廣德將以所志者見諸政耶夫以道爲政雖古循
吏亦或未能梁石其慎之政有不獲尙無變其志而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乎道焉子夏不曰仕而優則學乎道既得而政不獲
者未之聞也求余文贈守令者眾矣莫之與也閒有與
者語以政耳彼獨知簿書期會之當急語之政且猶迂
我而況道耶微梁石不足以發吾之迂談

開州察院記

御史職列內外而其署隨之周有御史掌治令秦以降
有御史大夫暨中丞掌察舉非法其屬爲侍御史爲治
書侍御史爲殿中侍御史此皆職于內者秦有御史監
部漢遣御史察郡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而隋改

爲監察御史蓋兼取諸秦漢此乃職于外者而其署內
則漢創御史臺代多因之唐宋增三院一曰臺院以居
侍御史二曰殿院以居殿中御史三曰察院以居監察
御史皆臺屬也外則或稱行臺或號分司代不一制國
朝改御史大夫爲都御史臺爲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
史數十人列居十有三道出巡郡縣塞徼則所在之署
名察院皆定制也畿內大名府之開州舊有察院既卑
且隘寢久始曠越謝君鳳伯儀知是州政善民安百廢
皆作乃撤舊院新之爲廳三楹高爽宏麗前爲中外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楹數各如廳後爲寢五楹兩廂如之下至庖園之屬
皆備始自成化五年季夏至仲秋工畢州之父老欲刻
石記之而中書舍人劉君淳爲請於余焉嗟乎小人居
受廬行儼舍甚至暴露于野然且各供其役而不敢懈
君子所至輒有署以安皆民之力而君之賜也顧可懈
其職乎御史以察爲職自國家利弊下逮閭閻火伍之
臧否休戚無所不當察然非德正大操廉剛才通敏明
斷而加之以勤慎未見其善察也視壘成勦舍豺問狸
曾是以爲善乎察院洞開憲節危立趨其庭者股戰闐

其閔者膽慄非他署比也不修其職而何以處之茲署之建固有司事也伯儀之善政夥矣此何庸多談為書御史之事俾駐節者覽焉

宋禮部尙書黃公畫像贊

此宋禮部尙書黃公之像也明太子洗馬四明晚生楊守陳獲拜焉若覩景星瞻喬嶽謹論其世而贊曰

黃公度名文叔其字擢科宰邑累遷御史疏請光宗朝重華宮盡逐讒宦者時弗能從遂棄厥官歸新昌山中起為右正言將論韓侂胄之姦御筆與郡竟奉祠還入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偽學之籍名垂不刊召副太常游權吏侍出典兩郡溥仁洋惠活百萬口鬻桑之餓人全九萬家潢池之赤子裁決訟牒日千特緒餘耳入直寶謨日推轂士曰何報國庶其在此請老至十不允陟禮部尙書論藝祖垂萬世之統在純用儒生與務惜民力其主曰俞謝病提舉萬壽卒贈龍圖史所謂始終一節合古之遺直治民忠厚侔古之遺愛公其兼乎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世之事常與變相推吉與凶相勝有非人力所能與者

皆天也君子修己以聽之耳天順初有權姦橫甚或詭侍臣之名疏其惡權姦怒下侍臣于獄侍臣時在告實病不能疏疑其仇者詭以中之盡鞠其仇不驗連引數十人皆罪之卒莫知詭者為誰饒劉君宗禹以進士拜行人嘗與侍臣同使事疑而鞠之無有然猶謫之俾經歷衛事於廣東之廉遷浙之寧波連蹇困頓踰十年所謂變也凶也楚國亡猿而禍林木行者得牛而災邑人城火作池魚之殃飛鳶致虞氏之滅宗禹其類是乎迨今乃拜都察院都事衣繡冠豸復造鷓鴣之班所謂常也吉也婦喪其弟勿逐而得塞翁亡馬引羣以歸潮陽赴國子之招黃州還禁林之直宗禹不猶是乎用是觀之變未有不復其常凶鮮有終勝乎吉者盛夏飛霜霽而已暑隆冬震雷雨而遂寒天道然矣世之人眩常變迷吉凶愛惡欣戚亂其中非愚也耶君子燭乎理植乎德罹患難而不隕其素履安樂而不忘其修是之謂事天宗禹歷年久嘗世多其於此乎昭矣余同年也愛奚助之因其鄉人之請贈也姑以是言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國朝一戎衣而定天下迨于今承平百禩兵措不用詩書禮樂之教日弘月昌章縫徧天下博文高科之士世尤貴之雖有信布關張安所效其技故有謂能挽萬石弓不若識一丁字者嗚呼豈其然耶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六藝之目射御存焉今世雖曰右文然玉帶金貂握重權於中外者皆武臣也輦過即署亦或撫髀而歎士顧有舍武趨文者豈所謂登山採玉入海求珠各有志耶抑其性所便材所長耶或欲兼有之也絳灌隨陸一虜酋能恥之士當何若文武并用天下久治之策也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之先以武勳主衛事于遼陽有葉與年矣思敬生有俊才視弓馬韜略若無難者顧取經史誦詠之充然有得雖世儒之胄或愧焉例當襲先職不受也偕諸生三試于有司成進士擢知常之無錫朝臣產自無錫者屬文餞之君豈所謂欲兼者耶天下固當竝用文武邑何獨不然周制鄉遂至小也猶有庠序焉猶有車徒焉況一邑乎且文不惟詩書武不惟兵甲其義博矣夥矣星斗也春夏也龍也煉鉛之三十爻也德禮也琴絃之六也水也玉也政之寬也何莫非文乎雷霆也秋冬也虎

也煉鉛之七十爻也政刑也火也金也琴絃之七也政之猛也何莫非武乎思敬擇焉舉可以治邑者用之無錫其治矣乎位崇者率起於卑材至鉅者雖微必慎乃有成君其摩厲之唐禁之頗牧宋邊之韓范豈天人也耶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天地之化日以暄之雨以潤之而雲也出於山川茫洋薄乎玄閒若無所事者然雲不興則雨不降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者所以爲雨之具也四時皆有之然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乘青陽擁淑氣滄而萋萋其所降之雨祁徐而不驟震凜而無聲根者以槩莖者以勾無鉅細遐邇無不被其膏潤者惟春雲則然君子之用世澤民者儀之唐君往以進士知合州余作春雲篇以送之勉其澤合民也君至合則簡苛征雪冤獄民罔不怡嚴保甲築城垣寇弗敢犯又隄江以奠邑居葺學以安士習其澤於合也時庶近春雲之謂耶天官茂其績陟南京刑部副郎合之仕于京者懷其遺愛屬文以贈刑部在古爲白雲司白雲者何秋雲也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時令也秋風起

而白雲飛則草木黃落刑之象矣然英英者露被菅茅則雖當秋殺而尙能春生猶君子刑期無刑雖榜笞誅戮之慘而恆有哀恤平反之仁也君其念之余聞雲有喜而色黃者豐穰之瑞也有慶而五色備者泰平之祥也君他日再陟將爲喜雲之致豐穰者乎將爲慶雲之開太平者乎抑將爲春雲之雨天下者乎余聞雲也懶雲也之三者未有能且爲君談之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古者自天子下凡有道德而教者歿則爲先聖先師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皆祠之周官樂祖祭於瞽宗戴記先賢祀於西學皆先師之謂也若夫卿大夫之致仕而其德功言足教者歿亦祀之國則祀於東序禮所謂先老者是已鄉則祀於社傳所謂鄉先生者是已夫學教民之地也東序養老之地也先聖以下祀之得其所矣而社則祭先農之地曷爲祀鄉先生於斯蓋民生惟在養而教之先農以養鄉先生以教合而祀之明養教相須之義歟一閭塾也父師少師教民學與里胥鄰長率民耕者皆坐焉合祀其類此乎近世自國都以達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

以祀吾夫子暨當時羣賢後世諸大儒猶凡學皆祀先聖先師之典也惟社則廢鄉先生之祀祀亦附於學焉人性之善也物至知誘待教而率古之教法備矣至於祀亦莫非教夫祀本以報本始昭孝敬也然薦禩興俯之禮行而感歎歆慕之情作有不俟言而化者此非教乎今學祀夫子賢儒教其至矣然觀法之機惟近者切進爲之序必易者先故鄉先生之祠不可廢也饒郡浮梁學舊有鄉賢祠在戟門之左祀宋吏部尙書彭公汝礪龍圖閣學士程公禹參政程章靖公克俊參政辛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穆公次膺凡四人開禧閒知縣事趙與清之所創也廢久矣今慈谿林君岳來典教謂他學皆有鄉賢祠而是邑未必無賢何獨不祠問之鮮有知者久乃得邑志知舊祠之故遂卽大成門左爲一室榜曰鄉先生祠以祀四公增元處士可堂吳公迂國朝廣東布政戴公弁解州知州吳公惠通七人各爲之贊且記其事然祠隘甚欲別構焉未克也久之郡推官浦城黃君鼎行縣謁祠以隘告君遂請于督學僉憲李公齡購地創祠于文廟之右凡三楹始事于天順己丑孟秋越明年夏季成林

君欲勒文於麗牲之碑以示久也監察御史戴君珊持
其書來請夫爲政在人而教又政之至也自祠之廢司
政教者不可以僂數孰克舉之今林君肇舉數百年之
廢典而黃君成之其輔教導俗之意盛哉皆加於人一
等矣所謂在人者非耶爲書以厲後之人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策題

問自古帝王必有訓典以貽天下後世至於我朝在太祖高皇帝則有大誥三編在太宗文皇帝則有為善陰隲孝順事實在宣宗章皇帝則有五倫書皆萬世之大訓也比者英宗睿皇帝命儒臣編輯大明一統志載萬國之幅員兼百代之文獻遐邇鉅細翕然可指廢興善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炳然可鑑雖曰儒臣所輯而宸衷綽旨親定其綱聖藻天書雄冠于首其可與前四書同垂于萬世歟竊嘗伏觀其略自兩京暨十三布政司皆首圖而次志圖則郡縣棊布志則山川風俗人物名宦之屬綱舉目張明如也夫談今者必證古舉遠者必先近圖之與志兩京與十三布政司之制在古亦有之乎山川以下在布政司者固博乎難以議為也其在南畿者諸生素所見聞可舉其尤歟且藝卦禹疇異代之書也尙相表裏況我朝列聖之訓典豈無相表裏者乎堯言萬世如見周禮

聖人所從諸生其敬對無忽

問書契既作載籍浸繁六經其至者也孔子於六經但刪定贊修耳何謂之作七十子於此六藝或但可言詩或僅聞四代禮樂性道不得聞春秋莫能贊誰謂其通後世諸儒有各專一經而註之擬之續之補之者有兼五經而為要義為鈞玄為徵旨為正義者有總六經而為法言為外傳為輿論者於是經明且久矣孰謂暴秦焚經而經存諸儒窮經而經亡乎諸儒論六經或謂其浩渺難曉或謂可不治而明或謂其皆心學或謂皆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注腳一何矛盾至此哉先哲用六經者有以其文倡諸儒有以其術佐人主有以其道繼絕學士將安所從歟如前所陳者請悉數其人而備論其實寧詳毋略也問百官惟將相權任至重歷代官制沿革與其人之賢愚道之得失可得而悉陳歟我朝削將相之權而分任於五府六部前古未有也然任必有所統權必有所寄名亡而實存矣相貴八統四的將貴五材六術今豈異古乎請備論以規之

問余讀易至於豐之繇未嘗不歎聖人之為世慮深且

至也夫世之所憂者屯耳否耳蹇耳劓耳幸而豐焉世所樂也而聖人乃謂其可憂援日月之中昃盈食以爲喻必欲王者尙大而照天下斯可無虞其爲世慮何其深且至耶今天下承平百年犁鋤尋於遐徼雞犬囂於窮閭達官貴人牆屋被文繡而婢僕厭粱肉民物可謂豐矣自禁衛至于邊防隸尺籍者如雨內外之閑廩圉牧成雲兵馬可謂豐矣文昇鱗碎壅於銓曹武弁日繁虞弗能給皆患無術以汰之人材可謂豐矣普天率土凡百稱是雖兩漢唐宋之盛弗能踰也然民物豐矣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有水旱則窮者流亡富者乏匱兵馬豐矣而一有征伐則精卒勁騎俱不給於營陣人材豐矣而庶官之員恆闕緩急輒有乏材之歎其故何也豐之可憂者其爲此耶非耶抑又有大於此者耶天下之可憂者其詳有幾憂而圖之計將安出凡天下之事與其貽悔於後孰若預憂於前先數者預憂而爲之計則可以保豐於悠久否則能無悔乎今聖天子臨御正如日中之照天下有司欲秉炬以佐其光也故咨於諸生范文正公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生豈無憂

天下如文正者乎其悉心以告

問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行治所由異也古之人若堯桀凱凶較然霄壤天下萬世所知矣若夫聖之清和伯主之正譎大夫之濫隘士之拯溺受牛與贖人辭金拒鄰之養與嫗不逮門之女孔孟有定論矣他若相之或通或介將之或寬或嚴司刑之或恕或刻以至立教之或以柔勝或以剛克守郡者或以術破奸黨或以禮和寇讎治邑者或戴星而勞或彈琴而逸典選者或嗔而與人官或笑而不與人官治兵者或不戮一人或鞭七人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貫三人耳至於同仕宦也有苦身自約有放意自恣同奏事也有力爭有順旨同侍講也有爲元老而恭有起布衣而莊同爲直指使也有多誅殺有多縱舍同使秦也有專美本朝有微說國弊同致師也有右入壘有左射以敢同在軍見君使也有納不納者矣同除喪鼓琴也有和不和者矣同鋤地見金也有擲不擲者矣若此者孰優孰劣疇是疇非九原可作其誰與歸夫論別人物者大學格致之一端也毋徒諉諸不暇

應天府鄉試錄序

自古御天下者必需賢才而理賢才猶珠玉也非人求之不自致是故鄉賓興郡國勸駕有司懸科代相踵矣應天府我國家肇都于此今爲南京而鄰府暨州十有七皆畿也夫京畿首善而鍾材昔周漢之東其故都弊矣然鎬京之士萬民所望長安英俊之域絃冕所興詩人賦客尙侈談之況南京雅際熙洽仍擅眾大凡百無異車駕臨日聖化恆先王氣恆萃故方聞偉秀魁壘之士雲出林立比今夔天下解額視諸藩獨盛每科必命侍臣往蒞典禮冠侯服焉今上紀成化之七年府尹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亨府丞臣哲以考試官請上命洗馬臣守陳侍講臣瓊皆不敢辭遂冒炎暑犯晨夜凌風濤而南至則同考官監丞臣禹錫教授臣玘臣俊教諭臣子臯臣厚訓導臣祥臣旋臣寬監試官御史臣燮臣昭與百執事具在遂入棘闈胥戒飭曰命鄉論秀爲國與天下也任重且難莫有尙之凡與此者必皆精白厥心勤慎乃事求無負茲任哉其或怠私是慝官也是蔽賢也是負國也弗覩于面衷其安乎不畏于人神其昧乎於是合六館諸司十八府州之士凡二千三百有奇試之三遵解額取百

三十五人乃第其名拔其文之尤傑錄梓爲錄蓋古者賢能之書行年之署猶茲錄也錄一成而士之進退異焉故已錄者或以欣而未錄者或以戚然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區區者安足計哉且陟臺一級非努力莫造其顛黍稷之華人惟冀其實故已錄者一有位焉官必盡職諫必盡言相必盡道相與奉明主尙三代之隆奄九圍四裔而膏雨之保豐持泰於億萬年則竹帛鐘鼎名昭于無窮錄安足貴也否則玷斯錄矣且驥雖一蹶何累千里戰或三北竟收大勳故未錄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益修眾德彌燭奧理發之文皆粹乎無瑕傳乎有味燁乎騰光追儷古之作者則雖在遐僻必有能錄之況畿內也夫錄者豈直爲已錄者之輿哉尤爲未錄者之楷也臣故兩勸之謹書于錄之首以獻於上曰連城照乘之珍至矣請天府登之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量之器自龠合豆區至于斗斛釜鍾鉅細殊而受粟之寡多隨焉細而受多則盈鉅而受寡則歉平之者概也穀粟之肆糴者曰歉糴者曰盈紛然而交爭有立其旁

者不待乎概一舉目而已識其盈歉矣然或盈或歉始雖紛爭終必底于平而後已士之用世也其材德厚薄猶量之有鉅細而其職位崇庳亦猶粟之有寡多也第用者或未能底于平識者或未若旁立者耳聞李君廷美以進士擢刑部主事陟員外郎其性行和以良其文辭敏以蔚其用刑公以仁蓋鉅量也余官京師於刑曹善五子曰何廷秀彭鳳儀張時敏巨時雍與廷美皆士之俊邁而不羣者廷秀鳳儀皆陟憲副時敏陟憲僉而時雍陟郡守矣廷美比擢廣郡守未行以事遷倅於衡郡余謂五子雖有不齊而為鉅量則鈞廷美之郡守且猶歉而况倅乎然世之盈者多至於覆而歉者率底于平焉知歉之不為廷美福也抑士之材德學則進否則退又非若量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廷美仕不懈於學况遭聖明之世他日所受可量乎哉余亦旁立者也識廷美審矣故說量以敘別

新化縣學記

新化之邑創自宋熙寧中學隨以建紹聖間邑治遷今所學亦遷于其西元季燬國初復之至景泰改元又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其地之隘也徙築邑治西南逮今纔廿餘禩已敝而將傾都憲吳公琛輿壁撫泣茲邑慨焉顧僉憲邵侯琮叔璋曰學敝若茲在所必葺然小邑寡民不可斂以病之費將安出時候治獄獄有賄當入官者僅二百金請以充費公喜曰可遂命寶慶守謝君省經之邑之父老羣告于君曰今學之地有突有窪故室宇或爽厥宜而章縫弗利於武病之久矣邑治東垣之外有廟祀城隍尤敝當葺而其地羨餘弘廣且方若矩也平若掌也可以立學請徙而易之君以告于吳公于邵侯皆曰善乃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府知事周田營之自成化辛卯春正月肇作大成殿暨兩廡重門庖庫以俎豆聖賢作明倫堂泊講齋寢舍膳宮米廩以居食師生端其述道崇其門垣以是歲夏六月告成僉謂新學不可無述而謝君之從子鐸官翰林因為之請余聞之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大學之道在新其德以及其民耳新其德則身修新民之德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古之所謂學所謂教所謂化一皆此而已矣宋人之創是邑而命名也其謂造新邑以敷新化耶抑謂邑新而化隨以新耶然其時新法病民新經誤

士烏有所謂化哉降而南渡極而胡元益可歎矣國朝教化之昌覃于四裔而是邑之以賢能書者猶鮮無乃狃於舊耶今邑既舊而學屢新隘也新而廣矣陂也新而平矣陋也新而美矣士可不新其德以稱之乎彼新學者糜金錢憊心力一皆資之人完則士享之而已無與焉若新德者則惟致吾之知誠吾之意正吾之心不待取之外而藉乎人也德苟新矣則鄉薦之國庸之居穹位享豐祿勳業峙而無疆聲光焯于不朽疇得而攘之温公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吳公賢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臣固知所務而邵侯協其謀謝君就其緒皆賢矣哉
送沈大參赴河南序

雪虐而不凋者可梁楹也火焚而不變者可圭瓚也值不測之變罹無妄之災而克秉其操者其可以居崇位膺重任也不占矣夫杭沈公克欽始以進士官駕部茂著勞績累遷正郎景泰之末有權奸不軌鋤斥其素所不悅忠盡之臣蔓及于善良雖其稔惡自取夷滅然貽患于國而善類之被其毒也亦酷矣公當是時亦被誣枉謫戍遼陽嗟乎魚網之設也而鴻雁焉行人之得也

而邑人災焉魯酒之薄也而邯鄲圍焉城門之火也而池魚及焉腐鼠之墜也而博者殃焉此尤人所不能堪者而公行法埃命怡然於冰雪弓馬之鄉加於人一等矣今天子御極日月之光洞燭乎幽壤覆盆之下於是向之忠臣首被昭雪公枉亦白乃復厥官今超拜參政于河南塞翁之馬婦喪之第宋人之犢蕉中之鹿於是乎驗矣公既被河南之命交游若副郎于景瞻者需文饑之惟公才賢卓卓其於參大藩也何有然管仲嘗曰無忘在莒而馮異亦曰不敢忘巾車之恩蓋畏心之易泯而侈心之易生也吾亦願公無忘遼陽則他日居崇膺重豈直參一藩而已哉敢以為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樊山八景記

異時樊進士貴嘗求予記其樊山八景久未暇為今其叔父時登貢士來復請予詢其詳則曰距縉雲縣治二百武有山曰樊蓋自余始祖兩浙儒學提舉諱杞孫者家其下族蕃望彰縣人因以姓是山焉家之北有別業環樹以梅命之曰梅花墅墅有室大於斗余讀易其中梅盛華時時取雪烹茗飲因號煮雪窩墅西窮麓折而

北水出兩山間其上篁竹無際是爲竹深澗澗北有塢
曰藏春花木叢其中又北有憩雲庵中多鉅松雲所萃
止澗之西南山紆徑繚迴亭在焉亭南樵巖雜處雞
犬聲喧是雞鳴垞也垞前溪波磷磷白鷺時下名鷺鷥
瀨八景之概若是旣多賦詠之矣願鼎言以記之惟天
下佳山水至夥也得一齒於人以名于世幸矣矧其一
丘一壑盡登於賦詠者哉然輞川之柳浪椒園視武夷
之釣磯茶竈若有慚色藝與德之幸山水固殊也樊自
提舉而下案休淑趾顯榮者相望矣時登今又著文行
聲而羣從子姓若御史瑩貢士鯤庠生輔皆有志者八
景不賴之而益彰耶吾筆之爲山靈慶也

送吾景端序

三衢吾景端以易學舉于鄉入齒國子與吾弟守阼最
善國子論易輒推安福劉戩與守阼暨景端數人自京
達四方鮮不知其名每禮部試皆期此數人在高等有
司亦欲羅此數人以爲功然每試而數人無一與焉以
數人學未優耶則爭名者胡可以虛屈有司識未精耶
則所選之秀傑亦夥矣蓋士之進退淹速固有命焉非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所能與也今數人者名在乙榜例授師職皆辭景端
獨曰吾母將耄矣可擇祿耶遽就焉士無問識不識皆
謂宜再需後試必占魁選不然則隨常資作守宰亦邇
矣胡遽爲親厚者交諫儀曹亦強沮之不可竟得教諭
江浦蓋三釜足樂萬鍾何加固仁人孝子之道也景端
奚啻加於人一等哉入其範模者其肯志富貴而遺道
德也耶然豫章魄旄固明堂大廈之具也收梁棟拾桷
榱者行且至矣景端尙俟之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化之行也老引其幼比聯其閭一皆走趨於善故賢
才昌而風俗懿唐虞三代所由盛也秦以降教化隳矣
民不覲德而惟利之覲胥淪於惡間有仁辟良輔驅而
之善然亦豈得四海浹耶民有能淑其躬以惇于家于
鄉者豈易得哉湖廣之石首有處士曰汪公韓信字用
賢幼涉藝文長崇禮義奮然志植其善宅近市厭其囂
也營荷湖之東老焉樹竹徧舍後山自號竹坡而杖几
其上目翠旌耳璆玉蓋翛然也日誨子與女諄諄於古
之嘉言法行不捨家子浩取進士累官副都御史撫定

蜀盜聲烈炳中外餘五子亦克無忝二女孟適廣西參
政袁凱季歸太學生徐漢英皆執婦道蓋公之善浸于
家矣公處族黨論蒙周之多愛慕之嘗讀藍田呂氏鄉
約曰此善俗之道也蓋舉乎乃與鄉人之隱而老仕而
歸者若劉知府海輩凡九人爲義鄰之會一如呂約遠
邇稱慕焉蓋公之善流于鄉矣公嘗以浩恩封大理左
寺副年七十有九而卒富榮壽考眾鮮克邁蓋天錫其
福以彰其善耶公墓在麓湖之原葬既有銘矣浩又欲
表於其上以余同年寓書俾弟某來請惟人之性善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矣率性而善人人可能非有異且難也然制行者慕
高而趨詭立言者取奇而求備則過矣若公之行無不
可能者俾人皆公若則自家而鄉將無乎不善雖唐虞
三代之俗可臻也又奚求哉余是以書之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余同年牟公爵初以御史拜僉福建按察司事其律已
持憲若竹柏之挺也其屏奸除慝若鷹鷂之攫鳥雀也
其慮冤錄枉若鄒律吹而燕谷黍也故一時深山窮障
婦人稚子皆知有牟僉事而福建至今數僉事如公爵

者指不能二三儂然在福建八九年視他憲官之聲資
遠不逮者往往超擢而獨無改于舊輿論爲之不平旣
而陟副使纔踰年又陟江西按察使江西之吏民間之
曰是福建牟僉事耶相戒毋犯在江西僅三期又召拜
太僕寺卿夫爲僉事聲績卓矣而八九年不調何其淹
也旣爲副使聲績未有加焉而頻歲屢陟遂至今官何
其速也豈獨公爵之利鈍有時蓋試之久而知之深乃
加不次之擢者固聖君用賢之道也今虜寇未夷邊警
且數大將方率數十萬師以往直欲犁其庭而掃其穴
徵馬亟且繁然馬牧于官者或竊鬻其芻菽或私以負
重馳遠或斃且幾半存者餓羸而散於民者以水旱頻
仍民不能保其孥而何馬之能畜酷而徵之祇擠之于
溝壑耳太僕之難爲未有劇於茲時者公爵其無擇蚤
夜圖所以贍國用而完民生者舉之俾聲績無減於僉
憲時則所謂不次之擢昉自今耳優於彼而劣於此勤
於小而懈於大表表於外藩而碌碌於內廷者豈所望
於公爵哉公爵之被召也同年皆爲之喜旣至而喜益
增羣往賀矣又欲贈之言以余在翰林乃俾執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江西素多豪右其犯憲也雖大官疆吏亦鯁鯁焉若睹
峒虎莫敢嬰僉憲陳君夢祥至一繩以法弗為利疚威
慌於是羣謗歛起久弗燿或謂曰金以銳挫革以堅裂
直道之難行也久矣眾煦漂山羣輕折軸讒謗之為害
也大矣子其慎之夢祥弗為變既而當道者惑之連六
年不調考績而弗之最也或曰子可以改未耶夢祥笑
弗答夫貞木歲寒不凋良玉火烈不變是區區者安足
芥蒂孟祥之襟耶始孟祥與余交嘗贈之文聞其持憲

楊文懿公文集卷三十一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嚴心甚壯之謗若不屬耳茲夢祥來過余劇談下夜漏
數刻指其心曰吾極知所以弭謗市榮之術顧不能負
此耳余益歎重之孟夫子有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夢祥奚所安他固不足計
也余當暑炙瘡作乞文者踵至莫之與也有感于中力
疾為夢祥一言

大壽字記

大壽字一軸監察御史張君敦之家藏者君之始祖曰

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厥產遺之此亦其一也
自子成傳六世至君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
君取而裝潢之遂求余記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
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
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浸
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
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章仲定為六十
九種謝善填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庾元威書

楊文懿公文集卷三十一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針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
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
猴雞犬豕以及銘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
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莫蝸腳猶有所遺蓋書之作
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
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
為考其間時有疏繆蓋傳摹之本歟然大字宏壯若樓
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罕見足以聳奇
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況家傳數百年之舊物也邪

伏羲河圖陳在東序舊本韓文歐陽珍惜張氏子孫尙
世寶此無斃

題南齋魏尙書詩後

南齋先生蕭山魏公諱驥歷官南京吏部尙書致仕德
尊望重而壽最高今天子特降敕遣使存問賜之羊酒
且命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時已閱九十又八禩矣
未幾而物故日余一再拜之辱愛厚今觀其寄吾同年
袁憲使詩三復慨然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吾於此亦
云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吾邑高橋章氏素以質雄尤尙禮義其先三世同居閨
門肅穆高橋居郭西當水陸之衝而章氏好賓禮士自
藩臬下逮郡縣庫廩之僚吏與游士過客鮮不延致冠
烏叢于其堂舟輿崒于其門外不啻一雄傳也旣而諸
耆艾皆凋謝盡家日以落門可設雀羅獨靜庵處士幼
孤子立乃能飭躬治產修孝弟睦婣之行諧鄉鄰下致
賓客寢復其家聲迨今則昆弟子姪玉立蘭芳科第之
踵登青紫之交映赫然冠諸名族矣子鑑以進士官黃

門蔚有聲績考最推恩封公從仕郎兵科給事中室封
孺人於是公年六十有五孺人六十有二齡矣偕老竝
榮良足賀者吾鄉大夫士詩以寄賀屬余序之余先大
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名當時公之諸父暨公與昆
弟皆從而執經先父梅讀先生暨仲父見素居士季父
韋庵先生與公同門蓋若亢鯉之相益者今梅讀雖贈
編修而弗及封韋庵有二子方舉進士而未第獨見素
封監察御史可與公埒然未及公之富而康也而章氏
有自行人至苑馬卿者有自主事至布政使者其考妣
皆被贈而弗及封封乃自公始用是觀之公之福過於
人遠矣蓋累世之積善一生之種德福於是鍾焉非偶
然而致之也余不佞僅撫實書之以爲序

送李太守序

仕各爲其職固也然有非其職而事勢有可爲者君子
必力爲之抑非氣足敢爲才足克爲者詎能力耶比歲
虜寇屢犯西鄙所在將帥不禦法當誅聖天子大布如
天之仁悉宥不問將帥恃而益惰各擁強兵享厚祿閉
城安枕莫肯出一騎效死守令惟供億是務兵非其職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力莫能禦於是虜益驕暴深入數千里之內殺掠無算若取其穹廬中物而一歲出入數番若商賈無譏征之阻今乃躡臨洮蹂鞏昌駸駸將轢乎鳳翔矣民既被殺掠復以供億頓踣故道路多舛駘之橫室廬無斗升之畜仁者所不忍聞而況於見之斯時也有可禦虜之策而不爲則亦不仁之甚矣茲鳳翔關知府擢戶部主事李君往補蓋慎選也鳳翔之仕于京者祈余言贈之夫鳳翔者虞之雍州周之故國秦之內史而漢之右扶風也山則終南太白水則河渭漆沮貢則球琳琅玕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民厚重質直強毅果敢可導之篤於仁義可率之力於兵農尙矣況我朝涵煦百年之久既庶且富近雖疲瘵而其良心銳氣故不泯也今將帥猶情萬一虜至爲守者將委其民而去之耶抑與之徒死耶是宜先慮預防不可緩者用今民快之例兼古召募之法治戎器畜餽糧時較閱訓練作其銳而開其良一旦有警則率之禦虜俾下以完其室家而上以敵王所愾顧不可哉李君自爲進士時已負氣節聞於人暨官戶部遂以材稱比歲畿內大饑詔選廷臣分賑君往河閒民賴以甦蓋

庶乎敢爲克爲者耶故吾以非其職者望焉夫以數十將將百萬兵尙未能禦虜而望之一郡守若迂矣然古之守令能爲將帥所不能者不可僂數姑卽近事言之往歲廣西之寇殘州縣如破竹議者至謂無策可禦矣今廣東僉事陶君魯時丞新會乃能築土城起民壯以禦寇邑人安堵後乃統兵勦寇所向無不克捷諸將皆自以爲弗逮迄今兩廣莫安多藉其力夫以小邑一丞尙爾況知大府而據崇城者乎宜吾以是望李君也雖然此甚不得已之策而吾之過慮耳且夕王師奮而虜寇殲則夫勞來撫集之方樹蓄誨教之政尤當蚤夜力爲而勿倦焉夫非其職者且猶望之而況固其職者尙俟余言之備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御史張汝欽序

學不可以已也揚子雲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夫自堯至仲尼皆古聖人也且猶汲汲皇皇況下此者可已於學哉今之人多由學而仕仕則視學若芻狗然有勸之學則語以不暇或引歐陽子之言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甚者引趙閱道之言曰稷契皋

夔何書可讀豈其然乎夫學固不可以冗暇而有閒者
冗莫甚於古帝王之治天下然學猶不已仕何獨不暇
而可已於學哉古聖人之所謂學固非讀書著文之謂
然書所載文所述皆古聖人之道也欲學古聖人之道
而舍書暨文將焉求之汲井而捐綆其得泉乎文章所
以資濡萬物者也奚止於潤身政事不具文章則雖有
及民終非善政古書若三墳八索九丘之屬夥矣稷皋
豈無可讀者典教明刑豈結繩刀筆所能辦耶或者引
以自懈則誤矣然所謂學者在明乎道而行之也道不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且行而學云學云豈學之謂哉汝欽自進士選更翰
林庶吉士博覽工著求古聖人之道逮爲御史猶孳孳
若舊其不已於學者耶嘗陳時政劾大臣雖批逆鱗而
不懾其庶乎言行道亦行者耶巡權鹽而輿頌其寬察
漕渠而眾憚其嚴暇輒引諸生誨之道其政事具文章
者耶比以考最蒙恩進階又封其所生以逮其配僚寮
榮之需余文賀余惟汝欽皆陟崇位被殊渥茲猶區區
者故不賀而贈冀其益務于學以善其政以行其道而
光且大焉蓋余蚤識汝欽於翰林近又見其尊父約庵

先生賢而工詩汝欽又甚愛余文嘗索稿盡覽之知契
若是雅矣豈苟相諛悅者哉不賀而贈也宜

東墅倡和詩序

成化戊子秋七月廿有一日余以歸省出京交游餞至
城東十里所皆返獨春坊庶子童君大章翰林編修商
君茂衡刑部主事丘君時雍中書舍人張君世璉復餞
十數里以返大章有別業近祖道擅林泉花卉之勝四
君因往遊陟酒既時雍倡古體一章三君遂和之既而
大夫士與時雍好者聞而又和之乃聯爲大卷題曰東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墅倡和詩逮余還朝時雍示以屬序余未暇爲而時雍
出守吳郡屢書來促憶歸省時秋暑猶赫汗頰余面若
雨且泥潦載途騎屢蹶車一覆可謂勞且苦矣然余以
久宦驟歸翩然若籠鳥之返於林而悠然若桀獸之走
於壙也雖勞苦而亦樂願交游餞者皆攬巾拭汗緩轡
兢兢惟恐墜冒暑涉潦至數十里之遠勞苦至此徒以
余累之耶甚愍且慚焉今閱是卷乃知諸君獲游陟酣
詠之樂而亦忘其勞苦庶少解昔之愍而諸作炳若珠
貝交輝鏘如金石齊奏亦足啟今之娛者於是大章世

璉俱已逐黃鶴化去別業亦更他主而花下之寫武觴
瀝悉變爲草間之蹄涔矣念昔至今僅更五稔而四君
者已存亡相半亡者至不能保其產爲愴然以悲自余
還朝星霜又已三閱欲如昔之再累諸君且未能遂而
徒碌碌班行閒又未克建大猶以覃利天下因喟然以
歎念故舊之厚情羨風雅之遺韻感悼存歿而淬厲忠
孝不敢懈此余之志也因書以爲序刑部劇曹也官者
恆役役至不暇休沐時雍獨能偕三君祖餞遊陟以發
諸詠歌非篤於義敏於政而優於文未克也今宦方顯
志方張觀余言將必汲汲焉奮樹其德業而不肯後夫
余他日亦嘗遊大章別業作一古體併書如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起癸巳成化九年盡丁未二十三
年自四十九歲至六十三歲所作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中書舍人李君應禎告歸展墓交游皆贈之詩詩凡四十六首首有題題自都門至范莊皆山川城郭亭臺祠冢之屬非名勝之景則古陳之迹非其道所過則鄉所遊非其耳目所寓則心志所嚮者都門為萬國之會猶百行之元故為首題中間若牛首虎丘諸山江淮諸水

楊文懿公文集卷二十一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仁智所樂也獲麟堆宣聖之遺烈也泰伯廟尚至德也圮橋子房帝漢之基也下將軍廟掛劔墓忠義足法也黃樓蘇守捍大患之績也太白酒樓丁卯橋文名彰也長干寺無雙亭異教之昌可慨也長洲苑歌風戲馬臺隋堤石城古今興廢之故可欣可痛可鏡戒于無窮也范莊相國之勳而睦族之義士可歸宿者故以終焉題不主送歸詩不專贈別意新而辭美皆京師之耆碩譽髦特為君倡之與故常贈送之什夔殊矣穆如之頌非為仲山甫不作孔碩之詩亦為申伯得之君篤學美辭

翰初以鄉選升國學有巨璫勢方赫知其名欲俾訓子姪亟招之不應一日巨璫被旨薦熏于文廟託學官召之堅避不見後拜今官選侍便殿嘗命金書老釋經君上疏言老釋所述非經也書之妄費而無益若治天下以九經教天下以六經則四方寧而君民皆祉且壽矣嗟乎秦燹景監衛鞅因之傳燈有錄楊億潤色其孰肯背竈以事與批逆鱗而闢異教也耶君於是加於人不容一第矣宜乎贈詩夔殊乎故常之什也余亦與君善故為序詩之大旨而併述君之大節俾覽者有考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二十一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姚冢宰誄并序

成化九年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桐廬姚公薨于長安里第其子兵部郎中璧奉柩以歸嗚呼哀哉公諱夔字大章正統中鄉試省試皆第一遂為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英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羣臣議尊景泰帝公贊其決虜犯都城符召遠宣二藩掎角賊駭而遁公預其謀超陟南京刑部右侍郎轉禮部被命考官雲南三載奏績留任禮部景泰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強之出率百官詣闕問安退集東閣公倡言復太子眾翕

然議定俄而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獄連襄府懼有變乃詔班師慰玉中外大安蓋公之策也既而不悅於用事者復遷南京無何上思其忠驛召至京拜禮部左侍郎轉吏部尋陟禮部尚書國家頻歲多吉凶大禮或常或變公皆據古酌今裁定允當嘗知貢舉剗革舊弊有得士之稱今上嗣統之初及戊子星變及慈懿太后之葬公皆草疏率百官上之有曰節嗜欲以保躬修禮法以齊家出入有防燕遊有度官爵勿濫授金帛勿虛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又曰均愛六宮以繁子姓

楊文懿公集 卷五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決萬幾以臨臣民近君子遠小人皆人所不敢言者至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倫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或違典禮在庭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者乎世尤傳誦其言拜吏部尚書繼加太子少保先是藩臬由臺省會舉臺省由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進賢退不肖以臻治平庚寅旱癘辛卯尋見壬辰南方大水公皆上疏條陳天下大利弊乞罷

行者以十數多納而施行每議大典禮大政事眾環視公莫敢先或甲可乙否公徐一言以決上益信任之嘗以災異兩乞歸不允比疾遣上醫進藥中貴遣牛醴既薨賜賻祭葬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嗚呼自古優於政者多劣於文高其名者或庫其位騁之前者概蹶之後通于身者或塞于子而公無一歉焉獨年齡未及乎耄期勩業未臻于極致故上下多悼惜之走也少欽英譽跋而望之長挹令儀輒被知遇恆時觴詠笑談忘乎位與齒之懸也孰謂公遽棄而殂哉哀歎方殷而璧以

楊文懿公集 卷五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誅請是安可辭遂作誄曰

越有大江其名粵浙怒潮驚濤轟霆湧雪其上羣山崢嶸巖壁紫蓋錦峯富麗尤絕聚靈鍾神千載一發篤生姚公閒世之傑儀容魁岸識量廣恢烏有鸞鶴馬惟龍駮百氏淹貫六行具該瑚璉之器棟梁之材鄉書省選連奪倫魁文播天下厥聲若雷遂登甲科在中給事有阜其囊可否獻替大輅北巡儲宮猶稚國覬長君社稷之利發言盈庭首鼠疑避公奮而前遂決其議虜犯京城國若旒贅謀夫孔多將怯兵脆公請發符窺聞遣銳

徵兩藩兵刻期竝萃倚而角之其畏弗斃先聲所臨電
閃雲際虜聞震驚遁返荒裔錯節既遇利器乃稱擢居
重任舊都亞卿用刑惟恤典禮惟清察官遐邇黜陟幽
明入奏厥績留居于京不擇夷險以篤忠貞倡議復儲
獻謀安荆視寇弗媚復南其行不遠而復天寵薦增遷
貳天官陟大宗伯敬恭神祇柔撫戎狄先帝陟天嗣皇
登極大禮便蕃動皆中式一主禮闈令行弊革奸倖既
驅譽髦斯得屢草章疏以率羣辟竝拜偕進匪朝伊夕
自內而外鉅細休戚備談極陳以匡聖德暨論山陵明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懇直上回天心卒正兆域進位冢宰寅亮天工內自
卿署外達藩邦下逮胥子小大窮通孰執否臍勤疇
慵旌別進退衡平鑑空誓登英傑驅去妄庸庶官稱職
民安歲豐時多災異公心忡忡屢獻大計以輸至忠豈
其憂瘁竟殞厥躬嗚呼哀哉昔歲有彗西及台衡去冬
長至天雨木冰何期妖孽殲我老成訃聞宸極哀軫聖
情贈謚祭葬賜賻與并百辟卿士長歎失聲姻戚舊故
雨涕填膺昔余髫髻已知公名長而翹企鳳皇景星壯
登翰苑幸挹儀刑高位宿齒獎掖後生賡詠酣嬉懽若

舊盟六元方會一老遽薨俯仰今昔能不淚零嗚呼哀
哉憶公立朝百僚之上屹若泰山萬峯環向奄云其頽
眾將安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眾皆視公金鼓著龜遽
云殂謝其疇之歸崇善應變丸轉無滯琦有奇骨可屬
大事公最似之今也則逝相條便宜漢宣中興沆陳災
異宋真守成公將伍之今歸于冥萬萬元元誰惠誰撫
九重穆穆孰匡孰輔如何昊天弗弔下土嗚呼哀哉吉
日攸屆靈輻啟行祖奠載道執紼傾城素驥躑躅丹旄
悠揚春雲慘淡旭日淒涼渺渺長路蕭蕭故鄉黃腸下
寒露碧草悲風白楊鴉啼狢嘯狐狸跳梁雍門之言萬
古悽愴嗚呼哀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麗澤會詩序

孟子論友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又進而古盡矣然一
鄉之善士在在可得而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其何
所在未易得也霄漢之木亦嘗產於離樊窟穴之龍亦
必遊於江海故京師者天下眾士之萃淵藪也取友者
舍此何之焉成周進士皆自學而升有唐場籍先兩監

而後鄉貢唐監卽周學也至我朝進士之科每會試所
登惟南北兩監之士恆占十之七八蓋監者尤士之萃
淵藪琢磨礪礪之具既眾且至非州邑庠校所能逮故
也士而游京居監何友不可得何道藝不可成哉成化
辛卯春監之士有雅相善者廿有五人胥約以文會而
主於盧解元楷之第會則取五經羣籍相講解問難各
出所著其修潤之德善相勸過失互規充然各有得焉
一日燕懽取唐楊巨源東城早春詩廿有八字分爲韻
而詩之總曰麗澤會詩易象傳有之麗澤兌君子以朋

楊文懿公集 卷三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善習夫二澤麗而相資朋友之會而相資以之然講
以致知習以力行知行亦相資者今諸士之解經修辭
講也勸善規過習也真得麗澤之象過唐人之私試夏
課遠哉自伐木廢谷風興朋友之道缺矣而近世舉子
尤相忌嫉甚或不假人半章單辭有若茲會其近古哉
之廿五人者皆一時之名士會不旋踵已多奮登于黃
甲餘雖尙屈而黃甲之登皆有可必觀其詩亦足占矣
磐達之漸其始于干幽谷之鳴出遷喬木茲會也其將
登而在位同寅協恭以康庶事乎茲詩也其將颺而在

廷爲雅爲頌以鳴國家之盛乎尙各磨厲無或玷瑕庶
後有傳焉燕之日吳郡湯君徵嘗備主禮故取諸詩悉
書于卷因余弟守陟解元以求予序守陟雖與會然吾
於廿五人者知未悉也湯君尙文崇義蓋與諸士游雅
矣孰爲鄉士孰爲國士孰爲天下士孰爲尙友士尙余
告焉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誌
銘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庵宋太傅覺民之後世

楊文懿公集 卷三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彥善考諱起宗
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祖妣陳
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佔畢一呻輒能記
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簇塾小生羣往觀
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眾異之長爲縣學生博書工
文山畜水涌譽髦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鄉試第一會
試第三皆有文錄之梓擢壬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
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公居第二賜白
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

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且明盡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恤窮振弱禁奸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教正禮俗民慶未始得也以舊令復遽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諭吏民大率如江陵教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再按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省耕收廉利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尤實府後堂暇輒躬爲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而生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公司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賦朝嘉其功賜絲幣表裏各二楮幣千丁潘夫人憂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初貴州草創卽驛爲布政司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弗能襲職者十五六公悉俾襲

吏無敢難常移文以通夷情閔抗章以蠲逋稅餉兵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艱甚公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公不欲煩民乃請營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閒暨修巡戰諸舡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舡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舡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薨成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十有四上聞嗟悼命有司祭葬之公配湯氏累封夫人先公卒葬于縣西長洋之原公以薨之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六長綱次卽綱次統次曾同次昌齡蔭國子生次玄齡補縣學

生女二人孫男女十人公蚤孤事潘夫人孝處昆弟友
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惠利為主
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
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爲縣七月
遽得民如此其深者乎嘉歎久之會命大臣薦所知文
定與學士馬公愉各書所薦皆公名馬公謂公賢而文
宜督學之職文定曰爲縣旣得民矣俾任民牧尤宜馬
公諾合詞以聞乃有德安之陟逮其去德安去貴州也
民阻餞如江陵尤甚德安又勒去思碑於府治焉自庚

楊文定公文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戊逮今同時輩行無在者歸若魯靈光之獨存而德業
聞望隱然動天下殆書所謂耆壽俊史所謂名大臣者
其文章操紙筆立就率溫厚坦明深切事理嘗著讀史
備忘天台要略皆八卷詩經集解三卷德安府誌丹台
稿皆八卷藏于家綱將奉柩還葬乃具狀泣請余曰先
君治命固以銘屬先生嗚呼余童而慕公壯被知愛深
矣公嘗入賀萬壽節退燕余第同燕者今戶部尙書兼
翰林院學士商公故太子少保兼吏部尙書贈少保姚
文敏公國子生故盧君楷今余弟守陞凡六人皆浙解

元也三公勳德位望冠當世而公與文敏對居兩京天
官豈惟浙之儀固四海之表也今文敏歿矣公又繼之
悲感可勝道哉銘固晚生之職也況公治命其敢辭銘
曰

太公國齊簡禮從俗僅五月終報政何速公爲江陵政
非呂望加其二月仁滂惠洋去不能馳稚臺遮阻執祛
號啼如子失母黃霸守郡治莫與夷及爲丞相勳烈小
虧公自令長郡守方伯入副尙書居守是職材非偏長
所在有績於赫厥聲不損彌益晚秀獨揚行輩凋盡一
老之遺天胡不憖有馨其俎有畢其封皆帝之賜恩榮
始終台有赤城萬古赭只公之休光庶或與比

楊文定公文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成化九年夏西兩藩有關適今冢宰新任政妙選廷臣
往補於憲臺得王君繼於刑曹得汪君進而於禁闈得
吾張天瑞皆一時之表表者具列以聞於是天瑞有陝
西參議之陟天瑞舜江之舊族尊父德宏先生今保定
府涑水縣教諭也天瑞早被庭訓文學驟長材器夙成
儀表言論異乎諸生遂齒鄉論擢丙戌進士拜工科

給事中凡駁正諫救皆識大體達時宜公卿推重之故其官僅踰五載輒被茲命腰金服緋以副大藩遷陟速位祿崇而責任重矣然輿論皆以爲當且謂其後未可量焉今之陝西古稱關中天府近歲虜伏河壩屢入內郡邊帥皆弗能禦朝廷屢命將出師且預征三方州之賦聚數十萬眾必欲直搗虜巢穴掃空河壩之外然師實未能出塞而屢獻其捷論功行賞已不貲矣而虜勢益張一歲至犯數郡往返數番大肆殺掠迄今未已有識寒心用事者得微有失計歟殺掠既繁且頻而加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饋運艱賦斂急修築勞饑饉荐民不堪矣牧守者緩征則罪責立至苛斂則變故或生司饋者或身沒於邊或妻繫於獄吏不堪矣旬宣之任不亦難乎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寬之一分則有一分之賜吾爲天瑞願之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吾於天瑞觀之天瑞以余與其尊父有雅甚修契家之好余嘉其厚德故其僚友之請贈言也不辭

桃源春雨圖記

人之性靜而其情則感物而動豈物果能動乎人哉情

動而物形之耳何以徵之凡物善而妍者宜人情所同喜惡而媿者宜人情所同惡然而有不爾者花美而豔也或爲之灑淚竭至毒也有照壁見之而喜鼓琴桓山者不以墟墓而興哀與燕漢庭者反因樂聲而垂泣志士之傷春悲秋驕人之醉花賞雪豈以時與景哉信乎物之不能動情情動而物形矣吾觀汪君貴之桃源春雨圖但意其爲賞心娛目之具耳而君曰不然此先公之兆之所在也先公諱榮字文煥別號止齋嘗歷知雲都桐廬建寧三縣事民被其仁士霑其教以老致政歸居于歙嘗遊于郭南之桃源巽峯拱前寶相擁後龍山問政則聶眞君煉丹之所居而虎山紫陽則朱文公講道之攸處者山縈水迴花木蕃茂顧而愛之乃營壽藏于其間卒與先妣王氏窆焉吾兄弟數輩仰昊天之恩極痛九原之不作每歲春雨秋霜未嘗不祭掃而悲號然燕居行役之際悵望堂封邈乎其不可覩肆爲茲圖日可展省庶以重吾哀慕而弗之忘耳夫桃源春雨萬紅爭妍良可賞心而娛目者而君輩乃於此乎悲號至爲圖以重其哀慕豈非情動而物形者耶夫情由性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發者性之仁發則爲愛親之情詩曰永言孝思思孝而永言之愛親之至也君輩殆近於詩之所謂矣雖然孝何止於思而已邪君子一舉足出言不敢忘親慎行終身乃爲能卒居處之弗莊交友之弗信斷一樹殺一獸之弗時皆非孝也因情之發擴而充之以復乎性之全者其斯聖賢矣夫因君求余記併書以勸之

送刑部尙書陸公致政序

刑部尙書吾明陸公廷玉以疾致政將歸明人宦于朝者戀不忍舍旣燕饗之復謂予宜以言贈願晚生末學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安所贈然亦不可以無言惟君子之道出與處耳巖穴之士迷而不能出廟堂之臣溺而不知處其病均也伊尹耕於莘野湯聘之三乃幡然而起自任以天下之重及相湯訓太甲勲業旣就輒告歸蓋古之君子明於出處之義鮮有不若是者晨門荷蓀之徒不仕無義吾夫子誅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乃以禍終此蔡澤所以困應侯而代其位也今公起自甲科擢官刑部至郎中超陟山東布政使徵拜今官生平文學敏贍材識俊邁而尤以德量寬大得眾心法比練達服羣議方

其爲郎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尙書則自僚屬下至于囚徒遠至于天下多感戴稱道之歷十有三載如一日目前未始見也今齒纔六十又五遠以老請將以風節動朝廷以行義表閭里以詩禮引宗族而淑之公於是乎得出處之道矣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賦曰鳳縹縹其高逝夫固自引而遠去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又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公昔之出也其鳴岡之鳳漸磐之鴻乎今之處也其鳳之高逝鴻之爲儀者乎區區尺鷃輩安得借大鵬之翼扶搖九萬里而從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胡僉憲序

人之性固皆善有誘於物故必教之而後率有漸於惡故必刑之而後改非性本惡而待教與刑也苟卿謂人之性惡必待師法猶枸木必待隳括然後直鈍金必待礪厲然後利故聖人生禮義而起法度猶陶人埴埴而爲瓦工人斲木而爲器皆僞耳是何言之謬與夫木之質本直金之質本利有枸有鈍乃始隳括礪厲之耳使其質固曲固鈍又何可隳括礪厲之耶人之待師法者固其性之善也埴可瓦陶乃埴而瓦之木可器工乃斲

而器之奚偽之有聖人之禮義法度非人之性善亦安
施耶禮義以教法度以刑聖人所以復人性之善者廢
一不可在唐虞時伯夷之典皋陶之刑竝用而相須故
比屋可封人皆君子信乎人性之善也後世教既熄矣
刑復不中爭奪殘賊淫亂之俗盈天下故荀卿以性爲
惡以禮義法度爲偽豈亦有激而云耶不然何其自謂
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之具
也夫謂塗之人皆有可知之質可能之具非性善而何
嗟乎世益降矣刑益專矣間有教者亦惟以佔畢屬文

楊文獻公集 卷三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課之耳孰能俾復其性以唐虞斯世也耶國家設憲臣
以董學政蓋有見乎士制百姓于刑以教祗德之意自
漢以來未有也廣東距京師萬里而胡君學行兩優寬
嚴時用士習爲之日新其有志於教人復性者與然教
必久而後洽今君聲望震揚將陟崇要之任吾恐嶺海
之間弗獲久被君之教也君奏績將還廣東諸生升在
國學者請余言贈之余望君念國家所以任之意益惇
其教士亦念君所以教之志相率而復其性云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陸機有言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
之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慨然其所悼者惟曹
操耳夫操肆狡凶而謀篡竊雖羯虜石勒亦恥而不屑
爲者何長算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
之二子何異乎季豹而伏后董妃豈直其分香之諸姊
耶忍於彼愛於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
馬懿之遠襲其算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
促而卒移漢鼎雖昭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
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爲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歎

楊文獻公集 卷三十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
難也古之人若顏充國若冉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
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
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綸四海而弗及盡見
於世是則可謂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者矣干
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爲之悲傷歎喟而不已況當時者
乎聞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表德器材識
文學一一夔出乎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日勸講
于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於天

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于家
士方仰之若山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爲鹽梅
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堯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
止於斯非所謂長算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
卿而下皆悼惜之而能言者爲其挽歌詩總若干什余
旣萃成冊乃序焉蓋余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翰林踰二
十載余恆仰公若不可跂而公顧不余鄙德學之胥勸
志業之交親蓋懽然無閒詎知公遽棄余而逝耶攄百
愴於片言寓一哀於萬里強披淚而書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汪御史挽詩序

嗚呼酷暑起於溫旭微霜至於堅冰天下之治亂豈一
朝夕之故哉一簣不足以成山坏土安能以填谷天下
治亂豈一人之力之所能致哉吾觀乎搢紳所爲故御
史汪公之挽詩因論其世而重哀之蓋公以文行擢鄉
選歷官望江武進二學陟御史皆茂著聲績尋巡按福
建坐未安席適盜賊羣起剽野攻城用事者遂以是罪
之死嗚呼天下當是時游豐仍泰上恬下熙桑雍之患
深且極矣而福建庶富尤爲天下甲吏于茲者率務山

邀溪遊酣醇醪而飫鮮肥糶載金帛無厭民寔不能堪
眈眈乎欲反乎其出者矣而持節之佻狂者又從而促
焉於是匹夫作難而八郡之羣不逞鼓羣愚應之蜩與
豕突莫可控御乃勤廟算一遣將不克至於再一方兵
不足至出禁旅集四方之師薄伐不定至尸腥草木血
丹川原然後得平之是豈一御史之罪哉嗚呼民之不
堪實由於所謂邀遊酣飫糶載之羣吏而難之不靖則
介冑之臣之責也乃皆貴焉而或僅貶其官或仍復其
位謂果一御史之罪哉嗚呼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時福
建未靖而廣東湖廣之難隨之雖六師且陷於塞北用
事者亦不免膏野草餵鴟鴞天下幾危而幸安是亦一
御史之罪哉嗚呼行人得牛而災于邑人魚網之設而
鴻則離之公命之不淑一何至此極耶此縉紳所以爲
其挽詩而悲傷憫悼之情痛切深至自溢於言外非若
爲他人強作而虛哀者比也然公沒旣久而褚孺人守
節教其二子諧篋俱登進士第諧歷官春坊庶子篋授
金壇知縣嘗推恩贈公翰林編修顯榮方盛公死猶不
死矣九原有靈寧不自慰故挽詩雖皆悲傷憫悼之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一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多稱道揄揚之辭焉余嘗與諸同官相善因爲之序

楊文懿公文集卷二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石阜壽藏記

無錫處士楊君霆汝威靜厚而儉勤克崇厥善阜蕃其
貲嘗輸粟于官用被冠紱之賜年既老矣將卜全歸之
地一日行于其邑石阜山之西岸而凝視內之重岡疊
嶂盤紆蕪鬱其相屬外之鉅湖曠原灑漭莽蒼而無際
心固異之顧其東有隴中峙挾以雙澗拱以眾峯雲嵐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澄妍草樹蕃鮮尤足異者人有以青鳥子相之曰吉是
謂來積止聚冲陽和陰全氣之地也法當葬其止有以
太玄占之其錯曰唐蕩蕩閑瘞塞蕩者廣遠蓋千尺為
勢閑者悠緩蓋百年為期正壽藏之謂吉可知矣有以
周易筮之得鼎之恆其繇曰鼎玉鉉大吉無不利鼎定
也恆久也有玉鉉之兆豈後裔或陟公輔耶吉莫盛焉
於是具灰甓庀工徒登苑施薙芳蕪引錡啟壙切玉截
肪爰發爰蓋既鞏既完乃創豐室廿楹以備拜掃置腴
田百畝以供烝嘗慮亦遠矣其子讓至京介天官副郎

陳君賓乞余記惟葬擇吉壤生營壽藏古有之矣然吉
壤可遇而不可求蓋善人無心而自遇天所福也惡人
勤求而不獲神所禍也術者雖欲奪神工改天命得乎
如楊君之善宜乎遇矣書以遺之俾後考徵焉

送范參政序

兵部武選郎中范君始居邑庠未弱冠而齒鄉選即取
進士擢主事於武選頭角嶄然見再陞至今官不離武
選十數年簿書之冗久益厭之覲高陟去方且從大將
出征西司紀功之責被甲跨鞍犯風塵冒險阻以抵絕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微時憩堡墩書首虜不滿將士意既而虜漸退大將徵
還例頒爵賞君乃陞食四品祿仍故職於是歷涉備嘗
非昔日之子瞻往歲之元龍矣自數年來邊陲日警用
事者屢建遠討之策徵兵聚食預征三方州之賦越數
千里饋之民不堪命矣而虜益深入大掠我莫敢出城
孰何況能涉險踰遠以討之耶余私憂之甚嘗與君論
焉君慨然曰虜誠難禦而邊境城堡遼闊亦難守今饋
艱民困甚可虞也莫若撤邊備以守內郡其庶幾乎余
味乎其言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設兵所以衛民也兵

不能衛而反使之困民今民畏兵殆尤於虜嗚呼一民也而虜與兵兩賊之不固孰甚焉君言實固本寧邦之意然有甚不可者蓋沿邊城堡宇舍夥矣毀之則我先憊其民棄之則虜得以爲穴其何施而可矧古人有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今我徒而內守則虜將進而內侵祇自蹙耳此甚不可吾嘗詢之虜今衰弱非果難禦也惟我法令寬弛將士驕惰日縱賊而戕民故若不可禦耳昔之爲國者雖當衰敗之餘猶不肯輕棄祖宗尺寸之地況今天下全盛若金甌之完泰山之固者苟使法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令嚴明將士用命則雖逐虜於絕漠之外犁其庭掃其穴可也況門庭之寇之衰弱者哉故余雖味君言然未始以爲可今君超拜廣西參政去惜不得再商訂之廣西嘗驛騷矣近雖平定瘡痍之民未蘇也然猶不能無少警君昔預兵尙思固本之策今職民也顧不能行所以固之者乎旬宣之際其有長策以佐幕府俾寇絕而民永安也余殆將聞之

東山樂丘銘

距宜興縣治東南五十里有山曰大朝蓋自離墨銅官

諸山蜿蜒東邁至北而蟠又東歷大小蘭山瞰五湖而止其兩支左曰東山右曰西山對峙而交抱抱中有宇鳥革而翬飛者封奉直大夫沈君彝茂常之宅也君衣纓之胃先廬塾隘始墅于此而遂家焉貴曩富饒行悖孝義齒踰耆而望老矣一日行于東山之陽有丘覆釜四周掌平泉甘而土腴草豐而木茂重岡複嶺宛委回環而芙蓉一峯屹當其前勢若平障君顧而愛欲於是乎終焉相以錦囊筮以歸藏偕告曰吉乃審陰陽定兆域鳩工聚璧甬土發墳券臺旣築華表斯樹構堂其傍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備拜掃疏泉爲沼而梁之時列嘉葩剔露美石時與賓客燕游其間卞郎中榮因曰其得有八嶂曰翠屏泉曰玉帶名以其所象谷曰幽蘭坡曰瑞芝號以其所有伏虎之石卧虹之橋名亦象也藏雲之塢印月之池號亦有也合而名之曰東山樂丘取公叔文子升瑕丘之語也旣而君之子南京戶部郎中暉請余記而銘之銘曰

億世在後萬古在前有生必死疇能不然尸解涅槃皆歸于土雖云飛昇世亦誰覩彼岷嶷嶄諱死貪生我懷

古人司空文明荷雷惟狂石柳大靡惟彼藹室庶無悖
禮大夫憲之自營其藏生氣之會東山之陽幽堂肇完
樹木交翳其封不高曰葬猶未未葬百年既葬億年樂
哉斯丘固哉斯阡

丁太夫人葛氏墓誌銘

大明死難之臣刑部右侍郎丁公用濟有賢夫人曰葛
氏觀其諱也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奸閹擅親征之舉
公從駕以北還次岔道口虜犯驛百官六軍皆厄於奸
閹莫能發一矢師潰駕陷公殞于難夫人聞之慟幾絕

楊文懿公集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口水漿數日曰吾夫為忠臣吾當為烈婦欲自經家
眾交諫之乃止已而朝廷贈公刑部尚書官其子琥大
理評事而夫人始以公貴封孺人進宜人又進淑人後
以琥恩從公贈爵進太夫人年八十有一成化辛卯閏
九月九日卒于家明年十一月廿九日葬于其鄉熊夢
橋之原與公同穴時琥已陟南京刑部郎中歸宅憂命
其子國子監生禎走京師謁余銘狀言夫人世居南昌
府豐城縣之左坊父志遠母蔣氏夫人初事舅姑輒恭
順暨從公宦乃迎而養之於邸一味之甘必以奉舅沒

而姑老于家四時之服恆製而遺之其事公也始而窮
處敬已如其達中而從宦禮無加于其窮終而廢居祀
恆若其存生子有女無男命公之兒子為後而教育之
如已出琥是已一女擇良士朱蘭厚歸之男孫四人曰
禎祥祉裕曾孫男五人曰濬淑瀛曰朝喜繼喜均撫愛
之下至臧獲咸被其恩外至鄰里之貧艱乏絕者多沐
其惠貴極而不肆耄老而彌修族姻咸取法焉若是則
夫人之德可謂淑且完矣況公死于難而夫人死于難
君臣夫婦之大義可以暴之天下萬世而無閒者是固
當銘銘曰

楊文懿公集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婦不再醮實同茲義允毅丁公佐
邦之刑赤韋虎韞從王子征奸閹喪師變轂北徙公蹈
古猷王辱臣死有淑其配聞喪震驚哭如梁妻白日為
冥口不水漿歎與心語夫既忠臣吾亦烈婦家眾交諫
曰毋自戕尚鞠爾後為公奉嘗其後克類克慎刑罰一
被鸞書再光鶴髮夫人之封大耋之壽完德令終孰出
其右盡臣貞婦終古之烈我勸綱倫用銘其穴

武邑縣學文廟碑

在禮天子視學告馘諸侯始立學皆釋奠先聖先師學
官入學釋菜四時釋奠則惟先師至於西學先賢東序
先老瞽宗樂祖蓋亦先師之類一皆卽學行事未始有
廟然莫知先聖先師爲誰說者謂先聖若魯有周公孔
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之類或謂
四代之學以舜禹湯文爲先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爲先師豈其然乎孔子天縱至聖嘗夢兩楹之奠
歿而萬世宗之自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故宅漢高祠
以太牢光武增祠七十二子皆不出闕里明帝詔郡縣

楊文懿公集 卷五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皆祠之與周公同魏晉祀於國學以顏回配然亦皆
卽學行事至唐高祖始立廟於胄監祀爲先師太宗又
定爲先聖命州縣學皆立廟焉其後州縣多有廟而無
學蓋干戈興學校廢而廟在祀典有司之所崇奉士民
之所歸仰故葺而獨存宋至仁宗天下州縣皆立廟學
然士不滿二百人者學不立故細州微邑皆無學如故
守令之志於教者僅因廟以立學耳國朝自京都達於
府衛州縣雖遠而萬里之外小而十室之中無不皆立
廟學可謂盛矣韓退之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

祀而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爲然余謂壇祀社稷惟祈
與報耳若孔子廟則不但報如社稷而已又不但尊崇
之而已又不但摯見之而已是有教焉而其教也又豈
但使其學之所自而已耶蓋春秋奠朔望謁晨瞻夕
望自非暴棄者則必興敬起慕恆若聖人臨于其上皆
將格其非僻以趨於道德之歸矣故廟與學俱教之至
也真定府武邑縣自元延祐間建廟與學國朝永樂中
嘗葺之其後學猶完而廟幾廢前令尹楊君瑋乃擗節
公費以市材璧傭工徒重建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十
五楹戟門神厨皆三楹乃塑聖賢像樹科貢題名碑又
建梓潼神祠始于成化六年春二月至明年夏四月而
成相其始者貳守曾君達嗣其終者今令尹甞君微也
縣人欲文于廳牲之碑以紀之於是吏部主事國君泰
爲請於余焉自古政必有教爲政而不知教者得爲賢
乎教而不以廟學爲先非教之善也三君可謂知善教
矣士被教而不學可乎誦書干祿而不志於道德者非
學也學必慕孔子而力行之以淑厥躬以正其家以康
國於天下斯善學者矣尙胥勸焉

楊文懿公集 卷五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商夫人輓詩序

婦教不出於閨門故雖有令儀淑行世罕能知知亦不溥然古之詠於詩述於禮錄於史官載於傳記者亦夥矣較於今有若商夫人之備懿德以享隆福者亦鮮矣哉商夫人者今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弘載先生之母翰林編修良臣之祖妣也工組縫涉書禮祇其尊章惠于夫子儉勤劬苦以佐其家長其子女而於先生少時口授之孝經論語諸書皆成誦始就外傳尤日勸督之致先生發解禮闈廷試皆占倫魁以官翰林入內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夫人就養于邸累封太淑人服珠冠繡帔享御膳侯鯖歲時上壽冠蓋填其閭貴而不肆老而彌莊里鄰咸獲無不銜其惠恩壽八十又五歸卒于家可謂盛德完福者矣先生負廊達卓偉之材方升國學世已期其大魁甫入詞垣世又期其宰輔既而皆然其聲旬動於四方特甚四方之希令謨沐休澤者詢其家以論其世故夫人之德天下罔不聞而其卒也自台鼎之傑華圭之髦為其輓歌詩者尤眾後十餘年先生起陟今官勲業譽望彌赫以隆於是夫人又被榮贈而其德益聞輓歌

詩之什亦日以富先生乃萃為巨冊命守陳序之昔季敬姜博達知禮其子文伯從孫康子皆魯大夫也桓少君修行婦道子永孫昱皆漢司隸也方冊布之焜燿于古今矣夫人之賢與敬姜少君蓋相上下而子孫之顯貴踰之秉彤管者將書焉不終古有耀乎輓歌詩若干什皆稱揚悼歎之辭也所以致稱揚悼歎者非盛德完福之闡乎故推以為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紹和因其先世所作之族譜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述焉既自為序復屬余言劉氏自其先南唐工部侍郎適始居安福之谷木塘其曾玄三世補上舍生因名其里曰三舍族多散處他鄉猶皆稱三舍劉氏不忘本也譜乃工部之八世孫南壽所作十五世孫墳嘗嗣書之又四世而紹和乃述焉族譜蓋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帝繫諸侯則有世本土庶人則有家謀其已尚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遠止於顯考近止於其考皆已去墀為鬼則高祖以上且或莫聞況遠之尤者乎服自總而窮祖而殺至親屬既竭食

或不綴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况疏之尤者乎又况離析於百千里之外者乎若使遠而百世之祖疏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興其敬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鉅族亦多闕焉間有作者後莫能述於是晚宗遙胃莫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敝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紹和爲此慮也肆汲汲乎述焉古者世繫禮官莫之樂官諷之今太常禮樂之司也紹和之述譜亦其職歟且其所述文直而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核詳略顯微各有意義又庶乎史官之法而自序於其世系源流歷歷明盡其末告族人以惇睦之道又諄諄懇至矣尙安庸余言然故人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爲之言

復魏知州瀚書

屢承嘉貺感感示及諸作三誦敬歎不啻縣黎明月之在握也然有左見恃愛布之間下西遷雖爲奸人之妒亦緣客氣所招今觀諸作此氣故在以茲處世恐未爲宜更望去矜如謝顯道無伐如顏子淵操敬慎廉介之

心增含弘博厚之德坐俟高陟以樹大勳責善友道也以數取疏自古有之然非可以例閣下也喋喋勿罪

玉山縣學重修文廟碑

玉山縣重建文廟成縣尹蔣晉悅欲勒文於麗牲之碑適考績至京踵余門請學故有廟逮乎近歲瓦墁破而弗蔽棟榱腐而垂崩岌岌乎懼將壓也僉憲陳君騏慨欲新之與憲副夏君寅議協乃命陳通守復與蔣君尸其事而徐太守文津高貳守璇陳司訓銓徐司訓成皆與其力於是悉撤敝宇增高故基遂創大成之殿翼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廡面以重門皆宏壯而鞏固丹雘孔煒象設有嚴周涂盡鸞環垣悉赭自成化五年某月經始明年五月告成焉今夫天自人與萬物舉藉其覆燾而生成故天子燔柴庶姓炷熏雖豺獮亦登魚獸無一不薦其誠者孔子之道君得之然後君臣得之然後臣下至愚夫賤婦雖不知而日用肆由京師逮於四海無不有廟自天子降皆踞拜裸薦若弟子亘萬世無間蓋猶天也然其廟制乃不若浮屠氏之峻廣偉麗久或不葺而敝則架漏支傾以苟時歲鮮克易而建之彼浮屠氏者類皆餓羸

單子朝丐暮乞於人門乃能絲積鉢累以創其居雖蛟
螭虎豹之穴亦得而宮之其徒又能日修時繕無底于
隳閒有隳而留礎城長榛萊者亦多岫然興復而吾徒
享祿爵從卒徒所在百千萬緡可立具顧孔子廟不能
葺與建豈其才反不若浮屠氏哉情與墨故也情則袖
手睨廟而已墨則假廟以營其私巧徵苛斂民不堪其
毒雖有否者人亦謗之曰是亦假廟營私耳故又多憚
而不敢爲陳君操已潔持憲嚴曾不以毀譽爲戚欣故
所至廟學多葺建者不獨茲邑而已嗟乎涇渭同流眾

楊文懿公集 卷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能別事苟善處而不私雖百廢皆作羣謗終弭何憚
乎一廟哉浮屠氏之營寺勤其至矣袖手睨廟不肯出
一指之力者寧不愧之凡官賄必敗況乎假廟以營私
者其心曾豺獾不若也人怨神恫其得免邪請以是言
勒之俾覽者廉勤勸惰墨戒徧天下廟其永無敝抑豈
惟廟而已哉

雲陽弭盜詩序

民生有欲不獲則爭盜之爭欲尤不道而可惡甚者罪
不容於誅朝歌之甯季京兆之備宗蜀之李順皆鼓眾

肆虐兵將莫之能禦卒俟良守令而平之水之方泄也
涓涓其流火之始然也熒熒其燄塞其涓涓撲其熒熒
乃無焚溺之患涓涓不塞而泛濫于原野熒熒不撲而
燎延于宮室其患可勝道哉盜之初發而不亟平之則
奚若甯備輩而已秦之勝廣漢之赤眉隋之王薄張金
稱唐之黃巢元之紅巾孰非是物也耶夫盜亦人耳人
均稟同賦盜豈獨蛇虺其心而虎狼其性耶蓋亦有不
得已焉者矣太樸之時山無隧澤無梁民各甘食美服
樂業而安居雖雞犬之音相聞猶老死不還往其又奚

楊文懿公集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爭大同之世食貨充盈教化旁達男有分女有歸孀獨
疾廢有養人皆不以貨利爲己私故外戶而不閉自後
大道隱媮俗興故小大好草竊至殺越人于貨寢起而
滋盛周末以降井田廢學校禮義之教隳民皆窘于衣
食暗於廉恥辭讓加有凶荒凍餒阡於死亡而爲之上
者又嚴刑厚斂以逼之故取人於萑葦之澤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世恆有之甚而爲甯備又甚而爲勝廣矣用
是觀之盜豈其所樂爲哉良出於不得已耳鹿麋而走
於險魚跳而登於陸兔奔而亡其穴豈物之性也耶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盜其可矜之尤者龔遂之對宣帝有言海濱遐遠不霑聖化民逼於饑寒而吏莫能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之中蓋有以識此矣世之守令或暴或貪或庸庸以居厥位至盜賊之作則多孱不克制閒有能誅鋤平定者未始不快意而誇功其孰知盜之可矜也哉往在天順辛巳盜起長沙衡州二郡村落多罹其毒有司發兵勦之或反爲所敗勢益張閒有三十餘輩入茶陵時進士吳君眞方知茶陵縣事建策亟招徠之旣皆聽命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尋復逞毒不已乃誘致而盡誅之茶陵由是無警士民德之能言者爲賦雲陽弭盜詩若干什至有樹碑以紀其績者居數歲政治大章徵拜監察御史與余會談及之君猶惻然若不忍盜之誅死而慊然不居其功余於是歎君之賢謂其禦患勇而存心仁也仁者必有勇詎不信然尋閱雲陽弭盜詩爲書其首簡

尊經閣記

六經成於東周而明於南宋蓋天以是防蠱亂之極而開太平之先也古者卜筮也而有易歌詠也而有詩記

載也而有書有春秋行有禮奏有樂皆烝民日用之常皇帝王治世之典而天下之道自一而萬無弗載於是矣方是時或任性而由道或因教而遵道或懼法而不敢叛道夫孰知何者爲經而易以下六者亦整亂粹駁不齊未可皆謂之經聖王闢而不作大道闡而不章天下寢亂周旣東矣孔子生其時窮弗能行其道旣其老也慮道之不章而天下後世上無以教下無以學相率以陷於狂愚而禍亂之無已也乃取六經刪定贊修之畢整而粹詩道志書道事禮道行樂道和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合而言之皆以章道也道章而教行故詩溫柔敦厚樂廣博易良易潔淨精微書疏通知遠禮恭儉莊敬春秋屬辭比事兼而有焉則聖賢之盛德而帝王之大業也是皆可爲萬世教學之法世尊之爲六經戰國之際先王遺教蕩然盡矣徒以六經具在而七十二子散而師相諸侯友教天下士得其傳者若孟軻聞其概者若荀卿魯仲連田子方王蠋之倫各以道德言論風節表於俗天下猶有所賴秦雖焚書坑儒然六經之說已深入於人心不可泯故陳涉猶知少長之序以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世不當立而起兵楚懷王老將議遺長者扶義而西
新城三老說漢王行仁義而不以勇力天下遂有所歸
故雖大亂而不至盡淪於夷狄禽獸焉漢之興也高祖
制禮儀太宗求遺書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延文儒
以百數世祖愛經術採闕文天下學士繼踵而集顯宗
臨雍講經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
遣子入學故前後皆又安萬方歷載四百然則六經之
成也蓋天以是防戰國暴秦之亂而開有漢之泰平也
漢世傳註雖眾經義猶晦唐宋之盛未能明之五胡分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金源侵宋暴虐之酷自古所未有也宋既南矣而朱
子出顧經晦不明莫能揚其說以覺于世至綱淪法斲
而夷狄得以肆其酷也乃集註論孟章句學庸而於詩
作集傳於易作本義於禮作通解於書命蔡氏傳之而
於春秋取胡傳於樂取蔡書其他撰述論辯以釋經者
尤夥故凡經之宏綱奧旨夫人皆得而聞之元起沙漠
實五胡金源之輩倫耳然以朱子之說方播於朔南故
耶律楚材進說周孔之教姚樞得趙復之傳而許衡繼
出皆能匡主訓俗若制毒龍猛獸而擾之雖滅宋而統

夏然其暴亂五胡金源有聞矣我太祖徵儒稽經盡滌
胡俗舉中國之綱常禮樂而復之文皇集性理大全四
書五經畢備始今踰百年上惟經是教下惟經是學殆
欲匹休三代垂億萬載而無疆然則六經之明也蓋天
以是防胡元之亂而開國朝之泰平也故世亂而非六
經則亂靡有定世治而非六經則治曷能久經之用大
矣然漢治非其至者苟求其道以治其心以盡其性而
德配天地治贊造化若唐虞之盛斯其至矣成化六年
春江西僉憲南海陳君騏按節于廣信之上饒謁孔子
廟退訓諸生于學顧明倫堂後有地數十仞欲建閣其
上以儲載籍於是太守徐侯文偉貳守高侯璿相與經
營之始自是年春至明年夏而畢工陳君爲名之曰尊
經閣而寓書俾高侯來請記夫建閣尊經非以爲觀美
也蓋欲諸生窮經得道以用世耳世非道不治道非窮
經不易得經窮矣真知乎是道而實踐之由朱造孔以
躋世于唐虞不於諸生疇望哉

示茂元書

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幸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家毒流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愧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閒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榮

楊文懿公集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時而竟漸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謝張布政書

僕自往歲聞守隰弟病危晝夜憂之瘍生肩背聞久而方愈繼聞弟亡弟之少子又亡弟之婦又亡重悲疊憂不能自解故病患終歲至失朝罰俸百方調治幸而安全又不意火燎寓舍一間老僕之二子一女俱隨燼滅驚悸惻恤益重憂悲蓋少慕道德而長不加修將老益

懈累過成惡日積以深故天降災殃至如此酷謂可已

矣猶未肯赦然不遠殞其身而乃貽禍其母聞訃擗踊碎心裂腸病患復作幾不能起忍死趨歸而舟隘暑酷加以驚險病又幾殆幸生到家藥不離口強勉襄事借貸以給艱苦何可勝道所幸特恩賜祭葬日晴明差可慰耳然念先妣生鞠劬勞兼以少歷貧苦老寡而以憂死痛何可勝忍耶而不肖遠在數千里外生不定省病不扶持死不視斂不孝至此尙復何言今小祥邁矣而每念一至痛如初喪伏蒙專使遠祭痛哭之餘恭詢台

楊文懿公集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候清安二子痊可伏讀手教憂心頓紓夫顛顛遣一使跋涉數千里之遠加以書問之周諄祭賻之豐厚情與禮兩至非吾異姓之兄孰克是哉使還謹奉狀謝且備道哀衷者以兄弟之情故也荒迷之際他不遑及伏維台察

謝杜布政書

昨蒙銜命涉遠辱臨敝廬祭儀之盛自昔未有且親屈使車至于先隴冠劍景從儀物繁侈奔覩擁觀者填道彌野先妣蓋含笑入地矣旣而奉孝帛泊燕飲之餽私

覲之儀祖餞之禮一皆辭焉且曰併以爲賻豈以僕之貧耶國家之制凡官四品其父母必已封四品乃賜之祭僕官纔五品而先妣僅封七品乃蒙聖天子念其近侍勸講之久特賜妣祭蓋非常之盛恩也若有司以常禮視之則爲不恭命矣今閣下具祭送葬若此蓋敬君之命耳豈爲交舊之私哉然在僕則爲受非常之賜矣僕官雖久而家尙貧喪葬之費皆借貸以給之所奉孝帛之類實以貧故一而鮮薄可恥方虞見譴而閣下乃亮其貧非惟不之譴也且辭以爲賻恤故之道於是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矣僕感非常之賜且念哀苦食貧重勞故人之恤也寢食不忘因惟貞弟去且道此忱空言不足以報謝雖繁何益擲管仲楮不覺泫然

故華孺人墓表

無錫華炯之妻闕氏孺人卒葬于其里西壽山之原其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慎誌諸幽矣復屬其族人進士珏請余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誌參其行狀取余所信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

年十七而歸炯其舅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羣子姓公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爲冢婦佐其姑周旋於內不逆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貳味常服惟浣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炯無廢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紵之事必身帥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憊姑卒哭之過哀成疾久而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羣約禱于神祠孺人曰吾疾不可爲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謝而止之旣而聞其舅亦疾輒呼天以籲泣下霑巾鬱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已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凡此皆誌與狀之言也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爲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者周人之諡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魯莊公誅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諡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諡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諡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諡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

族稱孺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
之行如余所書亦庶乎賢孝矣凡表人墓者其言有傳
不傳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
能有聞雖加以數字之諡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
不書諡而孺人之聞其有既乎

適野軒跋

忘腰帶之適忘足履之適同人以于野而亨謀國以于
野而獲適野之義博矣哉然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則市
朝山野皆適也而野爲尤吾郡吳君潮名其軒曰適野
聞求余言余素適于野今雖適朝而心未始忘野之適
也且與君家相距僅咫尺他日請老致政必與君備談
適野之味茲不多道

題江山無際圖後

右江山無際圖一幅吾友鮑君栗之所藏者閒以示余
求題君嘗官維揚且久其於江山流峙之景無日不在
目中蓋已厭敷之矣又嘗自揚遷黃水陸往還數千里
其於蛟淵蜃濤不測之險猩雲虺嵐無端之變晨驚夕
愕其必忿惡之矣顧攜茲圖三復披玩乃若愛悅乎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而不能忘情者何居夫流而不息者天地之道也特
而不遷者聖賢之德也險變百出而終復于安常者時
世之事也一日無際江山則皆知之矣而江山不能恆
目之也茲圖其可廢乎君以高科顯職俄遷倅外郡稍
進貳守東西走奔不已其尙玩天地之道守聖賢之德
以待世事之復于安常則茲圖亦一助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來鶴亭記

溯江右布政使杜公益之之燕寢在廳事北隅成化十一年有鶴翔鳴雲外下止其庭夕宿而朝去自是間日一至或宿或信或再信逮三越月迺止不去邇遐見聞者莫不異之一日冠鳥鱗峯有語於眾曰吉事有祥瑞物必驗故徐憲惟孝戶巢白鳩柯守克仁庭栖二鵲雀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鳴庭而崔信明之文播天下鶴銜鱗而楊伯起之位躋公台銜鼓之鳥隨車之雉皆有謂矣今是鶴之來也其說何居一客對曰自公之莅浙也緩賦省刑哺饑瘞溺惠政所加皆若挹春暘而飲甘澤和氣致祥宜鶴之來矣然余聞之鶴為羽族之宗長故今制官一品者其袍繡鶴公政績方張祐福彌盛其將擢居廊廟而貴極于一品乎鶴自七年小變至百六十年而變止千六百年而形定壽莫有尚之者公踰艾望耆精力愈壯其壽詎可量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壹抄陸 〇二

一

聞于野蓋鶴聲高亮雖在隱僻深遠之處而靡不章徹也公既發聞于甲科蜚英于郎署騰茂于侯藩而其主器又策名于鄉薦矣異日勳望益著寧不章徹于百世之遠乎既而一客進曰是固然矣抑余猶有說驥不稱力鳳以德聞鶴之為物也高潔且文翔集必審徐步中禮宵鳴成信其德有足稱者公寬厚而仁知足周物莊重以廉發語不妄德不可枚舉矣其尚邁種若皋陶克敬若君奭則前所謂貴所謂壽所謂名者舍公其焉歸一品之貴匪德曷致千歲之壽匪德奚就百世之名匪德孰成惟公尚念之公曰惟貴壽名余罔或覲若皋若奭其敢勿厲於是作來鶴之亭而余記焉蓋余知公雅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甯布政像贊

朝必夙興著自古昔詩歌雜鳴禮載辨色夙夜匪懈仲山甫所以事人早而假寐趙宣子所以卻賊懿彼大夫祥刑之職侍漏金門冠裳帶舄蓋翼翼乎敬君之心又悄悄乎憂民之色將諤諤乎盡臺評廷辯之辭欲烝烝乎助破觚斲珞之力用能布深仁著休績位日崇福日

熾而未底其極也 右金門待漏像

彼豸繡者髯戟眉鉞屹若干仞之壁凜然九秋之霜唯如是宜乎長監司而操憲綱不如何以懾民吏而靖遐荒噫此獨其狀貌爾孰能丹青其政刑之肅粉藻其心操之剛 右柏臺肅政像

虞十二州明十三處州有牧有侯伯處有參議參政布政同署我浙江爲十三處之元地大物繁而民庶與參厥政且難況當一面而專布廩廩甯公亶民之父昔參政而分莅數州也棠棣之愛旣深今布政而統治十郡也黍苗之膏彌普尙究其成媿申伯山甫言旋于京作天子之輔 右薇省旬宣像

臨海縣學記

日有持憲節過吾廬者談及台郡守令輒稱臨海褚侯祚之賢余固識之茲臨海二庠生陳炫徐統齋余所識國子監丞陳君旅之書與其教諭汪君恕之狀偕至書請余記而狀述其詳曰學距縣治東南百步所沿革廢興之故郡縣志具之近歲浸將弊矣而久莫能葺褚侯以名進士來亟欲葺之白于郡守劉公忠募富民以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助義士潘琳輩樂輸焉乃自成化十二年冬首葺聖殿

賢廡爰及講堂論齋食廬米廩盡完復鑿泮池于殿南而駕石梁于其上創重屋十楹于堂左右以待諸生游息外則重門四周以垣踰期而工畢侯廉介有惠政若修闢築堰造浮梁民皆不擾而是役也乃爲政之本也固宜書余於是益知褚侯之賢而陳君余雅賢之覽狀之辭汪君蓋亦賢也余其可拒嗟乎教學固政之本也然凡事皆有本末何獨政耶古有小學大學在今猶然但今小學則句讀點畫屬對詩簡大學則舉業古文視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學皆末耳古小學則洒掃應對六藝皆末而愛敬隆親爲其本大學則齊治平皆末而格致誠正脩爲其本統而言則學之本在道德而功業文藝無非末耳大學論格致之方近道必先於知本魯論紀聖賢之學時習卽繼以務本凡本不難於知而難於務今孔孟程朱之書家傳人諷皆知學之本矣然山林之士營生庠校之士慕祿率習於末而鮮務其本故俗漓政弊世不復古吾黨爲貧與行道不得不假途於舉業一舉則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可不先立其本乎舉之得失有命其業不必

專且精自可以為道德之學既學道德則餘力亦足以為舉業二者可並行而不相害也今舉業者蚤夜誦味經傳以明其理於心亦近於格致之學矣惟不專此以求精而有志於道德益格彌致灼知善而愛之惡而憎之則必謹獨禁欺而於善也一若美食奇貨實愛之而決取之於惡也一若糞穢鳩毒實憎之而決舍之自表裏幽顯巨細久暫始卒無不然亦不待強而然一以快於已而然則意可謂誠矣意誠則可正心脩身而由賢入聖否則卒墮於小人耳故大學雖格物至先而惟誠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至要格物者譬若辨淵陸知國野觀庭階而已誠意則脫淵登陸而道路可趨也遠野入國而市朝可造也離庭陟階而堂室可登也何要如之故意誠則心可正而忿懼樂憂不動矣心正則身可脩而愛惡敖矜不辟矣心正身脩則文皆至言舉必高第措之家國天下有不齊治平者哉昔韓子譏異端謂其欲治心而外天下國家怪也今吾黨欲治天下國家而外身心可乎然則專舉業而不務道德者惑矣舉業精不過取倫魁於一時然亦難必道德崇則為聖賢於百世良可必者夫政

之本稽侯既知而務之矣學之本士既知之矣而可不務哉因記以勸之

祭從姪茂亨文

汝生數歲吾即趨朝仕久而返汝已垂髫羣童逐余輻湊鱗集汝獨出羣瑩然玉立愛汝期汝撫之誨之曾未閒歲又朝京師數載而還汝冠已久進趨愼愼被服褻與叔偕薦豈獨吾樂萬口欣羨賀筵未撤宿疾遽興伏枕累月我心惻惻彌留沈綿竟歸冥漠與人且傷何況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汝伯二旬加六一女猶稚天胡忍哉迫汝早逝彼天生材必當成之秀而不實焉用苗為世謂天道惟善是福汝禍而殤曾何不淑豈天果吝闕厥靈奇汝太貪取俾神殛之豈天視人亦取英彥旁觀歷詢汝入其選百想千慮祇益痛悲豈無諸姪孰與汝齊茲又朝京一觴訣汝老懷如剖血淚成雨嗚呼痛哉尙享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峩諸峯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辭先生嘗仕有官階

矣皆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于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常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脩耄老不懈德足重於眾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有道而甚文者歟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蟹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良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太孺人先生

楊文貞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璉舉鄉飲酒禮于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煙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警給徭賦墾闢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

於學以己心爲嚴師而漸造于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

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

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

慎行若此里中弟子多從之因敷其學閒爲文辭不作

粗麗蘄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

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

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

史出按湖廣罪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廿人威

望赫然英廟卽位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爲

楊文貞公文集 卷二十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憲臣以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

事屏浮薄獎俊賢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

妄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

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中瘴

甚戍卒歲死或幾半爲奏徙於夷曠之地人感之至今

丁史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御史李

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官

二人又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諳刑律先生

弗辯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遭租閹蘆場

革其積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以小學四書諸經注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注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注皆昧各爲之注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注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卜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隆具狀屬余銘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尙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闡以正學旣駸駸

于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尙道德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于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繁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於古者尙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閒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淵文辭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尙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以舒氏五男長性永新訓導次教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毅文雅政聲章甚次達國子監生孫男廿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眾若償之矣况又有不朽者在乎銘曰

在古聖人未始不學其學伊何道德築礎敷爲勳勞著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言議以澤當時以覺後世譬彼天道生物爲心靈雨

發育日星照臨是二道者蓋難乎備姬孔至哉程朱其

次爰及吾郡二敏豐清敏 高憲敏四先袁楊 舒沈深寧王應麟文潔黃東

亦各有傳晚生黃公天性孔懿自其少時已克孝義

長而好學昕夕簡編心驗躬履誓趨聖賢明理在書謹

行于獨發是二矢射彼一鵠乃齒鄉論乃作校師道尊

教洽厥聲四馳迺陟於朝六察是職茹雪嚙冰隼翔鷹

擊天子曰咨學政日靡慎簡憲臣俾振而起入桂成林

丹微之極鳩舌卉裳在泮挾策先生不鄙示之周行沃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醉俾醒瞽豁而明徙莅湖湘專典臬事驚車所臨風聲

逾厲彼貴方逞我守其恆呢訾慄斯則匪我能巧詆既

成用宰百里斲楹爲榱大匠斯喟素位安命何有怨尤

利興害去惠仁滂流尙丹其心遽白其髮飛不盡翰歸

休于樾有子克肖亦豸其冠孫曾蟄蟄敬恭暄寒閒居

簡游舊著是閱漬墨磨丹之死不輟儀禮爲經傳惟戴

記合而注焉晦翁之志經書補注庸學指歸有刊彼誤

有拾此遺道德陰符暨孫武子亦各注之以闡厥旨深

衣制幅誤注爲裳千載之謬一朝用章格言孔多厥有

別錄餘文暨詩亦溢于楮古者不朽惟德功言先生庶
乎鄉之前賢嗟彼蚩蚩耽寵與利紆朱懷金以炫于世
奄其逝矣湮滅無聞孰與先生身亡名存我銘斯已匪
但焯德且以砭愚庶其有擇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銘

天順初英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于畿

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

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迺與祥合

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

章而歷詰之某道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且對歷陳二

凶罪狀明甚然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

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

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成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

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

皆從減死者成成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

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

成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亂臣逆黨必先淫刑重法以箝羣眾之口而懾服其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皆誅滅而公乃復于位由天子之明足以別忠邪智勇足以定禍亂故也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五葉至公曾祖同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楊蓋其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爲御史僅兩朞而罹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箠沈琦工詆誣皆莫敢孰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千萬工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糲而屢空爲革勢豪

攬權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無識爲首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墩糜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所之裏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卑隘逼塞迺撤舊宇改創數百楹穹鉅偉麗闢其前衢廓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墮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防於湧金門北關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湖開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泥以濬深可久不墮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迺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其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桑蠶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察案往問尙與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朔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疏爽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無不惜之公娶計氏封孺人生三男長源縣學生次淮次澗側生一男澮最少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原以余與公有雅持憲副胡君榮狀請銘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不能已豈獨爲公悲也哉嗚呼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謂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燄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

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爲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余脩國史旣嘗書之然春秋之法辭之重言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故因源請重書之併及其勲業之著者其他文與行皆略之銘曰

人與萬物生天地中惟厥性貴不與物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惟綱常允不可離有或離之以肆厥欲宜兩其翹宜四其足策名委質以服事人有死無貳是名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烈烈楊公事我明辟豸冠繡衣實有言責視彼跋扈害國殃民忍不能默飛章奏陳彼日鴟張志將改玉凶燄炙天莫或敢觸公草白簡以率其僚歷數彼惡願肆諸朝天威之嚴國典之極濱死不渝厥心惟亦爲國之故以忘其身是曰忠讜庶幾成臣瀕死而生入幽而顯帝心孔昭天道不遠公有巨才亦有嘉行有學有文有繁厥詠我皆略之不書于石獨揚一忠以勵百辟華嵩可夷滄渤可湮惟忠讜臣億載不泯

與胡憲副書

僕自與尊師會川先生同年因交閣下久矣故昨蒙枉顧輒敢進規冀少裨教化而兩浙諸生均被賜耳傳聞見譴知過而悔故奉書以釋輒承垂諭捧之欣然逮誦味之則知過益深而悔愈甚矣僕位望未隆雅能自重交友既久義當忠告雖被譴何恤特以一郡諸生之故而為是甚不得已之辭耳閣下不亮其意乃謂僕信讒邪之言又為讒者恃度其心心云云忍惡之情溢於言表則奉書不足以釋譴而反足以激怒俾閣下以吾郡諸生為讒邪而惡之能不重責於是悔過不勝既矣然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獨士之罪耶雲之所蔽洞無不冥水之所衝隄無不壞有惡洞之冥隄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為一方慮而為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尙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實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使熊公鍊僉憲方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脩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材賢昌至今仰公若山斗僕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奔競若流仕宦之家請託成市風俗人才日以反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為愈近歲僉憲張侯悅莅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託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羶除蟻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為窮理守義而扑撻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為宜乎士習之滋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託蠹飛蝻鳴反不逮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侯時者豈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謁韓大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何理道范夷叟以爲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託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閣下枉顧之日一頃而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者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閣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循其私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嫗女而人不疑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亂者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閣下焉得人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徇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于心奸者尙得以藉口而況賞或僭施于故人顯宦之子罰或濫及于善良英俊之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徇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者此奔競所以滋眾請託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忿惡讒者而忖度其心亦求人耳不拒囑而或徇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

固其所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閣下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士之三患而一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病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治其標凡官皆不可徇請託然或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關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坯教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冶百官之坯植立萬事之本也一徇請託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教化壞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而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教化不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東廣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仕宦如雨一郡凡幾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能慊也焉得事事徇之而人人悅之故吾計以爲莫若一切閉拒

所至勿受書未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則召其所請之生對眾戒諭且厲其餘考則屏門子出入以防其謁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潛換禁阜隸往來以防其遞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朋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議嚴視吏牘以防其改案既然矣於是校閱之必慎而勤品題之必明而當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轉移當退者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勿以私恩而僭且費罰必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奔競請託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門而降心卑首委貨傾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迫之不得不爾彼請託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而黜陟當矣又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請謁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不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尙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其有若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然亦未可概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議其矯

激然不害為賢臣今世道日弊若眾皆奢也而獨儉眾皆圓也而獨方眾皆放也而獨約眾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為流汗之行而後可閣下將奚擇焉抑前計乃所謂治標之一方耳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閣下其精察乎危微之心而毋認危作微明辨乎善惡之幾而毋認惡作善詳審乎義利之行而毋認利作義凡所行惟從理而不從欲惟務實而不務名惟求已而不求人必使口與心同行與言顧則道明德立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色言動皆足為士之楷模孰不化而賢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且不用況用扑撻此則非僕所敢贊矣僕少之時亦頗有志於天下閣下所問素明預定之見亦頗有之但其見非腐則迂安足為閣下道之今且老矣尙安能調元贊化而作新天下之士整齊天下之民如閣下望哉隨世功名付之弟子行且謀去耳然狂奴故態未改故為閣下僭言之閣下尙取其告之忠而毋尤其道之未善是冀

送郡教鄭君序

義利本一也而末二焉易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子思答孟子治民之問曰先利之孟子曰不有仁義乎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是則義之所在即利耳然人或見利而不見義也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人或昧於義利之別也故朱子曰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張子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聖賢義利之說至是明且嚴矣然世猶有認利以為義與趨利而忘義者夫認利為義但不昭之過耳趨利忘義則不淑之罪也市井之夫爭錐刀之末無足怪者若夫薦紳君子或流於不昭或陷於不淑者噫可惜哉師生以義合者也師之道莫大乎義而其說莫先於義利之辨然今之師於郡縣學者或道之不講藝之不授而惟屑屑乎相見之贅時節之饋者豈其不昭也耶抑亦不淑也耶鄭君之師吾邦也九載于茲矣蚤夜惟諄諄乎講授而於贅與饋之厚薄有無漠然不計於衷諸生有窘者遇其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饋輒辭之而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藥之死亡者恤之彌久而益篤可謂昭且淑矣君子哉若人吾雅重焉而慨其去書是以餞之君世家潮陽其族之擢科第結銀黃者後先相望而君由鄉舉歷今官故人門生多在顯要者行且推轂俾得溥其義乎

端硯銘

吾弟守陟解元人遺之端硯余銘其背曰

金其聲玉其質煙雲之所由生風雨之所自出其用之以明六經而摛眾體其攜之以奪倫魁而登輔弼也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殺矣尙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鎮海濱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迺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

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君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萬世之公論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尙爲闕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良弼豈容有闕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臣猶當身體而力行之況士乎今士結髮誦孔子書而講明其道口之以爲說筆之以成文者比比然也求能身體力行者何其鮮耶蓋徒志偷魁而不志聖賢徒貴高爵而不貴令聞徒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於此焉審其輕重先後而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於持敬格物漸於立誠端本進於克私返禮而造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至極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已則文辭自工偷魁

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也彼顛顛於
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道德而不虛
爲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爲尊之極余既有
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爲學之極余寧無攸勸
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之純懿與廟
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璜王公應麟金華黃公縉記之
備矣無庸余言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右北京八景詩集一冊計三十五葉兵部武選郎中吾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鄞洪君之手筆也余家舊有是集印本久而失去嘗與
君言及之無何君手錄如印本裝潢見惠詩文合百餘
篇字踰萬數而皆楷法細書未始有一字苟且余得之
驚喜蓋足爲家藏之珍矣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
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間
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
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
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
梨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百氏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

傳寫易易極矣然印本或未易購惟窮儒小子猶有賴
於筆者今君貴至大夫致仕年今六十四矣而肯手寫
是集以惠余則其於奇編奧帙手書以自讀者必多有
之蓋其好學不以貴而疏老而懈若此窮儒小子當何
如哉余少也貧嘗借書手錄而字極可憎遠不逮君之
楷法今年僅踰艾而目已眇暗且不能如君之細書甚
用自愧家今有書殆萬卷而羣從子姪獨取一經四子
誦味以爲舉業餘皆視若長物束之高閣不一展視矧
肯手書而讀之余嘗諄訓嚴戒俾其博學篤行以趨於
道然其習猶在彼而不在此雖舉業亦未能勤慎無懈
益用感歎君諱常字子經急流勇退人也閒居以文自
娛人無賤貴有請皆應之且速雖頻數未始厭至有一
家得數篇者其爲文敏且不吝至此余尤歎羨之

遊雪竇山記

余聞雪竇奇勝雅矣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廿有一日丙
戌訪親舊于奉化因欲遊焉四川布政司經歷王君紓
懷敏嘗與余同舉時需次居家遂爲治具鄉貢士宋君
旭景暘馬君鉅靜之約同遊已丑四人者輿騎出縣治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六十四明叢書
總圖刊本

西觴于余祖姑應氏之宅又西登日嶺夫人之廟嶺顛
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折北皆
平原有地濱湖江曰白作洋時旱澇之餘地多耜獨是
洋黍稻彌數千頃蔚如雲心爲之憚俄避雨道旁樹下
雨止又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時既午矣糧長吳叡
明留飯于濱溪之庵蓋縣令曹君瀾所命士人蕭君鳳
廷儀聞余遊策蹇追及于庵偕飯而行西至山麓緣麓
西南數十折始覩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治蓋五十里
矣僧宗禮在他所聞余遊追及于亭中亟先歸寺景暘

楊文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疾返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住山永信率徒迂入亭
巖茗爲名其亭曰寒碧途遇採蕨者擔相屬多菜色
爲之惻然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險隘蒙蔚至
此則巒開林豁曠視無際僧俟官必於此乎望之故名
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細刻皆磨滅不
可識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
云北數步卽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
曲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
而旣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秔稌不殊平野殿

閣僅在危坡忘其爲萬重山之絕頂也登殿造方丈茗
已遂出覽勝殿前數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
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觀瀾閣古漱
玉亭或在茲所與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卽錦鏡池
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墜爲田矣又南亦
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聽泉亭旁有峻徑西折而南觀瀑
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於千丈巖下爲隱潭奇麗甚
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屋祠龍古之
飛雪亭豈在是與聞有妙高峯徐巖殿桃花阮皆勝景
欲往覽以暮且遠弗克還聽泉亭懷敏已布觴豆於其
中矣侍飲者善歌歌聲與澗琴林笙相應和觴數行逼
夕還方丈懷敏又已剪燭布席矣觥籌疊飛歌舞迭奏
論談諧謔往往一握爲笑宵分在席者皆醉明日僧具
晨膳已廷儀別去懷敏靜之循改道返余獨自御書亭
而西石磴號百步街者絕峻且隘不可輿徒步至腰復
見所謂瀑布者仰觀之始盡其奇麗蓋泉出兩澗注峻
壁若水晶簾自九霄中垂下至半壁有石突出承之若
盆泉激益四出若玉瑩珠跳雪飄花舞復聚作匹練垂

楊文公文集

卷二十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所謂隱潭者乃蜿蜒作白龍循麓去爲之竚久始行
道中倦欲屢坐石盤桓步五里迺輿然猶峻隘懷懍乎
惟恐墜至小晦亭乃與懷敏靜之會談余甚悔誤從石
磴之險而靜之反悔不獲偕余盡瀑布之奇麗也明日
遊法喜寺懷敏辭歸又明日江行親友攜酒肴餞之船
中偕遊江濱之法昌塔山兩寺辭去夜雨作迷失津望
野中火熒熒遣僮就問之野人持燎引船至解元鄉之
南靜之始迴舡去余藉燎至家則已霽矣夜半雨復作
自是越月方霽惟雪竇邇吾家宜若可朝暮遊者然未
遊之卅載恆糜于俗塵旣遊之三日遂繼以霖雨遊亦
不易得矣矧吾與懷敏靜之宦轍無恆幸于茲乎會聚
尤不易得也耶因記歲月貽同遊者

對鷗閣記

閣名對鷗成先志也我楊隲之楊當宋元世族蕃家盛
居室亦繁且侈矣國初以豪右抵禁曾祖祖相率而避
地於是傑棟華榭鞠爲蓬蒿久而故址陵夷漫莫之省
先君子年十四五卽有幹蠱之能茹苦躬劬營營植產
卓然振奮於傾覆流離之餘寢以豐阜迺冀除故址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屋之僅十餘楹而堂室庖漏之類亦粗備矣堂北十數
武卽大川蓋古所謂小江今謂之碧川者故嘗構閣其
上礎猶星散於淵底每雨潦之餘川流洋溢于兩溪飛
鷗振鷺出沒於煙波之間先君子顧而愛之輒誦唐李
嘉祐之詩曰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誦已
猶竚立徘徊久不去蓋其志欲復故閣而對鷗焉未之
遂也方是時先君子旣被冠紱之榮矣而常幅巾紉扇
徜徉於水濱林下秀眉脩髯風度閒雅見者以爲神仙
中人也後沾一命甫望耆而卒官久而家以眾析居余
盡推前十餘楹屋與兩叔父而別營西園堂北有竹數
百挺竹外亦碧川也成化十年始累礎構楹于川上者
凡三間而鋪板爲閣者二又明年續構四間而閣亦二
乃治七間之中之閣而塤飾之戶其南窗其北置竹牀
其中而尙以筠簟藤枕因取先君子所誦之句而扁之
曰對鷗之閣余時與賓客游且息焉闢戶則青瑣拂天
碎金鋪地珮環竿籟之聲泠泠然聞作不已啓窗則鏡
光耀日縠紋弄風鮒繞礎而羣泳鯉中流而獨躍白鳥
浮游忽散作飄雪掠雲外去腴田茂林一綠千里遙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障如眉隱見於墟煙郊靄之表在四時皆足以娛耳目而於夏尤宜蓋炎赫蘊隆之際水竹引風交貢涼競獻爽人望之而喝消就之而汗止居之而神清蒲葵之扇誠無所用之對鷗而眠不知五侯爲何物誠足樂也使九原可作其肯暫離于此乎九原有知其不神遊于此乎雖然先君子德量淵宏才猷敏達學豐而文贍常慨然有兼善天下之志然連蹇困頓鄉三試而不錄國一命而遽終瑣瑣一閣志猶弗遂而況恢恢乎兼善者哉余小子今幸成其瑣瑣者矣而恢恢者猶未之成愧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刊本

可知也其或有時乎不愧耶告我後之人毋若余之愧而遺其恢恢者亦毋不若余之愧而墜其瑣瑣者用識之壁間

朝天倡和引

余與憲副會稽胡公謚廷慎雅相善成化十四年秋八月各自聖室赴京胥會于杭憂苦之餘道途之際獲與故人相詠觴喜可知也遂聯舫北上次吳門酌毘陵菊酒雨滯朱方涉江登蜀岡以眺隋煬陳迹歷歷在目爲太息者久之乘月帆檝社越呂梁宿彭城挹二蘇之芳

風度間沂濟沿衛河以趨平原雖皆平昔厭遊飫覽之地而景之所遭情之所感往往非故有而新出二人動輒詩詩輒和歌吟亂棹謳揮灑趁帆蔭日以是爲樂不知跋涉之勞且久也余旣造平原廷慎後久待竟不至乃先抵京道中懷念及他作無幾廷慎到京又和之而其別余後諸篇則余冗懶弗克和矣初余二人之滯朱方也適戶部主事趙君祥夢麟在其家數來慰勞閒出一卷曰二公偕朝天暇中必倡和請悉書之卷生幸沾馥焉二人笑曰倡和誠有之然皆信口成者其可書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刊本

辭往返數四竟委卷去因攜至京無何廷慎被命任河南謂余曰夢麟且至胡可以白卷還之乃各發其草擇書數十首其倉卒未和和而尤鄙淺者不與焉余詩旣不逮廷慎而字以手拙目昏故草且大尙不能終卷而開河暨舟中二首命男茂元書泊頭暨靜海兩章弟守趾編脩書之廷慎作小楷始卒皆親筆無一字潦草尤足羨也旣而廷慎別去夢麟至遂還其卷易曰夢麟復持卷求引其首余惟詩與書俱露醜矣而可重之以文耶固謝之求不肯已尋又以公務將南邁有日今晨折

簡示曰連日暑甚昨夜一雨作新涼鬱蒸散盡矣藻思必清幸爲生一抒之余念夢麟行急雖微清思姑爲之搦管時前院榴尙芳玉簪鳳仙諸卉正菲盆池荷蓮競爽皆爛若張錦翠馥若蒸沈箋無不可愛後圃柳四周成雲池水漫橋茄紫菘韭青匝地瓠絲瓜刀豆引蔓將拂天皆詩景也惜廷愼弗及見余懶鈍弗能吐一辭夢麟肯過我作數十篇書此卷中以掩余拙亦一奇也書以邀之又書以寄廷愼

題雪景圖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詩也會稽俞仁本寫此詩之景吾鄞鄭君光俊得而藏之求余詩其上憶蘇子瞻嘗譏鄭谷詩有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簑歸者乃村學中語而謂子厚前詩有格殆天所賦不可及然他日又謂漁簑句好真堪畫何哉余一日退朝初雪顧同行者絳袍繡補綴以琪華瑤華而翱翔容與於金坡玉堂閒清麗絕倫亦人閒一時勝景也因口占絕句云白雪點紅袍人出金門下詩翁殊未觀漁蓑獨堪畫同僚爲之一噓余不

能詩雖詩亦不能子厚若故爲書子厚詩跋以子瞻詩評而區區一時口占一絕亦附於末者蓋欲啓觀者亦如吾當時同僚之噓云

紫袍玉帶硯銘

紫羅其袍白玉其帶何意石虛中官如此乎大無視其飾請觀其德蓋重厚而剛溫潤以栗內博深而能容外廉方而可則用之不驕舍之不戚斯亦可謂大臣者矣

曾編修畫像贊

翰學之孫憲長之子脫略綺紈研覃經史書傳父格筆陣掃千人之軍策繼祖風詞源流三峽之水故能奮自諸生升爲造士紹兩世擢科之榮成三葉臚傳之美方泣職于史官將獻忠于天子此昔者晉公預擬其榮今者仲尼未見其止者歟

半林記

吾家鏡川許故有竹一林徘徊乎嘯歌其側徜徉乎偃仰其下風聲月陰澆氛滌垢澁如也旣而築室侵之翦鉏青蒼僅踰其半尙足以延風月而辟氛埃宅中塵壑常避去就之別來每念無已兵部主事濮用昭謁余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兄教諭用明嘗自號半林以晉被知先生也敢干半
辭以彰半林余遂喜曰子之兄之第亦若吾之家與因
語之故用昭曰非是之謂也家兄塾居校遊學豐材茂
欲大行於時也而禮闈抑之僅得掾文學三易任皆山
邑官散地僻焉所施其材志嘗喟然興歎以爲道二仕
與隱而已矣仕則職業鞅掌或位望勢燄炙天隱則就
幽曠養閒恬耳謂吾仕耶則凡百猶未改隱之態也謂
吾隱耶則冠纓祿秩已竊仕之名矣昔人謂半隱者非
此之謂與仕者國邑隱者山林吾其半林者與故遂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新刊本

半林自號云耳余曰旨哉子之兄之號也蓋安土樂天
之心立朝行道之志一於是乎寓矣吾與之官雖異而
趣則同何以言之吾晨出而趨天子之廷拜佇僅踰時
退講脩史之勤可數耳餘則撫泉石遷躡玩花木于于
此非半林也耶吾三官翰苑一職儲闈祿食率計十五
春秋而拜慶居憂家食春秋亦十又五又非半林也耶
此台前語子者則吾半林三子之兄半林一耳凡晦明
寒燠蟄奮榮悴奇腐之類倏焉更忽焉禪莫能知也焉
知不有以全國委半林而授之政者乎然吾家全宅之

美未若半林之清第恐全國之貴未若半林之高耳吾
髮種種無能爲不夢見周公久矣子之兄負其材器而
富於春秋故人門生欲推轂者夥全國姑未議半國之
政有不授之者與爲識以俟

貞則堂頌

翰林侍講黃巖謝君鐸其家有堂舊榜曰貞則蓋以是
表其祖妣趙孺人也孺人雅有志操年廿九而寡以鬢
美而殷富也多慕覲之乃斷其髮俾媒者杜口散其貲
俾貧者革心守正秉節老死無易若松柏挺而金石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六四明叢書

新刊本

也夫是之謂貞其媵巖氏齒方踰弱將嫁之力辭乃與
終老惟孺人端貞故媵妾效法若準爲平而繩爲直也
是之謂則觀乎世俗未辨而穴窺方髮而目成雖姬姜
猶有然者況婢妾乎貞固罕矣則尤難也我懷古昔衛
兩夫人惟莊公夫人之賢也而其姊戴媯淑慎其身靈
夫人之節也而其傳妾供養不衰今孺人足參之矣然
兩夫人皆無出者惟孺人有出而主妾相守不遠送于
南也子孫環侍不願居于外也蓋得易之貞吉又兩夫
人所不逮者世無尼丘公時無卯金子不德少文姑爲

之頌美其辭曰

惟婦道之貞實天畀之性既克全于躬又垂則於媵等是道其上之則鵲巢唱而行露和關雎感而漢廣應也凡有性者其盡然則子咸孝而家肥臣咸忠而國定也貞耶則耶名其有竟耶

故國子助教司馬君墓誌銘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伋隨高宗而南築紹興之山陰族滋茂國朝有諱簡者仕知平陰縣敷政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弟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上距開國纔六世而溫國則十有二世矣方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既累困名場文益華暢聲稱焯然彰以鄉選登乙科授贛州府學訓導贛士久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簡厥良為講解點竄加勤而其尤若董越至與其子亞同藏脩均服食故士皆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修時學且傾圮君欲興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鼎新

公亟稱其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興學一若在

贛時其士與學遂為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助教授階脩職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廿又九日壽六十又五子亞以進士歷遷監察御史著聲績將封進階而君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撰聖編為十有二卷藏于家君配孺人朱氏同邑人考某為郟城縣主簿以卒妣姚氏選壻得君始贅而後歸焉孺人端嚴慎靜未始輕發片語適君方窘乏為鬻奩中裝以置田宅茹辛作苦夜輒篝燈績紵陪君諷誦至中宵始休君之貴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給業成內助居多然屢妊不育收劉氏媵之男乳之即亞也亞嘗學宋克帖孺人視之曰吾聞字為心畫此帖較輕傀媚豈端人所書遂撤之凡族姻子姓婢僕一見輒能別其臧否私以一二語斷之要其終鮮有爽者壽五十又六卒於成化丙戌七月十又八日葬于其邑朱家嶼亞今卜以某年月日葬君與孺人同穴迺狀行請銘余與君同鄉選而亞與余子茂元鄉選又同余知君雅矣固宜銘君有大志恆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勳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函丈弗獲布一籌以

終方官贛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眾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効今承命敢後即日挾一僮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減豪罪而賞其餘卒自新於是眾稱君智且信逮今未脫牙頰閒而孰知其素蘊之淵宏此何足芥蒂者哉嗚呼唏矣銘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冽檻泉不川而沼天喬漸其澤皆軼雲而參昊干越闕于匣不斲虎虬偶露微鏗徒足震駭夫虬蟬較莫能推竟腐于轍蕙蘭可枯其芬不滅

祭王僉憲文

吾郡慈谿如鄭東里君家其閒如馬巷王氏自曾大考以來已蟬嫣乎青紫至先公大司空勳烈其尤卓偉內外持刑公有兩弟競爽未冥君趾其美公誠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之不可揣君亦如翠竹碧梧蔚鸞停而鵠峙勤敏攻文謙和尙禮鄉書賢能與國胄齒連屈禮闈

乃擢御史出按南畿式揚風紀陟僉憲於大江之西聲寢寢乎將起近入覲于皇朝俄告終於旅邸懿渥注之駿足逝驍騰於萬里倏中道而頓蹠孰不隱傷而歎喟沉世契如余哀可知矣念傾蓋以逮今僅將及乎兩紀暨分袂於維揚猶未逾乎四禩遽聞凶音墮淚如水薄奠一觴君其格止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王君

墓誌銘

淵之寧海雅稱文獻邑嘗有儒出仕以忠被禍極酷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憚爲儒其入于學者始皆有司驅迫之若往戍邊避逃不得而後入入則閤書捐硯故放於繩墨之外日冀罷黜閒有畏賈楚呻佔畢者亦惟數歲以俟貢更數十載未始有一秀論於鄉司教者皆患其習已久而不變也第與相燕娛而已正統乙丑蘇郡王君以乙科擢訓導於此喟然歎曰是果不可變耶乃召諸生善諭而懇教之擇其少且俊者日爲之背書解義裁其文辭每五日則稽其書之生熟義之暗明文之駁純而罰賞之其尤者至與同飲食撫愛如子常自朝抵暮方休雖祁寒

盛暑不懈踰數載士寢寢肯學而文乃曰士不與鄉論
吾不去至景泰丙子鄉論其秀一人曰趙禧卒如其志
前此司教者皆以不職降黜至君始考最陞教諭於蕭
山以內艱改江西之德興皆克盡厥職若今御史孫需
員外郎徐洪御史張憲皆其教而秀者然莫勞於寧海
至今人猶稱道之不衰君居家孝以慈處鄉黨和厚在
職時嘗有察病而卒躬視其湯藥棺斂諸生貧而饋之
者輒解曰用侑爾毫楮之費固不受故人尤感之君世
爲蘇之長洲人曾祖某祖仲榮父惟善皆不仕君諱讓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存謙號樂道生以子經貴棄官拜敕封文林郎大理
寺右評事其室封孺人子男四長卽經以壬辰進士累
官右寺副次綸次縉次紳女四其壻則陸哀張諤沈養
浩尹珍孫男三女四矣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君
卒壽六十有八卜以明年某月日葬於其邑武立鄉先
塋之側於是經以進士願源狀拜余泣請銘初君教寧
海余嘗識之其滿而去也諸生請余餞以文爲道君所
以敷教變習之詳而末謂寧海之教不可以常績課且
君之才不宜以教職拘者則余旣知君矣而經又余所

論之秀也義當銘銘曰

有備治山山本濯濯樹之森然漸中工劇勞甚功鉅而
其直也薄家樹俯梓獲利倍捷旣不得於彼殆取償於
此今其人已矣家之利曷有已哉

誥封宜人邵氏墓誌銘

宜人諱淑正姓邵杭之仁和人故錦衣衛副千戶敏之
女少保兼兵部尙書錢唐于公諱謙之婦今應天府尹
冕之妻也自府尹居家至官京衛被謫戍邊起登郎署
以陟太僕窮達險夷無不同者晚始送其女歸吏科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中張晟而隨寓于其邸踰四稔以卒殯還將葬晟乃
具行狀而鄉進士倪阜爲請銘於余焉按狀孺人少工
翦製結縷足不及外閩雖家人未嘗聞其嘻笑聲宣德
閒歸于氏時少保公以兵侍巡撫兩藩宜人從府尹事
大舅姑于其家大舅姑嚴甚事之當其意鄉鄰以爲難
自後府尹所至宜人必從景泰初當公典兵政府尹以
門功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家聲赫奕至矣而不敢挾以
驕及天順改元適公爲權奸所戕府尹謫戍北徼世途
艱險甚矣而不至憂以悴成化初公蒙賜祭以雪冤旌

忠府尹復官改兵部武庫司員外郎繼陟南京太僕寺少卿家訾寢復備矣而不肯懈以弛其育兩女愛而能勞待眾妾庶女嚴而有恩饋遺姻親周恤鄰里與其他才識智術皆非庸婦所能逮也兩女皆歸張晟長卒而少繼之也晟卽吏科給事中具其狀者三庶女一歸倪阜卽鄉進士請余銘者一歸德清縣學生徐九萬又一在室宜人卒於成化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二矣其葬在錢塘縣永泰鄉南高峯之麓耐於其姑贈一品夫人之塋之次嗚呼當正統之末北虜入寇國勢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岌乎危矣羣臣非奉頭鼠竄則縮手無策獨一少保公躬任扞北之勞力拒遷南之議而竭智殫精以圖回天下舉累卵而泰山之可謂社稷之臣矣凡有血氣者其孰不敬仰而愛慕之哉愛人者及其屋烏而況其冢婦乎然則余之爲銘豈特爲宜人而已銘曰
有婦之塋必鞏必久無或毀傷尙視其舅其舅爲誰少保于公功在社稷終古不窮

與黃行人書

作贊如寫真必形容得其實如模寫得真乃可信今

而傳後不然則飾硃作瑾畫虎成狸誣辭贅語安所用之余平生於今人必知識者乃爲之贊以此故也昨承委贊令祖心不欲爲而未敢遽辭今承示像則彭詹事公已贊其上形容既得其實且至矣盡矣僕雖強贊不過贅語或失之畫虎成狸又安容喙哉敬用奉還併還原幣伏希恕察

贈余助教智

書曰惟敦學半記曰教學相長子毋以士鮮而忽於教焉勿以齒長而怠於學焉夫大明而不息者日暮之光也普施而不擇者時雨之化也吾猶不敢怠忽而況於子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七元文會詩序

天順中吾浙呂文懿公自解元累官翰林學士任內閣予為編脩公嘗語予曰吾欲作六元會少宗伯姚公大章亦欲作之予未喻公曰吾浙前後解元今在京者六人吾欲燕會之也然二公皆不果作成化六年冬南京吏部侍郎范公捧萬壽聖節表至京今致仕少保商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兵部尙書兼學士任內閣姚文敏公為吏部尙書予為洗馬而盧君楷與予弟守阯為國子生六人皆浙元也適同天順之時之數予偶與商姚二公談及呂公前語二公欣然曰今當成此文會遂命予先焉不敢辭乃以聖節之日會六元於予第而延吾鄉刑部尙書陸公主之余從弟守隨為御史亦預席酒半酣姚公口占一絕有四十年來六解元之句僉聞之皆浩然有吟興遂以姚公之句分為韻而詩之推商公作序踰二日繼會于商公之第范公遽辭而南餘欲會者皆止既而余念

山西按察僉事今副使胡公廷慎亦浙元也其人可重

迺援宋王君貺預者英會之故事以招之胡公遂為詩及後序寄至余慮詩文久將散亡故命工作六卷各首圖而繫以詩文分藏于六元之家至于今寶之解之有元亦古矣由今觀之吾浙派范公而上既十有五人蓋未始有會其人多躋顯要揚芳烈者久而或不能詳焉沿范公而下又十有四人或已卒或未第或官于外故會僅六人若范姚商三公之德業位望自前罕儷而商公連為三元雖古亦稀見蓋國家文明之化吾浙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之氣皆莫盛於茲時者今成化十五年胡公以釋禫至京需選余已遷學士而守阯方官編脩於是翰林脩撰謝于喬禮部主事沈述之兵部主事楊質夫國子生黃廷璽又皆浙元也七人相謂曰今浙元視前會加其一可無會乎乃以正月十有六日釀會于于喬之第顧前會逮今僅踰十稔商陸二公已休致而范姚二公暨盧君已殂謝獨余兄弟兩人在亦可慨也是日七人者迭為賓主獻酬盡歡余謬當首席諗于眾曰古者於旅也語於燕也詩燕必盡獻酬之禮詩必致箴規之辭今

可古也夫不朽在德而功次之言又次之士當以百世之豪傑自期不當以一時之倫魁自足今吾儕視前三公尙未能及盍各爲詩以交箴互規勉繼三公又進而追古之名臣碩輔以豪傑於百世哉眾以爲然乃取宋歐陽文忠公貢院詩之頸聯分爲韻而成詩授子俾序子於前會若鸞鳩之伍大鵬既有愧矣今會迺以老鷲引羣駿於席間復以敝帚先眾珍於簡上能無慚乎不得已而強筆之

徐太守更字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荆門太守徐君泰始魁京闈試憲署時余識之顏赭鬢玄風儀志氣偉如也後出宰羅田陟守荆門罹家難而歸與余別廿餘載迨釋服至京造余邸則顏蒼鬢斑獨其風儀志氣偉如故耳余款留笑談閒字之曰士亨君蹙然曰僕已更字爲大同矣子猶未知乎余曰冠而有字第尊其名耳而或以爲表德蓋未之考也高柴之字子羔冉耕之字子牛曾是以爲表乎夫字惟尊名則士亨之與大同一也若以表德則士亨之與大同何遽劣也而庸更之君曰僕五世祖有諱亨一者方僕冠時賓

不知而誤犯之爲是更耳余曰禮於王父母有不諱者況五世祖君子已孤不更名今子之冠賓在乎而何其不憚更也君曰禮固不諱然僕以吾字之犯先諱也每聞人呼之輒蹙然而不寧故嘗請於先子而更之昔之人有父名岳而不聽樂者非不知嫌名不諱也有字子平公甫者乃其叔父命之而非賓也夫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耳余曰昔有字公羣而更文甫者以文足尙也有字昌齡而更景烈者以烈足貴也今子之所更者吾惑焉竊聞君子和而不同譬之羹焉和則五味相濟食之而心平同猶以水濟水疇能食之樂焉和則五聲十二律相成聽之而心平同猶琴瑟之專一疇能聽之故君子貴和不貴同若夫同塵者聃也同波者楚也同流俗者鄉之愿也而墨子亦惟同是尙子豈慕之乎吾望子言不附和行不苟合眾暗而孤鳴羣馳而獨駐卓卓乎其殊異也而乃尙同乎同猶未善而又奚貴乎大也君曰非是之謂也蓋僕名泰而易泰之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用是知泰否之辨惟在同異之分同則泰異則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而同人之傳曰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至
公之心也僕竊願焉而子以爲不可則又將更之惟所
命余曰大同烏乎不可我姑試子耳夫言豈一端而已
乎曰和曰異曰同莫不有可有不可者同寅和衷可也
而同塵和光則不可異道同仁可也而異謀同奸則不
可和而與物皆春可也而從流忘返則不可異而背邪
違俗可也而亂常拂理則不可同猶是也吾前試子者
皆同之不可者耳今語其可者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
同倫誰得而獨異口有同音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心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然其孰能異之謀同者隔遠如見心同者其利斷金
同卽和也事以與眾同而濟善以與人同而大此同亦
卽和也君子不貴同乎謀而大同則身康強子孫逢吉
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故可游金石蹈水火此猶淺之
爲說至於聖賢大同之道則雖寓萬里之遠生千載之
後無不合舉六合之廣兆姓之繁莫不從上古大同之
世天下爲公孝慈皆推於人貨力不私於己故謀閉不
興而盜竊亂賊不作同不貴大乎大同則泰矣故一門
大同家之泰也四境大同國之泰也萬邦大同天下之

泰也子以駿材嘉政泰一州矣其亦思所以泰天下者
耶君謝曰博哉言矣余曰未也同之大蓋本於正不正
則所同者惟昵近之情阿黨之欲耳烏乎大蓋必至正
於已而後大同於人易之繇曰同人于野言大同也又
曰利君子貞言至正也語大同而歸之至正斯盡矣乎
君再拜曰盡矣請書而佩之

詩壇雅韻序

人之生也有形斯有聲有心斯有志志發於言而爲詩
聲成文而員謂之韻自古詩無不韻者世旣降詩體屢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變韻學寢微虞后夔所典之歌永周太師所教之詩音
世莫傳其與於是西域反切之學入而江左聲病之說
興焉魏晉已有聲類韻集諸編述者世益久皆泯莫睹
矣惟唐韻略宋韻補傳至今焉韻略蓋因梁沈約之四
聲譜而著禮部據以去取舉子之文歷世皆因後儒增
脩者眾諸家從之若韻會韻府皆是物也然梵學吳音
承譌襲舛世皆病之韻補則吳越取易書以下逮宋文
集共五十種凡聲韻異近世者皆纂之朱子用以叶詩
與楚辭然亦不能無可議國朝洪武中嘗命儒臣刊正

舊韻定以中原雅音著爲洪武正韻宋學士濂謂其一洗千古陋習可不信哉今錦衣吳僉衛嘗覽百氏提要鉤玄摘其辭可資詩者悉隨洪武韻而繫之纂成若干卷名曰詩壇雅韻屬子序惟古詩不可尙矣今詩概不越乎古近兩體而用韻各殊古體多出入于韻略韻補而近體則惟韻略是拘雖知洪武韻爲正音而猶罕用蓋謂近體唐詩也韻略唐韻也而唐詩必唐韻是用也可謂固哉昔孔子定詩三百皆可被之絃歌者第取其音耳曷嘗論其世耶唐之詩其格有足法而韻多可訾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作近體者苟唐其格而洪武其韻則音正以諧祇益媿耳何害其唐哉作古體者不須言矣雅韻之編其欲俾人舍譌韻從正音以趨於古哉雖然天地萬物皆有自然協比之音有不待強而合者雖風靈之鉅蝸蚓之微且爾而況於人自壤叟衢童逮桑濮之賤彼烏知音律而矢口成詩夫孰非韻信自然者自然之音與天地萬物同而可析之以四聲限之以數十韻乎嗟乎古者詩作而韻生後世乃依韻以作詩詩道盛衰於是乎繫吾安得隆古之英與論大音之妙哉

大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道碑

人材與國運胥盛衰元凱之庸也以有虞八士之產也以成周而漢以降凡其盛時則萬石三戟之家與八裴五竇四韓之屬炫燿于先後比其衰也闕然大明啓運列聖丕承殆今百年之久大化薰蒸至和感召乾坤冲淑淵祕之氣茂發而弘敷於是竹有駢柯瓜有合蒂禾有六歧九穗之異而況人之鍾其尤者乎故父子傳芳兄弟競爽聯珠疊佩于中外者累累相屬也有若公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拙逸先生以鄉選累官鴻臚寺卿而公擢進士歷今職諸弟曰昇曰昱俱義官曰昌儒學訓導曰冕河南解元曰景駙馬都尉兩世七官亦旣盛矣况鴻臚在九卿之列布政俸諸侯之冠世鮮能到駙馬帝室之貴戚尤莫敢覬而森然萃于一門何其盛哉公姓周諱晟字德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曾祖廷元善而隱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寺卿父諱顯卽拙逸先生也母宋氏封恭人公之在母也祖夢一儒者過其前交揖而退寤而公生喜曰是孫他日其以儒發身乎後果符其言公姿

表秀偉穎敏嗜學年甫十九卽與鄉論齒國胄旣成進士遂拜刑部廣西司主事考最被敕命授承德郎選陟永平府知府巡按御史奏其廉能公正撫字得民巡撫都御史又奏其勤慎公平六事畢舉乃陟湖廣右參政巡撫湖廣都御史又奏其端方勤能且老練廷論將陟之會以外艱去服闋改山東按察使又陟布政使江西居內艱卒於家成化十五年七月廿有六日也年纔五十有一公方事刑部輒以廉能鼓舞奉命讞南畿獄囚詳慎明允列郡交頌其守永平也視屬縣有鮮桑棗闕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麥者課民廣種兼植民藉以給郡有產榛山場歲賦榛子數萬斛爲勢家擅其利而歲賦反取之齊民久矣公一日諭勢家還山而命民取榛子供賦齊民德之無已首斷累歲疑獄數事民服其明誅盜魁暨其黨數十人宵柝爲弛歲時嚴鄉飲之典士民非果備齒德者不與教民婚姻以時有貧不能妻者勸富人出財帛相之累詢孝子節婦得數人皆表其閭以厲俗天順癸未旁郡蝗發入樂州公卽齋沐以禱蝗多飛還餘皆投葦灘自斃明年夏季盧龍撫寧二縣田有花黎蟲夜食禾而

晝伏土中不見公率僚屬禱于城隍祠卽日雨降蟲盡殫禾乃大熟其參湖廣也所至輒詢民故審其害利而罷行之嘗分守蕪黃歲旱民餒輒與屬官行禱屏騶呼卻輿蓋甚暑且勞不恤雨大樹遂勸富人出粟周餒民感悅其廉山東也雪冤抑屏奸貪風聲凜然振暨布政江西甫踰歲亦旣有聞故凡其治所聞其卒也無不嗟悼之公性孝友歷官俸餘惟以給父母兄弟未始有私藏嘗請恭人養於山東廨舍繼爲駙馬迎入京邸公慕之切累書復請適駙馬捧節冊出使便道奉恭人就山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公與弟平鄉訓導昌出百里外迓以入道擁觀嗟羨乃築怡萱堂日率子婦承候雖公務冗劇不少怠比居恭人憂竟以毀滅性焉公初娶沈氏先卒累贈恭人繼劉氏封恭人亦先卒子男三孟曰嫡孫劉出仲曰大孫季曰興孫庶出女二陳仲和張口聘之余初識公于刑部遂識駙馬後識拙逸先生又識解元往返其父子兄弟間屢矣見公行履寬和材猷果達雖門望赫奕而不驕位業隆盛而不懈益敬愛之方冀其謝蕃垣以入輔王室詎料其年僅止此然其所樹立蓋雖耄期有不能

耆耄黃白犧一日而千里不幸蚤斃然已嘗越國過都
迴造于西極世皆稱其駿矣蹇驢駑馬不離早樾蒿莽
聞雖老壽亦安足道哉公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其邑
楊記村先兆之旁以沈劉二恭人耐其鄉人李通政和
狀其行而駙馬奉以徵余銘其神道之碑余不克辭銘
曰

世德之家積而不發際時純熙涌不可遏如彼賈士爲
山爲陵氣維春矣草木怒生公家累仁有年有葉自拙
逸始青紫鱗襲同氣六雋公實長之奮先擢第以作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乃守大郡乃廉大藩乃陟方伯位莫與尊最其勳庸
亦昌且大壽胡不遐僅止于艾墓道有石螭首龜趾載
公之徽暨其世美其世之美惟國之休不顯亦世陳錫
哉周

歸榮堂記

君臣之倫大矣欲爲臣則不能不去鄉而之國故多走
奔四方弗獲一駐鞍其桑梓雖懷銀黃被青紫而鄉人
莫覩意其若舊布衣然聞有歸者則或失爵亡譽辱在
泥塗若楊惲糴賤馮衍居貧庸夫得而易之歸而榮者

又或盛年鼎貴莫保其終若季子六印楊僕三組君子
弗尚也惟夫位尊而年至致政而歸休溢渥潤及于丘
園餘光照灼其里聞則人莫敢易而且瞻望咨羨以爲
榮斯足尚矣在于今若南京吏部尙書致仕錢公者尤
罕矣哉公志偉而材宏學博而文俊自少以辭翰雄雲
間擢甲科高第官翰林至學士嘗使外邦宰劇縣所至
輒有赫赫聲而其文徧布于天下雖裔夷如朝鮮交趾
亦知貴之晚拜南京吏部侍郎嘗請老上念其舊學宿
望委任方隆固留之茲賀萬壽至京復請老堅不可留
乃命進尙書秩賜之誥命重以敕書俾馳驛歸此曠代
之異數也公不敢當抗章以辭制曰恩命重頒爲卿歸
榮辭不允公乃拜受既而翰苑宮坊國學諸公皆謂制
中歸榮二言可榜爲堂之名公欣然從之遂命守陳記
守陳雅被公之愛敢辭惟昔人歸老者有以休休名亭
有以綠野名堂有以遺老名齋餘多類是者休休語其
情耳綠野道其景耳遺老襲古人之陳言耳未有權傳
玉音昭揭天語俾人聳觀傾聽如茲堂者堂名而公之
榮侈矣抑公之歸也不言而人已豔其榮雖日謙謙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吾辱吾辱人固莫之信也而奚必名堂以侈之蓋有
謂矣愚聞之君主仁臣主義引年辭爵臣之義也公膺
力誠老計謀始壯且堅請而決去者義固然爾敬老恤
故君之仁也上憫以官職之事勞公而俾佚於家然又
重恩疊寵以慰其歸仁則至矣義而獲榮由上仁而榮
之也蟠木四照之所以茂昌華耀者孰非雨露之澤日
月之光耶故堂之名非哆公之榮也惟以張天子之德
俾躬被者百世必報見聞者四海皆興耳敬稽首而記
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張邵齡文

昔在景泰之始詔選進士之尤數僅比乎列宿榮殆登
乎瀛洲闕中祕之圖籍味內廚之醪羞皆感恩而厲志
誓晞孔孟而企伊周顧鄙陋其無匹幸吾兄其與儔談
宇宙之奧理講皇王之大猷同斧藻其辭語並圭璧其
操脩聲若填篋鼓鈺之交應氣若磁針珀芥之相投眞
異姓之兄弟小四海而邇千秋聞何闊兮七載復聯轡
於皇州兄南宮而弟東觀勉德業其齊優羨吾兄之逸
足遂高馳而遐驅音始登浙西之太守終冠江右之諸

侯富教與文召媿美蕃宣期申甫駢休愧蹇步之局促
竟歲月其悠悠僅遷長乎玉署遽抱哀而居憂蒙遠垂
乎賻祭方感念而未休遽傳聞乎凶訃腸百裂而涕橫
流欲撫棺與臨穴悵道遠而無由仰吾兄之才德匪前
賢其孰侔位薦尊而勳烈彌盛將入輔乎宸旒爲酒醴
之麴糵作巨川之方舟澤靡遠而弗被名終古其長留
胡茲事之難必竟在外而殂幽壽止乎五旬加四若中
道而摧軫信蒼生之無福亦天道之有尤肆輿人皆爲
之悼歎弟其能忘乎悲愁雖墓草之已宿尙梁月之不
爽其歆不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簡尺牘序

內簡尺牘一策凡十卷宋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戶
部尙書孫公所著門人李學士祖謙爲之編注嘗刻板
矣久而亡焉家有寫本無注其十世孫封戶部主事玘
寶藏以授其諸子俾重刻之子有曰仁者今爲副都御
史巡撫四蜀刻既完乃寫書于余請序諸首余家有此
策舊刻本雅讀而美之今申誦竟日益歎其美不已古

者君臣僚友姻故之往復言議通謂之書時皆削竹木爲簡牘以筆之簡以竹牘以木或皆用木而制有長短之殊簡長二尺短猶半之牘僅尺一耳自秦始以臣告君者易名爲表奏而僚友姻故之往復者自如時寢用紙矣猶有謂書爲折簡爲尺牘者因古也近世乃謂書之短者爲小簡而其長者尙如故此策旣曰內簡又曰尺牘疑若因古簡牘之制而兼載短長書者然其所載實皆世所謂小簡也古之書長或百餘言或數百言或數千言羣籍雜載之以傳多至不可數若其短而數語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十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單辭則鮮有載而傳焉范史僅錄嚴光答侯霸者他無取矣韓文公答大顛者世疑其偽雖晦庵辨之未釋也獨歐蘇之作雖半楮幾字而散於四方者人盡掇拾之以板傳然語或鄙俚句或雷同者有之蓋一時任意信筆初不料其傳而掇拾之者未始擇也內簡尺牘百餘篇皆尙書公退閒之時之筆也其閒有曰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獨於一丘一壑未嘗輒以與人自敘有曰柳子厚不堪謫辱欲自比於甕浮屠病類之駒而怨懟不已至比天爲癰痔草木果窳曉曉至老死其於

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故某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望當

世君子論人有曰董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

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疑其毒而棄之則痼疾

不可爲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其意度閒雅

識見迴適若此而文采清新華妙靡苟遣之辭鮮重出

之句誦之至竟皆可愛可欣而無一可厭惡者其固有

意於傳耶抑編者嘗爲之擇也以余論之可謂盡美而

足法者矣紀之廟部之鼎胤之舞衣夏后氏之璜孔之

冠履魏玄成之笏皆一故物耳其子孫尙寶于世世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他人得之亦以爲寶況先世文辭之盡美而足法者乎

宜乎寶藏而重刻也封君之欲揚祖美都憲之克成父

志皆可謂孝矣尙書公諱覲字仲益初爲中書舍人輒

罹青城之難後知臨安又知平江及爲戶部皆未幾輒

罷故其出處稍見於宋實錄而元人脩宋史不書然

其文字可貴當時所者接踵老猶不厭余嘗見其靜治

堂如農齋崇安寺五輪大藏諸記橫山堂浮遠堂諸詩

皆豪偉瞻麗惜未睹其全集然毘陵暨他處崖鏡冢刻

與道釋所瞻士夫所錄者尙多有之雖全集亦或落在

他人家都憲其博采而總刻之與此策並傳於世公其有耀於無窮哉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天下之道惟中可以盡之大之五常小之萬善皆不可偏也不可倚也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惟中而已堯舜三代之所傳孔氏祖孫所述皆是道也天下之事不可以不中刑其尤者人命之死生民德之臧否天下之治亂一於是乎繫焉舜命皋陶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至周穆呂命乃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曰明于刑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非在中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其言重辭復所以深戒刑之不可不中也然情偽是非殺而不可別上下輕重惑而莫能定求刑之中也不已難乎司刑者或柔而不立情而罔見貪而無賴則固失之不及若剛矣而作威明矣而用察廉矣而賣公則又失之太過中行者其難得也得中行以司刑刑焉有不中者哉金華陳公廷輔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初巡廣東適大兵征伐之秋繼按北畿當權貴旁午之地後陟山東按察副使罹凶荒仍荐之歲其同事之或

柔或暗或貪者輒罷黜去有作威用察與賣公者則暴得顯名立致崇位公居其閒常毅然執法而未始虐於人瞭然見事而不以夸於眾潔然守己而不斲人之知其庶乎中行者歟茲乃以最陟河南按察使其交游若廷評戚君昂者屬余文餞其行余與公有雅不可辭夫河南中州也是惟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和而萬物阜安者以中行洫中州其何尚哉然余猶有告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中固至德然中德亦自有至有不至者譬之堂焉四隅非中也當四隅之中固中矣然或有尺寸之偏不得為至中雖數分一分之偏亦未為至也公亦勉焉以求中德之至而行之則刑無不中將見中州之民亦且化而中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主事戴公挽詩序

人之心感於物而動則必形之於聲詩者聲之成文者也由心有所感而形於是可以觀可以興焉是故感吉慶之來則樂心動感橫逆之至則怒心動感凶喪則哀心動感禍難則憂懼之心動感親暱則愛心動感神人

之尊則敬心動惟其心之感動有異而聲之異隨焉是故樂心動則其聲嘽以緩哀心動則其聲嘒以殺怒心動則其聲粗以厲憂懼之心動則其聲繁以促愛心動則其聲和以柔敬心動則其聲直以廉詩無不具焉夫樂而嘽緩若擊壤考槃者非耶哀而嘒殺若黃鳥薤露者非耶憂而繁促若五子之歌正月之作者非耶怒而粗厲若相鼠者非耶愛而和柔若關雎棠棣者非耶敬而直廉若清廟載見者其又非耶世於擊壤考槃可以觀虞周之化矣於黃鳥薤露可以觀三良之良田橫之義與秦漢之失矣於五子之歌正月之作可以觀夏周之衰矣於相鼠可以觀鄘之陋矣於關雎棠棣可以觀夫婦長幼之倫矣於清廟載見可以觀文武之德矣觀其美則思勸觀其惡則思戒此詩之道所以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杏郡主事戴公昌故徽州貳守之從子今汀州太守僖之父也嘗作一齋覆之以茅因號茅齋以昭其儉生平喜詩書恬於勢利居常濟人利物鄉邦稱之無間言以僖貴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踰艾而卒僖賢而有政聲峻陟有可必者故凡朝廷之壽俊都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英髦知僖而仰公者皆悲公之早逝而不及三命之賜爲作挽詩踰數十篇其體裁辭致不一然皆所謂哀心感而嘒殺之聲也處士之善積厥躬慶流於後者可於是焉觀之矣後有覽者寧無感發興起思淑其身以昌其後者乎故余爲之序

祭錢克明文

昔子方冠誤景余風涉三江與九壩越數百里而來從質秀資敏志豪氣雄講道懋德再踰春冬睡然丹鳳之方毯皚然白璧之旣翫逝將凌雲霄而薦郊廟豈燕雀瓦礫之能同胡屢挫於鄉論七舉而名始登于天府之中又久淹于壁水五戰始得雋于南宮孰不謂始之鈍者終必利前之塞者後必通何期一命之未受奄罹疾而告終嗟子材器內之可秉要而持重外之可勦繁而折衝曾弗獲暫庸少試遽盡付之空空嗟子德行居常貞介而鄙流俗動必詳慎而慮始終既孝且弟又信以忠宜永享乎千福反備膺乎百凶走奔南北疾病困窮不延厥嗣竟天其躬神奚爲而昧昧天曷故而夢夢吾爲之痛心疾首濟老淚之沾胸因吾弟之南邁託旅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孤篷庶道途之安裕免孤寡之驚沖陳一觴以祖奠
言有盡而痛無窮也

陸處士墓表

處士諱桂字廷芳號樸庵世居海鹽之馬廐里近創平
湖縣而馬廐里入焉故今為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
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田宅日益闕子姓日益蕃齒
德日益高偉然鄉閭之望而邑大夫歲飲之于岸亦旣
亢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
誥封之榮而遽卽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旣卜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勳狀處士之善多矣
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泰間歲嘗歉有詔富民
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粟六百石一
時偕輸者必琢貞石為碑勒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
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
鄰飢者眾吾省一亭之費尙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
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
女弟為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
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

處士於女弟猶爾人以爲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
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祝鳴璫鉞以追薦者相屬也
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齋供家眾病惟迎
醫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聞子姪欲祠祝輒
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
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
則誌墓者已具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
故聞之者信傳之者眾而其人之善乃彰後世銘表諸
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或有未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故人厭觀慵道併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
宴筵羅列繁雜至熬腐魚而繡其外綴蠹果而虛其中
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益不記莫若選薦一二佳品人
則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可
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
彰者哉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余家食時頗有志於天下逮官翰林所職者文耳日勉
焉以供職有以文請亦強應之雖躡接于庭未始厭也

近歲亦覺吾衰甚矣雅志怠且忘有請懶弗能應願獨喜種樹寓舍後有地纔畝餘藩以爲圃雜蒔菜蔬愛之憂之厚糞而勤灌之養其芽葉扶其欹傾耘其蕪穢搜其蠹蟲而除之故菜蔬日茂蕃而吾日董僮僕于其間客或請文率語以不暇今刑部諸大夫士若劉君廷珍請餞其寮熊君良佐之行而吾子茂元雅與熊君厚爲之先容是不可辭乃卽種樹爲喻蓋仕之郡邑猶家之圃郡邑之民猶圃之果蔬也民之待撫字不猶果蔬之待種樹乎撫字者必課農桑申孝弟薄賦而省刑周貧輔弱匡枉直邪凡貪暴奸宄寇賊之殃吾民者悉捍而去之俾民皆富以淑猶種樹者糞灌扶養耘搜而茂蕃也凡撫字種樹之若是者皆本於愛且憂耳不愛且憂其何能然昔柳子傳郭橐駝盛稱橐駝善而謂他植者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而木性日離因以譏世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謂令之煩者不過督耕植促繰織耳吾觀令之長人者孰克愛之憂之而何太恩太勤之有有煩其令者則其刑獄賦斂期會之類耳孰知民之耕繰而督之夫督耕繰而煩其令且卒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禍況刑賦諸令之煩禍尤甚也孰念而憂之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嗟乎果蔬微物人猶愛且憂之而反不愛民何耶晉子皮有言衣服附在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我遠而慢之故愛果蔬而茂蕃之者如余皆是也愛民而富淑之者安得比比然耶熊君以高科累官刑部郎中儀觀秀偉材識明達選部將大用之而先試以劇郡於是有鎮江之行君在刑部用法詳慎而存矜恤之心夫法以治有罪者也尙矜恤之而況無罪者耶推是以占其爲郡其能愛民而撫字周悉俾富且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淑也庶可冀乎尙益懋之余傾耳以聽休聲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大盆石記

鏡川叟居京師客或以方盆盛巨石遺之盆高二尺賸廣僅盈三尺石之高倍于盆廣如盆稍歛焉置之存養室之庭以石陷于盆不甚顯也乃積土盈盆樹石于盆土上石始顯而庭中羣石眾芳盡出其下既又實膏土于其腹以為原加奇石於其頂以為三峯於是乎植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卉被之秀蔓煙冒之而嵐生水注之而瀑出宛然一小山也叟日玩之不厭焉然是石也庸陋堅樸粗厲廉稜徒以其高厚碩大而有隆類岡有峻類崖有窾類澗有突類岵有呀類洞有紺類谷故可飾之為山耳非若他石之狀樓閣形虎鳳備青黃黼黻之章具湖山雪月之景怪奇妍麗而可悅者計古今天下萬山中石猶河沙市塵然若此其粗陋則草翳苔蝕蛇豕之與羣熊鼠之為伍居者弗睨過者弗顧其誰取之如彼其奇麗亦或伏於幽遐祕於深祿有愛之而莫能取其見取也則

必走豪宅歸勢家混塵空邇囂譁凡砧几之餘腥脂粉之殘膩舉得而汙之甚或啓爭端藏禍機若文饒之醒酒遺災於監軍東坡之仇池賈禍於貴戚又甚則若慶雲萬態奇峯與太平獨秀神巖歷國如傳舍凡若是者叟焉得有之而茲石也幸為人之所取不為人之所爭入乎冰清之門處乎玉潔之庭漸翰墨之膏潤染蘭蕙之芳馨卓立永奠直將超萬物而閱千齡此豈非其遭歟雖然吾於茲石亦比德焉夫堅樸廉稜高厚碩大皆君子之德而隆峻窾突各有所類德之備也實土加石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漸膏染芳德之進也植卉被蔓德之發而及物也卓立永奠德之恆也其視夫怪奇以駭俗妍麗以媚人者不亦遠哉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茲石亦君子也故為之記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一別五六載思心如饑知去冬釋禪必今春握手不圖軒從尙遲遲行也近惟畫錦之輝照映山水日與親戚舊故相詠觴樂可知也僕近日衰病日甚大與閣下在京時不侔恆為心痛口瘡眼疼所苦近復加痔與疝五

疾交攻百方未愈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
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幾里而喜遊陟今皆不復
爾文甚厭之有請輒峻拒或強聒不已不得已始搗管
草草與之去終歲無幾篇酒不復沾脣客至懶飲之請
飲亦謝不赴西山如畫小南城如錦皆不復往一觀回
憶舊遊如俗所謂隔世事矣且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
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然宦況已
索然矣以此日勉強一朝外輒閉門卻掃第與弟子相
談語教孤姪長孫讀書引數小孫玩庭中花木遊屋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園地日用是消遣耳餘皆置之度外獨思仰閣下之心
未始忘然人往南方者多不知有知之而欲附問則其
人已行矣故到京踰歲未始有片簡達者茲因貴邑張
生便草此奉問計秋風涼日高軒必至京破例把一盃
相屬也諸留面布不悉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誌銘

成化十五年夏五月二日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右參政陸公病于家亟語其二子夔龍曰吾死
得劉欽謨參政爲狀而楊惟新學士銘之吾無憾於泉

下矣翼日卒將以其年月日葬于其邑紫薇里之丹霞
塢夔乃述其治命并欽謨所撰狀授龍俾來請公諱景
字孟昭蘇之常熟人曾祖善卿祖士能父公佩以公推
恩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徐氏封太宜人公少耽
學務詩規溫李步許杜企王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
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槩獲取景泰辛未進士歷刑
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恕明敏以文學飾法比常提牢
牢重囚皆三木加鐵索而臥之牀偃仰展轉不得也鼠
日夜嚙之血涔涔流公見而惻然輒求狸奴十數畜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牢鼠竄伏囚德之至死被命按事于河南于山西皆一
訊得其情議罪咸允還奏稱旨任部治獄率類是故事
三法司常有大理獄當會奏各擇其屬之尤典之公在其
選每奏眾推公草立就皆蔚然成章鮮不歎服居久之
陟參福建奉敕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羣舶通諸
夷遇他舶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筏數歲莫
能捕公至卽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
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醜皆伏法成卒所
居曰玄鐘營者久而弊兵器亦多朽窳皆爲繕葺若新

漳泉二郡水啣郭爲築隄防捍倉庾諸宿蠹備詢而盡
剗之閩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踰艾壽耆而止
公配項氏封宜人夔其所出補太倉衛學生龍出側室
長女歸德州衛指揮同知李雄少女方羈皆側出所著
有螢窗秋臺閩海雲泉諸稿藏于家公和易闊達有智
能精力奉母嘗盛饌甘醴命侍兒鳴箏琵琶以侑歡友
二弟皆爲輸粟取散官榮之與人一見輒如放泛愛善
謹所識列侯貴戚近臣遊士甚眾迂餞慶弔之禮鮮或
失公隙常與游陟詠觴以爲樂有醪率主之必益以己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立治具加數倍每歲元夕率張燈合伎樂燕客動數
十人連數夕方已爲人扶顛起廢周乏拯危常不計事
利害貨有無爲之殫死無所歸者數喪費尤鉅然視其
曹無廢事察其家無厚產世用是稱之而讒者反以是
藉口其鄉先達有握重權者嘗屏人與客語時睨戶外
恐有耳屬他客莫敢進公直入謂曰明公當大公至正
以倡百寮何至屏人私語鄉先達赧然無以應公飲不
能數盃自食無珍味余嘗延數客于座或傳公第有校
尉徵賦喧其門客皆曰孟昭素持廉烏有是有之必其

館客也問訊果然其鯁而約又若此雖稱者未必盡知
之余與公同年且同朝久昔歎其退今哀其亡也銘可
已乎其詞曰
奔逸之馭固亦能範而馳也方逐禽左人曷故而遺之
有星煜煜本在箕尾之閒也久謫人閒世天取而還之
蘭生深林悴而亡也其芳不朽吾得而揚之

復何布政喬新書

鮑知州至承惠書幣感感書辭甚美覽之不能休然僕
昔謂方岳之尤者惟吳尙忠錢廷珍與閣下三人此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之公論也豈僕之私言哉僕但先且數耳閣下之賢
固無待僕之知獎僕愚且暗恐亦未爲知閣下者而書
詞乃以許簡肅之知范文正歐陽文忠之知曾子固擬
之不於倫矣而閣下以范曾自期待此則僕之至望也
自廟論旣公尙忠遂陟次當閣下而近乃使庸鄙者先
之僕深訝焉詢其故則知由小譖耳當道者不信君子
之稱而聽小人之譖亦可慨矣然士如良金美玉自有
定價豈一人浮議所能貴賤之哉望閣下勿以此而前
卻亦勿求其人而尤之惟益厲素節彌布善政吾知紀

綱鈞衡之任終不能捨而他適也鮑知州歸草草奉復不悉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被命整飭薊州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越三載得疾請歸未及報疾已亟輿至京師之寓第卒成化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年纔六十有二自將佐守令下逮兵民皆悲慕不已交章列其行治請賜葬祭以寵異之制曰可舊典凡官四品以上賜祭三品以上加賜葬今公官僅四品而葬同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品實異數也非有大得乎下而深獲乎上曷克致是哉公姓汪諱霖字潤夫廬之六安州人高祖富德安府同知曾祖景道莘縣知縣有能譽嘗被賜金帛之徵祖克敬不顯父洪麻城縣學教諭以公貴累封大理寺丞母某氏累封太恭人公承家訓起州學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操己慎布憲公讞獄多所平反吏民安之丁封寺丞公憂復職按浙江持其素益厲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方秉權焰焰其子商于瀾自鎮守官以下皆曲意悅之以公獨不禮也歸譖之達怒遣校尉偵之卒

無以罪也遷掌江西道適今上嗣大統言官劾門達抵

罪薦前都御史王公竑李公秉皆復任天下謹快公預力焉先是兩廣蠻寇出沒且十年屢征不克至是命趙都督同知輔率師征之遂命劉御史慶與公察官軍有生事與冒功者皆寘之法公與劉協心申令師肅然憚之自京抵兩廣所過按堵且以策贊帥擣賊穴如破竹既而審首級有妄者斥之俘獲有係吾民者縱還其鄉凱奏論功拜公大理寺丞秩滿陟本寺右少卿尋擢都憲被飭邊撫郡之命遂乘驛徧所治戒將佐練士卒葺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城堡樓櫓簡器械軍聲用張虜莫敢犯且厲守宰俾勤恤民隱無或怠違舊例邊軍糧餉永平府給古北口薊州給山海關皆以車運費重而途艱然緣邊米價頗賤公請以銀代糧分給之兵民兩便皆歡欣感戴至今公性孝喪父哀甚迎母就養京邸逮都憲考最例進階公請輟階進母太恭人之封比死惟以弗克終養為恨其為人寬厚溫恭臨政詳慎未始徼赫赫名然其所治無論朔南人皆悅慕之公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五人長曰睦陰陽訓術次日暉日曉俱州學生又次日昉日眼孫

男十有二人睦輩下葬于其州之某地既請上祭酒仲深銘周侍郎堯夫表矣乃復請余碑焉余與公有雅弗克辭系之銘曰

六惟古國皋陶所封於今為州公家其中公之高曾以逮于考三世顯榮公大厥紹奮登甲科遂與六察威惠所加六詔兩浙兩廣麻沸帝命師征公監以憲有聞無聲孰狼孰貪孰猛如虎孰敢干令以犯吾斧運籌佐帥師擣賊窟封豕長蛇是絕是忽矜彼係累有我赤子釋而從之還厥宅里奏捷第勳丞于大棘貳卿無何都憲是職驚車按邊將士用銳高城深濠虜駭而喙督守與宰字其下民雨稿俾秀化愁為欣胡不耄老僅耆而逝小大邇遐交傷並喟天子有詔斧封巍巍刻石墓道過者式之

策題

問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說者謂黃帝堯舜為立德禹稷為立功史佚周任臧文仲為立言矣然余有疑焉夫德固可自立而功言非德其曷能立之朱子謂道德文章不可使為二而德功言乃可使為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乎黃帝堯舜禹稷皆古聖人也黃帝堯舜果無功言而但立德禹稷果無德言而但有功耶若夫史周臧三子其言比之聖人猶霄壤也可獨謂其立言而以次於數聖人耶是皆必有說矣自禹而降若殷周唐宋諸君亦有德功言可與數聖人並者歟逮我國朝一祖四宗皆以上聖之資當大寶之任其德言功俱與數聖人並矣可得究其詳歟夫天地之德化育之功奎壁之章固萬國所共觀齊聞而況在京畿之內者哉是不可讓矣問孟子七篇之末歷言堯舜至孔子之見知聞知說者

謂其敘道統也韓子原道亦言堯以是傳舜歷數之止於孟軻是則道統固始於堯矣然朱晦庵謂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吳草廬亦謂堯舜以上道之元堯舜以下道之享洙泗魯鄒其利濂洛關閩其貞何其與孟韓異也自上古至於堯舜自堯舜至於關閩傳道統者為誰可歷數而備論之歟孟子稱無有乎爾草廬言終無所歸是皆以道統自任者韓子晦庵亦嘗自任否耶今學者謂孟子繼孔子已無閒言謂草廬繼晦庵猶有異論試為決之若謂草廬不足繼晦庵

則歸之何人後生可畏焉知諸生不有能繼者乎請舉平昔之所以造道者告我

問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外此無他民也故四民安則天下治矣古之帝王未有不安此而稱治者然義農十三卦之制耒耜教耕以興農日中爲市以通商何不及於土工虞九官之命稷播穀垂共工何不及於土商周禮太宰八則有馭士者矣農工商其無馭乎九職列農工商矣士獨無所職乎管子謂昔聖王之處四民使士就燕閒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而不雜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而不遷然伊尹處畎畝膠鬲販魚鹽果不雜乎樂胥之後在阜楚相之子負薪果不遷乎降及後世益雜與遷甚至放爲游惰變爲道釋矣而凡士之游校者送迎奪業衣食困心入官者待闕苦久資格苦拘工之上京者艱於客資居家者疲於官役商之營大利者爲勢家所侵務小本者爲征徭所窘是三者皆病矣而未有甚於農者耕耨正忙而召役者叫囂其室麥禾未熟而徵租者鞭撻其膚故雖力耕疾織而樂歲多凍餒凶年必流亡也而士者

或玩愒不學浮華無實農者或惰而不力富而不節工者或作巧技以眩俗爲苦器以誤人商者或表美售惡務奢逞慾又皆自病者今欲盡去其病且驅釋道游惰悉歸之四民必有道可處也願聞所以處之之道

問忠孝臣子之道也堯典曰克諧以孝下武曰永言孝思暨諸書雜記無不以孝爲子道者至若伊訓言爲下克忠魯論言事君以忠是亦以忠爲臣道矣然魯論又曰與人忠曰爲人謀而不忠豈忠不止於臣道耶曾子孝經固爲萬世之法馬融忠經雖爲僭竊不韙然其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要可得言歟古之忠孝者蓋多矣至史晉初作孝友忠義兩傳前史蓋闕遺也今能歷舉以補之乎繼晉作傳者更孝友曰孝行曰孝感更忠義曰節義曰誠節實異乎抑同乎自晉至宋元忠孝載於史傳者可悉數而備談歟古之論有小孝中孝大孝而廬墓未聞有大忠次忠下忠而死節不與後世入孝友傳者多廬墓入忠義傳者悉死節也願聞其指夫臣子之道亦難矣若何而可以爲忠孝耶荀子曰不急之察無用之辯棄而不治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故與諸

生相切磋之

問京畿天下之本必使財富足以制四方俗善足以其
 表百郡則本固而天下寧也今穀價方昂牧馬多耗野
 窘糧草之供山之薪炭之採市常多丐途或有殍力耕
 者困而益稀冗食者驕而滋眾財何由而可以盡富耶
 工奴騎並貴人優妓服同命婦擅官肆而佔民產者日
 繁獻奇技而售怪石者時橫士多乞于墻間女或期于
 桑中圍牆屢盈枹鼓數起俗何由而可以盡善耶古之
 君天下者有章百姓以和萬邦有載冀都以同九州有
 鎬京辟雍無思不服有鎮撫巴蜀海內用平有漕關東
 粟以給中都有徙郡國豪傑以實陵邑有恩澤偏厚於
 河內有兵衛獨重於關中是皆知京畿為天下之本而
 固之者也可言其詳歟我國家自昔固本以至于今迥
 超乎前代教化之所先食貨之所聚實以郡豪屯以重
 兵殊資曲赦有非外郡之所得者尤多矣而財猶未盡
 富俗猶未盡善何耶其致之必有由而處之必有道也
 請悉陳之

順天府鄉試錄序

楊文彞公文集

卷三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化庚子秋式當試士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守
 陳右春坊右諭德臣陸簡主京師順天府試事順天與
 畿內七郡合六館諸司士就試者凡三千六百有奇論
 其秀僅得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額也惟九州之域風氣
 習尚皆異古之帝王一道德同風俗亦必久而後洽焉
 大明輿圖曠古所未有而兩京對峙于南北蓋自太祖
 高皇帝都應天府尋號南京太宗文皇帝即順天府為
 北京至于今都焉臣守陳往歲嘗被旨論秀于應天今
 復論順天之秀於是兩京之士皆得而悉之其秀之著
 衍碩大蓋非四方萬國所能踰也然應天在江左由孫
 吳至南唐凡八代屢嘗建都而鄰郡亦嘗為輔至國初
 仍作京畿政教之鉅重文獻之稠疊宜其秀之蕃且碩
 矣順天在冀方與今畿內數郡自石晉沒于遼以至于
 金元歷四百三十有餘歲遭我聖朝乃始復歸于華夏
 新化雖洽舊俗或遺今其秀乃與應天諸郡並蕃而齊
 碩者何居守陳聞之燕有谷寒不生黍鄒衍吹律以溫
 其氣而黍生焉況有大於律者其所生豈特黍而已哉
 自我神祖掃胡俗以復華風列聖丕承德洋仁普逮今

楊文彞公文集

卷三十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餘稔矣正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雖月窟日域冰天炎海之外亦皆漸被變遷而況順天諸郡乃日月之所近臨也風霆之所先鼓也雨露之所偏渥也其秀蕃碩不亦宜哉然秀於昔者率能振芳英敷茂實以無負乎大造矣今之秀將與秀於昔者爭芳而四方萬國之秀復與秀於京者競茂舉明世於三代之隆固丕基於億年之久不在茲乎試畢錄成守陳當序故道兩京之秀之蕃碩以見神聖功化若此其隆俾天下皆與後世皆慕焉若夫勛屬士子之詞已屢發於前人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六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同考與提調監試之銜名則具列於次簡皆不敢複言之

大盆石後記

存養室之庭置盆罌瓊缶以貯奇石畜文魚樹水陸之嘉葩其布星列而大盆石獨居其中暄燠之時爭妍競麗爛若雲錦盈庭逮時將凍則盡徙諸盆罌瓊缶或納之窖或薦之室無留庭者獨大盆石屹然如故或亦議徙之鏡川叟曰不可彼柔脆之物不足以禦風霜冰雪之臨一或凍之則鮮者殞礮者折花實者併枯其根不

可以不徙而茲石也天賦之剛性地界之堅質恢然其體巍然其形雖有勁颯不爲之撼也雖有凜冰不爲之泐也雖有厚雪不爲之埋也是奚庸徙哉且物必須人力而後徙彼徙之物輕者僅一舉手之勞而重者亦不過萃數人之力耳而茲石也合盆與土重不啻百鈞非得鼎士數十人固莫能舉而淺窖隘室亦莫可容也豈易徙哉且吾庭不可空無物也吾目不可省無觀也今妍華紛麗之盡屏而堅樸靜重之獨留時一目焉亦足以厲吾操而養吾德是固不可徙也然則終不徙耶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液池之上有山焉其名曰瑤華島蓋累石爲之者石盡環異足觀矣儻欲得堅樸靜重者陟之其顛以樹萬物之表而增九仞之勢將與而進之一人呼招羣眾推挽斯乃可徙耳不然則如吾前記所云卓立永奠超萬物而閱千齡亦不偉哉

小湖山賦

要樂齋之庭有物焉埏埴所作煨燼所存體圓蓋法乎乾質厚實本乎坤色黯如漆腹空若樽中外刻鏤作芙蓉文其名曰何黝蓮之盆又有物焉出自崑山嶢巖峯

土百各五百切虎坐而垂頭熊踞而盤蹠為岫為咳有洞

有壑勢欲軼雲玉雪其色頂踵肥寬腰膂羸窄其名曰

何玉壺之石盈盈注水置石于其間水則萍泛鱗泳石

則蔓卉青殷渙漣漪於墀下滃煙霞於砌端不煩登涉

賸足遊觀故合而名之曰此吾洞天之小湖山也客有

見者莞爾語余此特一勺之水謂為何湖一拳之石謂

何山歟余曰此洞庭湖也即禹貢之所謂九江此泰山

也即舜典之所謂岱宗客乃呿口揭唇兩手交拍而大

笑曰子何誕妄之甚哉夫洞庭之為湖也萬壑所趨九

楊文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所匯包楚帶吳綿亙八九百里吞若雲夢者蓋不知

其幾沖融渺瀰莫余切灑仕減切濤在角切滂普方切濤匹秘切駭

浪洪濤震薄無際日月出沒乎其中雲雷長育于其內

節彼君山插天盤地峙其中流僅若螺髻十二其廣且

大莫之與比泰岱之為山也造化鍾秀為五岳宗龍孔

切即孔切則佳力切勞六直切上薄太空入歸鳥於決皆生

曾雲於盪胸道羊腸而上者越四十餘里然後至於天

門之內日觀之中猶未造乎絕頂然已視羣山如蟻封

黃峴石壁馬棚雞籠凡若此類谷峪崖峯若上負切嶙池

靡繼屬紛從跨齊越魯盤千數百里而青不窮其高且

大莫之與同子以勺水拳石為湖山固已不韙謂為洞

庭泰岱又何誕妄至此余曰至大惟天與地同道凡萬

物不能似天地何者非小故曩空四海梯米中國者北

海之若塊視三山盃視五湖者大鵬之鳥然則洞庭之

於勺水泰岱之於拳石相去安能以杪且物之小大定

分固異然性有所偏亦有相制彼春陽之比爐火日月

之比燈炬蛟龍之比蜈蚣犀象之比狸鼠此其小大之

相懸固不可同年而語然而凜冬一爐救春陽之所不

楊文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煥暗室一燈徧日月之所不燭蛟龍長萬鱗也見蜈蚣

則驚而縮犀象凌萬獸也觀狸鼠則畏而伏以此見春

陽日月之功尚小蜈蚣狸鼠之威尤大其可小勺水拳

石而大洞庭泰岱也耶然此徒差厥形未概以理殊不

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吾同體何貴何賤孰遠孰邇

舉筵與楹西施與厲塵嶽涓河彭祖殤子分雖萬殊理

則一耳故勺水即洞庭而拳石即泰岱其何分於彼此

客乃斂容低首端拱而請曰此小湖山者惟天地大之

而已抑別有物亦大於此余曰方寸之地有湖山焉陋

叔度之汪汪駘子車之巖巖豈惟至鉅亦復至纖其大則天下莫能載雖豪末不足以定至纖之則其小則天下莫能破雖天下不足以窮至鉅之域然其大其小無形與聲離婁之目不得而明師曠之耳不得而傾爾安得而識之於是客若有慚長揖而去吾獨立于湖山之前仍逍遙而容與

送潘栗夫序

工部副郎潘栗夫既能其官而又以懿德贍文有聲乃陟四川僉憲往提學政交游胥屬余贈言余曰在漢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翁守蜀郡世稱其能教化由今觀之其事易而淺哉漢之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府耳時僻陋有蠻夷風文翁之教不過選小吏詣京受業博士歸以爲右職或察舉至郡守刺史脩起學官置弟子除其更繇俾在便坐受事行縣傳教吏民榮之故俗化而文雅然不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其事若此豈不易且淺耶今諸郡縣皆有學不待脩起學皆有師無埃京博士諸生不但除繇且復給廩守令或與相揖讓如賓友其得解者則郊勞而表厥里何受事傳教之足榮由解而進至

有秉鈞軸位台鼎者郡守刺史奚足列民俗文雅且踰漢時使文翁復生而守蜀吾意其無他教化矣栗夫往將何爲不有難且深於文翁者可施之耶古者士制刑以教祇德司徒脩禮明教齊政歸在一道德以同俗也文云乎哉今以僉憲而提學既兼士與司徒之職而或者惟以文教士未之盡也栗夫思盡厥職必更治條約皆右德而左文擴吾明充吾誠片談半武一足爲其準程訓以諄辭感以懇意示以至公匡直之輔翼之刑而威之賞而誘之薰炙久而漸漬深俾皆造道成德窮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淑于家達以淑于國于天下凡在學莫非道德之士齊民慕而化焉舉四川七郡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吾所謂難而深者非栗夫之賢其誰可語此夫士之從教猶士從型金從範也教以文旣文矣教以德其不德乎栗夫能勿迂吾言而力懋焉他日教成世傳之曰蜀之俗文雅由文翁而道德由潘某豈不偉哉吾嘗傾蓋于君之尊父僉憲公而君與余弟惟立編脩麗澤焉契家之好厚矣故舉其職之至者規之

鎮聞臺記

古者天子諸侯皆有臺以揆乾度望國氛觀民俗而因以議政斷訟饗神燕賓亦莫非爲民也福建布政司之南數百步所有故臺焉高二丈許廣五之輪殺廣之半闕其中爲門而屋其上蓋自閩主龍啓元年築之號其門爲龜頭宋祥符間侍御史嚴辟疆更門號曰環珠自後數百年屋屢廢輒興或謂城南山頗驕倨臺勢必崇高雄偉乃能抗之以屏蔽列藩而奠安一城不可廢也成化十三年屋又燬廢久莫能興今左布政使李公嗣右布政使錢公璉欲興之謀于按察使溫公琮暨庶僚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協質之巡按御史徐公鏞亦允乃具材鳩工命福州知府唐君珣營之自成化十七年二月旣望至其年某月吉落成屋舊九楹今如其數而宏麗過之萃萬景於欄檻之前會四封於簷檻之際登者咸快焉旣而參政應公灝以事赴京書請余記欲勒石問其臺之名未始有惟昔者越郡築堂名以鎮越淮郡創樓名以鎮淮皆有謂矣福建古閩地名是臺曰鎮閩庶乎可哉夫鎮安也鎮閩者安閩之民也國家建官惟以安民民之不安官之責也安民有道臺其一端爾登是臺者仰而瞻乎

上一輝之乍形片氣之或見必思弭災防患焉俯而觀乎下街衢緯經葺宇鱗次五民百化之紛集者老稚富貧爭讓啼笑與夫鉅微良苦斂舒沽售百出而無窮必思平政謹教焉近而城闈之表爨煙吠聲自邇屬遠不絕疇獲莫恤孰冤弗伸必思覃惠慎刑焉遠而層峯疊巒之外七府十衛下逮百司有不職而民病有克職而民利者必思激揚黜陟焉又遠而蜃樓蛟室之際列島諸國率皆遙貢我廷亦或竊窺吾鄙必思懷柔折服焉舉凡觸乎耳目者輒以慮之心而善其道則合閩之民靡不安矣其或登是臺也玩眾庶而驕心生嗜貨寶而貪心作愛覽江山而燕樂之是務民則不安矣官其獨安乎往事惟監尙未遠也可不懼哉余辭雖拙果勒石而實諸臺亦足以示勸戒於遐久也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易本義直講序

四聖之易自漢以來傳注無慮數百家惟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並行於世國朝選士之制治易必兼傳義士遵之久矣至於近時乃往往廢傳而專本義豈謂傳義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傳詳義簡競務簡以利捷

耳夫士不能博通五經而各治其一已愧於古況治易而不兼傳義惟簡是務益趨於陋矣暨其幸得一官則併其簡者亦視之如弁髦棄不復顧其能仕而學者幾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天長縣學教諭李君鳴盛蚤受易於其父長而講習不已奮發于文章既被鄉選以憂居家取易溫習因以平昔所見聞諸說纂集成文名曰周易本義直講時僅文繁辭而已逮起家官天長則又及上下二經踰兩年而畢乃因其鄉人脩撰傳君曰川寓書請余爲序余閱之累日不能盡其言大抵主本義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賓傳皆循循然不敢越矩矱之外蓋欲以示其徒處則爲橫舍講解之資出則爲場屋文辭之用其用志亦勤矣余少嘗讀易閒作舉子文字亦主義賓傳多與李君同者暨擢第而歸益味經旨著易私鈔所見有異於前時蓋以易爲卜筮用而非爲卜筮作者伏羲則河圖而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大禹則洛書而作洪範所以敘彝倫之道也圖書非爲卜筮而出易範豈爲卜筮而作尙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範之一疇耳易豈火珠林之比哉程子作傳實探伏羲之精以發性命之理蓋不

但衍周經而已朱子嘗謂程傳義理至備象數猶欠故作本義推象數而明占筮其辭尙簡不過補傳之不足耳學者豈可廢傳而專本義哉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備非博學詳說不足以究之諸家之說百氏之書皆有可取而不可廢也博而詳焉精擇而反諸約於是恆存諸心實踐諸己推而普濟於人則庶乎得易之道也豈當但以決科而已李君尙進於此哉余因序以復君且告凡治易者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古也家之不可以無譜猶國之不可以無史史或無焉則國統君治臣才民俗與夫禮樂刑政之詳理亂興亡之故皆闕寂而無傳雖當時嗣主亦何徵以數其典繩其先而沉於易代曠世之遠哉周列國數百惟魯秉禮而其史為聖經揭十二公如日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他國亦賴之有聞五季十國獨南唐尚文士為之纂述者眾雖其方術詭譎亦至今若存其餘有史不能如彼二國則皆闕而不章又其餘無史或史不傳則同歸於闕寂甚矣史之不可忽也譜亦猶是哉夫譜所以明本源辨昭穆敘尊卑別疏戚啓尊祖睦族之心與象先貽後之道信不可無者無之則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敘與別也於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為誰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後何以貽愈遠則愈失矣故古者家必有譜若州閭史之所藏

圖譜局之所掌皆是物也近世譜學廢矣惟業儒停古

者迺能重此或作或述而貴戚徹侯不執掌於事為則

紛綸於佚樂奚暇此哉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

其族屬子姓未必蕃也猶不可以無譜亦或能譜之而

所謂貴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積善而累仁其族屬子姓

率葛絲而螽揖者苟無以譜之是使積善累仁者泯沒

而無聞葛絲螽揖者渙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

可乎駙馬都尉蔡公孟暘其先曰仁美府君者始自當

塗遷居鳳陽再傳而思中府君始占籍於京師畜德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澤凡幾世而大發於公其族在鳳陽與京師者亦既眾矣公以選尚淳安長公主為人清修簡重於凡聲色貨利澹然無所嗜而喜書崇禮好與章縫之士遊時稱其賢嘗念厥家世欲為譜之而當塗以前曠不可知乃稽鳳陽以後者舉其名字行業及其嫁娶卒葬一一書以為譜而天子所賜之金冊錦誥卿士所贈之大篇短章皆錄焉其於所謂明所謂辨所謂敘與別所謂啓與興者庶乎備且悉矣觀此亦可以見公之賢也夫公之賢蓋嘗有所象者其族屬子姓可不思所以象之者乎苟

皆象之而皆賢則蔡氏之宗不但日熾月昌而且駢青
疊紫與國咸休茲譜將與玉牒並垂於無窮矣其可忽
哉公嘗以譜求余序故爲書其首簡

與吳尙忠書

與閣下別久矣企仰之深恆欲一面而不可得忽承手
筆恍然若睹風儀欣慰欣慰然獎借期望之過殆非迂
愚拙蹇所敢當也至閣下自述爲辛苦萬狀容或有之
謂迂疏執泥遠謫遐荒則何其言之過哉初廷議之欲
設都憲以撫雲南也蓋以是方當奸奄培克之餘適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邦窺覘之際萬一不虞事莫如預故須都憲巡撫然任
大責重甚難其人徒寬厚者不能以防患第強察者必
至於生變惟閣下兩有才德而於政練達老成得剛柔
緩急之中足以當此任責非他臣之所能也故以聞而
擢焉而閣下云云是誠過矣然今居中用事者少年寡
知務作威福內外貴賤皆重足屏息而公卿將帥多出
其門矣又復弄兵徼功幸寵適虜方弱亦有天幸東使
北襲皆遂其所圖以欺妄上下然往還賞勞府庫費金
數萬所過之地供饋不貲而一席或費千金公私掃地

赤立官軍被虜殺與死於道者數且繁甚雖得虜人畜
數百何補所失之萬一徒啓釁於夷斂怨於國耳時惟
御史強珍稍能言其東侵時欺妄之一二遂謫戍於邊
誰復敢言之者近又欲征交南余司馬子俊嘗力言沮
之意猶未息惟待機而動耳邊衛將佐將有窺其意而
妄報夷情擅開邊釁以迎合之者使得遂其意則流毒
必廣貽禍必盛最天下治亂之機非獨一方安危所係
而已京師距雲南不啻萬里而交趾又在其外自彼傳
言在此億事者或以爲不足慮或以爲深可憂皆未必
眞且當閣下其知之眞矣必精思審處拯民窮於已極
消邊患於未形俾朝廷無南顧之慮而果愜廷議羣望
則不日且徵矣豈遐荒所能淹哉聞官不勝憂國之心
故爾喋喋誠不識時忌望勿以示人

重興汝陽縣學記

人之性稟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
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眾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
必引其俊與英者而先焉教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
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位之所至而布之彥淑者慕而趨焉鬼瑣者恥而格焉萬姓以和庶類以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所謂俊與英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於異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無廚則饌不烹工人無肆則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教也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眾人之復性何莫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人未始有無性之日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者而況於闕且廢哉此汝陽縣學之重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開府於學東尋謂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地時成化七年春也學廢而師生散行者惻焉而有司以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復顧提學憲副天台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倫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子衿城闕詩人所刺今汝陽學廢盍相與興之侯曰固亦慮之矣敢奉命遂相地擇基得之府學之右顧帑竭賦殫貲無從出迺以義倡邑之富者

國子生陳寧一日餽五十金繼餽者繼屬爰市木瓦程工庸命汝陽令河閒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閒東西廡皆倍其數中外門各三閒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齋閒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減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庖廩之屬總十閒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而居之又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閒生舍四十閒外建社學亦五閒創始於七年秋季畢完於八年冬孟蓋陳公文廉謹厚雅爲士民慕悅而張侯孫君皆賢且能故雖當窘冗之秋克成此久大之績也十年春陳公書來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余許之無何雁憂竟未暇及而秀懷王卽世今崇王居其府陳公三人者先後皆以憂去武林錢侯鉞繼守汝寧今考績至京閒過余曰汝陽縣學成已八稔堂之梁桷瓦甍有撓折破缺者走皆葺以新殿之丹雘有剝者亦飾以章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石矣聞陳公嘗請先生記礪石待久記成未耶余曰未也吾過矣遂爲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以性教而生惟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不成天下民物曷由而遂耶嗟乎天地卓立於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

世皆知之矣性內也盡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煙霞也人不力修其內而苦求乎外甘與煙霞同滅而不奮與天地並立何哉併書以告居學者

齊東縣漏澤園碑

古聖人之君天下者見民生未遂既教之以耕獵而食織紉而衣居之以宮室聯之以比伍閭族矣比其死也則斂以衣衾棺槨又擇地營冢以祕之而免於狐狸之食蠅蛄之嘬且封且樹因而復加禮文封樹以貴賤而隆殺焉成周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而族墳墓居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冢人掌公墓之地凡先王及諸侯卿大夫士各以族葬辨其兆域爲其封度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令國民族葬而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至於民有死於道路者則蜡氏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又每歲孟春必申掩骼埋胔之令至其伐不敬而有京觀蓋亦不忍彼骨之暴而收瘞之因封以爲觀耳豈專爲懲淫虐示武功也哉古聖人之仁心仁政至且備若此羸秦不道舉古聖人之政廢之蕩然盡矣後世人主於民之生者猶或未能

遂之况能逮於死者收瘞暴骸非唐太宗之賢其疇克之人臣有若元稹之作義冢陳向之奏創漏澤園者不亦罕哉嗟乎生而遂死而祕此人情之至願也其或以兵以荒以遠行以孤獨而轉於溝壑踣於原野其腐骨遺骸爲鳥鼠所殘馬牛所蹴而莫或祕之俾其游魂滯魄啾鳴於陰雨之朝燐走於雲月之夕孰忍見而聞之惻隱之心人皆有者豈以古今異哉山東參政邢公表居正蓋嘗惻乎此故命其屬郡縣各置漏澤園一所以瘞凡骸之暴者於是齊東知縣趙君英廷光相縣治西一里有弗地縱可二十八步橫稍有加遂垣而門之以爲園遺隸盡收境內之暴骸瘞之君以進士知是縣清慎且能此特其仁政之萬一耳聲績旣彰徵用有日懼後之人或不修是園欲樹碑以示故其同年刑部主事林君俊待用爲請於余昔西伯得死骨而葬之人曰西伯澤及朽骨况於生者吾意邢公其必能遂山東之民趙侯其必能遂齊東之民矣乎凡天下之事舉之甚難而廢之甚易是園雖小役然非上令下承皆心平仁者莫能舉也後或不修而廢則旣瘞者將復暴未瘞者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收啾鳴燐走生民有不寧矣是則不仁之所爲也夫
人仁則天必佑之不仁則鬼必誅之人其擇於斯

送南京刑部尙書張公序

古經之傳至今者率多錯簡書其尤也不特武成一篇
而已余讀舜典自正月上日至於達四聰皆史官記事
之辭中閔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
之語而以下闕

直菴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以上闕

取重於人而亦以是賈怨遇事輒辦若刃迎縷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有不待頃者浙藩聞其材辟爲從事民有補戍者其
婦詭死不之從當逮繫戍所公爭曰婦人逮繫或被辱
乃責其姻戚將之工部命造大紅織金紵絲三千疋計
科銀三萬餘兩適歲凶民饑公請借夏稅絲充之民賴
以不困其所建白率類是自布政使以下多折節從之
滿考授光祿寺署丞典寺政者生貴甚公不爲屈噴有
煩言乃改福建布政司都事逆賊鄧茂七方張巡撫尙
書見公輒才之委以軍餉初餉者賃舟浮溪溪險惡業
舟者以覆餉責償破其產皆逃不出民乃負擔以餉疲

且窘公至榜於衢曰舟直今倍於常一舟或覆餉眾舟

均償且與誓以爲信於是舟出餉給民德之不忘旣而

承檄統民兵守松溪政和兩縣賊穴官臺山公以計招

降其尤黠者遂用其策取渠魁戮之而宥其脅從盡反

其毫倪兩縣按堵公以政和延袤五百餘里山深林密

吏不能徧撫民易爲亂請分其地別置一縣從之遂置

壽寧縣至今功上進二階巡按御史薦公可大用未報

會新巡按者事多不法被巡撫尙書奏劾疑公發其事

乃中公以法而罷之公曰日者謂吾齒四十六當罷官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適其時命足信也遂歸治舊產養母壽終歲延師以
訓子孫作會族亭以睦其宗時與故舊觴詠山水花竹
閒效仲長統立志論作寫情說以言其樂平生所作詩
文擲管輒就而不留稿傳於家者無幾初號直庵後更
號九樂山人然人猶稱其初號云孺人姓余行二考曰
安妣曰陳氏孺人少慧且溫良而端慤余謝世有連而
直庵幼已俊故歸之敬舅姑和娣姒眾推其賢從宦京
邸儉以足用逮福建之遷則遣少房隨公而自居家養
其姑每雞鳴輒起暑寒無間家眾數十口鮮所咎罵罔

敢有怠違者紡績之勤白首不廢姑菴而臥病孺人亦且耆矣猶晝夜奉湯藥不委之人撫子孫慈而克教姻黨有孤貧者濟之鄰之嫠婦病嫗多遺米或糜以哺之故其卒也哭之者多慟焉子男一曰恩封翰林院修撰少房生女二長適上虞潘府次適同邑胡某孫男五長卽遷以狀元拜修撰遷今官次選次遲次迪次追曾孫男一正昔李翱之皇祖考妣韓愈銘之曾鞏之祖考王安石銘之翱鞏文皆名世自足揚厥祖而猶託諸人惟得韓王之銘而其祖德大彰至於今不朽今遷殆庶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翱鞏而乃以託余豈其人哉然余與遷同產於浙同官於翰苑而吾子茂元又與之同年辭不獲也爲之銘曰惟士之合最難乎全有失於人乃得於天吁嗟直庵自信其直或擠而擯之盡人之力壽富考終孫且廡廟將馳而贈之蓋天之道彼得於人者有吉其始而終乃凶有達其身而子孫以窮孰與得於天者其若公乎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成化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至京考三載績書最被命進階以厥考嘗得五品封例不得復封四品上

疏乞移己所進階於其考妣誥贈厥考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妣封太恭人既而得疾四月廿有三日卒於其邸壽纔六十有一天子遣官賜之祭公卿以下弔祭皆哀有歎息至失聲者公諱環字瑤夫別號栗庵其先汴人八世祖筠孫宋進士官至中大夫判揚州從高宗南渡居浙之山陰高祖克銘徙居仁和曾祖修祖璧號完齋以子貴贈南京刑部郎中考厚永樂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刑部郎中今贈中憲者也妣太宜人洪氏今封太恭者也公少承家學且受書於汪御史士淵更受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於蔣知府尙勤旁涉百氏爲文辭典雅贈密輩行交推遜之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以第一甲第二名進士拜翰林編修與庶吉士楊瑛等進學于中祕居贈中憲公憂復職同考丙戌會試預修英廟實錄陞修撰拜白金綵帛之賜簡侍經筵告歸省母起主應天府鄉試預修續資治通鑑綱目陞司經局洗馬主考順天府鄉試選侍皇太子講讀于文華殿擢陞今官眾方期其大用詎意其遽止於斯哉其室潘氏有賢孝之行封孺人子男三長孟繩杭州府學生次孟經又次孟紳四女

執歸太學生姚智糾歸翁宗善組歸刑部員外郎陳洵
封安人綺歸倪英公所著詩文曰栗庵稿嘗出以屬洵
曰吾文固不逮韓昌黎然望子如李漢也公之至京邸
於洵獨孟紳侍先公得病公之喪凡費與勞洵併任之
亦病既與孟紳先後愈乃偕求禮部侍郎謝公一夔銘
公之穴而復請余文揭於墓道余與公嘗同官相厚知
之頗悉公性謹厚狷介其學務於明理而力於踐行非
徒數數於文辭而已故其立心行己未始涉一非義而
於五倫之道庶幾無愧焉者公少奉贈中憲公與太恭

楊文憲公文集 卷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已得其歡心及中憲致仕徒四壁立公居藥爲誓以
供旨甘不缺居憂之際哀與禮胥盡焉在官孺慕太恭
人甚告歸省焉戀戀不忍舍乃與潘孺人謀曰吾舍祿
則無以爲養遂祿則不能侍奈何奈何吾且圖養子盍
代余侍乎孺人曰諾乃與一子留侍公獨攜一子以至
京邸或勸之納婢妾公曰若是則是吾以養母詒吾室
耳不可寒衾孤枕蕭然如苦行僧者經九載至陞官然
後歸則孺人病久且殆幸胥會至浹旬而卒於是獨奉
太恭人至南京孝養備至有人所不能逮者恆念潘孺

人獨居以卒而老不及偕不忍復置室鰥居終身撫一
庶弟甚厚始卒不渝也在翰林事上極恭恪纂書校文
勞勩無少懈爲太常釐正宿弊與其僚嘖有煩言人多
譴之其下或饋之果蔬雖微必卻去與友朋交誠而直
友或有過雖響於言必正色直辭以規之或見怒不悔
也公於五倫若是其何愧哉以余觀於公庶可謂篤行
而有道者歟是固當銘銘曰

人道謂何五倫而已古所謂致知力行不越乎此惟欲
力行故先致知既曰知矣盡力行之知致行力是爲聖

楊文憲公文集 卷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不能行者知亦徒然況實未之知而徒務於言今之
君子或色取仁而口談理自以爲知道人亦以爲有道
之士至考其彝倫較其踐履有愧於道者亦且多矣視
吾瑤夫類不有泚

彭文憲公文集序

少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憲彭公卒既七載厥子尙寶司丞頤集
錄其文成若干卷示守陳俾之序守陳官翰林於公嘗
爲屬義不可辭然未能遽作茲司丞謁假歸欲勒是文

於梓若不可緩者乃序之曰古今文萃眾矣創意立辭者固人人異後或擴而章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或撰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資得乎學乘乎時與位之故耳公少也靜默莊重得族叔父愈憲公貫陶而器之暨發解入國監又次於祭酒李忠文先生故其涵蓄負抱迥邁乎流俗乃擢殿元拜翰撰僅數載而三遷秩副太常又數載遂入內閣優游於宥密之地容與於恬熙之時者殆二十稔屢陟顯階穹秩極於少保自昔殿元之遭鮮逮焉者方是時文聲籍籍內之貴戚重臣外之雄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壯縣下之右閭豪室欲假文以炫前燿後者奔湊於其門故恆爲記序碑表銘贊題跋之屬以闡德揚勳厲職獎俗張吾聖明之治化若昔人僮約賓戲九歌七啓子虛思玄之體無自而發其辭皆爾雅而周詳坦緩而易未始有怪僻率略險躁憤艱之態蓋其資懿其學端其時泰其位崇故其文有不得不然者一時能文之士疇敢望之然此未足以究公也嘉禾植於崇岡之上雨膏而日烜之其葩花燭乎羣目固非幽芳凍秀所可倫也抑人之賴其芘囑其資者不既多乎覽茲集者尙有

論於斯

復尹侍郎正言書

承示書賀僕進官而勉僕乘轎且承筆扇之惠俱拜領矣僕才劣位卑乃分之宜故雖一時輩行盡位公卿而獨青衫白首未始有伎求怨尤之心者安其分也翰侍九載例陞少詹僕去冬已近八載而蒙恩謬陞僅先一載耳往固無欠今亦何補視閣下之翰副未滿三載而一蹴遂踰五階者安可同日而語然松蕙短長亦各其分豈敢望哉况老衰得此不知爲榮譬如病人雖得珍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羞玉饌口弗能甘况乎鮭菜亦與蔬食何殊而閣下乃爲之喜惠書垂賀故人忠厚之情至矣深感深感學士乘轎同乎三品此固祖宗優儒之令典今法不容其孰敢違若如來諭自倚齒德勞望爲時所重而輒以金緋乘轎必多旁指竊議者矣豈復重而美之設有誰何諉曰舊典彼繩以今法何辭以對之前吾官者旣失舊典已非一人又非一歲矣後吾官者安可謂失自僕耶以吾垂鞭敲鐙與後進無復等威者此當道之責也豈僕小嫌曲謹之過哉自古禮法之士必致力於小嫌曲謹

故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召公所以告武王之聖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得無過乎僕平昔守禮與法雖造次未始違之苟非禮法所得爲者雖高官大爵不以芥蒂於胸中而況區區者乎召公又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小嫌曲謹此僕之所常致力而老猶不敢懈者也嗟乎今之位高顯者多謂己能自致視卑晦者皆無能之人不復一念及之而閭下乃獨垂念老拙欲俾之齒諸公而殊後進其懷舊恤故閔惜耆老之心至矣以此推之倘閭下被徵而當道其肯置余鞭鐙閒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風布謝不宣

獅子贊有序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牡牝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髯形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記帝登黃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狻猊日行五百里爾雅狻猊類虺貓食虎豹世謂白澤狻猊皆卽獅子耳是獸恆產於

中國數萬里外西域荒僻之地非天子威德及於幽遐而遠夷嚮慕縻以入貢則中國不得見之自周以降惟漢武帝唐文皇及我太宗皇帝之世三見耳今皇上膺景命嗣丕基德洋仁溥既二十載於茲故凡東夷西戎南蠻北貊梯航而來貢者日以益滋若速檀阿黑麻諸國乃西域極遠最僻之地不知距中國幾十萬里自前代未始有一譯通者今乃相率貢獻而是獸至焉有以見皇上之德超漢武軼唐文近趾我太宗遠追乎軒轅矣昔唐文嘉是獸嘗命使臣作贊與賦我太宗時作詩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賦贊頌者尤眾臣今靈承明詔敬作贊詞固不敢望旒葵之旨亦庶幾騶虞之義耳贊曰

有偉一物猛獸之尤首聳髯鞞尾大而修萃黃雲以成體閃赤電以爲眸齒森乎鋸鬣爪利乎戈矛步立則風涌川澤哮吼則雷震山丘雖犀象熊虎曾不足以充其一啖又何數乎麀麋豺兕之流其威猛雄傑莫之儔顧乃格心帖耳與人狎優遠離乎西極直抵乎中州馴伏乎赤墀丹禁瞻眺乎鳳闕龍樓珠絡綵毳金鈴繡毳同百獸而率舞與四靈而偕遊得非彰吾皇上之盛德

有猛畢服而無遠弗柔也哉

三世承恩圖詩序

四川布政司參議陳君宗調自爲戶部居與余同巷相往還久矣余巷爽塏獨高於諸巷初未有名也自余名之曰高坡巷而人遂從而名焉余左鄰則王御史畏之儼而其子溥尋登進士官行人右鄰則余同年鄧允哲明與其姪秀兩御史嘗居焉余自居是巷未嘗他徙逮今垂三十年昔之民居化爲官舍十六七而一門父子兄弟同顯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豈京華之秀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尤萃於茲巷也耶一日余與寮屬坐東閣偶語及此其歎其盛謂宜易其名曰聯芳巷以表異之陳君未之聞也已嘗謂茲巷爲聯珂里而歌詠之矣豈非人心之同歟君詩有曰大小吳者謂吳太僕少卿道本原與其弟進士泰也曰二傅者傅修撰曰川瀚與其弟中書舍人潮也曰大小林者謂林員外世調壘與其弟主事壘也曰二李者謂李給事時雍孟暘與其弟御史孟陞也曰三劉者謂劉知縣□□遜與其弟參議道訓導迪也五楊者謂余與余弟府丞守隨編修守陟進士守隅及余

子茂元郎中也亦更有尙參議美中綱與其弟縉潘僉事□□禎與其弟主事祺詩偶遺之之二十人者率以進士顯惟遜以鄉舉迪以薦進耳官今雖內外異而皆嘗同朝共居惟禎初官南京評事亦嘗來與祺共居焉此余所見聞數十年間一巷之內已如此況前數十年舉天下論之其盛曷可數耶蓋國朝之文化自古未有也陳君既有參議之陟其鄉人乃作三世承恩圖系之歌詩以贈其行三世者謂其祖某以鄉舉教諭鹽城其考志大以君推恩累贈戶部員外郎與君爲二也同巷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父子兄弟一時同顯者眾矣求如君之祖孫三世皆榮者蓋亦鮮耶昔詩人崧高之作本送申伯也而旁及於甫侯江漢之作本送召虎也而上逮於召公蓋稱揚其家世而欲其繼美無忝焉耳今圖詩之所謂非以此歟君爲人老成重厚於政多練達今之四川其能大惠於民以無忝於厥世也蓋可必矣圖詩既完僉求余序余老懶作文久矣願與君同巷往還之久辭不克焉天甚熱病新愈信筆草草不能文也

祭楊時望文

師之所存無長無少古有是言世罕能蹈君長於余道固相似胡爲吾從強以師禮吾不敢師而幸友之麗澤交益卅載於茲君體頎而豐容肅而靜學欲貫乎天人志欲希乎賢聖造次不離乎誠跬步必由乎正聞惡人若已仇視民瘼爲己病皎皎乎潔廉之名廩廩乎循良之政是宜高位普施壽考終命胡僅踰乎六旬而竟止於一令士庶賓客同唏共吁何況余子余弟又況於余慟不自知哀何有極薄奠椒漿庶幾來格

擬會試錄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化二十年禮部會試錄成考試官楊守陳謹序之曰
世人有千畝之野者必使良農治其田有百物之貨者必使良賈張其肆有萬鎰之寶者必使良工琢以爲器夫然後田可稼而成貨可售而羸器可貴而銘也天下者人君之大田野也大貨肆也大寶器也可不求良臣以其治之乎唐虞帝咨僉舉莫非聖賢治化之隆無能及已夏商亦克用又有周賓興賢能故皆永寧常泰後王雖或任非其人尙賴流風遺澤至久而後失之兩漢詔郡國薦士唐宋設科第舉士亦皆得人致治至於鴻

都糾封畫學之興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餘若秦隋無足齒已國朝太祖高皇帝興學樹師俾士各通一經且涉百氏以修其德行道藝而纂其文辭日程月課季考歲較俟其成而貢舉教之如此其詳也每三歲一科科三試試三場非俊莫能預有勤苦老死而不得舉者進之若此其難也既試而授之官必有年勞而無過愆者始得遷其秩凡三載一考之朝覲徧考之憲官又廉効之有未久而黜有終世而不陟者用之如此其慎也其他吏仕親蔭亦難且慎未始有徑進而驟崇濫榮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素飽者五朝列聖一遵是道故官皆得人既致百餘年之治矣而我皇上不愆不忘彌久彌遠至今會試乃復命官主考而凡分職定期與夫賜予供張防範較閱之法悉循乎舊而加嚴凡百執事罔不敬恭無懈士就試者凡□□有奇詔取□□□□人實精選也於是皇上御宇已二十年而開七科矣昔在有宋慶曆二年開科取四百三十五人時仁宗在位方二十年僅開六科其後歷二十一年而又開七科當時所任若杜衍之封還內降若富弼之寬減民力若韓范之釐革弊政若歐

王余蔡之論斥奸臣無非良者夫宋至慶曆乃日中將
辰月滿將虧之時也惟仁宗克任諸良故其治道冠宋
諸帝而在位傳世之久雖前代亦罕儼焉然較之三代
以上有協和萬邦有在位百餘歲有傳世八百禩者則
遠不逮豈諸良之致君猶有所未至歟守陳聞之掘井
者必及于泉濬川者必窮乎源陟山者必造乎巔皆不
可苟安而中止也今之已貴而在列及方進而用賓者
皆當鑑日中月滿之勢盡窮源造巔之道必近邁乎慶
曆諸良而遠追乎唐虞三代之英將見皇上之弘化也
如唐延祚也如周享位也如農黃何宋仁宗之可疑哉
敬書以併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中嶽廟碑

凡物皆有神自天地以及三辰五嶽下至坊廡之類莫非物也而必有主宰乎物者無形與聲至妙不測斯其所謂神乎凡神之功利乎人者人則祀之故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類皆春官掌之而其他載諸書者眾矣國語曰天之三辰民所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地之五行民所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生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戴記曰山林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也二書所言可謂明乎祀神之義矣山高而尊者曰嶽詩云崧高惟嶽是矣白虎通謂嶽者角功德蓋演說耳古文嶽與岳同虞書巡守至于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孔傳謂岱宗即東岳泰山而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也左傳杜注亦與孔同周禮鄭注中岳為嵩高餘四嶽皆同歷世從之爾雅惟以南岳為霍

山少異餘亦無不同者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治東八里所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而總名為嵩山又曰嵩高以其在四方之中而高故云耳漢武帝嘗登太室從官在山上聞有言萬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增太室祠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自後廟祀不絕或搏像如人至唐封為中天王宋進封中天崇聖帝逮我太祖高皇帝詔謂岳鎮海濱自有天地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故盡去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刻木為主歲一祀之有司行事於是中嶽亦去帝號直稱曰中岳嵩山之神哉之禮典昔胡五峯嘗言天道於人事本同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五嶽視三公而與皇天並號為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可謂正大之論今我太祖詔命尤精且當實千古之特見可以為萬世之定法矣廟在太室黃蓋峯下舊殿若九子若四岳者凡十有六區與碑樓及亭及廚庫及門總七百五十五間皆宏偉壯麗元末兵荒之後僅存百數間餘

皆隳矣存者累歲風雨震凌寔殆於弊惟寢殿七間尤甚殿中有像蓋國初木主雖設而像不忍毀也成化丁酉大風雨寢殿之瓦墜幾盡棟榱亦多撓崩獨像儼然而上鮮庇覆旁無蔽遮雨沾日炙且岌岌乎將壓矣庚子之歲古雄侯君觀士賓以進士知登封縣事謁廟至寢殿拜瞻神像惻然傷之輒欲重構而縣政方弊歲又大侵不可以勞費但補漏支傾而已又明年政通歲稔民大信之乃率僚吏瞻顧經營適縣治築垣得埋錢數萬緡或者以爲神助因用之構材備匠悉撤寢殿而重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構之如舊間數且加壯偉其餘亦皆繕葺可久經始於壬寅五月朔至癸卯十二月望日畢工其邑教諭楊君清靳君倫寓書請記夫政在事神治民二者實相須也故慢神則民不安虐民則神不享敬於神者所以仁於民也凡神皆當敬而況中嶽者功利萬姓秩視三公而今縣長如古諸侯登封實在其地禮當敬祀而或視其殿宇將隳神像失庇不葺不構得爲敬乎君於是可謂修政而敬神者矣固當書況君之尊父奉璋公今爲僉都御史鎮撫西垂余固所識而其介弟泰今爲進士又

余所論之秀也故書不辭君材邁穎績用昭宣行且被徵擢之命其他政尤多足書以非廟事所係故不及書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人生而穎異者非有以善之而自勉焉則或不能及於常人苟有養而能勉則雖童蒙亦可聖也而況於穎異者乎馬之墮地走者固千里之駿也然或困於芻粟之乏或累於纏牽之長則不能以千里芻粟豐矣纏牽短矣而或逞其雄猛之性狂奔而躩駕妄踳而傷人則反弗逮鶩駘之可乘矣故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穎異而有養者其可不勉於德乎士恆願文學勲業之名世而不知德之不修則二者亦獻笑貽譏之具耳苟修其德則雖無片辭寸功亦自足以不朽矣而況兼二者乎然文學勲業皆易爲者惟德難成必格物致知無一理之不明而後進於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無一善之不備斯可謂德之成也是果難耶惟勉則至矣廬陵王君世賞少穎異絕倫厥考尙書恭毅公嘗訓之庭年甫十五輒與鄉選明年遂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儲養久之乃拜編修滿考陞侍講交游請余文贈之

余少時鄉人亦稱其早慧然視君則不逮遠矣雖儲養亦與君同而徒弊弊於文藝閒進德不力垂老而無成每思古聖賢之道德聲光灼於今者未始不愧心而赧顏也君在翰林其瑰辭逸翰俊才雄辯已克稱其資而猶日孳孳不已豈有志於不朽之大者而其他未足以自足也耶尙以余爲戒而勉之必造於古聖賢之域而後可也若其職業蓋聞之稔矣安庸余談

甘州布政分司記

自古邊鎮必置兵以防禦兵事惟食爲先是以饋餉急

楊文懿公奏

卷二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攻守積倉重於武庫司會計出納之政者可不慎歟國初肇建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甘州統甘州左右中前後及肅州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十有二衛及鎮夷莊浪古浪三所皆古雍州之域月支嘗國之以役屬於匈奴者自漢武帝始得其地因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斷匈奴右臂匈奴自是衰弱有奪我祁連失我焉支之謠後漢初唐皆爲邊郡晉失之而四涼迭興宋亦失之而西夏恆據則中國往往不寧其所關係若此在今號雄邊巨鎮常命都憲總戎中貴撫鎮之

而所謂會計出納者則布政按察兩司各遣官分理其甘州山丹永昌肅州鎮夷高臺諸倉則屬按察司而涼州鎮番莊浪諸倉則屬布政司事權不一有無不相通融識者病之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侯公瓚以聞乃專設布政司參議一人以總理之銅臺劉公賓適承茲命顧總理當居甘州而未有其署乃假西寧道居之每按察官至則難乎其居於是謀欲建署請於侯公暨鎮守太監覃公禮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公璽皆從之遂與都指揮僉事晏侯彬擇得前都指揮馬榮故居之地售以

楊文懿公奏

卷二十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帑白金若干然其地從寬而衡隘復得指揮呂洪郭聰等之閒地合爲一區從共五十二步衡殺其二十步乃建前堂五閒以涖政兩廂各三閒東以待賓西以容吏中堂兩廂皆如前堂廂之數而後堂殺中堂兩閒兩廂殺中堂之廂各一閒所以安寢處具庖湏而又治其餘地爲圃四周以垣而其南爲中門三閒外門加其二閒而總榜曰布政分司因吾執友行太僕寺卿錢公璣寓書請余記魯語有之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倘署不建命何以虔劉公其可謂虔矣公始以庚辰進士拜工

部主事歷陞郎中遷陟今官余嘗餞以言固稱許之矣
邊儲事殷自昔分理者尙或病焉而公當總理之任乃
綽有餘力能建署度命且足以遺後官安居之久計則
其於會計出納蓋莫不慎而善矣匪才且賢其曷能哉
署始事於癸卯八月之八日至其冬之十二月廿七日
畢工明年十月十日倅特書謁余以兵務當亟還拜祈
甚懇遂爲之記速畫者無妙染疾書者多誤文疇能不
余哂哉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廣皆嶺南之地蓋在湖廣以東者曰廣東以西者曰
廣西其府州縣衛所凡數百各設都布按三司以統率
之矣然而寨洞諸蠻時出剽掠甚至殘邑隣城席捲而
去三司暨府縣衛所諸吏或懦昏貪酷不能練兵育民
而反以病之故朝廷常遣重帥攻守特命都憲一人以
總督兵事撫循民瘼自非才德政事卓邁者成負重望
於時者不在茲選成化二十年夏上命大理寺卿宋公
爲右都御史賜之敕書令牌往踐其任公之鄉人仕於
京者屬余言餞之公淳安世家故河南布政使公之家

嗣自諸生登進士第拜大理評事以仁厚存心以正大
廉潔立行以明慎公平議法時已稱之自是累五階歷
三十餘年不離大理一嘗出撫畿內政績益彰聞望彌
重簡在乎帝心將陟之內臺以總朝綱任之秋官以掌
邦刑也顧兩廣去天萬里安危之繫甚重非公莫能鎮
之故煩一暫往耳夫以天子股肱耳目之大臣而特出
以撫萬里之外之地此聖主不忘遠之大德已足感遠
人之心矣而公之宏才厚德必能使將勇兵強蠻夷不
敢出沒吏廉且勤元元各得其所舉嶺海數千里之遠
皆奠枕而無虞卽見璽書徵用坐之廟堂溥其澤於天
下矣余與公同年也當景泰辛未之歲同年二百一人
皆官兩京之華署無一人外補者可謂盛矣一轉盼間
不覺已三十餘載升沈存沒有不勝其可慨矣今在朝
者惟公與兵部尙書張公騰霄工部尙書劉公克明戶
部侍郎李文盛兵部侍郎俞公振蒸太常寺卿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王公惟臣太僕寺丞白公舜臣及余八
人耳而公又出撫萬里之外之地其能無悵乎然璽書
之徵計在旦夕行復同朝笑談如今日矣其鄉人之望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亦如同年之情也因書以餞公且以慰其鄉人

送少參沈時暘序

細可以知大外可以知內其盡然乎其不然乎往余職
史事毗陵沈時暘方成進士猶有未室家將乞假歸娶
閒來謁余見其年雖少而容止端謹如老成人嘉之
為賦詩以餞其歸後時暘拜官南京戶部余被命論南
畿之秀往與之會贈余以詩其詩與字皆端謹者也視
其政政如其文考其行行如其觀察其心心如其行余
知而重之近時暘陟參陝藩居憂釋服謁選至京師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數往還又見其手書近作數十篇比舊加擴大練熟
蓋浩浩乎春之瀾也穰穰乎秋之黍也而所謂端謹者
未始變也他可知矣既而拜參閩藩翰林春坊諸君子
偕往酌別各餞以詩而屬余為序余以前所云推之閩
藩之政不亦可前知乎世未有端謹加以擴大練熟而
賦不得其平澤不究其下者奚庸余贊之余齒衰學落
盡謝諸文而獨為時暘作此不有知余者乎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誌

銘

公諱實字世宏姓董世為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元
未從我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沒子真保以功授燕山左
衛百戶從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夾
河之戰子智代之以忠臣子特進昭勇將軍大同中屯
衛指揮使徙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皆贈夫人公昭勇之仲
子生而駢脅鐵面膂力絕人性沈毅寡言笑識者以為
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弢尤習且善騎射一
時軍職子無及也兄宣習父職而早卒無嗣公乃繼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敷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怒馬控弦從以
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吏科給事中陳襄
毅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召赴京師廷議大發兵襲虜
公力言國兵新勦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
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
降虜安置畿內者並起為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
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徇捕之且督操河間濟陽大
同三衛兵盜聞解去尋被救鎮河間弛張軍務深協時
宜而尤以端嚴自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

陳公經營繕葺增重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
景泰癸丑召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
襄公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公擊之經四十餘
戰皆捷進至擡羅擡網二寨山益險惡眾驚顧莫敢前
公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都指揮
僉事班師復營天順改元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年
勞當陟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西
鎮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
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犯關公聞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變急率麾下士邀賊於西長安門外賊已東奔赴家特
詔公追勦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礮攻其家遂破擒
之乃實授都督僉事尋被敕總督揚州諸路備倭官軍
開府于吳厲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艦戎器威令赫然震
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鄉選者厚饁之肄社學
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今上嗣位賜敕勞以白金綵
幣尋復賜敕兼督常州及蘇松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
糾眾僭號江海公畫圖刻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
北噉角觜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為援且曰如約則當

捕賊無餘不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兵進獲厚

及其黨數十人餘奔噉角觜其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

請還居京師閱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

年七十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諭祭且給麻布齋糧營

冢墓臨葬復諭祭焉公初聘何氏俄娶支氏夫人復娶

何氏皆早卒繼以藍氏側室劉氏王氏皆有出子男八

人長璋當嗣職次琇鄉貢進士次璘次琦早世次琥次

璉次某女八人長適指揮僉事孫恭次適指揮僉事徐

能次適指揮僉事周濟次適指揮僉事宋瑄次許適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梁早卒次適千戶唐英次適舍人陳敏聰次許適指揮

僉事周增孫男四人女六人公少孤事母夫人孝母患

風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輒取而噉之疾瘳

乃已人以爲難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席寵怙侈者平

生飭躬惠眾講武尚文庶乎古之所謂良將者矣璋等

將奉公櫬還葬河間某之原乃以諭德程君敏政狀謁

余請銘余素與公厚而琇又余所論之秀也尙何辭銘

曰

慶源皖山委於瀛海明威昭勇厥績世載公生而異稱

如晉文甚毅孔力絕其輩倫世官之典兄終弟及公既及矣韜鈴愈習在正統末中外被兵近臣推轂以佐中興以謀則臧以征則克以鎮則寧秩用是陟惟征惟鎮恆在於南歲月如矢竟蟠其髻或謂當時胡塵未息公宜北征深入霆擊俘大富戶轅左谷蠡茂勳穹爵夫孰與齊胡但鎮南俾佚以老其然豈然是或一道古者論武固有七德今家四海何論南北吳楚之交壤數千里島夷數窺盜賊間起自公出鎮踰十周星威武所壓山恬海寧百城星羅萬井鱗次民熙物豐賴公屏衛勳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三

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是茂孰矜破戎爵亦穹矣何必封公高壽令終子姓奕奕有侯文銓有嗣武職斧封魏我天子所賜史臣銘之以詔永世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誌銘

有緘經而過余者其介為之辭曰故雲南布政使呂公之孤子林茹悲忍勵圖所以昭德焯勳於不朽者弗遑寢食用走奔數千里以祈銘於先生冀憐而賜之遂以錢布政所撰行狀示余受而讀之悚然曰公先子之所識者其贈先子之文今猶襲藏於家愚常敬仰之願

公德器恢宏文學典贍自為使職以至方伯勳業之盛眾靡不知然狀之所述者略矣愚聞亦弗能詳且齒衰學落何能為不朽之具姑摭其槩而為銘曰

公姓為呂家蘇之常熟累葉弗華趾美傳淑厥考宗敬贈按察副使妣陸贈太恭人皆以公貴公諱曰因希顏其字別號復庵厥資早慧年十三而孤賴母氏教育編蒲以書然荻以讀童而校遊師磨友礪學日以豐文炳而蔚弱冠登科正統己未拜官行人四方六轡周爰咨諏慕古之膚使拔登憲府試以獄刑惟敬惟恤單辭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清乃擢御史冠豸立廷議論謬風采端凝阜囊白簡奸宄震驚出按畿內孰民孰兵炯鑑用照何有遁情條便民十事多允而行逮己巳之春擢副湖廣臬事敷求民瘼繩糾吏弊惟峒之蠻頑莫能治四掠村墟殺人為戲公扼其衝以威以惠捕若豕蛇撫若孩稚邊境用寧民用生遂政績方揚聿歸守制天順甲申起家遷職職長臬司治古滇國憲度風聲無改於昔官吏兵民漢獠蠻獠孰敢恣睢疇不懾服乃陟布政使仍其治所破觚為園不躡舊武茫茫窮荒蕤蕤稷黍敘吾霜風膏以露

兩志倦於勤稱疾解組里居十稔擊壤詠歌復庵之稿日積以多揆其平生端方博大澗忍脂韋則匪其態仕早徐行位高勇退自初逮終俯仰奚愧成化甲辰二月辛酉壽六十又七卒殯以柩公娶王氏凌氏繼姻一贈一封皆爲恭人譚氏再繼王氏貳嬪公有三子曰相林彬復有六女婿皆秀民惟林肄學志紹縉紳卜其宅兆虞山之麓琢辭於珉尚示華燭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韓公神道碑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其子邳州衛指揮使廣總江北直隸諸衛漕事至京以訃聞命有司諭祭營葬給麻布齋糧如例廣既拜謝卜以是歲某月某日葬之邳州峒山之東之原乃以金知府銑所撰狀謁余泣拜請銘其神道之碑案狀公諱志字英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閑良官編戍燕山左護衛後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伐北虜歷樹戰功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性剛毅寡言笑馳駿引強眾莫

能逮年甫弱以大寧公請老卽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政務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扈駕北征宣德元年從宣宗皇帝馳樂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荅刺安地西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眾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當南北孔道之衝兵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葺城障使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都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英宗皇帝大嘉之特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嘗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於邳日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爲樂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歷廿餘稔而考終弔而哭者填巷塞門皆素感慕者高
大考和曾大考實大考及考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高祖妣萬氏曾祖妣楊氏祖妣車
氏妣甄氏俱贈一品夫人妻蘇氏封如其妣之贈子一
人即廣才行勞望皆克肖爵位未可量也女一歸本衛
指揮僉事李昂孫男五人縉紳綸紀綱女五人長歸徐
州衛指揮徐寬長子誠次歸本衛指揮僉事申永次歸
指揮同知單鏞長子溥餘在室曾孫男女各一人俱幼
惟公早嗣門蔭屢效勞績卒能分閫副樞而外殫強虜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穢逆臣皆與有力勳望焯焯於時固已足尙況其弟
禮累官都指揮僉事從子玉任金吾衛指揮同知門閤
顯盛而歷事五朝累荷殊賚不危不溢乃復享有高壽
以撫孫曾蓋其才德有度越人者矣是固當銘銘曰
韓以國氏始自武子實繁厥嗣蔓延四維有在昌黎著
聞唐時公亦其族世潛而淑弗耀厥躅自公之父從戎
奮武肇有爵土公嗣而興奉職於京屢從王征遷守邳
衛奄踰十禩聲績異國步俄傾入朝帝闡誓清塞塵
敵干續弩電掃強虜薦陞督府逆臣誅夷寵恩日滋玉

帶蟒衣老致厥事歸安故第大燹而逝天子曰咨命彼
有司祭之葬之岨山之側建此幽宅有碑奕奕示百千
春使知若人明之虎臣

惠民渠記

水居河圖北位兼一六之數而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
水爲之首其生克利害非他物所能並者人非穀不生
穀非土不植土非水不滋故溝洫河渠之利最爲民所
急者今畿內廣平府壤地千里土沃宜稼然漳滏滏沙
之四水環郭交流歲或雨霖則源奔委壅齊漲競溢以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八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決隄壞防橫流於四境漂麥禾仆垣宇民罹其害自
古環城有隄二十餘里諸村亦各有隄皆所以禦茲害
者然歲久則隄墮而不能固水甚則隄決而不能禦民
之患其有既乎國朝自永樂十二年至今水已五溢爲
害而成化十八年尤劇自城之外皆茫洋浩渺成一巨
浸至百有廿里之廣民之患苦其劇可知時則有貳守
鳳林王君經原常殫心竭力施其素負之才百方治之
患去而民安二十年丙辰天子命地官正郎平陽李君
進時勉來知府事下車詢民利害遂知四水之故以初

政方宥未有以慮之明年乙巳春夏旱民艱食君喟然歎曰水管爲民害而不爲民利豈其性固然哉乃與王君謀作渠溉田易害爲利遂躬駕出郊周視地形水勢之高下而經營之惟永年縣之義井堡地最高餘皆下高以建閘下以開渠而引溢水以注之其閘廣二十七尺表二十三尺底用椿承石磬平兩隄亦有石磬而貫以鐵錠石皆有陷處可容板兩旁之內則以繩懸木板投石之陷中墜自底漸累平岸以閉水緩急則漸挈所墜木板而水泄焉此卽漢書所謂水門者也閘西構屋

楊文憲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楹以居役夫環閘築垣百堵以防私泄水者其渠廣皆如閘表則不一引水北至閘二百步出閘三百步分而爲四西過南壇至於社壇之北凡十有五里北過五橋堡至於西隄又北過龐家莊至於北隄又北過漸馬莊至於新莊堡合於洺水總二十五里其役民以田畝受利之寡多爲差肇自孟春之上旬至孟秋中旬而畢西一渠溉田三萬二千二十畝北三渠溉田七萬六千二百畝總一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畝是歲雖旱而大穫麥十七穀禾十之九凡二十萬石異日倘復雨霖則

水無奔壅溢決之患郡其常祿矣乎父老社良輩因名

之曰惠民渠且感德無已欲徵文勒石以永公之名乃求郡學訓導林翰寓書請予爲記予嘗怪江北之地在古列國數十王侯百官朝聘祀戎之費不可以僂數賦斂至繁而土地所獲皆足以供上聞有凶荒不至甚病今其地寬廣肥饒播種甚易若穫則不異於古且無古列國之繁賦然而稍罹水旱輒至流亡甚而父子相食比歲逾甚曾不若江南磽窄之地耕耨艱而收穫鮮者歲非大侵鮮至流殍是曷故哉蓋水之利害爲之也古

楊文憲公文集 卷二十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江北地多閒廣而各有澤藪川浸以畜水田皆井牧而爲遂溝洫澮以通水故旱潦有備豐凶皆給自井田壞而遂溝洫澮蕩然無存以至於今澤藪亦多湮廢故旱則乾雨則溢而年穀不成財窮民困其本由此江南則近海而水易泄古之圩壩閘閘往往猶在足備旱潦此江北所以不逮也竊嘗思之今之江北溝洫旣廢澤藪或墜而大川巨浸尙如古者苟有若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開蜀渠則立可富民而給國何旱潦凶荒之足虞然世之守令高者銜名以冀陞下者營利以俟黜皆

不過役役於將迎賦審獄訟之末至民流亡則惟罪歲而已彼豈能史李若哉夫器皿之精且固者非良工莫能爲也牧芻之廣且蕃者非良牧莫能求也民利之大且遠者非良守令莫能與也李君以名進士歷地官既著績用今官輔郡甫及期歲輒與王君籌畫而變害以爲利化凶以爲穰將爲是郡百千年之惠不徒區區一時之功利而已非其心之仁厚恤民而其才有過人者豈能之哉他政槩可知矣是固當書抑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由前有作後無繼也前人艱難而成之後人怠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忽而壞之豈不深可惜哉鴻隙陂之壞也民怨翟子威而幸其誅滅是可鑑者使作而有繼繼而無絕則民之感惠豈有盡乎召信臣造鉗盧陂而杜詩修之不廢民有召父杜母之歌名稱至今是可法者併書以告後人

江孺人壽詩序

往余忝進士入翰林同年錢唐江用良爲兵科給事中往還頗簡後用良陞山東參議又陞參政久之致仕還其鄉余嘗以省親還京道過之用良出肅喜甚茶話久之慨然曰同年有過杭者鮮能顧林下人公何獨殊於

眾也余爲之大笑然用良時既病矣疲恭若不勝衣出語聲氣僅屬余憶其壯時以高科登臚仕而狀貌偉岸氣槩豪逸旁視若無一人可當其意者詎知其今衰病一至於此既別爲之歎息不已用良之室陸氏封孺人者性慧精女工且讀書聞大義克治其家生七丈夫子多能勤學其叔子曰瀾以進士選改庶吉士於翰林因拜編修今以孺人年七十爲求諸縉紳詩以致頌祝而屬余序之於是用良下世久矣同年之在者無幾俯仰今昔不勝其慨余甫耆多病苦厭文字往往謝人之求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壽序乃甚厭而尤謝者顧同年之子能擢科者猶少而況官翰林其有幾人同年之室能享高壽者亦少而況有子能求文祝壽者復有幾人故不能謝而直書余意以序之若夫頌孺人之盛德而祝其高壽者則諸詩備之余可略也

與彭彥實簡

往歲嘗邀閣下與屠朝宗數公共賞盆蓮取杜少陵兩裏紅渠冉冉香之句人各分其一字以爲韻而詩之一時觴詠樂甚忽轉盼閒不覺又數載矣今日盆蓮盛開

而僕病不能賞惟足感歎況時事益新病軀復弱明年
蓮閣之日知復何如然則往歲翫賞之樂亦難常得而
分韻之詩其可輕棄也耶今諸作具存而閣下雨韻之
詩獨闕蓋當時草創未錄而僕因循未及求取之故也
天新雨晚風涼希檢舊作乘興一揮灑僕即當與諸作
裝以成卷異時林下時一展觀猶可想京華之樂事禁
苑之交游也娛老之具傳家之珍皆於是乎在閣下諒
不靳也病不能親書希恕察

初十日彥實送詩至
十四日遂感風疾

贈朱廷璧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鄉朱廷璧以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陞河南參議
將行余贈之言曰河南中州也其天地合而四時交風
雨會而陰陽和百物皆阜安者然近歲旱潦頻仍道殣
相望豈有以致之而然歟凡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
本者醫師之良也吾子質厚而和易清慎而明達仕既
有聲績矣往踐厥任尙與長貳偕視民病之緩急而究
其本末以治之凡政無不中庶足以弭民患召天和仍
致百物阜安如古昔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子其
念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故國子盧君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饌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饌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已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內外匈匈有司竟文致之眾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監

楊文懿文集 卷二十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柰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歎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況所謂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曷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眾請留在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

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實始遷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焉大振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涵者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定以子睿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乃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委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滋茂臨楮若農操鎌疾刈而禾菽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部連不利率一時國子之傑爲麗澤會以講習業成而疾

楊文懿文集 卷二十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有四其子熙扶櫬歸葬於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畛畦城府與遊處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辨視天下若無難爲者眾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玉之刃方發於劍而遽折籥雲之足始離於廡而驟踈疇不爲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往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

范公道濟泊盧君泊余弟守阯同讌余邸六人皆浙解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中人各成詠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倜儻才人不以爲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忠愛集後序

故汀州府推官王公仁以死事得祠於其土祠榜曰忠愛至今三十有餘年公先本姓謝久猶未復其子一夔以大魁官翰林始復先姓今累遷禮部右侍郎乃會萃一時公卿大夫士所作忠愛祠詩文附以狀銘哀挽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合爲一冊曰忠愛集將鈔梓以傳屬余書其後余閱諸作乃知公在宣德正統閒始爲是府經歷以陟推官能仁以濟民甚得其心至正統末鄰郡盜起能勇以捍賊卒死其事余於是沈思痛悼爲之太息流涕不能已焉天下之事狃於治安溺於驕泰則禍至而莫之知患生而莫之禦古今皆然也當正統末天下游豐仍泰極矣而閩尤庶富之甚爲其官者第知篋金幣庖酒饌日遨嬉燕賞以爲樂民或困於水旱盜賊訟獄之苦莫之恤也一旦匹夫橫行烏合響應官猶忽而易之至其橫

潰四出而不可當也則又皆怯縮避逃爭爲全軀保妻子之計故勤王師再出至尸腥草木血丹川原然後平之嗚呼狃治安而溺驕泰者其禍患必至於此余所以不能已於涕也苟使當時之官平時皆能如公之仁則盜無從起及盜起之後皆能如公之勇則又烏覩所謂尸腥血丹者哉然彼遊樂與怯避者率不免於刑誅幸而免者名亦滅矣胤亦微矣孰若公之廟食於永世而子位於崇貴也耶夫仁以濟民勇以捍賊此不過人道之當然非有所覲而爲之然歿而廟食子貴則天道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然者人道邇而當盡天道遠而足徵凡觀是集者豈獨仰公而已其亦可以興夫

園趣存稿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今考之詩作於春秋之世者亦多矣焉得謂之亡故先儒釋之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邵康節曰刪後無詩余亦謂無雅頌耳若國風蓋亦有之雅若烝民頌若惟天之命實性命道德之闡奧餘亦高邁卓絕信後世所無也國風高卓者惟關雎淇澳緇衣七月之類僅亦可數

其他諸篇則後世賢臣孝子良士貞女之作往往有之若夫鄴衛鄭陳之風果盡如集傳之說則多淫詞媒語醇儒莊士之所惡聞而恥傳者不知吾夫子何錄之至如此其夥後世狹邪之巷倡蕩之閨男女自道其情事一如詩者安可勝錄若仍從小序之說後世如其美刺者亦豈鮮哉文忠子曰詩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異者古之詩皆其性情之發而辭足以達之故多不可及者後世徒取古之詩掇拾模擬而不本其性情則非詩矣宜康節謂之無也若有發於其性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情而達於其辭則亦古之詩矣夫焉可蔑之至若朱晦庵之感興廿篇則雖謂後世有雅亦可也第萬億之一二不可例謂有耳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先生嘗出其先尊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郎中公詩一冊曰園趣存稿者命守陳序之詩雜古近體僅百八十篇蓋散逸者多矣此百餘篇者皆以應酬朋舊隨其意之所欲言而遂言之無不質直坦明自中矩度初非左模而右範旬鍛而月鍊者其詠懷十六篇尤為傑出而末篇亦自言此矣今詩若茲稿者亦安可蔑之也耶先生位隆業

盛而尤以文學鳴天下其詩在今鮮匹蓋早有所受而進者公本家吾郡之慈谿後徙於杭嘗發廩助官賑饑蒙賜敕旌其門素性敏達能不出戶而為人排難解紛人服其智識自巡撫重臣洎藩臬郡邑有疑咨之無不立解其才足用於世而蘊之至者以死逮先生始大發焉公諱誠字與誠別號園趣因以名其稿云

明宣義郎節庵章公墓表

鄞有篤行君子曰節庵章公諱和字智和世家郭西之高橋曾祖仁孝祖閏春父耀世隱而良公少為府學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莊重不羣深沈有智識言必擇而發行不悖乎理誦書纂文日有常程人固已愛重之矣永樂初命江南富戶分口徙實北京公以家富當徙輒奮然曰伯兄長家季弟猶稚吾當舍學以往而仲兄輸將可也時公已孤年甫十九母顧氏憐而留之固辭以往他富室皆謂北京遼荒凍沍人爭避是役公顧若此至京籍於大興縣受廛於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皆蓬棘沙磧痛剪掃而屋之墾其旁作圃藝蔬以為業日勤且儉嘗用饒豐時方建都創宮殿賦徭孔殷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

曲故舊以爲常雖時價湧貴不少吝公私稍隙輒手一編不釋待人寬厚恭誠動必顧禮義賓客至者食豐而不侈飲洽而未始醉之寓公游士或就焉館穀彌久不懈時以道理諭閭族爲之處劇定疑扶疾拯難有貸不計其償乏絕者不俟貸而賑之至於學徒續從亦皆辭其贄故閭族感仰信服事多咨稟而後行或有鬪爭亦請片辭以決而不詣公府其僕嘗爲馳車轅死或繫御者以告公謂御者曰汝非有心殺之也釋汝不治汝當戒其後聞者益稱公之寬仁草竊之徒至相戒毋竄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垣久而德尊名顯自簿令至於卿公常禮於其廬且以政事訪之縣嘗纂誌書聘之爲總裁郡歲舉鄉飲酒禮必請之爲賓嘗乞假再歸每歸則家眾益親既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延師誨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其家俄燬久不能興乃鬻其圃之半得白金二百兩寄歸築屋若干間用是訾落至自飯脫粟不悔嘗有例凡懷才抱德與經明行修者用薦得

仕要人爭欲薦公者公曰吾若是則諸孤不能堪是役

破吾家矣竟辭之既老而鎰乃爲之飛芻給邊例授以正七品散官宣義郎公不喜曰吾安用是爲哉強而後拜命屢嘗請歸不允既居京六十六載年已八十有四始得請以歸於是嚮之同役者或逋或沒盡矣在者非其孫行則子行皆攀戀涕泗不忍捨歸三載成化丁酉九月十九日以微疾卒于正寢壽八十有七戚者慟疏者哀遠而聞者悼嗟而京之族閭皆若喪其親其感人至此配孺人劉氏永清衛指揮興之弟某之女性貞靜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攻女工閨門肅穆居常布衣蔬食節錢穀之用至於蒸嘗宴犒治具必豐且潔於公之德與訾皆有助焉然無出一妾有子亦不育公乃立紹爲後紹死其從子銘後之孺人與公偕老而歸先公卒於成化乙未十一月十八日壽八十與公合葬於清道鄉五嶺先塋之側葬後七年而鎰求守陳誌其藏守陳曰葬久無及矣顧守陳爲公契家子知公頗悉安可無辭以述之比見世之庸士往往有被虛褒溢美之辭以勒諸圓首方趺之石昭揭於墓道有若公之德禮潤其身友愛溢其家義惠洽

其鄉當時鮮匹至今猶稱慕不衰者獨何翻無片石以昭揭之而播其休於遠與久耶公雖乏子而立後享四世之祀作德垂百世之名視彼有子放不祀不德朽無聞者何如也世之乏子者可以無憾而為善者可以無懈歐陽子之言信矣故併書以為表俾益具石勒焉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宋寶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諡文正何公諱坦別號西疇嘗著書一帙曰西疇老人常言李忠簡公昂英既為之序其子知紹興府事鑄為梓行於世矣久而泯焉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孫吏部尚書諱文淵常訪求之未獲也吏部之子今刑部侍郎喬新嘗與禮部侍郎巨公濬談及之禮部謂此書載百川學海中然恐非全書也刑部遂借其本錄而刻之示余請序書凡九篇曰講學曰律已曰明道曰應世曰泣官曰原治曰用人曰正弊曰評古篇各十數章或推舊聞或出新見皆切於修德致治勤於警世諭俗而未始有名法縱橫之談虛玄怪褻之語吾意其人必學術端而行治修者忠簡稱其布憲嶺東折奸洗貪風力凜凜難犯蓋可信不誣也昔伏勝治尚書以教授

而八世孫理為高密太傅理子湛位大司徒賈誼疏政事以匡建而六世孫光為常山太守九世孫逵遷侍中凡善源深者則慶流遠也今吏部作於前刑部述於後豈非文正流慶之遠哉文正平生多所著作不獨此九篇而已他若語孟訓蒙讀史管見南華要旨西疇集累數十卷皆散逸不可見矣刑部勤學博文凡古之遺書猶且百方詢得而況祖先之作乎異時萬一得之盡刻而並行其補於世教者必多矣余雖老尚庶幾見之

後樂園記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官京師寓舍在大時雍坊之高坡巷舍北有地廣若干丈長殺其若干尺其邊皆植生柳插檣葦以為藩藩之內又藩之以為園園占地十九其南倚屋壁為臺臺中累石如山旁植眾卉臺外數武皆瓜豆棚臺西稍北闕藩為扉入扉循臺棚之閒行及半乃轉而北兩荼蘼當道聯絡蒙蔚而豁其中若巖洞然入洞又北夾道皆卉木道外則蔬畦畦外遶藩皆植棗而其中植梨桃李杏其若干本道窮乃濱池池有橋旁置葡萄薔薇其架跨於池上亭兩旁亦皆瓜豆棚也池焚以碎甃而橋以

舡板亭構以篙木而上覆旁蔽皆以葦芭且置石甃磚
卓瓦鑪鐵硯於其中昭吾儉也構亭時適梨花盛開因
名爲雪香旣而更曰風詠尙吾志也時雨旣霽園爛如
錦吾嘗攜弟與子姪或延賓客遊於斯詠於斯觴且奕
於斯未始不樂也寓舍自天順戊寅始置惟敞屋四層
層纔一間側出而視其後地僅三四尺其外陂澤連綿
潢潦之所走集穢污之所聚居茫乎若無涯際夜出望
北隄人家微燈明滅不聞人語聲渺若江湖之隔每雨
霖漲溢沙岸善崩驚濤湧如大川舍亦岌岌乎其土吾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驅童奴畚土磔以填之日增月益寢平爲地逮歲壬
午市鄰屋以廣厥舍畚土益多積久而地益長廣稍爲
蔬畦中有池甚寬蓋畚土始自東而北而西而虛其中
以爲池也至癸巳陂僅如澮乃盡藩其地以成園猶窪
且瘠復畚膏土以培之且侵池池日狹蔬日蕃以茂甲
午新厥舍四層層七間或五間園廣稱之而長不及廿
之六庚子種樹甲辰醵池乙巳構亭而園之事始畢焉
吾自壬午之歲已有爲園之志見諸詩矣後漸爲之更
十有一年而始成又歷十有三年而方畢何其艱哉蓋

事多當務而急者此宜緩也吾執友方伯錢公嘗館吾
舍涉園而樂之謂宜名爲後樂蓋取范文正公先憂後
樂之語亦規之也今園事告畢乃榜於扉曰後樂園而
遂記之以無忘吾執友之規

風憲說贈右都御史屠公朝宗

凡形於天地者莫不有職焉日月職乎明雷霆職乎威
雨露職乎澤下至山岳河海未有無所職者惟風無形
儼然而起則萬物莫能攖其勢忽然而鳴則萬物莫能
掩其聲吹焉而晦者明撓焉而靜者作噓爲暄燠而枯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以生呼爲寒涼而苑者以凋揚大帆舉大鵬拔大樗
樛掃大霾氛使日月之屬各得其職天下萬物各遂其
生而造化以成風之職其雄矣乎國之羣臣內則六卿
各有所掌外則諸侯各有所守歷代稱號不一而分職
皆然蓋猶日月山岳之類也而有所謂憲臣者自周已
興至漢而重平居若無所職而實無所不職其猶風乎
是故豸冠端立望者神悚風之勢也白簡驟宣聞者膽
落風之聲也迪萬乘之睿勤糾百司之昏怠風之吹晦
而撓靜也理枉冤於垂死折奸豪於方張風之生枯而

凋苑也視羣臣有賢聖而淹下位有才傑而居草萊者則爲推揚薦引風之揚大帆舉大鵬也有妄庸而據要地有佞幸而盪君心者則皆彈擊罷去風之拔大樗櫟掃大霾氛也由是主德明朝著清萬姓和平國以永寧非風之成造化者乎世稱風憲者以此其或安而不起默而不鳴所執者偏而不能吹撓嗷呼之備所務者小而不能舉扶掃拔之大則豈所謂風憲者哉然風有專於一方有普於天下者惟憲亦然今之所謂按察司者一方之風也所謂都察院者天下之風也職之大小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較然可知矣而長院者其尤難哉吾鄞屠公朝宗資儀秀偉器量恢宏其文學則華而贍其才識則明敏而果達自登進士擢御史出按四蜀入預三法司事皆能其職所在有名稱用進僉院而隨副之其名益揚茲乃被命特拜右都御史視篆於院在列咸喜而鄞人特甚相率屬余言爲賀惟公居風憲之職固能且久矣然今職大而尤難不可不加懋也故作風憲說以贈之俾時省而力行焉抑文辭亦有類風者矣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惟仲山甫聽之爲周家中興之良佐今余言耄曾不

逮比竹公慙寘之耳乎

復儲保余世英書

兩承惠書未及裁答蓋自春徂夏恆在病鄉今雖愈猶未能朝也伴來復承手教示以奏草地圖深感愛厚之至伏念人臣爲國固其職分然多謀其身家之利則於國事有不遑恤雖今聖明在位保傅盈朝求其不謀身家而惟國之謀者亦鮮矣獨閣下一心孳孳爲國知無不言行無不力自前勳績焯焯在人耳目聞者已非眾所能逮今撫兩鎮乃復殫忠竭智日夜計謀涉遠登高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躬冒艱險卒定建墩剗崖開壕築垣之策以禦虜安邊樹國家億萬年之洪業此在古人猶不多見而況於今耶敬羨敬羨昔閣下撫鎮延綏嘗行此策功怨皆多旣而怨亡功存至今虜不敢窺兵民安富雖百世猶將賴之此閣下之所以自信朝廷之所以肯從有識之所以注望也然今之時及宣府大同兩鎮之地與昔延綏大有異者昔四方多警上下猶知戒謹不若今日文恬武熙惟玩好是求惟燕遊是樂置邊務於度外也內外臣僚猶能輯睦不若今日臣各異心互毀交擠議論相矛

盾也民風士習猶知循理尚公不若今日人皆惟利是務昧天理而蔑公論也陝右雖饑他方猶稔不若今日殫殍塞途骸骨徧野父子至於相食貓犬或且無遺舉陝右山西河南之地無不然也彼延綏之地去京絕遠工役不及於勢家怨謗罕聞於中禁不若兩鎮之咫尺京師而有職役者或結中貴讒譖易以行也且其倉庫皆有宿儲雖復徵發皆取之有司孰敢弗給不若兩鎮公私掃地凡百皆仰給於京師而議者謂剗腹心以補手足也又況畿內屢歉今雖少豐不勝公通私負之交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逼民反益困今所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之糧恐難令其轉運內帑之官銀鮮贏太倉之糧銀苦乏今所需七千四百兩之銀亦未易給以此觀之延綏之成功也易兩鎮之成功也難往歲閭下奏令饑民餉邊已嘗任怨今歲遣官賑饑亦復招議近奏措置荒備議者又謂每里糧數太多所遣之官或刻或貪則將竭民財以斂民怨非策之善者今復興此大役朝多異論倘眾怨羣謗而泄柳無人乎穆公之側僕懼大功之難成也近日惟寺觀之役勞費不惜寒暑不廢莫敢言者至如工部請

修北郭橋道工既作矣讒言一興輒輟工而謝罪重勞兵民遠運薪木之屬復還故處以橋道之直達陵寢工部之善探中旨且猶若是況乎其他此僕之所以懼也然閭下近日奏令京軍饋邊與之路費頗優人皆樂從此魯論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周易所謂損下益上而民說無疆者也然則事苟得宜則可無謗議功亦無難成者孔子曰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公則說閭下優待內臣善撫將士今計二千二百餘里之邊增建四百四十墩每墩用六百人越六日而成惟在今歲八月與明年四月及八月皆不寒不燥之時滿此三月而畢亦既寬矣然或有懶慢者不肯用力貧弱者不能盡力若督促嚴苛人將不堪宜稍緩其限要以必成可也閭下之撫士卒嘗使糧料給足今與此役者每月復加以行糧六斗銀三錢鹽一斤亦既惠矣然恐頌惠之官時有侵剋則人不知感最宜察而禁之此外若別有措置更少加惠賜則人無不樂從者矣閭下心惟為國凡事皆不容私既甚公矣然去歲往列郡徵糧者亦頗有私恆時在幕下預政者未必皆公此乃道路之言未審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實然亦不可不察而禁也推此之類行無不當俾下絕誘議上隆委任庶大功可成而憚閣下爲國之心遺兩鎮無窮之利也雖然爲大國者設險莫如修德地利不如人和爲大臣者必格其君而後政可聞安其身而後業可成也昔僕與閣下秉燭對筵談至中夜固已及此矣何閣下之不見信也初閣下奏賑饑之策僕在循吉萬先生座上聞之輒言遣官太多先生與閣下皆不謂然僕自以性愚而未始更歷且事已遂不敢力言既而遣官四出所過役夫廩米之費頗難供給所在政令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施又多與巡撫巡按之官各執不諧有司莫知適從無不以官多爲病愚言不幸而中矣故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僕雅荷閣下知愛之深又知閣下德量之洪故敢冒陳其左見伏惟恕察是荷

送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往歲兵部尙書張公嘗以疾請致仕詔謂其諳歷既久精力猶健未允也今年春三月又請詔謂其老成練達未及引年尙未允夏四月又請詔復不允而促其泣事公乃堅臥不出所親交諫不聽至閏四月又請上重違

其意乃優詔許之且賜之敕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名皆異數也觀上之所以留公公之所以決去若此雖古聖王之待其臣與大臣之待其身者豈有異哉公旣得請以暑未行今秋且涼乃始戒道其屬之四司郎官偕請余文饒之公余同年也同年二百一人今立於朝者惟五六人耳而公又去固不勝其歎惜然自公論之則有不勝其欣慊者夫人之仕宦泛乎若江海之舟或誕先登岸或臭厥載不可必也故雖竭忠效勞聲播遐邇而一中禍機名在謫籍有終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獲齒者矣其功立名揚馴致台鼎雖欲歸休而不能決去終陷險難有併棄其平生者矣是皆可悲也公爲人重厚簡默凡事有執持始任御史在天順初與同列共劾權奸謫戍南徼備嘗艱苦當是時豈料有保儲司馬之職耶暨今上嗣位始復其官尋陟按察使都御史以至今官位高責重日復一日雖欲決去而豈能必上之從雖去而安知異數之至此哉可謂不勝其欣慊者矣然則上之恩德誠如天地父母一飯豈可忘哉雖在家居每言國事皆大臣之義也況在畿甸之近哉公其

念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詩序
吾友安成彭公彥實初以景泰甲戌會元登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拜編修歷事景皇英廟皆著勞績恭遇今上踐阼日侍經幄進講堯舜姬孔之道啓沃深至嘗被綺衣金帶之賜累陟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其學行才識足當輔相之任人固望之歲在乙巳十二月遷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大政思所以救時弊而追古治者日勤於心稍見施用被賜上尊珍果金幣器服寔夥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夏六月得疾臥邸中御醫賜饋踵至秋九月上章辭祿不允冬十有一月內閣臣俱進秩公在臥中亦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又明年春三月乞歸養疾蒙允賜敕路給其舟與廩家給以粟與隸皆有數且命其疾愈復官而濱行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上之寵恩可謂至矣而公之謨弼則厄於疾而未盡也嗟乎士窮經學道欲作相以匡主庇民而躋萬方於安富仁壽之域古今多有之然或有其心無其具有其具無其位有其位無其時時矣而不獲久入矣而不克終此相之澤天下

名後世者所以鮮而古之丙魏姚宋所以貴也若公者心與具兼位與時遇矣乃遽以疾而不獲久繫舟航於濟川之頃收霖雨於大旱之時良足慨也然公年方踰艾幸而疾愈復官信如明詔則將殫心竭力航四海而皆濟雨萬國以均豐功成身退善保其終庶足以報寵恩全名節而並古之良相矣夫公之歸也翰林自師保以下皆賦詩餞之余與公同官二十餘禩相知契最深相期待甚重故爲之序

伐老柳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賴粟米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尤老者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稅於京羣告於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仰赫日之暴之柰柳陰之周布瞻彼眾柳鬱如車蓋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妖姬之舞態豈解禁雪霜之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樛樗之徒

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
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秀乎蘭菊既矜翹而
擅榮且哀凶而萃毒巢鴟鴞於其顛孕蟻蠹於其腹落
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蠹金甃之上服況其陰影之連
接共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恆濕而不乾喟吾
米之頻暴尙吐氣如浮煙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
煎昔叢竹以蔽庭而剝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況茲柳
之爲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
指其最鉅而尤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之所能爲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
故鼠穴社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
至故負擔者極重則顛躓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渝於
旦夕風與雷其皆厲盡眾柳而拔之併掃六合之陰翳
曦光洞燭於九垓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睢民
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遭徒沈憂而永喟謂余言其
無徵盍姑淹而少俟

恤民亭記

翰林院之堂之西南隅有亭焉黃屋峙後翠林擁前燕

庭迤沼管藝卉蓮蓋前人所建以備遊燕之娛者近歲
院政久弊垣宇多墮予既視篆則自廳堂廂廡外及三
朝房下至庖庫廢漏稍稍繕葺惟亭尙完未之及也俄
而吳民之輸廩米者糜至于爲之慮之蓋恆歲輸者奴
僧胥隸率附勢而邀其賄以米晝暴之衢途爲輿馬所
踐或雨潦漂之夕斂之門廡復爲奴隸所竊無算朝夕
憂勞累月不克廩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於是余揭榜
禁奴僧胥隸嚴甚莫敢犯暴米於亭前之小庭與院後
之大庭夕覆以葦席而不斂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於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庭後之齋廡閑闕深嚴與焉奴隸莫敢至又幸無雨潦
不踰月而廩完民苦乃小紓焉嗟乎民之苦不可勝道
也予家本農備諳民苦姑舉其田賦一事略言之春而
耕種時猶凍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糞耘野日如火
田水若湯忍熱與濕偃僂肥沙腰折而指損或水蝗噬
之棘與礫刺之流血不止旱則率婦子灌溉踏車胠足
竟夕不寐秋而刈穫必廬於田以防盜盜或刃之死負
擔登場流汗浹體疲極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攬
青刈禾未及一飽而催租之吏已至叫囂墮突摧窗敗

扉爲之獻酒殺奉錢帛獲少寬假後至者益悍遂置箠
執縛以見官官又箠之流血或見骨必罄貲破產以輸
之歲凶則雖鬻子女猶不給其納稅之苦若是若夫輸
稅於京者則買舟越江淮踰河泗以抵潞遠數千里帆
風雨纜月星晨夕不得寧開阻灘膠進寸退尺勢豪者
又鞭撻驅逐而先之或被盜劫其訾或罹風惡水險而
臭厥載計雖破家莫能償徒號啼於川滢甚或遂葬之
魚腹其水漕之苦若是及川路既窮又賃車自郊而奔
城丑與亥息馳數百里枕土飯沙冒塵空風雨面鰲骨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柴雖故舊莫能識或爲盜所劫或驢仆車翻委米於泥
塗不可拾其陸輓之苦若是幸而入城宜可慶矣而輸
廩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憐也痛哉其足
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諸苦隨所植而稍恤之亦庶幾古
人所謂寬之一分而已嗚呼天樹君而建官惟以爲民
也今官荷君恩幸不與民偕苦而坐享飽暖之樂其所
飽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憐其民而稍恤之且
縱奴僮胥隸椎剝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難欺吾未知
其終免否也嗚呼民乎民乎可無恤乎官乎官乎可自

娛乎予欲以前所慮而行者爲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
而爲記以自省且以告後之人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十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銓部稿 起戊申弘治元年盡己酉二年
六十四歲至六十五歲所作

徐奉政誄

往歲在辛卯余自南畿論秀還道遇左春坊左庶子今
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時用溥過余舟慟哭
拜請曰先公諱琳字廷璽別號荆南漁隱常之宜與世
家贈戶部郎中諱考福之孫瓊州知府諱鑑之子孝友
立於家惠義敷於鄉以溥仕貤封累至奉政大夫左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壽七十有三成化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卒于家嗚呼痛哉溥謀所以振發其幽潛而
光昭於遐久者若狀若銘若哀辭若輓章稍稍備矣獨
闕一誄敢干子筆將先公死且不朽時余既諾焉而道
途匆遽未之能也逮時用服闋還朝屢申前請不可數
計矣而冗懶相因久猶未能也比歲衰病交侵學殖滋
落凡請文者固謝之已盡而時用請猶不已念平昔與
時用最相知厚而聞奉政公之行且稔況前既諾矣可
食而肥乎今病少閒姑爲之一言歲在戊申距辛卯十

有八載矣余之言久而方發公之行其久而益揚乎誄
曰

人之生世有萬不均彼梟此鳳前葬後椿或產於富竟
卒於貧或老而泰其少也屯繫奉政公性良以淳方在
髻鬢儼如成人省覲郎署貌言恂恂珥紉袴視若埃
塵既長而才父賴之切視獄於燕迓喪於粵友愛所悖
庶弟孤姪成其室家惠以金纈閔鄰暨鄉振彼乏絕義
冢之營仁及朽骨有子秀偉桂林一枝翔於翰苑以翼
儲闈天賜爾誥顯秩再貤帶銀袍錦顏赭鬢絲野翁溪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叟與相酣嬉奄踰大耄謂當期頤何圖一疾遽其全歸
嗚呼哀哉最公平生惟善是蹈厥父高作厥子大紹自
髻無憂至於斑皓既艾而榮以踰老耄譬彼一夫宵行
於道前有秉炬後有執燎行乎其中已足餘照况自攜
燈其能不耀奄歸於幽聞者與悼嗚呼哀哉荆溪浩浩
白石磷磷漁隱於此條焉迹陳有艇誰權有絲孰緝鷗
鷺悲慘蟲吟豸呻汀花斂笑渚柳凝顰若親若故觸物
含辛嗚呼哀哉瑞雲之山有封若斧疇宅其中相臣之
父昔處華堂今也荒土舊碣新碑蘚繁莓蘚白楊號風

蒼松泣雨潛窺竊遊樵童牧豎雉兔跳踉蹠嘯聚雍
門之彈抱恨終古嗚呼哀哉

題剡源先生手札後

此元剡源先生之手札今尙璽李君應禎之家藏者先
生姓戴諱表元字帥初吾郡之奉化剡源鄉人七歲學
古詩文多奇語後師鄞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嶽祥以文
章名家宋末登進士乙科教授昇學歸屢薦不起窮苦
而學行彌厲寓鄞授徒甚眾袁學士楠其一也元初以
執政薦強起教授信州輒棄去卒于家元史有傳稱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余嘗得其手
札稿百餘篇多剡源集所未載者其辭信如史所稱而
其字真行相間清勁端重與此札無異也余又嘗訪舊
於奉化過所謂剡源者雖其故宅遺裔漫未能識而瞻
盼雲崖霜澗峻削淵澄恍若高標猶在爲之低徊不能
去者久之先生在時其文猶自祕重不妄與人有得其
片言半楮者皆寶之況去之百餘年後乎此札良足寶
也李君能文善書居國學時權變招其就塾堅避不往
暨官中舍命書金字佛經抗章以諫其氣節可尙也故

余爲之題

書駕部主事范君時澤墓誌後

嗚呼此吾故人范君時澤之墓誌也君將葬時其子桂
錄其平生行履道人詣京求予爲狀予時方病不能也
其人懇告葬期已逼乃語之曰以所錄爲狀可矣竟不
知其所錄云何而誌言予爲狀蓋以此歟今桂又持誌
求補狀以實前語予爲之悲痛涕洟不能已焉能狀哉
憶予肄學時已與君善暨官編修而君第進士益善後
君官南京駕部主事考滿來奏績予聞其一女少而賢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爲仲子茂貞之婦媒一往輒從聘日值雪凡幣篚酒
罌羊牽之屬方飾以紅而遽變爲白僕絮際際私語謂
不祥予笑而不疑也娶後越九載生兩女皆不育而茂
貞死婦誓不再醮守節至今已七載矣子每一懷舐犢
之愛輒痛徹心骨老淚下如雨嗚呼尙忍言哉君初善
子當景泰庚午嘗過子寓館小酌談笑至夜半燈作花
成數穗君指謂曰此燈報喜亦太早計待吾與子秋試
畢當作如此花也其戰然一笑是歲余忝舉明年叨第
入翰林而君遑楚越十有餘年而始第其用世視子晚

矣既第乃官僅十載而遽以病卒年纔四十有四其謝世何早耶予時繫官所弗克一弔祭至今追悼無已嗚呼尙忍言哉君性淑良資尤警敏家居順其親甚愛其二弟接人恭以和莫相忤者少遊郡學讀書屬文不以祁寒暑雨懈兼治其家自田宅逮米鹽瑣屑皆綜理精緻甚或手鋸以墜其壁且達世故問之國政失得民情戚休一一如已親歷雖評市價亦不爽分釐故人皆道其才久而文學益贍乃第而官其在駕部持廉秉公不畏強禦眾皆重之然政務簡稀無所用其才子嘗語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士安之贊君實之枕敢以贈君君每念不忘當道者亦欲擢之要劇而遽已謝世或謂君以徧歷諸郡較閱羣牧而過勞成疾此大不然以君之材使當雄藩大郡饑饉之餘攻守之際百務蠲興而鱗集亦可以立辦彼區區者安能病之惟其命止此耳故爲國惜才者往往爲之慨惜而予之悲之亦不獨親故之情而已嗚呼尙忍言哉雖然旣不能狀亦不可不一言以塞桂之請也乃拭淚而書之

四友亭記

客有自鄞來者謂予曰致仕憲副黃公新作四友亭於舊堂之東先生知之乎予曰未也何謂四友客曰鄉之徂徠丈人淇澳君子庾嶺居士三人者與憲副公友而四也先是丈人以材稱君子以節顯居士以文著性質雖殊而皆喜立於幽僻閒曠之地當天寒歲暮時物變易凡世之揚翹舒英若柳子春槐子夏陶氏李氏之倫皆憔悴隕穫掃無遺留而獨三人者角挺參立雖雪虐霜饑而未始有少變故世謂之三友憲副公雅負棟梁之具操尙無愧乎史魚攜華抱素皜然不緇一塵而位未陟卿年僅踰艾輒厭貴辭榮歸休於林下艱阻困窮志不少挫良可與三友友者然平昔與三友情親而迹疏亦已久矣近得鄰之隙地治以爲園亦幽僻而閒曠乃延三友於其中或撫而盤桓或對而嘯詠或索而共笑心孚志合若所謂金石之交者故稱四友而以名其園中之亭也予曰美哉併予爲五友何如客曰先生亦庶幾乎可友三友者且憲副公之故人也然猶濡跡市朝未能脫屣乎塵囂之外胡可友四友哉惟先生毋耽天龍力辭而歸斯可耳予乃莞然笑曰我其歸哉子還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憲副公增一榻於亭中以待我

賀甘肅行太僕寺卿錢公致仕序

吾友錢公廷珍累官甘肅行太僕寺卿既越三載以考績赴朝中途被疾度未能速愈扶還於家逮今上初嗣大統以人望起致仕尚書王公宗貫爲吏部子忝右侍郎王公與余嘗議公耆才徇德不宜重勞以藩臬之任當陟之臺省以佐新化然以公疾尙淹久未及舉而公遽上致事之章情辭懇至上遂允之王公與余弗克遂前議而凡士夫之知公者謂其年齡未逮七十才德尙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任重無不惜其致事之早然亦高其早致事而皆歎慕焉子因而思之任無崇卑惟進而樹勳烈退而全名節乃爲君子之所貴耳其位秩恆卑與凡勳烈素昧者固無暇議若夫位秩崇矣勳烈著矣而晚境末路不能知止戒得乃至喪節敗名甚或罹不測之禍爲世所嗤若是者古今至多矣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遂拜監察御史出按四川超陟福建按察副使繼進按察使於雲南江西所在皆剗宿弊祛大奸弭禍亂於將萌誅凶逆於方熾蜀閩之人至今猶稱道不已尋又進福建布政

使勞來撫柔民方欣慰驟遷今職甫數載而廢牧蕃息邊兵用強其位秩之崇勳烈之著庸眾疇能逮之今年未至而遽引疾請老何其銳於退哉使公干進務入必躋臺省重位以滿人望以遂平生之志願譬之張帆度海安能保無覆溺一或不幸敗名罹禍悔其噬臍今乃見幾於方豫勇退於急流鳳翔鴻飛超然於矰羅之外節完而名全矣況其田足稼山足樵水足漁荷亭竹樹日可燕嬉兄弟子姓姻戚故舊日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必將享大耋期頤之壽是可賀也故余寄此文以賀之余乃公之異姓弟也年僅少公三歲而尙縻於朝亦嘗請老上懇留之故猶未能決去引領望公且慚且慨何時竟與公徜徉於梅墟桃浦閒嚼楊梅烹石首觴月詠花以追逐公之樂而壽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十

碧石川文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既刻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伏跗室馮氏更藏有碧川文選八卷為文懿介弟文肅公作而崇禎閒吾鄉李嵇仲康先所選別有文肅外孫陸鈞錄殘本卷三卷四一冊原二冊上冊殘即陳琳序所謂碧川自摘手彙凡一百五十三篇陸君釐為四卷嘉靖乙酉梓行者是也嵇仲與文肅四世孫德周為姻友德周將重梓屬其事於嵇仲為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今詩集未見而德周銅馬編壽鏞先刻之則碧川文選之刻又胡可緩因就嵇

碧川文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所刪與陸鈞殘本兩相勘比去其十一者擇之既精改四卷為八卷不過平勻其卷目而已爰取李選本梓之而未敢增益其閒文豈以多為貴哉考文肅生十四歲值正統北狩碧川詩選元旦詩我生歲在辰正統曆頌新先生為正統元年戊辰生北狩在正統十四年先生年十四李侍郎康先序以為六歲非也元旦詩曰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其忠愛性然也及為晚香詩卷序引楚三閭大夫晉彭澤令宋韓魏公為解且曰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先生之所以勉章都

諫元益者即所以自勉也故闡瑾公權之時雖震盪無餘兀然而行其所是逐之去而彌甘矣其卒也無改名之典稱之曰文肅者福王稱制始追諡之者也公自入翰林以文學為職應世之文多不存彙其僅存者如此公所為文雖酬贈之作無一不根諸心而律諸道世贊之曰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誠無媿哉後之讀之者宜益奮然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碧川文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少保南京太宰楊碧川詩文選序

宋之三蘇著名久矣我明有三三楊焉其在宣德時則有若東里建安石首以勛業著臺閣而東里之文最顯在嘉靖時則有若容城富平華亭以直諫著節義而容城之文最顯迺皆東西南北人也其在弘正時則有若文懿碧川李文正號為二楊莆田陳公琳迺其淵源于祖栖芸公號為三楊乃出於鄞之祖孫兄弟閒厥後鉅公輩出號五楊不翅五之為尤盛云文懿集若人主處乾清宮之時少居文華殿之日多則聖德日隆數語學

碧川文選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有音節者是故程子直以文為聖賢不得已比之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而人生之道不足使文為可已之物即揆若春華粲若秋英乎而非體也巧於棘猴捷於蜚鳶乎而非適也公以上第起詞林敷歷至冢宰謨述祕在金匱石室星變條陳五事及上時事十事二疏炳炳烺烺無論長沙雒陽讓其醇正與文懿角亦僧彌之于法護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樂百職修舉亦有國有天下者之耒耜陶冶乎無耒耜則天下不足于食無陶冶則天下不足于器無公之文則天下亦將不足于治而願可已乎其它雜文雖不一種種不一製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體車馬舟楫之不可已于游御宮室筦簞之不可已于攸居即其遊戲三昧亦若鐘彝槃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非無用詩沈雄頓挫而大致歸于忠厚和平感懷詩彷彿阮步兵陳伯玉應制及和文懿諸詩即銀豆謠不必以火攻伯仁矣蓋公十五從宦溫陵出語驚人似有夙慧則其得天者穎九經四十八萬字字字深研諸史二十一家言言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訖虞初九百小品經獨下二

碧川文選 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籤名都賦略點八十處則其取精者多而灑芸紹紫
陽象山之學公從其後踐大人之武又砥礪于文懿則
其淵源也遠譬有本之水集彼眾流放乎大壑七年旱
而不加竭九年水而不加溢恃源而往者也是以沾漑
及乎寰宇宇宙少此不得而謂可已哉乃余獨謂星變
疏主于修德政當鳳梧馮翼之際宜其契合不幸不能
與東里建安石首同勛業十事疏主于戒遊畋當豹房
熒惑之初賴彭都憲彥恭阻之付諸燭焰不妨與容城
富平華亭同其直節也乃其立朝貞侃居家孝弟載在

碧川文選 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旌常與茲集並不朽而南仲能衍其緒公所得不既多
乎夫詩文有選始昭明而陶淵明閒情賦託閨閣以寓
忠愛取法屈騷昭明棄而不錄其見陋也茲選出公手
摘可無遺棄而余猶如齊王之耆雞跖欲其食盡而後
已聞公有集程朱議論及文抄困學竄聞錄南仲幸掇
輯之俾斯世觀天地之大全哉茲稿詩文各八卷亦吉
光之髦毛旃檀之精枿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仲春月穀
旦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協理詹事府事經筵日講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加俸

一級前吏部左侍郎通家後學上饒鄭以偉頓首拜撰

碧川文選 序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刻楊太宰碧川先生集敘

吾鄧獻族以行業文章甲第華貫名世者無踰我外宗
弘農楊氏國初栖芸先生方聞有道三聘爲國史總裁
不就士論高之載傳爲文懿公宗伯康簡公司空及我
五世外祖碧川公太宰並登制科歷官常伯時父子昆
季同朝者七人皆貴仕而太宰公猶繼領解額魁南宮
賜及第與伯兄文懿後先金馬縮詞篆對掌絲綸一時
豔稱之特以三品滿考得封祖栖芸公如其官文懿公
博碩湛峻督課二子皆成進士太宰公嚴事焉並有著
迹行世而皆燬於火文懿有玄孫叔向太史爲重梓之
太宰集典麗溫雅有歐陽文忠風而板亦罹祝融亡何
公玄孫孝廉孚先舅氏爲蒐拾翻梓曾得受讀而驚曰
劉魏稱文爲天地之生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豈
虛語哉公發祥神嶽懋懋清英振采驪淵遜心稽古酣
六籍而漱百家手所裒錄幾竭四庫提要纂玄不遺餘
力楷書類鍾太傅評閱如眞西山得文之髓根盛而華
沃固應爲琳琅金薤之文若此王元美先生謂文章之
權舊在臺閣詎不信然詩則感時賦事信口橫心颯颯

碧川文選 序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乎風雅之遺未離其質斯足述矣先生尤篤於行義與

司空公同舉於鄉而名第先之則遜避不敢當以司空
爲名御史清譽有風裁竟以忤權逮繫公爲破產出之
因力請南去孝廟惜焉以故仕至冢卿而食田止三頃
易簣時歎曰吾學至爲君子仕至尙書年踰七十可以
終矣哀哉惜乎先是同郡有某公與公最暱後以救臺省
一書不無矛盾時石田沈徵君周聞之爲詩歌著其事
某公見而惡焉爲中於新都相公後新都修是郟悛不
與公易名之典至今縉紳先生以爲悵恨子孫五世守
其清白不墮家聲而涇陽孚先風雅麗都待詔公車必
有一遇所以補公未易之名而揚公不朽之業是孝慈
者志也小子何贅焉刻成僭書此以志其實云爾崇禎
元年陽月朔旦五世外孫莊學曾頓首百拜纂併書

碧川文選 序

六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楊太宰碧川先生文集敘

昔歐陽文忠得昌黎文集於敝篋中師法誦習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乃吾鄉先達碧川楊先生則著作高騫周情孔思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室以眎永叔定當聯翩頽頽無溟滓弟之也先生易簀時有云道師伊川文師吏部而驟然自居有成則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先生自處論矣楊自栖芸梅讀兩公濬其源文懿康簡諸公揚其流羣從公姓海內尊爲鳳林先生借文懿兄弟占解額相繼入詞林對署南北學士篆又與康簡同時考三

碧川文選 序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樞國琛集謂楊氏多顯官先生讜言抗志爲尤著人物考名賢錄並稱其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嫉邪至死不變文學議論隱然有文懿風焦弱侯玉堂叢語謂公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精詳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又考紀年先生六歲元旦詩有云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時正統北狩也其蚤慧而忠愛若此先生遺書盡亡而近簡書目一帙蓋自一百七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九卷者前後尙難蠡測而核此帙所度已計四千五十八種矣蓋其綜括而洞覽如此先生蚤

碧川文選 序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品滿並封大父栖芸先生如其官弘正閒咸侈盛事而先生吉光九苞隲其生平謨猷風節如金無滓玉無塵所垂詩文諸稿亦如良美定價莫可低昂先儒有言聖人之文言以傳道賢人之文言以明道先生羽翼吾道主盟斯文家學淵源皇猷黼黻其高覽如陟博藏如帑才決如發弩機圓如弄丸精造如飲石沒羽寶光如天犀月蟾凡所纂述薄春華灼灼而結秋實垂垂略文章伎倆而抒道德精英一變至道八代起衰此余所謂頽頽永叔直入昌黎之室具眼者當自信爲定論焉嘗閱

格君陳善懸諸日月豈以彼易此哉先生集已失舊板其四世孫孝廉君名德周者重梓金華署中孝廉君文必兩漢詩必三唐能世其家學而以姻友至誼屬其事於不佞康則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用成完璧而琬琰重光垂之永永先生于是乎稱有孫孝廉於是稱能孫因僭弁其端而余附聲施多矣崇禎庚午冬日賜同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三朝實錄副總裁經筵日講官加俸一級前右春坊右庶子管理誥敕吏禮二部左右侍郎管國子

碧川文選 序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監祭酒事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同邑後學李康先頓首撰

碧川文選序

南京吏部右侍郎恩陞尙書致仕碧川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于家歿且十餘載矣嘉靖乙酉西安慶守陸君鈞釐爲四卷題曰碧川文選梓之辱遺梓本并書屬公之子鴻臚署丞茂清君寓琳曰鈞近梓外王父集欲廣其傳得先生一言弁諸卷端傳不益永耶琳竊念初被選庶吉士讀中祕書公時爲侍講學士奉命寔領教事每進諸生于館下語之曰近世之學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道于其詞章浮誇爲工奇僻爲異叛

碧川文選 序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尙當於口耳詞章之外求之否則藝焉已耳閒得公筆削雖片楮隻字至今猶珍襲之何幸乃窺其全也閱終卷仰而歎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矣時行物生無非至教公之文得無類之乎平易明白典雅莊重縱橫反覆無非至理視浮誇奇僻之言何啻玉之於石也蓋公自第進士歷官翰苑得與宗工鉅儒上下議論既有以博其見而家庭授受涵養陶成一皆根諸心而律諸道尤有以定其趨固宜其推之作人形諸著述不徒口耳詞章之末也信可傳也已抑觀

公所自序與其序伯兄文懿公鏡川集始知公之學受於文懿文懿之學受於其祖栖芸先生栖芸之學私淑諸晦翁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公之文誠不可以藝目也將與栖芸鏡川集並傳於天下後世無疑哉昔蘇老泉以文名世與其子軾轍相繼述作謂之三蘇集今楊氏之文始於栖芸鏡川碧川後先趾美其所並傳者謂之三楊集亦可也然晦翁於蘇氏之文往往有所譏議說者謂與道背馳宜為宗正學者之所不與

碧川文選

序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世其學有蘇氏述作之盛世其道無蘇氏背馳之譏則是集之傳必與天壤俱弊也琳之名不託之以不朽哉謹斂衽而終序之是年季秋廿二日也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敕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莆田石峯陳琳書

碧川文集自序

四明之山原泉出焉其流而為川有名千丈鏡者有名一碧萬頃者吾家世居鏡川之陽碧川之陰二川同原分流而復合於一以達于郡城瀦為日月二湖而委輸于江海亦四明之勝槩也吾兄文懿公既號鏡川而命守趾為碧川文懿所著有鏡川稟守趾學文于鏡川有碧川小稟蓋少作也自入翰林以文字為職業應世之作多不存稟其僅存者為編修時有玉署初稟為兩京侍讀時有華省南北稟為諭德時有東寮拙稟為學士時有北門漫稟年六十餘遷職南京吏侍恐衰年怠於進修扁其齋居曰乾乾以自勵比兩考以足疾再疏乞骸蒙恩陞尚書致仕歸老日湖作蹇蹇庵以自命取見險能止反身修德之義也故晚年二稟以齋菴之名名之子老矣道德日負乎初心功業不見於當世雖藝文之末猶不能自力而技止于此良可愧也病閒檢閱舊稟因敘其所以名集與諸稟之所以名書于首簡藏之家塾以示子孫庶幾手澤之存焉耳豈敢輕出之以見笑於大方之家哉正德三年秋九月望蹇翁自序時年

碧川文選

自序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十三矣

公原集諸藁總一千四百餘篇梓者一百五十三篇
皆公晚年手選蓋十之一也故名曰碧川文選而以
舊序冠于首俾讀者尙有望焉嘉靖乙酉春正月外
孫陸鈞謹識

碧川文選

自序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目錄

卷一

辟雍賞葵詩序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送劉仰止推府序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碧川文選 目錄

送安化鄭明府序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送御史陳君序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嗜古楊君輓詩序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二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吳越兩山亭圖序

送趙廷猗知宛郡序

成齋詩後序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碧川文選 目錄

晚香詩卷序

內鄉縣志序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姜氏族譜序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卷三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植柘翁孝行集後序

故兵部尙書王公輓詩序

蒙庵詩序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故刑部尙書諡康僖陸公輓詩序

送羅憲副赴瀘敘兵備序

渭陽餘意詩序

碧川文選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戴師文參政廣東序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卷四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贈兩高司訓序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送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公詩序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敕督漕運序

南京工部尙書董公介壽詩序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碧川文選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桂巖書院題詠序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恩榮文翰錄序

浙元三會錄序

留餘存稿序

偉溪小稿序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瘦齋詩稿序

卷五

世美堂記

龍巖縣修城記

眞定府元氏縣學記

齊山書舍記

和樂樓記

凝清堂記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碧川文選 目錄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祁門縣新修學記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都憲行臺重建記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卷六

濬縣重修廟學記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劉憲使傳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尙書程公贊

林都憲小像贊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碧川文選 目錄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與屠朝宗書

論救祭酒司業奏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卷七

故毛大使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叔妣張孺人墓誌銘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汪處士墓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碧川文選 目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卷八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

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謝公神道碑銘

祭毛都給事文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祭胡參政廷慎文

祭黃氏女文

祭張參政文

祭汪尙書先生文

祭劉祭酒先生文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孤鳳詞 有序

憫貞賦

書先兄九日詩後

碧川文選 目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題侍讀馬先生誨子詩卷

別錄

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薛公墓碑

明鄭楊守陟惟立撰

明鄭李康先嵇仲選

序

辟雍賞葵詩序

人之好尚各以其類非其類而好之君子不與也天下之物有類乎人者若蓮之中通外直則花之君子也菊之寒香晚節則花之隱者也周濂溪寔君子故愛蓮陶靖節真隱逸故愛菊非好其類耶竹之真心直節亦君子之類也王子猷愛竹而識者乃曰吾恐竹不愛子猷也蓋子猷之行君子所穢竹豈其類而愛之耶夫物也乃有類乎君子者隱逸者而為人所好尚人也反不如物而不為物所愛亦獨何哉吾友包君元用以辟雍賞葵詩俾余識其末余觀葵之傾心向日類乎臣之盡忠事主蓋花之忠臣杜少陵有言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蓋少陵一飯不忘君故以葵自況亦所謂好其類者元用植葵於太學與同志者觴酒以賞之探韻以詠之且以一葵自號其好尚乎葵也亦至矣元用性剛而行

碧川文選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言論侃侃有古人風操異時進立於朝行已事上將必能以忠貞自勵吾不知元用之類乎葵邪葵之類乎元用邪元用與葵其必交相愛也夫君臣之義天下古今所同也觀是什者寧無有感而興乎

是先生不忘君之誼忠愛藹然

故列諸簡端原評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自孔孟沒而出處之道不明於天下世之學者反假其說以文其私患得之者曰孔子席不暇暖孟子千里見王也患失之者曰孔子無君則皇皇孟子去齊而不豫也嗚呼有孔孟之道則可無孔孟之道則鄙夫之事耳孔孟固欲其道之行何嘗不審於進而決於退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士而學孔孟者其必難進而易退乎雲南按察使劉公安福世家也公以厚重之德淵博之學典贍之文自家食時已播聞於人人正統閒其先忠愍公以言事忤權貴下請室以卒公奉太夫人家居杜門卻掃已絕意仕進既而朝廷自忠愍公之節賜之贈諡時刑部侍郎楊公巡撫江右雅聞公名詢諸學官知不仕狀召見與語慰藉再三強之入學公始幡然曰曩吾不

碧川文選 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仕不忍忘吾親也今終不仕其敢忘吾君乎迺起應鄉舉遂擢春秋魁登甲戌進士第自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陞按察副使提學江浙尋遷按察使皆循資以進多歷年所計其同年及後舉者已爲方伯爲都憲爲六卿之貳據要津履亨衢者比肩立而公自內艱服闋猶仍前職以鐵裹馬足馳滇南萬里外一時柄用力能黜陟人者亦多公所舊識未嘗一通書問以求推挽其心泊如也用是觀之公可謂難進者非耶今年春以述職至京師時已感霜露之疾猶日詣臺省疏其屬之當黜

碧川文選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陟者侃侃與當路言之已而或不如其指公喟然曰吾病宜去吾廉一道不能進退屬吏惟人之爲宜去吾爲外臺而意嚮與中臺不協又宜去迺以疾丐老持衡者勉留之公益力遂請於上而允之年纔五十有七耳公其可謂易退者哉士自挾策讀書皆曰吾學孔子吾學孟子至於出處之際能不愧焉者寡矣若公之進退能以禮義自持而不失其道蓋善學孔孟者歟公之職風紀也著廉明之聲理刑獄也存欽恤之意提學政也作興材賢之功尤多故浙士出公之門而仕于朝者各賦

詩以饒其行楊君文卿與守陞又最辱公之愛者文卿悉取詩次第之而謂守陞宜序弗敢辭也遂撫公出處之大節可以厲世者書之首簡云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成化十四年秋刑部員外郎沈君文進被旨擢江西按察僉事其鄉友若主事陳君匯之者屬余贈言且曰文進仁和人自少穎敏好學從今南京太常少卿鄭先生受易得其肯綮越數年遂以易學擢進士高第尋拜秋官主事剛正廉恕讜議明允嘗按獄德州貪鄙伏辜

碧川文選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論稱愜已而遷秩副郎聲望益著先是廣東河南皆缺僉事天官輒以其名薦上未卽授迺今有江西之命蓋慎選也願一言以贈之余謂作室問諸梓人操舟問諸津人專其業者迺能道其事也司寇之屬按察之官皆職邦之刑憲者余雖未嘗職刑顧嘗學易易之道廣大悉備聖人致治之法若禮樂征伐食貨刑獄之類無不具焉而刑獄者民命之攸繫王政之大端聖人尤重之而語之特詳若訟與噬嗑諸卦不一而足也故明乎易則明乎刑矣試舉其一二言之豐曰君子折獄致刑

旅曰君子明慎用刑中孚曰君子議獄緩死三者雖各因卦而發亦未嘗不相為用故明以折獄必盡其情偽威以致刑不奪於威富慎以用刑不輕出有罪而失入無辜然尤議之緩之而忠誠惻怛之意常行於法律之中理刑之道盡於是矣文進之居刑曹也既以剛明廉恕著聞於人其有得於易之道者耶大江之西文獻甲天下然其民俗之健訟與吏之漁虐其民者皆須刑以齊之也文進往焉尚率其道而行益厲不懈以求稱朝廷選任之意哉雖然易之道不啻一刑獄事也文進得

碧川文選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易者非獨堪一僉憲職也將有遠且大者而其進庸可量乎余以文進匯之皆明易者今皆司刑者故不以他說進而以易論刑云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大江之西吉為雄郡統邑惟九環地幾二千里田賦浩穰戶口蕃衍藝文儒術之盛甲諸郡然其民俗囁訟號稱難治故吏其土者望而憚之至則張聲威嚴禁防待之以待囁訟之意繩之以繩囁訟之法薰蕕莫辨玉石俱焚民既不堪而吏卒不免遂以為果難治也於戲民

之囁訟其性然邪習使然也性善而習不善其不可移乎渤海得一龔遂則劍戟之民可使之帶牛佩犢駱越得一任延則淫汙之俗可使識父子夫婦之道以頑民待殷人何以責其不頑以齊魯之人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之人自待其身其效槩可見矣今之吉古之齊魯也其民豈皆囁於訟者哉蓋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與不得其平而鳴者是宜深察其情別白其事存哀矜勿喜之意可也若其舞文衷姦詐諛伎害是真囁於訟者姑惟禁之禁之不止而後刑以齊之則刑一人而萬人服矣胡可例以珥筆之民待之而淫刑以逞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正本清源之道有出於法律聽斷之外者不是之務而諉曰民之囁訟難治其亦可謂厚誣也哉會稽鈕君宗源以進士拜命為吉之推官余與同年友白君瑩之輩餞之因述所聞以告宗源明達而謹厚其必知所以待吉民者尚於本源之地加之意焉則治化興行直易然耳臺諫之風著於推雅州之日宰相之才見於推穎州之時古人蓋有然者今將不在吾宗源乎

碧川文選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成化十五年春山東缺按察副使冢宰以監察御史曹君維裕堪其任薦聞于上未及用也既而陝西缺副使復薦之亦未即用未幾又缺又薦之一時三薦上竟用之輿論皆以爲大臣果於薦士天子審於用人曹君必能不負所薦稱厥任用者噫君何以致是哉其素所樹立者有在也蓋君之尊甫列職錦衣君弗襲而讓之弟迺衣逢掖遊膠庠操觚翰以與英俊角遂捷京闈第進士人固已奇其能及其爲御史也監倉通州則宿蠹以

碧川文選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剔振饑畿內則流萃以蘇巡大同則以計取貪殘之帥置之法泄宣府則親督兵禦虜俘其人而獲其輜重按河南則屏奸賊理冤抑嚴貢舉而杜倖私在在聲績彰著人於是益器其才以故受知當道一薦不已至再三必用之而後已也昔趙普於藝祖時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裂其奏普歸補綴而復進之帝悟用之果稱呂蒙正在真宗時帝命選才可責以使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旣而用之亦稱職古之大臣

灼知其人可用故薦之必果用之必稱若君今日之舉殆亦此類也以君才已著者占之則將來之必稱職其可前知乎余聞陝西當師旅饑饉之餘兵民疲弊已甚然鼯鼠之侵牟不少犬羊之窺伺莫測蓋有深可慮者則夫振揚風紀糾察吏治綏內境以嚴外防使朝廷無西顧之憂是固職按察者之責也君尙懋之以靈承君相薦用之意大慰輿情之望哉君之行其僚友屠朝宗輩屬余贈之言遂書是以歸之

送劉仰止推府序

碧川文選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仁劉君仰止以進士推官於婺郡婺之薦紳大夫士欲贈其行迺推黃門童君勉和請言於余余雅交勉和而於仰止爲同年友義不可辭諾焉越三日勉和速余文使介旁午余迫私冗未及爲翌日王君允達實來允達婺人亦同年也又速之且曰今之求文於著作家者必越月踰時迺僅得之今固不宜促也然仰止詰且戒行非子之文何以爲贈子寧不能一操觚以爲吾輩地乎余應之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吾博學不如劉向強記不如李邕倚馬成文不如袁宏太白也何能操觚立

就如子之言乎速之不能成成之亦不美姑緩之然後可無已則有一焉試與允達談之文之欲速不能美其文猶政之欲速不能善其政也水急則無洋洋之魚政急則無皞皞之民政之於民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而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關尤不可以急也急之則以察為明以苛為能輕重失實高下任情刑罰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又曰議獄緩死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余聞仰止承其尊甫教授公之家學於詩書孔子之言已既聞之必知所以善其政刑矣余特因允達之速余文也故及之夫文之欲速第不美其文耳今余不得已猶得苟焉以應之若刑政之急則其做有不可勝言者仰止當自審處不可如余文之苟焉也允達其以復勉和而胥告之哉應曰諾遂書之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成化十五年秋九月有司承詔選進士之堪給事中者得二十餘人姑孰汪君敬夫與同郡一人預焉既而有

碧川文選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一郡取二人為嫌者敬夫不果授職越月以常銓知大名之濬縣同年友相率餞之僉謂余宜序其事惟古者立賢無方取士必得士果賢也雖同出於一氏同產於一母不嫌於並用況同郡乎八元並舉於虞廷八士同升於周室蕭曹比肩事漢皆沛人也文富並命相宋皆洛人也士之同出一郡而同居清列者代有之矣奚獨給事之選以同郡二人為嫌耶以敬夫之英才敏識使之居侍從之列修獻納之職必有可觀今迺以嫌見舍得一縣令以去吾豈特為敬夫惜為世之登明選公者惜之雖然君子之仕也非以徼勢位志乎致君澤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給事中近民者莫若縣令也近君者諫則必行言則必聽膏澤下於民所得其志矣不然則不若近民者朝發一令而民朝被其澤夕施一政而民夕受其惠迺得行其志也矧今多方荐饑畿內恆潦民之凋瘵甚矣涸轍有鮒焉將激西江以迎之孰若得升斗之水以活之乎鬻桑有餓夫焉將以太牢饗之孰若得一簞之食以生之乎敬夫勉哉吾見濬之民將沐浴其澤而詠歌其政登明選公者寧能終舍君哉高爵盛

碧川文選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位可階而升奚啻一給事中耶庸書此以俟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寢隆隆之極則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爲盛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聯絡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至其支流之所縈餘波之所漫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葵之浦江人也自其先冲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聞聚族同煬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流深遠豈一日之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積哉由宋迄元賜之號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良亦旣盛矣自入國朝褒崇涵育益熾益昌弓旌之招絡繹於麟溪之上皆能建立事功以裨治化而其處者亦多以文學行義知名是非所謂雲六合而雨九州者邪逮宣德末年家漸多故繼之以寇攘重之以回祿前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傳文獻之足徵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尙彬彬然非他人可及仕信蓋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知安化邑事吾知必能以其得於家庭者達之於政教將見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嚴

而自治有如萬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澤萬物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治行彰聞超遷華要增光前列汲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又必自仕信始余獲交仕信雅矣固將贈之言況吾同年友王君允達之屬也遂書此以畀之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山陰祁君宗規重慶教授天錫先生子也質敏而學醇文蔚而才美歲丁酉與余弟守隅從子茂亨同舉于鄉明年與余同登進士相好甚篤迺今拜命出宰唐山余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贈之言按國志唐山隸畿之順德邑以唐山得名其境內有堯山堯之祠在焉卽唐之堯山縣也然山西之平陽又有南北二堯山山亦有祠蓋堯自唐侯起爲天子其始封在唐山其所都則平陽也故其遺蹟兩在焉至春秋時其地皆屬晉矣詩之唐風序者以爲此晉也其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至唐人作晉問又以爲其人至今善讓好謀和而不怒安恬以愉堯之遺風猶有存者以是觀之唐山風俗之美不言可知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雖一毀一

譽不得容私於其閒況唐山之民帝堯之所以致理與
化者今其遺風尚存廟食如在臨其邑者其可以苟簡
之治加其民乎余聞之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
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仁
昭而義立百姓親之如父母者此堯之治也豈特君天
下者所當法哉相一國守一郡令一邑者皆當法之得
尺則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則民受其寸之利也而況
臨其舊邑仰其遺風者可以舍此而苟然哉孟子嘗稱
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者也然則余之所以贈宗規者豈迂也哉

送御史陳君序

監察御史陳君汝勵試政于南臺臺長以君堪其任也
進於朝而實授焉君既拜命將還吾同年大行人汪從
仁謁余請曰陳君應城人也其高祖字朝玉國初爲蘭
陵令以善政聞曾祖直方典教石首有學行楊文定公
其門人也大父遵道歷秋官員外郎陞夔州郡守父文
壁以進士拜御史仕至廣西按察僉事二公聲績尤著
可謂世家者矣君生而聞乎詩禮童而習乎藝文長而

克紹乎科第以壬辰進士爲吾婺源邑宰其莅政之明
若鑑臨而貌別也其撫民之仁若春嘘而物茁也其鋤
奸而剔弊若疾風馳而陰霾撤也尤能作新校庠孳孳
以興賢勵俗爲己任其治行之可稱多類此當其被薦
而去也邑之士民欲留之不可得又思之不能忘迺爲
立去思之碑以紀其績焉若舜民則又思之深者蓋嘗
與宗兄景高俱以儒生應里選君校其文拔吾兄弟於
眾中以爲博士弟子獎勸誘掖諄切深至幸而聯捷秋
闈而舜民又幸廁甲科竊祿于此者皆君之惠也居常
念之不已今幸一會而又別去何以贈之于其爲我爲
之言乎余惟所居見稱所去見思古之循吏然也君之
爲邑卓卓可稱如彼已去而人猶思之若此豈偶然哉
蓋其家世之見聞詩禮之服習固有素焉而其施諸政
治自有異於人者今之陞授也白筆霜簡君家舊物埋
輪攬轡景行前賢自是臺憲生風巖廊接武揚休聲振
洪烈以爲天下之望矣豈徒繫一邑之思哉請以是爲
贈

碧川文選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成化十六年冬崇府缺右長史朝廷以崇府最親且賢長史職輔導總庶務不宜輕授乃於進士中擇堪其任者得蘇君仲戡以授焉近制親王出閣則簡進士二員爲翰林檢討以傅之其之國也遂以爲左右長史若已之國而長史缺率以府僚陟之或以文學掾充之鮮有復以進士補之者於今始有之蓋慎選也周人茂建宗戚以藩屏王室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而於兄弟之國每加厚焉親親也兄弟之國十有五於魯衛晉獨有分物而魯有四代之官晉有五正之職尙賢也今朝廷於崇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名在是行也而一時之聲利何足道哉仲戡之行同年友自翰林修撰曾士美以下咸祖餞之僉謂余宜贈言於是乎書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餘姚諸君民瞻初以進士除兵部車駕主事既踰年以憂去復除工部之都水出理濟寧漕渠越三祀代還陞營繕員外郎監修通州倉庾又三祀代還移任虞衡督造戎器又半載矣十餘年間更二部歷四司出入中外驅馳北南皆劇任也而君處之綽然其臨事裁決若庖丁解牛動中肯綮也其燭奸清弊若溫嶠然犀幽怪莫遁也其會計成務若梓人畫宮于堵計臺釐而成大廈無進退也其督工興作若淮陰將兵多多益辦也凡其所處雖錢穀不資徒眾寔繁未嘗資一錢以自給役一夫以自營人既多其才之敏而又嘉其行之潔故其廉能之譽著聞久矣至是瑞州缺郡守天官卿薦君於上遂擢用之瑞在大江之西居溪山之閒雖與贛袁吉同蒙珥筆之號然其士秀而文民朴而野嚮訟之風劣於他郡昔之吏茲土者嘗號爲守江西道院則其簡而易

碧川文選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可知矣夫君之才行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如干將莫邪無適不利雖使之治劇郡尙優爲之況簡而易治者乎然不可以易而忽之君必無怠於宦成無變其初節使廉能之譽有加於前則又將陟方岳登臺省居崇理劇以大展厥施茂著聲烈於天下矣一郡之寄豈能久淹乎君也哉君行其僚友若虞部郎中徐一卿者屬余言贈之余與君暨一卿皆鄉舉同捷者故不敢辭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士之見用於世者任必稱其才才必勝其任可也才可

碧川文選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治大而任小可以治煩而任簡是猶以牛刀而割雞也在我者有餘裕矣才不可以治小而任之大未可以治簡而任之煩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何能勝其任邪故用世之士與其任過乎才而有不勝之患孰若才過其任而有餘力之爲愈乎吾友馮君潤卿才俊之士也自爲諸生時已翹然穎出乎眾學于古而通乎今明於理而達於事人固奇其才矣既領乙酉鄉薦屈於儀曹出入兩京太學而友天下之士聞見益博涉歷益深上自朝廷之政治下逮閭閻之利病罔不究其顛末而

思所以處之之術人謂其才之明敏可以當大任而理煩劇也今年夏始拜命出宰南昌之武寧南昌所隸八邑惟靖安武寧爲小而武寧差大於靖安者其事之煩簡可知以潤卿之才爲之吾知其有餘裕矣然世之仕者常患不明明者又或過於察察見淵魚者不祥也常患不敏敏者或過於急急銜轡者非千里御也明以燭物而不過於察敏以處事而不過於急則政必和民必安而治效成矣潤卿之才固明且敏矣余惟恐其自有其才而或至於過也故以是告之潤卿念哉豈惟百里之任優爲之他日當大任理要劇卓然以才業著聞於世者其必潤卿也夫

嗜古楊君輓詩序

士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歿者此古今之所悲也洙泗之間顏冉以德行稱而不幸短命伊洛之門劉質夫張思叔號稱高弟而皆早世之數子者豈特一時師友悲之天下後世所同惜者也溫之平陽有號嗜古生者楊其姓諱其名克明其字少爲邑博士弟子嘗舉於鄉弗售遂棄舉業大肆力於希聖希賢之學其所

碧川文選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室左書周子易通志學章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蓋志學伊顏而以思叔之所以自警者始於是朝夕進修久之若有得焉操觚屬文必關民彝物則無苟作者嘗謂正家必始於內乃作新婦戒命內正而家可齊乃作家常事宜由家而推之於宗族乃作楊氏族規由族而推之於鄉黨乃作蘆江鄉約至於啓迪後進必先養正於蒙乃作發蒙備用然其志欲然不自足也方益窮聖賢之蘊以深究其明體適用者孳孳焉弗少懈且欲舉其可以正君善俗而施之國與天下者條爲萬言書以獻

碧川文選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闕廷屬草未就齎志以歿年纔三十有七耳嗟乎洄源遠伊洛川湮士習卑近久矣君始學立志直以洄源大賢伊洛高弟爲準的進之有漸而施之有序若此充其所至豈可量哉以彼其志使得生與諸子同時相與暴秋陽立寒雪雖未必能仰攀顏冉庶幾馳騁乎質夫思叔之閒則其所就又豈常情所能測哉今旣不然而又不祿早世雖有遠志而不底於成不究其用以沒其可悲已然世復鮮有知君者不得與前數子爲天下後世之所同惜獨其鄉先達門人故友爲之深悼痛惜

作爲哀辭輓歌以寓情焉耳其又可悲哉雖然雁蕩之陰梅溪之陽傳君之學者林立其翹翹之楚若陳君宣者已擢魁南省登進士上第若君之兄子瑛者亦已發解鄉闈皆駸駸嚮用其他含章席珍者猶不乏焉則所以繼君之志行君之學以發揚聲光於不朽者蓋有在矣又何必深悲也哉瑛與宣以君之事狀示余屬序輓詩也爲書此以歸之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福清張君伯祿以大理左寺正被旨擢廣東按察僉事

碧川文選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行僚友圖所以贈者迺推寺副王文耀要余之言且曰伯祿聞之世家也其先祖有諱應東者在勝國時嘗爲省元官至運使其曾叔祖諱必泰在國初登進士第官止推官伯祿旣以進士授評事遷寺副寺正以至今職其從弟烜亦已第進士觀政司徒蓋其家學世科有所自矣伯祿又以清介之操仁恕之心自將審刑讞獄不奪於威富以輕重其手必得其平而後已焉以是見知當道薦聞於上而有是超擢也所爲一言以贈之余雅交伯祿而文耀又吾鄉友不能辭昔人有言廷尉天

下之平也今之大理卽廷尉之職所以平天下之刑者也伯祿之爲大理不以威富爲重輕而必得其平是能舉其職者惟廣東在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民之不得其所懷不平之憤於閭閻之下者豈小哉民有不平而能鳴之於邑者鮮矣邑不能平而能鳴之於郡者又鮮矣郡不能平而能鳴之於監司者又千百中之一二也幸而平之則已不幸又不平焉則民有銜冤而籲天耳豈能越萬里之遠以求廷尉之平哉然則爲監司於此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伯祿旣能舉大理之職以平天下之

碧川文選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刑其不能舉僉憲之職以平一道之刑乎轡車所至必無冤民矣雖然爲監司者必待民自鳴其不平然後平之以無冤則所及不有限乎必也明其政刑布其威德使奸宄戢而善良安嶺海之民舉無不平於下以自鳴於上者斯可矣是亦古人使民無訟刑期無刑之意也伯祿其必有取於斯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秋官主事馮君大京信陽人也閒來謁余言曰吾州有賢守江君公輔者世家撫之金谿以進士高第出知州

事其涖職也勤其處事也慎其持己也廉其施政也平其守法也棘棘不阿而去民之害與民之利雖百廢具舉而下不知勞其治行若此辛丑春上計京師課第爲河南諸州最其還任也吾黨之士欲贈之以文敢以爲請余於大京爲同年友公輔又吾從子茂元主事同年也義不可辭余聞信陽在春秋時爲邑子貢嘗爲之宰孔子嘗贈之言矣其言有曰勤之慎之又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又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數言者誠萬世居官者之律令也今

碧川文選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輔所爲之州卽子貢所宰之邑其於孔子之言蓋已聞而知之推而行之矣不然何其勤慎廉平奉法利民治行之卓卓若此乎固無待余言之贈也雖然孔子之告子貢旣云爾矣又必繼之曰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至於子路問政旣告以先之勞之及請益則亦曰無倦焉蓋勤於始者或怠於終守於前者或變於後此人之恒情也二子聖門高第猶勤聖言之諄復然則公輔於此其可不加之意乎以公輔之治行而益之無倦不改其素守則治課益彰而璽書之褒嘉班爵之超陟豈能舍

之而他適哉

碧川文選 卷一

三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一

碧川文選卷二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稽仲選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成化壬寅秋七月監察御史張君廷芳被旨超擢浙江按察副使將行其僚友屬余言贈之今制官以察為名者內則監察御史外則按察司官是也按察之長曰使佐曰副使皆天子所使以為耳目以觀察一方者於事無所不當察察官吏之賢否而舉錯之察軍民之利病

碧川文選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興革之察士風民俗之美惡而勸艾之察訟之曲直獄之輕重而出生殺之其任重而要豈他職比哉非明且剛莫能勝之不明則視聽眩惑名實混淆其於賢否於利病於美惡於曲直輕重皆察之弗詳矣明而不剛則或奪於勢利或搖於毀譽其所舉錯所興革所勸艾所出生殺皆斷之弗果矣惟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見賢必舉見不肖必去見利必興見害必除曲者入之直者出之輕者生之重者殺之憲紀畢張風聲四馳姦宄戢而百姓寧風俗淳而刑罰清使朝廷無外顧之

憂斯無負乎耳目之任而克稱乎按察之職也世之若

此者蓋鮮余於君有望焉君儀觀甚偉志氣不羣學植而文茂以春秋魁鄉薦第進士出宰百里入官六察南巡江淮之郡北按齊魯之邦輻軒所至電耀而霆擊人固謂其有明敏果斷之才矣今以內臺超遷外臺皆以察為官事體無大相遠君必能稱其職如余前之所云者乎且今兩浙之間數年之內東潦則西旱此乾則彼溢饑饉荐臻災疫間作民救死扶傷不暇而封狐貍鼠饕餮之徒又更相漁食之其何以堪是尤有望於憲職之剛明者振其風烈使貪暴屏息而疲氓吐氣肅然以清帖然以寧其可也此又今日之先務君尙念之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碧川文選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仕者居閒散之地則逸處要劇之任則勞宜乎樂閒散苦要劇也然投閒置散或悒悒不歡據要理劇則沾沾自喜何哉勢利移其情也不移於勢利而樂就閒散者其賢矣乎然亦有未至也古之君子雖處優游閒暇之時不忘憂勤惕厲之志凡所以經綸天下奠安生民者皆究諸思惟規畫措置素定於胸

中未嘗以閒散自逸故一旦當大任居要地幾務沓來從容裁決沛然行其所無事雖處要劇而不見其勞焉古人之所以大過於人者如此吾友杜君思齊以充實之學宏遠之材與余同舉于鄉同登進士余既官詞林而思齊以憂去今服闋赴銓被命爲南京稽勳主事夫稽勳天官之屬本爲要任而在南京曹事甚簡則亦閒散也思齊恬於勢利者其必樂處之矣然思齊豈局於此者哉任大責重將必有日余恐其居閒自逸而忘遠大之圖也因其鄉之縉紳屬余贈言故以古之君子之道告之余之所以贈思齊者至矣然余亦居閒散者并以自厲云

碧川文選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越兩山亭圖序

紹興之蕭山舊有吳越兩山亭在北幹山上元邑令呂本中作之以爲覽勝之所也今秋官員外郎邑人徐公溥圖之以寓思親之意而屬余序之在昔吳越二國分據而浙江介于中自江以西爲吳今杭嚴諸郡是也自江以東爲越今紹寧諸郡是也吳越之山東西相望夾江對峙千態萬狀爭雄競秀不可殫述而北幹在江東

羣峯間尤爲聳拔亭臨絕頂左右顧盼而兩山皆在目中此亭之所以名也是亭所據山川之勝前有國子助教貝廷臣杭郡教授徐大章記之已悉後學未易措手若夫公溥思親之意今吾同寅劉景元發揮之諸縉紳詠歌之亦不待余之贅獨念余自總角時卽從先學士宦遊至於應舉入官三十年間雖屢經其地而未嘗一至于亭恆以爲慊今公溥方謁告歸省且有終養之志余他日亦將陳乞展墓南還當過公溥以拜其老親退與公溥提壺躡屐捫蘿一登遐觀縱覽劇飲大曠於是操觚染翰歷敘前古興亡之蹟鋪張我朝混一之功以爲公溥賦之尙未晚也姑書此以俟

碧川文選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趙廷猗知兗郡序

秋官員外郎趙君廷猗被命超擢出守兗郡其僚友若郎中劉君廷珍者請余言贈之廷猗余舊友也固宜贈之言況重有請乎兗爲山東大郡統四州二十三縣屬吏數百居民以千萬計地廣物眾或以爲難治廷猗以名進士授主事遷副郎廉公勤恪當道賢之舉爲按察僉事者再未克成迺今擢守大郡猶未盡其用也其必

優爲之矣然余之望於廷猶又有所謂難者非以其地大物眾催科聽訟之爲難也充在春秋時爲魯地魯乃周公所封之國孔子所產之邦山川如故廟貌猶存臨其地而治其民者容可以易爲之乎昔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周公父子之所以治魯者蓋如此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疆弱異任路不拾遺而器不彫僞中都卽今之汶上也子賤治單父爲政清淨彈琴不下堂

碧川文選

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民不忍欺單父卽今之單縣也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邑人有絃歌之聲武城又今費縣之北境非東昌之武城也孔門師弟子之所以治魯邑者又如此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雖毀譽亦不得容於其閒況是郡之民固嘗親被聖賢之治化者今□□俗移又惡得苟焉以治之乎故臨聖賢之舊邦必法聖賢之治化而後可此余之所謂難焉者然世之守宰多以法律爲治民不被教化之澤久矣饑渴易爲飲食其在茲乎而一變至道又魯之所易也豈果難哉抑

聞充郡新潦民未蘇息治之當有漸焉一之歲拯而振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教化行而風俗醇今之充其如古之魯乎廷猶懋哉無廷吾言

成齋詩後序

翰林侍講李君世賢手一卷示余曰家君封編修公以成名齋薦紳先生爲之詩文夥矣子盍一言以識之余曰敬諾退而操觚思公之所以名齋者未釋然也因念往歲世賢嘗迎養公于京邸余獲拜之惜未嘗質以名齋之義然見公言不妄語事不妄爲慥慥乎篤實君子

碧川文選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以今度之則公之所謂成者其本諸誠乎天下之事未有不可成者顧爲之誠與不誠耳作室者築址必實磬石必固構木必堅以朴然後室成而不隳若徒崇以糞壤支以朽木枿其中而黜聖其外不日隳矣何成之有世之人悅紛華喜夸詐終身役役而白首無成者皆是也公其異於是哉蓋公之爲篤實君子余旣見而知之計公平生所爲必誠必信無不實者果何事之不可成乎諸縉紳之作語公之所成者旣不一而足余則本公之所以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昔孔子嘗曰信

以成之子思以信爲誠而推言之曰誠者自成也又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公嘗從事於斯者與雖然余之言瞽說也諸縉紳之言亦或出於臆說未知孰爲得公之旨世賢其以諸說歸諸公而質之惟公以爲可者斯於名齋之義其有合乎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宗原鄞故家子也世居罌脰湖之藕纜橋其先伯祖用韶翁與其祖用圭翁友愛克篤以高貲聞第宅甚口有堂曰務本余先大父栖芸先生爲之記有軒曰花香竹

碧川文選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影吾兄維新學士記之余自幼至長屢過其第尙及識用韶翁而翁之子姪皆得相接迨其諸孫又多有從余游者宗原其一也蓋余大父娶於朱而兩翁於余爲祖舅宗原則余表弟婚姻之故斯文之好有自來矣今吾大父已在九原不可作用韶翁與其子姪亦多下世至於務本之堂花香竹影之軒又悉遭鬱攸化爲煨燼獨吾祖與吾兄之文載諸簡冊者不隨軒堂而泯耳感今念昔可勝慨耶況余兄弟官于京師而朱之戚屬安于田里南北相望日益疏闊惟宗原往來仕途時過京邸

相與道舊故敘情話觴酒而飲之慰悅無已今乃授職水衡之屬之任嶺海之間又相與爲八千里之別余不能不愴然于懷也臨別贈言自有不可已者君家紫陽夫子有言守官惟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自無他患又曰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不用其敬焉則少過矣斯言也宗原請書諸紳若夫公暇之日登白鶴峯陟東坡亭而探墨池朱沼焉覽物懷賢之餘尙能憑海上之青鳥傳雲中之素書以慰吾遐思否耶

碧川文選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爲治亦多術矣尙簡易者則誦周公之言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尙威嚴者則誦子產之言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斯二者各持一論而皆適於治然爲之或過則簡者縱弛繩墨惠愛而威不立嚴者專厲法禁民惟覲刑而不覲德皆失其所以爲治是豈周公子產之意哉孔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然則周公之簡敬而簡者子產之嚴亦

以濟其寬耳豈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哉成都蜀之大郡也自漢以來治郡而有聲者先後相望至於聲績偉然傳播於人迄今不衰者有二人焉清獻趙公抃忠定張公詠是也論者皆謂清獻治之以簡易忠定治之以嚴明所爲不同而同歸于治人無異辭獨蘇子瞻之論出於眾人之表於趙公則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論張公則曰以寬得愛愛止一時嚴而見愛所及者遠以是觀之則二公之治亦非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其有得於聖賢敬簡寬猛之意歟宜其聲績

碧川文選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而益章也今年夏成都缺郡守廷議謂其郡去京師萬里外所統五州二十七縣民俗柔弱勇悍不可以一律齊而諸王之府三司之署又參錯其間必得才器老成剛柔兼濟者斯可爲之乃惟曰王君民望其人遂自刑部郎中擢以爲守今將之任其僚友屬余贈之言余雅交民望不得辭也故爲歷舉聖賢之言治道與前哲之治是郡者告之民望必有取焉罔俾趙張二公專美於成都也然二公皆起自郡守以至大用吾知民望今日之舉亦他日大用之階乎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台與吾郡鄰所統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戶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賦兵餉無大相遠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內包山陵外際江海旱易乾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歲多歉而少穰穰歲民賦易供征斂失時民亦病矣歲歉法宜蠲稅或怠於履畝而緩於申災則當道者以歲計已定而不爲蠲民幸不爲孳者又困於此後再值歉則以前爲戒雖已上災而猶征之以待報比及蠲之則小民已征而不復給適足以肥里魁區長耳歲之登不

碧川文選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登賦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運之弊抑又甚焉海運者國初以二郡瀕海夷寇出沒多設衛所於水道之衝以控禦之在吾郡者十餘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倉儲民賦航海輸之以爲兵餉或逆風濤或遇崖石則人粟皆飽魚腹旋復征補民之重困甚矣而諸倉各在險遠之地監司罕至守尉莫臨饕餮之徒以賄求給役其間與官吏締構爲奸剝民脂膏不厭又有所謂攬戶者重取之民輕資以往黍稷不輸而直貨取硃鈔動計數十百斛其官吏交代之際則又竄易文移追改歲月指

前射後至於不可究詰而盜糧以數百千計者有之已嘗發覺逮繫窮竟矣會有將命行寬恤使者至輒輕縱之其何以艾後民之困於賦役若彼而乃爲此曹利其弊可勝言哉間有建白于上者請於二郡各增置通判以專理之然後宿弊稍去而未盡革且專理者亦未盡得其人或貪黷以漁下或苛刻以厲民胥失之矣今年春郡國上計判吾郡者以貪去判台者以刻去乃擇賢而補之於是通州武君廷用以鄉進士釋褐通判台郡台之大夫士要余言以贈之夫能察乎前事之弊而更之則利乎民矣能監乎前人之失而反之則得其職矣利弊得失亦在乎轉移之間耳余雅交乎君知其懷通敏之才明當世之務者其於余之所言必有以處之台郡之民庶其有瘳乎

晚香詩卷序

菊之見稱於世久矣楚三閭大夫被讒放逐動以芳香自潔於是淪落英之句見於離騷晉彭澤令棄官閒居玩物適情於是三徑猶存之句見於歸去來辭至宋丞相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秋容淡晚節香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句又見於重陽之詩菊之時義遠矣哉吾友兵科都

給事中章君元益既解官家居藝菊于圃作亭其閒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而寒英佳色芬芳於風鑿霜虐之時元益愛賞不已乃命善繪者圖之求善鳴者詠之萃而成卷閒者避難于行輒以自隨時一展玩以紓故園之思余過而見之爲名其卷曰晚香且俾他日歸以名其亭客或難余曰韓魏公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晚香之詩蓋其所自況者今元益擢纔給事黃門而輒閒居如淵明且放逐如靈均和歸來之詞續離騷之經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其時也乃以韓公之自況者況之名果稱情否耶余應之曰吾第以菊名之耳奚以況諸韓公爲且人亦未可以成敗論也子謂韓公將相富貴皆然矣殊不知公爲諫官以論執政不報而乞去爲樞副以羣小不便毀言日聞而輒去爲宰相以人病其專至劾其跋扈而又決去況於定策危疑之際自處以死且族者屢矣使當時一有蹉跌則今視晚香之詩亦必有訾焉者惟公險夷一節又幸明主保全故得以功名終耳始元益之爲諫官也言論侃侃亦常以古人之名節自厲善善惡惡果

於自信惟善是舉雖廢置者不以爲嫌惟惡是攻雖權
貴者不以爲忌用是卒爲媚嫉者所中蹉跌至此雖在
顛沛閒而貌益豐量益洪才氣益充而詩文益工殆非
久困而終窮者仰惟聖明在上將必有賜環之召桑榆
之收其以功名自白於世尙未艾也何遽不若古人哉
雖然所謂晚香者豈謂保其將相富貴耶謂能保其大
節也大節一喪雖將相富貴亦遺臭耳大節無愧雖閒
居放逐亦流芳也況不終窮而有後功乎屈之騷陶之
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元益進耶
止耶以功名見世耶以文章傳後耶皆未易窺測要須
久而後定耳烏可以一時成敗論之遽謂吾名之不稱
情耶既已言於客遂序其事于首簡幸元益去險卽夷
功成名遂而還余亦歸老過焉相與坐晚香亭酌黃花
酒以質今日之言爲何如

先生完節于闕瑾擅權之
日此文固其左券原評

內鄉縣志序

吾郡沃君文淵自監察御史出知內鄉縣事六事克舉
百廢具興顧惟邑志未修大懼前之典故日就湮沒今

之事蹟後莫章聞乃令邑博諸生檢舊編益以近事
草創粗具屬其邑人戶部員外郎王公甫持以示余俾
加刪定余受而閱之見其綱領條目殊無倫次輒不自
揆爲之更定綱目分爲十有二畧先後之倫各有意義
蓋以因邑作志凡百皆統于邑創置始末開卷欲聞故
首之以建置畧方地爲輿邑環百里四境所有皆所當
知故次之以輿地畧有地必有官司以治之故次之以
公署畧蒞官行政必先養民故次之以食貨畧衣食足
而後施教教化行而後知禮義故學制畧禮儀畧次

碧川文選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禮莫重於祭崇正祀必黜淫祠故祀典畧雜祀畧次
之宦于斯生于斯而有德有功有學有政有一善之可
稱者皆後人所當效法惟異端之法宜在斥外故名宦
畧人物略異端畧又次之若夫總一邑之文獻垂百代
之聲光則又莫重於詩文故以文苑畧終焉此一書之
大畧也至於條目之分屬亦頗有一髮之見各疏其所
以于諸畧之下庶乎綱舉目張井然不紊矣其間紀載
事文莫能悉正姑損益其太甚者以歸之文淵又俾教
諭胡君匡進士胡君瑞增修而參校之遂錢諸木復屬

余爲序余惟古之著書者必出於一人之手而自成一
家之言乃爲精善否則未有無可議者宋子京歐陽永
叔皆良史之才也而同修唐史則一書之中或相舛迕
至永叔自爲五代史則義例精密軼遷史而追麟經不
惟是耳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之作後世山經地
志所取法者然或謂禹貢簡而盡職方冗而疏是曷故
哉余以爲禹貢有祇合德先不距朕行之語蓋出於禹
之所自作者周禮亦非周公不能作然謂盡出其手則
不可豈周公創其大綱而一時之史官成之公未及亂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定與此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非特職方一篇可議而
已以是觀之書出於眾手而成者雖聖經良史不能無
閒然況其他乎又況於是志乎是志固非出於一手者
余又非良史之才也亦何能爲乎雖然讀禹貢職方者
無論其繁簡之文惟各取其經世大法讀唐書五代史
者無論其異同之迹惟各取其褒貶大義然則覽是志
者亦豈無所取哉文淵名類以進士爲御史嘗按節江
西甚有聲以擊強反噬補外其作縣事功志不絕書亦
可見其治才也今超擢荊州太守云

上下千古文如日
月之麗天京評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三山林君廷珍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浙江按察僉事
時浙之憲臣董學政理刑獄督坑冶者皆缺吾黨之士
聞廷珍之擢輒相與議擬之曰此其董學政者歟余曰
何以知之應者曰廷珍初以易學魁禮闈登進士上第
謁告家居越十數載學植益茂文行益醇諸弟門人傳
其業者亦多取高第爲顯官而廷珍名聲益著朝廷起
而用之自主事遷副郎泣職數年刑政清簡而植學授
徒如故常庶乎仕優則學誨人不倦者其於董學政也

碧川文選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宜故以是擬之余曰固也未敢必也已而得報廷珍
當理刑獄而督坑冶出於諸君意逆之外殊舛望焉余
解之曰宇宙閒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閒事
先儒有是言已古之聖賢窮理盡性而盡人物之性視
天下之事禮樂刑政錢穀甲兵之屬無一而非吾職之
所當爲故講之有素處之有術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耳
若夫高談性命而闊畧於世故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聖賢之學殆不若是廷珍之學於已教於
人者蓋必以聖賢爲準則則凡天下之事必皆視爲已

分之當然而爲之於學政刑獄坑治何擇焉而以爲宜
不宜其亦淺乎知廷珍者哉昔濂溪周子提刑於廣南
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
澤物爲己任紫陽朱子嘗言提刑本仁民之職以經總
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故初除江西提刑卽奏請討論州
縣經總制錢較其利病而罷行之二子之學聖賢之學
也其於世故究心如此今兩浙之間窮閭之下豈無屈
抑不伸顛連無告者乎坑治之弊賦有常而產無恆財
已竭而斂不休民之病之有甚於經總制錢也廷珍能

碧川文選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二子之心爲心則吾浙之民將蒙其利澤奚必董學
政之爲宜耶眾皆曰然蓋書是言以贈之廷珍余兄維
新之門生而余之執友也固宜贈之言不敢辭是真學術原許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南京戶部郎中朱君文佩自進士歷官二十餘年老成
謹厚嘗署部事庶寮服之今以薦擢參議江西省事既
之任矣考功郎中管升衢偕江西士夫要余文追而贈
之蓋人固有耳提面命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亦有得
一言於千里之外篤信而力行之者言其可已乎昔郢

人有遺燕相書者夜命史爲書而僕執燭燭不明謂其
僕曰舉燭史過聽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
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也行之而燕國以
治夫受言而能行之雖郢書燕說亦可也不然雖耳提
面命何益之有且燕相之所以致治者惟以舉燭一言
耳今余欲資文佩之治得二言焉曰明燭曰執符而已
斯二者非余之言也吾家子雲之言也其言曰智燭也
信符也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余聞世之談者
率謂江西俗多健訟鄉多豪右吏其土者多眩於是非

碧川文選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撓於勢力每以爲難治余以爲非難治也不知明燭執
符耳明智如燭則吏之臧否民之情僞訟之曲直政事
之得失不難辨也執信如符則令必行禁必止剛不吐
柔不茹威富不訖孰敢有梗吾治者如是則於治也何
有夫郢人之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行之尙足以致治
今余所云明燭執符固先哲之法言而今日贈言之意
也文佩果受而行之其必以江西爲易治乎言言藥石原許

送南京戶部尙書潘公致仕詩序

成化二十三年秋九月皇上初登寶位萬幾獨斷百度

惟新南京戶部尚書潘公以年滿七十據禮陳情懇乞致仕優詔許之特給公驛以還有司月繼廩粟歲供徒役有常數恩至渥也公何以得是於上哉公起家進士爲給事中爲太常少卿爲戶部侍郎爲都御史復爲侍郎以至今職出入兩京歷事四朝嘉猷上陳惠澤下敷而又銜命遠使譽望重於中朝名聲聞于外國亦已久矣今其辭位而特蒙恩禮之優渥者其有所自哉或者以爲訪落之初圖任老成若公者謂宜召至左右奈何聽其去是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昔唐李靖爲尚書右

碧川文選

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僕射奉使巡察畿內會足疾懇乞骸骨太宗遣人諭旨云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今公引大體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令就第而厚賜之然則上之聽公之去而厚公之賜者其意亦若是與嗟乎七十致仕懸車休息人臣之常禮也然有日暮塗遠而倒行逆施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息者故薛奉年至請告時甚高之郊純以老乞身世高其節今公之去而地官之屬作爲歌詩以贈公者題其集曰懸車高節良有以也然非上之恩無以遂公之高非公之高無以

蒙上之恩上下相成其美以爲世法唐之君臣不得專美於前矣茲集也豈惟以贈公其亦以厲世余故樂爲之序

姜氏族譜序

姜姓出炎帝而太公封於齊本支百世蔓延於天下廣德姜氏豈非其苗裔耶姜之彥有爲監察御史者曰洪字希範嘗爲余言洪之先世有諱均佐者初居餘姚後遷于鄞之金塾均佐之孫諱茂阡又遷于西鄉之眺頭江鄉謂之眺頭姜氏歷三世至吾曾大父號符節翁洪

碧川文選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間始來廣德以通春秋用薦者爲其州學訓導因家于州之天平鄉故今爲廣德人翁之子曰清白處士亦以經學教授鄉里有子六人諸孫十有五人洪其介孫也忝第進士以至今職弟溥今亦幸成進士羣從子姪游校庠志科第者尙有之是皆先世積德所致也惟是譜牒弗修大懼無以昭前而啓後閒因公暇纂葺成編惟先生有同年同鄉之好敢以序請予家鄞之西鄉未嘗一至眺頭亦未聞姜氏今有顯者蓋昔有聞人於今爲庶然廣德一支傳纒數世而一門榮盛駸駸未艾若

是是曷故耶余嘗觀天山木焉凡其枝葉之暢茂者必其本根之深固也然有老榦離披僅存條葉而旁枝秀發英華燁敷者蓋其本根雖同而枝分榦別一或有所摧抑則其膏液之流注生意之滋息不能不塞於彼而通於此此盛則彼替自然之理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本同而未異者多矣姜氏之盛於廣德而替於鄞者其以是夫嗟乎天下著姓孰非古帝王之胄公侯之裔耶乃今盛衰榮悴之相禪萬有不齊其有以也寧獨姜氏哉希範既爲此譜以聯其族屬其尙以禮義忠孝之道躬行而倡率之俾在廣德者有所視效愈久而愈昌其在鄞者亦必有所興起將不與之駢榮而競茂乎余因序其譜而併勸之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古之君子處紛華聲勢之塗而不溺遭變故顛沛之境而不仆居優游閒散之地而不惰當叢脞要劇之任而不亂故履險若夷剽煩若簡而出處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求之於今未見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幾乎此哉公之尊父在景泰初有安社稷之大勳以少保

碧川文選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大司馬事任大責重聲望奕然公於其時亦以武功爲千夫長未嘗怙勢凌人顧好文學攻詞翰以與寒賤士角非溺於紈綺之習者比天順改元少保公爲權奸所陷公亦謫戍代北禍變之烈莫此爲甚公晦處俟命不至隕穫可謂難已權奸既敗少保公之忠勳以白成化間始復公舊職荐更文階以至南京太僕少卿職務甚簡而公執事有恪不以閒散而惰慢及遷京兆政事甚繁而公總綱提要分任僚佐以責其成不以繁劇而紛亂公之治行大率類此當道知之每薦爲六卿之貳弗克成公自知止足方上章請老適優詔特賜致仕公超然東歸迹未離乎南都城郭之中而趣已在於西湖山水之間矣嗟乎若公者豈非所謂履險若夷剽繁若簡而出處進退綽有餘裕者哉余嘗病世之士得勢則沾沾自喜失勢則奄奄喪氣居閒則縱弛不檢處劇則周章失措汲汲於進而戚戚於退者皆是也公豈特加於人一等哉余兄維新嘗與少保公交而惟貞嘗與公爲僚迨余南遷又辱公厚通家之契其來已久祖饒之文所不敢辭第余亦被嚴召迫冗操觚不能發明公

碧川文選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盛美爲愧云

碧川文選 卷二

三三四
明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二

碧川文選卷三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弘治元年秋刑部主事楊君質夫擢山西按察僉事被
敕董學政將行告別於余余念與君生同歲居同鄉業
同學同試鄉闈先後發解俱第一同魁禮闈君第二而
余第四同登進士第余一甲而君二甲既為同年遂同
朝而仕余忝史職而君為法曹雖若不同然君嘗典會

碧川文選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試文衡今董大藩學政亦每以文字為職業又與余同
也余自揆庸末不足以望君下風然出處大畧頡頏下
上無不同者豈惟其外之同若儒行所云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者亦有之矣昔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范景
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余與君則姓又同焉李摯之與
李敏同姓同歲同門而同年及第謂之四同然亦未若
吾二人者事事皆同也今君且將為千里之別余安得
無一言之贈乎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公卿大
夫無不志於道德者達則兼善窮則獨善無外慕焉世

變風移士無定志交驚於利進而為公卿大夫亦若人

耳其何補於天下之治雖或能隨世以就功名其視淳

古之風亦邈矣山西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堯之所治也

昔人謂其俗儉而用禮憂深思遠善讓而安恬以愉有堯

之遺風蓋道德之餘澤也然未知今之平陽亦若昔時

之風乎而其他郡亦若平陽之風乎君其往觀之欲舉

堯之遺風以一山西之俗其必自學校之教始欲學校

之教興於道德而厚於風俗其必自士有定志始欲士

有定志而不驚於利其必自君之激勸始君其念哉他

碧川文選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山西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大夫以資世治延
及齊民亦皆有所視效興於禮讓以美其俗斯其效也
若夫舉堯之遺風以一諸天下者君其責於上而普施
之以大同海內之俗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余之言君其以為何如

植柘翁孝行集後序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
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相習至今翁其一也翁姓陳氏
諱季倫溫之平陽人嘗以父疾危殆藥之弗效至割股

以療之翁之子宣第進士爲冬官郎於是翁之事遂聞諸士大夫間多爲詩文以張之宣以其集示余余覽之大率舉韓文鄆人之對而論辨之亦幾若聚訟矣然鄆人對以剔股者爲非孝宋子京嘗以其論爲善黃東發則以其論爲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所見亦已不同然子京雖善其論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東發謂剔股以療親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則其爲說亦歸於同以是觀之則剔股之事謂之非孝可乎然在唐時或給之帛或

碧川文選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旌其門或免其賦人或有希覬而矯爲之者謂之非孝猶可今之剔股者不旌門不免賦不給帛蓋無所希覬而出於誠切謂之非孝不可也故余嘉翁之行爲識一言於末簡奚暇責備以聖賢之中道哉翁之號爲植柘蓋又示敦本業種德善之意也今以宣貴贈工部主事云

故兵部尙書王公輓詩序

子在史館拜觀英宗皇帝實錄至於己巳之變未嘗不
太息流涕也當是時權奸誤國裔夷猾夏事勢甚岌岌

人無固志幸而一二偉人出於其間奮不顧身以倡大義定大計故能易危爲安天下遂以無事蓋倡大義以清君側一日尸三豎于朝者公也定大計以折南遷之謀一麾而百萬之虜宵遁於徼外者于公也非公無以作忠憤之氣非于公無以致敵愾之功忠憤之氣不振則敵愾之功不成微二公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是豈特二公之力哉天相國家也子朱子有言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天必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爲之君者有所恃賴以保其國若二公者豈非

碧川文選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謂其人乎公自戶科給事中歷陞僉都副都御史督漕於外于公自兵部侍郎陞尙書加少保本兵於內一時聲望震天下雖鄙夫賤卒婦人孺子皆知二公之爲烈也然以是見重於世亦以是見忌於人故于公卒陷於非辜而公亦削籍矣後公復起爲都御史又進爲兵部尙書雖多所建明已不得盡行其志乃移疾力引去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欲起公而輒報罷蓋重公者不勝乎忌公者也嗚呼天之生偉人也不數豈惟以弭一時之亂哉人固望其興一世之治也二公之究竟如此

豈不重可慨耶然公名成身退壽考令終視于公所得多矣在公固已無憾天下之人則以公不得盡用以大庇斯民為恨善鳴者又作為哀辭輓歌以泄其情公之子僉憲君萃以成集俾予為之序噫予何人斯而敢為公序斯集哉惟以公之事載在史官與得於見聞者論次之因併及于公之事亦以志予之感耳然于公之沒予嘗欲為秦風哀良之作未能也今於公之喪乃得序其輓歌以自附于田橫門人之後固所願也雖犯不韙不敢辭

碧川文選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蒙庵詩序

予同年友陳君文用為南京監察御史嘗以蒙庵自號為之詩者甚富乃屬予為之序予謂文用以明敏之才當朝廷耳目之任宜乎遠視廣聽糾察美惡建白是非得失以裨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治斯其職也顧以蒙昧自號雖曰謙謙之辭豈其所哉若以為皓皓者易汗曉曉者難全欲自晦其明姑為是退託耶若是則非所以為文用也夫耳欲其聰聰而至於聽鬪蟻則為病目欲其明明而至於察淵魚則不祥故聰察之過而昭昭然

自為之的使人欲援弓以射之固不可也若以聽鬪蟻為病遂欲蔽其聰以察淵魚為不祥遂欲晦其明尤不可也古之君子非不用其聰明也不盡用也明於大而察察於其細明於遠而不屑屑於其邇晦於外而明於內晦於初而明於終晦於暫而明於久其晦也乃所以為明在大易則為蒙亨之道蒙即晦也亨則明而通矣然則文用之蒙非晦其明也乃所以為明而致亨通者歟故文用之為御史見義必為而不露才揚己非不糾察也非不建白也不待厲聲色觸忌諱而志無不遂

碧川文選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無不達非有得於蒙亨之道耶若夫事關安危治亂之計者吾知文用必不以利害避就其肯以蒙自諉而求全哉雖然易卦之蒙治己治人之道無所不備非特效一官者以之果行育德君子之事也時中養正作聖之功也發蒙刑人弼教明刑之職也包蒙克家大臣宰相之任也文用其進於是焉有非予之所能窺測者予特以其今日之為御史者為之說耳文用世家子閩以進士為御史按察官者先後相望皆炳炳琅琅有聞于世文用又將進而上之以益宏其聲烈雖欲自處於蒙

得乎若予之寡昧則眞蒙者今又以曠瞽之說序蒙庵之詩不自知其不可也文用以爲何如尙有以發吾之覆哉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天下不患無才能而患無氣節有氣節而濟以才能則足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有才能而乏氣節則適足爲狐媚鬼蜮之資故君子惟氣節之爲尙而才能次之雖有託孤寄命之才至於臨大節可得而奪亦不得爲君子觀人者雖其才業未甚著而其氣節有足取焉亦可以

碧川文選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占知其將來矣此予之所以有取於張服周也服周早負才氣侃侃不屈於人以詩舉于京闈登進士甲科初出宰河南之商水已能卓然自立施政舉事不肯隨人上下以是政績章聞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見者斂容聽斷刑獄不奪威富每引儕輩論列天下事明得失別邪正雖批逆鱗觸反噬不憚也初巡山西發奸擿伏風裁凜然繼按山東憲紀益振激揚汙清雖有勢力者莫能撓之其與突梯脂韋縮朒口詬者大有逕庭殆可謂之有氣節者況其才足以濟之將來之事業

其可量乎乃今超拜安慶太守蓋未足以盡其用然安慶南畿之大郡也昔人所名大節之堂在焉予嘗讀其記有云後之人升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欲然乎今服周將升其堂而思其人矣然今之安慶非昔時之比也盍亦反而思之曰昔人當危急存亡之秋尙能厲其節行以完其民人今逢雍熙泰和之世有一夫不與被乎上之澤者吾之恥也可不有以益厲其氣節以大庇乎生民耶若然則安慶之民必蒙其休澤而服周之名位勲業猶階而升矣

碧川文選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於服周爲同年義最厚固將贈之言而其僚友周文化輩又屬予言也爲書此以遺之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濟其民非苟利祿而已上能正其君下能濟其民惟若伊尹周公者斯能兼之其他未易能也然濟民非難正君爲難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雖得卿相之位非正已物正者亦未能之濟民者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民必有所濟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與其得

卿相之位不能正其君孰若得守令之職以濟其民之
為愈乎吾鄉李君彥明以進士拜官刑部主事歷陞郎
中先後十數年矣其才識之通明操行之清謹刑政之
練達夫人能知之咸期其可以大受也今被命擢為泉
郡太守蓋亦重任矣知者猶為之慊然不足予以為不
必然也世之仕者率慕卿相之位而少州縣之職使得
卿相之位而不能正君亦苟利祿耳今得州縣之職有
實惠以濟民亦何慊乎彼哉泉郡在八閩之中民淳訟
簡素號易治其民可以誠感可以惠懷予嘗親歷而知

碧川文選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蓋景泰初先君贈學士府君薄宦于泉時草竊餘蔓
未靖先君奉藩府之檄帥永春德化二邑之民兵討賊
宣布威信悉撫定之不戮一人而四境帖然遂署德化
縣事招徠流亡撫摩瘡痍民愛戴之真若赤子之於慈
父母受代之日邑人攀送涕泣不忍別去先君以一命
之士值多事之秋其得民尚如此今彥明以二千石之
尊當宣化承流之任斂此大惠施於一方則闔郡七邑
之民其愛戴感懷又當何如他日頌聲載道而來將必
有為之推轂者矣自古及今起郡守而為卿相者踵頂

相望彥明蓋有待焉正君之道又當別論也予於彥明
固舊友而泉郡又舊遊之地故為是說以贈之且為泉
人喜得良太守慶云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成化庚子秋予兄文懿公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被命論
秀于京闈得南宮白鉞秉德為解元其次則平口譚昇
時晉又次則泰和尹頌慶成皆知名士也文懿奇此三
人謂必取甲科為世用非碌碌者比予竊識之越三年
秉德擢甲辰進士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編修預史事

碧川文選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晉慶成皆屢不偶越十年為弘治庚戌予忝校文禮
闈見二人聯登甲榜為之欣然以為不孤文懿之望也
□時晉治易屬余所考慶成治書予雖無預然以文懿
故進見閒皆執門生禮昔人所謂楊氏上下門生者又
於是見之邇者時晉出宰彰德之安陽予既贈之以詩
今慶成又去為紹興郡推予方欲贈之言而郡人仕于
京者又屬予言也言其可已乎夫郡推刑官也理刑之
道吾嘗聞之文懿矣文懿嘗作尙書私抄謂舜典象以
典刑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

非史臣記事之辭當移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汝作士之下然後繼之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一
節皆帝舜一時命官之語欽而恤明而允實萬世刑官
之大訓闕一不可者第古書錯簡以欽恤之語混爲記
事之辭使當時命官之意不完備故私抄悉移正之
其說甚詳也慶成治書而爲文懿門生亦嘗談及此否
耶夫欽恤明允理刑之道盡於是矣使上古聖君復生
不過以是訓其臣使文懿九原可作亦必以是爲慶成
贈予尙何說哉惟慶成其念之則所以副文懿之望者

碧川文選

卷三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亦一端也豈惟以副文懿之望所以慰會稽一郡之
望者亦在乎此豈惟以慰一郡之望雖進而理天下之
刑亦不出此道也慶成懋哉

故刑部尙書諡康僖陸公輓詩序

弘治二年九月己巳致仕刑部尙書陸公卒于家有司
以聞天子曰嘻此予英祖憲考執法之臣也卹典宜從
厚其令所司祭葬如儀併議所以表行易名者以昭示
來世事下禮官禮官不敢擅擬咨於內相內相亦不敢
自專乃按諡法疏其義與行合者各二字以請宸衷簡

閱親定其諡曰康僖諡法溫良好樂曰康小心畏忌曰
僖斯美諡也古之人臣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亦必溫厚
易良而爲人之所可好可樂然後功立而不仆有庇民
之大德者亦必有專君之小心而常存乎畏忌是以名
成而不虧臯陶爲士師人不稱其嚴厲而稱其淑問蘇
公爲司寇人不稱其威猛而稱其式敬至於周公之不
驕吝畢公之克勤小物仲山甫之柔嘉維則小心翼翼
皆是道也然則溫良好樂之康小心畏忌之僖古之大
臣得以功名始終而垂休無窮者率由乎此公起家進
士歷官刑曹出爲方伯入爲司寇先後四十餘年勤勞
著於國家德澤及乎生民雖秉法持憲而寬裕有容人
所悅服可謂溫良好樂者眷注雖隆而益恭謹寅畏動
無過舉其小心畏忌者耶公蓋得乎古之大臣之道矣
此公之所以受知于英祖憲考爲大司寇至十有五年
之久功成身退壽考令終而又被今上之知得以康僖
爲諡以傳之後世可謂盡美矣吾鄞自國朝來大臣得
賜諡者纔三人兵部尙書金忠襄公予兄吏部侍郎文
懿公及公而已雖後來繼今者未艾朝廷迹行表功之

碧川文選

卷三

十三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盛典其不輕畀若此公之得此豈易然哉予忝執筆從太史後既嘗書公之大節以列于國史今公之從子司務君偕公之嗣孫仁會萃縉紳士夫所爲公之輓詩而先之以行狀墓銘神道碑總爲一冊屬予爲之序予惟公之大節在史官世系行實在碑誌交游哀悼在輓詩無容贅也故特舉公之所以被列聖之知生榮死哀而得美諡者蓋有所自俾覽者先得之

送羅憲副赴瀘敘兵備序

予嘗讀夏書西戎卽敘之言及漢史五月渡瀘之語未

碧川文選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不歎我朝輿圖之廣而皇化之遠也今之敘州古西戎之地州之名敘正取卽敘之義也瀘在今瀘州境內南夷之叛蓋嘗沒焉夫以唐虞之治而西戎猶未卽敘至大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後就次以漢魏之威而南夷猶有不服至武侯之渡瀘七擒孟獲而南方始定然則戎夷之難化服也久矣今敘距京師九千餘里而瀘則萬里之外聲教所及罔不臣順蓋在唐虞所未卽敘在漢魏所不能服者今皆悉入版圖之中而囿於德化之內何其盛也然聖人作易於旣濟之時有思患預防

之戒而於人物萃聚之際除戎器以戒不虞今敘瀘之地爲控制西南諸夷之要會有州郡以治內有兵衛以防外而又特設按察官以督兵備蓋思患預防以戒不虞之意也夫不恃治化之盛而忘戒備之深聖皇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孔子讀綢繆牖戶之詩而歎之以爲知道亦此意也吾同年友羅君時泰以進士歷官出東按察僉事督理畿內屯田今陞四川按察副使督理瀘敘兵備屯田兵備皆軍國重務也而時泰以按察官督之重任也前任屯田旣優爲之今任兵備必克勝之蓋

碧川文選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備非難而足兵食爲難足兵食非難而能惠養兵民爲難誠能惠養兵民使家給人足則倉廩以實武備以修而信孚於眾戎夷小蠢皆怛威慕義而無思不服矣此則久安長治之道也此則帝心之所簡在也此則僚友贈言之意也而亦時泰職分之所當爲也尙念之哉

渭陽餘意詩序

弘治三年秋七月中順大夫同知常州府事吳君廷用恭賀萬壽聖節至京館于中書舍人陳鳳儀邸鳳儀之先夫人中順之女兒也篤舅甥之義焉未匝月而別去

鳳儀借鄉友既餞之於潞河之陰不勝秦風渭陽之思復求鄉友及朝士之能詩者以道其情以爲舅氏贈題曰渭陽餘意以予同鄉且有連請爲之序予憶成化初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嘗爲予言鳳儀之先大夫初授欽州知州以還中順以鄉進士家居得報卽命舟挾鳳儀往迓之抵慈溪之車廐遇焉時鳳儀方九歲而吳夫人已下世欽州顧中順口占一句以屬其子云舅見外甥如見姊鳳儀輒對云父憐幼子卽憐娘欽州與中順爲之對泣不能已想其父子舅甥一時會晤之間有感

碧川文選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死生契闊之際其情可勝道哉俯仰今昔幾三十年欽州亦已下世久矣今中順之見甥鳳儀之見舅其感於死生契闊之情視昔又何如耶然則潞河之別欲如慈溪之會已不可得其於渭陽之詩殆有甚焉夫渭陽之詩秦康公爲太子時送其舅晉文公而作康公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其情哀矣其送之遠則至渭陽也其思之長則悠悠我思也其贈之厚則路車乘黃瓊瑰玉佩也當是時康公雖不見母其父固無恙焉今鳳儀不惟母之不見併其父亦不見矣獨見舅氏

而又別去其情之哀其送之遠而思之長固有甚於康公者雖無路車乘黃之贈而所贈之詩玉佩瓊琚贈亦厚矣且中順爲人有溫良之德其臨民有愷悌之政其於倫理尤篤其於鳳儀雖爲舅甥恩過子弟而鳳儀亦謂舅之恩無日可忘是詩也豈惟道鳳儀之情寔章中順之德也雖然渭陽之詩仲尼錄之子夏序之故能傳之永久予何人也能永是詩之傳哉惟述所聞見序以作之意云

送戴師文參政廣東序

碧川文選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君子能有爲於世者必有定見又有定力故所爲無不成禹之抑洪水也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也蓋亦有橫潰衝激之虞抵冒搏噬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卒至水土平而百姓寧孔子之用於魯子產之相鄭其始政化未孚人猶毀之然能不爲之沮而政成化行頌聲作焉彼三聖一賢者其所爲若是蓋皆有一定之見而又持之以定力雖有利害毀譽不能潰其成也後世之士未嘗不欲有所爲臨小利害輒爲之前卻一凡人之毀譽亦爲之欣戚往往變易其所

爲蓋中無定見而持守之不力無怪乎事功之不久若也台郡戴君師文英敏夙成弱冠登第歷官職方郎中年僅三紀識見持守儼然老成人焉予於君知其一二以爲有定見定力者也往歲北虜入貢屯萬騎於邊多所要素若有所怵脅生事者大臣以爲憂臺諫多所論列禮闈至舉以爲策問時議洵洵君爲職方適當其事顧獨以爲是不足慮且謂中國不宜爲外夷怵脅所動從容裁處若不屑意者至爲言者所詆君亦不恤然所以制馭防閑之具甚設旣而虜卒無他眾乃帖服近時

碧川文選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外百司胥吏受代之際必求賂於代己者謂之關錢且視其關之乾沒以重輕其賂後先相襲若貿易然其弊已甚雖有名卿才大夫慮致怨誹弗能革雖有明法著令視爲泛常莫能禁君獨銳意革之羣咻眾訾訖不能搖卒遞減而盡革之乃已今職方司吏獨無關錢君之力也君於他事亦多類是則其所爲豈利害毀譽所能搖奪者哉非素有定見而持以定力者未易能也以是處天下之事亦何所爲而不成哉今君旣被簡命超擢廣東右參政其與君同鄉舉先後登第以仕于朝者

若干人借要予文贈之予固鄉人亦與君同登第者交誼最厚故舉古聖賢之事功告之蓋知君之有定見定力可與處天下之事庶幾乎古人之成功也參一藩之政其必優爲之矣荀子曰塗之人可爲禹況周公乎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況子產乎毋迂吾言而加勉哉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弘治七年春正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程公克勤被命教庶吉士先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李公賓之獨任教事至是二公同任焉都察院右

碧川文選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御史屠公朝宗程公同年也首唱一詩賀之而兼簡李公二公皆次韻答之而又往復十餘首一時名卿才大夫士聞而屬和者雲集鱗累數十百篇未已守陞不敏獨未能和程公曰此詩倡於朝宗子其鄉同年也詩不和則已盍爲之序乎乃不得辭惟庶吉士之名其來尙矣臯陶敘九德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作立政曰庶常吉士然未聞所以教之者觀后夔之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與九德所稱寬而栗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者大同小異然則九德之吉士

其卽夔之所教而成材者歟詩之卷阿序者謂召康公所
所作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言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毛氏以爲王朝多吉士維君子大賢率化
之使親順天子奉職盡力也夫當時王朝之士固多矣
以今考之若王制所載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
爲進士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論以官之者其
卽所謂庶常吉士歟而所以化率之者猶不能無賴乎
大賢君子教道其可已乎以是觀之則我朝之制拔貢
士之尤者以爲進士拔進士之尤者以爲庶吉士命官

碧川文選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之以需任用是卽虞周之典也程與李公俱以早慧
知名今皆以文學名天下而並負公輔之望用是帝心
簡在先後受命同教事以當虞之后夔周之大賢君子
之任亦一盛事也都憲諸公一唱百和以鳴國家之盛
其亦可以匹休召公大雅之作者哉夫是詩也固爲程
公發而多兼及李公二公各以所得成卷故併序之第
愧固陋甚不足以希卜氏之下風也汗顏而筆之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弘治七年冬十月皇上簡命使介持捧節冊乘傳四方

封拜親藩諸王及戚屬翰林侍讀江先生文瀾在行當
詣荆府先是翰林之臣未有預此者有之實自今始或
謂荆邸先以奉法不謹失王今欲嗣王克庸祗德若蔡
仲之命故特遣詞臣命之歟或謂文瀾有母夫人居
欲便道歸省如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諭者故有是行
歟予以爲不盡然也上之所以輟講讀之臣而使之驅
馳數千里外者豈直爲是哉蓋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
嬉殊無意外之慮一二年來災異屢臻四方多故主上
不得怡而大臣以爲憂匪惟憂之且虞策免而務爲容

碧川文選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悅競取保傅之位以固寵無敢深言天下之事矣雖有
一二疏遠之臣敢深言而直陳者大臣亦諱聞之以爲
不祥之言多所顧忌莫敢施行諉曰某事已遣某官某
事已屬某人遂以爲天下無復事矣惟聖明宵旰祗畏
天命不敢以人言爲不足恤然所言異辭所傳聞異辭
不若身履而目擊之者爲足信也於是特簡文學侍從
之臣因封拜之命以行絲燕冀歷青兗涉徐揚浮淮沂
江以達荆楚旋歸吳越以復于京師則凡災異所臻地
震河決山摧川涌雷風雪雹水潦所傷之境皆躬歷之

而於吏治臧否民生休戚與夫四境之利害安危所繫者皆必親聞目見而思有以處之至於使歸之日一顧問之間論思之頃則所以致災之由與所以弭災之道將於此而得之上之簡命詞臣以屬文瀾者未必不出於此而或者之論未之盡也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丞民之詩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敢以是爲文瀾贈若夫專對之才歸寧之樂衣錦晝行之榮諸同年之詩備之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碧川文選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孔子論士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而論誦詩者不能專對多亦奚爲古之爲使者以能專對不辱命爲難也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放恣朝聘盟會侵伐之事無時無之將命往來繫乎使介一辭令之善有以尊主庇民一應對之失或至喪師辱國其能專對以不辱命者爲不易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使命往來惟親藩諸主與服屬裔夷耳非有兵車之會凡以拜爵賞及文告之辭而已命之所至尊如天靡如風使者雖有專對之才無所用之其何辱命之有然則今之爲使者不亦易乎

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蓋咨訪亦使臣之大務又不徒專對與不辱命而已予同年友周君希源以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泣事中外綽有聲績今者被命持節使魯府行冊封之禮蓋優爲之非有古人專對不辱命之難也惟於咨訪之大務所宜究心焉穆叔有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今自該內以至山東千有餘里事之當咨訪者固多矣而畿內當水災之後山東值河決之秋難之當咨又今日之急務也君往矣其以所諏之事所謀之難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與所以處之之術可裨廟謨萬一者疏而列之以爲使歸之獻雖古庸使何以加諸同年僚友相與繪圖賦詩以贈君乃虛首簡屬予識之

碧川文選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三

碧川文選卷四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昔我太祖高皇帝肇登寶位鼎建皇儲乃以左丞相李公善長兼太子太師右丞相徐公達兼少傅平章事常公遇春兼少保而御史中丞劉公基章公溢兼贊善大夫其他不能悉數輔導之職無不備焉聞嘗拜觀聖諭謂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

碧川文選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慮別設府僚或與廷臣不協則嫌隙由是而生故宸衷定制以廷臣兼宮僚則父子君臣同心一德制治保邦以垂萬世無疆之休嗚呼盛矣昔伊尹湯之相也而為太甲之師保召公周公武王之臣也而為成王之保傅秦漢以來建置不常廷臣宮僚各分畛域父子君臣互生嫌隙甚至變起不測者有之矣然則聖祖之貽謀深遠蓋與商周同一揆非秦漢以下所能及也列聖相承聿遵成憲今天子既定建儲之命即以勲德重臣兼師保之職乃者弘治七年九月恭遇皇太子千秋之節

皇上加恩保傅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被敕陞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恩至渥也任至重也公何以致

是哉蓋公以瓌偉爽闊之資重以謙厚恢弘之德而又

濟以明敏通變之才故能奮自甲科擢任內臺不更外

任而超遷都憲風采動于朝端勤勞著于邊境聲績達

于裔夷自先帝簡拔以遺今上眷顧益加其受渥恩重

任固其所也自古及今位登師保者亦眾矣獨伊尹周

召炳如日星萬世所仰至於國初諸公以今視之燁如

神人起人敬竦者豈獨名位赫奕所致蓋有道德功業

碧川文選

卷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章節義以垂諸不朽也公加之意哉公為子鄉榜同年今年為都憲者五人公其一也公既柄用於臺端而張公天瑞屠公元勳又分治畿內吾兄惟貞方涖南臺而朱公廷璧又撫治南畿皆當時任事而公之任特重予忝侍從論思之職庸劣無補於上然喜同年之彙進而尤喜公之重任也故與鄉人賀之而重以不朽之計為公贈亦因以自勵且欲併以勵諸同年相與翊贊聖明以垂無疆之休冀亦與有無窮之聞云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吾鄴陳君時起以進士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公執法廉隅自將嘗巡按江西山東二省俱有聲績今被命超擢福建按察副使且奉敕巡視海道福建士夫在京師者以予與時起嘗同學且有連請言以贈予惟操斧斤以入山林者則當以樵之事語之操網罟以入川澤者則當以漁之事語之見入山林而語之以漁見入川澤而語之以樵是之謂不知務時起之為憲副巡海道者也予安可以他道語之而貽不知務之誚哉亦惟以海道之事語之耳夫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蓋以海外諸夷或有草竊狗偷窺伺邊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姦宄攜中國所有私人諸夷若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故設武衛以徼防之復敕憲臣以督視之其著令所禁不以中國所有私人外夷者謂馬牛軍需銅鐵織文絲綿之類也舍是則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越賈風飄浪舶往來互市象犀玳瑁琉璃異香椒蘇之屬鱗蚌中國固太平盛世之事可盡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於山漁於水者亦以違禁下海而遏絕之果法意乎即有不遏則於闕隘之所私為厲禁雖

漁樵之舟必納賂而後得以出入又何法也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孟子之說忿當時之為關者也今清朝著令豈端使之然哉是非立法之意殆亦為法之弊耳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至哉言也予之所以語時起者若此時起其以余言為然乎若曰吾已操斧斤固知樵矣吾已操網罟固知漁矣焉用是譏說為哉則非所望已時起固遠器也一憲副之職豈足以限之惟通變宜民之道請書諸紳

碧川文選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潮陽太守賈蘊良序

蘊良以進士歷官左軍都督府經歷通敏有猷為贊畫有勞效今被簡命出為潮郡太守太保平江伯陳公涖府事久知蘊良為深燕餞之不足復徵予文以為贈潮州固昌黎韓公作刺史之地也今之太守即唐之刺史請以韓公之事為蘊良道之始公既登進士即佐戎幕受知于隴西公董晉筮仕之初已見重於人矣後為潮州刺史能馴鱷魚以祛民害置鄉校以道民善在州不能期年而今廟食百世蓋其文章事業鏗錡炳耀久而

不磨者又非特作州一事而已今蘊良起進士贊戎幕見知于平江爲其所重其與昌黎初仕畧同茲又出守於潮亦適相似第未知後日之事功何如耳蘇長公作韓公廟碑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天下百世且以爲師法況爲守於其所刺之州者乎蘊良其必有以取之矣或曰今之潮州民無鱷魚之患士有庠序之教非唐時比也將何師乎蓋予嘗因韓公爲文之法而得夫爲政之道矣其答劉正夫之書有曰爲文宜何師必曰宜師古聖賢人古聖賢人辭皆不同宜何師

碧川文選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予是以知爲政之道亦惟師其意不師其迹也夫祛民害道民善者其意也馴鱷魚置鄉校者其迹也今雖無鱷魚而所以爲民害者不少今雖有庠序而所以道民善者未至不能無望乎蘊良也宋元祐間朝散郎王滌嘗守是州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韓公爲師民大悅服是可謂善師韓公者矣蘊良懋哉所以副朝廷之簡命答帥闈之知己與今日贈言之意者庶其在此若夫後日之事功方張未艾又未暇深論云

贈兩高司訓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有兩龔傳及兩王傳蓋以其宦業節行並稱當世故得同傳然其人雖出於一姓而非出於一家也至於儒林傳所稱大小夏侯大戴小戴徐生延襄則皆出於一家者兩夏侯二戴皆爲從父從子徐生於延襄爲祖孫而延襄二人又兄弟也漢之諸儒祖孫父子兄弟並以經學名家顯榮當世列諸史傳以垂不朽豈不爲可嘉尙哉此予於高氏兩司訓之贈言有不能自己也高氏閩之侯官人其先世有爲龍溪學諭者

碧川文選

卷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易春秋二經傳其二子景材以易舉進士景陽以春秋領鄉薦而景陽之子時旭又以禮發解取進士擢給事黃門官至江西按察僉事按察之子惟本亦以禮學授徒學者稱爲約齋先生兩司訓則約齋之子按察之孫也長曰鑑字孔明次曰鑑字孔重孔明治易今爲易州訓導孔重治禮今爲商水訓導蓋自學諭公以至兩司訓五世矣祖孫父子兄弟以經學相傳而致用于時其與漢之諸儒亦畧相似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抑聞漢韋孟治詩禮傳五世而大顯玄成卒正郊廟之制

盧植治書禮傳五世每有顯聞而謀撰祭法行世前史咸以爲榮高氏之顯者其在斯乎兩司訓何爲官之拓落也然其兄弟文學相炳蔚才望相頡頏將來以事功振前列以著述傳後學蓋未艾也孰謂古人終不可及哉兩司訓嘗介吾友濮宗虞吉士來見欲予贈之言予嘉其世業學行之美不能已於言也故以古人不朽之事勉進之以要其成以俟後之傳儒林者庶有述焉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三學士皆四明人皆仕于宋皆有聲於當時有聞于後

碧川文選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雖同出于一鄉實皆天下之士也三學士者敷文閣學士汪公大猷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資政殿大學士樓公鑰也陳樓二公皆汪之自出又皆生長外家既貴三人者嘗同時奉祠家居故鄉人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至于今稱之不衰始予觀郡志閱宋史覽諸家文集有關於吾鄉之文獻者輒錄而藏之在翰林時得闕中祕書所錄鄉先達文集累數百卷於樓公攻媿集得汪陳二公行狀於袁絜齋集得樓公行狀視郡志宋史所載蓋詳備焉夷考其行而論其世則三學士之文

章治行固有所謂賢甥類舅者而絜齋謂其不降志於權姦舅甥風操亦相類蓋汪公於曾覲用事時有簡驩之嫌以致屢貶久謫或諷公通書修好公以爲貽羞干載卒不屈陳公於秦檜其父執也檜喜公能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口官公曰有命終不自通樓公之奏留朱子於講筵口斥韓侂胄以外祠辯趙汝愚乘龍定鼎之誣卒爲韓所斥親故閒以利害怵公請效持書之役公指席閒曰寧死於此此志不可移也以是觀之則三學士者非惟一鄉之士實天下之士非惟天下之士實百世之士也陳公之後今有爲某官者曰霽閒嘗過予予語及之霽輒請三學士之行狀錄爲一編且屬予識之予惟尙友古人者始爲一鄉一國而後及於天下宅心知誨者必先紹聞祖考而後敷求先哲予之所錄與霽之此編豈徒玩心於文字之閒而已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予之志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霽其勉之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府丞鏡川先

碧川文選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尙書謚文懿始公疾革命其弟守陟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邁六表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沒殆十年守陟幸遇覃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

碧川文選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卽能領悟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取議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抄奏

議詩集今于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緝輯以圖續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旣成以書來欲得序以傳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蕃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變化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閒則已目眩神惑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如求貨寶於山海之閒雖什伯往返猶未厭也公於守陟天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恩念祖德圖聖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尙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陟與茂元等尙圖所以繼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碧川文選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宋時王莊定公以進士歷官中外凡十數任遷吏兵二部尙書至左丞致仕曾文昭公謂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又謂東髮起家以致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以今觀

之若大司馬華亭張公者殆似之矣公起家進士內敷外歷亦十數任爲南京吏部尙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其宦迹畧與王左丞同其平居恂恂行無詭激而確有定守亦與之同自起家以至於今歷事累朝熙洽之世雖無所謂變故者然事之危疑時亦有之而其持守一道亦無不同者然王左丞之致仕僅遷正議大夫舊制當得東宮保傅以有指議之者故殺其恩典公年七十卽以禮請老優詔不允三四年間凡五六疏其請益堅朝廷屢勉留之卒不能奪乃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乘傳以還有司月繼虞粟二石歲給輿夫四人皆異數也其視王左丞當時之恩典則不同矣夫以一時之議而恩有隆殺固不足爲左丞之輕重然亦可以表見公於今日始終具美人莫有所指議而尤足以見我皇上體貌重臣於其功成身退之際隆恩異典有非前代所能及也予兄文懿公爲吏部侍郎時重以國史副總裁之命因連章乞解部事專職史館三原王太宰問孰可代者卽以公對旣而奏上得旨竟以公代之蓋文懿嘗誦公之言曰古之聖賢過人遠甚凡有猷爲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公之平生持守有道無愧於古人者其卓有定見如此文懿知公之深故舉以自代今公居崇處要全名完節顯被恩禮榮歸故鄉惜文懿不及見矣子也備官于茲尙及從公之後於公之行不能忘言而銓曹諸君皆公爲太宰時舊屬也又不能已於去思乃請予言餞之遂不辭而爲之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公詩序

弘治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兵部尙書倪公被旨召爲吏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部尙書南京六卿庶僚欲餞其行或謂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各賦詩以見志今亦然乎予曰郊餞禮也取於鄭六卿非禮也惟天子六卿鄭之六卿已非王制且其所賦不出鄭志何所取哉若天子之卿出祖而王國之卿士送之以詩者自有大雅存焉崧高烝民諸篇是也蓋亦取法乎僉曰然詩成而委子爲序予嘗讀烝民之詩尹吉甫餞仲山甫之作也說者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太保其世官也故其詩曰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今公以少保爲冢宰雖非世官然自公之考文

儋公以尙書封及祖父至公爲四世尙書公之所受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書澤遠不揚奕代之聲華大哉王言雖詩所稱式是百辟續我祖考何以加焉烝民之詩本爲送仲山甫而作序詩者則以爲美宣王也夫任賢使能以成其功非人臣之自致皆人主之盛美今皇上內修政治外攘夷狄簡任賢能以隆萬世太平之業度越周宣遠甚然自數千里召公以爲六卿百辟之長夫豈徒哉命令出入惟其喉舌衮職有闕惟其補葺爵祿予奪誅廢之柄詔王以馭羣臣者皆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太宰之職於今猶然也公以世德之臣宏才偉望以鷹簡命豈非欲舉此職哉罔俾山甫專美有周是所望也諸公之詩颯颯乎大雅之音予何足以序之以嘗執簡太史從公後屬又備員少宰爲公書紙尾今公之遷也又承乏受代攝大司馬事辱公之愛實深且厚不敢以不文辭握管縷縷不能自己蓋亦愛莫助之之情云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南京刑部尙書戴公以考績至京謁告展墓既歸浮梁數月將復官所途次得報有旨召爲左都御史移舟北

行宿于龍潭驛驛距金陵九十里南京大夫士欲追餞之而不可得大司寇翟公以爲贈之以言猶可遠致於是諸公皆爲之詩而俾予爲之序予觀近時兩京大臣以都御史而遷尙書者屢矣今公乃以尙書而改都御史以位署言之似爲左遷以南省而入內臺亦爲右職以予所見則又有一焉周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蓋有分職也漢制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助理萬機則無所不與焉我朝因周漢之制六卿分職而都御史之任則曰風紀曰憲綱謂如絲之有紀如網之有綱蓋無所不統者公前爲司寇猶有分職今則無所不統亦無所不當言亦無所不當察要在振舉紀綱而已厥今天下之紀綱何如哉政必出於朝廷而事權不下移刑必麗于有罪而威富不能奪任官惟賢才而倖門不容不塞治兵有紀律而僨事之將不容不誅工役有程度而作淫巧者不可不斥民脂民膏取之有限而橫賜侈用不可不節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威以制之德以懷之不可以偏廢凡若此者公皆得以察舉一以柱後惠文彈治之事有掣肘亦必巽言之法語之期於說而繹從而

碧川文選

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改其若是天下之紀綱惡有不振舉者哉或謂說而不
繹從而不改雖聖人末如之何談何容易予則以爲孔
子之言爲當時閭諸侯之不能以者發也今聖明在上
可爲忠言近以咎謫上見夷狄外侵方切求言圖治公
以省臺宿望治行見知於上擢在此職豈非欲公振舉
天下之紀綱以永國家萬年之統哉諸公贈言之意亦
不出此公往矣其毋以或者之言自諉上有以答聖天
子特達之知下以慰士大夫翹跂之望

送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淵吾老友也少予四歲而執弟子禮後予三載以登
進士第歷官僅二十年而先予致仕感今念昔有懷欲
吐固將言也而其僚友太僕諸公又屬予以言其可已
乎始予舉進士京師日以學未聞道愧然孤陋欲友天
下之士取諸人以爲善一時英俊鮮不交游文淵起自
遠方借計以來隱然知名于時予竊有願交之心而文
淵乃因吾鄉張致和爲其邑令持書來謁請爲弟子予
固不敢抗顏爲師然麗澤講習難疑答問所以起予者
多矣予愛而重之又不特文藝之閒而已蓋其德器之

莊重如商彝周鼎古意獨存其才氣之沈雄如湛盧豪
曹可以刺犀兕其志趣之宏遠若飛黃駉駉可以致千
里也文淵旣成進士出宰百里更涉二邑皆有卓異之
政璽書旌勞遷南京太僕寺丞考績書最且將復有顯
擢南北驅馳已感霜露之疾矣至是上疏陳情乞歸田
里皇上重違其情嘉其勇退特進光祿少卿致仕人皆
榮其歸予獨惜其去而其僚友尤不能釋然也嗟乎商
彝周鼎未爲清廟之用而遽至折足耶湛盧豪曹止於
羞雞豚而不及刺犀兕邪飛黃駉駉乃局於藩屏之間

碧川文選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得騁千里之足耶吾意文淵殆未止於斯也今皇
上圖任老成旁招壽俊雖退休田間養痾林下者屢有
明詔起而用之今文淵之歸錦衣行畫無妄之疾勿藥
有喜他日清廟之用大庖之割鳴和鑾舞交衢而騰踏
千里也蓋有待焉安知今日之別不爲異日重會之兆
乎予爲書是以道其行且以自釋亦以釋太僕諸公不
釋之意云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敕督漕運序

予聞之漢初轉漕委於丞相晉開較運任在尙書漕運

之任崇重久矣今之左右都御史卽古之亞相階正二品與尙書埒朝廷不輕以授人今以南京兵部侍郎張公爲右都御史督理漕運其任爲尤重非公之宏才偉器曷克勝之然予聞之道路漕運之積弊已甚正有待於公之釐革之也今粗舉其一二言之江南兌運衛所之官乾沒無厭而供賦之民盼盼然於多取之虐也漕卒終歲勤動公逋私負日困一日而部運指揮以上輒致高貲甚者貨取權門以徼幸進何其羨也漕司舊帥貴戚要人子錢取息而爲之囊橐者寧虧公賦不負私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又何戾也舊聞通州京倉總督監督皆不過一二人耳今則貂璫滿座各至十二三人漕運至京正供之外無名之費用銀一十四萬餘兩民脂民膏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良可痛惜民之盼盼然而漕卒之日困無怪其然也近時督漕多用副都御史無幾卽圖遷去未有久□□宿弊者今公之被命卽拜右都御史崇階重任豈非欲公久於其職以盡革其弊乎然閩外之事可以朝令而夕革憑依城社者未可責效於旦夕惟久於其任而能信乎上得乎下言聽計從宿弊

可革無名之費可省公無逋征私無負責漕卒之困蘇而民賦多取之虐亦可以已公仕宦三十餘年在吾浙最久歷官參議參政布政凡十數年其利澤之及民者深有事於丁酉癸卯丙午三科取士士尤懷其德今三科之士仕於南都者十有七人於公有去思焉欲得予言贈之子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蓋久於吾浙德澤入人之深故耳今公之理漕政也小者立變大者要其久而責其成則公之德澤被於漕運之士與江南之民其久而不能忘也亦如吾浙之士民哉

碧川文選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京工部尙書董公介壽詩序

弘治十四年二月丙申南京部院寺府諸司僚友會于大司空董公之第介眉壽也時公年七十有一先一日維其初度之辰至是大宗伯謝公暨諸僚友以朋酒羔羊躋公之堂一觴一詠以祝公壽於無疆詩先成者聯而書之授予序之以督其未成者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之者曰介助也夫壽出於天豈人所能助之公之龐眉鮐背方瞳炯然固壽徵也亦何待於人之助且天之壽公自有必然者雖不助之亦無不得何也蓋天

之眷佑人國家必生盛德之臣以致公卿之位使之蕃
祉老壽盡其猷爲以措斯世於富壽康寧之域若周之
召公畢公之類是也二公皆文武時舊臣召公嘗聽政
南國至成王時在王左右時已老矣欲求去位當時挽
而留之至康王時猶爲太保畢公嘗保釐東周以懋德
彌亮四世皆得盡其猷爲故成康之時天下大治而頌
聲作二公與有功焉是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公以厚
德高文憲廟親策擢進士及第爲侍從文學之臣幾三
十年今上超拜南京禮部侍郎居任六載其召公聽政

碧川文選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國畢公保釐東周之時乎去歲公以年至請老上勉
留之遂以考績至京還未半道而大司空之命下矣召
公欲去而留之今不惟留之而且進之聖眷方隆必將
召置左右俾與臺閣壽俊同寅協恭以盡其所猷爲使
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千年未可量也天意有在公壽無
疆是何待於人之助哉然諸公介壽之舉愛助之情頌
禱之詞自有不能已者耳予不佞僭以是爲諸作之引
序成而詩不成者請罰依金谷酒數於是觥籌交錯賓
主酣暢竟日盡歡而別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昔丘文莊公爲國子祭酒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論試諸
生得一論理純而辭粹大以爲奇擢魁多士比拆糊名
則蜀之鄉舉士馬良佐也文莊延見之間其學之所自
則謹對曰廷用僻處西陲又居下邑學無碩師書亦不
易致獨抱遺經及孔孟之書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誦
習之今所試題偶值所記憶者耳他固不能知也文莊
以其學醇而語質甚加愛重乃授以諸經及日抄等書
資其博識且語以作文之體要良佐學益進辭益宏文

碧川文選 卷四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每課試之亦亟稱賞之且爲之延譽館閣諸公聞名
聲振一時良佐遂登進士入翰林編修國史侍讀經筵
分考省試主司京闈文章議論表表偉偉特被簡命超
遷學士以來于茲金陵帝都玉堂仙署清華之職良佐
處之蔚有時望人皆謂丘文莊之能先識也良佐又善
於教子長子金舉進士爲廬州太守次子龠亦舉進士
試政銓曹文學政事輝映後先橋梓相承華萼競秀亦
一門之盛也予嘗觀古之賢達當其未遇時亦必有能
先識之者然非具眼未易及之伊川程子初遊太學胡

安定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
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其後以道學名世老泉蘇先
生與其二子偕至京師歐陽公得其所著書獻諸朝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爲名卿以文章擅天
下氣節稱後世所謂東坡穎濱者是已蘇氏父子之致
是亦以歐公先知之也良佐受知於文莊今與二子皆
顯聞於時亦大類是然程子以道學名世蘇氏以文章
氣節著名曠世而閒見者也良佐其將爲程爲蘇乎二
子其將爲坡爲穎乎尙其勉旃無以一時之顯聞而遺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世之事業是所望也予年旣耆矣猶不敢自棄竊以
古之賢哲自勵良佐少予十歲其勵志豈予所敢望然
以同年契義之厚於其考績而別也重以是勉之良佐
至京見進士龔還過廬見太守金趨庭詩禮之餘併以
予言示之亦以少助義方之訓乎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天之生才固將以爲當世用之而盡其才則功烈顯
著於當時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得以其餘力立言垂訓
以詔後世三代以上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顏曾思

孟天實生之以爲當世用者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用
之盡其才故其豐功偉烈炳耀于唐虞商周之世孔子
顏曾思孟或用或不用用之不能盡其才故退而著述
六經諸書以垂憲萬世天固不虛生聖賢也三代以下
天未嘗不生才用之而隨世以就功名者亦未嘗乏人
其不用於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者亦多矣若漢之賈
董劉向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李宋之歐曾蘇者是已至
於道學諸君子則尤所謂傑然者也故皆得以其餘力
沈潛乎經訓奮發乎文章以傳之來世炳然與三代同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天之生才豈徒然哉南京工部侍郎沈公時暘以淵
懿之學博雅之文聰察精練之才見推於時天固生之
以爲世用者自起家進士歷職郎署參外藩典方岳總
憲度進佐六卿允釐百工皆有聲績其才亦已見用於
世矣然未究其底蘊知者方期其大用以盡其猷爲公
則慕古人急流勇退之節年未至而上章致仕上初未
允至再疏而允之朝省之間斷斷相語以爲不當聽其
去公輒夙駕東歸闢室湖上左圖右書仰披俯覽敘正
晦庵之詩刊定南軒之文訪求東坡卜居之地而嚮往

之考論古今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得師尚友惟恐不及蓋不以其才之用世者自足而欲以其未盡之才致力於不朽之事業以垂之後世則其所至胡可量哉公之行南都卿士郊餞之咸賦詩以贈予亦有詩矣而大宗伯謝公大司空董公必欲予爲之序久未克爲今子蒙恩賜告將歸展墓二公旁午督取宿責迫冗操觚不能文也惟二公筆削之以致之公且謂我謝曰陽羨之里一壑風煙罨畫溪月公雖樂之欲終老焉恐未遂也他日天子有詔起遺才舊臣於陽羨山中以登於具瞻之地其在公乎其在公乎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桂巖書院題詠序

兵科給事中戴君銑寶之子爲學士時所教庶吉士也閒以其家桂巖書院詩文一卷示予予既覽之作而言曰唐宋閒書院名天下者四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白鹿洞也子朱子謂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石鼓之類是也其說然矣我太祖定天下大修庠序之教郡國州縣莫不有學士之講習有定所

前代書院廢於無用而學田皆入于官百餘年來士之趨於學者日盛然士籍有定額庠舍不能容於是世家大族及良有司復作書院以祀先賢以教後學或請于朝錫之名額以表之若河南李司徒家紫雲書院蓋其一也今吾郡大夫又爲先文懿公作鏡川書院蓋與戴氏之桂巖並立而爲三焉三書院之名浸亦有聞於世予以爲昔之四書院與今之三書院名似而實殊何也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而爲之所者四書院也庠序之教既修士以庠舍不能容而復爲之所者三書院也故曰名似而實殊然則我朝化民成俗之功德越前代矣然紫雲有司徒公以致褒表於上今桂巖有給事君以致歌頌於下予於鏡川無能爲役於斯二者未有一得然有志焉因覽桂巖之集重有感于中故併言之若夫學者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爲齊治平之本者則有朱子白鹿洞規在予復何言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始予官翰林同年劉公廷式以御史一考書最其僚友請予文賀之子曰廷式偉器也重任遠到有可期者七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品之官一考之最奚足賀哉久之廷式績望甚揚推掌
三法司事進擢大理寺丞復有申前請者予曰可矣尙
有遠且大者賀之未晚也茲予自南都考績來京廷式
以大理左丞將命延綏寧夏召募土兵既合格稱旨遂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適寧夏巡撫缺人言者謂廷式
最宜吏部亦以其名薦聞遂授之敕以行輿論無不以
爲宜者予亦深爲之喜然豈特爲廷式喜哉爲朝廷得
人慶爲邊陲得人幸也予雖欲無言亦自不能已承平
日久邊備闕疏醜虜陸梁輕犯亭障沿邊數千里閒處

碧川文選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鹵掠之慘不可勝計聖皇赫怒再命大將出師征之
虜乃席捲遁去我師殊無尺寸之功而靡費鉅萬將或
得罪而麾下復有負緣冒濫陞賞者人皆以爲京軍故
態然也於是議者乃欲召募土兵以爲防邊之計廷式
一時召募得二萬一千三百七十餘人可謂眾矣夫征
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古人有是言也不曰兵數旣足
加之訓練乎兵不素練猝使應敵此無異於驅市人而
戰者渙然潰矣則人又將咎召募者之不足用也今廷
式乃得巡撫其地訓練其人則人皆勝兵也以素所拊

循之士而應敵則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征則服寧夏
延綏氣勢聯絡而三邊相應如率然則不必京軍遠行
而虜不足慮矣是則朝廷得人之慶也邊鄙得人之幸
也輿論咸以爲宜而予爲之深喜者也廷式之遠到又
可量乎臺省諸公咸賦詩以餞之而授予序之遂以所
欲言者書之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南京吏部尙書林公年登七十先期上章陳乞致仕上
曰卿學行老成才望素著正宜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

碧川文選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允所辭時予考績京師留總史事適聞是命爲之喜曰
公之據禮引年上之貪賢敬老可謂兩盡其道矣比史
成南還則見選部僚屬爲公介壽之詩虛首簡以待予
序也蓋公以二月二十五日值誕節予乃愆期而還雖
不及捧觴以從賀賓之列猶得操觚以序介壽之章固
所忻願也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
杖几所以安之杖所以倚之也古禮不行於世久矣今
公旣不得謝乃蒙綸綍之命金玉之音所以倚任而慰
安之者如此其至不猶愈於几以安之杖以倚之者乎

上之賜公厚矣公何以致之蓋自公之先大夫起家進士官至郡守以經學經世務而傳之家庭公及公之子兵部主事庭楫皆以經學舉進士顯庸于時家學淵源固有所自公歷官翰林春坊國子祭酒禮吏侍郎以至今職其文醇以正其行端而謹其才猷德望今之老成典刑後學山斗也聖諭之所褒嘉者公無忝焉誠所謂知臣莫如君也惟知之深故任之重公雖據禮乞休上之委任益至若夫几杖之賜徒爲具禮者又不足言矣公於職務未嘗不盡心焉猶以爲未足報稱屢撰封章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言讜論炳炳如丹予每得與聞僉議聯名上進冀以少裨廟謨之一二然君門萬里翬翬之思何能自竭惟朝廷圖任老成必將召公置之左右憲而乞言使公經世之學得以輔世而大行將俾斯世斯民同躋仁壽之域此予之所望也亦庶僚介壽之意也又天下蒼生之望也公之嚮用其未艾乎

恩榮文翰錄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天台范公起自諸生發解浙省第一繼魁禮闈登名進士累任知縣知府布政使以至侍郎

卒于官公無恙時其仲子武選郎中細方舉于鄉省侍南京取平生所得廷試策問登科錄題名碑記歷官進階封贈誥命與凡贈遺詩文總爲一編題曰恩榮文翰錄及公既沒公之季子廣德知州昌齡復益以公被薦之章諭祭之文神道之碑與墓誌銘之類重加編次分爲若干卷其文增於前其名襲其舊因以序引見屬憶在成化庚寅之歲公自南京奉聖節賀表至京與商文毅公姚文敏公吾兄文懿公及盧上舍楷暨守陞爲六元之會皆浙省解元也距今三十三年惟守陞在耳感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念疇昔不能爲懷何能爲公序斯錄哉書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公之歷事四朝位登三品德業聞望國之老成人也今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斯錄不惟有以知公之始終蒙恩存沒光榮著于文翰者若是尤足以知公之德業聞望上爲王言之所褒嘉下爲士大夫之所稱述使後生晚進有所矜式所謂尙有典刑者也公之二子武選錄之於前廣德輯之於後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寧能不爲之贊一辭哉昔者六元之會旣嘗賦詩以續貂公後今於文翰之錄又得以文詞託名附驥於公亦

預有榮耀也然而聖製奎章昭回雲漢洪筆麗藻輝映
簡編猥以卑陋之辭爲之序引犯不韙矣然亦竊取夫
擁篲前驅先乘章後吳鼎之義云

浙元三會錄序

唐虞之際舉用元愷其謂之元者稷契之倫也周之進
士論定然後官之其爲元士者列于中下士之上漢策
賢良稱子大夫裒然爲舉首唐宋以來重進士之科發
解南省廷試爲舉首者稱解元省元狀元自古及今凡
稱謂曰元者固世之所重也國朝設科取士百餘年來

碧川文選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浙之士爲舉首而稱元者先後相望未始有會也自
成化六年冬始爲六元文會至十五年春繼爲七元文
會至二十二年春又爲後七元會六元者商文毅公姚
文敏公少宰范公予兄文懿公上舍盧中夫及守陞也
七元者故參政胡公憲副楊質夫主事沈述之今大學
士謝公大司成黃公及予兄弟也後七元者卽前會胡
沈謝三公及予兄弟又益以今少宗伯王公太常少卿
李公也六元之會陸康僖公主之予從兄今大理卿佐
之七元之會七人自相賓主後七元會太宰屠公主之

予從子今安慶知府茂元刑部郎中茂仁皆侍焉每會
必分韻賦詩迭爲序引所以宣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
義序少長之禮洽賓主之情者無不具焉至於交相期
勉尙友古人許身稷契濟美元愷希蹤周漢唐宋之賢
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爲重不以一時科名能蓋
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自足也以守陞之菲薄幸與斯會
蓋倚麻之蓬附驥之蠅以一羽之輕藉千金以爲重者
也嘗以三會詩文錄爲一編藏之二十年矣時一省覽
不勝離合存亡之感且愧德業文章視會中諸公已不
敢望况於尙友古人然猶不敢自棄庶收桑榆之功也
廣德知州范君昌齡以其先大夫少宰公嘗與會欲爲
刻本以傳俾予序其顛末而編之首簡僭妄之尤吾知
不能免矣

留餘存稟序

三山陳君文用歷官按察僉事年未五十輒引疾致仕
自號留餘叟名其所著詩文曰留餘存稿其子達爲吾
郡理官屬爲之序世傳留餘之說謂留有餘不盡之福
之祿之巧以還朝廷以歸造化以遺子孫也君子行法

碧川文選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俟命而已豈留意於其閒哉君於其說適有會意焉
者是之取爾君之一門登進士者五人諸父叔剛官至
翰林侍讀叔紹官至按察副使諸兄煒官至左布政使
並著嘉聲君克振前烈顯庸未艾屬以微疾致爲臣而
歸雖千駟萬鍾有弗顧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祿以
還朝廷者矣居閒無事力教其子遂踵世科以爲理官
豸冠象簡指取舊物垂休委祉佑啓後人皆君之餘也
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者矣至若巧者君
子所恥爲安得有餘不盡而留之陸機文賦有云其會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也尙巧韓退之亦云文字覷天巧惟於文字言巧耳
孔子嘗曰辭達而已矣雖文字亦不必巧者今觀君之
存稿詩皆溫厚和平不事搜奇挾怪文皆深醇典雅不
屑雕蟲篆刻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君之立心制行
不爲機巧卽其詩文亦可見矣留有餘不盡之巧以歸
造化豈其然乎君之以留餘名稿殆不出此予因推其
意而序之子憶戊戌禮闈順德梁叔厚襄然舉首吾邑
楊質夫與君次之子與君之同邑鄧廷耀又次之五人
者相得視諸同年尤厚也三十年來惟叔厚柄用於時

質夫廷耀已在九原不可作君與子俱在林下閩浙相
望數千里外今得與君之子敘世好亦幸矣況又得以
文詞託名於君之存稿其又非幸歟併書之以志子感

偉溪小稟序

周詩分大雅小雅楚辭稱大山小山奚爲其然耶說者
謂大雅會朝之樂小雅燕享之樂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雅之大小所以分也淮南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
稱小山亦如詩之有大小雅焉古人稱名大小皆有意
義不苟然也吾邑大尹方君謙名其所著詩曰偉溪小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稟獨無意乎君之先世出嚴之桐廬初遷淳安繼遷徽
之歙又遷祁門又再遷而復居祁門偉溪之上稟以溪
名志其地也桐廬有玄英先生方干淳安有蛟峯先生
方逢辰歙有虛谷先生方回皆君之宗人祁門之秋崖
先生方岳又與君同祖者淵源所自皆詩文大家也君
承其後殘膏賸馥沾溉多矣猶欲然不自足名其詩爲
小稟意若不敢亢宗自別爲小耳今觀其詩眾體皆具
六義攸存言近而旨遠詞約而思深寫難狀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時或逸思駿發卽事詠物

得其天機而忘其驪黃牝牡凡若此者又未可以筆墨
蹊徑論其高下大小也今以小彙自名雖若不敢亢宗
蓋其意亦有取於小雅小山名篇之類歟易曰其稱名
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君少覽勝江湖以詩自娛
既成進士思得一閒曹以大放厥詞也甲令所拘三宰
劇邑雖日不暇給猶不廢吟詠其志欲蟬蛻塵塗之中
鳳翔寥廓之表而未遂也監司直指嘉獎旁午登庸臺
省有可冀者又將與文學侍從之臣和其聲以鳴國家
之盛以備朝廷會朝之樂熙熙乎大雅之音蓋有待焉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豈直小彙而已哉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丹山屠公朝宗初以
名進士爲材御史一蹴而至僉都御史屢遷以至今職
前後歷官四十餘年勤勞著于國家聲名溢于中國而
達于四夷可謂人臣之極致古今之罕有也今年壽登
七十鄉戚馮潤卿大尹哀諸鄉友祝壽之詩裝潢成冊
將致之京邸以爲公壽謂予宜爲之序禮大夫七十而
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適四方乘安車古之道

也今公之引年得謝與否蒙賜几杖安車與否皆未及

知公雖年至精力未衰優詔勉留必不得謝然古之大

臣雖伊尹格天之勳阿衡之任亦終於告歸當時莫能

留也唐之裴度歷事四朝功高位極請老不許復加中

書令然午橋別墅野服蕭散前史稱之宋之韓琦出入

將相勤勞王家亦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九日宴

客之詩有要看黃花晚節香之句以是觀之古人出處

之大節進退以禮義不敢苟焉公於此必知所以自處

矣公之誕節在九月廿五日秋容漸老時菊猶存吾儕

碧川文選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約候公安車之還相與採菊東籬下詠晚香之詩酌

桑落之酒仰戴朝廷優待老臣之恩載歌大雅既醉太

平之什亦天壤閒一樂事也其視左繩右墨憂譏畏譏

者欣戚相去何如哉予於君爲金石之交重以葭莩之

好欲如古人獻范蠡圖以爲壽而不可得於是贈之以

言庸致忠告善道之義不知公以爲可不可耶

此序殊有深意

原評

瘦齋詩彙序

詩瘦之說始自崔浩之友一言之戲遂爲後來詩家口

實李白嘲杜甫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杜
甫寄裴迪知君苦思緣詩瘦僧齋已寄鄭谷常聞病亦
吟瘦應成鶴骨其後又有謂郊寒島瘦者夫李杜文章
光燄萬丈而裴鄭賈孟亦各名家豈可以一時善謔名
之乎後學廉於取名者以之自號可也吾甥虞謹靜之
有孝行居喪過禮哀毀骨立自號瘦齋悲歌病吟有詩
數百篇閒以視予欲擇其可者以傳世予謝之曰昔王
荆公嘗以宋次道家藏唐詩數百篇選爲百家詩選且
序之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予雖不爲賢甥惜此日

碧川文選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然老病荒疏識見粗淺況珠玉在前予方修容之不
暇又何能辨肥瘦別妍媸於其間耶抑聞荆公嘗題金
陵此君亭有曰誰憐直節生來瘦自信高才老更刪蓋
以自況也賢甥之瘦毀于喪苦于詩今將老矣直節高
才雖不及古人而古人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
簡不至冗雜放逸故傳世難仰他人也詩傳則居廬致
異終身衰經不處內慰其內子之作人皆見之其孝行
可知矣人將謂爲孝子豈但謂之詩人哉序以歸之

碧川文選卷四

碧川文選卷五

明鄞楊守卣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稭仲選

世美堂記

崑山王君益致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美走書京師屬中書舍人張君濟美請余記之濟美之言曰王氏其先大名人自晉公顯於漢周之際逮事宋藝祖太宗為名臣其子文正公遂事真宗為名相其孫懿敏公又事仁宗以直諫名家聲奕然世謂之三槐王氏懿敏後四世

碧川文選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諱軫者為吏部尚書徙居宛丘又三世有諱侯者為工部尚書南渡時遷越之餘姚又五世有諱嵬者為平江照磨其子舉之始家崑山自平江以上簪紱蟬聯不絕由崑山以來被服章布迨致謙又五世矣致謙儻儻好義工詩而尚文嘗取自宋迄今名公鉅儒為其先世所作之文輯為世美錄迺復以是名其堂所以宣昭前烈振厲後昆也願為一言以章之余於致謙未之識於其家世未之詳然以濟美非妄語者乃為之言曰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於身施於事業無弗美者孟子

以善信之充實為美文言以德美之發於事業為美之至故高陽氏之八愷高辛氏之八元伊尹伊陟之父子召奭召虎之祖孫皆以盛德大業世濟其美非徒以駢圭襲組為榮後世世祿之家夥矣獨漢之諸楊唐之諸蕭史稱之曰德業相繼曰名德相望蓋庶幾焉其有爵位軼於前德業替於後如公慚卿卿慚長者可以為美乎若王氏者晉公作於前文正闡於後懿敏從而述之德業聞望雖未必匹休元愷之徒至比於蕭楊輩罔俾專美於漢唐矣其視夫有慚德者何如邪故傳世幾二

碧川文選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歷年踰五百承芳趾美者代有其人雖於今為庶而致謙又汲汲焉以光前啓後為志則其後將復興而其世美庸有既乎余不佞不能為斯堂致輪奐之頌惟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為凡居是堂者告焉雖然王氏三槐之堂子瞻銘之清虛之堂子由記之至今膾炙人口文之至美者也余以不美之文記斯堂猶之小蟲水草蜚吻澁齒啖者吐之寧不累堂之美乎致謙尚求如二蘇者重發揮之庶增堂之美以掩余文之不美哉

龍巖縣修城記

洪武初王師取閩八郡以次歸附漳之屬邑曰龍巖者壤地斗僻介於兩越之間寇警間作因戍以兵築土城以環縣治久之警息戍撤而城亦浸圯正統末沙尤盜起蔓延隣壤凡邑之乏城守者苦之龍巖尤甚盜既平邑人誠前慮後累疏於朝請復城戍未報成化某年巡撫都御史滕公某申請始得旨復城立守禦千戶所未及經畫而滕公去閩張公某繼之遂圖興造眾議未協惟都指揮吳公杲贊之按察僉事周公謨余公諒又推知縣韋侯濟爲可任而從與之於是張公屬韋侯任其事顧舊城區域若干里公私之宇物其中欲置千戶所非廣其城不可然城南已逼溪而城北有社稷邑厲壇旁多丘墓乃命墓有後者改葬無後者裒葬於屏處樹石碣曰叢丘又徙二壇而遠之併其地廣凡若干里遂興版築甃石爲址而累甃其上崇厚壯固舉合程度卽新廣之地中建守禦官廨署左右爲卒伍廬舍前立武安坊以表之初南城無譙門有橋曰龍津前跨溪後枕街城缺其中以屬於橋因卽橋亭以爲門殊非城制欲更立城門於橋後則臨街廨居當毀撤以百數民不便

碧川文選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迺令累石於溪中廣數百步表數十步實土築之以與橋平截橋亭後一間以立城基作譙樓其上是爲南門合四隅凡爲門者五五門皆有譙樓堅緻偉麗實與城稱其木石瓦甃匠傭之費動以萬計一邑不能獨辦張公令漳汀興化三郡取庸錢給之最後分巡僉事馮公俊亦以贖刑之金資之經始於十一年冬迨十三年夏功垂成而韋侯陞福州府同知以去繼其任者陶侯博又能成其所未成若耕終畝若素加繪凡城制所宜有者悉備焉邑致仕教授蔣輔暨鄉耆蘇元輩僉謀記其績而蘇之子鏞與余同年進士遂屬余記惟古之有國邑者必爲之城以保民而防寇大都小邑城各有制近世國都州郡皆城而縣邑不城其城之者必壯縣巖邑也龍巖之邑始以寇警而城之城旣立而寇以息城旣圯而殘於寇其爲邑之利害民之休戚較然矣今復廣而修之足以防未然威不軌其爲邑民之休利豈有旣乎都憲諸公尸其事而韋侯克任其事陶侯又述而成之是皆宜書之以刻示後人也雖然高城深池不如人和禮義廉恥可爲金城知繭絲保障之輕重斯城無叛

碧川文選

卷五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民然則所以保民防寇者固不可無城亦不可徒恃乎城故併書之以爲凡涖是邑守是城者勵焉

真定府元氏縣學記

五等之國廢而郡縣立三物之教弛而科第興郡縣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興天下之教不古若爲世道計者未嘗不欲復古之制然廢弛久而欲盡復之豈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則雖由乎今之法制亦自可以興古之治教若曰必盡復古制而後可以有爲則後世之制多不能復古也士不生

碧川文選

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古而生於今者其終不可以有爲乎昔范太史論封建不可復謂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信斯言也郡縣之學得賢守令以率厲之其不可以興德行道藝之教乎教化行習俗美材賢盛所謂致太平興禮樂者亦不外此是卽古之治教也奚擇於今之制哉元氏縣治之東南舊有學自宋以來徙置不常元末燬於兵燹國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時縣令謝止始卽故址創造之正統間令張昊又拓舊規增構之歲久且敝壞成化己亥冬山陰王侯鑑之以進士出宰是

邑詣學謁廟顧瞻惕然遂有作新之志已而鳩材庀工視其敝而弗完者修飭之壞而弗存者重創之首飭禮殿與聖賢之像次飭講堂與師生之廬遂創殿外廡東西二十六間南北一十二間又創戟門靈星門學門總若干間戟門之前鑿泮池跨以石梁翼以甬道學門之外建牌坊二左曰騰蛟右曰起鳳廟學於是煥然一新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侯爲邑敏於政治而篤於教化先時士風民俗寡文鮮禮科第屢乏侯欲振厲之每引諸生取聖經賢傳親與講解勉其修德學文以爲世用又取先儒家禮鄉約俾邑人講習以善其俗且躬率諸生行冠禮於明倫堂上縱齊民觀之莫不企竦悅慕於是士奮於學民趨於禮翕然嚮風矣以余觀之侯其可謂賢令哉不惟作新廟學而又能作新其士民如此蓋所謂由今之制循古之道以興其治教者乎積久不倦則德行道藝無不可成而況射策決科何患乏人然侯且將遷擢弗克久於是以及其成也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則是邑材賢昌而風俗厚其可必乎余於侯爲同年而其學之教諭楊欽訓導萬貫具

碧川文選

卷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其事以求余記不容以蕪陋辭故爲書此使刻示後人且以厲世之凡有治教之責者勿諉以古今之制殊而不以化民成俗爲務云

齊山書舍記

中書舍人烏傷王君允達翰林待制贈學士忠文公之曾孫也始忠文公家邑中嘗作書舍以華川名之後徙居邑南十里齊山之陽至允達作書舍遂名之以其山以余爲同年友屬爲之記余素拙於文辭又見華川書舍當時名公所爲記十數篇鏗錙焜耀震駭心目恍然

碧川文選

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失故於齊山書舍不敢措一辭久之允達謝病南還促之不已迺始強爲之言余聞葵之儒先有東萊呂成公者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斯道自任嘗舉進士歷官著作郎未盡其用尋以末疾請祠而歸立言著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葵城中麗澤書院是其會友之地也自是鄉人嚮風材賢繼作以道學文章事功名世者比肩接踵二百年間葵之文獻爲最盛蓋自成公倡之逮至國初又有忠文公與宋太史公竝以奧學雄文任大制作然皆於成公拳拳焉欲紹承之觀諸續大事

記思媿人辭可以見二公之志矣然自忠文死節滇南太史謫死西蜀鄉邦後進無所師承而葵學日微又百年於茲矣計其盛時師友講習之居典籍儲藏之所深簷大廈茂業相望如麗澤華川者不知其幾暨其衰也先哲凋謝書亦散逸齋舍圯而不復者多矣獨允達能襲華川之書香復構齊山之書舍種學績文修德厲行慨然以紹家學繼鄉賢爲志旣成進士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亦將代言經國如忠文公之任者今迺以疾辭歸人缺望焉豈天欲復興葵學故使允達不究其用歸倡其鄉人如成公之爲者乎允達勉哉他日金葵之墟文獻之懿復如往時之盛其必自允達始使人謂葵學之盛於前者呂成公倡之葵學之復盛於後者王中舍倡之則齊山之名可以增光華川比美麗澤矣余文雖拙亦或因是以獲知言之名不亦與有榮哉余之所望於允達者若是故記之若夫山川之形勝與興作之歲月皆得以略云

和樂樓記

寧海有處士曰呂公彥韜今茂州太守彥成之伯兄也

碧川文選

卷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有弟四人長彥璋次卽彥成又次彥玉彥澗公皆友之而弟亦無弗恭者公嘗於所居之第正寢之左作樓數楹面岵夷凌翳空窗牖洞開景物咸萃公每暇輒引諸弟登之迎白嶠之朝暎候石臺之涼月眇雲霏於臥龍之岡挹嵐翠於杜鵑之嶼溪光野色縹白縈青一望無際而或鳴雁和鳴於雲中脊令羣飛於原上物與人契景與心融或歌詩章或命觴酌或對琴奕啞啞笑言每至秉燭未已一日公謂諸弟曰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吾與若等相好於斯也欲以和樂名樓何如僉

碧川文選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然遂以名之然未有爲之記者彥成今以屬余余憶彥成爲諸生時公嘗攜之走數百里謁余兄維新於鏡川上俾彥成學焉公與處旬日而還雖在旅邸怡怡如也越三月彥璋來視之又數月彥玉來省之未踰歲而彥澗又至源源而來怡怡若一余未嘗不嘉歎之也俯仰之間倏已三十餘年前之五人大半物故今惟公與彥成在耳彥成初仕滇南萬里外公念之每聞浙中士夫之雲貴者輒往候問寄聲踰山涉海不憚道遠如是者十年而兄弟再會喜極而泣比者彥成待選於京欲

得江淮一州將迎公於廨以遂其私今乃得茂又將爲數千里之別念不忍舍公而去嗟乎亡者旣不可追存者會不可常欲求源源往來於旅邸啞啞笑言於一樓如曩時之全美殆不可復余又爲之慨惜也然公方享眉壽彥成他日引年而歸復相會聚於斯樓之上山川如故風景不殊雖棠棣之華不可多得而芝蘭玉樹森然在列戲五采之衣獻九霞之觴而二老者欣然酣暢於光風化日之中其樂又何如邪余爲之記以俟

凝清堂記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韶郡太守松陽詹公天澤作新堂於廳事之後以爲燕休之所經始於成化丙午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而命之曰凝清曲江學諭孔宗魯謂不可無記乃走書屬於余余與公同年友也烏乎辭韶在庾嶺之南其北則郴州也韓退之謂中州清淑之氣自韶而始故嶺南溪山之勝韶稱最焉郡治負帽峯面蓮山層巒疊嶂效奇獻秀者環拱而內向滇武二水自遠而來合爲曲江以繞郡城而清溪洪川澄碧漾綠者縈落於其外蓋其江山清勝又郡境之最也新堂高明爽塏窗牖洞達喬木嘉

卉森然環列春華秋實暑月繁陰霜雪時降玉樹瑤林
 四時之景無弗清者至於朝曦夕陰與山水之清暉爽
 氣常聚於庭宇之間襲於几席之上使人神清氣爽若
 超乎埃壒之外者其景物之清麗又郡治之最也夫南
 州之清氣始於韶郡韶郡之清勝萃於郡治郡治之清
 景凝於是堂堂之名為凝清固其所也雖然未之盡焉
 乾坤清氣鍾而為人人得之以有生氣清則神清神清
 則心清心清則無所不清其不清者物欲撓之也水之
 至清撓之則濁隆冬洄寒水凝而為冰則其清不可得

碧川文選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平陽府吉州城隍廟在州治之東南創於前代歲久而
 敝棟宇凜然將壓吏民有事宇廟者顧瞻惕然莫能興
 也陝右王侯彝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
 來知是州下車謁廟即有興廢之心以政治未孚於民
 勞之則以為厲也久之政舉令行乃營厥廟廟既敝甚
 且規制隘陋不足以揭虔妥靈遂發公帑羨餘及勸分
 私藏市旁近地斥廣之廟舊為三楹間益其左右為五
 間拓其兩廡各五間廟後有棲神之寢前有張樂賽神
 之樓又前有三門皆因其舊而葺之丹青黝堊煥然一
 新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廂庖湫
 門屏皆具以為新官未蒞任者之所寓前此未嘗有也
 經始於弘治三年春三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其州同
 知永年盧俊以州之士民請記其成績因致書於其鄉
 達光祿少卿賀君思聰屬予為之記予惟城隍之名肇
 見於易城隍之祀不載於禮故先儒謂祭社之外如城
 隍神之類皆不當祀也然禮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高城深池之設所以為民禦災捍患者而致祀其神
 亦禮可以義起者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如祭社之立壇

碧川文選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單可也而爲之廟貌不經甚矣世說秦功臣馮尙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其言怪誕不可致詰廟而祀之殆出於此後世城隍之祀徧天下而或各指一人以爲其神如鎮江寧國等郡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其他不可枚舉歷世加封或爲侯或爲公或爲王爵其不爲瀆神乎國朝既正祀典止稱某府某州城隍之神一洗前古之陋矣著令凡有司蒞任者必先謁廟以與神誓希神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奸貪凌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嗚呼神之所

碧川文選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若是爲有司者其足以爲警戒矣故予爲書王侯作新斯廟之事而原廟祀之攸始以及國朝之令典俾刻諸麗牲之石使治民事神者有所勸慢神虐民者知所戒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都城之門南曰正陽前臨四達之衢衢之左舊有急遞鋪其創始歲月無所於考正統己巳之變鞠爲瓦礫之場迄今四十七年矣大興知縣茹君紹賢始振起之作廳事三間左右廂房如其廳之間而殺其度前爲郵亭

又前爲門爲牌額四周以垣於凡鋪舍所需什物無弗具者經始於弘治九年季秋之朏至仲冬之晦而工畢蓋其用工不滿百日其役夫不過數十百人其給公帑不過數十百金而君經畫有方民不知勞財不甚費而事以集功以就人以告予予曰此不足異也予與君交久矣知君之才足以勦煩治劇其興廢舉墜固優爲之一鋪舍之修立特其餘事耳何足異哉予獨怪夫自正統己巳以至于今非無賢京尹才赤令以爲政於斯也而一鋪舍之修立乃有待於君豈皆慮不及此與抑以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細務忽之而不爲邪夫天下之事其艱大者人皆憚之而不敢爲其以爲細務者又忽之而不爲此政之所以多廢墜天下之所以無善治也誠於其艱大者力爲之而無憚於其細務亦爲之而不忽則政事惡有不修天下惡有不治哉人曰子之言良是也請書君之事以示爲政者可乎予曰此小事不足書俟其大者特書之人又曰大者既未有可書小者又以爲不足書則人又將忽之而不爲矣請卒書之予無以辭嗟乎趙充國爲將繕治郵亭薛惠爲令郵亭不修史亦書之以示勸戒

也書君之事以為世勸也亦宜文小議大極有法度原評

祁門縣新修學記

予讀周官六典至於教民之事參互考訂有以見聖人之篤於教也司徒率其屬掌邦教矣而掌成均之法以治學政則又繫於宗伯之屬師氏保氏以德行道藝教民矣而州長縣正又於其所教之事勸戒賞罰之御史掌國之治令固有事於教典矣而布憲之職執節以宣于四方者又所以弼教也六卿分職而教無不在蓋禮樂刑政皆聖人修道之教不獨司徒所掌者為教也教

碧川文選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之重夫豈一人一職所能舉而勝之哉我國家稽古建官學校之教皆領於宗伯而州縣之學師儒分教之守令兼督之畿內有御史外臺有布憲又提其綱維而振肅之皆周官之法也法立而任得其人則教道舉賢能興化及齊民而美俗成矣記曰化民成俗莫先於學其不以此哉徽之祁門舊有學屢燬屢復弘治八年四月又燬惟文廟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知縣事韓君伯清願瞻惕然欲圖興復咨於太守張君禎以達於監察御史暨大夫皆允其請乃集羣工飭五材心計指授罔

不節適帑羨無幾區畫就緒學之舊址前逼廟垣矜佩

不足以周旋因拓其址稍北虛其前為廣庭遂構堂五

間中三為明倫堂旁二作軒東西向東曰毓秀西曰樂

英堂下左右廊各七間俱以北上三間為齋左曰居仁

右曰由義餘為諸生藏修之所廟之東西兩廡及儀門

皆圯剝將歷悉撤而新之各五間靈星門及師生廨舍

周垣橋道皆葺其舊而加飭焉經始於九年六月落成

於十年七月於是廟學煥然一新矣提學御史方君誌

行部視學見而嘉之訓導張君聰俞君瑞請紀其成方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以予嘗執簡從太史宜書其事俾諸生某某來謁不能辭予惟國朝建學立師設官分職一惟成周之制今祁門之學典教有張俞二君知立師道者也提學有方君公而明者也張君作郡韓君為邑賢守令也祁門之士得諸君胥教誨胥勸厲其於所謂德行道藝者必有聞矣而韓君又能興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將見賢能之書又加於前禮義之俗化成於下鄒魯之風成周之治其始自畿邑以普及於天下乎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請以魯人之頌泮水者為祁門願望之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祁門徽之壯縣也其山川形勝東北有祁山西南有祁門合而稱之以名其縣縣治之外門舊有譙樓榜曰明遠成化九年樓與榜皆燬焉久未克復弘治六年江夏韓侯伯清來知縣事越三年庶政惟和百廢具舉乃因故址復作樓五間規制高敞有加於昔樓上樓鼓以嚴更曙以時作息創於秋七月成於冬十月揭以新榜仍其舊名學官張司訓聰俞司訓瑞相與造侯以洒落之謂不可無紀載以垂諸後遂遺諸生某某來南都徵記

碧川文選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子予觀漢書郡守縣令之治有譙門焉說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記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祁之譙門命爲明遠樓者固其所也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然則斯樓之榜亦可以爲盤銘歟登斯樓者高居遠望目之所見心有思乎必也見民之庶則思富之見民之逸居則思教之見民之饑寒疾苦顛連無告則思所以拯救之又思爲民興百世之利祛一邑之害不但譖愬之不行而已則其爲明且遠固無愧於斯樓也然亦豈無見貸而思罔之見色

而思漁之見勢利而思趨之者乎則其不明而閉於近也辱斯樓矣豈惟是哉居考績幽明之任者且將榮辱其身可不慎乎夫魯人新作南門知者譏其過制萍鄉令更鼓分明聞者稱其善政今韓侯之爲此乃復舊而不過制其所以爲善政者又不啻此修先聖廟新學宮作平政橋實祁民百世之利今復成此役公帑不甚費而民力不知勞蓋其才識明而知慮遠區畫有方也他日陟明遠到有可待者故余爲之記俾後之人登斯樓而出入是門者其視之以知所勸戒云

碧川文選 卷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憲行臺重建記

松江府上海縣重建都憲行臺成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公彥恭行部至止落之題其廳事曰正大公平燕寢曰敬畏既而知府劉君琬知縣郭經請礪石勒文以紀其事公曰然紀事之文必以屬之太史氏以予嘗爲史官乃俾來請謹按行臺在縣治東北一里許有川曰方浜韻書溝之納舟者曰浜蓋方言也浜之陽厥地爽塏厥向離明遠路橫互于前石梁翼左右其爲巡撫重臣蒞官行法之所久矣門垣堂廡日就頽敝非所以嚴憲度

肅具瞻知縣經欲圖興造以其事申之於府府以其事達之都憲既得請乃商工度材會計公帑之羨可以給費者皆必咨請以從事誠日興作悉撤其舊而新之前廳後寢各五間寢之後有亭假山花竹左右列置寢之前爲穿堂二間以屬于廳廳之前爲軒三間以臨于庭庭外甬道南出爲儀門三間儀門之內及寢之前左右廂廡凡十數間則吏牘之所棲徒隸之所憩庖福之所在也儀門之南爲外門五間設局鐫以嚴出入門之左右翼以垣牆折而東西以周于北凡一百二十餘丈外

碧川文選 卷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之前又作綽楔門三間榜曰都憲行臺又作坊門於達之東西東曰綱紀西曰旬宣所以嚴憲度肅具瞻者無不備矣作於弘治十三年正月成於其年之六月凡用公帑白金六百五十餘兩民知趨事赴工而不知費之所出也予嘗讀周官御史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者受令焉秦漢以來則有御史大夫及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察舉非法今之巡撫都御史其職無以異也南畿列郡聖祖創業所基國家財賦所出巡撫之任每極一時之選若周文襄公三原王公者其政聲

風采猶可想見等而上之若宋之司馬公任中丞于雷臺言新法之尤病民者宜先罷其後爲相卒罷之漢之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此皆可法者又進而上之周公畢公保釐東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斯其至矣彭公之爲政知正大公平之體而又持之以敬畏大書而昭揭之旣以勵己亦以勵後來繼今者究其所至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故予爲記其臺之成而以古今居是職者論次之使凡蒞是臺者知所視效以古之聖賢自

碧川文選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府治之南一百五里有縣治曰涇涇之南一百四十里爲旌德縣治涇旌之間地名茹麻嶺有巡檢司焉距涇僅六十里抵旌則八十里而司固涇屬也先時涇之桑坑旌之三溪各有巡司桑坑者或徙之考坑商旅病焉當道者奏請合二司而一之以徙置于此地當南北要衝行者至止飢欲食勞欲息往往舍于逆旅其達官貴

人無所於舍則居停於巡司夫以譏察之吏徼巡之卒使之僕僕爾以勤館人之役非其職也其有持憲節握郡符縮縣章贊賓幕以申命行事者亦據館于此堂陞不嚴臺府胥徒與巡司屬人出入雜糅姦宄莫之禁尤非所宜弘治十二年夏五月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行部至此顧眄之間以爲非便欲改圖之乃諭寧國守劉君涇縣令李君撤巡司之舊而新之以爲公館改作巡司於其右於是公館有廳事有左右廂有門各若干楹巡司有寢有堂有門有鼓樓凡若干楹不

碧川文選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月而落成民不知勞費而公館巡司各得其所李君以書抵子請爲之記且曰公館尙未有名惟命之從子謂公館作於寧國之屬邑當以其國故名之今之寧國唐之宣州也唐相張曲江公寄裴宣州之詩有曰遠近聞嘉政平生仰大賢蓋裴公之爲宣州首務教化治尙寬厚故張公嘉其政而仰其賢也然寧國之故豈獨一裴宣州之賢爲可仰哉有持憲節於此者若顏魯公之風節可仰也有握郡符於此者若江文通謝玄暉之善政清才可仰也有縮縣章於此者若李善之爲涇令呂誨

之爲旌德簿皆可仰也其贊賓幕於此則有李博崔羣楊儀之者韓昌黎固謂藩鎮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也今之持憲節握郡符縮縣章贊賓幕于是邦以臨是館者盍亦仰前賢而思齊乎子因名之曰仰賢公館而爲之記彭公名禮以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改今職賢聲政績人皆仰之劉君名廷瓚李君名鸞皆以進士歷官御史以遷今職劉爲賢守李爲賢令亦爲人所仰者庸詎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故皆得牽連書之併勒之貞珉以示來者

碧川文選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蘇州府常熟縣學舊有先聖孔子廟歲久頽靡將壓且舊規卑隘弗稱揭虔妥靈縣令楊君子器欲作新而充拓之言於郡守曹君鳳又言於巡撫巡按凡持憲節以蒞茲土者皆可之而提學侍御方君誌且署其牘曰興學有司之首務况廟廡聖賢棲神之所尤不可怠違其亟圖之乃俾會計帑羨市材庀工而委縣丞張翰董其役悉撤其舊而新之廟廡之側舊有倉徙而之他以其地充拓廟址東西增四丈六尺南北增一丈八尺築其

址高一丈五尺重建禮殿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戟門三間左鄉賢祠右名宦祠各一間靈星門如戟門之間門左有隙地爲杏壇其東子游廟後觀德亭前爲齋舍左右各六間其西明倫堂右及儀門之右爲訓導宅前後各一所泮池之東爲禮器之庫其西爲廩食之倉卽前所徙置者至於學之堂齋及諸廡宇皆葺其舊而煥然一新經始於弘治十三年春正月之望至秋七月之望而落成焉凡其五材之用百工之事其費帑羨白金九百六十餘兩而足學之師生咨於方君欲請文勒石

碧川文選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示永久遂以屬予未幾而子器去爲考功主事今方君又擢山東參議因速予文嗟乎文逋久矣予非靳於言也蓋難爲言爾昔者子貢以夫子之道譬之宮牆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親游聖人之門牆而得見之故能爲是言今去聖既遠學未見道望宮牆而不得入其門雖欲議擬稱述之固難爲言矣第於作廟一事有可以爲學道者勉焉不可不一言之常熟縣學建置始末自宋元以至國朝數百年間碑記林立其言廟學之重建屢矣今者作廟撤其舊梁得

見其題識實端平三年二月壬子知常熟縣事王煥所建也以是觀之則後之碑記凡言重建者其可信乎學未見道得人言語文字以爲道盡在是者亦未然哉必若今之撤廟窺梁以得其始建之歲月然後爲真知也大學明德新民始於致知格物中庸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先明善誠身蓋必真知之然後能篤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貫之矣常熟之先賢有言游者聞夫子學道愛人之言而篤信之宰武城以禮樂爲教而允蹈之其在聖門列於文學之科孟子稱

碧川文選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有聖人之一體朱子稱其爲豪傑之才鄉邑之士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今又得良有司作新廟學以振厲之抑豈無豪傑之士學道之君子得聖人之一體者出於其閒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以彌成斯世禮樂教化之功哉是則予之所深望也若夫以文學射策決科隨世以就功名者是邑固未嘗乏人奚庸子謙說哉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子嘗讀帝典之書說者謂典字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故凡庋藏之所多謂之閣若漢之天祿石渠皆藏書之

閣也宋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今之學校有作重屋以藏書者謂之尊經閣其所由來遠矣蕪湖知縣張君伯祥勤於政教興學勸士惟恐不及環視學宮有廢址在明倫堂後榛莽弗治進諸生問故則曰此中先有堂焉爲師儒之燕寢旁有齋舍生徒之所藏修皆廢久矣君惕然于中有意興復以學校之教治經爲先今州郡之學多有尊經閣以藏朝廷頒降之經書以資師生之講習此學獨無之不可不作也然猶不敢自專以言於郡守項君經則從以言於

碧川文選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提學御史方君誌則從以言於巡撫巡按則從無一違者乃商材度工諏日興作首建尊經閣五間東西八丈四尺南北五丈高四丈餘閣之前左右齋舍各若干間視昔倍之內至殿廡外至垣牆下及泮池木植之損撓者磚甃之破缺者勦墜之漫漶者發石之未完者皆葺治而新之凡用木以株數幾及八百石以丈計二百五十有奇磚瓦皆以萬計他物稱是作於弘治十三年三月成於次年某月學之師生欲紀其歲月于石以請于知縣以咨于提學二君皆吾鄉友也因以屬予予惟聖

人之道備于六經經者載道之書也治經者從事于學問思辨身體而力行之達之家國天下巍乎功業煥乎文章斯尊經之至也豈徒尊閣之謂哉隨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經術經世務以有益于時其次也不及經世而以其學傳諸後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之間以譁世取寵叛經離道無益于時無聞于後斯爲下矣蕪湖之士治經學道者眾矣其必知所擇哉以無忘乎良有司建閣尊經之意哉是役也廟學皆修舊而已新創始者閣也閣之功爲大故爲之記其來請記者庠生某某董是役者鄉耆方椿也得牽連書之

碧川文選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五

碧川文選卷六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藉仲選

濬縣重修廟學記

濬大名屬邑也大名與河間在宋時為河北重鎮靖康之變皆沒于金以訖于元淪于左衽者二百餘年彝倫攸斁庠序之教可知已我太祖受天明命用夏變夷復中國衣冠禮義之舊學校興彝倫敘化成俗定又百四十餘年矣濬之有學肇自洪武癸丑知縣項如英作之

碧川文選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酒宋公納記之載之碑刻可考也其後敝而復修壞而復治者屢矣弘治十五年知縣郭君東山復加修治於禮殿像設飾舊為新於兩廡壇宇廓隘為弘於戟門易卑小為高大門之兩旁左神庫右器藏門之前鑿池為泮架石為梁泮之外左神廚右牲房靈星之門舊柱以木今易以石皆前所有而改為之泮則前所無也廟之後為明倫堂翼以兩齋師生廨舍各有攸處皆葺而新之堂之東舊為射圃其南為文昌祠齋舍之南舊為饌堂至是皆易置之以射圃之地作饌堂以文昌祠路

作甬道移學門直甬道以達於堂齋又新構學舍於隙

地倍蓰於舊又新立二坊於通衢曰騰蛟起鳳又增置

禮器什物範銅磁漆悉底法又改作文昌祠射圃亭于

長春觀西而工始畢創于十五年之春正月畢於其冬

十二月也董子有言古之王者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

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

循之長久安寧數百年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宋自慶

曆之初詔天下皆立學至元祐淳熙間道學諸儒繼作

於是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

碧川文選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華夷內外之大分粲然以明者諸儒力也雖更變故

卒有賴焉金能取宋于汴其後滅金于蔡者亦宋臣也

元能取宋于杭其後舉兵伐元者亦宋之故臣遺黎也

我太祖之革元運亦先有假宋之名號者為之驅除也

方金元之有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然皆不及

百年而卒歸于中國蓋夷狄亂華綱淪法斃固不能久

而中國名教所在雖厄於一時卒伸於後世也然則學

校之設禮樂教化之功所繫豈不重哉太祖創業垂統

既重其事列聖崇儒右文益篤於斯俗化既成雖傳之

千萬世未已今之潛又屬畿內漸涵聖化非偏州下邑可比茲又得賢令長作新之文風當益振士氣當益厲其於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師友之間講習討論知之明行之篤而處之當者必有在焉窮所養達所施也他日有能行義達道以翊贊皇明無疆之業斯其至矣若徒呻佔畢繡鞶帨以媒利祿而已豈所望哉郭君字魯瞻山東掖縣人以進士知縣事政教兼舉此其一事贊成其事者縣丞陳豫韓永壽主簿某典史某也請記其事者教諭某訓導某某也爲之請於予者其邑人吏科都給事中王君洵也併識之

鄆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弘治十二年夏六月提學憲副趙公寬行部至鄆鄆學師生言於憲副曰尊聖道斥異端吾儒事也今儒學之東有佛寺焉聖師廟貌浮屠之居得以尙之絃誦之聲梵唄之音有以雜之揚子雲有言在門牆則麾之今異端之教偪邇先聖之門牆不可以不麾斥之也憲副曰然遂移文于郡太守伍侯符屬縣令趙君經徙學東之

碧川文選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

卷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佛寺所謂寶雲者置于戒香廢寺之址而以寶雲之址歸之學學之師生復言于太守曰道莫重於五倫其文載于六經學道必先明倫尊道必務尊經經明則人倫之道明賢能興而治化成矣故學有明倫堂有尊經閣今學偪側于文廟之西堂宇庫隘無地以建閣殊爲缺典宜徙明倫堂于寶雲故址而其後尙有餘地可以建尊經閣太守曰然遂移文縣令徙置其堂方議建閣以述職之行未遂也貳守俞君綸攝府事通守茹君鑾攝縣事相與經始而茹君營之甚力然皆遷免去任新令曾君直克成厥終予以致事得請歸鄆學之師生具述其事請爲之記予惟古今學記多矣四代之學三物之教道統道學之傳國朝建學立師之制前人屢言之今固不敢勦說也惟以古人之事有類於今日者言之唐之王仲舒爲江南西道觀察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韓文公書其碑稱其志儒之本達士之經宋有李大夫堯俞於宋城縣拆佛宇取其材作夫子廟石守道爲記而善之曰撤佛宇弱夷法也尊聖師明大道也今提學監司有王觀察之風郡守縣令有李大夫之善

抑豈無若昌黎徂徠者為之記乎予非其人也尙何言哉竊嘗誦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師生言於監司守令者欲尊聖道斥異端明五倫尊六經其所聞所知偉矣監司守令聽從其言堂宇之庫隘偏側者既擴之而高大光明矣若夫尊所聞行所知以造乎高明光大之域則在師友講習力行何如耳學至高明光大而賢能賓興俊造登庸以與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收化民成俗之效斯無忝乎朝廷建學立師之制與監司守令興學勸士之心

碧川文選 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願與吾黨之士共勉之先是文廟聖像座隅復有石像一軀相傳以為甬東書院所遺史文靖公刻于序拜亭者轉徙湮沒久矣因浚泮池得之以寘乎此予子茂深適見之以為塑像之隅復置石像不幾於侮聖瀆神乎因捐金以請于學官為之藻飾几座今奉安于尊經閣中併記之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伍氏兩祠堂一在安福縣東前街一在縣之荷溪皆宗人希淵方伯繼先志而成之者也方伯之子大參符敘

其始末示予請為之記按伍氏出于五代時福州長史諱諄之後長史自汀之寧化徙居安福之東隅有二子長伯謹居後街次仲傑居前街前街之系有諱詰者登宋治平進士累官四王宮教授遭元季兵燹前街之居燼焉教授之孫性中克復之有子七人長伯宏登洪武初科進士其後徙居荷溪次伯澄伯讓伯謙伯川仲矩仲舒散居縣之北鄉性中所復之居遂曠廢僅存數楹七房子孫以事入縣城者寓宿而已方伯之父封員外公於天順癸未初建先祠于所居荷溪之上祀性中伯宏暨祖考而伯澄等六人亦附焉至方伯以為祠為本支而設附諸旁親恐非揭虔之意乃於成化甲辰歲即前街之居葺之為祠凡若干楹間以與七房子孫共祀長史宮教性中及伯宏伯澄等七人性中所遺祭田七房子孫輪掌每歲清明一有事于此前街之祠自始祖以下祀之也又以荷溪之祠歲久支蕃不足以容眾展禮乃於弘治己酉歲徙置于舊祠之南增構若干楹間專祀性中伯宏以下本支其旁親不與焉伯宏所遺祭田其子孫二支輪掌每春秋二仲再有事于此荷溪之

碧川文選 卷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祠自高祖以下祀之也古之聖人制爲祀典天子七廟有禘有祫以德厚者流光也然祖功宗德之外餘亦親盡祧遷而已況下此者乎後世士大夫家多不立廟而立祠堂伊川程氏時祭上至高祖而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且謂祖豈可厭多苟其所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朱子疑其說之未及討論也乃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今家禮猶存始祖先祖之祭蓋未成之書與晚年定論不同也然

碧川文選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士大夫家祭及四世不可過也然世家大族有祖遺祭田歷世雖遠不得廢祀若安福伍氏之兩祠堂是已員外公始爲荷溪之祠祀高祖性中以下四世旣合禮矣方伯爲前街之祠而上及于始祖長史則十八世祖也不已過乎豈以程子所言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而不疑其說之未及討論者耶抑以朱子所言盡孝子慈孫之心而不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耶伍氏自國初以至於今登進士爲顯官者七八人世德厚矣祀先之禮其亦過於厚耶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祠堂

之祀止於四世四世之上瘞主墓所其有祭田不宜廢祀者祭之墓所可也若曰喪祭從先祖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伍氏子孫惟守先世之成規而勿廢墜焉亦可也予言未必合禮請勒之麗牲之碑以俟後之知禮者考定云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城南十里許有阡曰南岡湖西陸氏祖塋也肇自宣德間一府君始葬其中厥後族葬已數世矣顯者贈刑部尙書二府君贈兵部員外郎五府君贈江西道監察御

碧川文選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五府君錫誥焚黃有光先隴非一日矣族姓蕃衍後死者又別擇山地以葬春秋祭掃各豐于昵而簡于祖塋之禮成化間監察之子僑爲郡庠弟子員慨念祖塋祀禮之缺重悲父母早世未能供一日之養乃白於叔祖大司寇康僖公欲勸族之有力者共置祭田以供祀事人各異心不果成也與眾誓曰他日幸得科第當以有司坊牌價銀買祭田也弘治壬子果膺鄉薦竟以有司所餽價銀四十兩買田八畝專供祖塋之祀宿昔之願始遂然念祖宗積累之德父母生育之恩未能酌其

萬一又慮田畝不多歲更世改或久而湮沒請予記其事將刻石瑩堂壁閒使後之覽者知其所自俾吾子壻也以福建按察副使致事其自述如此予因而系之以辭曰

西湖十洲閒三島百年行樂仙夢杳喪車幾度出城闈埋玉南岡多宿草顯揚潛德屢焚黃省郎御史尙書詔御史初爲諸生時三復蓼莪思欲報鹿鳴宴裏一鎰金買田八畝供祭掃尊尊親親恩罔極顧此么麼奚足道世俗計利忘其先報本追遠事亦少先世墓田警與人

碧川文選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誰肯捐金爲蘋藻君美此舉良可書以厲薄俗爲世表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宋乾道淳熙閒吾郡有四先生以理學名天下慈湖楊文元公定川沈端憲公廣平舒文靖公絜齋袁正獻公是也當是時朱子在閩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諸儒之學以孔門所傳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地天下傾而仰之如水之江漢星之斗故四先生能自得師取友以成德業時則有若太守張侯尊賢育材賓興勸駕預有力焉張侯以乾道三年擢守四明修起郡學舉

行稽古禮文之事士氣聿新名儒繼進乾道五年文元端憲同登進士八年文靖繼登正獻登于淳熙八年而嘉定七年袁甫狀元及第實正獻公之子也是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張侯一守四明得百世之士數人於數科之閒信乎豪傑由科目進也四明文獻於斯爲盛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太守張侯名與乾道太守適同其尊賢育才之心又同今修起廟學作新士氣又無不同經始于正德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棟梁榱桷厥材孔良黝堊丹漆厥繪孔揚殿廡堂齋燁然輝光博士諸生周旋其閒嘉其成績不鄙謂余宜書其事昔魯侯修頡宮詩有頌美而春秋以爲常事不書固也然吾郡廟學宋乾道閒太守張侯修之屢廢屢復距今三百四十七年復得太守張侯修之似非偶然亦異事也四明文獻將復盛之兆乎四先生之理學將復見于今乎吾黨之士尙思景行先哲進修乎德業而奮發乎文章擢倫魁登樞要翊贊天子植無窮之業不顯張侯亦有無窮之聞哉勒辭貞珉傳之永世尙有考焉張侯廣東人第進士擢御史以言事去職今復起爲太守字廣漢名津

碧川文選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乾道閒四明太守亦張姓而津名故予文及之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弘治甲子冬監察御史車君梁奉命巡按兩浙風紀激昂政事修舉尤以興學造士爲務月朔十五日例以香幣展拜先聖於杭州府學登進諸生勉以進修德業志於兼善天下閒嘗仰瞻廟貌環視學宮其閒有當修舊增新者隱度于心久矣至乙丑之秋命三司諸大夫儒學官僉議興作眾情惟允乃具五材役羣工屬提學憲副陳君玉總理之知府楊君孟瑛暨其僚佐更督之千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戶卜吉孔仁教授陳琬實董其役凡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鄉賢祠以次修葺柱石簷椽之傾壞者易之以壯固門庭藩廡之湫隘者更之以爽塏黜堊黑白之漫漶者飾之以鮮明於大成殿東西墀內鑿二井各覆以亭戟門前之泮池舊有三橋偪仄今去其二築石堰以疏淤塞靈星門外相距五丈建兩翼門各三間東曰義路西曰禮門又東隙地則建樓一所題曰應魁皆前此未有也經始於乙丑之秋九月其冬十月畢工費悉出於公帑一介不取諸民於是學一新人爲之拭目改觀矣

布政使林君符戈君瑄屬參政伍君符致書而俾訓導

陳奎實來請記車君庚戌禮闈守陞所取士也綽有才望議論侃侃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其修學一事豈足以盡其猷爲似未足書然天下之事興廢補弊易爲力人或忽之而不爲極弊大壞難爲功人則悔之而莫及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始弊而修之日新又新則不至於極弊大壞矣商之中興也伊陟巫咸佐太戊振起之周之中興也方叔召虎佐宣王修復之故商祀六百周曆八百皆以興廢補弊有其人也今於車君修學一事而重有感焉不可以爲不足書也然世之爲監司直指者惟汲汲於簿書期會法令所及者爲急而於學校教化之務顧不遑焉車君此舉尤足書也杭爲文獻之邦士之游儒學而有志於天下事者其有味於斯言乎修德講學日新又新無或廢墜以成可久可大之德業亦若是也故因記以勉之若夫學之建置沿革與國家興學造士之制則有前人之碑刻在茲不復贅

劉憲使傳 父忠愍諱球

昔蘇子瞻舉申包胥之語謂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且謂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余以爲人之勝天暫焉耳天之勝人恆且久也善惡之報近及其身遠在子孫皆理之所必然者也故翰林侍講贈學士諡忠愍劉公在正統間以雷震謹身殿鴟吻上言修省十事其間攬權綱以親政務等語忤奸闖王振下錦衣獄振嫉其黨指揮馬順害之其死甚烈已而振勢益張黨與益熾遂致北狩之變振死于兵順及其黨皆誅於是忠愍之節暴白于天下其後二子皆至大官諸孫世濟其美于以見人爲之暫終不能勝天而振順之惡誅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其身忠愍之善慶延子孫未已也忠愍長子官至左參政仲子官至按察使二惠競爽而按察公余嘗受知焉故余傳其事而以忠愍先之亦竊取太史公列傳之義其傳曰按察公諱釘字仗和安福人也其世系具載祭酒李公時勉等所爲忠愍誌傳公自幼好學忠愍授以春秋經傳皆通習之姚文敏公夔學于忠愍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甚奇之復從禮部侍郎李公紹卒業學成行立會忠愍被難痛憤幾不能生遂絕意仕進迨振順等死忠愍被喪贈刑部侍郎楊公寧巡撫江西召公

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矣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始幡

然起應景泰庚午鄉舉薦名第一人甲戌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賜文綺楮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立朝行部甚得憲體嘗巡福建有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其僚劉甲有隙劉構輅于鎮守中貴以兵夜圍其第輅逸出中貴遽以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已詣公自首公奏辯實無反狀輅猶械繫至京竟得釋每語人曰吾微劉御史者族矣汀州豪民欲攘其鄰之墓地弗遂乃謾言其地當出帝王以獻于朝致

碧川文選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遣官會公驗之公曰遐荒之地寧有是耶乃抵其豪以法且斷其山隴以杜後人之覬覦者福州有何布政之父嘗賈于廣會朝廷遣中貴及御史入廣取珠珠不足或言何之父私取之歸者御史輒以聞事下公捕繫追取之都御史寇公亦寄聲必欲追償庶免貽患公察其冤歎曰吾豈能逢迎爲悅而寘人死地乎乃會官鞠問卒無左驗奏上何之父子皆免及巡京畿眞定有贅婦不安其室宗人醜之共箠之至死有司以謀殺坐死者六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所發也讞從未減廷議是之

其平反刑獄多類此然麗於正法者亦不苟貸有都指
揮仲榮提督海道受賄有都督桂福鸞卒取月錢皆劾
治之時英宗勵精爲治繩下以法每遣人偵察奉使不
職者罪之獨於公得其善狀以聞且曰此忠臣劉某之
子也上爲之惻然因令錦衣檢簿書劉某得死之由吏
以年久無稽報然上有意欲大用公而已不豫矣憲宗
卽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公至則明教條嚴
考校旣程其文必廉其行士皆奮勵篤於文行擢倫魁
爲顯官名臣者多出公門陞按察使明慎用刑不事苛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刻民無冤者未幾以母喪去服除改雲南按察使時鎮
守中官錢能怙勢贖貨遺其麾下指揮號郭京官者取
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安南皆道廣西未有自
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閒啟途縱之還
遣一首以兵尾其後將近邊郭給其酋請先入白守關
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旣傳聞籍籍朝議
以王公怒爲副都御史撫治其地至卽令按察官捕郭
指揮欲窮竟之郭赴井死復逮治其黨輒命公處分公
爲中官開陳事理明示禍福俾勿梗吾治自是雲南之

兵民得安靖者公有力焉戊戌春述職至京遂致仕歸
歸七年以疾卒年六十四子縝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
郎中絢鄉貢士俱嚮用未艾云

太史氏曰余觀漢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子蒼分封爲安
成侯一作安城在豫章郡及長沙國長沙屬邑有安成
卽今安福也今安福劉氏相傳爲安成侯之後其亦有
所自邪然定王子元光六年侯者四人安成宜春句容
容陵也元朔四年侯者六人路陵攸輿茶陵建成安眾
葉平也五年侯者五人夫夷春陵都梁洮陽眾陵也春

碧川文選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陵之後雖中興漢室今求其苗裔已不可得況其他乎
獨安成之劉有若忠愍憲使者文章節行政績表表偉
偉光前裕後若是嗚呼其遺澤深遠矣哉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尙書程公像贊

英標山立修髯戟張津津眉宇楚楚冠裳其形於外者
可卽其有諸中者難量胸吞雲夢之富心羅列宿之章
著書屬文力追往哲稽古訂今尤其所長官序躋乎三
品文名溢于四方惟其志於大行汲汲皇皇人得乘譽
力扼其吭再起再蹶不勝憤懣以卒於瘍惟天子明衷

贈有光嗚呼河東子厚雖以疏僑獲訕亦以材高見忌而終于投荒西崑大年史稱其剛介寡合則豈肯以不
休私其鄉士憎多口其亦何傷惟瑤瑤玉珮之辭抑而
愈揚蓬山冠鰲之筆久而彌芳公殆類是可謂不亡

林都憲小像贊

都憲林公待用自爲秋官時以崇正擊邪至下獄謫官
未幾牽復遂屢遷至按察使又以持正不阿引疾致仕
久之召爲布政使不起後起都御史不得已就職忠讜
氣節爲當今第一流人物文章刑政又其餘事蓋孔子
所謂大受也公於予爲同年友閒出其畫像半身小影
視予予爲之贊曰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蟬其冠其容之端冰清玉寒豸其服身不在曲惟知邪
之觸雖未見其全體而僅出其半已使人至不敢仰視
頰首而慚汗第不知其腰以下視古人之寸度何如若
復盡其全體以悉其步趨則當見其奔軼絕塵之勢可
以接武皋夔躋世唐虞與八元竝驅而實四凶於必誅
者歟

東坡王元之像贊
當拜下風原評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成化庚子京闈取士孰持其衡吾兄文懿得一士焉文
辭偉麗以冠賢書以語同事曰此奇才北土罕儷周郊
之麟冀野之驥折卷知名南宮白氏一日聲華朔南是
暨旋登甲科廷魁及第史館編摩講筵登侍駿駉要津
日升川至惟文懿公先識惟睿目之爲麟今果出類目
之爲驥今果騰異尙慎其馳不蹈不躓其將爲亨衢之
大行而終爲文明之上瑞也邪

上吏部請畱成先生書

竊聞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

碧川文選

卷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故人之事師如子事父臣事君君父有急爲臣子者
固捐生以赴之矣不幸師以無罪被黜爲弟子者能不
爲之一赴愬乎此諸生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
茅之言也惟少寬假之使畢其說幸甚生等伏見受業
師寧波府學教授成規發身賢科累官文學其陞授本
學也端規範以律己嚴條約以誨人賢者獎之以恩不
肖者懲之以威諸生居齋舍者親至其所察其勤惰時
給膏火之費茶菜之物貧者以粟周之病者躬視而藥
之喪不能舉者出布帛以賻之遠行而無資者厚贖以

遣之故諸生畏愛兼至恩義交孚爭自濯磨以底于成於是預名薦書者殆倍於前而竊鄉榜第一者連得二人出其門者往往知尚廉恥敦信義而士氣爲之一振斯成教授之力也今當考績幽明之時謂宜有以褒之而反以老疾黜之此諸生所以驚歎而深惜之不得已而有言也昔楚丘先生有云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吾已死矣何暇者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夫爲師者所以授業傳道解惑非有追車赴馬投石超距之

碧川文選

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也成教授年雖六十而齒髮猶壯精神未衰學行益老成而化導益篤恐未可以爲老疾而去之也然以其爲老疾者豈以教授平昔恬退而福建江右迭徵考校皆以老辭遂以爲老疾者殆未也況教授今已歷任八年其志亦欲俟九載考績乃致事耳獨不能待之暮月以全其晚節乎若今日遽以老疾黜之則與夫罷軟貪墨素行不謹者同一黜退併其平素之善一舉而喪之將使人侮老而慢賢似非所以黜幽而陟明此諸生所爲深惜者也語云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之不爲

多雙鳧去之不爲少今天下之大百司之眾留一成就授豈爲妨賢路哉正恐繼之者未必如其賢也轉移之機惟在廟堂一舉手之勞耳此諸生懇懇款款之情固所願而不敢請耳昔陽城爲國子司業以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百數十人至伏闕請留蓋亦篤於師弟子之義然也生等今日之舉雖極知狂妄僭逾無所逃罪然亦豈爲過舉也哉伏惟台慈洞察矜其情不錄其罪幸甚

與屠朝宗書

先生後不得證竟以是書受中于新都楊相公萬世子孫能無飲血原註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月十三日早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廷杖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閒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閣下者重矣側聞閣下糾率大僚有所諫論久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謂明王可爲忠言聖明在上慶賞威罰出自宸斷萬有一言或愆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以爲必不能免也而卒克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爲必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

明王從諫若轉丸者恐不足以希望聖德第爲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閣下固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爲之忠言一不從而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悟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以爲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閣下卽請委尙寶司中書舍人攝六科事閣下自以爲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疏大略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三道糾察朝省之職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忤旨既不見從豈宜加罪卒然之間旗校四出搜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索公署叫囂閭里捕繫言官纍纍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歎以爲不知何事至此而獨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爲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恐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且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罪之亦不終日釋之況今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爲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度辭隱情須下獄鞫問邪伏望聖斷卽時處分俾復厥位庶無曠官也若能早以是啟悟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

事猶有辭於天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眾口噤噤歸咎於委官攝事之一疏則閣下自以爲善處者人皆以爲不善處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痛快而逞志是豈國家之福哉閣下及今猶可一救非惟救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閣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閣下思聖天子所以信任之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諫之路塞而僥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等伏見本監爲事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先任祭酒禮部侍郎邢讓俱以錢鈔事坐罪者臣等實爲陳鑑等門生備知所坐罪由以法論之固有可罪以情言之則有可矜故敢冒死而爲一言監中錢鈔本祖宗養賢之惠也但每歲錢鈔到監多不及期有該支監生先已撥歷出監其尙在監者不時唱名給散其已出監者或未關

領以此錢鈔留積在官遇有公用則取之循習已久刑讓等繼爲祭酒司業習熟見聞以爲常事因而修葺齋堂置造器物實有功於廟學祭死藥病犒賓餽賸亦有篤於人倫以爲官物還爲官用已無所私不復顧慮支費既廣案卷不明本監官屬自相舉發於是刑部參之科道言之聖明宸斷著令三法司錦衣衛究問各差御史等官親到監中查考前項公用并令牙行估計數目皆已明白其閒尙有實曾支銷查無左驗者蓋所收錢鈔虛數雖多堪用者少且器物有昔貴而今賤者其錢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鈔則昔賤而今貴也官府修造費倍民間今以民間時值以估齋堂什物之類豈能盡合時宜其餘公用尤多日久不能悉記法司無所憑據三人各坐侵欺實則但因不悟循習之弊不明出納之數以至於斯此其情之可矜者也今三人所坐侵欺錢鈔以銀記之各不過三四十兩之數耳彼皆身居重任家有厚祿且久處詞林素厲名節豈肯侵細微之利以受汚辱之名哉今以公用之費而爲己私之罪此又情之可矜者也大抵此事初發人皆以錢鈔數多動經數千百萬謂是三人侵欺

入已物議紛紛今查盤鞫問乃知錢鈔數多以實價估

之不過銀一千餘兩皆費於公用而三人所坐侵欺者各不過三四十兩是以前之議者今多轉而惜之臣等於陳鑑等雖有師生之恩豈敢曲爲營救但念此舉有繫國體聖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業一旦竝以可矜之罪而去書之史冊誠非所以示天下萬世也況人才難得而此三人者文章政事□□□□使罪實有之是以二雞子而棄王城□□□□情可矜如臣等前所言者哉昔堯爲君臯陶爲士人有陷於罪者臯陶曰殺之三

碧川文選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堯曰宥之三豈臯陶以堯之所可宥者而故欲殺之哉又豈堯以臯陶之所可殺者而故欲宥之哉蓋臯陶執其法而欲殺之堯則矜其情而欲宥之耳今科道之所言法司之所問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有司知有臯陶之法而已伏惟皇上聖德如堯特矜三人之情而宥之復其職位豈不兩全也哉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使臣等今日事師坐視其難而不言則他日事君又豈能捐軀徇節以盡其忠邪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茅之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曰君曰父曰師事君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忠事父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孝事師而不致其身謂之不義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伏見授業師國子監祭酒某司業某前祭酒禮部左侍郎某因費用本監養賢錢鈔爲官舉奏刑部參提科道彈劾三法司錦衣衛奉聖旨究問擬以侵欺罪名罷官爲民臣有以見皇上聖明威斷法行自近雖侍從大臣不少假貸其大公至正之德誠足以服天下警方來也臣等竊惟

碧川文選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等擅用在官錢鈔案卷不明有司無憑左驗坐以侵欺之罪誠法律之所當然固無詞矣但念某等所用錢鈔大抵皆爲臣等以臣等之故而使其皆受侵欺之名私竊痛心踴躍不能自安輒昧萬死冒進一言仰賴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既不加罪臣等又令該衙門知道大造洪恩雖殞身碎首不能圖報萬一也抑思某等實則不悟官物不宜擅用竝無私將分毫入己神人共知天地可鑒使臣等昧師生之義避斧鉞之誅不行再爲訴辯是上負聖君下負於師矣且如某等任內所收

錢鈔以銀計之不過一千餘兩蒙差御史等官帶領牙行照依時值估計所費□□修造房屋置買書籍器用可驗者已該六百餘兩所餘四百餘兩雖係公用但無文卷可查法司難以准信故以坐其侵欺之罪然遞年進士謁廟監生中舉俱有筵宴花紅每季考課賞賚臣等皆有書籍紙劄他如助喪醫藥賑濟貧乏所費不通以銀計何下四百餘兩此等錢鈔本爲激勵周給臣等而用雖無文卷可驗實則人所通知今以侵欺罪名坐之其迹則是其實則有不然伏望皇上察其實原其情宥其侵欺之罪名則非特某等之幸實天下師儒之幸臣等之幸也抑臣聞太祖皇帝有曰君人之道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略其小過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今某等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且其所犯有擅用之過無侵欺之實今皇上體祖宗之心法堯舜之道矜其才略其過曲爲赦宥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法必加於大臣如此義之盡也納芻蕘之言而優禮大臣如此仁之至也伏惟聖明留神考察幸甚

碧川文選卷六

碧川文選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碧川文選卷七

明鄞楊守陟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故毛大使墓誌銘

君諱俊字世英嘉興平湖人曾大父寅之大父日新父仲實俱有隱行君少英爽讀書識禮道讀史識前古治亂讀律識當代法比慨然欲出為世用郡守聞其才辟為從事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見稱循資以進覲得一職民事以行其志久之授順天府草場大使所職廢牧

碧川文選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芻菽出納猥瑣之務君弗樂為未踰年致仕去家近五湖三泖每攜客泛舟觴詠琴奕取適山水間宅前累石為山有峯屹如端人竚立君曰此吾友也命其書屋曰友峯因以自號成化甲辰其子廣登進士第君喜曰吾薄仕不遂不得少行其志吾兒能繼吾志復何慊乎歲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君以疾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有子五人長即廣次遠次恢後君之弟賢次擴皆出正室沈氏次遂側室范出也君性至孝早喪母哀思罔極寤寐見之有夢萱詩卷事父

甚謹承顏順意不欲遠離有願長相見詩冊皆文人墨

客為之紀述詠歌者也戊子歲父邁疾危殆君百方療

之弗效窘迫甚乃焚香籲天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比

君之卒父尚無恙君以弗克終養為恨口占一詩而絕

哀哉可謂終慕者已然刲股一事世皆議之蓋習聞昌

黎外集對鄆人之說也其略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孝未聞毀支體者也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

有歸矣宋子京雖然其說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

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至黃東發則直以其說為忍

碧川文選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薄不類昌黎之文謂刲股以瘳父母疾雖非聖賢之

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由是觀之則君豈不為誠

孝者邪是宜銘已況其他行亦可書而廣之哀懇不可

拒乎銘曰

夷其股惟以活所怙屯其膏惟其為底寮退之速命之

促寧身之不足而餘子之弗祿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徐君諱洪字公溥其

先有諱文通者仕宋從高宗南渡因家蕭山曾祖仁富

誠意伯劉公爲修家乘者祖原善考寧以君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妣贈安人君體貌魁碩性資明敏讀書類首注目一二過輒能記憶初爲邑庠生以詩應鄉舉一中中卽更治書遂涉獵羣經子史或聞其博學欲試之信手抽架上書得韻府羣玉撫其故事叩之應答如響其人大驚服曰是書且然況聖經賢傳乎天順六年領鄉薦明年禮闈災君趨避棘垣下火已迫有人從後舉之得上乘垣反顧其下已在煙燄中矣蓋有天幸焉再試不偶入太學祭酒邢公遜之課諸生誦小學五經或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苦其難君乃素習背誦如流邢公深器之學士劉公叔溫聞其名延賓家塾尤敬禮焉成化十一年旣捷禮闈入對制策商文毅公當讀卷大奇之欲以爲一甲第二或識其楷法曰第一人與此卷皆浙產也商公以爲嫌乃寘君二甲第二知者以君不得入翰林爲慊尋拜刑部河南司主事未及兩考陞員外郎君居刑曹以經術飾吏事不爲法家深刻嘗被命錄囚南畿多所平反有揚州衛劉愷者坐誤傷人抵死罪屢稱冤君爲詳讞活之情罪當者雖威富莫能奪也嘗有陶錦衣者其墮任

軍政坐罪下河南司君治之陶爲營救知君不可以貨取乃求權貴說之不聽復求君親舊說之亦不聽竟徙戍邊君之公平不厭法類若此君偶得腹疾療之稍愈以父年耄恐不得見因謁告還道聞凶問奔號抵家忍死襄事僅免喪舊疾復作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春秋四十有八以明年十月六日葬于邑西先塋之左娶王氏訓導逢吉之女封安人子男五曰寅曰官王所出曰宗曰宇曰守側室吳出也女三人皆有歸君雅行修謹尤篤於孝義年十九喪母孺慕哀毀若不能生

碧川文選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者悲之事父甚謹無所不用其情居喪毀甚杖而後能起猶匍匐走淳安乞商公爲墓表往松江乞尙書錢公原溥爲墓銘以爲親不朽計他可知矣在太學時有李生者死無所歸君爲殮斂且書片紙標諸庠門壁間以求賻於眾友歸其喪於鄉君同榜進士孔斌卒于邸君爲經紀其喪事倡同年賻之而得歸葬于遼東其他義舉若此者尤夥也君自爲應舉文字下筆輒爲學者傳誦至爲古詩文皆有作者典則有積齋稿存焉詮次未就也余交於君二十餘年麗澤之益甚厚聞君議論

侃侃每欲上追古人有以自見於世以傳諸後其志甚遠也然不意其止於是焉爲之痛哭深悼不已今其諸孤走介京師以事狀示余乞銘其墓嗚呼余何忍爲之銘哉雖然知君莫如余余不銘君之美將泯而不傳又何忍不爲之銘哉且因其事狀參以余所知者序而銘之曰

垂天之翼南溟是適去以六月倏焉止息籀雲之足中道而踣駿骨千金埋于空谷嗟嗟徐君不幸類之我銘昭之以永厥垂

碧川文選 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成化十三年浙西海寧之南壤爲海所齧每一裂輒崩數十丈旣盡吞鹵地遂覆故隄陷桑田及廬舍駸駸逼城郭眾皆皇駭歲復大侵蕩析阻饑之民叫號于道相屬時有誼士徐君發廩作糜餽之以十數鑊列糜下煮糜以數大缶列屏外受糜以數人扼閭之東西俾饑民二十爲羣以次操瓢給糜東入西出無敢喧呶擾攘者其初日食米六七斗其後就食者眾至一石五斗日給數百人如是者八閱月按察僉事錢公山行部召君嘉

勞鄉人歆動列狀欲助君賑饑者凡九家又數月而海患既息歲亦有秋乃已所活人不可勝計錢公大書其事以鏤榜于旌善亭無遠不道之君諱義字彥宜其先台之黃巖人祖善從戍海寧因家焉父聰早卒君爲人精敏仁厚自孤童輒能治生累至高貲友于其兄慈子其子睦于姻黨無不周且至晚見子寬登進士第擢工部主事得以其恩被救命膺章服而寬又得歸拜慶榮耀加焉於是君年七十有一矣未幾遘疾召寬屬以後事曰吾已瞑目無憾遂卒弘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也

碧川文選 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配王氏有賢行先君卒贈安人子四人長卽寬爲繕部三年更祠部次敏惠睦女五人王儉劉芳孫泰祝乾崔異爲其壻異爲海寧衛指揮餘皆士人孫男女各二人皆幼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山之原以其鄉友秋官主事祝君萃所爲狀請銘於余余憶往時君攜寬道數百里抵余家俾授業焉屈指二十餘年矣今方喜其父子之志有成而遽聞哀訃何忍銘之然余雅知君之行誼有不可泯而餽饑之事尤聞之詳蓋君每遇歲饑輒作糜餽民者屢矣惟海患之歲其費尤大事尤

偉故無遠不道之余嘗病世之長民者當無事時不能
爲民思慮預防及患已至不能爲之救恤其或救恤又
區畫失宜民亦卒不免焉君以一布衣而能救恤之且
區畫井井全活其鄉人使君得長民之任其不賢於彼
耶且長民者有可以惠而不費者而不能爲君乃以已
費而爲之抑又賢也故余於君之事尤欲表之以厲世
使世之若君者在在有之斯民其有瘳乎乃爲之銘曰
雨暘之恆海桑之更其濟乎民者人莫與京高貲遐齡
子貴身榮其得乎天者人莫能并褒封有命旌淑有亭

碧川文選 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又爲之銘豈獨永其聲亦以使人聞其風而興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休寧黃氏自仁宗皇帝時有被選爲貴妃者詔徙其家
京師戚里官其父彥斌爲神策衛指揮僉事卽文暉之
祖也今文暉伯兄襲指揮者有二女一選爲秀王妃一
選爲徽王妃仲兄爲錦衣百戶者有子曰鏞選尙嘉祥
長公主女弟適王氏者有子曰增選尙嘉善長公主俱
爲駙馬都尉戚里之盛當世舉無與比是固其家累世
積慶所致然亦自其內德之茂有助焉若文暉之夫人

蓋其一也夫人姓葉氏諱善寧其先泰州人考士和以
軍功歷官府軍前衛正千戶因居京師妣周氏贈宜人
夫人其季女也最鍾愛旣長擇配以歸黃氏祇尊章諧
娣妯羞饋祀綜家政咸適其宜文暉旣貴戚之胄輸家
貲助國費以受命服門第奕然而能循循雅飭靡有富
貴態惟夫人能以恭儉相之夫人於二王妃屬爲叔母
素有撫教之勤每當嬪時送及門內必以敬恭申命兩
都尉一爲從子一爲外甥以時來見闔門與言未嘗不
以毋怙侈致戒其於他子姓亦然至於所生子女教戒

碧川文選 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尤爲諄切子二人長曰鉞次曰鉉皆讀書尙禮無紈綺
驕奢之習女二人長適伏羌伯毛銳次適南寧伯毛文
皆封伯夫人能執婦道有葛覃勤儉之風故戚里中稱
善教者必歸諸夫人云夫人以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
日卒春秋五十有七鉞等卜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某
里之原吾郡貳守畢宗賢其戚也爲狀其行偕來乞銘
嗚呼若夫人者其可謂內德之茂者邪而黃氏一門之
盛其若夫人者有所助哉其不可使之無聞於後也已
爲之銘曰

於赫黃氏寵冠戚里三如上嬪祖姑孫女帝姬再降內
外昆弟亦有二女夫爵埒只華轂盈門玉帶金紫家道
之隆率由內始懿懿夫人克相君子恭以爲慕儉以爲
履以迪宗姻以昌胤嗣古有母師庶幾是似我銘昭之
尙紀彤史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予聞前代師儒通經學古以教人者得門人弟子以功
德言顯聞於世斯爲盛矣然其教未始不行於家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者尤爲盛也至於婦人女子亦率其教

碧川文選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有德有言有可稱述其不爲尤盛哉若秦博士伏生
之女能口傳尙書於缺學之後漢班彪女曹大家能踵
成漢書作女誠又有節行法度晉有宋氏能傳父業以
授後生使周官學復行於世至號爲宣文君何其盛也
予始游郡學時姑蘇坦庵成先生爲教授模範甚良出
其門者後多顯聞若今太宰屠公朝宗子兄惟貞都憲
憲副楊君質夫皆是也蓋坦庵之學得之於其父辰州
教授公與其兄御史君聯踵世科父子兄弟文章節行
亦一時之盛至其女子若陳孺人者又有婦德婦言爲

可稱述蓋其家教然也故予欲書孺人之事而以坦庵
之教先焉孺人諱妙寧姓成氏爲辰州教授諱公錫之
孫監察御史諱規之姪坦庵先生諱矩之女嫁同邑陳
氏爲少保右都御史儋敏公之曾孫婦按察僉事之從
孫婦今宣義郎名朴字從文之配也兩家門戶相埒而
孺人承上接下處內外宗姻咸有禮度於凡冠婚喪祭
之儀或豐或儉皆有節適人稱其賢德者眾口一辭自
其幼時坦庵教之誦詩書習楷法亦能通曉久而不忘
其對宗姻教子姓亦時時稱說詩書人尤贊美之以爲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儒家女不能也有一子一女子夔九品散官女適趙
思孫男一照孫女二孺人卒于弘治乙卯七月二十三
日距其生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八卜以
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適予將命諭秀南
畿還過蘇從文乃以憲副陳君琦所爲狀屬予銘予固
親受坦庵之教者孺人爲其女又有可稱述如此銘可
辭乎銘曰

蓬生麻中能自直況於蕙蘭得培植爲女爲婦遵內則
一朝埋玉人嗟惜蕙枯蘭萎香不息百世餘芬在銘石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謀報自某所至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翦屠之信具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八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立見齏粉矣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翦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佛然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賊者地邪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天子命將於此欲弭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爲寇民不死於寇卽死於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乎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之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公諱廷綸字允言其先汴人七世祖義尙宋宗室女嘗爲漕使於廣宋亡因家新會曾祖秀實遷廣西之龔州卽今

平南縣也祖惠領鄉薦爲政和令已去而民思之爲之立碑考輝以鄉選第一人歷香山翁源二學諭有文行妣黃氏御史賀相之女公少警敏趨庭學詩下筆輒有奇語正統丁卯發解廣東第四人尋遭父喪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又丁母憂成化乙酉授南京戶部主事清嚴不受私謁素與監倉御史不相能適有委吏答其役人之盜廩者因致死御史聞公亦嘗答之乃嗾吏必連引公併取其獄詞改抹傅致公罪公投牒省臺赴懇于京臺臣劾公擅離官守遂落職人皆冤之僑居南京日以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書教子視世之勢利泊如也成化甲辰以子潔貴推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弘治元年自南京挈家還廣至全州愛其土淳儉購地築室居之潔聞母喪回公尙無恙服闋促令還朝勉以進德學修職業潔謹受教別踰年公自覺非久於世者乃區處家事手書遺訓十餘條以寄潔潔方驚痛而凶問已至矣公以弘治乙卯十月七日卒距其生永樂甲辰十月廿五日春秋七十有二先娶郭氏繼崔氏梧州千戶貴之女先公五年卒子男五長澂鄉貢士早卒次卽潔今爲翰林侍講次澈次

欒次瀟女二長適平南學生謝天錫次適全州學生蔣
昇孫男三概樾榘孫女五皆幼公性孝友人無閒言與
人交重然諾人有過或至面斥改而止人以是敬之以
是疾之其坐廢免亦爲睚眦者所中非其罪也居閒處
約非義不取嶺南禁屠牛甚嚴非官司有驗不敢宰鬻
有能爲之取驗者多得利鄉人絕戶之產力能規取之
者亦爲己有公皆不屑爲也平生侃侃言論每以生靈
爲念其說溥將也以數語活數千人命聞者壯之公亦
自負謂生無益於時惟此一事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也溱始發解公攜之濟揚子江疾風折檣敗舵舟幾
覆公取瓣香祝天水工以艣插舵竅中幹之而濟人以
爲陰騰之報公旣被貶封享祿養壽考令終而有子鼎
貴顯揚未艾天之報施尙未已也溱奔喪還將以弘治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全州右山之麓以合於崔夫人
之兆予與侍讀楊介夫皆其同年相厚者介夫旣爲之
狀銘宜屬於予也不敢辭銘曰

今之兩廣古百粵裔夷伏莽曾竊發虎臣鼠首莫敢遏
屠戮齊民冒功伐片言出吻于命活壯哉張公眞義烈

僊雲奇驥等閒蹶吐玉神駒卻超絕施報乘除理不越
翛然順化歸其穴後欲知之視銘碣

贈翰林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予觀古之爲人母而得顯名於世者未有不因其子者
焉姜嫄之名也以后稷簡狄之名也以契孟母以軻范
母以滂陶母以侃下至歐蘇二程之母亦莫不然雖其
母之賢不可泯亦惟其子之故而益以顯也然歐蘇程
氏之母皆其子能自書其事其他亦皆良史書之故其
事迹顯而傳後世爲人母者豈盡不如古哉其子或不

碧川文選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以顯之又不能自書之而所書者又不得良史故其
事迹泯泯無聞是可惜也吾於亡友劉景元之母夫人
之喪而重有感焉景元嘗爲予言其母之賢行有可與
古之賢母埒者不一而足景元有學識操行方以行道
顯親自期弗究其志以沒予旣哀之今於夫人之喪使
景元而在亦必能自書其事然旣不可得而予昔所聞
於景元者又多遺亡茲其弟戡所狀者又皆常事且予
亦乏良史之才其何以顯白夫人之賢以慰吾亡友於
地下哉雖然不可不爲之一書也夫人姓趙氏諱某父

振顯母雷氏世居安福之古源嫁同邑三舍劉氏爲贈
編修某之配封太孺人事舅姑甚謹相夫治家甚勤聚
族干指而處之甚睦嫁三從女不使失儷甚有恩其常
行多類此及景元將命安南所親謂夫人曰賢郎此行
不患無橐中裝也夫人作色曰是何言哉吾兒素清介
亦不待吾教戒吾顧不能爲崔玄暉之母乎景元至安
南餞贖之物一介不取藩王陪臣跼踖弗寧至戰色言
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及上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予
之所聞于景元者惟此不忘耳是亦足以表見非此母

碧川文選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生此子也夫人子四人長戡卽景元以進士第二人
及第歷官右春坊右諭德先卒次卽戡駙馬都尉處訓
導次景恪景隆亦早卒孫八人槩棖梁俱庠士次挺柝
稔森樵曾孫五人曉暎旦昉鼎夫人以弘治八年十二
月十一卒得壽七十有八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葬廬陵
梅花塢編修公之兆銘曰
是惟劉景元之親之墓景元國士人所敬慕其親窆茲
景元旁耐嗟後之人尙無傷其封與樹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蘇州通判費君諱燦之妻封孺人羅氏洛川知縣諱端
之女也羅與費之先皆浙東人羅山陰費慈谿永樂閒
徙高貲富人實京師羅與費貲皆中徙故今皆爲大興
縣人孺人生而貞淑不妄言笑洛川公名之曰淑貞擇
對以歸通判君君時初發解家尙窶相與處約無戚容
僅三月喪舅至捐奩具以佐費無難色君爲潛山知縣
孺人奉姑以就祿滑甘滫瀡之養無不如志及陞大同
通判姑不欲往則留京以事姑姑沒親爲衣衾棺斂無
違禮君遭喪次無餘憾焉君歷任潛山大同後更判蘇

碧川文選 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先後二十餘年所至民安所去民思已去而家無厚
畜蓋以孺人內助之良能安於儉素每以守己保民之
道勸戒相成也其子鎧以進士出宰秦和亦以勸戒其
夫者誨勵之其婿王術以進士出宰嘉定又以誨勵其
子者訓飭之蓋孺人之言曰自吾爲女從先君子洛川
暨爲人婦事君子于潛山作縣之道聞之熟矣守己當
如女之守身保民當如母之保子我爲女婦知所以守
身者清慎之外無餘事知所以保子者誠愛之外無餘
法守己保民之道亦猶是爾故孺人之相夫與教子婿

者皆此道也是可謂之賢矣孺人子女皆三人長子卽
鎧今湖廣道監察御史次續又次欽長女婿王和試政
工部進士次卽王術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又次國子生
侯巽孫男四澄淵沐泗孫女二俱幼孺人以弘治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明年正月某日合
葬于通判君之兆鎧以兵科給事中周君旋所爲狀屬
子銘而術又爲予語其詳也爲之銘曰

洛川之女潛山之婦目染耳濡作縣之譜若子若婿具
聞訓語咸自縣升衣繡持斧賢哉若人孰與爲伍嗚呼
博陵崔玄暉之母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永新劉公卒于家春秋
八十有二其子哀爲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旣奔喪將
以公之歷官行事言于朝以乞祭葬也葬宜有銘乃取
豐城李尙書所撰事狀示予以請惟公與吾文懿公爲
同年因承愛厚公年八十時予嘗以文爲公壽今幾何
時而又爲公銘墓也嗚呼傷哉按狀公諱敷字叔榮其

先江西安福人宋水部運使開國男德言之後運使十
一世孫曰彥昇始遷永新至公九世矣曾祖諱子桓有
隱德祖諱曼成嘗爲千夫長有惠及人以子善貴贈承
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後以公貴加贈資善大夫都察
院右都御史祖母謝氏累贈夫人父諱道麟初贈文林
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母湯氏封太孺人贈夫人公少孤從叔父工部府
君受戴記力學有遠志邑有忠義山唐相姚元之牛僧
孺遺迹存焉宋相劉楚公沆嘗有五百年來三出相不

碧川文選 卷七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才何幸繼前賢之句公每游詠其間輒有企慕之意景
泰元年舉順天府鄉試有司錄其文以傳明年第進士
理刑都察院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嘗於安慶等處
巡江捕盜有錦衣官校同差者漁利虐民公卽奏革之
采石龍江有劇盜殺掠人公設方略捕斬之南京沐駙
馬梅駙馬等府各以奸利奏計久不決公片言折之皆
伏天順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湖湘旱饑常澧尤甚巡
撫都御史白公圭委公以救荒之策公悉心區畫活饑
民數十萬遷貴州按察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以母喪服

閱改任福建有盜起海濱公與憲副何公喬新定計直指其巢穴而禽獮之成化六年遷福建左布政使明年述職于京值彗星見奏疏十有二條皆切時事八年浙江海潮暴溢漂廬舍溺死人畜無算憲宗皇帝憂閔元元特陞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公舉周禮荒政宜于時者推行之昏墊之民數千家皆不至失所浙鎮巨璫席勢牟利公操切之使不得逞奏革其受民詞訟遂著爲令十年移公巡撫湖廣兼理軍政以荆楚分封日滋營造民力日屈公奏請定制府第大小會計工價多

碧川文選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給令各府從宜繕修爲便朝議是之遂通行天下爲定例有中貴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公極言其弊上爲罷之靖州苗賊作亂敕公與總兵官李震等會兵進討攻破大小賊寨六百餘所生擒首從苗賊四百餘人斬首八千餘級俘獲賊屬男女一千六百有奇其報捷之奏云爾策功進左副都御史先是荆襄流民爲患既討平之朝廷圖久安之策委公與右都御史原公傑議處奏設鄖陽府及行都司以統治之荆襄可久無患十五年公以疾致事歸二十二年起公陞右都御史涖院事

公辭上曰卿練達老成特茲起用宜勉就職不允所辭今上皇帝卽位復加優禮賜公白金文綺至再又賜誥略曰累長外臺謇諤茂著進副都憲節操益堅屬口老成召遷臺長其衷嘉之詞至此且贈公祖父二代俱至二品未幾公避煩言請老上猶勉留至再疏乃允俾馳驛還鄉且贖楮幣三千貫弘治五年詔進階散官一級至是以壽終公性度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處之綽然雖居倉卒應之裕如故歷官中外焯有聲績至退處于家作祠堂置祭田合族義興禮讓其治行多類

碧川文選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豐城公與公同鄉同出處稱道之甚至其知公之深者哉予特掇其大者書之公配周氏有淑德封孺人贈夫人先卒子男六人長襲卽延令旣爲錦衣鎮撫又以軍功陞百戶後改永新所次卽都事哀皆周出次表以進士授行人先卒次襲邑庠生皆側室彭出次展以例冠帶次表皆側室王出孫男十人慶錫慶隆皆邑庠生慶植慶樞慶恩慶律慶功慶勳慶賞慶鍾女五人長適驛丞戴弁次適某某餘在室女孫八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邑之義山祖塋之次以合于周夫人之兆

禮也爲之銘曰

永新義山有聰明泉三出相臣閱五百年宋劉楚公著
爲詩篇公於楚公豈其苗裔游詠山泉夙懷遠志遂擢
巍科遂躋顯仕內敷外歷文事武備歷事四朝鞠躬盡
瘁御史大夫古之相臣公至大拜適際昌辰疇昔之志
今果得伸楚公之詩又一驗云公今沒矣復葬義山邱
首在茲百世無患

叔妣張孺人墓誌

叔妣張氏諱素紈封孺人鄞處士諱子和之女吾仲父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封江西道監察御史諱自念之配今應天府府丞名守
隨之母也壽七十有六以成化庚子二月十四日卒于
家時府丞將之任道聞凶問星行赴闕乞歸終制卜以
是年某月某日附子和嘉阜御史府君之封泣謂守陟
宜爲之誌守陟哀不能文嘗記往時先祖栖芸先生祖
妣朱夫人以禮法齊家嚴肅甚我先宜人與孺人暨今
季叔母服事惟謹嬉笑噫無敢出聲佐饌助奠動必
中節儼如也夙興操作釜爨并白之勞二母恆先之以
逸吾母吾母罔或自逸趨而共之夜則張燈聚一室紡

績相對溫言互答雍雍如也而孺人事府君敬順弗懈

嘗侍疾逾一二年躬親藥物百方調治焦思盡瘁有人
所不能堪者疾旣瘳閒數歲輒復作雖屢殆而復安孺
人力也其撫子姓慈而善教每退自家塾必令誦所業
閒嘗誦小學至崔玄暉母盧氏教戒之辭乃曰汝曹他
日幸有官職願使我聞好消息也其後府丞第進士官
御史以最推恩府君與孺人偕老受封先是吾母以伯
兄學士爲編修時恩封太孺人矣歲時上壽簪纓冠佩
森列輝映鄉人嘖嘖稱歎以爲善慶之所致也今諸老
皆逝惟兩叔母在而又喪其一感今念昔有不勝痛恨
者何忍爲辭昔柳子厚於其叔父侍御史爲之墓版叔
妣陸夫人爲之誌文至今柳氏世德與二人善行著人
耳目蓋其文鋪張震耀足傳不朽也吾家世德善行無
愧於彼而守陟文不足以發何能爲乎兄命乃弗敢辭
遂披淚瀝悃直書以誌而不爲之銘蓋至哀無文至敬
不飾也孺人有二子一女六孫長子守防居士與嫡孫
茂亨舉人皆先卒又可哀者故併書之其餘則少保商
公所爲府君之誌已悉故不贅云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縉雲之陽有文行之士曰介庵先生姓陶氏諱玻字士珩以子貴被敕封承直郎工部營繕主事既有官稱矣人猶稱之曰先生者重其文行也先生生數齡而知書八歲而能詩比成童而攻舉子業間以母喪致疾而廢乃更縱學無所不闕初治毛氏詩曰興於詩固學者所當先也晚好左氏春秋曰有志於著作名家者不可外是而他求也於諸史尤熟於司馬氏通鑑與人言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如示諸掌鄉先輩若西溪李君行簡郡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趙君士英少司寇李公宗楷先生皆嘗師資之故學有源委文有典則而尤長於詩在里中有思鳴稿在邑中有篚尊稿來京師有觀光稿其治家教子則有訓誡諸錄其筆削義例則有郡志一書此先生之文學可重者也先生踐履淳實而尤篤於倫理以父少罹黨禍禁錮憂患之餘故晚年安養務致豫悅及病徒步百里以迎醫及卒喪過三年而猶哭人稱其孝以母早世哀思罔極迎養外祖母于家如母存焉盜起鄰邑為作竹兜昇以避之暨其壽終為治喪具以安厝之人尤以為難

其居鄉里以信義率物有為不善者輒相戒曰陶先生聞之得無不可乎故梅公俊之力葬其父陶敬時之歸養其伯蓋有所感焉有陳烏者母病癱二十年烏行傭以供之不懈母卒貧不能喪先生至捐貲以周卹之且為詩以獎勵之故鄉人益勉於為善此先生之行義可重者也嗚呼世之人若先生者何可多得哉今已矣先生卒于弘治五年十二月九日得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先塋之次其子虞部員外郎嵩以其門人監察御史周君南所為狀請子誌其墓子因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撫其所可重者書之先生世居縉雲之筠溪大父諱原道醫學訓科父諱信民有隱行先生娶麻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嵩次臯為郡庠生次中授散官女一適李鵬孫男六堯佐堯仁堯章堯勳堯夔堯京孫女二皆幼銘曰
有文以潤身有行以表俗有子以顯名有壽以享其榮祿猗嗟先生全歸亦足

汪處士墓表

休寧之兗山有汪處士者諱觀勝字用斌年九十以卒

卒于正統癸亥三月一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之華市有子一人孫七人曾孫六人既有銘其藏者後三十七年爲成化庚子其孫瑞州新昌知縣道以其銘與事狀介吾同年友王允達中書請余文以表其墓辭弗獲乃掇其可以厲世者論次之汪氏初居歙之黃墩繼遷休寧之安樂鄉載徙兗山本唐越國公世華之後處士其三十二代孫也曾大父諱曾乙大父諱祿考金壽字奇英奇英與弟漢英素友愛元末盜起剽掠村落兄弟皆有膂力相爲屏蔽猝遇賊奇英墜于坑仰謂弟曰吾

碧川文選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已矣汝亟脫去猶得存宗祀也漢英戚其言奮厲大呼向賊欲致死角之賊駭而去乃下鎗援兄遂相保全鄉人壯而稱之處士偉岸剛介有諸父風與兄觀奴觀童尤相愛敬兄家居治生處士遠服賈以給之費用漸饒惟所居湫隘一日兄弟聚首言曰吾家眾日蕃居室已不能容前村有隙地安得屋之而析一房以居乎處士應曰兄弟同居不忍析耳無已弟當圖之二兄宜承先業也歷年而屋成盡以先廬十數楹推與一兄不有其一椽半暨人以爲難能平居重然諾臨事有果斷嘗

爲鄉耆人就辨曲直得其片言而服至與人交坦易盡情或相過從觴酌酒奕戲終人不厭也銘狀所述其概如此余嘗患世之不令兄弟交相爲瘡雖錐刀之利至紕臂鬪牆爭之小有害焉輒相視如塗人不一引手救俗之傲也甚矣今汪氏兩世其於兄弟之間實異乎流俗蓋知天倫之重篤於愛敬者也愛則相恤見害必救之敬則相讓見利必遜之易地則皆然也故余述處士之事本其諸父之善併列而表之使夫交相爲瘡者過其墓殆必赧然而愧恥幡然而悔改乎其於世道不無補云故表

碧川文選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豈惟先王然哉今朝廷以觀風之使董庠序之教者蓋取諸此吾友楊君質夫初以山西按察僉事奉敕提調學政繼升副使提學山東其在山西嚴條約公勸懲課士以詩書執禮又省境內風俗凡巫覡之術皆屏之淫褻之祠皆撤之緇黃之居私創者更爲社學選民間之秀讀書習禮其中士風民俗爲之一變其在山東造就士類略如山

西屬憲長虛席代總臬事大家彊宗有奢而犯禮怙侈滅義者必寘之法而居官律已務爲清約門無私謁室無長物雖至死橐無餘貲嗚呼質夫真可謂觀民設教者哉於山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於山西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也觀風之使質夫優爲之矣惜天不假年而不至大任也噫君諱文卿質夫其字也漢太尉之後有諱巖者仕吳越子孫散居會稽號浙左院至宋有諱適者以學行聞隱慈谿山中不就徵辟人稱爲大隱先生十一傳至諱雲者贅居鄞葉氏遂爲鄞人雲之孫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孟暉君之曾祖也祖諱灝以高年例授仕者冠服其季曰頤永樂庚子舉人早世考諱實舉鄉選爲安福訓導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金氏少師兵部尙書從孫女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少穎敏不凡七歲入小學十三通舉子業弱冠入郡庠成化四年發解浙省第一十四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前列初授兵部武選主事吏抱故牘白事探刺可否乾沒售利君發其奸狀杖之遂皆畏服未幾丁父憂起復改刑部主事時有尹清者夜飲殺人事覺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代之

公一訊知其誣根捕尹清豪長者爲請終無所聽竟坐尹清而釋鐸左驗者皆曰天開眼矣逋寇席英王勇白晝殺人邏者不能捕追躡賊所過抵逆旅主人逮繫之有夏廣才者坐窩主死罪公爭之曰廣才迫於凶勢飲食之何物之窩竟出之如廣才坐死者二十人皆得釋人以爲當聞大父喪君以嫡孫承重弘治元年起復至京時山西缺提學僉事三原王太宰議堪其任者時吾兄文懿公爲少宰以君對太宰曰年未艾乎文懿曰年已五十矣遂舉用之歷四載陞山東君兩總學政三晉齊魯之士顯庸者多出其門亦可謂以人事君矣其爲人外圓而內方平居雖若和易臨事確然不可奪臺省中有大事或重獄眾論紛紜君至一言中其肯綮罔不帖伏十年歲當大比君出行部簡閱應試之士炎暑積勞力疾視事至九月疾甚其子侍側君謂之曰吾平生所爲惟上合天心內盡吾心外不拂人心而已又指榻前書篋曰吾無以遺汝惟存此心與此書耳汝輩能繼述吾無憾焉遂瞑時弘治丁巳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正統丙辰得壽六十有二君天資秀敏諸經子史百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之書無不究覽其發之文宏深博雅自成一家人爲詩亦清麗可喜君自號菘畦有筆談類彙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安福尹蛟川李公某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叔達嘗入粟賑饑例授承事郎次叔通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女三長適漳平知縣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庠生盧倖孫男二女一皆幼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其子以邵僉憲賢所爲狀示子圖惟不朽昔司馬公與范蜀公生同志相約後死者誌其墓且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子與質夫同年同志姓又同也

碧川文選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幸後死誌已愆期故卽外碑刻文而顯詩之以表君之墓詩曰

敬敷五教咨司徒明刑弼教屬士師有虞命官萬世法
憲臣董教今良規三晉齊魯異風俗觀民設教隨地施
榎楚不威士心服延及齊民知禮儀喬遷伊邇遽徂落
青衿黔叟徒傷悲知君厚積有餘慶鳳毛已上青雲梯
平生忝結金蘭契表銘愧乏瓊琚辭安得濫公大手筆
爲君一掃墓前碑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楊氏世居鄞之鏡川距所居西北三里許有阡曰和嘉阜卽先塋也塋域東向自曾大父熙正府君始葬其中禮東向以南爲上大父栖芸府君葬其南吾父梅讀府君葬其北仲父見素府君南之次季父韋庵府君北之次吾弟守隰徵士以早世耐其北又其次也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有詔兩京文臣悉予應得誥敕於是栖芸梅讀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見素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韋庵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栖芸梅讀見素官至三品例得立神道碑守阡已撰梅讀碑文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兄司空謂曰塋域旣同神道無二盍其爲一碑乎應曰諾謹按家乘熙正府君諱起汶字浩卿姓楊氏五世祖再十一府君以世爲宋臣義不仕元作詠史詩有恥爲庸敏士寧作殷頑民之句熙正生元季亦不仕世以貴雄于鄉國初治豪右方嚴熙正以族之豪也懼及乃捐家貲避居葑里別業又爲重徭苛斂所困亡其室陸孺人弗克葬其季子昱以庠生充吏被誣徵吏賦至萬別業亦蕩覆歸卒于先廬壽七十二子孫議葬地顧先業之未鬻者獨和嘉阜耳召堪輿家視之曰吉遂舉二

喪葬之時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也今先塋之居中者是也栖芸府君熙正長子也長身美髯容觀雋爽通易書詩三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少生富家長罹患難老而望尊貲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如一人不見其少異一修郡志三修實錄有司皆聘爲總裁晚年造履彌篤更號思誠叟爲文操筆立就皆淳古爾雅其自爲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所著有栖芸彙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錄詠物詠菊等詩初學對聯數十卷藏于家壽七十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今所贈官以不肖孫守陟推恩也夫人藕橋朱氏淑慈儉勤治家有法壽八十八卒今贈淑人生三子梅讀見素韋庵也梅讀府君諱自懲字復之栖芸長子也天性孝友德量恢宏宣德中以易應鄉舉有聲有司強辟爲從事正統初上京師應順天辛酉甲子兩科秋試皆不偶積功入官戊辰待選吏部己巳之變日擊時事有集句詠史詩二十章知者以爲長歌之哀過於慟哭者也景泰元年授福建泉州府倉副使知者曰才高位卑奈何應曰位雖卑職易稱孔子嘗爲委吏矣敢不盡心

乎監司知其賢檄署德化縣縣遭鄧寇兵燹之餘至縣勞心撫事民懷其德又委帥永春民兵捕逋寇招徠有方寇亦復業既還泉州監司直指交章薦其堪爲牧民之職不幸以病卒官壽五十七以長子守陳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今所贈官以不肖子守陟推恩也夫人櫟陽張氏賢明孝慈以舅姑老侍養無違始終未嘗從宦壽七十三卒初封孺人贈宜人今贈淑人見素府君諱自恣字樂之栖芸仲子也性沈靜少嗜學經書史略李杜詩皆默誦如流居鄉平心率物雖斗斛權衡之出納未嘗虧人以利己梅讀與韋庵宦學京師見素獨持家政奉二親撫諸幼御羣僕一門四十人怡然禮法中無一愆侮者鄉人以爲難以子守隨貴封監察御史雖命服光耀其自處如韋布時壽七十三卒今所贈官以子爲大理時推恩也夫人葑里張氏溫良慈惠見素嘗病躬侍湯藥累年不懈初封孺人壽七十卒今贈淑人韋庵府君諱自恣字勉之栖芸季子也性爽愷讀書識達古今議論英發正統末從梅讀在京師親見奸閹誤國事每言及輒切齒怒罵天順初聞奪門有功事輒曰此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輩貪天功以爲己力其能免乎既而果敗居京時學徒雲集多所造就及從宦泉州太守胡公聞其賢延教諸子欲以懷才抱德薦之不就從子文懿懷其教育之德爲入貲授宣義郎壽七十一卒今所贈官以子守隅爲兵部時推恩也夫人殷浦陳氏敏慧端淑母儀足法初封太安人壽八十二卒今贈宜人亡弟守隰徵士字惟升初攻舉業善屬文尤工鍾王筆法成化初有詔舉經明行修福建尤溪縣舉之移文至家起之以事母辭不就年三十六卒室王氏亦繼卒於祖墳西北買田葬之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栖芸三子九孫梅讀子三人長守陳官至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尙書諡文懿次卽守陞官至南京吏部尙書次卽守隰見素子二人長守防次守隨官至工部尙書掌大理寺卿事韋庵子四人長守隲江西豐城學訓導次守陞守咸次守隅今官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曾孫茂元今官廣西布政司右參政茂仁今官四川按察使皆文懿子也餘未仕尙幼初熙正之葬無墓誌文懿公有識葬之文具載始末栖芸自撰墓銘文懿亦爲作小傳梅讀則太子少師大學士蕭公鎡銘之見素則太子少保

尙書大學士商公輅銘之韋庵則大理卿夏公時正銘之春容大篇足垂不朽然皆藏之墓中今欲列于神道小子狂簡不能具述掛一漏萬不能免乎不明不仁之咎強顏書之而系以銘曰

靈宗初謀自有周宣王支庶封楊侯楊侯苗裔遍九州鏡川一派儒家流相傳詩禮學魯鄒仕宦汴宋承箕裘比肩左衽吾其羞避世逃名夫何求經畝心地耕且耨辛勤奕葉方有秋一門榮祿功名收永懷豐芑貽厥謀馳封錫命渥且優燎黃先隴昭潛幽父子弟兄膺寵褒

碧川文選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婦姑娣姒咸承休九原會聚含笑不我心感愴增悲憂拔淚書銘金石鏤上侈君恩圖報酬下貽嗣胤垂千秋

碧川文選卷七

碧川文選卷八

明鄞楊守陞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于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窆于三峯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耐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尙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谿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

碧川文選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為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諱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為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敕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考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真盜獲龍鳳服飾為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尙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饑無賴民欲為變公亟發倉賑之先事後聞人以為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

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尸浮于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即服而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而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

碧川文選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以已行已殺為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汚倫理已為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尙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而不忍加之於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閒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尙書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于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侵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濟饑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濫力役數萬人罷黜不職庶官二百餘

禮為士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為繁公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公通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

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同公為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

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

三卷公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

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

三詠則慈谿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

著春秋辯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

碧川文選

卷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

又如秋鶴引吭闐有餘韻亦可見其概矣守陞先大夫

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賢俊公尤交之深者今公之

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既為位以哭適明檣來南京以

公門人徐奇所為狀泣拜請為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

嗚呼守陞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

周旋雅矣奉政公園趣存稿先兄文懿公序之先大夫

梅讀存稿公序之畫像公贊之文懿卒公誄之今雖不

足以辱公之命則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

事于兄惟貞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為敘次如右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陞於此亦云銘曰

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徽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

國為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于明自明

而杭哲人乃生博學洽聞名聲焱起高擢賢科薦陟郎

署被服儒術緣飾法律錄囚于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

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

為甲令傳于永世天子曰咨予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

碧川文選

卷八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省役保息甘萬維

生公手撫綏繫起死人枯骨豐肌泮水嚙城民其魚矣

公禦其患奠厥宅里除其蝨賊擾其龍蛇為國活民遑

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厥辭禹貢

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為詳節士儀儀略人猶憚

煩刪為舉要可永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春秋辯疑

未成絕筆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

神道碑銘

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指揮使司職任雄要其掌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隱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循京師禦非常戢奸寇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有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覲刑贖貨遠或數年近不二三年輒債事以賈禍其有歷任二三十年被渥洽超崇階以功名富貴始終者殊鮮惟公有焉公諱驥字尙德世爲順天大興人曾祖諱大以子貴贈千戶祖喜以儀衛司尉歷功至錦衣衛右所正千戶

碧川文選

卷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鏞襲祖職三世皆以公貴累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丁氏皆夫人公體貌魁頎性度寬厚少從括蒼潘流清先生學於書多所涉獵旣襲武弁尤樂與學士大夫游蔚有嘉聞少保兵部尙書于公知其偉器以其子妻之天順改元少保爲權奸構害公坐累謫戍威遠憲宗卽位顯白少保之忠而復其子婿官公得還任成化二年用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四年畿內劫盜屢作敕公督官校逐捕得其渠魁戮之遠近帖然先是公謫威遠時值虜入寇公從總兵官高陽伯

李文禦之斬獲虜酋把禿王等若干級至是兵部覈功奏陞公指揮同知十四年錦衣掌印者以罪免陞公指揮使以代之未幾陞都指揮僉事二十年敕公兼理機密糾察之務其冬陞都指揮同知二十二年詔嘉公督察機務累著勤勞特陞都指揮使先後賞賚繡春刀綵幣寶鑑等物御製連環詩續通鑑綱目等書不一而足每遇經筵廷試皆得供事預燕及郊祀扈駕則賜蟒龍衣以爲常其寵遇若此公爲政不苛刻雖擒奸討猾於註誤者多所縱舍嘗因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

碧川文選

卷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上法皆當死公曰饑民不得已以救死耳今皆實之法可矜也奏上多從未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以徼功有妖人眞惠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公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於是惠竟抵死餘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鄰人傳視妖書者欲發其事以覲賞亟以告公公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俾歸諭其鄰人皆驚悟散去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威公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公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公具

以實對卒不易今上即位命兵部遴選軍政大司馬列
 疏獨稱公老成得體敦厚不刻時以為得其實云弘治
 四年十二月朔上視牲南郊公扈從還得疾越十有五
 日卒春秋六十有一訃聞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
 葬事以明年二月某日葬于下馬社之原公娶于氏即
 少保之女封夫人子四長宸龔某官次宏中書舍人次
 完四夷館生次宥女一義勇右衛指揮同知其壻也公
 起自遷謫荐陟崇要既嘗親涉憂患又曰擊前任衛事
 者相蹈覆轍故公務為長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有
 五年而握衛印亦十有四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子與公同朝往還甚久今其子以待御田景賢所為狀
 及少宗伯倪舜咨所為誌詣予請文於神道碑義不得
 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曰

碧川文選

卷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惟朱氏與自儀衛積伐累勳為干夫帥公承武階亦
 有文事受知孤卿以其子妻坐累戍邊誠非其罪憲皇
 之初昭雪忠義公亦賜環乃復厥位乃陟峻階乃據要
 地六遷其官二品之貴寵隆不驕權盛不肆保其初終
 哀榮兼至彼何人斯作威逞勢曾不旋踵或顛以躓求

如公者百無一二神道有碑我銘以識以永公休亦以
 厲世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謝公神道碑銘

昔蔡文忠公以狀元及第堂堂英偉真宗大悅以為得
 人其後歷官學士以至為相天下推之為正人以為朝
 廷重累贈其父為中書令封其母楚國太夫人既光顯
 矣范文正公書其事又稱述其父母賢而善教故益顯
 于後世以今觀之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謝先生于喬者蓋今之蔡公也其親之賢則有過於
 蔡氏朝廷封贈其父如其官母為夫人亦既光顯矣茲
 當立碑神道宜得當代名筆有若范公者書其事以益
 顯其親也今乃辱命守阼辭不敢當則曰昔先祖之墓
 子之兄文懿公實銘之今先人之碑子宜為之銘且與
 先人同事場屋而相知者亦惟子在能不為之一屬辭
 邪嗟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守阼何能為辭竊以古人
 之事適相類者比而書之以彰其盛而後著其實云公
 諱恩字公覲姓謝氏其先台之臨海人自長二府君始

遷餘姚之四門歷五世至公之曾祖曰見賢祖曰原廣世有令德考諱瑩官至福建布政司都事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妣余氏贈夫人其台葬銘卽吾兄文懿公所撰者其事備矣公受義方之訓少而強記長而博聞矢口成章輒爲人所傳誦以戴記應鄉舉名振一時稠人廣會有識者曰此餘姚謝某則一坐盡傾或以魁選期之然累舉不偶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嘉定尹蔣忠雅知公賢卽以應詔例當就御史覈實或謂須致私覲公喟然曰官以賄成吾尙可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厚詳慎旣歸逮事舅姑甚得婦道時祖姑嚴孺人尙無恙年八十餘夫人護養周悉得其歡心常曰孫婦孝順天必祐之福以生貴子是吾願也其後果然鄉人以爲美談其自處勤以約紡績女紅至老不廢侈靡服飾雖貴不御其治家公而恕家眾數十百指撫御咸宜或僕媵有過未嘗輒加笞詈其於子姓慈而善教嫡庶均養有鳩鳩之仁督學勵業不爲禽犢之愛其賢行多類此子男四長遷字于喬發解廷試皆第一歷官翰林春坊詹事以至今職次選不祿早世次迪以進士任兵部主事次遲亦早世女一適上虞韓鍊孫男五長正應鄉舉未遂次丕舉京闈第一父子解元亦一盛事次匡次望次亘女三人曾孫男二用賓用賀女二人皆幼公以于喬貴初封翰林修撰再封春坊諭德今贈前職夫人初封安人再封宜人今贈夫人弘治四年夏六月夫人卒後二年秋七月公卒壽皆六十有三夫人卒時朝廷遣官祭葬及公卒又賜之祭命有司啟壙合葬皆出特恩汝湖之南牛屯壘之麓其葬地也銘曰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舊學補袞代綸黃扉紫閣有開必先曰惟嚴君浮英
湛德服義履仁藝而不試發于後昆競爽甲科接武魁
元馳封錫誥偕老全歸敕葬諭祭度越典彝帝命相臣
子嘉乃績贈爾所生其視汝職相臣稽首天子萬年深
恩漏澤下逮九泉爰作穹碑植之墓道以侈上恩以顯
厥考古有蔡齊大魁作相揚名顯親百世之望今亦有
子顯揚如齊銘以相之永矣其輝

祭毛都給事文

嗚呼士廣遽止於斯天道福善神扶正直始以為信而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以為欺士廣之德仁厚豈弟士廣之行忠信孝慈其
律已也如秋霜之高潔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熙熙士廣
之善可稱如是宜乎獲天之祐而終享乎期頤給舍再
遷日侍彤墀忠言讜論上徹宸闈謇謇諤諤風聲四馳
善良賴其扶植而奸諛憎其所為士廣之正直如此宜
乎躋大位而獲神明之扶持夫何壽不逮乎四紀位不
登乎大夫岳牧之薦伊邇而山壑之舟已移老母家居
終養無期殊方萬里寡婦孤兒此士廣之遺恨而可為
大慟而深悲嗟世之人吶吶蚩蚩陰賊險狠貽背麗眉

奸回貪墨腰金服緋而士廣乃至於此所謂天道之不
可測而神理之不可推朝野聞訃孰不歔歔皆曰正人
已矣吾道云衰袞職有關誰其補之國有大疑孰為著
龜臺諫生風孰為羽儀奸回以為莫予毒也而善良以
為失其所依興言及此直欲籲天訴神而無梯嗚呼士
廣已矣奏議數篇直氣正辭自今觀之凜乎猶有生氣
而異時汗青之紀金匱之藏夫孰能遺則士廣之不朽
庶其在此是以天道之報施士廣可以無憾而安於天
命夫何疑某等鄉曲之情微夫人之慟而誰為浹旬之
前式燕以嬉曾幾何時死生頓殊舉觴永訣有淚漣漣
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嗚呼往者麗澤之會有友二十五人曾未數年升沈之
跡若天飛而淵淪中間既喪中夫又喪齊道人皆惜之
而今於景奇之喪則又為之痛惜而深攀蓋景奇以尙
寶之子太師之孫脫去紈綺之習而折旋禮義之門其
丰儀之秀雅若瑤林玉樹負出乎風塵其文辭之蔚麗
若層巒疊嶂騰湧乎煙雲其才氣之卓越若龍泉太阿

碧川文選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以剗犀兕而斷蛟螭於是捷鄉闔魁省試親策於天子而擢之上第拜爲司馬之臣人皆期其遠繩祖武而爲廊廟之珍也夫何宗支啟釁禍蔓相因萋菲成乎貝錦林木災於亡猿尙賴重瞳之明爰開一面之仁徙之監郡示不終捐詎意降年之不永竟從中道而亡身嗚呼公治之非罪賈生之謫遷仲宣之道死子淵之短命彼遇其一人猶哀之而景奇實兼有焉此吾徒所以痛惜深鑿而云云也豈特同盟相好同心相親而然哉寄一觴以永訣隔千里而馳神庶英靈之不昧或有鑑於

碧川文選 卷八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斯文

祭胡參政廷慎文

嗚呼公之德淳而正可以承弼厥辟而止於參一藩之政公之才精以練可以圖維國事而止於佐兩臬之憲公之文典以博可以潤色大猷而止於聲律敘述應世之作使天假之以年猶有望焉乃遽止於斯而吾黨聞訃失聲不自知泣之漣也嗚呼吾浙之元最盛於前所謂承弼厥辟圖維國事潤色大猷者接踵而駢肩有來其繼謂公其庶茲焉已矣吾道寡助而所以爲之泣者

豈惟鄉曲之情交游之故嗚呼七元之會曾幾何時千秋之別再會無期令器進士奔喪而歸致薄奠以寄哀惟英靈其鑑之

祭黃氏女文

嗚呼汝爲吾女二十三年聰明孝順禮度恭虔宜室宜家內外稱賢非吾能教汝乃自吾先祖栖芸先生以來以禮義齊家而化洽閭門所致然也嗚呼以汝之賢宜享壽福夫何童年而患久瘍旣笄而病榮衛不足使汝惕惕憂畏恆若臨于淵谷雖百方療之不瘳竟以是而

碧川文選 卷八

五六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於此荼毒也嗚呼痛哉吾自汝伯父文懿公與丁夫人連喪血淚未乾今幸汝陸氏姊丈登第爲之舒憂作歡曾未數月而遽遭汝喪此吾所以拊膺大慟而仰天永歎也嗚呼哀哉汝母所生男女維九而天殤者六惟三女存而汝又不祿一生所苦屢傷骨肉今吾猶能以義命自遣而汝母哀痛迫切至欲與汝俱死而瞑目也於乎痛哉吾念汝生之初同產一男一女未睜出疹男獨夭死汝幸生全以至今日回視同產所得豈直倍蓰且詩歌碩人以族類之貴與來歸禮儀之盛爲美今汝

爲尙書之姪諭德之女侍講之婦而兩家門第屹峙于歸往來光榮燁燁而況生則內外稱賢沒則尊卑哀喟女子得此亦可謂不虛生一世矣且蕭艾人憎其久生芝蘭人惜其早萎汝寧爲此其不爲彼汝雖不祿無子而夫婿青年進學未已將來貽一命之封而延數世之祀有可冀者汝其可以無憾而含笑入地也已嗚呼吾哀汝憐汝傷汝痛汝故爲是言以慰汝且以自慰也言不能文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尙饗

祭張參政文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昂霄之翰風霜悴之圖南之翼中道墜之嗟嗟九成不幸類之英才敏識蚤有令譽年二十三而名成進士三十三而命爲大夫四十三而位登三品參一藩之政於八閩之區眞若春木之上升雲翼之南圖也夫何霜露之疾感于中途雲翼方張而遽墜春木方盛而遂枯行道之人見之猶爲之出涕而嗟吁況於同鄉契舊聞之寧不爲之驚怛而號呼嗟嗟九成而已矣夫垂白之母望子倚閭不見萊衣乃見喪車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興言及此良可痛悲何斯人之不淑豈天道之無知

嗟嗟九成命也奈何順受其正莫知其他致奠千里侑以斯文傷子慰子聞乎不聞尙享

祭汪尙書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也不偶公之成也孔艱公之尊父豸服鴛班乘輅閩海動岳搖山夫何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公之痛悲蓼莪廢讀尙蓋前愆奮志科目一舉京闈已充國賓開封削籍不容度人再舉浙闈復登桂籍乃擢甲科乃授史職乃陟宮僚乃貳宗伯官兼學士侍帝之側辛勤三十餘年以躋登茲誠不易得曾未幾時遽嬰末疾

碧川文選 卷八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口不停藥手不絕筆足不踰庭詩文滿室病延十年壽亦七秩已見二子俱獲成名鳳池染翰虎榜蜚英人誰不死有此亦足況蒙聖恩葬祭優渥尙書追贈榮光下燭公在九泉諒亦瞑目吾儕舊知繫官南國遙望吳山逝將埋玉銜哀遣奠緘辭致告嗚呼哀哉尙享

祭劉祭酒先生文

嗚呼公之經學窮三古四聖之精微公之文章會諸子百家之指歸公之道德爲兩京六館之宗師世方仰其喬遷于鼎司以爲當宁之倚毗爲薦紳之羽儀以大庇

天下之烝黎夫何位不盈乎四品壽不逮乎古稀斂其
剛大之氣偉岸之資戢于一木而弗究厥施嗚呼哀哉
公以萬言之策御筆親批臚傳及第翰苑搃詞遷官冑
監適天子視學之初賜坐講經敷揚乾九五之辭聖心
嘉納賚以襲衣環橋門而觀聽者咸歆羨以爲命世之
儒暨陟大司成于斯也師道益尊有威有儀多士率服
履繩蹈規作新士氣葺其庠舍千八百區政教兼舉紀
績于碑雖曰未究厥蘊亦已表見其猷爲況其文衡所
收有鸞鳳杞梓門牆所出有棟梁榱桷皆足爲天下國

碧川文選

卷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百年之用豈徒有功於一時至其雅健之文俊逸之
詩勒金石而編簡冊者皆足爲百世之垂公於此蓋可
以無憾而名位壽年之不至豈足追惟守耻無似誤辱
公知擢魁禮闈接武金闈出入兩京二紀于茲恩義兼
至未報厥施自公之疾屢候軒墀公猶恍爽笑語怡怡
旬日不面痛哭臨尸茲攝監專觸目增思凡諸僚屬亦
同愴悲山頽梁壞其將疇依今歸襄事大江之西臨發
祖奠長號致辭蓋上以爲斯文慟下以哭吾私嗚呼哀
哉尙享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繫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爲許靈宗以國爲氏兮世
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清揚好修姱
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騫於義路兮夕翱翔乎
書圃扈江離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擢秋桂於蟾窟
兮擷春華於瑤林旣離疏而釋屣兮冠岌岌其華簪朝
趨蹌于玉堂兮夕余退乎金馬抉雲漢而分天章兮光
陸離其上下抽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
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旣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
之欽恤生豐肌於枯骸兮燭幽室之白日遷奉常而容
臺兮典有虞之三禮惟夙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矩
時國步之屯遭兮皇輿狩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鑿兮
恐虜情之叵測眾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穎
脫而出兮折片言於眾口返曜靈於虞淵兮吾與義和
而爲御旣弭節於中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帝心之簡
在兮啟黃閣而召余陟宗伯而兼內相兮俾參贊乎樞
機許身自比於稷契兮欲致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
兮暮余出而陳謨念重華之濬明兮固眾芳之齊茂吾

碧川文選

卷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滋蘭使充庭兮又樹蕙之盈畝冀嘉禾之蕃庶兮逝將
去其稂莠彼黨人之偷藥兮貪天功以爲己力怙隆寵
而恣睢兮倘規矩而頗僻旣植楛以充幃兮又緝艾而
爲戶不先時而棄穢兮恐其遺臭於終古歷茲情以陳
詞兮惟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兮孰若節其寵
而全其生解兵權於盃酒兮又何怨讟之能興譽余言
之難入兮孰能信而爲余聽眾嫉妒而謠詠兮玷余身
之不寧朝發軔於燕臺兮夕余駕乎南畿羌中道以改
轍兮指西陝以爲期旌搖搖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

碧川文選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廬吾固知暗默以爲容兮恥而不能爲也將患得而患
失兮乃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
合卒盡言以流亡兮嘗被君之渥洽苟余情其亮直兮
雖棄置庸何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藏吾結
幽蘭以爲室兮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入戶兮雲霏
霏其承宇朝憩長松之清蔭兮夕殮秋菊之落葉怡觴
詠以陶情兮日徜徉而容與及黨人之旣敗兮諒曲突
之初言俄君命之薦至兮返初服之纒紛耿余心之旣
白兮雖九死其無尤矧渥惠之頻仍兮將圖報之何郵

白日忽其西墜兮雲黯漠而曠黃悲風咲盼以鳴條兮
羌哲人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兮遣巫陽而招之窮下
上而求索兮魂迢迢而不歸羅苾芬以致奠兮酌桂酒
兮椒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諱曰已矣哉
生何自兮逝何爲兮吾將問乎大鈞典刑旣不可得而
見兮聊舒哀於斯文

孤鳳詞 有序

冬官主事胡君彥超將奔其母夫人之喪屬余
爲作哀辭時余新釋母喪至京鉅創雖合隱痛

碧川文選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尤深如傷弓之鳥睇虛弦而猶驚者凡所屬哀
挽之詞皆不忍爲彥超雅與余厚必欲得之
勉爲賦孤鳳詞一篇凡以況夫人之蚤寡而子
幼劬躬苦節以有今日彥超將獲推恩而夫人
不待是可哀也詞雖鄙陋庶幾古詩六義之比
而彥超終天之悲余心之獨苦亦於是乎見云

辭曰

梧桐生矣高岡上有鳳兮將其鳳朝于飛兮翱翔夕和
鳴兮鏘鏘期偕老兮比翼羌中道兮離析鳳何逝兮不

歸鳳哀鳴兮長太息太息兮何爲閔眾雛兮無依室翹
翹兮苦風雨心鬱結兮當告誰子手兮拮据子口兮卒
瘡脩子尾兮鍛子羽葺其巢兮哺其雛有雛兮九苞一
舉兮冲霄登阿閣兮容與望白雲兮心煩勞煩勞兮曾
思曷將報兮恩私仰德輝兮紫庭冀榮光兮逮而孰滋
蘭兮不佩其華孰藝苗兮不取其禾孰謂三秋之別兮
爲終天之戚嗟木欲靜兮風蕭蕭鵲雛歸兮空故巢奠
瓊漿兮羞玉食音容杳兮誰爲昭眷慈鳥兮反哺憐鳧
雛兮傍母感二鳥兮不如抱痛恨兮終古

碧川文選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憫貞賦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居而無侶朝悒悒以至暮兮夕營
營而達曙言我家良而族茂兮幼連娟以好修珥瑤碧
而佩寶璐兮戴雀之搔頭攬薜荔以充幃兮緝蕙蘭而
爲綢光陸離其繽紛兮芳與澤其雜糅慕關雎之窈窕
兮冀君子之好逖藉蹇修以爲理兮執高門之箕帚焉
蘿附于松柏兮吾懼夫身輕而施厚覽圖史以自監兮
哀節婦之傾城思雞鳴之賢耦兮恆警戒而相成繫靈
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蘋池懷青萍與結綠兮俟和燭

其子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爲期何大厲之嫉
妒兮羌中道而奪之如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霄而失梯
豈妾人之殃咎兮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髮兮
代羅裳以總衰泣旣盡而繼以血兮心怛絕而復悲天
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哺燕燕飛而歸梁兮雞登
埭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坐隅搏哀苦以
爲枕兮結愁思以爲衾依苦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幸
臨乍悲喜而欲言兮怛驚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兮
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闐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夜
哭而不可兮淚浪浪而不禁朝進拜於殯帷兮奠桂漿
與椒醕芬必弗而不饗兮怛鬱邑余誰語人與歲而偕
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而安厝
薤歌淒其載塗兮柳輦儼以卽路雪霏霏其交零兮冰
濂濂其將沍獸挺走而失羣兮孤雌峙於遠樹抱玄纁
以臨穴兮欲殺身而爲殉憐幼稚之重孤兮又低迴而
不忍暮反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甘齏
兮今直爲此堇荼也哀同室之人兮溘先委於山隅也
倏祥禫之旣踰兮人告余以從吉惟夫死爲未亡人兮

碧川文選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心喪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嬋媛兮乃申申其煩言曰
琴與瑟宜更張兮鏡已破而重圓汝何勞居而自苦兮
終槁死其誰憐曾歔歔余侘傺兮媒莫察余之衷情烈
女不更二夫兮在古訓其明明詠柏舟於姜兮悲黃鵠
於陶嬰凝妻引斧以斷臂兮梁寡操刀而殘形令女口蒙
被以流血荀氏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
何能踐乎二庭琰失身於胡虜兮嗟悲憤其何如易安
自辱於駟僮兮空歎咤於桑榆苟大節之一虧兮又何
取於雕蟲之緒餘吾亦知殘居之無聊兮忍而不能辭

碧川文選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雖九死而不移也擊松枝以掩涕
兮倚修竹而延竚陸子室之翹翹兮閔鸞子之良苦勉
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瘡而莫顧歲習其若頽兮時冉冉
其衰暮哀良人之日遠兮沙英靈其何處命靈氛以占
筮兮召巫陽而問故曰兩美其不終兮孰知其英靈之
所寓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賦勉陟降以求
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駟兮驂螭虬而橫鶩
邀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爲御朝發軔於扶桑兮夕
余至于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睇蒼梧之抔土事同心

而相感兮淚斑竹其如雨道岷峨而弭節兮文君續其
來迎余惡其失節於臨邛兮疾驅駕而不停縱余轡於
沙漠兮詬王嬙於青丘爾何嬖於二酋兮爲中華之遺
羞黽聘燕而莫粵兮遇浣沙之西施憤尤物之喪邦兮
誰將戮乎鴟夷周下土而不見兮將籜雲而上征封姨
先驅以清塵兮婺女從予以揚靈沂天津而遵河渚兮
見河東之織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脈脈而不得語雖
嘉會之不常兮永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入月兮拜姮
娥於桂下后羿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嫁惟廣寒之

碧川文選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光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纖阿以啟途兮適太微之所
居將中心之憤鬱兮將扣闥而問諸蹠何爲而壽兮淵
何爲而夭共姜賢而早寡兮夏姬淫而三少莊姜仁而
不遇兮嫫母醜而自好惟兩美其必合兮胡不與之偕
老孰主張乎是兮而施之顛倒死者其何之兮乃冥冥
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抑輪迴於六道何下上而不遇
兮增余心之悄悄望閭闔之洞開兮蹇欲進而躊躇念
下土之臣妾兮敢冒昧而干誅申禮義以抑情兮聊道
遙以自舒回余車以復路兮卒稅駕於故廬仰旌閭之

赫奕兮輪奐翬飛而凌雲金書燁其焜兮曰表余貞節
之門鵷雛翮其高舉兮隨九霄之鸞羣願竭忠以趨勞
兮報乾坤之渥恩余雖老死而無憾兮將藉手以見吾
良人庶無愧於婦道兮光彤史於千春

書先兄九日詩後

嗚呼此吾先兄少宰文懿公九日之詩也先是十日公
邁喘疾藥之少差遇節家宴守陟偕從弟守隅從子茂
仁奉觴爲壽談笑如平時公爲是詩自書其稿卒章有
云緬思東觀筆愁絕對斜暉旣而自嫌愁絕之語又改

碧川文選 卷八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搔首歎斜暉時守陟亦屬和之越月十八日而公捐
館矣嗚呼痛哉公平生詩文氣充而辭偉其於篇終每
有紆餘警拔之語獨是詩卒章意象蕭索且有絕筆獲
麟之意若詩讖然比公疾亟喘甚有語及是詩者公猶
張目疾言曰是亦不偶然也嗚呼痛哉方是時公於憲
廟二十四年史事俱已筆削但未成編耳公於疾病呻
吟之餘猶不忘史事而發於聲嗟氣歎如此雖其意若
蕭索然其志在天下國家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於
是乎見之矣公自爲是詩後不復作詩惟於夢中得黃

葉落白雲飛一聯而其全句亦記憶不真則九日之詩
實公之絕筆也嗚呼痛哉昔孔子春秋記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而絕筆於獲麟一語蘇子瞻文如萬斛源泉而
止於夢中寄朱行中之作公誦法孔子者諸經私抄直
探洙泗淵源於文章氣節殆追眉山而上之詩特公之
餘事耳然絕筆於東觀之句而亦止於夢中之作又豈
偶然者哉公治命俾求同年太宰晉陵王公作神道碑
并文集序因語及是詩王公命守陟書之且曰吾年友
絕筆之詩覽之可傷然不可不藏去一通時一展省以

碧川文選 卷八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追憶平生也遂不敢辭乃披淚書之并識其顛末如右

題侍讀馬先生誨子詩卷

誨子以詩尙矣面牆之諭過庭之聞皆詩也聖人所以
警教其子者不過一二言其子卽能退而學之則於修
身正家之事與能言而達於政者必有得焉伯魚其賢
矣哉韓退之自謂如夫子而所以誨子者如符讀書及
示兒等作亦諄至矣然其志不過爲公與相而子孫從
朝裾耳其子爲校理亦徒能改金根車之誤而已君子
欲成美以責備者不能不有慊於斯今觀良佐馬先生

示其子金之詩天性至情流出肺腑不煩繩削而自諧
音律其閒所以警教之考皆修身立政之事希聖希賢
之道也且其子自秋官員外郎謫判廬郡茲以公事至
京承歡浹旬而又惜別若他人爲詩不免戚戚焉閱其
遷謫汲汲焉覲其敘復也先生曾無一言及此且曰胸
襟苟自得瓦缶同韶護尤爲達理之言何必子孫從朝
裾而後爲榮適哉詞林諸君子旣賡和之而予於先生
同年尤厚故爲識之以貽郡判其謹藏而熟復之以律
其身以達於政他日復來先生問焉其出諸袖中如趙

碧川文選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無恤之簡乎

補遺

奉直大夫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薛公墓碑

予為諸生時嘗過鄞學與友人薛君有年省覽壁記所列鄉先達科第姓名官職有以德學政事著聞者為之低徊仰慕不能自己若大司寇陸公瑜布政使豐公慶太僕卿錢公璉子兄文懿公守陳都給事中毛公弘皆壁記所列而為予所仰慕者有年慨然曰生不列名其間非夫也已而果然蓋有年受學於豐公試政於陸公太僕卿與吾文懿公則友之給事君則師之者也且其

碧川附集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世每有顯者有年克濟其美而又得師友之資則其所就可知矣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此之謂與公諱穰字有年姓薛氏世為鄞人其先在宋有諱朋龜者官朝奉大夫知衡州朋龜生居實直祕閣知揚州居實生楊祖刑部郎中知池州高祖明道江浙提舉曾祖敬國子博士祖祖醫學正科父穉諸生母汪氏以永樂二十年閏十二月十日生君自少穎異年十七為邑庠博士弟子治毛氏詩為應試文敏而工為近體詩能別初盛唐格而步騫之屢舉鄉闈弗偶以貢入南京國子

監天順六年領應天府鄉薦舉進士又弗偶會吏部以御史缺選堪其任者君又弗偶乃賦詩以自釋遂就常銓吏部合天下士試之君中第二授官涿州知州州當衝要君匪勉從事巡撫都御史以曲躬將迎非其所長奏改灤州公至灤州撫民以仁導民以禮良善率從而強梗者或侵易之然後繩之以法遂皆帖服州有大河出自長城口至州城北轉東南以入於海奔流衝激輒壞隄為民害公為築長隄若干丈以防之可久不壞民尤德之成化十五年擬陞東省督學僉憲會勢閹汪直

碧川附集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奴橫行灤屬公擒而杖之幾死直怒誣致公被逮下詔獄人皆為公危公曰我無罪而天豈枉我哉鎮撫吳綬為直鷹犬亦知其枉乃脅公家人賄遺然後出公公戒必無子乃歎曰時事如此尚可焚仕乎哉已而事白得復原官原地又數月隨致仕歸歸十年以疾卒時弘治元年六月七日也春秋六十有七娶毛氏即給事弘姊繼臧氏亦先卒子男五長晚太學生次魁資郎次曾次槐次蕃女三長適邑庠生錢紹次適士人張恆次適監察御史方誌以卒之歲九月十二日葬公於邑清道

鄉板橋祖塋之石今公子以兵部郎中洪君常所爲狀請予圖所以表章其墓予嘗觀四明五者圖序而得朋龜之爲人于樓攻媿集得居實之狀於袁絜齋集得楊祖之墓誌薛氏世德遠矣皆以京秩知州事有政績今有年又適知州事而有德政史稱南齊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豈薛氏亦有作州之譜相傳耶何其越世相類也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國朝之制文官五品以上得立墓碑公之官階政績皆宜碑者夫稱人之善而本其父兄師友古之道也今庶幾有焉俾鑿諸碑以垂不朽

碧川附集

三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碧川文選跋

唐韓愈氏承曹魏裴茶以古文爲諸儒倡有摧陷廓清之功宋歐陽修氏承五季卑弱爲文簡明信通使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至今傾仰二子如水之江漢星之斗非以其能變化風俗有功斯文耶國初文章雄渾敦朴有淳古之風近時士尙深刻多爲疲辭硬語使人不可句讀噫亦惑矣我外祖碧川楊公以精勤該博之學發而爲文不爲鴛空浮浪之語而據專切實不爲崛奇可駭之句而意味雋永蓋今之韓歐也鈞嘗錄公選稿命工刻之四方傳誦文體將爲之一變乎嘉靖乙酉春二月外孫陸鈞謹跋

碧川文選 跋

三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

德

壽

象

書	蔣	一
屋	氏	卯
校	慎	病
印	脩	月

序一

夫文奚爲而作以詮道也世之嗜人韻士自託於清虛一切
土苴詞章而不知其用至子墨者流又第取古之勝語而離
合之鉤章棘句以相矜嚴總之於道無當也焦太史弱侯之
文播於海內者久其全編未出也直指黃公頃板行之而以
書勉余曰子宜有序憶自先恭簡倡道東南一時從遊者眾
而弱侯以弱冠輒爲之先行解兼勝先恭簡特屬意焉計其
所得當在淵參之間邪久之識彌高養彌邃綜萬方之略究
六藝之歸其於道深矣迨時時泚筆爲文要以闡古先之微
言抒胸懷之本趣而止即海內人士得其片言莫不歎以爲
難得而弱侯不以屑意也蓋其所苞蓄者秘且富故有吞天

片一

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浴日之奇而莫測其涯所冥契者淵且醇故有弄丸承蜩之
巧而不見其跡子之言曰辭達而已矣夫未有不通乎道而
能達者也弱侯挺命世之才而負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宜其
旨遠辭文直指橫發借書於手無不瞭然以至於達也歟余
無似浮湛世塗上之不敢溺於清虛之見而下之無以與乎
文章之觀其何足以當弱侯竊自謂與弱侯所切劘有出于
語言文字之外者姑以是復直指公云爾非敢爲海內心儀
弱侯者嚙矢也萬歷丙午季冬通家友弟楚黃耿定力筵

序二

弱侯先生之文之行於世者人皆誦習而宗之而猶以不得
盡窺其全爲憾會其友直指黃公將刻而布之因出其詩若
文若干卷而屬不佞爲之敘曰文之無用者其文非文文之
無質者其用非用故善觀文者觀其質而質不易觀也仲尼
有云其旨遠其詞文詞達其旨不期文而文者六藝是也文
不以旨爲質而以無文爲質淺之乎觀質已苟能不悖其旨
文不必六藝之襲而質猶其遺也至迺味其旨而強援六藝
以自文此在僭爲經者導之而後世競爲貌言者溺其波而
莫可挽已吾必求文於質舍弱侯先生之文奚觀焉弱侯弱
冠而志於道其文未嘗鑿鑿求合乎道而出之皆道也未嘗

乙八 卷四序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祖法言而詣益精未嘗祖中說而理益暢未嘗祖中壘父子
而識益括而終不以文掩其質者旨爲之也論其詩而爲古
之正始爲唐之大厯爲其後乎此者而質無所貶論其文而
爲唐之元和爲宋之元豐爲其前乎此者而質無所加則詩
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求似於似而似其質之所自有
者而已在易之賁以志文也賁之上九文之極也而必舉質
以基之白而賁斯曰无咎用之占也是足以觀弱侯已或謂
後質以觀文誠無切於用而用之則易先質以觀文誠切於
用而用之則不易是乃人事之適然而君子所不道也試論
兩漢之文厥質存焉其時汲大夫黯宋大夫弘皆無文者也
一黜樂府之非真一黜繁聲之奪雅同時嫻於詞者皆所勿

逮即其言有用而不用而要之一言而溯其旨其用微矣矧
適實有其文奚患無用哉昔弱侯以廷對第一人進其文指
斥時事反覆數千言甚偉而約其旨則唯曰求其寔而已有
如江都平津皆以廷對第一人進其所陳皆讜言也或如其
言而不用或變其言而用之此其質較然已用不用暇論哉
迺今三事大夫賢如直指公者在卒之上以實求下以實應
將無江都其人平津其遇而斯足以究弱侯之文之實用嘻
是亦人事之適然而君子之所願也延州吳夢陽撰

乙人

源國序二

金陵嚴書
蔣氏校印

序三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
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軀合三才皆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場
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爲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嘖以爲雕
蟲小技談道講學不復以修辭爲務而文士僅僅以絺章琢
句相雄長後世競效爲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
宗而文章詞賦亦非其真久矣夫甯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
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象繫易卦出入
鬼神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星日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
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如後世之沾沾模倣以
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邱明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

乙九

源國序三

金陵嚴書
蔣氏校印

文者自爲文言學者自爲學獨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
之六經以爲文有志于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
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于文人之名我朝惟王
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真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其爲文
得古人之法不尋今人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
駕兩先生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實今試
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覩也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
朝名太著用太蚤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以身殉
國猶未竟其晚歲透悟之妙于文顧亦絕倫超羣矣小子典
不及事兩先生而幸以薄技出澹園焦先生之門先生之學
以知性爲要領而不廢博綜爲諸生以迨上公車入詞林無

日不蒐獵于古人之載籍聞有異本秘册必爲購寫又日與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掌雖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于爲文乃感觸酬應發爲詩文積久益多小子典嘗請爲詮次以傳先生未遽出也小子典間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于此道蓋嗜古而無感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爲文儕輩嘲笑不爲衰止願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造晚歲入仕閱歷日久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爲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爲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傲精于此先生自道云爾典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

乙九

濼園序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之作法惟學先聞道故盡泐文人之習氣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使博如子政奧如子雲不能傲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不敢謂此儒者不閑于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不苞先沃其根不必葉葉雕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顰詩必初盛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真儒不世通才實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爲一傳者獨餘姚武進伯安良知一脈獨契千古勳名爛然而惜未竟其用于贊化應德有新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聖真其爲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門東朝啟沃功在社稷雲臥累歲天下靡不日爲蒼生望茲賜環召

起行且以學術變和宇宙俾斯世復見三代之盛潤色輝煌之大固不盡于茲集侍御黃公攬轡江北特以付梓蓋深知先生欲以先生之文爲鵠于今日其意盛甚不獨以文爲先生重也小子典辱先生之知感侍御之知先生非世相知之比輒爲引其端如此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門生構李陳懿典撰

乙九

濼園序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澗園集目錄

卷一 敕 誥命

擬諭朝覲官敕

戶部尚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諡恭簡誥命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大學士許某贈太保諡

文穆誥命

卷二 策

廷試策一道

卷三 疏

因早修省陳言時政疏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乙九 澗園集目錄

恭進圖解以仰祈諭教疏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卷四 論

原學

論史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卷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國計議

修史條陳四事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六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公卿大夫士說

卷七 策問

卷八 銘贊

原心亭銘

思陵破研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彌勒贊

觀世音菩薩贊

乙九 澗園集目錄

王春沂先生像贊

孫溪亭像贊

華中翰芝臺像贊

胡靜樓先生像贊

歸義寺開佛菩薩像贊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墨苑圖贊 十首

卷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代壬辰科作

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十 啟

修應天府學與按臺啟代作

謝周王啟

許座師請啟

本房座師請啟

答周襄陽啟

答董蓬萊啟

請同館先輩啟

賀周戶侍啟

答胡長治啟

答程榮澤啟

乙九

澗園集目錄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趙節推啟
答沈廬陵啟
答陳中丞啟
答黃令啟
答王節推啟
答馮宮詹啟
答鄭蒼梧啟
答郝永嘉啟
答張中丞啟
答儲鄱陽啟
答金樂平啟

答程節推啟

答劉宣城啟

奉范座師啟

答衛工部啟

答譚巡撫送川扇啟

二

三

答張內黃求學記啟

請新狀元啟

乞致仕啟

答錢知州啟

乙九

澗園集目錄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歐陽氏婚啟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啟

賀王殿學生日啟

賀申殿學生日啟

答朱日照啟

答王當塗生日啟

答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啟

卷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送陸都闈帳詞 并序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 并序

卷十二 書

答耿師

又答耿師

答耿師

答陳景湖

答錢侍御

答耿師

答友人問

答友人問

與友人論文

卷十二 書

乙九

澹園集目錄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耿學憲

與日照宗人

答蔡崑石

答陳京兆

答馬杞縣

與張兵部

與柯學臺

答顧中丞

答周中丞

答張太學

答沈座師

答石京兆

答王福州

答陳尙敬

與史彰德

答陳乾室

答史觀察

答馮司成

答喬給諫

奉許座師

答顧中丞

與姚鳳麓

乙九

澹園集目錄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張準齋

與何巡臺

答柯學臺

答方伯雨

與李學憲

答李戶部

答鄧孺孝

與陳晦伯

答光太康

答張侍御

答傅太史

答張太學

答馬肥城

答周京兆

與王江浦

答陳兵憲

答俞戶部

答許中丞

答方僉憲

與魯菴

答張叔廣

與夏雲峯

乙九

澠園集目錄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殷玄洲

與王方翁

答陳侍御

答繆別駕

答江永雷

與張叔廣

答錢太學

答周翰檢

答劉翰編

答金生

答王方翁

答李子大

與郭和州

答李戶部

答張任宇

答江中丞

答朱孝廉

答劉孝甫

答吳太史

答鄒爾瞻

答樂禮部

答高別駕

乙九

澠園集目錄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萬純初

與劉司空

答萬純初

答丁以舒

與李儀部

卷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毛詩古音攷序

春秋左翼序

宗儒語略序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刻傳習錄序

京學志序

忠節錄序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老子翼序

莊子翼序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上元縣志序

荆川先生右編序

刻蘇長公集序

卷十五 序

乙九 瀟園集目錄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養正圖解序

國史經籍志序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書文音義便考序

沈氏世傳錄序

姑孰李氏家譜序

汪溪金氏族譜序

青陽陳氏族譜序

內江蕭氏族譜序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雅娛閣集序

瑞芝詩序

五雲山十景詩序

環碧齋稿敘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獻花巖志序

紀遊集序

彭比部集序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鈔序

卷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乙九 瀟園集目錄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由庚堂集序

弗告堂詩集序

陶靖節先生集序

玉露堂稿序

蘇叔大集序

青谿山人詩集序

劉元定詩集序

南遊草序

常談考誤序

清賞集引

王氏家乘序
杜日章集序
禪寄筆談序
何仁仲留都篇序
余聿雲偶記序
墨苑序
盤山語錄序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卷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參軍選劍州州端序
送溫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賦夷序 <small>代耿師作</small>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贈多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贈吳禮部序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卷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又
許蒲塘七十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李如野先生壽序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劉太孺人六十序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余封翁筆峰六十序
金全州思馨七十序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蔣隱君七十壽序
金之色翁七十壽會詩序
周光宇六十壽壽詩序
常國寶五十壽壽詩序
張懷南九十壽壽詩序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孫太公榮壽詩序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卷十九 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救賜吉祥寺重修碑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漢前將軍闞侯正陽門廟碑

明卓忠貞公廟碑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卷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太倉銀庫記

重修濟甯州濟川坊記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乙九 濟國集目錄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和州重遷儒學記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同仁書院記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若虛精舍記

卷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修廟學記

崇報祠記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督理揚州權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尙義坊記

涇縣慕山浮圖記

重修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冶麓園記

成功莊記

幕府寺修造記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雲鶴觀碑記

乙九 濟國集目錄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二十二 書後 題跋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書曲洧舊聞後

題般若照真論

書李維明尺牘

書鹽鐵論後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又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題類林後

題謝康樂集後

恭題兩朝諭祭文後

書王氏集古帖後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書四體心經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題陳純甫鶴居樓壁

題陳少明詩

書葛萬悅制義

題嵇叔夜帖

乙九

溪園集目錄

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鄧寒松詩卷

又

跋甲申十同年圖

庸言跋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題華秘書集

題詞林人物考

書金剛經解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書漢延熹刻字

書黃庭經後

題集賢書王司徒墓表

書袁太史卷

書董子誠卷

書唐子張卷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書李君煥卷

題維摩畫像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題小山玄賞

讀莊子七則

乙九

溪園集目錄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二十三 經籍志論四十九首

制書部一首

經部十一首

史部十五首

子部十七首

集部五首

卷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馮大夫傳

王憲副汝贊傳

景中允傳

少司寇吳公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參岳王公傳

大司空余公傳

常國寶傳

澄源張先生傳

卷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少司農王公傳

旌德周氏家傳

薛童子傳

乙九

國集目錄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純齋傳

上園朱封公傳

劉處士傳

洪孺人傳

謝母賀孺人傳

節孝王媪傳

韓節媪傳

李節母小傳

翟道侯世家

卷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尙書劉公神道碑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卷二十七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峯蕭先生墓表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夔樂公墓表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乙九

國集目錄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署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江母楊氏墓表

丁母黃孺人墓表

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卷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代

耿師作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宇墓志銘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督漕運鎮守

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龍田包翁墓志銘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卷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

戶部山西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配孺人段氏墓志銘

乙九

濟國集目錄

一九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

毅王公墓志銘代許師作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

志銘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卷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志

銘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尙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太醫院吏目而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趙翁仁卿墓志銘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卷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張飭山先生墓志銘

乙九

濟國集目錄

二二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暨配安

人沈氏合葬墓志銘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

志銘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銘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養闕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卷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志銘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夫人方氏墓志銘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乙九 潛園集目錄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卷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

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先生行狀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卷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孫母王氏誄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卷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祭潘朝言

祭耿封翁

祭許石城太常

祭吳伯恆

祭徐存齋少傅代耿師作

祭顧宮贊

祭程司徒代許師作

乙九 潛園集目錄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查毅齋代許師作

祭吳都闕

祭汪座師禮書

會奠張春臺洗馬

會奠陳碩人

又

祭莊松屏隱君

祭耿天臺尊師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祭趙翁

祭刑部郎中苑公

祭沈寬川座師

祭楊封翁

祭朱少司寇

祭陶母太孺人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祭馮太公

祭史惺堂先生

祭金面山隱君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乙九 淵園集目錄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鄒母羅氏

祭王開學夫人

祭陸仲鶴中丞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祭王涉縣

祭沈孺人

祭朱納言虞封

祭潘符卿

祭汪孺人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祭鴻臚張公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祭金子公

祭顏京兆

祭施華峰

卷三十六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為韋絃之佩作此與之

卷三十七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送別

送李比部

別四子

乙九 淵園集目錄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史比部

賦得明月照積雪

贈別

三餘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和淵明九日閒居

聞西陲捷音

嘉善寺石壁

答楊密雲寄丹書

孫子荆酒樓

贈別

西園

賦得秋風吹海水

天闕山

花嚴寺芙蓉峯

獻花嚴息心堂

田家二首

題董望峯逸老堂

卷三十八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謝公墩

送界公遊清涼

乙九

西園集目錄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蔣道力還漳州

征虜將軍出塞歌

盆菊吟

和韓昌黎石鼓歌

帝京篇

喜雨

燕子磯放歌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雨花臺歌贈陳蓋卿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雪湖老人墨梅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卷三十九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羨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靜海寺送別

挽章生堯臣三首

羅生挽詩三首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鄆女翼李文仲羅敬叔李承烈盛伯年李君錫集冶城飛

乙九

西園集目錄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霞閣分得巾字

送元甫還武昌

送敬叔還豫章

舟中口占別思兼

送文仲遊荷門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然字

湖西別業二首

寄宏甫二首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集國寶振藻堂

訪茂承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人日南郊僧寺作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載谿園

王孟起百花莊

祈澤寺

嘉善寺蒼雲崖

梅花水

崇化寺

送張光祿北上

龍泉庵

乙九

源園集目錄

二二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齋居對雪

賦得雲近蓬萊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觀

送全太史册封趙藩便歸省觀

送袁太史册封楚府便歸省觀

送朱太史册封周府

送蕭太史册封淮府便歸省觀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題黃生大有山房

贈吳封翁

暮春署中作二首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贈林生還莆陽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索賦

送梅景靈之丹徒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送王行甫還黃州

李嘉紹挽詩二首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邵武丞鄭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乙九

源園集目錄

二二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胡安人挽詩

徐氏園二首

贈楊學博二首

王節母

立春後一日治城送王生二首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送楊參軍之漳州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卷四十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送嚴師孔之穎州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端午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贈李先生十六韻

松麓山房聽雨得連字

孔廟分獻一首

送馮宮詹還青州觀省

王太僕以王事死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之得十四韻

東朝出閣叨勸講之役賜燕文華殿恭紀一首

書劉司理尊人榮封卷

醉石齋

乙九 濟園集目錄

二二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趙封君偕壽詩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答鴻臚西原公後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看竹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答

贈游戶部

馮母貞壽詩

鄭崑巖中丞六十

孫太公壽詩

卷四十一 七言律

初還退園作

殷太僕六十二首

赤壁樓上作

留別天臺耿先生

寶光寺訪耿克明

與邦師克明汝教鷄鳴寺看後湖作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字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病中劇思三子

寄答沈少參座師

述感六首

乙九 濟園集目錄

三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正賓訪余秣陵

卽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靈谷寺酬呂正賓

劉節婦

寄王世新博士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草堂四首

寄李子弼

謝盛伯年見懷之作

送殷生還丹徒

人日登靈應觀潭上亭子

憶別

送太宗伯萬公應召還朝三首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觀

臨淮侯六十壽章

送盛仲交北上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寒食

桃花

寄潘嚴州朝言

別楊思兼次韻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答

乙九 澗園集目錄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太僕館逢許孟中

送吳伯恆太守之杭州二首

九日登樓雷絕頂同伯年作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送姚敘卿

讀朱侍御疏卻贈二首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賞齋得山字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題寓日松楸卷

寄贈蕭翰編二首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答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訪沈太學巢雲館留贈

謝胡微貞題欣賞齋作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黃安訪克明

自題小像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答友人見寄之作

乙九 澗園集目錄

三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沈翰檢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代維遠贈友

代質甫

代子玄

同友人遊攝山

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先貽此詩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答德載題金粟齋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此賦答

孔殷初贈詩漫答

贈杜允修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龍洞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副二首

答國寶苦雨見懷作次韻

贈深公

鴈宕看龍湫天柱峯晚宿能仁寺

石梁寺

桃源洞

江中孤嶼別去華

卷四十二 七言律詩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卷四十二 七言律詩

送彭太史册封便歸省親

送唐太史册封周藩

送徐太史册封便歸省親

早入禁中

早春

玉河冰泮

萬壽節朝賀

送馮廷用之安肅

孟夏太廟薦新麥

黃金臺懷古

秋雨言懷

送鄭司馬行邊

南宮詳定試卷作

華司訓遷國學

李惟寅燈燕同王董諸太史作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卷四十二 七言律詩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別喬世昌給諫二首

送黃昭素册封韓府因扶侍還蜀

題鄭計部招隱園

許都諫乞詩為兩尊人壽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答之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 柏為趙文肅公手植和韓學士作

送吳太史册封楚藩

送楊太史册封周藩

送史太史册封代藩

書太末方翁卷

書道遙游卷

題戴生卷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

送董職方秉憲衡州

贈高子大

贈李光祿

送華兵部還錫山

送葉生讀書棲霞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送茂承藩端之粵西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乙九 濟國集目錄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馬侍御

史觀察按部臨印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輒和

高龍南生日

贈楊茂才

書淨輪卷

李築巖生日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答

許南珍生日

送祖心朗日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壽崔母

九日登謝公墩

送包彥平還秀州

贈王子美明府

治麓精舍燕集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岡兄觴之因賦二詩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憑虛閣雨中秋望

天關山

桃花塢同王子美諸君作

巨源宴坐齋

蕭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乙九 濟國集目錄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冶城送蕭卿北上

至日登齊雲巖作

涌泉庵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松風堂燕集

喜何司李蒙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賦贈望峰董郡丞

劉司成幼安祈母算於真館感芝蓮之瑞作二詩紀之

卷四十三 五言絕句

夜坐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梅花水得轉字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刻竹

杜日章煙駕園八詠

卷四十四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四首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卷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寄潘朝言二首

海棠二首

乙九 澗園集目錄

送別

為陳子野作三首

別克明

宮詞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考溪四首為翟駕部賦

詠上苑桃花二首

讀史四首

涌泉庵得南字

送馮正子還四明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三二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葵花

口號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講師極公之蛾眉

送劉承烈四首

子真寫菊為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絕句

蒼崖圖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二首

乙九 澗園集目錄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劉生

題查養晦真二首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卷四十六 詩餘三十六首

卷四十七 崇正堂答問

卷四十八 古城答問

卷四十九 明德堂答問

三二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海圖書館藏

32A

勅 誥命

擬諭朝覲官勅

蓋聞人君奉天子民必置之吏以保乂之朕託於億兆之上
 垂二十載崇德屏食嘉與士大夫共臻斯路乃付託寡效澤
 不下宣更肆民殘未見衰止朕甚憂之甚愧之夫朕望治深
 切而察吏者率取便文微幸為姦其傲至朕削以厭交游之
 心而小民愁歎置之不聞故彌縫之術售綜覈之道微交際
 之禮隆拊循之意薄民生寡遂職此之絲朕問者洞燭茲弊
 司道庇姦長惡者既黜譴之一二撫按貨賂流聞且寘之理

乙八

澹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今于來觀諸臣復命所司大加澄汰謂爾等能以勞勩最
 于審官特簡留之所為久任責成藉以佐元元慰萌庶者有
 厚望焉其務盡滌敝習勵精自新以稱朕憂勞萬民至意異
 日者積功久次當有右遷朕不爾愛也書不云乎慎終如始
 終乃不困尙一乃心無替朕命欽哉

戶部尙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諡恭簡誥命

制曰大臣輔世之功踰時而後顯人主勸賢之典沒世而猶
 施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戶部尙書耿某性資端亮學識闕
 深持白簡以繩違範青衿而有造澄水朗玉洞流畧之精微
 大敦清鏞識典刑之髣髴急推賢獎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
 心頃思得人而襄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

身退望彌重於具瞻憲老乞言政尙須於入告豈謂飾終之

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亡朕可徵於愍卹茲特贈爾

太子少保諡恭簡錫之誥命於戲疏恩進秩升華青禁之班

節惠尊名加賁黃扁之襪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許某贈太

保諡文穆誥命

制曰朕光宅萬邦式敘羣品必綜名器之用以篤始終之恩
 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蓋國體之所寄匪耆俊而莫居爾原任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許某博大清明
 方嚴信厚儲英史局納約經緯持文柄而俗為還淳長賢闕
 而士知率德直清著於南省水鏡名於左銓屬眇躬更化瑟

乙八

澹園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之功國本系
 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公忠推社稷之臣彊健
 乞身廉退彌高於士類老成去國謀猷尙軫於朕懷倏易簪
 而長終悼賜環之無日爰加殊卹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諡
 文穆錫之誥命於戲爵能馭貴穹階已極於三公諡以尊名
 令問丕延於百世卿靈不昧尙克欽承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于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長久安甯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有以棄禮義捐廉恥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舊禮明王制為本務者宋

乙八

游園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嘉祐間有論審勢稱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漢貴刑名而闕于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太祖高皇帝川夏變夷敷政立教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乃集為禮制著為定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洋洋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揚厲歟朕以沖昧嗣守鴻業十有七年夙夜兢兢惟成憲舊章是監是率問者深詔儒臣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休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衰物情滋玩習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約束

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說珍行虛聲質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此何以救其頽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葢殺之下猶有壅闕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流而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聞于大道無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滄美以覲揚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治之實政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

乙八

游園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範於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刑名而肅獨運於淵微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政厝於上則相維相制能創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治具既綱繆於禮與法之著實心孚於下則相漸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潛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締結於禮與法之先古帝王所以陶範一時烏奕千載端居黼屨而朝廷之上巍然體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裊海之遠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於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則

雖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於幹旋之無機此治古而下化
瑟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有待于今日也欽
惟皇帝陛下挺聖哲之英姿纂祖宗之麻烈經筵臨御親賢
講禮而匪事乎文爲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百
寮奉法四海嚮風蓋已收太阿於掌上鼓大治於域中而成
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諷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之道隨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
陵夷且欲挽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
何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
以對臣觀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
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於上也爲風俗則世

乙八

禮記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繇
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靜雷一之功
有法則寇賊息姦宄甯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習有率作屢
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於無體法威於不怒而神天下潛移
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
出也嘗稽成周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
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共和邦國
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
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
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
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異無

非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祇
勤於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曰成汝日月要考
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興事省成之說雖
肇於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纏綿法度愆勅當其時兔
置備干城之材游女勵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則
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省難之大夫明
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憚於委裘則盛時可知
也而何紀綱有弗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具此
本修也迨及後世卽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况其本乎
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

乙八

禮記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恥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
可疏而顧倦倦於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
疏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倦倦於
法也矣漢尙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
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
何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
終衝決而難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後寡廉鮮恥而非馴擾之
以禮其心終頹頓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
以彼創業之主審於時繼體之世罔於變卽諸臣陳見惓誠
補苴罅漏亦託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紀綱而復視成
周之盛也必無冀矣我太祖高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

坤闔而載正日月滌而重則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
明政紀與闕石而俱垂經緯禮文媲美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酷
且備也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
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頒爲定式與夫律令大
誥諸書其所以示十一朝之型範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
暨我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成憲舊章是遵是式故宮
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剪桐之嬉憂旱災則躬步禱之儀敬
大臣則隆召對之典其修禮也卽天澤之辨不秩於此也凌
肆雖貴近必斥權橫雖身後必誅馬湖蠻莫之毀不以功掩
夙沙豎貂之黜不以泥釋其修法也卽雷霆之威不赫於此
也固宜治化紹休祖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浸衰物情

乙八

五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滋玩於習尙不無少傲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卑所
以肅紀綱也乃令長分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間帥建牙而
悍卒得以譁於伍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
替甚矣而何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有周之罰析言破律亂名
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貪黷與汰侈彰說與虛聲竝肆
尙權譎者以危言搖國是標奇詭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
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廉陛之間
或墮而不盡究威雖讐四裔而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
有如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頹靡而
還之雅道非有他也臣願陛下於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
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爲行之莫要於倡夫貪婪邪侈

至亡行也彼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悃悞者
之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立升龔詭者夤緣自免至恬
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矜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
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風厲之
世方輕恬澹也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
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承上指乎此
所謂修禮教之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爲行
之莫先於斷夫犯分冒上至亡等也彼乃肆行無忌者誠見
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押者之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
司之組凌將領則奪將領之符至曠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
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爲雖然不盡爾也其裂毗首亂者不過

乙八

不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十數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大創之攘臂干行則渠魁在所
必僂訛言動眾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闕于之論高山深壑
馬牛不入者則就不搏心拙志以奉上令乎此所謂飭法度
之實政也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關出有鳴佩寢有絃
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
胸臆執節於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之絃結而法度
者稗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實也設雖然臣猶有進焉
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
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
覈之務率於修禮明法之先而省於教成法行之後則臣所
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陛下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
得無爲禮之妨乎美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爲禮之蓋乎法行
戚畹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
禮法未備而虛己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
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畫接不可勸矣而章疏
之出入必稽日講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
不使有漏網之疏釋冤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
而奔走服從開命恐後者廩廩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
日形體之相攝屬也而率作省成則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
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
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實之一言爲陛下告蓋非

乙八

卷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爲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陛下
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
對

疏

因早修省陳言時政疏

天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憂臣初濫仕籍視儕輩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與除之實事而交際問餽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實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剽敝狂為故常近一二發憤利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視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眾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於上而不流吏蠶於下而

乙八 游園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去皆足以醞釀民怨上干天和故臣願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於萬里臣嘗以為妄乃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恣意鞭笞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翦除敝習此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讓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即陛下夔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羣臣竦意承流甘霖立應天人上下捷於影響豈於今獨不然乎伏願陛下垂意至甯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噉遂而天心有不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

日惟陛下財擇

恭請元子出閣講學疏

臣聞古帝王之於太子也皆以蚤諭教為急蓋御殿閣近書册雖親接非久節目若細而定有繫於宗社萬世之謀不可忽也頃大小臣寮累請建儲定國家根本之計繫宇內之心章無慮百上皇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他也願元子龍德尙韜麟姿日茂出閣講學今適其時禮庶人之子八歲就外傅以彼編戶之家箕裘幾何然父之於子愛深慮切必乘其良心潛固情竇未生俾就近正人相切劘於仁孝之道恐一失時後悔無及况皇上之愛元子者何如元子繫於天下萬世者何如天下四海仰望元子者何如

乙八 游園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令其就學之日出凡庶後哉雖容哲岐嶷天性邁眾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從之人虛而未擇殆非所以別主器之尊答元元之望也或謂未册立而出講於禮不應臣請有以曉之夫儲貳貴早定又貴豫養皇上嘗諭立子以長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册立雖遲聖心自定獨豫養之道當及時修舉不可緩耳成祖元年有司請立儲宮勅曰姑緩之欲正元良宜豫成其學問即選博聞道術之士如黃淮楊士奇等充宮寮仍賜聖學心法一書又賜務本之訓聖慮孳孳輔養備至穆廟在藩雖青宮未闢而絳帳時開講讀官寮鱗次而進此尤皇上所熟知也仰惟皇上聰明特達動法祖宗臣愚謂宜乘春和勅諭禮官請元子於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問安

視膳听夕嗣舉可以慰皇上樂育之懷益一虛明之初習與
智長可以時元子養正之功益二羣寮濟濟望清元樂盛美
可以杜天下猜疑之端益三臣愚犬馬之誠爲皇上計無亟
於此伏望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疏

臣蒙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曆二十二年恭遇皇長子出閣叨
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學術空疏靡所補益頃皇
長子天姿日茂睿齡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
講讀止尙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授而祝記猶爲未廣
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祝太祖高皇帝諭教太子諸
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爲

乙八

卷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溶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
事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之類爲法甚悉卽先臣鄭紀鄒守
益霍韜亦並爲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爲宗
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旨行無容別議
臣愚不自揆仰遵成憲竊比前修擇戒籍中故事有關法誠
者稍加訓釋并繪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乙覽
夫以輔臣輪侍觀劇既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區區
能爲有無獨念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時尺璧之陰未宜
虛擲輒于一得之愚稍爲緝熙之助如蒙皇上不棄菲莛謂
爲可采特勅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紉繹庶幾虛明之心
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

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事理謹
題請旨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成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常靜聽處
分而臣願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容默默也臣自入詞
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
者向未舉行昨順天府臣以考官請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
中允全天敘主之而臣副焉識者謂作姦者既投之無隙當
事者亦藉以自明都城喧傳以爲聖明舉動出於尋常萬萬
也不料忌者眈眈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
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恃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

乙八

卷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果摭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尙無意必大成隨
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
擬而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
大成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成亦所未諳而輕信
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祖宗以來
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
卷具在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
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
然者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
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
考全天敘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敘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

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
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蕃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
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成乃摘其數言而
遺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
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證據乎崇業與蕃
同寓虎邱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候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
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
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
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
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閱
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能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

乙八 禮部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非公
平意主羅織行路知之矣况臣等自承命以至入簾僅隔一
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避蚤緣於臣等臣等能避
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敍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
事則臣猶有言焉臣於壬辰奉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
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
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臣始借居今房
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自臣方家居相去
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而澆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
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成
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溫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

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成不難以加臣則其
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爲言者汗巖至
此其塵點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皇上勅下部院嚴
加根究有一於茲甘伏斧鑕至於臣行不足以服眾事必待
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塞忌者之意
卽栖遲林壑歌詠太平未必非臣之問

乙八 禮部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

原學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爲性無舜跖無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自明也而妄以爲昏也足也而妄以爲歉也於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焉情立而性真始泯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於無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之情猶子焉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焉性則其根也世之勢勢者豈顧欲離母逐子撥其根

乙八

澹園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獨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爲周鼎視珠貝如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焉詞章之學焉其蔽也曰疲於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其所學以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爲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爲不能廢矣以其思爲而求夫無思無爲將無之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爲而非思爲不能致之蓋思爲者有也而所思所爲者無也故求之思爲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爲之域而後至焉至此則澆埽爲精義日用皆天德不捨枝而得根不離子而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節詞章亦學也無所往而不爲性故無所往而不爲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苟蕩心

於俗學汨欲於俗思而不知復性於初豈獨名節爲逐物詞章爲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蓋纏爲力彌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學者至傅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爲的也乃諄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於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故學可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於始必替於終習於此必輟於彼惡能時又惡能悅世言學之當急而問其所以爲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之末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於求飽者也則無爲貴學矣

乙八

澹園四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史

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無將何以稟令得人而不專其任如將中制何以成功蘇子謂史之權與天與君竝誠重之也漢時號曰太史令郡國計吏上計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之丞相御史而又父子世其官或有欲書而不得書者則父子爭死其職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道於王誅而卒莫逃於史筆及其里巷山澤處士貞女抱德不耀者又歲有采風之使以貢於天子是以太史所書謂之寔錄自二史虛員起居闕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風俗於郡縣討沿革於臺

閣著作無主條章靡立人自以爲苟袁家自以爲政駿矣而又置監修者以總之欲紀一事載一言必行關白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宗尙書者曰宜多隱惡甚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致使閣筆含毫狐疑相仗劉知幾謂之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蓋歎之也夫馬記班書冠絕後世然而左國世本楚漢春秋與夫漢著記大年記向歆楊雄班彪之纂著固有以爲之地也乃近世所按以詮次者臺省之章疏與夫摺紳之志狀而已夫忠臣義士感時抗論匡主犯顏其中崇論欲議不謂無之而任情附會輕搖筆端者其徒寔繁也古之志銘唯述其生死時日以防陵谷之遷變而後世子孫稍有費力妄爲刻畫蓋無不銘之祖父亦無不美之墓

乙八

卷四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銘是兩者不煩齒頰而知其無當矣乃連篇而存累牘以附至聖天子之密勿宸猷賢公卿之造膝秘議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忠直之士遭讒被譏屈抑而不得顯遐州僻壤孝子貞女食貧而不獲達又何以抽揚小善察納邇言以備一代之信史乎蓋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眾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三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卽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遜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

是非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嗟夫史之廢久矣改絃易轍則疑於紛更循途守轍則疑於膠固野史家乘則疑於越俎甲是乙非則疑於聚訟故議史於今日難之難者也必不得已章奏采矣而又參之時論志銘收矣而又覈之鄉評館局開矣而又總之一家則僞不勝真同可爲證權不他移事有所統然後道法與事詞並茂刊削與銓配兼行雖未必進之作者庶可以備采來茲矣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乙八

卷四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倬羣流光遐紀矣然尹非幣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卽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孳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爲本用爲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準繩然方員平直先在我矣而物之爲方員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曷能當之管仲者蓋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而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以亟於一試故棄故事譬不以爲恥三戰三北不以爲洩脫繫囚之車廢邪許之曲不以爲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有素而又際銳治之君故隱忍而就於此此君子之所謂小也觀其因敗爲功扶衰微之周遏方張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志矣三歸反玷鏤筮朱紘豈不知非禔身之律令哉以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爲之分其過

是形之也吾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己之功彼且無町畦
吾與之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期達之入於
無疵而已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仲尼目其小器者
謂夫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於人而或喪之已焉耳嗟夫古
之大人道雖絲棼行則基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爲區
區法度所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微則名皆
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無心而定
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也人自成之而反求
方員於規矩平直於準繩者以其無私也儼其身之不方不
員不平不直矣而苟以幾幸於人廉於克己而工於課物此
必無冀矣故昔人惟飭躬繕性之爲亟而經世之務且以爲

乙八

淵園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土直且以爲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
絲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隨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
者時不必商周主不必湯武不差小節而以竟功名於天下
次也用有小大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
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狗徇以覬覦於一中及其無濟則又
曰時之不能盡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而又何小大之校
云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總名也故
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人感天則可謂天之
勝人則不可何者以氣志天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

其說而昉於孟氏嘗繹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
以能無暴者誰乎蹶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爲蹶者趨者誰
乎儻不索諸感召之原而謂氣志天人理相交勝是氣之休
咎人不能常主天乃以其積氣之偏雜出而與吾角也豈理
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天地之
心也夫天也而視聽自我民是天待命於人而非以命人也人
也而爲天地之心是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者三
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可回月可捫水
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臣拊標而霜飛秦女籲號
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匹婦何況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
萬化政足以柄四時言脫於口而和可以翔海甸意動於心

乙八

淵園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其始也
嘉祥災告聽之乎我其既也彌綸調變藉之乎我其終也宇
宙造化生之乎我蓋人於天若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
求靡不應乃執其常以爲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爲氣動
志天勝人亦過爲剖析而不達於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者天
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即氣氣即志人即天天即人惡有兩相
亢而相勝如敵國者然之謂哉曰此以論於盛世之理也乃
叔季之代災沴橫生人不自主安得不舉而歸之天曰殆非
也人志正天以其善氣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
志者山是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間阻恩不下逮之象山
是有凄風苦雨以應其冤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山是有彗

字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
則在上者人不修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湯之水旱何繇乎曰
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於德者是驕之而速
之敗耳驕佚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於暴者是警
之而相之興耳知此則堯之潦甘霖也湯之魃溫煦也大戊
之桑穀蕞莢也高宗之雉雛儀鳳也宋景之熒惑景星也非
獨不爲治累而且爲德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
亦隨時俛仰世隆則隆世污則污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旒
耳又奚貴聖人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道其責至
於災變踵見猶然秦越視之慮不勤於旱溢顏不繫於孤惇
而壹意於厭縱之求故旨酒宴遊馳騁戲豫志非不適也詭

乙八 源圖四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詞諛語俯眉承睫志非不順也佳治柔曼席寵希恩志又非
不暱也卒之敗德日滋天心厭棄氣化之運猶江河之下而
不可復返人寔爲之天曷故焉洪範之言庶徵也其休徵曰
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
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蒙恆風若蓋休
與咎在人而天不過爲之徵耳天固未嘗爲休咎也至此然
後知中和位育皆吾度內而人主之責毫髮不可自委已然
而亦有難致詰者宋之五石六鶴可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
爲非吉凶所生魏王基筮於管恪恪曰君家有三怪而無凶
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患夫山管恪之言而知家不可以
變怪論也山叔興之言而知國不可以災祥論也然則君子

亦道其常而已矣

乙八

源圖四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為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為之計者此狙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立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織悉備具而除盜賊即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眾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餓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

乙

澹園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羣不逞之徒鉤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為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為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備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蔑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為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遣人所掌收諸委積為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為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施

行者如李愷之平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糶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貴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為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獎者賦任公正不必在官主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糶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為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屬既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襪襖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

乙

澹園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糜予已半為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為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為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莽莽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為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介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費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子第無斂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昨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甯為不

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擗發之汲黯甯爲催科政拙之陽
城無爲賑饑發粟之韓詔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
盜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
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爲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
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
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
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訕矣而齎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
贖事變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邱山之載也昔人
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竊妄論今之

乙八

國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有四輒畫一以獻冀稍爲苴補一曰
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
人力耕於內而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
雄諸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曠土
蘇軾所謂衆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
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誠求而勞來督責之草萊
盡闢遊惰有歸近不廢可耕之田遠可蠲難繼之餉居可爲
役出可爲兵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
厝摩缺錯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已敝且
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者皆病也臣以爲
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

二曰議關稅國初有商榷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
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
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資予之需取給別孔
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
事又主者哀歲入金錢易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祖宗
朝曾屢改折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備殫竭臣以爲宜
從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緩國朝諸司舊有
贖緩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經用漸虧法取一切
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
若問餽之資而已近旱荒半於海內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
也蓋士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更

乙八

國五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職稍自好者以能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靡耳臣欲申
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句考務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
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
得以帑藏市恩漏者聽人察舉必法毋貸庶官邪可清而國
亦少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南都
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內帑自俸給之
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御用蓋通融舒縮則於濟國而
止非獨爲內設也比復益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
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厝手唯皇上沛然
盡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皇上以內帑之財
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炎漢少府水衡金錢宋

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實備非常軍興賞資則發之災荒
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
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皇上聰明特達豈
後仁宗誠卽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
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
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所出與水
實漏卮何異况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卽選桑孔
之借授之握算無能爲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遠有日
肆而不肯抑之驕靡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
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廚
庫旗校勇力名存實亡虛糜廩餼獨不可裁乎黃金陵蘇杭

金陵叢書
卷之八
蔣氏校印

問有織造今糜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機杼不可輟其役
乎歲資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
計啟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織綺之子尋常歛散略不厝
意及朋儕獲蠶蝨殆半一旦覺寤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
理之家故也衛文公當小國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厲洗滌
卒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
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爲贏易弱以強無是理也惟加意
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
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

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
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
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德懿熙仁四
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
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
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
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
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
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跼蹐亦書寒族雖夷
竊並誦何以開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
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
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
幸逃斧鉞史稱樞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
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
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
類定繁難以杖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
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乙八 國圖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塗近
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
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
濟濟多士供事有餘甯須外索中惟星麻樂律河渠三項非

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侍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典故會稗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改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

乙
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朝聖祖代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鈔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澠園集卷六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竑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秦始皇太和而唐若宋益莽莽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至地

乙八

澠園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圖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圓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禘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

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聘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

說也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川爲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聖心者故爲分爲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羣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圖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

乙八

澠園六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高皇帝配歲首仍祀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大饗殿舉於季秋擬古明堂而奉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爲備且當而聖心所未究且齋醴乎不盡復三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甚少歲間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

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愚以爲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爲父母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

乙八 禮圖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永旱洊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乘禮之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既繫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則

憂淵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懣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邕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實無心也眾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遡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其變日感日應

乙八 禮圖六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汎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殺性真也故絲惻隱以識性仁絲羞惡以識性義絲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即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奚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羣情盡亡曰心盡心盡而學之

能事畢矣是道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亡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為罪人耳矣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為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為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也而冒為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為卿必顛譬若以磨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况夫舉無之焉而以

乙八 源圖六

五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據高位者乎惡得不屢屢哉古者於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挈餅小夫皆可磨爵析圭以恣睢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仁不足為君子獨義不足為君子而君子也者又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縕食蔬槁於巖者吾未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為時規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乃恒言以社稷臣重何也漢人態臣篡臣功臣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漢武帝曰汲黯為社稷臣而驅策羣材謂為各當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者得廁於其間何以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

乙八

澗園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商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絲之則勝不絲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為佐吳而強魏楚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固也而敵市人以戰者何以成非徑之捷悉更約束坑卒長平固也而不案陣圖者

何以欲金人之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臚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下所存焉

問滇南自漢土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尙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遞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甯穎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苦多事則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而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

乙八

澗園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傑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筭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行之診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

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
如三五之季代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
之戾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鷄之異而以爲陰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烏燕鬪而言無凶兆非所
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
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
凶荒洊臻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修行弭災之道
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主司者幸
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來中外瓜
分碁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渠於京師者有泰山

乙八

漢國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
又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蓋
僻郡窮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春
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嘆齊魯河南北廣袤平
衍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于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
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土爲饒不則填淤嚼食靡所不害
茲欲講其利病令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
疏通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漭防
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蹟古有而今廢
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觀經費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非所以經

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西漢名儒有欲說以
厚利與盟於天并質其子者夫賦歛行賂滅於戰守之費指
天自結不殊貞士之約而令邊城緩帶父老呻吟非便計乎
胡以有遺議也自餘籌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而
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最切乎且其
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晉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
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
也疇曩所定八議者尙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
感守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虜庭
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而受其敵歟今
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

乙八

漢國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
之功此何以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
資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借前箸
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曰君子羣
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有黨也皆起於季世
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
其得失可臚列而品黷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
爲比而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黨
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任文執誼
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膺滂之名其利甚羶其塗甚徑非歐世

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也茲欲換其羣而借之大道佐蕩
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
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
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皆盡其類殲焉登萊
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
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主
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避跡其於摧強卹小
幾無遺憾乃議者紛紛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
寡人國眾未服得無虛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
爲邊鄙聳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廢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識

乙八

源國七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謂醜夷欲藉封號解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
中封其鎖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卽朝鮮以李易陳信使
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
請纓繫越至今壯之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答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
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化者何以見其然也頃白焚童習家
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召通知者駕封帽傳
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
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
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銓擇也嗣
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

有講筵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
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
聞秋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輒以
得終身之益何其易寤也夫聖言譬之海也唯其所取苟繡
其鑿脫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
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上理者不
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舜之用人圖治孳孳
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
人似也乃議者又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
息者有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於

乙八

源國七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爲有綜級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有夜刺聞取
外事分判者皆近於有爲顧成敗頓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
而觀其自治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於古何當
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至於廢墜
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體不傷于煩苛此必
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
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興讓則下不爭厚
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被不在此何歟漢有
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焉

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
傲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
惡則并伐其善非也顧避諱謗而忘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
一官缺擇眾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鶩進趣得無自此而
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那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
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攷二
子爲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
藉第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興凌跨之風微揖讓之路遂
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乙八 卷四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卽近事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
謂勦敵之當先或筴甯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
之計而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游而
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其時事機因
燦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出之卒以韓姦雄之心
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
成事在膽而不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
天授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聖明在御方內
又甯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歎茲欲得應猝之
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之願悉意以對卽多士之自
獻而欲效者且執此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名物於不
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
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
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
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
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埤雅小爾雅廣雅爾
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
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熒熒知其
爲鼯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倭蓑者有知蜀中
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筴得老蠶枯桑知以蜀守終
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

乙八 卷四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
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讖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
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區之當厚
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
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召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
搬也何者爲長策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
見微獨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填無窮之壑所
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者猶之醫然
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國使天下枵然財盡力
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

眾興營田而省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
闕於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合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其借
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乙入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銘 贊

源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符萬形攸始蒙齋人倫百工成紀遊泳恬漠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為陶鑪治鉅曲誰持道筌以闢妙門坐令塵滓澆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真斯悟曾參以濯顏氏殆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蠶運之若環莫知其鄉不見厥狀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妙敬為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乙八 澗園八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宗手勒銘并蠶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事多為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頽垣廢井之間其離也似神劍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瓦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先生贊

自聖真寔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繼承

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與真儒代作學入人殊譬之川塗異而塢之咸可適國懷枿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開一瀉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為叩寂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為察言則餘干之質行可憑謂學為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為寡用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不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真人御宇冀勸學為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為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乙八 澗園八

金陵叢書 二 蔣氏校印

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為倪顏瓢陋巷點瑟風雪脫略訓故知為妙門不有新建孰開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轍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立心緬矣茲為先鞭靡白非立即事為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管可闕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矧乃世名佛本無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嶺慈悲普現眾目前誰其苦難相糾纏空山冥冥

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雪之游登赤子於春
臺之熙此士若民之所共推者也至其逍遙寵辱之外浮游
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暉抑孰略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願盡美且翫其託者賈而衣則儒既不欲語人於壽
牖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觀其饒者疑為洛下之算而攷其
行者知為巖處之奇意者如江影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
涸跡於鳴夷也邪
華中翰芝臺像贊

乙八 濟國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被服之儼
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雕之璞而藻思之勃
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於碧山不以爲訓而升天子之
玉堂不見其仲此其爲人殆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眉龐然舞雩而風蓋嘗涉藝圃以沿
洞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疑如斷山而若隱若現
者嗟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
雖先生莫能自名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視之內或爲言或爲

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類總爲悟門歸義寺
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
刹眾即彈指頃具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展開月面澄華金
雲夜敞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
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若親貌之親
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
生之言具矣輒抒愚管聊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卽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羣迷復現
重重大樓開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然無所動卽色與空
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今深達真實空知此色相體清
淨願以迴向塵沙眾隨所見聞得解脫

乙八 濟國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乘策適市遺榮合志隱操兩
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陸族婆娑林木疇其相之內德
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然三載式是慕廬古今流聲粵
弟若孝仰止家風是則是效

墨苑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邱遺其玄
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壑五山

巨壑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鼉背擊之大地現

前一念還真清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焉常
虛時能演之載茗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象所祖天苞欲開地符斯吐如棊斯布道乃有
常君子則之立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鼓點瑟方
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乙八 濟國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維默與恭契希夷列星
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緝經

古佛道場鬼設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壁說法熾
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時象之日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以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遍
下國也熏兮其解愠者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

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曾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烟紫雲霏
微瀾蔽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君翰舒鉛
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乙八 濟國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壬辰科作

伏以闡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川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總攬眾材彌綸大化離明昭晰垂二十年甯壹之休解澤滂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人心教化之衰絲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爲思邁眾之遠猷奉廣廷之大對于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

乙八 游園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人焉拔其尤褒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糝之在前御筆親題驚祝全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繫帶之華寶鑑均露樽疊狎至坐飲八珍之品光分九府之藏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鴈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鰲累百數而不如鸚願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答高深之造

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聞乎王莽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且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著蔡蓋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縉

承尤切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六

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之業雖允文

允武各馳騫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昭垂於二史勒景鍾而

銘琬琤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

三代之作者凡茲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

精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於乙夜恭惟皇帝陛下纂大合

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勤周禮之三百三千

仰鑽尤力尙謂累朝之憲典實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

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

執西崑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章竹蜚烟聽蠶聲于筆陣

芸蓀吐潤散雲氣於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媿拂塵掃

乙八 游園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觀稍爲睿哲登閱之助敢呈御覽附進替言惟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於世廟顧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贊之虧大祭弗承乃留情於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晰於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啓佑百千萬載之盛伏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光明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把祖德於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漢馳烽間疏經籍顧古道晦明

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矣辭會弁之勞敢冀凝旒之補臣師
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
之先哲實資道揆以而人戒一暴於易參慮寸綏之可借輝
精乙夜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廢興
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實以啓沃一人之心
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
尙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必替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
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
二宗之書已光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頃
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招文學之士因
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

乙八

卷九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致君以禁廷頗收之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
退者學可忘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
書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忘先哲
不以爲迂闊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易侮無以歲月爲
可玩而不寶居諸無以盛明爲可常而自生滿假絲微至著
從古迄今皆備載於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
之延接用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
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專不遺采
非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爰比韋弦之助臣心
不朽王業無疆

江甯焦 竑

啟

修應天府學與按臺啟

伏以本人倫莫先學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
曾是高皇之太學睽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
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
還梁木其壞其頽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
之觀封疆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再三
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欲聳賢關之耳
口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
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甫轍席前之對來義柱後之冠善政

乙八 澗園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欲布於東南先聲已動乎逢掖輒代喁喁之眾少陳瑣瑣之
辭所冀率後來之英共登爽塏捐不費之惠無事徵科非徒
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杞梓樛栢之用某
無任願仰之至

謝周王啟

伏以臨軒而遺來從簪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廁曳裾之末恩
私猥被徒御生輝恭維殿下擅河間之大雅攜鄴下之高文
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遇不遺乎下士獎樂宮冥饋玉羅珍藹
藹仙韶敲金戛石錫之佳筵况披兔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
沐龍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就望
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拔及茅茹士
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載修於燕喜敢仰瀆乎鴻慈
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得人爲最頃自學疏於根柢浸令
文尙乎佻浮修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鉤深而實謬
於理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如波
斯頽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維
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
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爲能物有生而成遂至於文學之偉
又皆充養之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黜諸子百家之
說意在尊經將迴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繫繫乎

乙八 澗園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粟帛之用斯謂真才况炳炳然日星之垂有如明詔體裁痛
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欲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踴躍
悉入陶鎔蓋元老廟堂夙秉中行之尙故文章寰海漸還大
雅之觀師門成就之恩深化治幹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誨
敢預秩乎初筵敬誼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鷗嚶
靡當烟霞召我之時玉鉉燕間又文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
鷗鷺發和奏之笙鏞榴花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
擁神仙之氣豈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
伏望早賜鳴騶不辭曳履五雲縹緲庶瞻躋極之三台六經
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修于燕喜消塵仰瀆乎鴻慈恭維門下天真朗徹地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兩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閔天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紬疏通知遠之書以絡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璠璣博采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作異日棟樑之川遂致溝中之斷成爲席上之珍鵬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洲之數一十八人愧稊枳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以己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於大誨敢豫秩

乙八 游園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初筵敬誡某日候爽氣於層霄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屢起而帶山虎坐南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轉覺林鳥之能言荏苒盈條祝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汎不盡之情淵所望儼然不辭賁止豈獨解顏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瓊之過影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答周襄陽啓

伏以嚮風有日修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棲連陰梓里况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也孔嘉辭無不腆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

製錦未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抒竿牘惟以時而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敘

答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腆幣兼辱良書祝訓救之丁寧知愛助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况險阻艱難之備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洲之側再試牛刀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奉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冰蘖願共爲桑梓之光

乙八 游園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請同館先輩啓

伏以北門親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竿步武幸追乎先達冀瞻矩範敢迓輶軒恭惟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涉俯慙末學亦廁英游短翮飛附翼層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履非遙傾心自切諷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願隨珮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仰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妙選於英賢九職顯

司宜真除於亞旅士林贊望從榮增華恭惟門下器姿凝遠
韻度清真練達本朝之舊章學能探賾洞明當世之先務才
足濟時業陰久蒞於周南版部輒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
之根本而儲儲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沴
更之後非雅望力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功簡注所歸
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
追鋒有召行別逐於寵靈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
不任馳仰

答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特厚白巖
分牧乃漸遠於令儀赤牘無階因自疏於常禮徒極高山之

乙八

卷四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詠敢承褒袞之榮恭惟門下質行擅珥璋之美雄文鍾江汝
之英一方甄試乎牛刀萬里終駕於鸞翼寵靈交至風問日
隆詎謂高明過自貶損昇之腆幣獎以溫詞仰銜眷注之深
彌重疏頑之愧末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材還居機要
令茅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願望之至

答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關子靜之淵源一士
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欲緘問而未皇豈圖
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
譔庸敏器範恬夷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榮
澤之要地質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製

錦旣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高於中土推
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挹損之深彌重迂疏之愧伏冀慰人瞻
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良時益暢庇民之遠業願言所寄
敷敘莫殫

答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入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巖瞻之仰敢
厪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玉立以燕山之丹桂
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旣特書於課最鬼峩魏闕計高步
於禁塗蘭臺薇省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
某久阻風期時雲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城
盈懷指陳奚喻

乙八

卷四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於三年祝權聲之四起恭
惟門下文該六藝行備一身昔彥璋料事特有天才暨演之
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遠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
歸慈母蓋獄訟征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
餘惟福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既最於名都獻納論思位
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於懦衷若令方中燕堂
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答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榮載一臨邛遐晉慶恭惟門
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數計而龜卜富之間

學日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藉其拊循兩粵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為憲馬人龍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即歸班於法從某嚮風有日修問無階祝前後之奉主恩知絲特簡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屣荷謙施之相先激感悰而無已

答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暨載興豈弟之謠王曰邁歸即筵爾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悰衷而愧甚冀益調於齒鼎

乙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敘

答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刑逮下規茂績之有成正色立朝計籛班之口峻方欣華問遵辱名牋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察三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實資於論列風聲鯁峭行開白獸之樽諫墨縱橫備著阜養之疏乃酬久次豈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即弼相江之五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願聞緒論其為依向未易殫裁

答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瞻依形愛意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同時四牡邁歸及高堂之請老言離鳳掖日對鯉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為畫錦之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三最優動雖漢恩之予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為疏傅之淹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為瞻跂莫既揆裁

答鄭蒼梧啓

白喉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疏乎問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緝緝旨之勤拳若清徽之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修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廼銅柱坐視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上考以表中朝某修問未違荷知最久民之攸暨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邁歸計鳴玉朝天之甚邇其為傾企未易喻言

答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為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藉名賢絃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政勳緘問兼况誨言竊稽

乙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真之作用唯微言之寢遠致正學之日
疏故事功文學之高問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
古人祝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既勿
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教人至延平
而隱頌陳王因而立論邈孔氏以來戶喻家傳雖人誇其握
壁白琴童習竟罔悟於迷津意汲汲以使瀆疇冥冥而見曉
撫牙弦於流水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荆山罕能識寶豈期入
耳猥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躋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
淵源之奧鉤深六藝闕見天人之交坐令德澤之深淪於民
髓抑亦抒寫之妙直涉聖涯託於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
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賸耗於

乙八

濼園十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京塵俾心目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藜韞小草向
榮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披懇摺
之誠喻言莫究

答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今日腹心
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卓然名世之材久蘊
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銓世傳周澤之風規八服山公
之啓事方藉羽儀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
實國家之重地近觀黃河之汎濫遠而赤魘之頻仍瘠滿溝
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嘘枯一旦以回春榮戟遙臨
旌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懼悚梓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

和門市局辱飛示於緘書氣序漸和拊循多暇冀慎寢養之
節行參廊廟之崇僕無任頌仰之至

答儲鄒陽啟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被坐麾百里乃茂最之已成竊
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以敦薄而於禮有如
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閎深材猶通敏雲蒸霧潤赤子爲之歸
心雷厲風行老吏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
占美政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召節比及三年宜膺簡
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闕局遙仰餘風聊同輿誦之
言少答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既敷宣

乙八

濼園十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蒞一方面而始事教條清簡未煩頤指之
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之盛忽承雲翰之臨
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達實爲廊廟璫璣之器豈獨東
南竹箭之材潛浦鄒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
非遙豈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過
優尤匪榛菅之稱感作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啟以謝不宣

答程節推啟

伏以樓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拔跡忻報政之有期辱
賤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器資蔚碩天韻崇欻
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惻惻無華
真兩漢循良之選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

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人自不冤安得
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眾望之有歸瓠水持平共觀
星沈於貫索薇垣振武仰看雲接於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
美政歲歷三面計吏驚茂譽之存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
之必踐其爲企仰莫究揆裁

答劉宣城啟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同籍之前
期占司功之上考方析茂譽遽辱華牋恭惟門下文鍾南浦
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而爲川遂擅一時有聞無聲夙
負圭璋隨印之望隨施輒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
鵬徙之初靈爲莞爾牛刀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家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以課功而主上於焉注意况虛坦之爲令以善政而得民
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
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某自悵盍簪之未卜喜聞報政之
有期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
慰之私序言莫既

奉范座師啟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門郡守乞
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驢劇負牆恭惟門下逢時休明
爲國俊又金薤琳瑯之貴作爲文章玉壺風霧之清雅推氣
韻雖丹雘之去尺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遙心懸鶴髮
省觀少紆於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璧津山水之間知賀

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續紛錦席高雲坐想魚
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嗣其五色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
遐算滄增於甲子續益部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粉榆某等
以毛髮絲粟之材在權度錙銖之內豕芥雞寒幸勤藥籠之
收蟲臂鼠肝敢忘化蠹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腆之
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考更觀
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既

答衛工部啟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而爲好恭
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鑾和隨動而有聲琮璧不雕而
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燕闈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雞

乙八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藥乃得君重使若予工方上簡於舜咨輒遯臨於禹會匪但
流錢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使頃
學耶弘開於東駕而書帷誤點以下材高帝子孫自是殊人
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
知父子君臣之實願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
匪勉之難敢辱眷勤之況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昔
之巨公暨楊岡卿時之碩士咸自摧關而發輒旋皆柄政而
濟時諒召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尚其餘悃悞未易揆裁

答譚巡撫送川扇啟

伏審封奄四履播闢澤於閭闔惠重五明分清涼於掌握馳
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之班國有蔽棠之蹟

迺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奇而絕
擬帝思南劍之最重乃俾元戎而啟行豈獨坤維非絡之民
悉歸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眾一屬戡夷頌爰新筵之上呈
不靳餘波之旁及雪格霜筠巧裁蜀匠金泥銀鍍價倍齊絜
魂塞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况之便而直披千里以吹嘘
願廣仁風盡掃一方之炎著其為嚮往未易揆裁

二
副制夙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月之輝手
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動則生風精神之折
還術不愆於素謀略之愔勳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
駭之夷不假折箠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勒茂功五明

乙八

卷四十一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九華顧來新既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憚
人間之酷暑其為感佩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播莫辭炎熾於鑪錘華賦三施又布清涼於掌
握銜私自遠翹首為勞恭惟門下謬謬士之楷模堂堂朝之
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袴襪之
政叱馭而忠臣著選材而樂職揚蓋盡揜於前規計即承乎
新谷乃若同心之什嬰奚啻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精色
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顧遙錫於三川
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尙憶
孔明之遠略其為感頌未易揆裁

答張內黃求學記啟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善之規矧
賤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實繁化源願於斯道
寂寥希闕之中孰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
簿書之末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袞袞臺省之儔
獨塵青青矜佩之虛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濟
時學能稽古既据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尙資經術之餘而飾
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構乎宮牆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
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孽鮮
僅供覆瓿勒諸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
者勤多儀於幣帛形妙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啻粉
檢之誼厚其為感悚莫盡揆裁

乙八

卷四十一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請新狀元啟

南宮薦士視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座秩初筵
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沈雄器姿凝重學優
而贈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
推其文學聲名果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
特消廿一之吉日敬借三五之同心繼萃野以升歌比櫻桃
而開宴名先雁塔佇觀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共醉一時之
紅雪其為願望莫既揆裁

乞致仕啟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存增業馳驅

之難效豈宜庶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疏爲性拙直講讀儒
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
器獲之危機幸賴乾坤之再造尙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
州端委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寄亦非輕倘可竭其涓埃
敢少分於中外第繭然暮齒櫻以沈疴老以困而益衰力不
前而難強況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帷而鳧雁之蹤又無關
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
轉達庶蒙茸朽質獲安環堵之居仰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
澤其爲感幸未易揆哉

答錢知州啟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魯諸儒之稽古以飾政刑漢循吏

乙八 卷四十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近民質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憐遷客之難前曲賜
拊存遠頒教札伏念某昧於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
事浸成於忤物乃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
曲回於上意磨鉢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越
況與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尤爲上願顧
沈冥浸劇勉莫能收種焦牙歎吹嘘之靡及驚駭下駟縱
翦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之別格伏望察某心樂於退藏本
無矯飾閱其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有此冒干俯從私願物
還其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以往
莫知所言

答歐陽氏婚啟

執友無堪久慙倚玉連姻有約忽冒采葑薄材積愧於仰高
盛禮首勤於割臚縮百年之永好實二姓之夙緣恭惟門下
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
玉友金昆有陳元方之雍穆矧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
參韓范富之動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還
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同名於弱息賁之儀物申以
醪牽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光某
荷蒙講於新盟當彌敦於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
命之嘉願珍藏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哉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啟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塗顧此閭閻已稔風聲而胥服有如

乙八 卷四十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矜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荷良書之遠及恭維
門下清標嶽峙與學淵洄鄂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風儀
詞苑文章無讓於昔人凜然形寔謂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
頃以澄清之餘刃運其興起之妙機鼓舞舞羣才俄頃悉歸
春雨銓衡眾藝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窺入彀之詞英幾欲相
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青雲豈徒回軋苗之奇
陶鎔文體實以翼棟梁之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
望掄文銀管已幸觀北海之端接武金鑾卽祝筵西清之席
其餘瞻向莫既揆哉

賀王殿學生日啟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上大

年之祝門屏交慶朝野歸心恭維閣下有伊訓說命之學兼
房謀杜斷之長主上諒其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
蒼生而起勉酬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遵抗浮雲之志心雖
游於澹泊身實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整頓乾坤之手青天
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彝鶴算定緜於箕翼
坐閱熙朝之盛事益垂平格之令名周拜前魯拜後邁章平
父子之榮陟格帝伊格天續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
天休某榜櫟散材門牆末品方一人修三老之間望舉上儀
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揆裁
賀申殿學生日啟

乙八

源國十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壽豈之祥在於庇休
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
升華於袞路清規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
年之相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逮辭寵
利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頃始開於七袞實豫兆於千齡
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閱
揮漢殿之金笑對謝庭之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
得其全昌斯爲地上之仙奚管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
再踐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躋斯世於
仁壽致吾君於唐虞某榜櫟散材門闌舊物餅壘量溢愧久
負於吹噓稟籥恩深詎敢忘於荷載敬託魚書之咫尺稍抒

燕賀之惻誠欣躍之懷揆裁莫盡

答朱日照啟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新遽期千
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端亮才力恢闔粵海
濼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心所燭共分無盡之光蒙霧而
行坐獲不知之潤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
節於花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况門下屈
臨百里之間實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未敢荷華問
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昔禱今禱尙能鼓舞於
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既

答王當塗生日啟

乙八

源國十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劬勞莫報尙敢憶於孤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臺餽申之嘉
幣建以好音自顧庸虛祇深慙感恭惟門下英規玉立麗藻
瓊敷既愷悌以宜民更儒雅而飾吏風譽夙高於薊北中和
久布於圻南念此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
九里之間煩重繭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問
祇服寵光廢弟子蓁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召伯甘棠之詠倍
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既

答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啟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席之餘拜
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聖以爲憂行其所知
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

道待後學之嗣興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
菁蔡名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瑣
園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之時欲振斯
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詔謫劣俾與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
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扞思於道真嗟
識見之甚卑復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
巨公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稍裨
於大道冀仰答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籠阜中經誕惟睿宗之祠雅稱仙靈之宅嗣
 恢堂構益廣淵源我天臺夫子以龍德而作人擁阜比而論
 道化雨均霑乎遠近仁風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
 士之儀刑具在乃吞真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
 同心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青山
 作自然之丹腹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而事成勝據一
 方幸舉目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

乙八 澗園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堂覺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
 周子以爭先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榮舉願相索綯之力
 聊廣繫壤之歌

拋梁東英才濟濟盡幘幘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杲日正當
 空

拋梁南碧瓦朱甍霄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潛從月窟
 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陰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滄海卽滄
 蹄

拋梁北數仞宮牆攀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躡山靈自此增新
 色

拋梁上青霄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槃用之抗手爲卿
 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萬古回長
 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師道立而善人多聞風者
 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而去無邪無曲洞開
 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萬間之廣廈皇風鼓嚮道峽光
 亨

送陸都閫帳詞 并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輦之履絢受命方新采海邦之節鉞雖
 甲兵之問久徹警於九重而帷幄之籌自折衝於千里風行

乙八 澗園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邊瑣喜動簪紳恭惟大都閫陸公材闕天賦望俊地高以鶴
 峙鸞翔之學而錫巍科固已冠章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
 之姿而應期運尤足壯樞機決勝之謀幾沈三畧六韜望重
 萬鈞九鼎方便蒞於寵渥宜馳聘乎事功擒巨寇於孟河勳
 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大河之倭奴弭昌國之
 鹽盜既使錢流於地上復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眞州
 號令一新乎禁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萬兵鎮壓江山身
 作金城之千里因此閫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栖居
 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尙何憂於江左乃重劉河之託益隆
 遊擊之權豈存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遂儀圖宿望一敵
 國爲之隱然不妨玉節之遙臨敬祝金甌之有命虜在目中

久矣繼今新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措攘夷之筭磔
鼠輩而尸諸市智略縱橫肅佩頓而昇之耕規模清簡顧我
難借寇之舉徒臨行贈繞朝之鞭恨大旆之過征秩初筵以
爲饒珠簾捲暮繡幄圍春衰柳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滾
滾泛不盡之恩波某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接九河之雄辯
激昂懦氣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汕幕曾同執筆草
破賊之檄書欲寬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醜酒江干
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邊瑣弓青雀尾錦帽
碧油前莫川臨行同惜別功名不爲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
凱歌歸玉帳重聽聖朝宣臨江仙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 并序

乙八

源圖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伏以詔下法宮寵分帥圖地肺帶江山之勝人方重于中樞
天目崇筦鑰之司帝又煩於外補禮隆推轂情切攀轅恭惟
大總戎侯公閣下氣槩沈雄機謀明決好時經武實能畫而
能兵營平奏章幾立功而立論動伐高于羣辟聲名動乎一
時始蒞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榮戟廻翔于漳嶺風猷彈
壓乎狼山遐邇相安封疆薦歷屢臨鉞鎖借六韜之蕃宣一
踐斗樞轄五兵於宥密信臣精卒允資拱扈之親虎踞龍蟠
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疊草木光華騰兩浙之要衝實一方
之鉅鎮疆連甌越外如唇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
無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東道俾
俗方更而未固驕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已試之良曷飭不虞

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淝河左海而格師戎乘以先啟行徙
豹尾鸞旗而建節千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某等
久託門牆親承聲教窮年吹律已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
會使口口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聊寄相口
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虹等閒口檻舒嘯輕
浪舞廻風揮手高城四望雲裏白口口口功業更誰同疊鼓
聞清曉千騎引雕弓武林口口湖上瑞煙濃平生豪氣飛動
談笑淨胡戎今日口口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歸
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水調歌頭

乙八

源圖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

答耿師

差人到得領教尺爲慰承諭學術至今質亂已極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質亂大抵志不真識不高也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真求盡性至命之心祇祈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途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狎遇一二明者扣以安身立命一著輒展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照回光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示剛復其剛復也適以爲拒善之藩其疑阻則櫛櫛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

乙八

澗園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達譬掘非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非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今之談學者假然自命爲知性矣然非實能知也中能無疑乎未能無疑也而強以欺人愚不肖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己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某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耳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是無我無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

也乃子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者既不能契其妙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奈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行邪說不熾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擅倫物之矩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關邪說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譯異編領悉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答耿師

士龍遞至手書知拳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真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焚芴議論爲短長第乘人而闢其捷哉佛雖晚出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都儒書

乙八

澗園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之矣所言本來無外者即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哀樂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者不察而猥以微言與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近世談學者既不足以知此即吾師所舉學佛數公皆未能稍窺其藩况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何時合并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答耿師

昨姜司寇公遞至手札并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敢私布之以求正伯

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約旨微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卽生滅而證真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良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不滅

乙八

卷四十二

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情以求性情卽性此梵學之妙孔學之妙也總之非梵學之妙孔學之妙而善心性之妙也此卽謂之玄機而舍此身無玄機此卽謂之微旨而舍此事無微旨恐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詞也豈佛咎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生滅之見纏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志於道竊以爲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第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謂之孔孟之學可也卽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爲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爲真飽卽人目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啖其載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譯異編語錄共二

冊悉有鄙見箋注其上并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齋奉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快快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不敢虛也輒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莽紘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于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於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蓋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

乙八

卷四十二

四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之故耳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幸丈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到此方爲真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矣復所先生方相朝夕自能爲丈悉之亦不俟喋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答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慰狂獗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爲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獗襟期正與相反只真偽二言足以定之大氏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猶猶虎其中榮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狐也狐

背人之形不能辨其狐而反爲所惑至一途狂猥眾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猥之一節卽爲孔孟所印可矣卽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狂猥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也中行如顏子一間未達者也達之則聖矣狂之高明猥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鷓鴣之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日仰鑽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以踽踽涼涼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不知學之宗趣而

乙八 濬園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此爲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已事日勞勞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爲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間惟努力自愛不盡

答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象一書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任歎服久聞易學一派流傳蜀中頃爲纂修事盡繙石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產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已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未段

言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妙却成兩截語矣柳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老師愛世之心某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冗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臨楮神往

答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卽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已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

乙八 濬園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老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實始孔子而學也者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既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既壞之而復修之之謂也故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之令其一覺悟間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修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

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可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遺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見當時之人有判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即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即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一而解者反歧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真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景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竝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

乙八

卷四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豈不悖哉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奧妙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卽心卽佛雖甚捷徑然屏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教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

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卽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以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已卽孝弟卽堯舜與卽心卽佛本非二說蓋人心一物而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名耳諺曰其名以造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舍人倫物理無復有所謂良知卽欲屏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具之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真而釋氏直指人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

乙八

卷四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此得力推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利勢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于心而不可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爲分別乎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理也以淨飯王爲父以羅睺羅爲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取醫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真體耳至下手
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想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
動若其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回也三月不
遠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
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四勿
之功果相同耶孟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抑與四勿相發明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
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
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
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

乙八

九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
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己也
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于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
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顏子以克己正於此處一刀兩
斷當體消融則己克己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顏之學只是禮
之爲體認得精認得既精則真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
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幾者動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即能知之能
克之也若待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
措手不及即果如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耳何以

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論云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
四勿亦強制耳是也但所謂主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
以主之苟我有以主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
也知直內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
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言心
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妙如此非貴操而賤舍也
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

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
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
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
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

乙八

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實理
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顧舍此而求彼何也又有取
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
之體束縛之若牛羊然此於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
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諭云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
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虛矣則長生者何物
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之謬也昔人云黃老悲世人貪
著故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
人之怖死也故以出離生死引之既聞道則知我本無死老
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既聞道則知我自長生

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此皆忻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則聲臭且無何壽夭之可言乎夭壽既無何貳之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聖人無死地故可以死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徇生執有者倫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勢無益之求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

乙八

卷四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耳然則聖人之盡性至命卽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答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簡有且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

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存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良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良卦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乘弊都消煞得盡然後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乙八

卷四十二

十二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何曰覺無內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德不云乎上賢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胡服而

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獫狁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瀆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瀆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遐維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乙八 禮記十二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伯瀆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瀆唯未究佛乘故其指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臆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宵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

無論已卽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隨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誦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

乙八 禮記十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譽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途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蜜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勳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色變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短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見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

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綿緝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
以一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
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
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翼人之
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
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書

答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洛關閩古
 方鄒魯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兄振鐸其間收效弘
 矣吾師弭節敝鄉時都人士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
 知向方鄉有美俗誰之力也弟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
 之賢薦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殆非虛語惟兄勉之令
 先後作人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弟年往志盡乃叨一第
 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

撥忙作此尙圖嗣布不宣

與日照宗人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靖間飢
 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此時童稚孤立
 不能遠省巨墓南北阻絕以至于今每一念之未嘗不流汗
 沾衣也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
 教甚嚴不忍忘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蠶科清秩
 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父母之教督
 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
 分恨初仕薄力未能相顧心實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
 里視我齋門感甚愧甚兒輩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

人丘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府縣坊
 銀到日卽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
 之甚貧者量周之俟後有力陸續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
 爲歸老之地耳望裁酌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
 一二

答蔡崑石

爾居丈至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修甚力本地風光
 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有兩端損事障易損
 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物不知者至多其意識以歸之
 節去而性自若非能有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乃日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將奈何僕語之曰子語非不作第

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即聖解是也丈謂此言如
 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教我不盡

答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接不暇何
 其盛也感感感東南荒儉自昔所未有入春種蒔以時雨
 雪應候疲甍有更生之望矣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
 歉爲豐易危以樂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
 高皇帝之豐芒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蓋堅平子賦
 材也明公憑軾遊其間一抽豪而揚挖之豈獨三都二京不
 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懿垂示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
 使還裁書敘謝屬冗劇畧無倫次統惟崇炤幸甚

答馬杞縣

頃再奉尺一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親吾丈也著衣喫飯即本來而孔本未嘗迷亦不俟覓了此則真詮更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己之頭別尋首領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翼引未悟者而借之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為謝諸唯為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慙慰而干旌復南指矣屬首莫雲可勝宛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者莽莽頃幸升儲有

乙八

卷四十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期戎馬漸遁願當事者拮据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圖畫間真成吏隱幸時以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而錯過也家兒淺薄蒙庇得稍遷轉坐川塗相間未即稱謝意極愧之惟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何學士

僕踰伏衡門日寡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其制義讀之如鳳采星華私心歎服因講聞明公之為人尋知自循良為執法蓋所至有錚錚聲焉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顏承教之會也乃明公以督學截簡書而南矣踴望光塵彌增延結頃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綱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凋敝歲以彌

甚詭僻者獵異而罕闕其原凌跨者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借人飾醜者在所而是而又者利鮮恥之朋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執化標清倖竇杜絕巧偽之端靡能返也而適得明公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為弟子員時士迷沿替襲羣蟻慕羶徒利祿識耳迨欣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且也而非明公其疇能踵之蔣廷評行草草附言一鳴謝悃且感明公風義歸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覺颯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答顧中丞

僕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知其側僞扶義人也心竊嚮往之尋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說則首舉以對知明公非獨

乙八

卷四十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風焉計異日者世出世事業獄時淵深合為一人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勸彝鼎銘旂常者果踔絕一時較兩公之言真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即未承譽欵之音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為提獎者良厚知明公之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非僕所敢知乃若研究真乘直了大伴於明公必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問惟為國自重

答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欲為寒門樹楔前張簿書中
已力控辭而巡院移文又至矣明臺翼察獎淺薄風厲後學
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願不肖無秋毫裨於里閭父老也而此
役不無少煩之且以非才應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敢更
濫盛典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循
安集之今幸稍甯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瑣則已甚矣
故不肖尤不願以此為明臺費也兒輩相從京邸又書尺苦
不盡意敬託舍親張上舍待詣門牆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
俯從之幸甚感甚蓋明臺所為不朽於僕與僕之仰答明臺
政不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答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庶齒記此情此誼非淺薄
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第願欲以薄於鄉井
故人實所不能方丈至以為僕舉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
國薦紳如周約翁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
僕蓋慕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獎借之意也
撫臺樹楔高門蓋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為望報而主司表
揚善類誼當如此書郵中即當道尊旨耳使還率此布謝餘
懷百不及一尚圖嗣布

答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况發函伏讀不任沈慰至人出世之學非獨

為忠苦而設願能留意即一切世緣如空華在眼自不足挂
之靈臺間矣吾師真性情樸本與道合絲此竿頭進步古人
佳處知不難到也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音蓋詩以興
寄為宗而世類求之才學間故去之淵遠此編出學者得指
南矣辱諭為序所不敢辭第使者戒行甚迫不能待容脫稿
即覓便奉寄未間能尊生自厚以副瞻依

答石京兆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貶有更生之漸矣
明臺勞來鎮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爾人心晏謐江山風
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
薄辱在下風仰庇方切願恐錄車之召在旦晚間不能久為

豐鎬留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答王福州

丈手書已領令弟至問知且蒞任矣甚慰甚慰劉忠宣公轉
官時恨不得親民力求補外以行丈意亦猶此耳第古之人
不分靜喧為二念世出世間為兩條蓋具五力者向三界中
作如意事入魔王宮為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
澤者耶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勒奉訊夏為舊句容亦知向
往者敢附具之不盡

答陳尚敬

榮轉屬恩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作兵餉二事也
而實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此而顧不足於彼者

乙八

卷四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乙八

卷四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頃黃侍御疏請儲樞筮之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山撫院而樞筮乃得諳練精熟而與嘗試漫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曾以數行上復計微覽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今之普謁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如何肉周妻一隨俗尙而學道之念無異曠昔門下退食之餘倘能梯進之俾盡吐胸臆以相證亦旅中一快事也夏木方陰起居多福唯倍加保練以幸斯民不次

乙八

源圖十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陳乾室

愁山往雷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厄道力彌堅愁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答史觀察

都門瞻奉甚慰契闊頃拜教賜溫詞獎借溢於言表益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口名家一旦乃有以唯毗之微薄骨肉之誼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也如何使還草草占復并謝諸容嗣布不盡

答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不任流慰國庠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袁山甫而興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即慙賢闕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贊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眷倚不宣

答喬給諫

昨舍親還領誥勅并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聞君具一書託見樸兄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妙西陲幸卽蕩平倭患尙不可測然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

乙八

源圖十三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美此國之大志願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遺書不敢多及

奉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日月矣既乖王喬越竟之送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遇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抑何薄也卽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里舍揮金班荆道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高已耳吾師和平惇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涯涘至於大

義所係不難危言悟主計先國本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凜然朝野興歎非獨門牆之士能言其盛而已某淺薄辱吾師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蓋俺兼焉古稱知己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稱塞是懼惟種學積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上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問訊并贈言一帙統希麾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倦切

答顧中丞

承手書并大疏讀之不勝快愕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疏靡不一一懸合又

乙八 卷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事可鏡但人言嗷嗷眾而難犯假虛名以縻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焚焚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己之中處之取無債謀無召闢足矣使還草勒謝教未問惟強飯自愛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樓辱雅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却掃妙觀當復深人回明盡錮法縛此非百劫千生種有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汨沒風塵莫自解脫回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可復得哉言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乏人日就散佚得門下彙粹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豔

稱藝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藥本僕願爲門下傳焉諸惟爲道自重

答張準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馳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明其耿耿也使至辱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且獎借踰溢彌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主上高拱深殿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宜豎聾耳倘少能啟發令知所嚮往即涓埃之念可藉手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昨稍葺成書編翠未就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

乙八 卷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得來刻即可就此敷衍不必更搜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支離之做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問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兩地也遠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張今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煙日湊合海方小邑更視庶矣之俗真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難勝卽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

載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而啓託敝
同年喬君轉致未知微聰聽否風便附此申告于胃清嚴臨
楮棟仄

答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獎借踰溢
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殊總之雅瀆清妙不
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窮經晰理輒
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
奉詔條三令五申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既以此殿最之而
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苗之陋
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麻之文

源圖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
千古之所未發此真前人所云夢覺關也門下於此提撕可
謂得其肯綮蓋如此即爲知存此卽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
之異耳僕性寡味卽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
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
重不宣

答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
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
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尚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
悟而道爲我有者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丈

事鄙心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
與李學憲

門下彙弭節舊都時自朋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攝趨請益而
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盟區宇聲實歸然邇
遐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
映彪炳卓越如此乃僕得與編氓齒於部內顧不敢以竿牘
一道其區區瞻跂謂何頃兒輩就試冀收之藥籠以方洩勃
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獎而優錄之題評鄭重踰溢非
分感作交并言曷以踰竊念凡乘在塗孫陽一盼卽聲價爲
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能也異日者恐鞭笞不前以竟爲
知人之累則僕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
片言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馳仰不宣

乙八

源圖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李戶部

丈克己奉公盡心職業乃謗議橫生紛紛不已其故由丈所
言措紳及子弟親戚冀優免而不得也怨尤既深不論虛實
肆爲誣詆聽者不察羣然和之誰復覈其真哉昨一二知厚
皆欲僕作書奉勸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丈浹事半
年所入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蕞不止也如此
則在前者既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察友之中不勝其憾
矣况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
私業則貽害商民無已時也此非丈本心願勢有必至謂非
作俑於丈不可矣往者勿論自是更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

初原無鈔闕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匪非其正也往楊止菴公在濟寧半歲以後正課既盈恣商往來不復權稅一時頌聲滿於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耳唯照察不盡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足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前加密第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詞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卽凡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億留於家唯石

乙八 濟國十三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潤易說二册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助也宣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傳無窮不妨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泐不敢辭俟獻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即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理貫綜敘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搜奇收百代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頓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擴代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注呈結心良非一日而幸相如之同時阻魏昭之自近川塗縣邈我勞如何頃被璽書

修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愧之昔晉資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雞碑學兼牛乘方之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采葢有涉國典朝章人材世故者能悉傾困教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代鉅典實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惟門下其圖之

答光太康

以丈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丈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莖著地雨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何幸於吾丈見之別諭三問字丈雖不言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著語則揣摩

乙八 濟國十三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虛空者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并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畧闕其一班矣使至辱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闖入雜居驅之不能留之不可識者抱辛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營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來徵收長策也門下才名燁燁一時聖明軫念時艱特假節鉞澄清之計轡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一別忽易歲時雖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况耿耿如
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可勝浣慰吾儕未第多
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世務嬰懷難復厝意所謂時過
而學自古難之如弟輩是已丈以妙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
大受其疇能踰之先輩如鄭端簡黃宮詹皆留意國朝典制
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閒汎詩文真土苴耳世顧多務
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
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答張太學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託張簿辭之還煩吾
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不肖然不能益於鄉

乙八

卷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
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
不朽自有所在僕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美
敢徒以建造頓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此力言之縱
工作已興必求能免爲望吾丈織造事近復何如相見間亦
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而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
价能口之不具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第得大製讀之閱偉踔絕知
其拔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巖邑風土雄奇而丈
以儒雅節吏治風裁峻整頓令虞虞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

之鈴齋吏合百務蠲集卽廣度淹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
厚拊慰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諭未問惟爲民自厚以副遠
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入暮歸無寸晷之暇尙未能專啟奉謝兒輩北
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旱異常廉明公焦勞
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喬
君謂明公在臺時建白力以那移爲不可今觀此疏甚有難
色言之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絲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分
明公之憂可恨也事可權宜處分不俟上請者在明公自有
妙裁又非此一節可限耳使還撥忙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乙八

卷四十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賜存問且
辱臨先塋以生芻奠焉父老生悲松楸增色古以式閭表墓
爲政之美談蓋非名賢莫副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
不知所以堪之也弟匏繫遠方日虞樵牧不禁爲邱隴憂嗣
是寵靈所被人自知戢豈獨弟之職德將先大父而下實拜
明賜敢肅啟命兒尊生專詣門屏一鳴謝悃兒輩疏齒未閑
禮節更望有以教督之幸甚餘惟爲民自重以前徵拜不宣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於中國未
以一矢相加道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卒自爲紛紛如此不

知倭于西北決難以勢蓋馬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
阻內無接濟之人故三百年以來閩廣浙直時中其禍而一
詣遼東尺箠不返此可以觀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倭
固不至亦無益於用也民貧財殫不自愛惜一旦有急何
以待之頃風波生於朝堂干戈繫於屏吻家駟其私人思爲
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虜耳自惟疏直寡諧隱憂徒切思
卷而懷之未知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戶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舟行又蒙照拂
之厚其不敢受餉則一路皆然不知通家骨肉之愛不可例
拘也言之但有感悚閱邸報即知狂生事蓋無恥者利輩敢

乙八 源國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犯分處處有之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察時力
爲丈分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尙有六七人今
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惘惘惟丈早至
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并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聲歎感慰可知格
物之說焚焚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清而不以忿憶好樂
憂患放惰澗之則德明而至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
聖賢之學得其一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
而失彼之比也門下頃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嗚嗚嚮治
無一窮檐漏屋不耀於光明不佞方執此以觀格物之實焉

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奧而已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
逮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方僉憲

晤中丞公即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李意甚不
謂然蓋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聖祖仰藉以彈壓其眾二
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
氏輕人心解向之爭體而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往者二
司欲自尊盡改其數百年體勢逮今郡縣皆起而凌之此何
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時承襲自有臂
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此妙機也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
不可復矣此輩淺識非爲國深謀於滇中可語者幸以告之
然此非獨李意也餘不盡
與魯庵

乙八 源國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修法席之間愧罪不
可言鄙薄繫戀浮名久而未舍頃獲一第回憶修業廿年在
上利者強半中間調護備至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
疏棄而師雅眷有加無替乃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恨絲力
未能爲報耳小价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布
未間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廣

承損手書拳拳啟函伏讀可勝感慰丈文學治行卓然一時
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聞者不察輕相

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
以為慰往往而然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
比乃器識如丈祇足為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袂念之悵然
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即古人復生自當心服留都
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高知有向上一著者十鮮一二
得長者儼然臨之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輩見此偉
人也足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為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
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匏繫不能方舟報謁遣小僮一布
區區願言自愛

乙八 卷四十三

一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主上軫念畿服破格從京兆
公之請僕少憊憊於其間遽敢貪天功為己力耶言之含愧
郵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虛日不知近作何狀自賤脊抵都
門食指甚繁頗難為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
甚難為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翁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讀累日不任歎服近日士習務華
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嚴不復知有經學矣史稱
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
時人美靡之文都廢不中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即宜

流行俾後生知此一脈何盛如之聞荆川先生言元人經解
佳者甚多鄴架有所收藏并一切書目望見示但欲知其名
目卷數不必見書也冗次草草諸容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完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闡揚盛美之
百一顧有子如公紆未究之用樹無窮之烈自有實際不在
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已襄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
終身不廢而順變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歿幸
甚使還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終別駕

乙八 卷四十三

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別未能嗣音方切馳遡荷書况遠
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
為他念古之高真旌陽勾漏輩多涉仕塗豈以為華顧假以
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
即轉致之容修謝不盡

答江永甯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甯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
之大政具焉顧其要不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
民瘼至歐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
人嚮導接濟未有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
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為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但

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邊禦災之大本盡於丈拊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因風時惠德音不盡與張叔廣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叩泉石旅中一快也弟碌碌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能即遂奈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肇修爲方今一大事願令寡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卽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入外有藏籍可資採擇者更望一二見示鄭端簡公最名通今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問其目僕自託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革朝志十卷乞轉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絲更望顏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學問爲急令人歎服弟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卽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襲白而於道愈遠矣孟子言明於庶物察以人倫蓋人生種種不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櫛柄在我

乙八

卷十三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傍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真偽聖凡之路實判於此不可不慎也按院疏一到弟卽言於秩宗云舊無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概行旌表此亦無可奈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弟求去而未即得也奈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爲奉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懷得矣如同心日遠何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寤殊易大伴明了卽以其餘力游意朝章國典以需異日隙陰奔馬理無返轡蓋弟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強以前然甚非本懷也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劾去耳同館兄弟得一二入爲時宣力卽足爲慰殆不必已出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草勒附謝允劇不能百一知能得之言意外也未聞惟強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親之餘得意讀書不獨可恢遠業而精神專固卽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焉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撥遣然只得量力爲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

乙八

卷十三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使還草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諭之良厚某卽懦夫能無感省門下耆頤之年不廢著作乃言非術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望之初歸應酬芬沓尙阻參承溽暑將屆伏冀倍加崇護以慰瞻依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盡善且詢知近履平善爲慰書辭多鬱悒語當屬一時情境使然顧闕陷世界安能回滿如意儻因此自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刺裁也無緣言而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疴屏居相望伊邇無從接奉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之懷詎可云喻和爲聖祖開天之地天門華陽擅名南服門下以豈弟君子臨之政成人懷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醉江月何遜古人僕卽不獲陪後車之遊而沾溉餘波敢忘所自家僮北征代巾起居之間未問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召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遠及甚荷丈之操持與材力殆目所鮮祝而猶

然挂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點清班責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丈以自解也頃巖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絲時聞老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啟託趙令君轉達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啟因寢門問膳之餘一道區區幸甚諸不盡

答張任宇

丈敷歷數載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蚤暮彼求速化而躡者欲巧而得拙者也弟事本未付之公論丈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字肩二丈之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弟之事矣丈晤問爲弟一謝之語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讀禮也不能以一言晤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蓋病廢以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比數矣明公猶損手札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堪也國朝文儒鬱有武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偉之明公與陽明先生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拜讒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然也僕迂直信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自其

分不意以此賈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無他而亦可以
觀拙者之效矣尙能奉明公之驅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邪
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愧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
惟厚自攝以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獎飾甚至深愧不敢當僕雅自檢
柙內省無他過端祇以虛名過實爲同事所不喜頃歸故栖
盡謝賓客開學圃亭於隙地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
猶然稱許之不置非所欲聞也時事勢勢爲聖哲所馳騁不
足之日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冀公等他日自能任之僕
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乙八

卷十三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
體何以不佳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養萬事以身爲本
不可不慎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輩安林藪之游而乃暨爲歸
計何邪雙樓賦文藻渤發足令山川生氣丈之學力川至雲
增卽此可卜曷勝歎服弟歸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
味自此于已分稍行得力處非上何以成之含戴主恩至於
沒齒而已淮海集并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迹尊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見解窠臼
憤然思一切抹殺以冀所謂歸根復命者坐此應酬之作久
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蓋欲以明主上之寬仁而發忠
臣心事之一二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
白沙先生手翰牘幣附璧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既能洞曉臨事
斟酌行之滑習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治經第一詩文次之
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文字間殊爲憤憤頃潛心玩味
乃知眞爲親身涉世之妙道殆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
也疏解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象
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
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爲有本之學
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
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免卽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爲郡
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爲要然以足下謹勅而謙抑自
不待丁甯也金華宋元間多名儒敝鄉趙公爲郡時刻有正
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尙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
甚多幸覓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并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况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歲月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爲取得寄上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消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黃河改流之日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以門下洞達而能盡下數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廢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爲國自重不盡

乙八 源圖十三

二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稔進修之力昔劉歆參道專至感神人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極玄奧皆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自首一節可謂精猛矣而顧云云特藉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并謝伏暑尚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聞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莫絲瞻奉辱損手書并雅况種種對之感忤尺牘在諸體爲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間文義錯綜如團扇短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真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嫻病廢祇有健

羨而已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薊門一再披率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款曲也僕樸遯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己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嫉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卽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唇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既頽戎首尙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

乙八 源圖十三

二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苑之間而他何郵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墨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藉末議而關其口僕卽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遠末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空言非以爲報不盡

序

詩名物疏序

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論語於書禮不數數獨詩至十二舉而不以為煩豈非可與言者之難哉當時學詩者惟子貢子夏為聖人所深取二子之言詩以世儒觀之如收經而引其足也不知書禮意盡於言而詩不盡於言二子於其虛詞微妙不可控搏者而以意逆之明乎非世儒所可幾矣夫詩有實有虛虛者其宗趣也而以穿鑿實之實者其名物也而以孤陋虛之欲通經學古以遊聖人之樊豈可得哉詩

乙八 澗園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毛鄭上下其凡六家半軼不傳今立於學宮者其解詩皆解他書之法也既非凡人之趣若夫草木鳥獸諸名物之類非援據不明非參伍不覈顧往往置而不言則比興之義微矣陸璣作疏良有意於此鄭樵氏以支離目之迨自為昆蟲草木略也謂以儒生而識田野之物農圃而兼詩書之理可無餘憾矣然僅僅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語焉而不詳亦奚取焉海虞馮君復京童習是經久而有得取疏畧而廣之綴集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於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鄭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於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近世坐乾之學其徒有教

有宗教可以義詮而宗不可語解竊謂詩之可悟而不可傳也蓋與宗門同風然則君之此編其可釋者釋之學者所知也不可釋者闕之學者所未易知也

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為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

乙八 澗園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縲而辭受磴磴不以秋豪自縊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

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既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得君爲人之大畧云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以猖或微毀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疏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

乙八 卷四十四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余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辭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日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螭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與

宗儒語畧序

南泉鄒子還廬陵郡多士往稟學焉南泉子討論之暇采先

儒語之發明心要者彙次成編名曰宗儒語畧余讀之未嘗不挾策而歎也夫學必有宗如射之的也儀的在前持弓以赴之蔑不中者不知其的將質質然用力彌勤而命中彌遠的者何吾之初心是已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手任行不以足探物此豈待於外索哉譬之魚鳥至渺小耳而飛雲泳川不借之人力何者道自足也不知其足猥以見聞智故益之矜飾於仁義而雕績其毛彩苟以譁眾市聲可也何道之與有傳曰言有宗事有君故知心爲君則矜綴脩爲妄自外襲者皆臣妾也知見心爲宗則擬議識知多而迷始者皆支裔也古之明此者不少矣而六先生爲尤著能繇此而學之思過半矣或曰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學

乙八 卷四十四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爲余曰不然木有火而不鑽則不然地有水而不浚則不達六先生之言相人以鑽之浚之者也而非能奉水火以益人者也書若干卷余小子題其卷首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君子之學知性而已性無不備知其性而率之以動斯仁義出焉仁義者性有之而非其所有也性之不知而取古人之陳跡依倣形似以炫世俗之耳目顧其於性則已離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者性之所之無入不得而行仁義者以己合彼即劬勞刻畫巧爲之萃而畔援欣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矣此繇於倫物之明察與否而明與察則余之所謂知性也孔氏之教以

是爲儀的而當時之徒已不能盡出於一蓋聞道者不時有而抱咫尺之義亦庶幾可以寡過如是而已漢唐宋以來學術有明若晦而莫盛於國朝河東薛先生寔始倡之雖學主復性而孤倡於久晦之餘其說猶鬱而未暢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尙已不察者猶病其言靜也鄙於寂言知也疑於偏則未深考於孔孟之學故也孔廟從祀之議累代不決今上始采公卿之說斷然以薛陳王三先生入祀而敬齋胡先生亦獲與焉豈有感於知德之難而取其馴行亦足爲俗學之鍼砭也與學者誠知性矣不忠無行誼而知之未徹或至爲無忌憚之中庸此又司世教者之慮也祝君介卿學以新建爲鵠然謂

乙八 源國十四 金陵書 蔣氏校印

三先生語不可以弗廢并錄其要以示學者而屬余序之嗟乎學者誠得學之宗則四先生之言皆問津孔門者之先鞭也而胡能低昂之輒以是爲復不知亦有當於介卿否也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爲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脩或以良知爲未盡而言寂言脩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爲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爲異爲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微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爲冀州

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京學志序

高皇帝定鼎金陵投戈講藝首重教事方以吳紀歲簡召名儒許存仁爲京學教授御極之明年卽以興學詔天下庠序彬彬達於四海而實自金陵始也由洪武而來甫三百歲儒風士行日以浸盛毘陵張君履正典教是邦謂金陵建首善爲天下始王言國典爲世法程而闕焉不載後則何觀乃授簡諸生俾爲之志發凡起例業有端矣而以遷秩去何君琪

乙八 源國十四 金陵書 蔣氏校印

枝張君禮化至相與繼圖之而志始成屬余稍稍潤潤之以傳余聞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蓋郡邑之有學羣子弟學道與藝於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所自故有釋奠釋菜之禮以著其不忘唐宋之世廟事孔子而無學則不知所以事先師者爲何說而其失遠矣慶厯始詔舉之而士不滿三百不得立學亦未能盡達於天下然則由今之道而不失古之所爲惟昭代爲然多士試講於此編憲章謨訓雍容詩禮瞻廟堂而駿奔俎豆之事備課士業而圖書射飲之用悉非肆不居非典不敦即節文度數未盡如古法而行可興也况其如昭代之懿者哉昔老莊以聖智禮樂爲滑性命攖人心之具彼誠見學者離性畔道而文之無以爲也若舜在深山之中

木石鹿豕之與俱亦豈有詩書方策之觀篋籛鐘鼓之飾哉然舜得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士嫻習禮文被服儒雅或不免爲老莊之所訕此可以知學已夫學不能知性非學也知性矣而不能通死生外禍福以成天下之務非知性也記言金陵俗殺且美士清以邁重廉恥而薄榮進任質直而絕浮巧今土風良然學者能因其有相與學而明之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亦勉焉以從上之教化庶不虛師友相成之意而無媿於都人士也已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敢誦以爲多士勸

忠節錄序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

乙八 源國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畧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尙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臚之而并屬爲序余竊惟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

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楊窻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墮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畧殊方外誤錯出得公一加勸定勅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

乙八 源國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甯無作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古之舍生取義沒爲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庇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脩矣而今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公同郡人少卽嚴事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用意甚勤頃蒞金陵一見余出此本令相參校而并屬爲序余固辭弗獲乃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爲八卷已定

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不幸而出於其時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帝胄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頓如水之崎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曹操以鬼蜮之姦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公大節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與公爲仇雖智能害公而於其沒不難以侯禮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兩人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死稍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始至終不以死生利害爲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以萬人敵爲國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間雖嗜左氏春秋畧皆上口其得從容學問當亦無幾而乃能挺特自信動軌於義豈其勇烈忠奮出於性而然歟抑亦聞而能

乙八

漢國十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踐其專壹賦世儒耳學顧有獨至者與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公之晰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校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況如公者其皎然與白日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繫志之有亡蓋人之嚮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況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卽姦妾媚嫉之夫有不隲然泚頰而易慮吾不信也夫世知慕公者眾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談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啟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唯兵爲喜強而猶然以柔訓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即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滅有以趨無者也其名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卽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夫苟物之各歸其根也雖芸芸并

乙八

漢國十四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言有卽無誠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足以礙之斯又何棄絕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數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疴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離識以求寂未嘗不

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
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談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
求意見了無朕兆而余亦幾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
言老子問舉以訊余余以近見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
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覽道藏所收徧閱之凡六十
有餘家富哉言乎其中辟道離經之論雖往往有之而合者
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
成子書列子又以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盡已出也況
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但取
前人所疏手自排綴爲一編而一二屑見附焉德孚亦方解
陰符未就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序之藏於家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楊朱亢倉
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
後人取莊子爲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
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雖高嬰兒蕊女等語時尙無之亦
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
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莊子
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唯莊子耳余既輯
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爲此書名之
曰莊子翼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

乙八 濶國十四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譖譎然涉不
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
與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
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者生其時見夫
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
後可以用孔孟之有於焉取其畧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
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云孔孟既丁甯之矣而吾復取
而贅之則何爲乎此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
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妙微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不知其
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閱
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嗷嗷然
同異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聖人制器尙象厥義深遠後世寢以不存鼎盤量銘間見於
經而手不拊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書抑已久矣漢宣帝
扶風鼎寶憲仲山甫鼎徐之遷荆楚諸古器班班史筴中世
未甚寶之唐初東巡之石假師之槃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
未見圖鐘鼎款識於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蔡歷代器款以
爲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爲傳
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道黃伯思翟耆年王休薛尚功紛
紛論述而莫備於博古圖蓋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

乙八 濶國十四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山古冢破掘殆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鑒味其議論以爲一時之盛然第爲玩物喪志之資而於古制器尙象者未嘗過而問焉未幾尙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雖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壺之鎮靜壺尊著尊之質樸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柱爵懲濫饗登戒貪山觚防瀆觸事著警凡以成德而勵行抑其次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論系靡不

金陵叢書 卷十四 乙八 蔣氏校印

上元縣志序

上元古金陵自諸葛武侯稱爲天府之國孫吳寔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勃興而規摹建立未離偏霸至我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旬六合定鼎於斯雖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竝建與豐鎬爭烈非復六朝之舊矣顧其因革盛衰之際載於典冊者自南徐州記丹陽記以下若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各有所明入國朝陳太史魯南撰南畿志金陵世紀陳

中丞宗之撰金陵人物志於邑未有專述萬曆壬辰邑侯程公三省謂神州赤縣文獻甲天下而志獨闕如無以備攷覽存法誠也乃屬鄉先生李公登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攬眾說據遺事芟繁取要而成此書若夫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衛輿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載而列女方伎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總之爲若干卷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程侯將刻而傳之以余爲郡人與聞其事請敘於首簡余以謂先王之政辨疆域程士方稽俗尙慎封守靡匪以適治而已顧興敗之緣其來以漸苟非早見而力挽之則莫之能救若是書所載其遺絕也何者觀其戶口則由登而耗賦役則由省而繁財費則由縮而贏吏治則由良而窳人才則由實而虛物力則由富而貧民俗則由醇而薄降本流末何莫不然斯非爲人收所宜加意邪宋元祐間伯淳先生爲邑簿如國史所紀稅均訟簡與夫肺龍池之神物折道傍之黏竿事甚微淺乃邑之人瞿然顧化俎豆至今以余所覩記嘉靖中則程公熾恩施甚厚百姓歌之今志成復屬之侯蓋有造於是邦者先後五百年而皆出程氏何其盛也藉第令爲民父母者皆若而人即國家豐鎬萬年之盛將永永是賴非獨爲一邑計而已余嘉諸君子發凡證例以筆削爲己任又覩侯之審於政體能知所重而亟圖之也故樂書之俾後之覽者知轉移之機厥有所寄必有憬然而寤者焉

金陵叢書 卷十四 乙八 蔣氏校印

荆川先生右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皆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為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輔皆有

乙八 卷四十四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雷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為多士嚮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彙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雷有力焉刻成俾余為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窺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虞主人之昏惰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蠲而撥之也藉令不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斃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迄勝國任士之所勞謀臣之所畫凡為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襄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即有言未忠忠

而未盡用者其回隱盡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避蓋非時得進言之法定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惜於古學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冀無蹈其轍必以此編為嚆矢矣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託以不朽夫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沒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泯滅之義隱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當之故識察之而賊才蕩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錮之而死

乙八 卷四十四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以眠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王彭遊得坐乾語而好之久之心疑神釋悟無思無為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橫口所發皆為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奇出之溢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為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為吾用之不暇微獨不為病而已蓋其心遊乎六通四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礙焉迨感有眾至文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之歸而又得頑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必徙之岑寂之濱

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漚然後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山之操爲天下妙若矇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仰不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敖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公著作凡幾所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經解余向刻於滄州茅君孝若復取公諸集合爲此編而屬余爲序爲書此簡端令學者知循其本云

江甯焦 竑

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崩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即垂意
根本至十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
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
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
為教可謂本末具舉度以復加已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
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疏靡所自效獨念四
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

乙八 澗園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拳拳不置良絲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
通之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
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為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
錄上座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
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
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為之尊善而抑惡教之故志
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
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範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
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聖祖者某之寡陋如燭火然詎足以
庚日月之明願塵露區區不為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
出者繼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國史經籍志序

自書契以來靡不以稽古右文為盛節見於方策可攷已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首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
祭器儀象版籍既定燕復詔求四方遺書永樂移都北平命
學士陳循輩文淵閣書以從且輯軒之使四出搜討其時睿
藻宸章既懸象魏而延閣廣內之藏如觸日琳琅莫可注視
何其盛也累朝通集庫皇史宬在所充牣而宣德以來世際
昇平篤意文雅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
墳典迨雞林土蕃遣使求書文教遠播直與奎壁日月激衝
光明而宛委羽陵之有方之度如矣絲此觀之運徂則鉛槧
息治盛則典策興蓋不獨人主風尚繫之而世道亦往往以

乙八 澗園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候可無志哉劉歆七略類例精已荀勗乃更著新錄析為
四部合兵書術數方伎於諸子春秋之內別出史記經子文
賦一仍其舊絲近世史籍猥眾若循七略多寡不均故謝靈
運任昉悉以勗例銓書良謂此也今之所錄亦準勗例以當
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余少讀堯夫先生擊壤集甚愛之意其蟬蛻詩人之羣創為
一格久之覽樂天長慶集始知其詞格所從出雖其胸懷透
脫與夫筆端變化不可方物而權輿槩可見矣樂天見地故
高又博綜內典時有獨悟宜其自運於手不為詞家窳徑所
束縛如此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節不復數第屑革稍

近而神情邈若燕越非但不知樂天亦非所以學杜也曩鈔其警策若干篇冀曉世之冥貪封執以庶幾乎詩之用而豈以爲今譚藝者道哉霍丘李君近仁見而悅之謂雅道眩瞀之中刻而傳之當必有助而屬余題其簡端噫世且以余爲不知詩也已

書文音義便考序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爲郎故其時精於小學然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以束爲宋子雲以三日爲營韓子以自營爲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况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興學者驚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

乙八 禮國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怪異如隱侯見嗤於其君莒公召怨於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籀古而思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親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季祀閱學者之啓啓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盤古而下之毋以贗世斟酌雅俗之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崖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慢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爲享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竟續指贅莫之刊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

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眞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時峙茲茲曉曉雁雁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載有若焦光爲先向平爲尙史籍竝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支爰爰殊字同書彙彙彙彙之首無異已已弓已之體莫別自篆變爲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并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爲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尙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爲善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約賢於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巨殫論嗟乎士未有不通古人之經而能知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尙絲此編而

乙八 禮國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觸類以得之毋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沈氏世傳錄序

金陵天下之一大都會也而民無土著士鮮完室則勝國時爲甚高皇帝定鼎於斯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金陵者率自四方來也而沈氏獨世爲長千人洪武中以罪適戍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光之歸然而獨存詎不異哉嘉靖間韓峰公以進士起家御史公以馴行篤學爲時聞人而沈氏亦彬彬爲名族矣乃未竟其施而卒公長子宗明懼公之雅言懿行與公所傳先世之遺事久而軼也乃做歐陽氏法作譜以譜之於是生卒行履居葬皆牽連以書而先朝誥敕薦紳贈弔之文附焉

噫可謂有志者矣古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太史公當國亡族散之餘搜輯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譜尙書集世紀而已迨九品中正之法行世家傳系數百年不絕雖未盡合於古法而崇本厚始之道未盡沒也今世譜學尤廢士大夫閱三數世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宗明爲此錄雖述自隱侯之裔然亦不欲遠引自其身上之至六世而止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言一氣也故子孫忘其先人而不錄是斷根棄本之行也而今人之錄之也或不務紀實而妄有傳會以爲名高其異於忘而不錄者幾希宗明心恥焉特述其灼然可據者次於編使凡所錄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而風化之美自沈氏始焉斯無負於金陵之故家也哉余與宗明爲文字交間出斯錄示余余觀之歎今之君子莫能以爲也故喜而序之且知繼韓峯公以亢厥宗者必宗明也

姑孰李氏家譜序

余聞譜與國史等所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古者宗法明世系重世備至有以譜學名其家者晚近官司無教令而世家復無以倡之收族睦宗之道鬱而不彰不惟風爾俗降即士大夫之有材力者智慮施爲或足以及人而於同姓之親顧有所未至出之無本而行之必倍其不足以有立無怪也姑孰李汝節君恐世德湮而族屬離慨然以譜爲己任抑可謂有志者矣李氏可知者自節度公有聞靖康間世有名德

乙八 譜圖十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國初太守伯羽公能識眞主於草昧之中率其徒陶公安往迎之高皇帝一見柄用以所得首郡界焉未竟其用而歿嗣後州郡藩臬侍從之英比肩而起言世家者多稱之載之郡志可考也而莫盛於伯羽公藉第令天假以年龍變雲蒸稱忠令甲其功業豈滅陶公哉公之材有造於國而未食其報宜其子孫蕃而世德茂如此汝節少以孝聞頃繇鴻臚出承嘉禾不以卑官自菲薄節用愛人藹然有循吏之風此豈徒以材力意氣勉強於外者所能辦邪余知是譜出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無疑也汝節乞序於余輒書數言首簡而并致余相期之意汝節其勉之

汪溪金氏族譜序

乙八 譜圖十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休甯汪溪以金氏爲望宗唐廣明中曰博道者由桐廬來杉溪爲新安始遷祖又自杉溪遷梅結已又自梅結遷汪溪垂三十世歷七百有餘歲祖孫德業相望於屏山練水間何其盛也古昔最重譜牒之學近世學士大夫多忽不講而新安之俗獨能加意於是故金氏之譜先後凡九修藏於族姓第未板行耳嘉靖己酉院判君弁念其久而未續屬六水陳君有守大加修葺譜迺復完至是四十七年矣爰俾其弟參軍甫問序於余夫睦族莫熾於宗法秦漢以來世無世卿而大宗之法廢所以合親尊祖猶幸有小宗之法也至小宗之法不行則族不可復合而先王之意蕩然矣有志者始汲汲於譜法以維之乃漢尙官魏晉尙姓南北朝尙詐譜之敝又復

如此君子所以重歎於復古之難也余以謂非修其譜之難而能修身之爲難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姓同德異姓異彼其族以貴德耳後世九品中正之法立權歸右姓尊世胄卑寒士故世以門閥相高至託古名人之裔以爲重何其蔽也君雅意敦宗合族而譜則斷以所知爲始其見甚卓且君與弟參軍皆篤於孝義勤行樂施白首相友愛足令薄者愧鄙者寬其過於人遠矣考金之得姓昉於稷侯稷子賞若建造兄子安上安上子做做子步皆封侯侍中與張安世七葉珥貂漢世衣冠以金張爲盛然自程侯著忠孝大節至唐徙新安繼繼繩繩雖隱顯不同而同歸於忠厚今二君尤能修之不忘是金氏之亢宗者蓋自有在非第以閱閱相

八 譜圖十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矜詡而已況是譜也水木本源一開卷粲然在目孝子賢孫友兄弟弟之行有不勃然而興者乎然則師齊嬰之推祿廣范氏之義畝尊晦翁之家儀敦袁氏之世範族之人必有繼二君之心以行古之道者余因序是譜而輒及之以致屬望之意云

青陽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去之四十餘年其從孫明裔與余兒周同舉於鄉爲人溫而恪蔚而有文余知陳氏之興蓋未艾也一日出其家譜以示余曰此余世父一德一省所修葺而族祖邦任及諸宗人之志也先生其一言序之余考古昔譜領於官其法最嚴隋唐而後譜局始廢世家

浸迷其本始多而亡統遠而離宗莽莽然不可勝原矣官禮之陳本出汪氏自宋將仕公發增於陳子孫襲其姓而不能自還然類能以儒自振觀譜所載或總益州或按十道使或拜御史大夫不獨近世之水部公也家乘私史雖自相創述論著者據其所聞不能廣覽旁搜以會通其故駢駁不倫亦無足怪今陳氏之譜自志達公而下字名官位壽年墳墓以及摺紳之詩文朝廷之譜勅粲然如目見而耳受可謂備已汪出魯成公次子世言汪者必本周公而陳則虞舜之世胡公滿之裔也雖皆神明之胄而改徙質置不無居同而殺人冒而奪之失識者嘗質疑於其間以余觀之載籍其爲陳者蓋有四焉大舜之後以國爲氏者一也白氏自隋初改爲陳

乙八 譜圖十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萬年之陳二也魯相無後後以外孫劉矯此廣陵之陳三也侯莫陳之後亦以陳爲氏四也鄒夾溱氏族之學最爲精審所臚列殆非一端而於官禮之陳奚疑況君子微獨辨姓之亟而視身睦族之爲難陳氏官修職士修學民修業而定爲家規又扶善誦哀凜然以禮義相聯序同堂而處比肩接膝坐行拜起忠孝友愛之意可觸目而興也此其於敦敘之大木業無愧矣異日明裔登朝疏請於上以還將仕公之舊而竟水部之志未晚也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輒書以俟之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

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犁然可考至於近世絕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概茫然不知置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之禮讓做且仕族亂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尊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絲瑀至邁八葉之中成躋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蓋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紳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澄江

乙八 卷四十五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守菴章昌丞萬御史如松與郡丞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動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難以及遠藉令經濟足稱而敦睦未至雖其所立卓卓猶爲施之無本而不足貴也故其譜於先後名字爵謚年輩卒葬必謹書而備錄之以至德相講貧相周忠相卹所爲萃渙合離者咸具焉冀以追先人不泯之精神於冥漠之中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厥意美矣自是木末不悖遠近兼舉以成社稷生民之烈豈復可量哉夫言氏族者貴門閥忘禮教其做寔繁昔人欲明譜學而豈教以忠厚庶鄉黨之行修人物之道長教化之風興而可與古參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奚媿焉乃題其端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余師少傅許公以歲辛卯致相事歸新安公之歸也門生故吏謂公受恩也厚不當力求去以自菲薄公則曰國本未建上遲疑不卽決吾以力爭忤意一宜去邊塞恃款久弛備虜躡洮河常軸守故常不欲以一戰創之吾莫能持籌佐末議二宜去是時上重違公僉其請賜乘傳還學士大夫譁然高之大都稱公明進退遠殆辱以無饜於大臣之誼而已不知公之一去有功於國家者大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忠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得失橫於中則國計官方率狃而不暇顧有能蚤自引決以矯爲名高亦足快矣然以公觀之第小夫鞅鞅之爲非大臣體也當上意旁屬

乙八 卷四十五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冀得一二人翼之事且不測公謂非一去無以明臣節而悟主意疏至五六上不休上雖聽其去而知公議堅不可奪事之萌芽因以逆折頃之上且下璽書罷遣邊臣大破和議而西陲之捷踵至實公發之也自昔柄事者多陰伺人主相上下又不欲自爲禍梯而因仍以嫁之後公不難慷慨引去以伐其謀蓋至國本安孟而邊亭臥鼓然後知公功在社稷非偶而已公爲人和平悖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繫則侃侃無所回變蓋其寬也即小夫孺子靡不飲其和而其介也至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國朝閣臣首解大紳黃文簡兩公居多石畫若杜正福之謀而黃臺之怨息散阿魯台之黨而紫塞之風震其大者也然兩公奉魚水之歡

而公當釜鬻之隔其難易又有不待辨者公春秋方盛其在朝也未嘗一日忘於歸在天下又安能一日忘公出哉異日天子念公功還之政府所爲計安天下當媲美古人於嚮所稱二公奚讓焉公爲世庀材大者梁棟細之椳闔亡所漏而小子某其一也公行二三子相率前爲祖其情一聲之詩而屬余序於首簡如此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余聞劉氏七畧判藝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殊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卽天不極喪百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九流混矣洞庭孫子有懷四方阨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浸

乙八

卷四十五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多著遜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理則在臣也天測人架經史學尙家範則在人人也大都原本六藝發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輔王道鑿鑿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干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詭垣稍徙瑣閱囊筆之游實借朝夕屬敘而轉藏之辱陵其家

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豈詩非在勢處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邪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以驚心而動魄垂世而行遠吾觀尼父所刪非無顯融膺厚者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

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余與王君德載相聞也久一日彙其詩示余則所謂雅娛閣集也君爵萬戶侯提方印結紫綬於腰所居爲兵衛華腴之選胡志弗得而至爲詩與寒士角哉人之挾才必有以用之才不用於世與用於世而不究其材則必有所寓焉以自鳴譬之百川灌河苟不循孔殷之道其鏗鏘鞞鞞奔溢而四出者勢也國初藉將率之力經營四方恬嬉既久熊虎之材常戢而弗試雄心耗於日月豪舉夷於簿領藉令韓白之倫有仰屋歎耳德載者能忘其所欲騁而磊砢英多之氣盡剝其銳角無復存邪抑委於時之不逢命之當踈而第狎於富貴之樂爲也山澤之瘞其薛衣蕙帶難於儕俗而孤風遠韻猶足以見奇而成名乃材不究於用而第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進不得爲度外之奇舉而退無以別於錄錄者之流令德載何以居之宜其停滯醞藉憤滿鬱積決焉而肆於詩也德載谿樓藏書千卷每篝燈展讀不夜分不休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爲靡曼剽奪之語雖其和平婉麗溫而不怒而情之所寄深矣夫古今功名之士不乏而能美其言者不輕使有之也德載所就若是又何羨邪或曰今天下雖平而邊書狎至海波震驚蓋時有之君行如大路蒲車得時而駕其詩當與漢鏡歌唐雅同風何論今日夫夫也殆自抒其孤憤則可而持以論德載過矣余曰唯唯姑引其端而序之

瑞芝詩序

乙八

卷四十五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管觀載籍并考圖牒必在上者以道蒞人德及庶物斯有靈
木神草儲社效異非偶然之故也厥有仙芝尤稱上瑞晉魏
皇之雙幹挺漢室之九莖晉都宮闕曾啟靈臺洛邑山川居
然密地固以之薦郊廟鵬公卿騰歡一代流藻千祀可得而
述已維古青齊海方之一都會也我郡伯德門袁公以豈弟
之君子奉簡書而治之比及三年政成民又風化所浹神人
以諧故能融液太和蒸而成瑞歲屆溟秋之仲芝生郡圃之
中垂以金蓋發其瓊葩為殿為閣爛然紫葢之色非日非星
灼矣紅蕖之秀品光發於辰象靈華復於元氣仙人居上則
車馬疑飛神龍在下則風雲不去雖復晨敷者五競爽丹田
歲秀者三擢榮玄圃以彼繁此方之猶茂此蓋惠澤旁流浹

乙八

卷四十五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治生類同唐叔之政故嘉禾踵異軼召南之風則甘棠並美
其與夫生於石室空傳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
者當異日譚矣不然豈草木菌蠢無根而植不產他宇必郡
之齋扇其祥風以昭渥澤精靈符會一至此乎郭侯宗堯輩
十有四人公之屬也共祝殊禎悚神動色歡抃不足播之篇
詠豈將薦齋房而度曲蓋亦方銅池而獻頌愧余半豹析與
一廢聊握翰鉛粗為序引若公治行宜書德政之碑留播士
民之口願以異日此不具論

五雲山十景詩序

余同籍兄弟在新安為俞見臺君云見臺挾異材敏窟揮霍
事無留行始治巖邑入為地官郎一遊盤錯人方趨趨不前

而君批卻尋窾略無難色蓋名聞京嶺間籍甚握端州郡符
未幾中謫得量移以去過計其不遂而思樂己之樂也即少
讀書五雲山登眺四顧將營菟裘老焉觀夫蘿峯若蓋蓮瓣
為屏煙嶽三星雲縈萬壑綠淨與朝霞競爽白沙共皎月同
輝靈巖紫芝鶴峯馬嶺如伏如獻可圖可歌洋洋乎賦詠盈
卷軸矣而屬余為敘嗟夫以余之不才而憂天下者不敢忘
也常冀得材者共憂之二三子方為君言其所樂以懈其中
而誘於外使君思自完其樂而忘世之憂也無乃不可乎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人已眾寡則
必有分矣而樂未始異也故窮人之樂以為樂則樂借失即
已之樂以為樂則樂借得君行且柄事權當大受矣倘亦聞

乙八

卷四十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張氏之說乎觀朝榮則思才英翫芝蘭則重德行臨清流而
貴潔覽蔓草以除殘觸類引伸皆政資也況乎人情好動而
難靜驅之生事則易而使之無事則難君於是非毀譽之衝
庶幾乎寵辱不驚而人已兩得者由是出其恬靜澹漠者而
與物共又未知孰為樂而孰為不樂已則茲山也其果足以
誘君而懈其中也與余知騷人墨士之所嗟賞於義或未盡
也而特為之廣其說如此

環碧齋稿敘

環碧齋稿者余友祝無功詩也無功好為詩去而為海陽余
意簿書鞅掌劇於他郡邑非戴星而理不可然君願為詩不
廢他人拮据不暇者君從容應之有餘邑有齊雲巖指紳遊

者踵至君每與偕遊遊輒有詩弟子員知君擅名理又時負
笈問學君與倡酬問答無不虛往實歸人人意滿去聞者多
怪君何有餘力如此余以謂世非治之爲治而能不治治之
爲治也故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而芻之則魚爛大國而
治之則民勞曹參爲漢相日飲醇酒務匿人細過至與從吏
歌呼相答汲長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兩公者豈不能畢
其智力取斯民而磨厲之以市赫赫之聲哉不知赫赫之聲
至而民之病已甚矣君不居赫赫之聲而甯爲悶悶之政蓋
知民間自治而毋吾治之以也君既以無事休息其民民亦
幸爲君所休息三年以來因益得肆力於詩非獨不廢而已
高適五十始爲詩竟爲唐名家子雲則曰雕蟲篆刻壯夫不

乙八 源國十五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夫人亦各行其所安不必強同也余以詩書諷議竊祿於
朝而疇曩篇詠不啻減半殆精力有所用不欲罷之此耳而
君饒爲之嗟乎余欲棄去之如雄君力爲之如適余若以間
曹爲累而君顧不累於巖邑此材不材之辨也君詩筆淋漓
信其意興所到而聲律或有不合向嘗規之近作清峭簡遠
往往中於法度而根柢前古如騏驥之奔佚節之鑿和以駕
五柝而行大道沛然非羣馬所能及已友人陳少明刻君詩
傳同好余謬爲序以倡於簡端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上命中允臣天敘典
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

役而甯有感於人文之盛也國家道化鬱蒸龐礪既深且久
蓋窮櫛節屋咸耀於光明矧京師建首善所自始與賢關之
鼓篋而游者皆四方所推擇百一之選也臣縱觀其文輒歎
曰技蓋至此乎其綜敘天人若秦越人之旼疾隔垣而洞五
藏也其引事理當否若庖丁奏刀騷然而大軀釋也其方物
出虛而通達大體若引羊之握算而析秋毫也臣於此矍然
有不寐之懷焉雖然臣守官詞林拙覽故府於人材華實登
降之際未嘗不太息也我二祖興建大業羅羣才而器使之
當是之時天地菁英縑而未流然士大夫往往以體國爲榮
自營爲辱駿聲鴻烈爛然至今即正統之末傾危極矣賴者
俊不二心之臣興壞扶微而竟以安艱難之天步繇歷而至

乙八 源國十五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弘正間遺老彬彬實有其文者未盡也乃方內晏如或酣叅
於富貴而無爲其流至左事功右文墨與時恬嬉而身家之
念綺重矣皇上英武同符二祖匈奴解辯臣伏海不揚波者
垂二十年頃虜間淪約內訌烏夷與屬國相攻直疥癬憂耳
當事者部署其間四顧不給時哆口高談市聲譁眾者非少
也卒莫有一奮身而繫其頸者則信乎體國之難已夫自營
之與體國奚啻霄壤而士馳此如鶩者見華標而忘實蹈其
積漸使然也臣以故按此品士有能酌理味以融胸懷諸國
故而需注厝斯華實相副者也亟收之即不然而華不逮實
亦收之其詭故昨經者雖搜奇抉異至出幻化置不錄豈臣
之好文與眾異哉竊念國初之人訥於口而實則有餘近日

之人辯於文而質則不足質有餘者難在身而利歸於國質
不足者難在國而利歸於身士至於利歸其身也世何賴焉
臣誠不自揆思與世還瀆也必自士始蓋自入棘以來心忤
忤懼也已乃跋而思曰庶有一二體國者出而瑞於宗廟社
稷為多士先登者乎夫磁石不能引瓦也而可以連鐵黑蜬
不能代犧也而可以致雨以彼異類耳而猶相應答如桴鼓
如此矧士以質信而不響然圖之如不及者非夫也詩有之
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藉令有都人士為
萬民望而又得一人焉為都人士望譬之和鑾在御執策
而臨康莊推之挽之奚適而不可異日者天子嘉其勞士紳
讓其美四方載其德百世垂其聲雖與國初諸耆碩身名俱
泰可也而臣不佞所藉手以報上者亦可少塞已錄將獻臣
宜序末簡因具述其槩以為多士規

乙八

濟國十五

二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獻花巖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巖者唐融法師觀心
處也與祖堂天闕綺錯而居登臨之美為一方最嘉靖中內
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為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載余
讀書之地問之巖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歷壬寅閱步西
園沈君生予示公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曾
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校刻之而屬余為序夫公以雄詞奧學
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帝制潤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
於斯也暢天機柄灑氣條然而遺萬物風華文彩照耀林壑

凡有識者時不慕之矧是志也快謝客之山居同楊銜之寺
記使禪誦者知託遊囑者忘歸固僧寮之名蹟舊都之勝事
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肅卿陳蓋卿惟玉
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憇茲精藍迨於信宿下上巖谷
消搖亭館陟高岡俯長江羣峯積翠以迴合楓葉流丹而映
發莫不懷昔賢之高蹈撫遺編而太息乃相與別薜捫蘿摩
挲碑板取巖中賦詠哀而錄之并系卷末嗟乎內翰作之惟
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則激揚材美東南之
竹箭後有考者其在斯言

紀遊集序

乙八

濟國十五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最人生難必之事況以市朝眷戀之徒而發山川獨往之言
宜其難也余鄉翰講陳石亭先生負高材勝情足跡半天下
嘗云佳山水患不能遊能遊矣未必能詩能詩又未必能圖
故先生每登臨之際輒繪一圖并系所賦詩於上即時移境
去一繙閱之舊遊宛然如在眉睫也先生既逝諸圖散落人
間爭寶藏之余見山東豫章二卷殆兼昔人之三絕覽之勃
勃意欲飛動頃歐陽惟玉得其手書紀遊集五卷則先生登
覽之作班班具在學者得而觀之可為冥搜者之指南臥遊
者之譚柄不必如逸少之驚遠子瞻之苦難而手披目隨無
非勝境詎非藝林之一快哉惟玉從先生諸孫延之遊文雅
好事為刻此編并先生花巖志以傳因見屬為序余憶先生

所至憑高遠眺舉杯搖筆其氣韻軒昂豈復知天地之大秋
豪之小邪然徐考其平生行誼政事無不卓然可為模楷者
余少嗜詩賦登覽不啻如先生又塵點詞林之後今老矣竟
無一遂舊學消亡夙心若掃捧讀之第有太息而已乃書以
歸之且志余愧

彭比部集序

比部彭先生諱恪字子殷浙之海鹽人始仕清江令已左遷
南京學教授晉南北部郎既歸而沒閔口歲子潤宏集其詩
文總若干卷名比部集云先生少穎敏甚為進士業豈拔備
類出輒收其科其制義大傳於時及為吏任真推分無所逢
迎剝藜之隙日讀書績文又工古詩歌識者推其能而上官

乙八

卷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悅徒學秩人多為不平先生夷然不屑若更以為得也金
陵饒佳山水時從賓客及帷中弟子遊遊必賦詩以自見弟
子之和者相屬片言當心詞味移日即金玉珠貝不啻矣久
之入比部益以無事閒 諸郎官眺鍾陵俯玄湖徘徊嘯詠
篇什日富當是時先 風華文采與江山相映發見者以為
古人復興乃忘者 乃功法中竟得能此其故蓋難言之矣
先生既歸七子者 互相矜謝雖其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
如出一人獨先 為於眾所未為之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
就俗今讀其 融婉秀卓然自名其家非實有過人者不
能然世率言 子而能知先生者鮮矣余伯兄賢雅為先生
所嘗識所謂 中屬和者其一也意欲哀先生之集以示知

者未就而卒余嘗念之會潤宏能脩其業而問序於余余謂
先生仕不為飾信心而遊故多近文不干名動以求真故常
澹蓋合於古必遠於俗無足怪者先生既不以彼而易此其
又何憾余嘉先生之有子而前緒可亡墜也輒序其大畧如
此若世系事行具於志先生之葬者此不著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揚子有言斷木為棊棧革為鞠莫不有法而況於詩乎古至
屈宋漢魏六朝律至三唐而法具矣金陵之詩陳顧為稱首
東橋先生批點唐音自言為用力工程業盛行於時頃余姻
歐陽惟禮復得石亭先生古律手抄若干卷隱括千百年之
詩以為學者之楷法精且博矣惟禮既寶藏之而手錄其副

乙八

卷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傳且屬余為序竊謂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
者法也所以同者法法者也蒲且子善弋何聞而悅之受
其術而以釣名於楚吳道子師張顛筆法其畫特為天下妙
學弋而得魚臨書而悟畫豈不相遠絕哉彼得其所以法而
法固存也夫神定者天馳氣完者材放時一法不立而眾伎
隨之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譬之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雖旁
歧詰曲不可以為方卒其所以為法者丙丙如丹噫此善學
者也如吮豪而勘筆之豐省踴礪以廉餌之浮湛詹吳且不
為況不為詹吳者乎讀手抄者當以此求之斯無負先生與
無負惟禮也已惟禮能詩精篆籀見於此編者規放歐書亦
足見其緒云

游園集卷十六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竑

序

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菴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虛兩公典名郡皆敝衣含糗屹不爲非義

乙八 游園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並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蜒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恢奇瑰絕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頽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沒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與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與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庶和皆海內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媚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拚也公

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卽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藝林之嚆矢也已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讒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俛眉阿色承其餘燬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但

乙八 游園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有餘忠輒歎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凜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怪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歎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誼惟仗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疏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諫而亦足以容無足怪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訖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晁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懷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悃悃款款溢於毫素

問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率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矜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可視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

乙八 卷國十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託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而君子視其人不啻若觀火然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摛英綴采上下今古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二評之曰某織人某夸人某詭人而總之曰古之不利人也至王儉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澤異矣而一決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中丞崑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矯矯名動一時已歷侯曹典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撫東省與今

延鎮紆籌決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蘇之德學者間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洵游夏趣淵篤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澹洗洋疏六籍之奧窅闡羣生之理性內無蔽志而外無傷格支詞治語不摺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與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僑銅鞮伯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鐺耳目然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微獨爲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略可窺矣公方年盛學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宙勳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者既刻

乙八 卷國十六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邠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標實爲士品規跡其廻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容無干其慮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

提唱宗風揚權雅道經史之外若槐蘆燕法書名畫位器雅
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視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
清真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
藏於溫醇纖穠寓之雅澹所稱治世之音者非耶昔李白有
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
法動迕於時輒近世家相凌競斌斌盛矣乃炙輶以畔經詰
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剖抉浮華獨妙間曠其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者既與邊李諸公相鷹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
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夷
於邱鄘曹衛者非魯能重公公誠足重魯也已余負疴屏跡
經理藝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輒錄若干首用垂矜式夫世

乙八 西園十六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心賞之士知言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
必讚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爲詩情動於中而言以
尋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託於人僞以
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蠲起
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
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其
人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
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
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

管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
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正是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
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
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藝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
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
肅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
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儁才襟度曠逸
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侍講沂陳明府芹盛
太學時秦嚴山人賓姚鴻臚瀾相友善家多樽疊鼎彝法書

乙八 西園十六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名畫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
出要諸理盡廢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染
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問晚多率意爲之迥有出塵之
格而意態畢備既成題詩其上大都冷然出世語冀以發起
醇俗非爲畫設也今讀之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尙
隱隱於格墨間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爲寄者邪余鄉
名德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居士
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尙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
路旁松柏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
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松鶴姿也會因公車業未暇扣其所
存頃屏棄世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

居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功課然
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參悟者多已平生屬綴半就湮沒
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購求所知排綴爲編傳之同好嘉
言美行十不紀一使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
昔昭明有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可廉
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存乎其人
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玳瑁海錯贖珠行於四方而
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稱極盛已以余所睹
記叔大其一也竊惟元季以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

乙八

蘇叔大集序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力振古風學士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第傳同耳食作
匪神解甚者粗厲剛緩叩之而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冲
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而下言人人
殊而爾雅有則溫和甚美誠藝苑之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
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奇清漢
在且晚間耳而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文藻績情致顛篤一
何工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遊盡羣
英而梯接每有綴屬靡不涉其源委寄之衷素故能別抉浮
華直舉胸臆剴削奇詭獨妙闕曠豈其和聲順氣嚙決心膂
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
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

當世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
趾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
其年以傳蓋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置考槃碩人其
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
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藝之變
幻犁然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味者取其編門分
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明宇周公之
集何其有會於余心也公博覽強記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
輒爲水部備考一書於考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

乙八

蘇叔大集序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不苟於其職而亦可以觀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
起曹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雖巖居川觀而公之
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未有量也而就
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曩公在揚徐赤地千里炮鼓數驚而
中州當大赦之後文散士弛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
其秀民遂以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
客之喜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也蓋公
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憂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備後之
讀者低回吟諷而跡公之施於事者不必卽其貌望其廬而
一撫卷皆可得矣視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
而追錄之爲何如也然則卽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

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於世者令
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曰青谿山人者蓋在勞
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藝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中而化形
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乎乘雲霧而迅起陣
厲風輝驚雷激電披拂蠶靡倏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
豈嘗有見於豪素哉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
遠之致觸遇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翰
鉛摘緹油心量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此甯復有詩
也耶劉君元定產自卿門升於文陛風塵獨出貴富不緇每

乙八

卷四十六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未施而神情自適與夫立木置塗
望洋嚮若者當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
考文章之跡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李固
用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相沿於跼步是
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溢等諸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
何慙少作彬彬然見於此編可諷也自是襟靈彌啟日新其
業變化成一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白傅遜其步驟
玄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氏以微言通諷諭豈以溫柔敦
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錄於太師至屈平者軒蓋詩人

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絲其忠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輒
名之楚詞而爲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嚮聲釣世
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
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汨然浩然耳至於岷嶽崩男
與波撞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藉令銜左
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
涉者病哉余友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縷華省時翕然以
爲得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
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而作爲詩歌絕去
忿悁寓之雅澹蓋和平幼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
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產而自託

乙八

卷四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楚聲君生荆江鄂渚之間乃不遂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
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
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日者庶康哉之歌
作穆如之頌以輔蔽大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
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
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殘竹繙小酉之逸典
盡天承之藏書冀以該練於稽古固已難已劉顯十對其九
張綰百闕其六以彼秘文奧帙耳目不經卽間有未諳猶足
響千古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迷

沿粹襲恬不知寤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輕搖筆端動
多譎外至有闕左氏門學士濫觴尙書之謂不其甚乎余攤
書會友語次嘗爲是正而未能盡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
談攷誤一編令學者迴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
爲考古之漸真藝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
出處坡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
後出其精密乃爾明宇公之用心於兩蘇豈有異者以上下
古今足以鍼膏肓而起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
人何君躍龍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
題其簡端

乙八

西園十六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今著作垂於編錄者不可勝原矣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士若林洪山家清事
之書趙鶴洞天清祿之集雲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
頤撫掌其流定繁卽無當於大道而要爲賞心悅目之資不
可廢也禾川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厭
棄之以紱冕之門獨遊山水擅經綸之緒高步烟霄總括流
畧汎濫篇籍攷古者託末契而推三益拙毫者覽清規而輟
九攻固吳中之俊人詞苑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
會意撮爲一編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涉關乎詞
翰倍所用心自此揮塵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登覽
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盡百一而觀一

節知侏儒矣嘉歎不足忻爲之引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良書
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尙書者至二
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公斯曹公義倪公岳
司農梁公材王公暉吳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翰
童公軒司馬齊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
頑端木公復初周公璫張公璫顧公璫司空陳公恭劉公麟
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勳業備載國史學士大夫能言
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其君臣誅逆藩不波及於脅
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廢舍其子而

乙八

西園十六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予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
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懿行欲擬告人作金陵耆
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并制誥贈
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於編總曰曰
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古有四姓尙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
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
丁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
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人僭流敝極矣竹
堂公廉潔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亦貧至
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尙而世不知賢重
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尙官尙姓與尙詐其敝相承若夫子

孫能立身揚名於世既以世祿為不朽者豈不為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以彼聞聞者流而知砥行為急況讀書為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鼎族榆陽上將尊人鳳林公握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既已一鼓而抗皇棧三戰而褫夷魄君符采驚人風猶擅世金滕玉版欽承避席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旗推轂踏軍塞旗固矯矯乎上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乃以百戰之隙續三餘之學薛仁貴之經術杜元凱

乙八 濟國十六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傳癖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驛友命嵇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府和詩歌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為難若乃詞林學府咸縮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非君通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為上立言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掃除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耽方策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矣頃方內雖甯貢款難恃邊徼之地未盡釋兵也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心同結髦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擬據鞍之越石余不能知已諸文

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慈憊之者余懼君狃於其言而為斯業所誘也爰序以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秘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來尚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纂述百不一覩時俗所傳浮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蓋羽陵靈書酉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既精且博故沈研奧義摘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稗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詡曰世老而能學者吾與袁伯業耳蓋難之也公罷二千

乙八 濟國十六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石歸僧寮儼讀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鸞屋以成之余謂即二事足為藝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論著尚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為臺龍蟠設險昔時割據擅六代之豪華今日太平為一王之豐鎬簪裾綺錯文雅響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抒策賦二京者抽象而揆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羈卯之年從司寇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詹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霞取之肘掖於是休辭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闕浮秦淮望玄湖登繖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鍾陵竹洞花關僧寮真館莫不恣其清機頽然自放

故能宅遐心於事外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聲
塵乎與山川競爽矣留都涵泳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民
物康阜而又得英儒贈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以謳吟而潤
色之仁仲其一也彼託跡壟畝系心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
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沖
襟雅懷有足多者然非逢世休明亦曩能致之竊謂是集也
厥勝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青箱序同
玄晏微獨旌仁仲之嘉藻蓋以紀昭代之盛焉

余聿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內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歲秘編奧錄
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顧知其一不知其二

乙未 濟國十六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絲蓋曲士寡聞窮陬僻識學未通
於流畧見方局於蠡管以故流傳之文碎散不屬得一察焉
以自好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珠
聯璧合纍纍然備詞林之觀者未之覩也奈君聿雲標準時
英漸涵庭訓閱才獨出雋聲布於三輔達人間時門德勝於
一時蓬山芸觀之書玄扈紫宮之記魯壁斷簡汲冢遺編靡
不日覽萬言胸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摘藻人推博毅之才探
往知來衆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書摛撫十載
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異而事借綴玉
揉金人懸而跡合譬之富人儲材棟椽枅雲委山積而匠
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犁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

者仗以美詞博古者借爲紺珠清言者持爲談柄非藝林之
勝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兼他伎君獨能蒐羅兼羣籍之長
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筆翩翩鬱爲國寶
三千運北搏羊角以垂天九萬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爲才
美詎盡此編而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挺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
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
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
煙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
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

乙未 濟國十六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
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
造輯熙殿墨藝冠時流名徹黼辰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
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
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甯不損其韻度哉
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馳譽
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
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
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眾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
奇至今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
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

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
 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
 裁紙至子遇不為五百歲名而滅膠售俗藝日以下噫孰謂
 一險靡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
 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剪翬也余於交戟內嘗識
 君尋余柄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蓋崎嶇
 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瀝行以此
 編屬余為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錄序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閱其廢墜著五千言以存之
 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上古南而臨民之術

乙八

濟國十六

十七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而世儒顧以老子為異多謂其
 書而不講至為方士者所託於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
 之蓋學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壹意清靜
 之說指棄有為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世人耽玩小
 術未能從之為可歎耳一日晤張希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
 謂盤山語錄在修真十書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
 一言余少喜是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
 喧旁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為務此七真之正派也而希
 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生者往往穿鑿
 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即為長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
 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

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至於修道
 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真人澹然獨與神明俱與聖人
 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
 幻其身磨垢其心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
 元明真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華
 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嚮者之疑可渙然冰釋已何者
 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
 性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也故於有為界見示無為示無為
 法不壞有為此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

乙八

濟國十六

一八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管觀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為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光之
 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童
 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
 事灑掃應對得君子之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孰孰釋
 奚異奚同然則心佛眾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
 大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真諦無不波
 瀾於其間即外道闢提逆行魔說求自異焉而不可得此非
 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
 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為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
 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即為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
 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紘之惑其為吾孔子地

也不益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難於行遠
君汝夔始改方册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贊成之爰述大綱
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列心以求
之而已

卷之六

一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序

贈江少臺參軍還劍州端序

江少臺新安佳士也萬曆己卯參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
判劍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僮之江請余嘗諗少臺之為人
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
劇矣君督率而鈎稽之無不悉當以故駕部諸公獎勵之者
踵至江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祭友事率
倚辦於君於其別也惋惜之情見於言而亦君之誠足以動
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為難也哉新安黃白嶽之勝聞
於四方君產於其鄉而其策仕也適為留都伏軾所至謁園

乙八 濟園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陵望宮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
賦者君得以廻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劍門劍門
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
是羨維鍾會之所奮戰而爭也嵩山孔明之遺壘土人之所
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馬圖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
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栖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
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劍門視留都則
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
兼者而君竝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
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
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斯乎為我弔古人之名勝而

攷其施設余知劍之無難為矣

送溫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直以治天下國家其
言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
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為之而能不為也非吾無以為之
而能有為也吾無以為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為之也故伯樂
之治馬燒剔刻維羈繫而阜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概
飾而鞭策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
害馬者而已以彼劬與除設采色繁科指舉吾民而羈履概
飾之豈不治理為兢兢而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
游留都其於事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

乙八 濟園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道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治采
聽風謠庶幾聞公所以為理者而其民不能言也知安之而
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訪薜蘿余庶幾得公所以
為理者而公不自言也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
能之乎公於趙閣學孟靜為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
自備神生定矣故所為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一切興
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為功者公悉謝不為而人亦莫深
知公也迨夫劬與除繁科指者徒為民病而公恬愉甯一之
理卒最他郡於是始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
入告於天子公之寮劉君輩屬為言贈之夫余所探討者薜
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建明利害者

一切罷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實而和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辦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嘗未形而已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已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剗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賊盛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鱗臥閭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璽書風厲郡國治最輒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天子且獎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璽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賦夷敘代歌師作

乙八 源國十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蓋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刪詩至采芑六月旃旄鼓鉦馭車武服委曲備具若於中興名將南仲吉甫有款黠然者此何以故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于戈或至安忍而情殺故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捷仗之詩以振武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兵蓋其意各有主謂哉今天子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蠶叢以西難羌戎而治蟻伏蝟集爲內地憂故北訃則憂松潘南訃則憂建昌又西南訃則憂馬湖所謂賦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爲之魁其所穴涼山者崇巖密箐繚繞回錯獐噬狙擊席祗干戈而黃郎暖歹諸羌從而羽翼之共爲西陲門戶患非

一日矣邇且大肆兇頑劫處居民戕殺將領榮賴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宣城徐公既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削平威靈大振而假特其天險固有峻格公奮曰所不翦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文武將吏已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餼糧懸賞罰諸毛髮事悉爲經畫乃會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宰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鎮參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尙耕監之一從馬湖蒙賴參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整各率土漢兵李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從蹤指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參政與焉公視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

乙八 源國十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士心爭奮中鎮周于德先率眾入斬其前鋒阿則而諸軍亦分道并進酋雞坪西河大鷹崖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多棄輜重走而賦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難公復進駐敘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樨壑難靡有遺者獲其酋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人獲首虜二千有奇菽麥弓甲馬牛羊無算諸降羌泣且拜曰山管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威也咸歃血定誓瘞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蜀人旄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木瓜諸羌皆爲屬夷歲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益之諸

先公先後平之數世不誅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徒銳意一出而愕於堅暇先後成令二三賞罰龐雜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勳名自喜而餘寇爲梗置之不聞亦無以收破竹之功成一勞永逸之算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督學留都以校士如宛陵見其士習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獫狁平荆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矣家弟定力守成都以疆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而不寐而藩臬大夫暨二三閫帥不遠數千里徵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說一見公之勳名功伐垂之彝鼎者繇才以

乙八 卷四十七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曩以文學高等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任爲南司城司城居箴殺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所識訊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藉令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壁畫者多矣中或仍之暮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劑之劇之無不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蠹者剗幽者爬僭者屏舞文者鬼薪翫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戶之眾無不願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

予杜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解不三四里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賓客亭徵所日夕過而口者無閒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黃野王手邸報過予曰石渠公遷魯審理且夕行矣予可無言以爲贈予岫然起曰嗟乎是豈所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即世之遷除拘身格而三途竝授已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剗犀兕截鴻鴈今特發劍於庖人一雞之割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間而以審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楊文貞以審理參大政可見已其後以所司終其身沿爲故事頃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拘繫從此

乙八 卷四十七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漸破或未可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齷齪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卽不得更爲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均亦復奚憾予願嘵嘵於中外升沈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觀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豹霧業久就於三冬矯翰龍雲功遂收於一鼓頃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抽魯壁之古文盡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近而親舍之雲已遙慨焉陳情

因之返旆豈徒榮錦還而負弩定將斬采娛而奉檄君之行
也能無樂乎願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聽
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祝雙龍之劍合蘭缸桂醴暫淹留於
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短什曷汰衷襟請各振
夫詞鋒聊先驅於筆陳云爾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職而獻其
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非獨難幾於命表而
必且有歉於分內其心將戰鬪紛紜而卒靡所定蓋國家之
設官夥矣畀任則置參佐陳師則立監貳宣命則設介副至
郡國幕寮人尤以爲卑散而不得聘者世或傲然辭之以爲

乙六 濟國十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假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稱於此
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其官哉豸谷翁少爲諸
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借之來京
師偕之舉於南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意翁久蜚
聲譽序必於幕職有不屑又偕之方致身青雲翁封秩可待
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事以去翁之言
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評人則不得不小爲
冥靈大椿則長爲芝菌則短爲鳴鵬於終北之北則高爲廢
蟲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
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爲大夫而其窶且貧乃室
人交謫而不知所濟從事之敏至於劬勞執掌靡事不爲其

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咨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
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偕之色
養既無虞室人之徧謫而襍糞就道無幾微不滿之意其政
事之勤勞盡瘁而靡怠與悔抑又可知已異日者將拔滯振
幽揚翹舒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爲流品之所局哉余暨畢
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
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乙八 濟國十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相得者何哉以彼尊卑遼絕劑尙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
乏其人焉耳以予觀於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於清虛無
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陵而縣之事
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
在法也郡之未孚吾以誠動之而已不徒在文也故下不苦
其陵上不苦其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
以協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善於
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激民雜厥賂性剛而喜鬪世稱未易
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
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可狎之色矜明察騁才譎以自炫耀
君薄不爲而整暇密緻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事蓋修潔

而非迂慈祥而不弛其端重明哲一發之情質然也絲斯昭
明曲直而疏雪冤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舉將百里之情僞
赴於一堂萬民之計慮協於一心卽尊卑殊勢劑尙乖方皆
可混融聯貫通之而爲一蓋力足以遂下之望而不必爲亢
守足以矯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孰任此故新安乃足
以見君不足以苦君明矣語云見餅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魚鼈之藏管一櫛之旨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言材無大
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郡若縣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
則匹夫匹婦之微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
夫匹婦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諫
議類能辦之吾以觀畢君矣

乙八 卷四十七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張任字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己能安之而亦天
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
歲月踐更之久磨礪之豈惟藉是以塞觀望者之情而已之
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於是在乃挾材者忽於叢委
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安之志亦已過矣以彼
其人卽異日者宅尊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
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爲羨雌伏爲詘也則趨走簿
牒得喪稱譏又皆足以搖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
害可勝言哉張君任字以歲己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
少才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舍君者而得知開州以

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有殊才大器而
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
地生齒繁而幅幘廣吏之綰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
數十計戶之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粟
令受事成於一人蓋俄頃之內應接旁午極其勞有細人之
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
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
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望
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明經持重論
議有餘寢爲嚮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旣微之又
章之於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往矣異時柄用於朝若

乙八 卷四十七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取信於天下惡知非茲行力歟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尹吉甫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
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勳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
非以其才力智畫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
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
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末而
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沒而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
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木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蔑如已晉
川劉公以漕河奏績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并膺其子一人

公辭讓至再不得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衝應當是時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臣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笏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矯公嚮貳銓曹奉太公邸舍余親見公垂紳正色出諷議於君構袒甘毳入色養於親僂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即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觀矣故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治質諸三代之大臣所以甯輯諸夏而

乙八

西園十七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自國朝以來漕若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之時有弗舉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蕙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漕之吏卒而卵翼之去其蠹賊信其約束而漕綱四百萬者如行堂奧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濱博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舉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蓋橈權舂鍤間靡匪公之履綦也有杜之勞勩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持至老不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曩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即不

得迎之宦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夫即公之修於家而其厝施於時可知也即公之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知也主上明聖無遜成宣異日者公絲司空宅百揆亡論中外飭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即詩書所稱何以過者公拜恩之日水部周君訓計部吳君士瑞呂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盡勳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贈吳禮部序

乙八

西園十七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昧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聖祖獨稟全智大開儒風而立宗釋部竝隸禮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既讀阿含而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聖祖之爲意淵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竝峙爲釋了元與蘇子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參海門事疑卽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冊而苦於難成君聞之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沛然

流通霍然憬悟不自君爲噫矢哉近世微獨儒學不傳卽談
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耽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闢千變萬化之
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君之身弘闡頓之教導亡機之智行不
捨之檀眠縑素殊形智凡同性如彼千燈共於一室又惡得
而畛域之君被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囊括九流幹旋三學
以襄主上華胥之理有無讓子瞻者君之職業君之能事也
瞿君銜德也深微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旨以導其行若他
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悲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禪那特其一耳而
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者可知已何者仁義

乙八 卷四十七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
故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
能生戒生定迭相爲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謂
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醒而止者卜
之真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
於慈悲寺方聚其徒說四分戒余聽之悚然而歎夫世道之
交喪久矣在凡庸既不知道爲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
曾未涉其涯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蔑棄之曰法固
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
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
著心也爲惡不懼有著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

先用戒菩薩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說喧騰之中獨能以
此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救時則
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高於孔顏其論克
已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已克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
心空矣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
戒求慧卽堯禹瞿曇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
也諸聞法於公者聞余言而矍然欲書以爲贈顧余非知道
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破昏羣流之赴海夫
孰能禦之異日勿謂姑舍是吾尙有大乘法在

乙八 卷四十七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為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為而所為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眾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為壇相聚而講猶以為未足而汲汲然去其未暖之席環車轅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

乙八

潛園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者豈不思立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滿其一體之心哉蓋四海雖大其為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即闢趨而矩步將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徇木鐸天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為易天下之具也史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駕說第以求售至奸七十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干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載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撐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足矣而奚多言為蓋先生之為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

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溫夷冲粹抱中行

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蓋有之矣而走之狂簡亦不為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溫夷冲粹者率相振以躡乎中庸之庭而走狂簡自如也不殆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構為姦利

乙八

潛園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薦紳附之如市先生疏論之時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為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上意旨得終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遠貶去迨江陵柄國與先生雅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為任庶幾共致太平頃之意中變矜率之情往往見言而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即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蓋為僉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內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填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革之事誼難固辭屢勉就道蓋餘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府續任政時事

日入於敝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蓋當分宜時排於羣議之既同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江陵時發其姦於既暴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黷貨自點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荆舒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况其深相信者耶方荆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晦斥其信姦喜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訝蓋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枉己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僂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某以是嘆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辱夫既以道自命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

乙八 卷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咸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觀桓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既已無論君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測而桑滄之變於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以質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得則繫乎

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蓋彼既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迨其一旦獲之遂冒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也非其父兄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率鄉人談孔孟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於時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騫以爲名高其才華意氣雄傑一時者殆不爲少生俊俊鄙樸人耳其後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毀而意氣若爲之刊落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誼日篤其嶢然不緇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嘻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

乙八 卷四十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學也不唯無以奪之而實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即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者農夫田畯之事蓋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知夫紆朱懷金爲得志而欲其慕從之哉然則生雖賢而得翁聞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翁七十誕辰高生期輩若干人將往祝之而問頌於余余唯茅峰天印間爲金陵地肺土良水清異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羲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得翁父子是地靈管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六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天子舉冊立大典以璽書存公於家又二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謏劣而令其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委而竊有感於古君爽之說云書有之天壽平格保又有股蓋古之平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銳名者急於自標異乃始務為殊尤絕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管與其心之真遠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遠非不燁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殿國基斷未之有也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道非譽甯紆體以持其衡而無私昂甯跳身以伸其衡而無私抑無昂無抑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曩者平格之效已

乙八

濼園十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往公柄國者十有餘載推其至誠與世相悃悃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遝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薦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為功而曰某與某定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靡以秋豪之端稍動於意氣故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者爭為許以忤上與齟齬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為之條臧否臚利便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既效而人不知者即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璽書煌煌若以報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

已嗟乎公為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壁畫務於當國家之質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為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以保又我邦家者歟頃公者年而貌愉神王不減少壯時蓋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額公以壽公厚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巖居以來國脊脊多事非其舊矣即世未嘗一日忘公而公亦豈能遺忘世哉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精繹重倚盡展公保衛之力於縣官而壽考之用乃究儻直以壽氣葆真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己為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題其言頌申甫之章以前為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乙八

濼園十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歷癸巳國本未定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芽矣顧獨虛首揆席特起荆石先生而柄之政先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釋騷道路不絕先生不得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為降岳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屬言為酌者先某不佞班列最下定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甯一之旨其明年上俞先生請命皇子出閣講學中外惓然先生遂稱病謝事累十數疏上不能奪為增秩賜金以寵其行五年天子卒川先生議建東朝備官屬推恩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時長公辰玉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七箸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

公卿謀所以頌先生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蓋觀往事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歎先生知幾之神也當國本未定時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重大不欲自臣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遂聲爲號傷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質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未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郭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肅宗而子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即他輔臣十不得

卷八

源國十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六者於先生默虛己以聽故萌芽雖蠢蠢動矣或魯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猥狎壬人陽爲好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席者操室中之戈修郤者挑穴中之鬪天子亦漸與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搜攘其間迨先生去國尋至殿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即某亦嘗置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生有獨觀其深者蓋主上賦先生爲意指則政本重而後來者賦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出者重一則去有餘榮而國以榮一則斥有餘辱而國以辱是子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見之於景德鄭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文先見於議獄之時故

曰神也譬之舟然忽相遭於驚風駭浪之中眾且眩眈失氣而柁者自若則眾者客而柁者主也及衝擊曲折於滄溟宛轉之波流倏而南北異嚮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者動而陸者靜也夫眾之眩眈失氣者先生一處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嚮者眾人亦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之功今日隱而當日亦不顯或用而不用或不不用而用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算數尋丈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象而爲賢若衢尊之置過者酌而不辭又若尾閭之壅百川注

卷八

源國十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不滿區區松柏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營平一武人耳先零之動且慨焉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外不謂無事矣天子將幡然修改元之政先生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缺望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栖神玄漠方與造物者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平陽之清淨絳侯之厚重眦彼才敏辯給之人浚之輒流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莽亂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清

淨重厚者不動聲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景鑠致足術也
以余觀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產也宛陵饒豪
馬尚舊藻表表一時公獨性宇澄澗精神斂固顯而少華恬
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
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嶺泉晉右轄會岳鳳之亂公繇擁
傳指授所從護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士民
口次公均徭編賦爲計久遠者難更僕數也公淵默如玉韞
珠含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上特簡大僚以納言
界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
贖鍰盡輸之公而稍出其羨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第以
此爲詬病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

乙八 源圖十八

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得乎余間論公於國爲寶臣其所躬蒞羔羊素絲之風與典
刑善蔡之望當與漢之名碩等而卒以單詞能豈非傳記所
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耶
嗟乎馳驚者每一泄而無餘停涵者必苞孕而有遺味公歸
兢兢抑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者
公不知也不啻容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其半其行而
爲禎祥凝而爲壽考也固宜頃吞秋八十冬孟某日爲覽揆
之辰子增後君尙禮稟公之教亦以長厚聞將率二子有聲
有年觴焉而謁余爲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
斤斤齟報者顧壽富康甯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蓋不
自竟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遂書以貽

後君使爲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於觴俎之
間窮日夜而不能自休叫臬吁虛擲手交臂離合於一枰之
上擲百萬而不滿其一睨此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
物者過而笑之曰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
彈琴奕碁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邀
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求爲師資而
不能而登高丘汎長川不可驟得至託爲臥遊以賞之噫此
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
厭有主苟屑屑焉必得之爲快名曰狗物夫以我徇物則物

乙八 源圖十八

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貴而爲物所徇則我貴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以逐
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高等累爲鉅公
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揚弟子師先生蘊藉既不盡施用
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書談藝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
笥每授經之暇且咏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於今世所謂
七子者至萃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交又萃五岳諸
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即先生之篤好如此吾以
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
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
中人余意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廢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
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者耶然則

先生所者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俗之樂異矣先生之
子哲與余同舉其奉檄歸也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
置之而無更以是爲篋笥之點也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蜀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蓋相得甚
靡無厭也時尊人春亭翁歷官多名蹟乃遷秦右史以行書
抵昭素時僊僊有歸興云頃翁春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
以祝者而屬余爲詞余聞翁自羈弗即能讀古人之書解當
世之務阨於遇弗盡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錚
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商多奸孔顧
能令民無逋賦吏無馮法豪右巨商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

乙八

國圖十八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獲一逞且也督餉則羨補誦繕城則紳舉羸營之淳於國能
變方爲醫而疾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
哉余觀今仕宦有二干時者病其下憂民者忤於時蓋其不
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豈意在民在邊邊人親之去天津天
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也翁卽不躋通顯而於志
適得何屑屑然以纓綬爲微繼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
爲卑散獨今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賈古醇
儒材大夫也旣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筭抗治安之疏切磋
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之難遠哉而平津
東陽一加斐斐輒棄遠國今去之百禩以其人視兩公竟何
如也然則翁其可無恨秦大國左右史高秩又終南太華名

山水在焉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已蓋
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輒書空鬱而望遠即山林漁釣
皆極樸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跡如蓬戶勢人等之海
鳥又奚長裾之不可曳哉翁年甫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謔
不減少壯其算當未有艾也余特祝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
其意如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愧也賈生
矯矯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素嘉不足道
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己丑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輔成
於是大就諸進士選其雋又儲之館閣得二十有五人余與吳

乙八

國圖十八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翩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
其得全庭闈之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
恃兼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改火
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
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傅四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
務牽懷頃之且襪被去乃奉母於茲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
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
近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
觀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咎而發詬固無足
道及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帖吧啓其
瞻矚而忠其不來其情何亟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

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猶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抑勢難兼遂卽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
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人之
所歎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棗
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瀧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
後絲今觀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
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而彌安其爲
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
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遘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
夫與魏風之仕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
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其設

乙八 禮四十八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輓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
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夫江發汝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沮漳靡不
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一何壯哉黃河經朔
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激爲洪濤播爲安瀾奔泓浩渺與天
地相經緯然其出葱嶺與于圖可褰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
河未有離其源而自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己丑
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練見者莫不
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二三兄弟方喜其能而
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之教也頃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

十春秋高矣然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矯情
無倦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絕去嘻嗃至其撫
兄遺孤不異己子咸有成立而後已其爲德於家者家之人
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卹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
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式穀其子卽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
家人之嚴君義方之善軌已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
率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洩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厭其獲
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不稱德名不暢實
施不漸報善不近聞其停涵鬱積既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
君又奚怪哉或者謂司理縮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
以十百數其所品階之羣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

乙八 禮四十八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士民以億萬數翁卽負隱德所予不過箠豆之細其所濟僅
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閭之外也乃其慶在彼其源在
此者余以爲亦願其盡心謂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
心盡孺人相其夫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
矣卽司理者出政發虛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心
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也哉是歲也
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
繁廡者生靡不遂而不能無愧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
不能不苦其生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既
托鹿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愉且
儻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也夫故余本江

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自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鄭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恭簡公領
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已令三水入爲南計部
郎冢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已
至必舉茂名非賢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巖栖遠不相
聞迨叨塵仕籍問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負
疴屏居鴻臚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子忠同寮厚
善屬余言爲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次第而甚歎知之未盡
也大夫令三水時吏率眠嶺以南爲外府以彼其時三水之
民幾爲焦土大夫不難以冰蘂臨之訓和其人民而名捕巨

乙八 源國十八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盜轉餉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造番漢龐雜大夫
繕要衝廣儲備鋤強梗綏善良究也士民謳吟而諸夷案堵
孰非大夫功也藉第令竟其用於洱海何虞緬事哉蓋大夫
治計部七禩而得龍安治龍安又七禩而得洱海主爵者豈
可謂無意乎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掃轉輸
而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泉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治戎於
先事校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局效謀而旁指焉
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說而未盡以展蓋誠感遐裔而不能回
當軸之惑精格猛虎而不能弭宵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
大夫去滇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
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同稱壽於

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盈前華髮相望福祉兼
美人間之盛事備矣爰之不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福爲今
日地耶於大夫奚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
然鵠起謂卽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清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巨賈之走
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蓋富貴之娛而非高人者舊之居獨
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
巒疊嶂之阻而絕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予嘗陰求
之意必有偉人逸士居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間
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與上國無異求其淳固顯澹然自

乙八 源國十八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俗亦因以轉移者歟頃
因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聞尊人筆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
所甚賢而欲亟言之者也翁乃大鄆名族王父效陳公以篤
行伏一時筋力纖耜致貲盈萬與兩兄遺孤共之不一錢
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而儻扶義議
論侃侃里閭中急難咸待其片言以解卽嘗怨謔起不少避
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長更折節爲儉磊砢英多之氣又若
剗削無餘者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
行不替有加焉效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卽一絲一粟分賦
子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馳意於驕奢佚欲
之樂而忘布衣革帶之行翁履顯榮日視貴富薰灼之勢顧

抑志而出此其自處真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舊俗
致足術也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
爲鯤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齊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書此貽之異日持國
采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
親其有異於余言否也

金全州思馨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軌足懷也
是時士羶於名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而絕俗遠
時過爲激詭則含真抱樸之君子抑或恥之無論中表殊情
老壯異節其槩括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慮遠矣

乙八

卷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唐史流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異
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馨公孝義篤行諸姘節不可縷數
人占其一端即可以自名而公僥兼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
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
也墮乎其處順泊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
一接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蓋公燕居申申如也其子弟
恂恂如也僮僕訥訥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牧豎靡不以善
良歸公蒙莊所稱燕然慈仁謂之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峭削
而水清駛士生其間尤喜爲奇節公顧腕切委篤不欲揭揭
然以嶄嶄自命世亦謂無殊尤絕跡可以驚動人之耳目者
不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槩括爲名者之所能及也歲

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而委余以言余謂
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
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公
以坦蕩爲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人
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臚列公行
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質絕去緣飾者異日
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晉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於芬華者
享無疆之休夫杼指通意究觀其玄奧乃知達人脫然昭曠
獨立埃壙師友造化而不爲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

乙八

卷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必畢志陸沈終身坎莽之墟乃稱逸哉顧其心抗霞表如沈
麟士何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嶢然不蒙其溫黓
儻推視其致即方軌穎陽砥礪頽俗其又奚讓焉新安梅友
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
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駁駁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親終輒盡
毀其業以去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而壹澗於酒以
自豪夫先生經學實行並驅齊美當其修賓揆之業詠帝王
之經祇三五之德豔清和之理蓋奮庸之門軌非巖海之跡
蹈也第以祿養非逮飄然遠逝眠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繫之
者斯其深中隱厚非常情可測矣以彼挺夔龍之器襲木柳
之遜懷巖廊之寶踵與葆之遊即沈何者流濡跡人世亦何

害其沈冥哉麟士教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埒而恣
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子哲之通隱者同且三子才秀兼有
亢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負俊聲先生鬱鬱未寫胸臆
欲披者將待此以竟之雖恬澹寡求箕山託志未爲不遇也
先生仲子大晉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
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夢熊輩將率同志祝之而屬余修
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真人不瘁如先生履福引年有難
以歲月計者蓋恬之爲貴而非芬華之以也既以語諸君不
見謂爲謬曰亦庶幾先生之玄散賦非耶是日也有如以叔
夜之酒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乙八 濟國十八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者艾魁壘之士多得之窮阨困
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君子將取以爲資而
未嘗前却於斯也故楸枿杞梓材矣必飭陽和凌陰沍歷歲
時然後棟梁桷杙輪輻輳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昆吾良
金也火不煨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損乃爲
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窳係也何者天之生人業毓
其軀輸流其氣脉發其聰明矣而非斂之不全非鍊之不固
以彼芬華波蕩方役吾心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
之能止天地之真氣日流月逝而不能以復存亦奚怪哉以
今觀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弟子
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士會常乘時鵠起爲門祚榮也而倏

遭閔凶羣不逞謀危中之爲鳩爲訟穿罟四布旁睨者以爲
孤榮如君計無復之耳君顧能難平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
感寄諸忘言責已恕人割腴而處瘠卒能以自勝爲強修業
而息之久之去業復還而怨者爲德豈獨其有天幸哉鼠雀
之開闢機械之閃爍世所不堪者於君皆增益磨治之地也
君自是益修其平生諸釋怨賑貧爲德於鄉者指難婁訓而
行年七十矣君歎曰吾於困阨時不自意全今乃有此也時
則治園樹亭沼與故人遺老燕遊其中暇乃進諸子而程督
之舉所備嘗諸難以爲瑣規津津有味於其言也當是時教
行於子弟惠洽於姻黨信孚於鄉人齒宿於流輩受其名又
受其樂譬之毓材而材成鎔金而金礪斯所稱得全全昌者
非歟藉第令顛踣自負尺寸莫暨抑將奚稱君之潔玄垂後
得堯其皓然固天就之也而其識深遠矣歲十月朔爲君覽
揆之辰子希澍孫士進士采輩將稱觴以祝謁余言侑之余
謂君之得壽不可忘厥自輒不揆而爲之序

金之色翁七十燕會詩序

夫君子進則思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則求消形地肺
捐箕穎之餘芬而或俛首風塵抑心名利非獨正明恥之抑
亦夫我不暇金翁之色牆東逸叟維揚俊人談叢散馥於九
蘭筆海騰波於八水固已氣邁羣子名動一時非不能引茅
茹以彈冠絢桃花而結綬而優游三樂負杖窮年栖遲一丘
鳴弦卒歲蓋方覩繫足之爲苦又安能褰裳而就之是以萬

乙八 濟國十八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盜之玉可懷而短褐自蔽五侯之鯖時致而長裾罷曳則翁之爲人大都可親已萬麻甲申翁春秋七十孤懸於堂同社諸子儼然造之小子捧觴而進曰蕭惠開有云人生不能行其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蓋余不敏竊歎斯言今翁放懷天地之間使氣公卿之座按景光而度曲仗山水以成詩酒德不羈琴心獨茂校其所得孰與世多然則牽衣肘見而歌若金石步雪履穿而色如芻豢翁已方古人之軌立高士之幟矣是日也夏木成陰黃離對語清觴迭進流芳亂飛雖詞鋒欲振成祝願於長年而筆陣先開聊披宣於短敝人成四韻壽引千秋

周光字六十壽讌詩序

乙八

唐國十八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若夫龍蟠鍾山虎踞石城則吾土之山川甲乎域中五經縱橫萬人箠畧則周宗之文武秀於天下乃如光字抑其名流負騏驎以標良挺珪璋而擅美孫吳蚤達管樂自期世踵巍科人推高步腰懸化雀之印門擁帶犀之軍非不能一鼓而勒燕山三戰而清瀚海第時屬太平之代人酣無事之風歸馬爲羣葵弓不試花新葉早徒賞會於琴樽月幌風襟每吟謠於牋綵以文字爲策勳之府以矚眺爲戰勝之場把袖拍肩思彼三五口口馬遷俄焉六十爾其白日長黃鸝語綠陰幽草不減花時紫陌微風遙熏麥氣斯時也人來舊雨席敞高雲假北海之觴上南山之壽雕蟲壯思則符彩驚人非馬雄談則鏗鏘滿聽聲震然天下之嘉集陶陶乎人間之樂事

藉令莊生可作奚羨大椿之年不必方平更生坐閱變桑之海客明且哲何莫賦詩予稔也狂聊爲撰序云爾

常國寶五十壽讌詩序

常國寶容貌循循風流蓊蓊琢磨其質玉潤而金相黼黻其辭雲蒸而電激以豐鎬之舊壤懷文獻之遺風手握靈珠心同匪石曾往綠髮幕府洪都警彼漆園之莊周何辭卑位異乎安定之梁竦不憚勞人顧執板之幾時俄挂冠而長往荒兮未央指松壑而非遠筦爾而笑望烟霞而在矚尋古蹟探幽人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長嘯虛敖之逢高士詎識齋肩憶滄海而無時間桃源之易失時歌淨行或賦遊仙豈徒流連光景之間放情觴詠之末者哉序屬九秋裴開五十妻孥喜

乙八

唐國十八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色閭里躑心十千置酒開間館以留賓二三昵友造高閣而廣譙黃花正茂肅氣彌高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以觴月於是乎南山頌起北海樽屬斯亦浮世之快親生人之樂事也嗟乎百年強半萬事多諳惟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既因良會何莫賦詩千秋有托取夸金谷之才四坐勿道敢攀玄晏之駕輕爲序引綴在篇章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夫宇內寓形躋期頤者蓋寡人生行樂共烟霞者幾何歎四美之難并詎片言之易合懷南張翁者俛彼耆舊鬱有詞章身逢累葉之昇平眼見四朝之全盛地踐百二年垂九十春秋高矣閱人眾矣良會接煩襟滌亦云樂矣同鄉詞客結社

滋久乃心無遐阻跡以事奉蓋不無離合之樂焉頃梁君還
轅嶺表余亦歸栖北門雅道載興朋簪旋合而公之誕辰適
與期會於是開高軒以置酒撰良宵而下榻絲竹紛於綺戶
琅玕盛於雕俎樓臺如畫臨上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
之車馬是日也歲事盡條風轉鋪梅花以爲藉傍松陰而代
嶠壺觴迭進笑語忘勸亦千古一時也二三子拜升堂之嘉
慶醉介壽之餘瀝筆花欲燦詞鋒大振金谷可作攝齊於廊
廡之間鄴下再生擁篲於高門之外非寄篇什曷彰盛美爰
裁短序用作前茅云爾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古名世之英其出非偶然也必有醇茂醴郁之德以開厥先

乙八

國十八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竽唱而比竹作雲興而甘澍應故後人獲推其未竟之緒以
調庶務潤羣生而人皆歡然祝曰幸哉君子之德實者行溢
者華衍者爲賢子孫而享者爲壽考蓋甚相須也余已丑歲
舉禮部於皖城楊君純完爲同籍三歲君對策公車得漳浦
令以去久之以治最擢銓大夫於是聲實洋洋盈宇內矣始
諸同籍分布中外而聞之道路獨稱漳浦治不置大略謂君
置身膏脂而嶮然不繼如孔君魚憂勞萬民隱若痲痺而諸
城推之如呂季陽安靜恬福吏人同聲謂之不煩如劉襄陽
其治蹟殆更僕難縷數也余因詔君胡以得此聲於八閩間
哉詢之則知太公迎養邸中每退食輒膝而教之曰四境元
元宅生於縣令一不任斯民安所託命哉時時倚柱聽君之

決斷惟恐其不得當也自是純完之治蹟日有名蓋翁生長
田間洞知閭閻之困苦雖年運往矣而好行其德白首無倦
居恆厚施而薄望振閭里之急不伐其功人視翁不廢德於
鄉而其爲一邑德與爲天下德者不知也語云山銳不高水
徑不深仁礪則德不厚礪於仁猶謂不祥矧不仁而徒礪者
乎萬厯初元大臣尙苛急士爭趨爲刻深下遠遠莫必其命
頃且習爲首鼠持祿至蔑法惠姦而不顧寬猛異矣而足以
腴削生民一也藉令皆善訓如翁與善治如君者安至取天
子所卯翼之民而蹂躪之以廢爲凋世也歟翁卽不爲儒其
質行或儒者所不及雖老不任事而殘膏餘馥至舉巖邑之
凋瘵而衽席之夫論廣狹則一邑易而天下難論人我則自

乙八

國十八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任難而任人易君方秉人材之成以進賢誦不肖自此令海
內陰受賜而不知者皆稟翁教也則夫定盈庭壽國脈以永
永無極翁之春秋詎可以隸首之算窮哉夫翁之於德也若
北海之尾閘日益之而不盈其於年也若焦丘之燄日引之
而不已乃其理耳翁歲且七十七月某日爲覽揆之辰漳浦
盧司徒維禎朱司空天球蔡符卿臬輩采邑口碑而屬余
一言以頌夫翁之可稱數者多矣而余獨詳君所起治績者
固邑人意也

孫太公榮壽詩序

昔人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然則發乎性
靈形於篇詠遠則明天下政塗闡茲王化近則抒一時感激

美於國風其亦有不容自己者乎龍岡孫翁負青雲之器極黃裳之美乃歛其素縵薄試方州遠同柳下親居散秩尋如梁竦不久勞人躬鯉庭之色養與金昆而借適游心上古未尋大隗之宮爲帝外至終全頴陽之節不謂非古之高蹈矣而猶形留江海神馳魏闕督是諸子授之一經以故或蜚聲於憲府或奮迹於起曹靡不動天顏降明詔封紫泥於璽禁傳墨令於銀書沐帝王之雨露同彼三五對清平之日月俄焉八十此亦人子之極願生人之勝事也是日也指紳紛沓玉質而金相絲肉遞宣宮鳴而徵應芳筵接座駢羅豹象之胎妙舞盈庭曼衍魚龍之隊賓主交於百拜祝頌引於千秋美矣盛矣不可復加矣而侍御公者方馳轡軒紆繡服簡書

乙八 禮園十八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殿而未遑將父山川遙而奚以喻指則有解者曰問安寢門孰與道行於南紀眠餐一室孰與名揚於昭代萊綵爲娛不如命服斯皇之麗也卮酒爲壽不如引商刻羽之美也於是上公倡首羣士嚮風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京輦接於陽城泉涌華篇江波通於溲澤萬殊斯應千里不遺工符翻蔽郁郁文哉被以笙鏞洋洋盈耳可以陳心賞抒旅懷可以康高年介眉壽宜編風雅傳世來茲豈徒涂爾里謠遐邇慕悅而已哉侍御公乃撰而集之屬余爲序夫四詩資卜商之引三都假士安之談余非其人敢當斯委蓋所謂觀博而見班固樂而竊抃者矣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文中子有言心跡之判久矣古之言隱者或疾物以矯情或高栖以違行頴陽洗耳孤竹長饑以彼其人莫不委體淵沙鳴弦揆日矣然陶朱苟憇三致千金財賄巨萬皆列於高隱者流豈非其涅而不緇之度入汙泥而不染經燥火而不焚卽名跡有所不得論者耶余觀新安汪君惟和蓋庶幾焉君席素封之業少孤育於大父大父季子與君齒相埒也而君嚴事之大父遺季子游南雍季子引君共事君遜謝不往曰不有行者誰與順志不有居者誰與承顏自是日侍大父持家秉逮叔歸乃請於大父爲吳越游修故業而息之贊且百倍無何挈一切筭鑰者歸而與叔謀曰人生貴適意耳曰僕僕什一間奚爲小築陰山之麓臨溪開圃以閑俯之客至輒

乙八 禮園十八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擊鮮呼酒嘯咏其中至於花香竹影蘿幌風襟悠然若與世隔者獨不惜傾資起人之疾振人之貧歲侵而飽人之饑如此者不可縷指君且善匿其事惟恐義聲之聞也居常好讀書二氏諸家多所涉獵生平室無姬媵門鮮雜賓蓋蕭然名士之風已配閔孺人生仕族拮据園內助君之不逮而祥惠好施實與君合自于歸以來未嘗一與君注意故君得恬愉於晚節者以此夫范以貲散於貧交疏昆弟苟財千萬亦均九族君之振窮賙乏略與之同且也以鳴禽流水適其天和以浮白引滿澆其壘塊以圖經子史曠其神情不必熊經鳥申納新吐故而神明之用不衰自此指使期頤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

揆之辰閔孺人長君一歲親知謀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
以待君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余
言爲酌者先嘒異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有以處君也
夫

乙八

禮國十八

二二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無礙者即相可以明真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超生滅之界即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教非無爲之旨是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

乙八

澗園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花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薛徑蘿龕成提宗趣豈以象巖窈窕非解脫之玄宗龍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之山几案迴薄東則鍾陵標舉雲霞之所出沒西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園之遺蹟舊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朝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百四十年矣開林薈草古非乏人耕業承基久難其續尋至榷棧漸興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惜人天之所與歎也釋真慶者一心凝練五眾宗推萬厯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懼戒

寶之將沈矢志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效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啓圓明之域遂令三身競爽四殿肇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妙月來湛水現鍾臺壘樹之奇蓋不必借座燈王請飯香土而洛水聖書之頌芳園華蓋之詞庶幾其不墜已是役也徐君承宗願君其言李君紹者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眾相工既殫厥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佗之一丸飲釋池之八味高談寥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非維摩詰第以遺民栖荆於迷社玄風拾橡於檇林管沐無緣之慈忻觀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乙八

澗園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率疇擊其蒙疇覺其寐一其猗歟大雄乘運而興高披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閤室示以心燈聲聞色見彼岸同登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曰深像教曰淺二諦既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溼真空莫演三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前拈草建刹指柏參禪卽相卽實何白何玄四其翹翹鳳山名藍夙傲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今茲灌莽像設蕭疏停驂遠想五其有美僧英重啓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緞開蘭山桂水於焉徘徊六其夙仰蛾眉忻聞鸞嶺其風可羨修途難馳館宇新開燕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心領七其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銘題翠琰字勒銀鈎願見聞者同乘智舟八其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鸞嶺開圖雞林闢法朗玄珠於定水抵蒼璧於愛河據
五演以發揮盡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自曉蹇步同安非大
雄孰能當此者乎願自義學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徑
忘大道之甚夷豈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即眾生為
諸佛之本源其迷也即聖解為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盡
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藉人為離垢之摩尼匪從外得此之
為義莫備於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既陳普賢行海體用巨
微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真信即心而為佛俾披覽者若獲
如意之珠食善見之果有求輒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
密因如來之真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陀之譯所為尋師

乙八 濟國十九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鹿苑抱帙貌臺豈以忘兔而守蹄政欲因標而見月然而爭
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虛歷僧祇皎皎者自繼法見詎非
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
弘覺寺者建業之名藍也憑絕巖以規形俯長江而挺勝丹
梯碧洞上躋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接隰近
睇而雙角昂霄蓋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法師坐而進道遂
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刹皈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聳照
寶相分光有類飛來無慙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鴈塔之花石
壁鑄經下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畫徒紫蓋宵臨仁皇率文
士以品題武廟慕嘉名而眺矚信息心之名蹟栖禪之勝地
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真甚深為寶憫茲蓋縛大布津梁

謂非經易以度世非開易以度世非開易以度世非開易以度世

巖以全經貯焉於時繭足羸形大海栢浮之苦累時積歲流
沙懸度之勞願力既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真眾星馳
架險連榮因高積礎丹青映于齒閣銑鑿接乎蓮宇遂使三
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卷之文雷轟震且自非信格
豚魚行瑩圭璧豈能動玄機于辟壘成勝業於須臾勳邁布
金德超掩髮是役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
歿嗟乎見化靡常應身難駐繁霜且委陰風暮來隻履颯其
若空雙峯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奈何今年春余結侶南
郊尋真上剎但見樹藏麤于玉葉鳥弄鳴于瓊音十種香泥
瑤壇踴躍四依圓鏡飛開翔翔澍甘露於十方緜佛日子三

乙八 濟國十九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際時移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既遐傷社蓮之永謝言猶
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衷式昭弘美庶幾玄臺湛澗長垂蔽
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為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涯法界斯
總淵匠既遠妙義浸微智燈欲晦疑蕊時飛不有覺筏疇開
悟機峨峨牛頭唐開淨國碧洞棲霞丹丘抗月考室巖腰曾
巢嶺脅有美開士卓錫來臻弘新杰構大演真乘迷雲盡歛
法雨斯興寶坊般起銀函星布樹以妙梯登之覺路熒熒千
燈迷方自悟既忻繩布俛痛舟沈去來何在輪奐長新題銘
貞珍敢詣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於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邊夷徼在所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縮四方之殺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沮姦謀振發忠

乙八 漢國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義以助成聖化者非細嗚呼爲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間無殊嚴卜非盛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鑿豆有嚴而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予碑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熊如虎逸氣千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禦侮大夏顛隳極力掌挂靈鋒電耀威策雷舉勇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整誓吳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衰掃除萬國安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駭遠怒雨豈其溼

淪草木朽腐蒸哉文皇鷹揚啟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禦侯呵護之如棟斯礎掩雷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惟蹕是扈伏臘續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隄蘭洲莽卜以筵茅答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溧而相語義舉長信姦謀沮沮侯其冥冥庇厥區宇矧國熙恬邊陲中監翳日腥雲有紛獵虜侯甲冑備亦緒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尙截狐豕披攘羯豨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既醜松桂翔舞孔蓋低臨竟裳紛下碑枕龜趺鐘橫石虞敬勒銘詞流芬終古

明卓忠貞公廟碑

夫振刷頽靡汎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而清人瘼

乙八 漢國十九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父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陳仲弓閭門之德蔣公瑛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旌旗乃上擬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固已晰燁萌通國體矣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燕國始建公祝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即賈生筴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

之安何能遠過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圯圻上國
奔離士女同歎於殷墟鬼神共謀於曹社蓋天步初夷屬槍
攘而未定故人懷靡常舍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高帝之子
繼戎高帝之緒以高帝之略龕夷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
鹿之可擬子燕孫詒豈瞻鳥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
鐘虜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
口吠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嚴滅洪同日誓不
俱生卞壺一門幾無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
而去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
異也以公材智適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歿文皇帝
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

乙八

漢國十九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夏而效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紉采薇之墨允非天下
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今皇帝癸酉
詔書建祠治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主
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未安鄉人
興歎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
公於乎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
不智也而顯名危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
而超千祀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祝公廟貌
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其何
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
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

勁峨峨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天刊龍戰甫戢玄黃
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剗勇智不作華裔疇安真人踵興閭
統斯削帝緒中廢壇社如昨噉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廢興
人無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蠹疏徙封委心王
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隨有作莫遂大夏
顛躓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
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
陵厲白日旆靄高雲周民則頑股葬已厚養士卅年庶幾無
負厥有褒詞皇皇天口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皇御宇丹書
白麻閱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治城錫盾厥家仁風扇動義
日光華海嶠願鄉公之桑梓祠宇弗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

乙八

漢國十九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鳩備相址高薨雲構層櫺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萃文像
卓作配西東茲雄泚顛烈士勳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本勅撰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壽資享壽
以盡年穀飲巢栖惑物之情蓋寡範金揉木逐慾之道滋多
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互戰寒燠並侵疾纏湊脈靡知
救止痼入膏肓歸於夭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
標知本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蒼
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扁鵲一名秦
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稟於神人天下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
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

日之紫紫城郭即令威之靈墟絲絲豆比庚桑之畏屬今
皇帝玉體遠和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即康甯因念祠宇
湫隘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舊蹟葺爲新廟且謂
醫之爲道義農黃帝實始基之更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
能醫者嗣焉斯時也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訓不
舉贏費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隱爨之餘基易
凋殘之落構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栢雲楣爛斑奪目
蘭檫桂棟氤氳襲人峇巒榦梢恍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煙森
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可興可以羞谿澗沼沚之毛可以酌
潢汙行潦之水蠲萬民之天札躋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
與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教

乙八

卷國十九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穀以代血毛之食宜百藥以拯天傷之命民靡日而不用
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真猶爲上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
氣若斯之盛者矣迨考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
列仙傳者實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真吐納清虛揮
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蹶能使之興苦能使
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絲斯以譚清淨無爲抱
真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
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
之末也故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莊
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其微言並臻
秦定豈徒以五毒五氣之調應九竅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

臣伏祝皇帝臨御以來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
寡欲不佳兵而裔夷服不好察而甄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
胥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贏餘以爲此廟上以竟母后欲
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法禦災協於祀典抑
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禋諗於有知謂當有頌皇帝曰爾某其
爲銘臣惟宣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勒貞
石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闕宮之什其詞
曰

乙八

卷國十九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海相承上池一飲鏡澈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就生能起
桓死可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之
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韶芬芳豐渠高郭實維故鄉椒蘭
醴酒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皇矣大君膺圖執象六
氣氤氳三靈辟蠱廓是靈祠奠彼淵匠本之源之幾翠軒像
寢園增拓儀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
通宛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焯異代同工隱茲
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鏘鏘其化則遷其靈是託仙真窟宅帝
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星懸儀刑肅穆徒御周旋清含玉座
洞卷珠簾華蟲朱虎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
欺錫危有賴黃絹新鐫綠樽斯爵聖算絲絲千萬億載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講肄必有
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物尊罍豆籩鐘鼓羽
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
而誦讀弦歌以爲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
其反當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濡染其耳目與
夫結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詳而其妙則
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人使漸劑涵泳以由之

乙八 澹園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
機與器數日相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
者在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足以
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登序衰而子衿作然
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卿士以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
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
世所歧焉而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
古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者矣內
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即周與今畿服之地也有學而圯侯
至歎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即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
游息而養也於何所也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

薦紳黃君輩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微而新者什七

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而勢言言噲噲不大

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歡喜道說以得遊其間爲樂而德侯

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黃君以請記於余余考古者禮

樂行藝靡物不舉即論政獻因獻賦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

者也今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台有司之尺寸

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默抱遺經求

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

在人心終不爲回變如此內黃之俗稱持重而矜節史魚蘧

瑗之遺風猶有存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

人爲己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雖備

乙八 澹園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要以歐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即

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遠而不傳者而因自菲其

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多士尙求無媿於古人以

副侯之望也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多吉士於余

爲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平鄉王

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得書

重修太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入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

良貨賄成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

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出少府

水衡而已然或災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

財無不足也國用典之司會司書而統於冢宰卽晚宋戶部之職實爲三司餘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營繕河渠舉以屬焉故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己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乘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弊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甯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令人主視其登耗竦然懷不節之憂固古之遺意也國初建太倉儲芻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典庫役與

乙八

卷二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頽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蓋藏請於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濬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旦夕庀材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百新舊錢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而悉藏其餘經始於四月十有一日落成於六月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仆者起缺者補嚴嚴翼翼壯偉闕耀還於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屬予記之予觀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何出幾何總總然爲上

指陳之而力止歲進其言尤壯大率有古熙甯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慎德張君應揚暨主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鏤於石以示後之人焉重修濟甯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兗州謂之大清河元於甯陽縣北築堤城壩引汶水入洗南流至濟甯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洗沂泗與濟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尙著舊未嘗有橋司空郎畢公瑜創爲之豎之緯楔大書其上曰濟川落成之日公冢嗣適生卽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卓然文學侍

乙八

卷二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從之選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徹徹於香鋪間一夕絳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宮今不爲處區區桐園將爲行路奈何公寤曰夢也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市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不輟歲萬麻丙戌綽楔葺於邵公而規制湫隘弗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饘至慨然興歎以祖功宗德在濟上者世世載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錢飭材庀工增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雖

然一新濟之士女遠近舉觀者無虛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列國有入其境而遠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失政迨於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責因而惰廢者多矣是役也適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概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載其創修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

乙八

源國二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己丑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承鴻臚承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其以導護贊拜於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贊序班如干人鳴贊居

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者爲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獨闕乃謀於寮案蒐獵牘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槐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伐石鑲之而以証屢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深嚴皆得橐筆以從常陟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糾正之非冗秩也蓋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護贊拜又必禮度嫻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

乙八

源國二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時者以爲法非苟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末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蓋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之居此者如陳紀蕭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婁屈其難得若此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其常儀唯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稱歎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筭書之與劉謝埒斯有光於聖明之任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答其意且令來者有考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暉吏治嚮風菁莪棫樸之化翔洽
寰宇廟與學基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歲時習禮者奉俎豆
揖讓於其中濟濟跼跼低徊而不能去何其盛也第國家每
有一事上卽拊髀而思者何歎豈才難之歎自古而然歎抑
養非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歎頃大工肇興須
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繩墨不以進者必有當也故槐楓
被宸杞梓跨谷上與斗極鄰旁與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
材木蘭爲芬檫檜槩爲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棋雲薄者是之
謂榱桷之材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
以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牢饗之然後辭故
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繇此觀之

源國二十

七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大不同其期於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
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
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
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
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讞獄獻賦
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籩豆管弦詠歌
講誦之具無須臾去於前也九年視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礪
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豫已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
之右之無不宜之蓋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
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表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
旣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袞辭榮並著風

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
流漸被後先崛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
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遠鄉之耆碩有
德行道藝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
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
而其意無不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厯在治之
東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圯壞甃甃必堅且良棟
桷豐碩樞樞疏敞藉舊易新畢潰於成義山武功若增而高
琴亭秀水如浴而深士皆相攜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
非賢師帥如余侯者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思載侯之美於後
而因江鴻臚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

源國二十

八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愛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爲營宮以
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掄材之言本先王教
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
侯改作之心可無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竣侯名懋衡壬辰
進士余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者
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陸之衝爲
姑孰金陵之蔽蓋南北間一都會也峯巒繚互雄踞西北亭
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
果決瀟質而儉約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高皇帝山滁陽拔

和城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和之產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梧瑰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者蓋天下之平久矣高皇帝投戈講藝輒以興學育才為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日月之際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營未有成績歲壬辰會侯至毅然以為己任凡百厝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致太平武龍亂

乙八

濼園二十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畧則昔人之所言聚塊積塵耳惡得為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既已涵泳其要眇而究極其指歸迨於行誼之醇備藝術之優嫻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慮囚一出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靡不於是則為教之備可知也近世士靡實用為文者以呻吟佔畢自多談兵者以躍馬挽強為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效則無為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不乏至三德六藝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細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莫或振起者忠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

之豪俊雲起景附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盛矣至於嚮所稱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求其所易則土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耶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於成都親自飭勵至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為首善之地得曾侯焉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真材輩出施澤於堂皇之上服冕摺笏令岷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於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而逮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曾侯名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缺

乙八

濼園二十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慶丁卯遷大理丞萬曆戊子為御史大夫總憲留臺又二年召為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蓋居金陵先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實國之豐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其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窮後之學者可謂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真溺清虛之旨而蕩於檢柙守循習之轍而迷其宗趣質實焉非一日也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準為功令賞殿罰最壹奉無私

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求仁之宗以感厲
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
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啟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踴躍
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淫言詖
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兩化風行轉相教
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庶幾道術不爲天下
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鷲相在事掃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
生杖屨所嘗至學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
亡何祝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妥靈復相地其
西偏倡同門構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而後爲依仁
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府問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

乙八

禮園二十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儀門兩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
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
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
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闕壯靜密爲時
偉觀先生弟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
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牆共相歎息而問語余曰願有
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
著其不忘其無焉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尊孔子
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弟顏淵者爲先
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
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實始

於先生則祠之著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
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
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釋
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衍於無窮非後死者之
自力其孰任之故余之爲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
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
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
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衍其餘
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

乙八

禮園二十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南楊貞復從臬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一堂以爲金
陵倡蓋當支難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楷
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
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沒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
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
於家亡何亦以疾沒給諫祝君世錄嘗從事羅先生之學
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
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
惑而不解者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
所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失則難於升天而得則
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睫乃得失迷悟之

關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人含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蓋累世不一見也兩先生之言學願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漸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故後世不忠士風之難興而忠無所於教不忠無教而忠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頃陽明揭良知之宗嗣起者庶續以發之爲力至矣迨今日而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絲其學取成於心非外索也說者言熙朝乘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

乙八

卷四十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諫之勤於是邦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臺尾其後艦舟亭腋其西形勝爲一色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尙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翼籠爲己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茲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獄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聞於今明府吳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望宿息以至庖滷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蓋內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

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耶同即仁仁即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霸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公爲公蓋分公即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蓋同人即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使人詠歎之不置豈虛也哉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聖之絕學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而萬物一體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之以誨人未

乙八

卷四十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嘗不日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入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鑱諸石冀來者得以觀焉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腋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景祐中置也國朝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爲國學迨國學建詔爲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曆丁亥濟南周公繼以巡撫至恐學漸墮弛士人挑園舉

廟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爲去今十餘載耳而圯壞居半歲已亥諸生朱萬選童廷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未暇皇庠序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弗飭無以稱明天子勸學興禮建首善自京師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典史喻榮王汝寵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之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斲黜聖嚴而不華重門繚垣殿堂庖廩若經書祭器之藏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搢紳學士奔走踴躍薦獻如禮弦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可與學也謂余爲郡人使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風俗醇美而後

乙八

濬國二十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學之成明興豈弟作人者垂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苦我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首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即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景宮允以馴行倡顧司寇陳翰講劉清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木瓊琦博大之材豈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鬱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偉何尙寶輩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泚頰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孰知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生於斯范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既前人有加焉多士尙益力於學異日者登

殿廊都卿相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冀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主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教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熊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某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秩行而徐公實克終之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厯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已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峨鄉而學居其東成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

乙八

濬國二十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厯丁亥吳侯績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采李生一恂議浚河立廟河干爲墩墩爲二亭以障其缺己亥春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神棲士藪既闕且康譽聲來游以後爲恥仁風行而四達義方敷而遐鶩實侯倡之於是一恂輩走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間立學而不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三百人者猶漸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其制賦近代爲備繁昌小邑也學屢遷改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既勤矣而士之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辭中有司之程豈國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

興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考藝選言受
成獻誠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潔而事功雋偉絕
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
機智不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薦紳先生抗志
權姦乃心王室有廢鋼摧抑而其操彌厲者輒近世敦樸之
行微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恥之道喪而妒前賊善之意多
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流失世敗壞而孝弟
之教衰也夫叔季既三代如夢覺之變古法弗廢非一日矣
不知古之爲教實出於人心法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
者之自立而已繁昌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美
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陷者將革其敝風而

乙八 濟國二十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書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
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間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併日死
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施益臣者索而封且
樹之醴金爲祠若干楹并貌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
光祿來攝京兆徐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
然往拜焉薦蘋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始
備按公諱觀字淵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幼受學元翰
林黃昇昇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
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尙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

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尙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
用文皇索齊黃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公奉詔
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
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
奴翁伴以釧釵付奴市酒殺以其間攜二女自沈於水而家
屬十人者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利磯
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尙寶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遠乃已漫
漶莫決又實錄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既給象奴今象房政
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
今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
收之待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柳林破棺猶有

乙八 濟國二十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存者土人指示曰此黃狀元妻女也乃相與藁埋而掩之余
嘗與益臣輩榘而問焉三四至其處髮髻低回爲之淒然者
久之野史翁譌爲雍又爲龔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
加檢鏡輒卽青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賽工橋乃夫人二
女埋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義之
歸以彼炎隆煎轆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滅冰消火盡既
已丘墟灰燼荆榛矣即今白楊悲風紫葉道傍者皆是也如
夫人者迨於今爲樵夫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欽歎
歷久而不能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興於感
者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揚嫩何
以示後公閭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賊

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錄考
之父老之口其實蹟歷歷可證而至爲妄庸者所啓亂此余
生其地者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益臣矢力於下徐公
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世風羽翼
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棲而近溪羅先生之所顏也先生
處父子兩貴問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義之談富有孰如先
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世之談虛者禘老而禰莊豈其
列心遺形離人而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
爲實夫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爲

乙八

濼園二十

一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積於海而王
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
之寄虛則實之母也以水趨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
薪無非火者執虛以御實豈復真有實乎則先生雖蓬累而
行不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雅歌
不爲凝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其身先生乃尊
其垣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
相刺謬乎是又不然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
物芸芸皆謂之歸根即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抉
而去之母乃爲鞅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又謂虛
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從而扁錡之亦甚

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
患未虛而眉睫如丘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
雖幕席天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
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其稱名以
類也余獲交先生冢子督學君而次子丙復從余遊爲言先
生嘗策筇履芒屨九疑周回紫虛觀及魏夫人壇久之始歸
余聞南嶽多異人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從
先生殆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乙八

濼園二十

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記

日照縣重修廟學記

宮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
 益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鎮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
 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造之久之繕
 治不常日就墮壞庫逼破露籩豆圖書棧列無所往往散亂
 不可省爲令者率急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益惰廢
 弦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窮必變有才令李侯至下車首
 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非制又啟聖祠櫺星門

乙八

澠園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戟門皆卑隘弗稱於是首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
 之鼎建先師廟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櫺星門之左
 建奎樓於學門之左啟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祠各
 以序爲齋廡庖廡靡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而藏之於是乎
 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干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
 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來學者肅焉而莊衍焉而和昔之圯
 壞者日以美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忌汝時
 孟時芳以士之德侯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余言以
 永之余觀齊之諸賢公治長高柴公智哀梁鱣陳亢之流依
 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少遜於顏曾既後儒之未闕
 於宮牆而髮髯其型范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邴丹梁丘賀

之易徐良之禮殷崇之尙書轅固伏恭之詩胡毋生王中之

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瑯邪產也以彼斧藻其身心而揚
 權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迨於今其風寥寥矣
 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
 彼以今若此者則士之不自力也侯業新斯學舉古道以風
 之諸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攷其事禮
 教興行風俗醇美必有裒然爲百城表者異日余還故鄉見
 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
 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
 魯頌以詠歌侯於不忘不亦盛哉於其始事姑刻辭於石以
 俟之

乙八

澠園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主上下聖書
 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梅山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
 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
 久不一至諸生捩筮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蓋時有焉又歲
 課曠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代之
 如滇蜀例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先生自南都歸
 也以鼎貴封兩贈公阡高視南陽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
 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地也已而覩黎寇充斥閭里爲墟則
 又歎曰吾何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槩裝創書院爲堂爲
 室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贏給來學者且討

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奮興寇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蓋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生被命再入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之所與眾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爲書院也嘗虛後一龕冀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公而并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走金陵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帝

乙八

卷二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資灌溉者闕矣而後委輸於海然邇積石龍門以上自天漢下崑崙濫觴而已是河誠大不能自爲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并祀鄉賢人無異辭假令乘時獲聘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洩勤脩而薄傳所爲藁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子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此奚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蓋其積也累銖寸而不爲忘其發也履盛美而不自有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畏壘問者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

此爲先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僕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今十四郡之士擬醵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奈何夷而與諸郡同也於是躬埴瓦畚土負木曳石各致其勞以爲噓而南都之祠先成教授張君履正以余爲都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余嘗歎世俗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蓋在仙處比比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

乙八

卷二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造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熟以爲利而已未聞有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蓋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譽毀強力嗜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嫻笑而譏切之不置伉直守高即師保之語不能而從而當於心輒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不忘觀豐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及於公蓋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盡予而無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鑑物也而媿者不怒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平無心無不歸

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鍾山欲來遊舫四集蓋山川口口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尙能以幅巾杖屨口口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公之精神風采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沒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卽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子謝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腆之衰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既落成二子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藥榼楛醑拜於堂下者無虛

乙八

卷二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寒食上冢則殺定於開元議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與所御之楮捲閱焉弗忍忘而況其體冕之藏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望墓爲壇之說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起家故邑寒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爲御史爲臬爲都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荆也難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荆之權相願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願仕者匪激則諛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斲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內亡所干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滅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

其點者或矯強於當官以嚮名而饗發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畫便計至更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褻輒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條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公教之也故公病瘵走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淚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擯不容李陵頽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仕宦之選庶可飾而桑梓之月且不可假卽公行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啟血管而秉鬱鬱以

乙八

卷二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駿奔楹玷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尙砥厲浣濯而比於誼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粉榆後輒本諸父老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有諸巨公之言在督理揚州權政戶部尙書郎游公去思碑記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揚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龍虺蜴衝波急湫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國家之權而以其羸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嘔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歲萬麻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紆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

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材者常錮百貨之饒細若鍼芒
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揚之商雁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
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紆之余知公甚深大都
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守之所抵蓋百口
不能眩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嫻文學負孝友聲藉藉
歛仕問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卻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縊
也迨蒞維揚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
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苟可使人蓋
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卽額之當權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
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而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
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數而下無所避往者鈔戶若史書侵

乙八

卷二十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用金錢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督尅期以完而且鐫碑
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匿財姦無斂法
固非中材願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也絲斯以譚紆與縱異
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紆好姑息曠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
縱弦則無聲矣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
在一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
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揚人之思將使
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爲
深淵遠矣公名於廣閩之南平人以任子起家居恒脩身繕
性動以聖賢爲矩矱此不著著其權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
觀焉

尙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賑贖困乏何其備也保息荒政粲然
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闕野鄙縣都莫不有委積焉
猶懼其未也比相保閭相受州相闕著爲掣令而至於大荒
則移民通財不敢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
死之而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畜
積多者時勸之捐費而以義應者下令嘉獎最者遣行人覈
勞其家而加綽楔焉蓋繇王政漸廢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故奉令而極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
舞勸相未始不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祲主上憂勞萬民
至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調其在石陽則婁君世

乙八

卷二十一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書舍學宮河梁道路
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輒至百千石頃復奉例輸千有
二百中丞陸公夏公先後疏其名以聞天子嘉歎畀之冠服
仍令有司樹綽楔於門而顏之曰尙義夫君閩里編氓耳一
動而使姓名徹乎黼辰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於廩而且取
名於朝如持左券兩易而各得古所稱市義之效非耶而君
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比閭雖甚纖嗇者不得以自吝而
政之久廢非與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埽財役貧於人之
疾苦往往替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己之有推
贏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也哉誼儒法士蓋
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

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名太學聞意天之昌婁氏也將於是
在審爾君之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鄒君爾
瞻之書竊謂明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不辭而爲
之記

涇縣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郡邑設然
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之乞靈於山川陵谷
者豈少也哉卽一水也形家者流有五戶閉藏之說謂氣有
渙而欲去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增卑窳鏘皆留之
之具而浮圖其大者也幕山峙涇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蜿
蜒無脊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士相顧言曰

乙八

涇圖二十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非所以利我舊郡守蕭君良譽令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
填之畫基鏤趾有成議矣已稍稍遷去浮梁陳侯大綬以乙
未進士來令茲邑侯爲政慎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
謹嘗葺學宮之圯葺青衿而督教之學者鼓篋之風煥然一
變矣而問以浮圖爲請侯次且未有以應也屬邑稍侵民有
歲憂侯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涇
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侯若不
與知者雖餽勞時至以相其喜侯顧坐縣解治文書談藝課
士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以日計
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浮圖適
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丈璀璨鬼竅矗立雲表山不

築而崇水不引而廻而涇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具凡以
留之也儻具而苟焉則猶無留涇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
侯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巨且完其行必
駛卽謂斯舉之有相於涇奚不可者嘗觀父母之於子調利
拊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瘵疾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
聽之何者誠愛之也侯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侯去爲南工
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情
有必至不可得而拂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侯之爲役寔兼
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令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脩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乙八

涇圖二十一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子下詔書
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
已及考其行事深峭踴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
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已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
平易達乎政怛然入民之深有易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
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
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
束軌斂席謳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源蘇公以名進士令
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公一
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拊循而灌注融融
與與不爲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

如行霧露中有潛爲濡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興於庠序農
狎於田野獄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
之殆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盡矣然未嘗不羣然而稱曰
子產眾人之母也公之大指殆於孔庭之微傳妙義相懸合
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也哉公甫去邑業爲祠生祀
公久之政弗繼民乃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
邈然有不可復視之歎於是大釀金錢繕治之豐棟飛甍崇
廣廡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思其亦以
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俎豆之不衰者乎公
去旌閱數載猶爲京兆別駕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視世
之榮名如浮漚飄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

乙八

卷二十一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置余以此知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事之君子媿也雖
然古之戒景藏采恬處下列而感會風雲澤彌寰宇者多矣
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
者爲天下地耶邑人以工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
言爲記乃書此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
焉

治麓園記

治麓園者吳太學肅卿之別墅也肅卿自新安徙金陵評事
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乃置此爲遊息計園
北向在治城東數百步顏其門曰治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
傍蒿薇樊之稍轉而西廣除豁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闕敞高

槐數株駸駸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堂
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疊石爲山東西
兩臺牡丹蘭草之屬寓焉堂背臨大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
畫肅卿含毫而注老子處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竝蒂之異
因以嘉蓮名循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
娑水濱殊助幽意陂盡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徘徊
月上則迥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潔倒影揮波下
上異態時治城笙簫歌嘯自天而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肅
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
高去治城漸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
之當三伏鷗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循池西

乙八

卷二十一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岸還雜花異草芬疇目昇水事窮老梅前出玉蝶綠萼相間
錯歷書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都衝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
數十楹陂水倍之方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柄客可以
攤書可以涼暑風泛夕月雖於焉昕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
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奇且博也
以彼厭薄其贏餘而馳騁所不足方營營之不暇而惡能有
之茲園足數舉而息自一覽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
耶狹耶樸與麗耶蓋肅卿管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
勝者而余不能知也漫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竝生同營當無分於奢涼合離云

者讀翟公之署門管捫然非之曰何待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死生貴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卽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寢多於世其扶義側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矧有進於此者哉頃負荷屏居而余友軒之閔君元甫寓書曰敝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姜夔以誑誤被逮生歲時往郵其家卒之冤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箠走燕雲圖復十年之跨乃家日窮空懷反顧憂生不難割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夔一身逮而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讓兄振族廓達好施載於鄉評不

乙八

卷二十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訓囂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分財無迕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召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醜其平生顯業定於誼友雖其霸臣要爲近古晚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損困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僑札之分定焉施於楹堦俎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推解不在言已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紵衣投分割宅隆好蓋儻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巖廊之上行義求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莽行而鋤橫清冷而漁植杖耦畊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

陳義雖高非聖人之道康侯之意殆不出此夫生之輕錐刀郵患難歸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振貧推賢必借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而輒及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概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帝陵及茂弘溫太真墓石徑上出青巖翠蔓蒙絡歲蕤與風推移名夾蘿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窈然可望可居長江迴合極目千里與鍾陵緞山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圓經云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始建爲寺名同行一名聖

乙八

卷二十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遊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法堂琪樹鬱然梅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瑩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二刹臚列而茲寺垂陴傾倚未支自成化甲午以來不葺者百三十載矣萬麻庚子僧如方如覺抽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賞凡幾百緡撤而新之爲大殿者二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相好皆備堂皇高廣芬櫛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美時一升其間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入相爲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爲記余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

荒榛野草間皆無知者以彼祖詒孫燕業著名尊可謂六代之宗工一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么麼宵人弄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颺之一筮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雖婁起婁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器宇樸雅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真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之戰功既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強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碑陰不書

栖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彬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真文下燭懸少微之一星

乙八

濟國二十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俊氣孤鶩發大雲之五色既嫺詞翰兼綜繪素團扇持而爲特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麻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觀仁祠大脩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蓋起一念於熏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變解生死離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乘般若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或隱真儀而同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會鮮能遇之居士釋藝苑之斧斤建心王之旗鼓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眾

善於筆端貌羣形之雲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而說法足使味眞實者即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丰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觀福羅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眞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先是黃門祝公世祿沈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眾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參支許之遊粗語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相因安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即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青悠悠法界畢意經營傍熏獲寤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麻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於襄陽其事在鄒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曇陽子道價鬱然重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虛日隨卜大成山之陽登石室藏其龕既八載矣郡人復爲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壻城

乙八

濟國二十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千金方論謂列
仙多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
也乃一決而能就此夫以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
動風雨可以呼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
從困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微纏豈易解免
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問關萬里尋師於蒼山洱海出
萬死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能而一處女饒爲之何歟
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閨房之秀獨以顛豈勝歟抑靈襟穎
氣得之夙稟者異也雲鶴子曰不知書今所傳傷頌肆口成
文深入理窟卽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間有問答言簡理常
質之古丹經奧典靡有不合以彼遺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

乙八

卷二十一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神凝於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不自由且宅情死有無一貫
方將入無窮之門游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
偶然而已觀在大成之楚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
還蠓往瓦甃無脛而自奔圻墁不期而就緒層梁中豁飛鸞
四翥清風颯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令望之而道念興卽之
而塵機息其於華胥之理不爲無助夫章明靈跡延耀丕業
者非文不能輒命筆研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尙有攷於斯文

書後 題跋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而長孫有開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眾馬融竝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學官未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邵自云於京師得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

乙八

澹園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哉今上念士敏於俗學閱焉以經術造之命辟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敬題其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祝記無復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溷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上動遵祖憲嚴奉兩宮孝治之風先於四海麀麟乎嚮無思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願臣如燭火焉詎足以庚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

自力也注疏幾卷總若干萬言上之御府以待制詔頒焉謹跋

書山治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公以死自守不幾於老子中韓同傳也哉公自爲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薦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自可見恨姦槍當軸不得如子卿

乙八

澹園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圖形麟閣而僅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議一卷尙書直解十卷山治舊聞三卷續散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照真論

世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雙若不可名不可名即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黃面老子說般若至六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非質未獲魚兔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徒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為客部時應接勞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謹如其為人即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真意滿紙不為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之使人凜凜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筮篋不有妙指誰發妙音觀者即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狃以仁義功利歧為二塗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為義哉桑弘羊當武帝兵興為三法以濟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

金陵叢書
卷四十二
四
蔣氏校印

輸官者令各輸土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既便官有餘利亦善法也至築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真不益賦而用饒奈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國桑大夫蓋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第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為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牘令余題

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業相規勸不為近世諛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即此而蓮坪公之為人何如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為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卷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為集義以知識為良知以推致為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視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愷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金陵叢書
卷四十二
四
蔣氏校印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頃用卿出千文真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為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辨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為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則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惟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靈山令伯賢子婿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願性頗愚隨
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
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
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
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
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
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
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
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警而已
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乙八 濟國二十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
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沈道初先生冥搜博
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之哀虬龍之片
甲集旃檀之寸枝總爲奇香異采不可弃也輯成合刻之而
以校事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一
大變也弃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音而競宮商
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卽謝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
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萃畫於步驟者神蹟雕刻於體
句者氣局組織於藻麗者情澗康樂雕刻組織竝擅工奇而
不蹈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綴之
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

偶句皆格調也以故美葉初日惠休掛其高標錯彩鏤金顏
生爲之卻步非此故歎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
薄齊梁之後塵矣遺使之規跡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
弘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造其下也又模模
之者之詞句本之不顧而第繁其枝欲其有可食之實可匠
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
傳而於今也爲尤甚故於校讐既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
此

恭題兩朝諭祭文後

乙八 濟國二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淑人物將啟重光賜墓而窆焉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
嗣孫象乾既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
之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璽書之
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遭際兩朝繪音再
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莊助且載之史冊以爲美談
況我三聖睿文炳煥經緯圖書而重光夫婦其名行在奎壁
光芒之中并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述
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輒因象乾之請恭書
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光以
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盡乏人而不挂遷固之筆雖其人才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者未工而託字畫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迨今冠冕聯名德輩出爲海內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今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如心爲陳

乙八 禮圖二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間有殘缺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家其遺蹟見者欲叱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平平耳至令人再拜贊觀如寶玉大弓諦玩不忍釋手乃知夫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宣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一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死空坑亂兵第三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耶民章招集敗亡詣行府會於湖陽

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真記當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耐於義始備夫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馴而風厲之也噫孰謂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誰不誦此經因疑生悟者甯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益大壞矣存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尙共勉之

乙八 禮圖二十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構亭於茲有鳩來巢今如千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所知已

題陳純甫鶴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鶴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轍跡而超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而未知其際也君也

爲之鵝 能爲之鵬雖然此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即翱翔蓬蒿之間 大異搏扶搖羊角而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焦僥評人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孰小孰大鵬之非鵝而鵝之非鵬也傳云鵝不木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卽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榑栱悉據準繩臨如雙鶴摩空翩翻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妙於書者已儻但步趨古人而畧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好未免奴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期合轍終乃舍筏雖其

乙八 漢國二十二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其間令讀之者齶齶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書萬萬悅制義

一技所得雖以藝自列然必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詎可以轍迹求哉制義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爲工今夫夸墨設色摹形取類皆案物得之豈知妙悟者索之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疏澹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已萬悅之於義第得其形似已耶余觀其丰容骨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

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不易繇此言之實嵇之手跡特懷琳臨做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八人嵇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鉤下真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廓填擅場因命爲二本一自隨一遺無功開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頽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題鄧寒松詩卷

乙八 漢國二十二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矯矯矣而一遇獄吏輒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註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翰適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虞虞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既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顏此其胸懷磊落常談笑死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既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并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羹臚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以公之爲人而未盡食其報其後之焜煌殆未艾云

又

古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才之難全久矣薛仁貴章孝寬經術詞筆上下古今不一再見余觀寒松公墨蹟翩翩雋爽出

姿態於矩矱之中譬之良馬春原蹀躞自賞不至作款段委
頽之步豈不稱兼材哉戶部君裝爲一卷時以自隨此殆鄧
氏之弓冶而非尋常詞翰埒也尙永寶之

跋甲申十同年圖

國朝人材之盛莫踰於泰陵殆彷彿都兪吁咈之風非獨近
世所罕見而已正德之末國統幾搖而猶賴數公以維持之
甚哉國之不可無君子也此十人中忠宣文正恭簡莊懿文
肅爲尤著而世或以文正之不能去爲詭病不知大臣潔身
易體國難文正之逶迤其自靖無愧於諸公而功不啻有什
百焉者此豈尋常局曲之士所能及哉泌陽事行士大夫所
不道其裔孫辯晰縷縷顧無能信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
者耶抑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耶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
持以見示恍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子
定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而未艾
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山珍海錯
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何者以山珍海錯可
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
者失則愚離知於日用者失則鑿愚者味道未爲害也而惟
鑿爲可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楊子雲論聖
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無遠故也故

乙八 滄園二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雲不知道噫安得知遠之近微之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其大端耳
書病至眾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三昧世徒見公一種
趁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絲見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
筆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遒勁有初唐虞
薛風與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保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購
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干樊公塔院以充
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乙八 滄園二十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兔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
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履正
見之請刻石學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
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槍辱而名賢一加
品題輒令人懔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
此張君揭之首善之地殆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
重也觀者尙相與繹思之

題華秘書集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鵠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傅而下
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
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

有秘書禮部二集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內之秘
班旂禁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芳
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組卽不雨之
雲密而未杼然既成之韶變而彌雅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
體賦彼子山之悲哀屈平之怨刺雖不遇之所興覺自待之
未厚矣王筠嘗自詡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
粗有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聞僧虔誠子書可考也然則秘
書殆堪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
也古之摘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言

乙八

清國二十二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託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應律合卽盡叶於古皆法之迹
也安知其所以法哉友人王赤岡氏耽玩藝文錯綜今古乃
取昭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知其
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世之意歟王僧
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摺
撫殆亦類此宋人好爲跋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
容齋博雅名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挽入者什居二三彼其
世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亦通今
學古之津筏微獨修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剛易之此

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數十百家皆言以破
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
者多矣夫即心相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卽辨知而無能所辨
知豈實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眾生自心常寂妄
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清淨海中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
議解猶爲說夢秋潭居士閱焉乃於無法可說中橫說豎說
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
功有奪事之能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
也陳了翁謂年過五十卽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旨自
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乙八

清國二十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二三高足
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中者是已當是時溫
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
長者如絕壁巖巖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尙
懸絕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
靡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口口天生此
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
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
飛爪在然覽之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
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
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爲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皆高
歡避宮冰非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延熹字爲漢桓帝時
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爲古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
得桐棺前和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
同漢隸此其類也未二字爲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書
特從省耳詞義闕畧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下得見古人
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黃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黃庭也然陶隱居論
書最數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當是右軍

乙八

源圖二十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有別書特非換鵝經耳世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
僅具點畫而少氣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陽掘土得茲石瑩
潔如玉筆意宛然真數百年物也一石蓋已損世代雖莫考
而決爲宋以前之刻無疑黃長睿云若無勝槩縱傳授有據
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
目政不以耳食爲貴也甘爲金陵仕族御史霖死遜國之難
評事觀別駕節先後以甲乙科起家揚亦文雅精篆籀說者
謂此石爲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對南王先生所造先生以公所
謂以法爲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拳拳不能忘讀其言可

一倡而三款也唐初去晉未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
懷仁會粹爲序時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
陽信木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畧二十有三種獨四三帖
在耳中丞鳩集成文適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四面削成之
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
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
余觀史叙信本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
唐銀青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行皇
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掇擷六一考校
非長而持論不無逗漏乃知昔人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乙八

源圖二十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各有定位
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無之而非我無之而
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輟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夫日用飲食又豈有作與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
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廈中日向他
人尋覓住處又如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古先生名
爲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有言全體見前猶希妙
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倘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
人不具足又何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
袁先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儔高岸先登歎小狐之未濟
時一過而存予真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漫書數言以志

別緒亭州有卓吾先生在焉試一往訊之其有以開予也夫
書董子誠卷

子誠自水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學時而覺
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下時而提起放下則
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
自性不必貴覺照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
奚爲苦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妙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妄
爲取舍強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者笑之矣從
來門中自有向上一著子誠真有意於斯墻壁瓦礫能談無
上妙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乙八

卷二十一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志矣余與
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眾生法余不許再見言無
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法余亦不許子張憮然如有失
也余語之曰人心之妙囊括大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
舍得以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即
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呵之爲默照邪禪是也以有求之
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寶有可挨排有可著手輒生驢悅不知
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
本立沙訶之爲昭昭靈靈的禪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
辨香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傳大士未嘗
不曰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不少因此一片

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
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學者
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
說無爲真空說有爲妙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實證此
理若靠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頭沒時滅時
生生死流浪展轉不休於所謂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腳
跟既未點地一切談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入不免
任他播弄受他籠罩久久入於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嗤鄙情
難淪無間獄皆緣未嘗徹證無生妄認識神所致也子張既
有意此道便當眞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

乙八

卷二十一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爲正流浪生死爲邪說無爲法爲正
說有爲法爲邪無門路無階級爲正可以知知可以識識爲
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爲正駕言無礙任情恣肆爲邪子
張於此辨別之既得其人死心塌地務求安身立命一著方
是究竟法也
題股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阿羅漢華言無生也蓋諸漏盡無復煩惱一性圓具多神變
永解死生之縛不受後有之身非出世智人造化不能制者
安能於欲流中逆舟尋源得大自在如此耶此十六尊者瞻
其心好令人有超世出塵之想況汝餘雅承家學明窗淨几
時一展玩之亦熏脩之一助也

書李君煥卷

君煥從羅先生遊先生書深造自得語勉之君煥過余而問曰君子之深造也非以造道耶其自得之也非以得道耶余曰道不孤起絲心境生心相無端道將安寄是以深造之際造無可造更奚置其淺深自得之時自本無形復何容其得喪蓋一理虛玄妙絕蹊徑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措其知巧者無以象其形辨者無以容其口學者能言下知歸當處便寂斯無造即為深造無得乃為真得苟其以能知為造理認情識為自心捏目生花迷頭覓影種種之塗成窠空空之門彌遠何以弘持法器遠紹宗風君煥蓋有意於余也故不避多言謬為決擇君煥其思之

乙八

卷二十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維摩畫像

我觀維摩經所說不二法門三十二維摩默然無言說三十二人義皆墮一語一默分取捨則語與默復成二如來三藏十二部不離舌根轉法輪言說如空無所依眾生執著自生病苟其執著而不化默然復入斷滅見利那自悟圓明性默然與語無差別不離當處常湛然何煩斷取須彌界我今稽首說偈言盡未來世眾生相一彈指洗千劫障同證妙明寂滅海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此卷周憲王永樂初手摹定武諸本并龍眠圖而刻之者也王心嗜法書投筆皆應繩矩而圖之位置經營尤特雅緻當

時深自闕借故士大夫難得之見於格古論可考也萬曆壬辰余奉璽册封潁川沈丘二郡王時周王相接甚恭潁行余卻其餽王固語余曰一二文史刻自先代其毋辭余乃取東書堂帖及此卷以歸久之念張君蘊甫工於八法因輟以畀之夫定武原以唐摹入石此則轉相規放乏書家出沒飛動神會意得之趣矣而側掠努趯猶有古之遺法詎可忽諸學者一波撇間未知置筆處而欲輕論昔人是未視驪黃而遽言天下之馬也

題小山玄賞

巨源擅海岱之秀為甯城之裔婆娑丘壑錯綜今古一時學士大夫杯酒過從題贈盈卷侍史彙而葺之命曰小山玄賞

乙八

卷二十二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日持以示余夫神明之胃食租衣稅孰不以微行出飲為寄歡以擊筑彈碁為豪舉以彼沈酣於貴富約結於典制謂無復之耳頃灌甫父子以經術名譽儀兄弟以博雅著以至游參飲河繡榻吞草靡不玉振金聲填鳴篴應匪惟家寶抑稱國華已獨巨源於詞翰之暇修坐乾之業堆案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入門者半赤髭白足之侶雖遺民淨社常參許飲之賓維摩丈室不乏散花之女而其意固已遠矣是編乃賦乃文亦玄亦史拂衣為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式與汝歌非阿所好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有不知巨源者當執此以求之

讀莊子七則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指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焉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

乙八 禮記二十二

二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視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治而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味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子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

然世儒往往率於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於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歟釋氏之論酬恩者必訶佛嘗祖之人夫以訶佛嘗祖爲酬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嘗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

乙八 禮記二十二

二二一

金陵叢書

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眞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數之不幾於疑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辨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寇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
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
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
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
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
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
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
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耶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
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
曲之才安窺奇說如閔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龜子胥之篇凡

乙八

源國二十二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
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
意去取獨內篇眾家并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
閔奕游龜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著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刑
者不自爲假文屢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
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遞此言
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
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

及箴箴箴乃入於溲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嗜
失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其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
得無相殺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
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
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割也一指
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管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
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
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
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

乙八

源國二十二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
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
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
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
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
姦充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
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
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
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
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
胸中有瘕不可整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蠶蚕著而不可射也

幾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時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案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

乙八 禮記二十二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意精巖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江甯焦 斌

經籍志論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臯夔巨爽代爲屬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贈於辭學至與寒峻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聖祖投戈講藝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竊伏而讀之齟齬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其不盡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嗟乎此非真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然蹟其震越渾鯨魁奇碩大雖以凌跨百代而軼駕三王其何讓之有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稟指授私家之紀載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成綴末簡以資憲章

經部

易

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既爲術數之流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而已蓋管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

乙八

淵函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水出木生而某水某木可知已六爻則其派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今古所同顧承學左袒王氏者爲多繇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管蠡可測折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

古者言爲尙書事爲春秋蓋左右二史分職之秦置尙書禁中通章奏漢詔命在尙書主王言故秦漢因以名官七略曰尙書直言也而以爲上古之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

乙八

淵函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多二十五篇卽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菲廢近吳幼清叙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靡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設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摛拾於故老者盡亂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道志學無所擇至考其入樂自邠迄邠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靡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舞象簡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簡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益明已竊嘗論他經可以詰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與耳食何異今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慮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氏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數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殘守陋往往主傳而實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善乎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并列於篇

卷八 禮記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劉一統州人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甯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卷八 禮記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藝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既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於小戴則古樂亦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視禮樂崩壞痛爲惋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聞婦之鳴砧悉罔與音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

胡瑗改鑄鐘磬冀還之古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
聲樸後世稍稍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為方響絲
竹琴瑟也易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為甌擊
鼓而為革貫板而為木子用亦甚適已泥者必指廟樂鐘
鐃磬為正而樂謂胡部鹵部為淫是欲反孟于俎豆更榻
案為簞席亦何益設藉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滯澁
靡曼而一歸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
備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為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書為河間
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
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
本除其煩惑仍以十八章為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
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沖所疏為正義
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所能究也故
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為曾子之門人記
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砥行之卓
範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
代之事堯舜乎無弗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
晚講齊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

乙八

禮記二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篇為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
烈何晏之流為注疏者數十家近代疏解至不可殫述彙測
管闕時有所中不可弗廢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
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
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
者僕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為甄
別孝文時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
去趙宋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孔
孟不能為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宏深疑為後人所假託
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藝而已唐定注疏始為十三經宋改九
經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不立而以四子五經制
詔頒行之蓋不欲以脫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
厥意美矣漢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獨盛我朝
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聖祖親相指授
作為成書許慎傳本至永樂中又悉為大全播於學序念北
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奮興於學
者非夫也故諸經著述日興且盛今與前籍既部分之而貫
穿羣言難於離析者別為總解以附此篇

乙八

禮記二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藝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藝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諤外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說文興焉於是其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算數之學蓋古昔六藝乘其虛明肆之以適川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為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歎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疏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乙八

國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羸秦史職放絕漢興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為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况遷既收功于商毅固仍丐馥于遠歆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鈎深故府囊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藝文原無史部但以列於春秋近世史籍

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家之言難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序而綴之以備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年為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為篇章不無煩複故蕭穎士謂子長創為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氏依經為傳而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此矣苟悅袁宏于寶積哀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通鑑一編通羣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津涉九流鈐鍵六藝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潭奧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並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之林焉

乙八

國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霸史

孔子卜陽豫之卦剡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事以達於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內之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於周而論次史記其采摭者弘已後世史學中絕唯一統之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於羣雄割據多未暇皇筮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匡定之偉畧制取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往往有之通

人達士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編史

雜史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遷不廢羣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體製不醇根據疏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盾置有時政記載柱下

乙八 禮記二十三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為會要稗編則為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錄摭實借箸之策無不目覩而來為於此乃有三款焉謂宰臣密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諛波訪勸編刑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會要列於故事三者舊自為部今合為一而先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尚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

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綉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為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教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為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精審斯其盾置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皆其類也但

乙八 禮記二十三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蓋多有之特刪其存而可觀者為職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飲民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丹青眾言憑几以睇四時物色慘舒榮槁粲然如將接之而其宏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史類入農家願諸籍鱗次非專為農設今特立歲時一條從中與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乎顧自養之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彌甚於是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羅歲凶卒無療於飢渴則何益矣昔醇人未漓情者疏寡奉生贖己差不爲勞一夫耕則餘餐委室匹婦織而兼衣被體鷄犬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羨者乎在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誠具存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

乙八

禮記二十三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神得其喪喪紀得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眾之動得其宜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即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叙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傳著於篇

灋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選官府儻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

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今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興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即高僧列傳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岐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况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

乙八

禮記二十三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官之所諱旁搜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紀傳一記代若野一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一紀志編年之屬也

地理

古郡國計書上於闌臺蓋地志之屬往往在焉尙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六卿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壤地變改劉向始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華虞畿服經至百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纂述即未必成一家之

體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襲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矚啓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皆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躡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太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沖韋述世多稱

乙八

游圖二十三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黃散之孫度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峻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與阜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動恪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判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牒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今

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漏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爲糾謬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冀其并包兼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矚矚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苟卿氏有言儒耨耕不如農夫斲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譚詞薦摶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蓋九流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

乙八

游圖二十三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史遷敘諸家儒者才居其一彼未得其真而卽所視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敘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虛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唯清靜之旨趣悞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謬乎夫道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
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中而南而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
長生哉然以彼條然玄覽獨立垢芬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
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味者至棄本逐末誕欺迂怪
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眾嗟乎世惟卓識殫洽者能辨
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
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視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刪次
之如右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
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
不可視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
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口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
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
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
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
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兼存之節取所
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
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賦之過繼曲防以
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
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不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
而刪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聖人之道
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
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疏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
任如天下何其大燬而難違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
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
其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
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得之
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
帙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
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蓋起皆率其
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眾然其失絲各奮其私智而
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駢銜委馭四牡橫
犇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
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況謂之名蓋古者
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蕪其名實御眾課功反上浮淫
而誦功實難以爲國矣晉魯勝曰苟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

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侯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謂言有其道也前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側儻以全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哉乃蘇張唯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靡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川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盡實錄附於縱橫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乙八 雜圖二十三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作叢木上亦其義也人情美繡而惡襍顧繪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譬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俶詭并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興也蓋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惑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固雖昆蟲水草檣梨橘柚縮屏澁齒日陳於其前恃以養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樸樸則易川易川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

無二心卽軒轅几選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而瀉鹵瘠空西北爲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澤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阜隰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皆蠶偷惰而教率之者疏耳古有農官顯董其役而田野不闢則有讓播殖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雖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搖起鬼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裨官主之譬之菅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於篇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跽將軍羽林檣槍旗孤騎官陳車鈇鉞積卒靡不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尙已蓋木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突然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尙伎巧者習手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離合背鄉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銛刃而無瓦解之心則壹稟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神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時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贏縮闔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遺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焉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等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麻數家

古今善治麻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筭元授時以晷景三者之中晷景爲近而其久也類不能無忒則隨時

乙八 源圖二十三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判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麻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歎爲至言顧必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如班氏所釋乃足任之有虞羲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麻介於卜祝之間蓋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其在周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麻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著備天地六子之象泊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占者以此明吉凶徵得喪惡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興非盡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王筮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

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奇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叙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管恪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弟發篋書皆世所常有歎曰世忠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實王官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脈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六塵伐性七寶移情衛生虧攝機速蹶痿求緩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盡廢耶第方匪對證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醫非虛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眾今稍稍次之爲醫家

乙八 源圖二十三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其說靡矣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藝足以常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史有藝術篇今甄列如前儻所稱猶賢於己者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忠其不精強記貴乎要忠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緣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眾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

鈎玄提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措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叢雜乃爲別出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濶也他如嘉祐諡法清熙孝史乾道翰苑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復列云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辰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厲滂雷肆赦而春日同溫殺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穀鄧禹侯竊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

乙八

卷二十三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暫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紉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詰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廉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懷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開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

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詭病爲切哉書曰辭尙體要體要並整辭則何觀漢志藝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於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錫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即蕪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諷迴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乙八

卷二十三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眾士慕尙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於筆札金壁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闢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家之言摯虞苦其凌雜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

與焉作之固難解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闕

乙八

續圖二十三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繇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為人側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驢心母弟綸尤相得驢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齷齪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

乙八

澹園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執轡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將傳星麻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竄大盜往往竊窺之而發源多山管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且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鐵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發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歿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洵洵部使者強起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忠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擊舟抵賊岸緋衣者跳浪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

明日賊番兵戰旗前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瞻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鉤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錮歲征六百有奇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贊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夙訟奪之

乙八

澹園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朝言念其替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替行至門反輸情自服甯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眞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動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歿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尙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罔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

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昨舌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尙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於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游膠

乙八 濟國二十四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庠每試輒出其曹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推牛不如雞豚之速存何言誦乎乃就屯留學諭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卻不納一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誼譁者素許李尙智李之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賀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背相望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崑崙州知州苦虜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衛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墉濞塹爲抗虜之要殫其心計且築且濬蓋財無冗浮役無罷疲而非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歲三易守眾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

欲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崑崙比爲嚴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窳頽廢爲之一新一豪民散法痛懲之無貸時有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挈以竄里人至醜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闕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通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垣牆有功薦於朝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郡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者卒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薦剋且十有三上願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非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沒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尙白首亡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莫能致也嚴居築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氣霏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叙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乙八 濟國二十四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問及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第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余祝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贊傳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粵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炯炯如電少倜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崙嶺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獲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譏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

乙八

卷四二十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佯撫其背曰兵至矣曷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實導賊試招之出禦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眾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盡溺死羣獍整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驟增其壞賊至火光中見與初蔡迺異疑爲鄉導者所誤竟解之去蔡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虛公爲擊登聞鼓雪之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王子舉於鄉己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險濇悍賊穿窬箝石中動以萬計輕器妄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

建議設總兵并仲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公初至謁督府即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如炎奈何先失吾令公捫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諫之曰若屬盤朶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實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劔耳歌叩頭唯唯公高睨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闢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紘晏思推誠已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山人假牌捕賊公輒庭數之曰環視皆吾良民捕者爲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眾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間巡行寨中至

乙八

卷四二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解臥以兵餉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恒若創痛仰閱煥沐媁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寨倚懸崖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兌羊數百頭帶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其機石縈紫飛貫我兵力戰公山懸崖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蹠之且擊且射衷其眾賊大敗文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於會昌截葉丹樓於石鎮磯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相梁甯族此誰賊而馳騫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柄荆棘中猝乘虛焉至吾事

去矣於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三人殪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懼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死報至公不爲動曰狡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死且不顧甯顧家耶諸軍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之而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昌隨購得賊所用間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使者上其事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計氏而公卽晉爲廣東按察司仲威道副使丙寅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踏者五六百人賊積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骷髏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厄塞夜從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眾見前人頭山又嶂複木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計之得况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諸路夾而膠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胸兵目莫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旛者振飛而上莫成一矢斃之羣賊竊立公拍馬爭下橫衝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巡會暮斬首百二十級次日山間道復進見賊眾坐寨中以爲前英德哨兵燼略無懼意公遽勒旂第凌巔設奇制敵賊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崙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

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濁漿糲食若厭梁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不御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嘗財人得自有之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辯強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婢媵白二源之役廣贛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糈廣七而贛三公據實報功而禍絲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既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闕上書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廣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皆公稜名已久至是皆廢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酋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唯賄是聞無賄則齋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死唯命所不敢怨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賊而疋食於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卽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枝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桂倭北連虜西起播酋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求

雄豪要駕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死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牟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崗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微狂疾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死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乙八 卷四十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曰嚮余伏讀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犖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爲含悻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始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跋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爲成其志者當以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揚之真州尋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

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成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尙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甯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詔爲易爲詭爲譏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媚爲薄居家弗慎兄弟妻媵易女凌童僕輿卓里聞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甯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觀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解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箝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日告萬方瘵之不愈且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此事鈎棘詩肅散

有政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避其言所著有前齋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慰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應仕略不以國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可愧死矣
少司寇吳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獄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勃篋輒自剄死所司驗實以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眾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印領以頸受刃耶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疏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劇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并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己亥視兩淮釐政海潮暴溢慮舍漕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最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視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且謀不及夕而能少須耶即上有所督過某不

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價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忠中州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柄鷓張力自求退巖居餘二十年柄臣敗當事者引用者頌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執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

乙八

濬園二十四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良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欲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卑詔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菜魚蔬食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興祖兩爲巖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澹成至

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則邦之善蔡者非耶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尙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編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褒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

乙八

濬園二十四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會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真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已罷不用而公亦奉贈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眾寡不敵償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虜而願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

於眾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
爲請於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時同舍郎
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揆孝豐吳
峻伯竝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
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即葺宋包孝肅公祠
爲文以酌謂孝肅風裁節操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
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
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盜
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滌渠
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
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尋奔贈尙書公計第取絮衣

乙八 禮部二十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都門詔遣司
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
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公聞報以募召遊食饑附飽
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
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
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
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
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竦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
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
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事獨日強
諸富人入貲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貲數百金

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
勅公立劾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
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厲
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之無乃以蜚
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箴
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
脫於險都御史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
東叅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浦嘗
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
齋捧入京袁州胄子風公媚已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

乙八 禮部二十四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遷福建叅政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
據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
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讎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
必欲調張寤罷祖然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
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敏歷久熟諳西事
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
蹂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
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
饑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
部右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覩漕政廢

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詔樂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眾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絲左廣大帥選懷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募兵變殺一參將自斃而走倭公聞變即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册立今上覃恩公父

乙八

卷四十四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賜封國朝賜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尙書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部尙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己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眞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上愈重公凡闈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豕以寵之丁丑江陵相

父喪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廢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恤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劾公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老不能任國事然甯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耆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

乙八

卷四十四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念公舊德詔所司月給廩廬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尙書夢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持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年下世計聞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臣致諡諡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容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韶度瀟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不可回奪此

豈可以世俗闕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岳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別號陽谷居士先世晉居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爲永嘉人七傳而生溪橋公鉅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澈爲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叔杲次即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宏肆即醫巫星麻輿地之書靡不搜討癸卯登鄉

乙八 卷二十四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疆場士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二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粟哺餓者存活數千人議直指諸難法於公公請築沙城捍岷寇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計在築堡眾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公橐中裝也公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祠置義田舉族約教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既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蚬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數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

立發其姦狴犴之夙稱冤者公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世廟賓天莊皇帝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做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公力爭之曰武宗時肅皇在楚大寶虛也乃陳兵以備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召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晉史姦婦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公題請重脩而葉先春者挾與援欲帶銜署衛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予蔭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虛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

乙八 卷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耶力爭之叙於錦衣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俗醇公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修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嚮臻後多顯重者如魏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不減十數輩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填三吳方島夷內訌公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眾如江應晴陳習朱先輩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捉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填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建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

半天下歲輸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之爲開孟河濬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集田間水車輟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京口達於淮眾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蓋公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改他川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曩在公車婁謝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耶歲餘部以閩臬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公堅臥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靚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

乙八

卷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歌聲鳥影相間錯於巒容川色間驩如也性嗜義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東甌玉廟鎮甯樓鎮東塔先後創葺歲所捐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歿待而殮訟待而理者日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不敢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東朱職方潤身甚相善也給諫

困詔獄公彙餉之間無虛歲卒賴其力以脫死而職方以旅歸也公提兵吳會貴倨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死生輒歔噓而鳥散如公襄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濫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營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壘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守負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鐵神爲崇肖人形聲伺公獨臥將嘗之視公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

乙八

卷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崇匿不出人皆心儀公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評訟峭起公至按宿牘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閩郡肅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今上改元召拜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上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主上冲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大臣異己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寒謫三慎名器四戒紛更

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陵相銜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
貴人請乞無度恩資職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
公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噴噴歎息江陵思中
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冀其詞引公傳備五毒竟不
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而闕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
御史中丞坐之罪兩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第委咎程任
卿汪時二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劄諸言事者籍
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姦狀露公言大譴而郭中丞
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上大寤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
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公意益發舒舉遺賢綴圖籍釐贈
典書無慮幾上頃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

乙八

卷四十四

二二三

金陵叢書
一冊氏校印

快而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自相忌交
口詐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
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
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窺矚爲常而弁
髦公論曰承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
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
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
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
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
於時留尚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
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憚公各

粥粥供事無敢怠晉武大僕司農請馬直支邊費公曰寺無
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
卿亦條五事行之己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
洸失事當事王和戎惡聞邊警吏持千金居間寄封事酒
家甚媿公庶得狀立召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多公不悅納
言而亦知策殺下不能久留公矣不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
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儲政公取記籍鈎考斟酌之勅
爲成書所經畫皆利便垂久遠者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
大辟公懷昭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冤未瀝吾何顏立於
朝乎乃上書白見冤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下廷議竟釋之
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

乙八

卷四十四

二二四

金陵叢書
一冊氏校印

者不諳公疇曩大節見謂雅自持約畧如常人而已而又入
忌者之說以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
中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計聞天子用部臣議贈工部尚書予
祭葬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君不必竟其用上之
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未滿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
憾矣公內行淳備撫弟妹恩禮咸篤念孫宜人殮薄自章服
外不御縞綺配汪淑人以荆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牧豕
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而自爲約非賓燕不四筵他酬應
一以儉樸爲閭里先問褻衣緩帶延見儒生談推今古雍雍
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也惟謹性者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
家典故議論嫺嫺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叢測

讀論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發稗隨事排綴而在官有皇
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
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之論而公之殫心職業亦足
以觀矣晚見安庸子作二朝編年惡其誑惑一一條析其外
謬以示總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
世儒術行誼政事氣節蓋儼兼之謂隆萬間名臣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故望余公
甚迨夫柄地易讖論伸而險諛者亦往往借以牟利卒至羣
言殺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
茲而竟以自固初心之謂何余公十蠹之疏侃侃然顯斥之
無貸豈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然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後見君子信矣

常國寶傳
國寶常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名泰者從
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衛始爲金陵人三傳生安爲
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
蓋與丈夫子四人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
二父臥疾國寶蒸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力
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書無不曉解
玉田虛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慎許可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
妻焉歲癸亥財賜冠耳南宮以書學校士入散者錄於官三
載就銓均於科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實爲第一人

閩里榮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清重蒞
其曹者多名賢國寶聞諸公緒論以其餘力益肆於學其才
名蓋駸駸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
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鄧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
門之宵變還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嚮亦隨有濟花園
港多巨盜嘯聚行劫商旅幾絕臨川黎令舉國寶於當塗以
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架入其阻圖上地形并所爲甚
夷建置者甚具兩臺報可於是擒盜魁十有三人巢穴蕩平
道路無梗當是時國寶以縣局最於臨汝間然素豪舉無脂
韋態用是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
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泊歸甫兩月而恭人卒
得躬藥餌親含斂人以為孝感之致云國寶色養三十載日
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比親亡
花晨月夕泣下沾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驢耶其永慕如此
歸田以來道流釋部悉加探討最後嚮往天臺先生之學與
一二勝友切研究之歎曰吾疇昔所爲殊孟浪也蓋至是其
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困時拾遺金不取以苦刻
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又喜爲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
士大夫爲詠歌其治行亦不能不以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
觀又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鬪其心可敬也所著
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於家

乙八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太史氏曰余鄉虛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寶乃國寶

待之有本末恩禮不衰者三十年虛公家貧好蒔花爲娛菊
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爲賣所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
貴盛時爲人盡力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
人理責耶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絮而過三家
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諧於眾用不乘於常貴富
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觀而賤貧者無所取以恣其適
粟帛之爲物也則不然用靡不適於人而人靡不適其用此
豈有光怪奇偉可以聳人之聽視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衣

乙八 澄源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之大常而後
世之勢勢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生之行是已先生恂恂
質行不爲崖異卓詭之操而一稟於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
一旦以及終身靡不式於繩規而衡於孝友語曰經師易人
師難嗚呼若先生者豈直經師已哉初玉溪君舉先生晚十
歲始就外傳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涕淫淫下也師怪
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母年五十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
受知於鶴洲錢先生稍長計游瀕無所出乃亢顏爲人師適
歲稔諸姊暨姊子咸來就食先生分糜給之至經歲無勸恐
傷兩尊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爲弟子都試能
而樂孺人逝禫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慟必絕卽歲事之脩

涕未嘗不霑衣也始玉溪君性嗜酒先生預稱貸付酒家且
喝之善視玉溪君飲而歸先生必于河干蹙扶攜出入意相
樂也又慮其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慎疾字置玉溪君左右云
先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貧罷先生居
恆以爲恨玉溪君嘗御重帛而稱寒先生解敝緼以獻後每
得一衣未嘗不盡然傷也樂孺人病亟索羹羹糜不及食自
是遂覆羹嘗貸金於某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轉畀之

姊夫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母靳也玉溪君少間依陳氏
後陵夷甚歸貧於先生先生卽推玉溪君意弟畜之先生行
誼純備迺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嚴少軼閑謂型範何因難
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一日他出歸得誦生與長公嬉戲狀

乙八 澄源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踈長公而數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敗羣誰爲嬉者泣
而捷之諸生皆長踈靡所容問對諸生語及名節忠義事孺
媿不厭所爲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室宵火晨鷄無頃
刻間也既長設席鵝湖夜必呼長公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
稱愛而能勞者非耶已長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教之曰
而祖日以是望我我弗克副兒迺得之幸甚第吾懼其以先
德之貽還殞先德也勿造請勿廣山宅勿飾舟輿僮僕不者
非君子矣長公長踈受教先生乃大悅長公又言先生自爲
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某自燕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
子爲一日之遊先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旨我類
也先生蓋不以今昔人已異際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爲

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箆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不談人過若
 慎守之噫先生素履懿行若人所能辦而始終無迕心前後
 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里閭則彼之矯節詭行以驟然號
 為異者其亦可少瘳也夫先生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
 先生先為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陽里以覃恩贈登仕郎祀
 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為南京大理寺評事

乙八

卷二十四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傳

熊長君傳

君諱高字時仰姓熊氏先世楚人祖友晨始徙閩之邵武爲建甯人十一世而爲教授月洲公諱某君父也君爲人忠厚孝謹能引義自重少思以文藝自奮拔迫教授公老付以生事未卒學也然有節槩重然諾大爲鄉人所信教授公苦痺病不良於行君時其藥物而抑搔之力致所親者與相晤言而忘其愛數年不少倦教授公庶弟友屨生三歲而孤愛之甚臨終語君曰先人以汝叔屬我吾歿汝其探篋而分財令

乙八 澗園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有以報地下君涕泣受命輒以負郭腴田歸叔氏而自取其礪者久之叔氏疾革謂君曰吾往矣以是藐然之孤能無暴露乎君泣然曰是在我乃以前所卜吉壤奉其喪葬焉平生治家人產毛密無遺算至闕人之急出貨力如棄糠粃有來市粟者甫議直未入也而價忽踊其人請辭君曰價可易吾言不易也卒如約歲庚寅邑大饑道殣相望君見之咨嗟流涕曰人饑且死吾粟陳陳欲何爲旋出所積千餘石飼之當是時富人方擁粟冀爲利自君以高譽倡爭相募效出粟者至二十餘家所全活不可勝數有司上其事於朝詔賜承襲郎并樹楔旌之所知爲豪有力者陷以罪親舊旁觀相仗莫敢救君獨挺身調護卒脫之於難久之二子任戴冠君且

老矣因盡謝他事而壹督之學嘗曰若藉祖父業幸無寒饑

儻不刻厲而惰儼以敗是差余也遠近賢豪過門講義君醜

酒擊鮮厚與爲禮曰吾老不足以奉教其有以幸吾子其知

所重類如此居恒教子溫溫誨誘間以意微感之不事詞朴

其待僮僕也亦然家人蒸蒸雅飭其孝謹率如君不衰萬厯

庚寅年六十有八卒至今里父老詔其子弟曰非熊君之行

誼無以法其窮獨者曰自熊君歿而吾無所仰以爲助君非

有名位動人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其有以也夫子禎祺皆太

學生祺有文行與余游論曰世之擁高貴稱素封有不能竟

其身者至二三世而不失者未之見也富貴之不可久恃亦

何足異而世卒枉義挈挈以覲必得其偶得之者又錮而留

之惟恐其失也君仁心爲質推己濟人畧不爲悵惜非賢不

能余嘗撰士大夫之馴行而布衣之以風誼著者以爲難得

也而尤亟稱之祺言其父事行甚備問其鄉之游此者乃以

爲良然故余次於篇

少司農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之垣字某號見峯始自鄆那徙新城至某以明

經爲穎川王教授生重光嘉靖辛未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

參議采木川貴卒於官贈太僕寺少卿配劉封太淑人子六

公其次也少赤貧與伯兄自力於學癸卯太僕公以工部主

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邸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

日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願而屬公曰若其善

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邸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

日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願而屬公曰若其善

乙八 澗園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視之踰歲歸補邑諸生戊午舉山東鄉試第七人亡何太僕
公卒於貴陽借伯兄徒既之京師祈郵典會分宜當柄非重
賂不行公歎曰吾倘有立他日自能得之以非義博上恩非
孝也即日歸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釐母太淑人
以從昕夕膳飲必手進卽政刑亦稟命焉楚故輕悍好訟公
察隱蔽督姦強訟爲之清它郡獄疑滯多以屬公甲子分典
湖廣鄉試得僑鄰祖禹等七人遼王不法撲殺郡吏雷大夏
御史下公鞠之置王左右陳廷璋等十四人於理王不悛竟
錮高牆國除丁卯穆皇帝登極公績最召授刑科給事中疏
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東危昌黎詔廷臣陳邊事公有
重責實圖後効疏時議以爲篤論尋擢禮科右戊辰轉兵科

乙八 卷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左借禮部員外郎今大司馬蹇公册封鄒藩遺囑卻不受擢
禮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得失以激切忤旨奪俸者再念遠太
淑人久請假東歸庚午新鄒入乘國卽家起刑科都給事中
進聖功圖基命錄皆留覽某給事中以論華亭公不當謫成
新鄒亟援之使所親道意公曰某亦惟公論是聽新鄒不能
強也蓋華亭公既謝事有望風欲摘其過者公力持不可德
平葛端肅公亟稱公言得體事乃寢辛未擢太僕寺少卿三
月轉鴻臚寺卿鴻臚率異流積資爲之上下饋問儀節廢闕
公中舊章絕私謁朝儀肅然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
資望當開府出矣有宋某欲得其處以情懇公力讓之羅某
又援宋事爲言公再讓兩人皆擢巡撫去而公竟改南太僕

寺卿南太僕署越在江介公著游瑯琊記於馬政三致慨焉
頃之轉北太僕丙子擢順天尹諸輔邑苦勢家侵占影射徭
役日繁公嚴編審裁冗濫民始有瘳欽天監故有候氣密室
歲久廢學宮亦就圯緝治之費皆千金丁丑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遼關五方亡命易蔽匿爲奸公嚴其令
格而馭以鎮靜其治大方在察吏安民民大化服黃梅舉人
某以毆知縣置化外舉人名能文楚摺紳多爲解者公曰有
三尺在吾不敢私也卒不聽景王故宮火偵者誣德安王同
知張通判燕客所致詞連何生字度欲重坐公知其枉也屬
李憲副率縣官入視無跡皆得免朝旨捕妖人曾光兵備道
繫塗人令誣服翼以市賞獄具公劾罷兵備乃已其寬嚴持

乙八 卷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體皆此類己卯三品滿加正議大夫教授公太僕公俱贈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沈庶妣劉配于繼路皆淑人廢子
象賁官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督京營戎政就加正議
大夫資治尹二代皆戶部右侍郎綸晉三錫公顯揚至意卒
乃大剛云明年轉左奉命督倉塲疏乞歸省部予限六月例
亞卿去輒補無虛位待者茲異數也甲申再予限公固以疾
辭乃得在籍調理病痊召用之命公年適六十矣而太淑人
劉安公養益善匕箸是歲公羣從子姪一以雷晉令一以保
定守一以江西觀察使一以陽城令大計入覲兩弟並以尙
書郎過家朝太淑人堂下更上鵬爲壽鄉人榮之公都尊應
歸衣服食飲無所芬華若人以急歸推財赴之無顧惜意創

祠祀收宗族睦鄰保振弊乏卹孤寡除塗梁歲行之無倦
曰吾先人之所以望我也處其子孫不以佚曰所以使若守
吾先人之法也先是諸子弟就學每出計道里近遠刻時日
無敢違傳呼會課則各從受業師至公坐其師於堂諸弟子
受簡廡下香爐而文不就師弟子廡廡若無所措故相感厲
學問挾所有校於有司常出眾上自戊午辛酉而後弟子從
子孫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後成進士者十人恩選
者三人當是時王氏之科名彬彬盛傳於世矣長公英多焯
烈以功名自喜一時邊徼功甚著公戒約之取能舉其職而
止次公發姦摘伏精於吏事則意以寬爲瑣規至季公不以
少子緩於教以故敏而能學文名奕奕聞四遠語云是父是

乙八

卷二十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觀公之門益信生嘉靖丁亥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
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元配子繼路皆淑人子象乾
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軍務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進士
孫五與軒與瑞與齡與膺與繩曾孫二士勳士瞻太史氏曰
積榦維邦必徵信於喬木羽儀閭里恒資範於名家紳帶奕
世既難縷數功言踵美抑又罕焉世所稱三山之林蒲坂之
楊縈縈晨星無多屈指何況兼二立之業擅千秋之名祖孫
父子迭相雄長者哉新城之王譬之南金竹箭代供天府而
繩前啓後莫盛於少司農公夫記德之史褒功之詔傳信於
天下史氏職也故余特著於篇
旌德周氏家傳

歲己丑余備員史局旌德毅軒周公方承南京兆時旱甚畿
輔間饑疫相仍死者以澤量公抗疏請賑於朝余讀之蓋淫
注淚與俱也而當事者靳不爲動余奮曰公之所爲請命者
吾鄉之人也而可漠然已乎力言於司農乃發五千金賑
下二邑而餘格不行然公之加意於民大都類此矣未幾乃
以予告歸又未幾而公且卽世余交公久稔聞世德乃爲作
家傳以明公之所自周世家饒州其徙旌德也則自晚唐始
十二傳而諱眞者遭宋亂以進義副尉守本縣禦元兵戰死
其子復徙南衙村又五傳至祥榮公以孝友聞性蕭遠多吐
棄世故日從羣兒嬉有識者謂其風塵表物也祥榮生伯諒
字子信少警敏能文辭負大志終以貧不具養授徒爲塾師

乙八

卷二十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母苦河魚淹數年侍牀褥如一日衣必身浣濯以爲常父衰
不良於行每身爲扶掖執二喪毀瘠幾不自存然不以衰廢
禮晚節行益孤潔有司欲以賓禮致之謝不赴久之用老壽
死一子志德字達夫周自志德公益興穰穰稱素封之家矣
志德公有識度中不設城府見不善輒而指數之人有忿爭
不決常以一言別是非往往謝服而去以此稱長者歲祿出
穀輒減其直逋負不能償則焚其券違邑饑糲粥以活饑人
甚眾推至勾萌喙息罔不以意愛護之其天性也生子世祿
是爲贈御史公贈公字尚功爲人孝謹視先世彌篤自王文
成公倡絕學海內響應之起宛陵者首公爲學以求放心爲
宗始廩學宮名藉甚四方來學者終三十年未嘗入一甌童

僕偶摘榜舍蔬公怒曰可不謂穿窬乎斥僕覆其羹道拾遺金不發待遺者不至復置其地而去假館郡城太守下館人獄非其辜公白而出之館人謀以報公者公不許異日密以一姬侍公厲色拒之遂辭去學使者校士錄公高等而殿江德懋將奪汪廩廩公公曰世祿文行出汪下而謬以一日長居其上且汪貧請仍以廩汪固請不許卒私以廩金歸之他如賑乏撫孤不可更僕數會莊皇帝覃恩以子貴例得封公備學宮久思以一職報稱竟辭封而應貢鼓篋走都門卒於邸子疏請遂得贈御史如子官後十八年而子希且由御史累遷南京兆希且學者稱毅軒先生字汝魯兄弟五人公爲長生而廣額豐頤持重不妄語笑十三能屬文一日病疹且

乙八

國二十五

七

金陵書
蔣氏校印

篤忽室中轟然有聲家人相顧錯愕公醒謂人曰適有金甲神芴予骨以去痛不可忍頃痛定而病亦愈自是肌膚豐整神亦大王乙卯鄉大比士公卷以數盈不得錄擲於地未幾復在几上如是者屢同考官駭甚以白主試潘公潘曰是必世德之家亟錄之王戊成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公以丰采最一時然總之持大體不事繩削故人多畏而愛之丁卯莊皇帝立召拜陝西道御史時國家恬熙久上多游幸曠經筵公首疏崇正學養聖躬辭旨嚴正上報聞幸太學賜金幣時新鄭相特宮僚舊恩大恣肆公劾其無人臣禮并劾其黨某某直聲動一時無何以外艱歸庚午新鄭還相攝冢宰事人多爲公危之未幾新鄭果請察科道官冀斥異己者非制也公

得報聞住大洲趙公力救之不免公家居門庭蕭寂垣屋不蔽風雨而意常晏如萬厯初新鄭罷臺臣爭言故權相所斥宜召用上還公浙江道御史公受特知益奮發自效請罷內閣定大峪山議劾撫臣某不忠請止入貲正士習疏三四上時扈駕幸西山賜金幣者再侍經筵賜宴以資深掌河南道大察持論侃侃人多其公奉勅巡視京營上選將練兵四事三月而稍遷南尚寶卿南曹務簡日從諸名公論學丁亥遷南大理丞平反多當戊子轉應天府丞攝府事直旱乾疫癘盛行籲天以祈天廼雨疏請發例金二萬賑屬邑度支不能盡從僅僅給四分一耳公多方裁割爲粥與藥以贖之僵臥之人得有起色實公之絲京兆銜錢穀出入吏胥率高下其

乙八

國二十五

八

金陵書
蔣氏校印

手公下令釐舊弊出入如衡居庭稱無事無何給諫某以干謁忤意謀中公者而不得適以年至論公一時同論者則大司徒王公友賢御史大夫耿公定向奉常郭公東皆先朝碩望也或勸公出給諫書以自白公不應竟疏乞骸骨與三公同被旨致仕歸田杜門不涉世故郡邑大夫冀一望顏色有不得公蚤年從大父聞良知之旨復嚴事鄒文莊羅近溪兩先生他如周都峯沈古林皆相友善不標立門戶而與道委蛇可謂不愧家學者性至孝宛俗感堪輿家言高曾而下俱在淺土公傾嘗得善地厝之不取絲粟助於昆弟也其治墓與斯養共拮据櫛沐風雪中無少休葬大父夕雪益劇公結茅栖樞傍虎咆哮至環茅走而不入人以爲孝感云公歿歷

中外夢寐在丘墓比歸則修譜牒構祠堂置祭器若皇皇不
及爲者族喪人舍焚公爲其居食計得不轉徙孀婦苦節而
以孝聞公自郡邑旌之歲給粟帛終其身凡先世執友存不
令有寒饑亡不令無棺槨其厚多類此丈夫子二文澤文溥
孫七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澤應選貢溥爲諸生有
聲諸孫皆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

史氏曰古之祭者必先河而後海蓋重本也周自祥榮公而
下施不漸報善不近名者蓋二百餘年其細繼勃發於京兆
公豈一日積哉一洩而人載其德如挾纈然蓋源流深遠矣
迨按其吏業所嚮不滿十載其積也久而其施未究公之藁
而遺於後人者又未艾也老氏之言曰保此道者不欲盈余

且日冀周之興已

薛童子傳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王九父鳳翔鴻
臚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也鴻臚仕
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竹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會卻執綺
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嶽即髻髻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
從鴻臚歸省雅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
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之耳曰王家
郎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死吾何託爲聞者歎其
奇是歲受業外傳羣兒間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即強之拒弗
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

乙八

卷四十五

九

金陵叢書
薛氏校印

鴻臚入燕經古賢遺墟歎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抔土供樵爨
之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摩
因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訓二氏者未視二氏也然
亦未視孔孟第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
夷出塞上從歸里劬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屏
弱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動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已乃匿
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慧辯無礙語次舉
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
空故無物不具或問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
曰性一耳誰爲未發誰爲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
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待言然纔

乙八

卷四十五

十

金陵叢書
薛氏校印

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去一日聞花香說偈
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滿室攪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
盎造物成容皆此類也郡中詹楚楚廣文爲時名儒童子從
之游步趨語默常得其意旨詹甚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導
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
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
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危舉
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何痛爲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真我也
絲父觀之且得爲真子乎總之妄見耳况我未生前父不知
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
己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

太史氏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
來如雲影谷音無少繫著其酬對如伽陵方難聲壓眾鳥何
其奇也然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
夢沈酣於其間至臨死生變壞迨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
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
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爲乘願而來也童子
豈其類歟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萬純齋傳

往余廡廡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游從稀簡
殘雪山積擁被跌坐續筆以燎窗紙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
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榜聞之

乙八

十一

蔣氏校印

如鼎中之鬻足饜饑渴已而疑齊冰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
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愠心舒意開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人
樂甚未幾別去後三四晤余於京師迨余歸以書相諮問不
絕不謂君遺棄余而歿也君萬姓諱達甫字仲章別號純齋
考鹿園公負文武才標望絕人於釋部玄宗極其宗趣與龍
谿荆川念菴諸公爲緒帶交諸公愛君敏而篤親授道要而
荆川令從孫一磨以經義相斧藻其淵源深遠矣故君爲子
弟也父師稱良焉及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仕又能舉其
職業而世推之以爲材少爲諸生一再試不售輒棄去嗣秩
爲指揮僉事治艘築城費省而功倍晉浙西巡總時轉漕艱
一大亡其粟率責債主者君建白簡旗卒懲奸梗追逋負及

印運五更數事著爲令當事者交口才公俄以誣誤罷居
五載起備倭把總又四載晉簽署閩關已長嶺東關所至厚
撫士無不人人樂爲用而不能厚黨援動問餽故三政皆積
歲始遷最後遷廣州防海參將會二三蛋賊剽海上撫臣冀
張其勢博首功君曰若輩鼠竊一長纓可繫奚煩大兵爲意
遂忤迨君解任去大發卒征之多戕樵餉冒功級煩言嘖嘖
始悔不用君策而業無及矣君性孝友事鹿園公母方夫人
備極色養其歿也居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忌奠則徬徨
涕泣視始喪時無異也鹿園公遺妾無嗣君曲奉之以康其
老事庶兄謙甫禮恭而恩篤從弟廉甫幼孤食貧君成就之
者甚備卒以有立他所知以急告雖無贏餘未嘗不傾囊以

乙八

國二十五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濟也教子務依忠孝大節邦孚蚤游學宮諱之曰世輕武人
不知書吳蒙刮目固讀書力耳汝勉旃暨邦孚簽齊闈率踐
更卒入衛適烏夷蹂朝鮮國無成謀所募多烏合不任戰君
條議製火器練水兵鼓士氣等事令邦孚上之樞臣黎黎中
憲而聞府萬公世德請於朝願得以邦孚爲樓船將軍援屬
國是時邦孚舉子未市月也姻黨多難其行君毅然曰吾家
世受國恩當捐糜以報安顧呱呱泣乎語未竟邦孚色動趣
治裝行千里破浪橫戈虎穴則君一言力也君雖闈居念不
忘國自礦稅議起市魁翼中人摩牙吮血百姓愁怨君問語
邦孚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願中外久弛兵汝曹詰戎待變乃
其職也每接邸報視令下便否爲憂喜時時動於顏面其忠

愛如此年七十有三病間點筆爲詩文超超玄箸非涉死生之流也君得父師之指授而旁通於古先生之書性現根熟機鑄洞徹於諸行奚有夫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之毫末耳橫四海絕青雲上征帝庭而豈與尺鷃校其尋丈哉然世所檢鏡余不得而畧也鹿園公諱表中軍都督府同知邦孚今爲狼山副總兵家世事行具余鹿園公墓銘不復次太史氏曰宋王彭以將家子博學精練書無不通乃子瞻之梵學定自彭發之抑何奇也彭推見至隱以自證使人不疑蓋吾純齋絕似之世之游方以外者謂吐棄名檢爲無礙至聞者以相詬病而道益不明觀行解兼備如純齋父子亦可無置喙也夫

乙八 鹿園二十五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園朱封公傳

自庠序貢舉之法行國論不及乎鄉閭之隱於是挾材者始誦於浮華淺薄之言然獨患無材耳譬之鎔金爲鐘即未必震越渾鐙聲動遐邇而揚清播英詎必無所見哉若上園朱公是已公諱模字子範新安海陽人羈舛失恃遇母黨親輒涕下不禁見者奇之父竹亭公病篤刲股以進既歿水漿不入者數日其夙孝如此是時公發憤下帷思以儒自見顧家仰賈而食不得已棄之攻計然之策伯兄商淮楚即從伯兄淮楚而割費季弟令修息武林季費中訓廉棠邑瀆樸可居復割若干縑予之頃之業漸起伯若季相繼捐館舍公爲周旋其家政持緩赴急情款殫竭量諸孤之才分授以業年可

就傳延名勝師友厚與爲禮久之並令通籍成均如己子迨諸孤能立悉其產中分授計簿於孤而身營護之不啻百方而公諸子亦嶄嶄見頭角矣謂伯季少而材可付以其業仲及諸孫令讀書爲士將託以其志嘗曰公藝九世同居道在能忍予意須公以主之公而能忍雖百世可也諸子終身佩其言前是公游淮楚間矢曰不得志毋歸也公有心計而善任人人爭爲之盡占所進費什伯他賈人於是魁然稱素封矣獨追念其父兄不置爲築一亭環以竹顏曰竹亭亭左右松楓夾之蓋松野楓野爲二昆別號也創宗祠時祓祀先墓侵於人與世久頽不治者復且繕之經費不減千百緡推范文正遺法爲田爲屋爲家族之窶者始有居與食而卒有歸

乙八 鹿園二十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楚金沙洲受江漢之衝公築而砥之翠嶺以瀟江諸暴骨山積哀其風銷水竭無已時買地坎而瘞之橋與家趙人皆以朱公名而公不自任德也真州從學滯滯與賑荒請大役率捐重費爲倡微時所識有不給以公爲歸婦券強責不可勝算公年既侵一日慨然曰吾聞之得而不止無義也失而不止無命也術於得失欲止而不能吾不爲也今止矣乃歸海陽築上園以老焉扉牖牖竹樹茂密與程孺人白首忻忻相對每燕集諸子若孫曾環列或劒負兩尊人兩尊人委蛇其間而出則與故人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年齡既邁望彌尊鄉人無少長賢愚無不歸德公者邑大夫歲請與蜡賓庚子例授藩幕職明年以子家用貴封徵

仕郎中書舍人而配程為孺人贈書至與公誕辰會里父老爭持牛酒賀公遍出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胡以得此乃公為若受牛酒客言人人殊大氏多譽公善教而樂施好義而急困為德種種公不謂然也最後有言公起餓人於死且掩幣埋隋恩及枯骨矣是宜有今日公頷之顧歎曰是區區也者奚足言辭以盡吾心耳客皆歡服乃盡謝諸牛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盡醉出門舉手曰公真福德人他人弗及也公年七十有四子三家寓家用家聘川即中書舍人聘禮部儒士孫曾入黌校齒諸生者數人語在汪司空邵都諫金廷評銘表狀中不具論

太史氏曰少伯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公雖於世無

所試然跡其施於家與鄉者其材可觀矣獨慨夫當勢處顯流其毒於人至死而人詎病之者何限其泯然以沒而不足懷於人者抑又多矣公無尺寸之柄而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藉令得辟舉如明興之初其所就當何如也嗟乎士之懷瓊瑋而就煨塵者獨朱公哉

劉處士傳

處士劉姓名澗字汝江新安休甯人其先自唐學士依仁世居縣前宋靖康末徙水南考古崖公某妣王氏處士生有至性幼從里社飲輒懷果餌歸遺其親里人曰是兒何異陸績耶七歲從塾師授小學輒問小學與大學何別塾師不能對也十五授經蕭山王某某微聞東粵之學與處士語間及之

業投種於識田中矣迨長廣額戟髯目光如電望之凜然會烏夷變起處士得善技擊吳生延於家嚴事之畜刀劍習騎射三年盡其技古崖公讓之處士踞曰吾不忍赤子之塗炭也鄉人胡公宗憲督兵瀾直處士聞其大度徒步投以七策胡以其布衣不為禮已取所獻策疾讀一過聳然異之遽物色其人而處士宵遁矣處士既負材靡所施用則託於賈以游兼圭頓孔刁之畫而錯綜出之費用日饒乃時時有所縱舍奉千金古崖公佐其施宗黨里閭以急告傾橐濟之不為新閭稱貸者之貧僅收母錢或焚券不問者往往有之嘗言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吾即以廉買起家力本之謂何謀買田桐江老焉甫徙業聞田媪歎息聲即還券不責其直媪堅不

肯受三反乃倍直而收其田性嚴急約僮僕如束溼薪一日

盛怒髮鬢為豎處士弟遵持鏡向之處士大慙至是摧剛為柔而彌陽之氣漸消矣時行林間聞有伐其木者恐盜覺而怖也挈屐徐步而歸其能自克類如此始處士以疾故棄儒而攻醫師軒岐已師柱下已又師竺乾蓋三變而疾良已最後晤龔存崖虎林論良知之旨與夙聞契委心聽之久之決藩入奧不自知其神詣也歎曰乃今客得歸矣因屬子時中於龔而時相與放舟西湖談討名理片語會心必寄諸篇什所著西湖雜詠兒訓心學纂要諸編可攷也晚節語子時中日昔吾聞釋白雲言命而不及性後問支方朴素先生又言性而不及命心竊疑焉乃今始知之而獨不聞天命之謂性

乎此三教之緣係在學者默識之耳處士生嘉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沒萬曆庚寅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配許氏子五時中時可時立時亨時耀時中博士弟子員以知學名處士爲不死矣

太史氏曰近世學者率以拘謹爲流俗所矚笑處士固縱睨無前其從與先游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乃不難折節以相師資蓋終其身樂焉此豈無得而然哉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卒之能開厥後以儒學聞有以也夫

洪儒人傳

儒人生歙烟村錢氏適邑中洪翁某某生豪豪生文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五人洪翁初食貧儒人來歸家四壁立儒人

乙八 卷四十五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節亡爲有久而若自然舅姑安之而母汪亦時時遺婢相給婢見泣謂曰嗟乎主生溫厚胡渠能堪此儒人笑曰若毋言頃卽貧甯無異日幸歸謝吾母善自寬無爲兒戚也蓋攻苦食淡閱二十年無怨色唯佐翁拮据蚤作晏罷以爲常久之翁家且日起矣會母汪寡居乃迎歸就養汪春秋九十有七以天年終孺人視臨歛葬哭盡哀歲歲寒食上冢祀至今不絕云翁嚴歲事孺人每蒸嘗輒齋沐浴具籩豆菹醢無鉅細必躬親之客至翁留張飲雖邂逅集語重觴累差殷勤勸勞賓主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人力也性溫夷顧獨知大體子姪自外來謁必正襟與語足不踰閭閻遇諸宗人婦和而有禮有稱貸多委曲應之無不德孺人者子孫

有微過從容訓誨令知改而後已時時立文衡輩於庭命之曰我婦人也目不能知書然聞汝夜燈相對誦聲琅琅其樂卽金石不啻也道里中成壞近事縷縷甚悉曰此我所知也某也善其子姓寢昌焉某也不善其子姓寢微焉天道好還無爽毫髮爾曹其勉旃諸訓戒壹稟之禮則故洪氏子孫循循雅飭里中稱佳子弟者必推穀洪氏云文衡以今己丑成進士方謀從京師歸省親而孺人卒於家

史氏曰文衡與余同門友善每道孺人之善語悛悛不能已也文衡目無流盼足無躑步卽材具未施用而能以珪璣之行發聞於時亦足規孺人之內教已蓋婦姑子嗣不疚其難而能相依有成者人之恆也至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

乙八 卷四十五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律程以亢厥宗則天啟其賢以麻洪氏非婦人之恆也往孺人病文衡母絕文衡乳乳孺人迨其終也文彬且刲股肉以進夫不知其施視其報觀婦若孫之事孺人益可以知孺人已余職在史局知洪之世德爲稔因備列其事於篇以俟論世者攷焉

謝母賀孺人傳

孺人姓賀氏新安郡人父鑣系出晉光祿大夫循後與謝公偕相知厚兩家約爲婚姻以故孺人婦謝公子黃谷君年甚少也而甚宜婦謝故饒至舅氏家稍落孺人執絲枲撰酒食敏而有法家倚以辦逾年舅沒遺二叔幼孤襁褓間影相弔也而窮益甚黃谷君知不能以墳籍瘞困也不得已輟業則

孺人脫簪珥屬君古有善微貴賤者一旦百息此理願相百
 緝一矣君遂跳而走燕城觀時角智效計然之畫孺人益自
 力持緩赴急以無遺反顧憂亡何家日饒而二叔業漸成立
 突為娶二姐孺人不難以身下之篋篋錡釜必親不以煩二
 姐也久之知二姐習於家出諸資斧若田宅均析之無藉口
 指据而獨處贏也至其羞賓客錡篋又無藉口賢勞而推
 諉分作也二姐無不心服者事姑聲色無少違所進衣服食
 飲必適其節姑謂諸孫婦曰予願若等事若姑如若姑之事
 予所以報耳性樂施濟有以急來歸輒為之出後亦未嘗循
 以為德閭里待舉火者數十人而於族親尤篤宗叔孤孤捐
 循之為納婦授廩以居又有子女亡其父母者哀憐收恤不

乙八 卷四二十五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少置即家人評語不為動當是時資黃谷君之資以濟者甚
 眾而黃谷以善聞於鄉然黃谷稱於人曰是吾內之助也事
 黃谷君聲不揚唇無反生丈夫子三人猶迎君意置副室副
 舉子慈愛備至不知其非已出也相諸子材器所宜命伯仲
 世父業季若庶攻博士家言夜篝燈以機杼佐讀琅琅與書
 聲相間意甚樂之衣布食菲為子婦先曰非不能美好願無
 益於發志進業而適以長過也其卓識類此居恆善病庚子
 益劇諸子籲天請代季割股進得稍差辛丑聞黃谷君病旅
 邸副室且卒孺人以君無所奉湯藥也若腰子無所勤願復
 也日夜憂而病遂革乃強起召子婦開筍出數綫命之家事
 患不均均則長耳願均調如此綫矣諸子泣受命乃瞑時萬

麻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六日享年五
 十有七子四長正芳次聯芳次庭芳即割股者庶子重芳庭
 芳與余宗尚明友善而謁余為傳

太史氏曰孺人之美多矣獨其處嫡庶者為尤難置媵而喜
 媵亡而憂視其子即出毛離裏不過也江沱之悲不以小星
 之歎宵征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之惠謂為美談而詩人
 載之晚近世教不及女婦有如孺人絕去如姑以安媵侍之
 筵簞使薦君子雖位分儀等非風人所稱於德奚遜焉余惜
 其不當采風之世與二南並垂於無窮故具為列之士大夫
 佩紳玉具須眉而傷善如前一女子之不若其亦可泚顏也
 夫

乙八 卷四二十五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節孝王媪傳
 媪臨潼諸生王節庵松之耦也姓姜氏渭南縣人父某舉孝
 廉早卒母張以節聞媪少負異質曉文義故受教於賢母率
 所事所言皆中儀法母張甚愛之選婿得王君者委禽焉時
 兩氏家比素封媪能以溫厚自忘紀綱夫家至酒漿繼綴
 手自綜理婦二十歲所無雕文重錦之飾又懼節菴擁高貴
 倦於學也輒從與之曰尊人起家計研為子地也子能以儒
 術鳴微獨亢厥宗即區區子姓且有藉焉節菴大然其言因
 賓禮之為益者之友自是有司督學使者重節菴文行以異
 等遇之媪之內助力為多會節菴寢疾日劇語媪曰病不可
 為矣母氏春秋高兒女子半在襁褓幸唯若焉依吾目瞑矣

無何節菴捐館舍媼頓踊呼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自念從
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無如死潛欲以身殉眾
覺防之力厥姑找淚寬譬曰若爲死者死易耳願老婦與伯
父母無終藪諸孤無與虞水火也若何以謝死者地下媼意
悟乃以義自斷盡屏常所服用髮免麻衣以居當是時姑與
世父嚴而世母老且瞽矣媼曲事之食飲被服必稱所欲家
一切倚以辦越數年世父與姑相繼沒媼率其子喪事如禮
世父二子幼所以撫愛顧視者備至教養婚娶各不失其時
媼丈夫子二鵠磨砥厲之殫竭心力頃皆嶄然能自豎而伯
且爲諸生有名於是媼之鄉黨鄰里咨嗟歎息曰王氏有子
矣國制節婦五十者旌於朝并復其家媼年與格應有司上

金德源書
一蘇氏校印

部使者將以彙聞而先表其門媼賢聲噪一時以此總之媼
事兩尊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離之美主中饋課詩
書愛勞之義表於宗門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媼者起
節菴於九原奚愧焉媼於母張業世其節而女歸張良玉亦
以寡無二適化二母之屬也
論曰婦道如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制也故江漲待符貞女溺
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
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此其爲節豈復可軒輊哉然
一日之決易而堅忍終身者難昔智伯亡後豫讓以一死報
之至程嬰者匿孤山中後嗣立而後已非讓勇而嬰怯也彼
皆得所處也而嬰之艱危不啻什百於讓嘻此可以論王媼

也夫

韓節媼傳

節媼徽之婺源人合州守余念山翁之少女而司空中字公
女弟也生而穎敏通書史饒志操合州公選婿而得韓生應
泰以歸之生十有六年耳歸時韓獨有姑在踰歲生一子甫
百日也而韓卒媼欲絕下從者數矣姑止之曰我老無論若
不爲韓氏如纒者地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異日者何以
見地下媼強削悲而起修婦事薦湯粥滲瀝惟謹而姑乃大
悅曰微爾賢吾哀思無以解矣愛其孤甚而能勞之少長卽
屏去嬉遊督就外傳其歸自塾也程課不少貸口授書機杼
中一燈熒熒至丙夜不休司空公歎曰若代韓而家矣乃又

金德源書
一蘇氏校印

能代而父耶亡何孤又殤媼乃大慟曰吾不幸而哭吾夫今
乃哭吾子也於是韓氏聚族而謀所爲後者蓋應泰兒曰應
軫子起龍弟曰應乾子文炳皆可立媼獨內斷於心曰夫爲
孀子母當以嫡嗣乃定以文炳後焉其明於大義若此先是
軫沒媼捐貲爲殯矣其次子夫婦皆死疫所親畏相及無敢
視者媼獨率臧獲親爲含斂已念起龍之幼而孤也又取而
拊之故文炳之忘其非媼出也起龍之忘其不爲媼後也蓋
均母道矣居恆無殘翠紈綺之飾而急赴義好施予爲韓氏
建宗祠具祭器伏臘烝嘗之典靡不秩然者聞書院徒杠圮
曰是學者所以論道肄業者而可後耶亟庀工繕之且置田
若干爲來學者資焉所謂富好行其德皆此類也媼年十七

而嬖嬖三十三年而艾乃其心若一日也方媼盛時欲奪其志者百方即父若母不能抗也而能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即死矣而閔然爲血食計俾夫應泰無子而有子韓氏絕而不竟絕也豈獨志行足稱即其識過人遠矣合州公與司空名德伏一時其念媼形之篇什不置有以也夫頃天子下公卿有司修節義之事會媼年與格應而司空子昌祚謁余爲傳以俟采風者觀焉

李節母小傳

繁昌縣節母胡氏邑黃潛鎮人先世多以詩禮顯者及笄配同邑李燭未幾燭沒遺幼子基在襁褓中母抗志存孤力撫教之雖儒學未就而弦誦之業自此萌芽矣基生丈夫子二

卷八 禮部二十五

二二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伯達次世卿成嶄嶄自樹隱德未耀達無嗣卿生子三人種學績行能亢其家聲駸駸然有騰踏之勢蓋稟母教也母言笑不苟瞻者慮慮族人非冠幘無敢以見衣食無所芬華而一出其手務致精潔勤勞紡績家業日起課子及孫尤不以慈廢視族子女無異己出每歲秋嫺黨有乏必以布粟餽至歲除值不給者補之豐凶不問也當大事言論侃侃強者化弱者振教化同姓風起一方郡邑累以禮旌年九十餘而卒

太史公曰婦之事夫與君臣等耳孔子不薄召忽之死而管仲之功猶然亟稱之蓋捐軀殉難節士所輕爲而開國承家貽休永世非材莫與也況材與節兼茂者乎即此以論母可

以知其難已母諸孫一恂與余游久言及世德請爲之傳輒爲論著之

翟道侯世家

翟道侯姓漆雕名黜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黜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名其家遠祖險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寓直必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歛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糜與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秀明皇喜曰安得甯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安祿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

乙八

禮部二十五

二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郡事龍賓歿子孫至突不得黔當五季而黜乃生避跡新安山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顧性膠柱謫爲城且春賴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醇如也黜世業鉅槩至是得師匠摹範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庭珪以豹囊載黜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黜而貌黧黑不爲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黜頓首曰臣以黠黠被收憂心如搗幸上磨礪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即日同欽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爲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景暹景達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

冲古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
元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黜往來摹畫體爲皴裂上撫之曰卿
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
嘉庭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久之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
獨是負固而惡黜之加己上也諛曰黜居官緘默且無潔白
稱黜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亡
去上曰古云江淹才盡今見之漆雕生矣遂不問黜而如紫
玉脊有雙龍文芬香襲人嘗墮水而月不傷其異如此子九
人族姓殆半天下而居新安者最良今給事上方不絕
太史公曰黜崎嶇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非以其
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黜門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召輒
往豈其尙同兼愛固然歟庭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黜暱黜
非庭珪無以成庭珪非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
雷陳豈黜與李氏謂耶

乙八

卷二十五

一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尙書劉公神道碑

留都爲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磨牙爲姦利世號難治京兆又天子重臣唯旦夕坐待遷以去余弱冠所祝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事致於理嘗歎曰禾莠不並茂與吾愛莠無甯愛禾也於是舉正羣枉禽搜斧斷姦吏成糜廩奉法請託不行一尙書以事屬怒曰臧吏敢爾耶起奮擊仆其隸人人都語云尙書臧與臺僵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總廉內外部署勤茲得人

乙八 卷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懋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往矣相與把臂道舊悽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斬斬自樹一日之會城直周藩遴塔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走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爲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勳文選一切戒嚴閣人毋入私謁分宜柄政子世蕃以謁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所以撼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亡何出補陝西參議一時輿論藉藉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甫泚官卒王慶率眾以夜畔城中大賊公知慶有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搦孥輒斬

其首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參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城亡

所得水公相解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一郡饒給居人

神之名劉公非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殺民苦饑出羨

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府尹滿歲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猖獗公奉敕會湖湘

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兩郡縣勢張甚公策曰

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相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

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佈乃所據牛欄坪者險

絕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

一動礮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微

察山旁側有少鱗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震巖谷

乙八 卷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

三月兩翦大慈如電上埽除公勞爲多捷聞上大悅賜文綺

白金羊酒勞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

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尙書再改兵部參留務庚午入

爲刑部尙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兵則務脩飭獄訟

則尙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出公右者在戶部嘗奉詔疏

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呂菴孫應元後

皆著聲實爲名卿其人倫之鑒如此今上初元累疏乞骸骨

歸歸則築園圃植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

觀向之功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拊兄

子如子贈族寡婦若祖姑生子裴任歿爲殯斂而又疏聞於

朝旌之綽楔邑博士旅死者助歸其喪他如請均田議增城
獨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特以宦蹟著而已公
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興原弱者爲刑部主事生讓讓
生淵淵生憲憲生興濟令瑞瑞生國子生東質公父也配淑
人范氏生公兩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
氏封淑人子男一即懋武宗人府經歷娶李氏封宜人孫六
克夔克稷克契克伊克傅克周女九人適名族沒萬曆壬午
正月十有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五
訃聞天子震悼賜諡祭命司空治葬城西南原於時少傅郭
公旣銘諸幽矣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
其子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

乙八 濟國二十六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侯侯明造羣獻在工相協三朝時維劉公劉公顯允文武爲
憲威伏寇攘惠流寓縣自公爲士日購異書率其所學以綏
閭閻奮而卽戎貔貅豹虎指揮進退妥若兒女武職以室文
懿而惟存偉劉公兩取其長公文疇施近而葢穀公武載揚
遠乃秦蜀帝閔弗靖咨公視師泉狼革風乃恬乃嬉帝聞而
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帝曰爾賢作朕股肱三典
喉舌謫其庸公帑金市珠匪國之病公曰佛哉矢不奉命豈
其權門瞻望踟躕翔藩臬公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倦以處
媵節完名哀榮終始雅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漢
周公沒廿年恫如始死撰德鐫珉公則有子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太母以嘉靖癸未下世葬澤塘上原其兆爲堪輿家所卜形
相吉甚四世孫太常公時喬以進士高第起家歷官太常於
孺人稱太母云太母初沒則邑人郡守蔣公爲狀拵坎則望
郎姜公爲志若銘旣封樹則太史葉公爲碑距今七十餘年
往矣志銘在坎下不得見碑已仆辭無傳太常公懼淑行湮
滅無以示百世也復豎麗牲之石檢舊狀屬余爲辭余惟人
情近則慕遠則忘太常公爲四世孫乃篤念曾王母願爲傳
盛美而永邱壠夫非不匪之孝耶余故按狀爲辭成太常公
之意太母黃之自出父河泊君以貴雄其鄉狀貌魁岸縣大
夫偉其人舉授河泊孺人生有異質河泊君不欲予凡子會
太公父正科公署篆稅課局河泊君載酒至遇太公於門大

乙八 濟國二十六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奇之曰此吾快婿入語正科公郎君異日必有立願以息女
女矣時無筵脩在傍兩人從席上分襟爲約踰年太母歸楊
氏裝貽甚盛乃悉置錦綺珠翠易以布素有王母在堂太母
奉姑若王姑孝養備至太公方爲諸生餽學宮日孳孳下帷
闢內外一切倚辦太母無不當其意者崇仁吳康齋先生以
文行名於世太公管同妻氏兄弟師事之康齋先生知太公
有內助也亟稱於人聞者嘖嘖楊氏有賢婦矣正科公視篆
久頗自厭薄詣郡守求解守以楊氏世國醫自高皇帝迄今
傳已累葉奈何一旦斬焉則罷太公諸生令赴部襲父職太
公入京師游公卿間厚具謁費又廣市書歸則盛治先世烝
嘗費不啻會正科公卒姑若王姑繼之太公亦復繼之喪車

四駕楊氏之室如婦矣其時二子未婚三女未嫁太母乃出
外家所遺賫兩貧鴈三結褵而又慮二子無以生也則易所
有及楊氏產得千金付伯子爲計亡何伯子大亡其財太母
以爲吾兒數奇爾置勿問太母少長膏腴一旦貲貲盡處之
怡然中外聞者以爲有母如此奈何晚而食貧於是太公從
弟雄婁公司訓諒方伯謙及諒子性時時遣人問魄太母以
爲常故得從容程督二子而亢其家聲年八十有三而終至
今邑中言內範者必歸之可謂賢已余嘗觀於家之興也必
婦德貞一凝承單厚而世澤乃延太母之於楊不以貧富有
亡而家道常存也其課二子不以隱若顯而令善常積名常
聞也貞一著矣太常公歷位顯融雖所自樹立而實太母開

卷八 歷代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嗣今以往福澤未艾如日之方升則貞一之致也獨形相
也與哉余於楊氏有厚望焉以是不辭而題其碑曰此有明
太常公楊某曾王母之墓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世有四德六行載在彤管淑慎方乎古人鄉國推爲女士動
有懿範沒而可思者其龔夫人乎夫人趙姓世居楚之江陵
景泰間占籍公安因爲邑人處士文深之女贈中憲東谷翁
之婦河南左方伯春所公之妻鴻臚序班仲純舉人仲敏駕
部員外郎仲慶國子生仲安之母也初封安人再封恭人最
後封夫人三命茲益恭夫人有焉幼而韶異長而婉穆蘭襟
內映蕙質外朗由是宗姻延囑遐邇騰譽選於令族來嬪龔

氏爾其歷堂仰侍山房下撫非儀莫彰恭舒並得時中憲公
之喜士賓御盈門錢恭人之被疾醫巫踵至夫人不難脫簪
可以厭客叩神明而代母孝思維則道其遠而丙辰方伯公
成進士官刑曹爲置側室高副焉關雎之義審以求賢小星
之風仁能逮下迨夫僉憲豫章備兵甌粵一則滅敵朴而參
高涼之獄訟一則勸撫綏而緩渤海之誅伐卒之邦有祥刑
使宦業既著子姓日繁夫人上以知止規君子下以強學勗
後嗣疏傳揮金治一鄉之樂泰瑛垂教流三世之業故子孫
嗣起彬彬焉藹藹焉或句傳於畫殿或司與於夏官或登序
雍容或公車騰進即劉殷家興七業柳氏享參五馬不足多
已斯時也夫人綸誥三至渥恩洵錫朝廷美其揚名閭里羨
其多福乃身卻綺繡手動縫紉每晨昏定省必嚴教督曰自
吾婦於爾家未有以簪纓著者今爾之有皆祖父之餘也子
若孫尙無盡其餘以長有茲日又曰乃父積既厚拓田廬不
盡畀若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餘也其無專食焉
而忘乃父之志於是野有田園畧族人而同有糜饒粟帛散
隣媪而無餘其明於大義如此晚節損服玩斥愛染問津淨
域皈心化人法海汎乎仙舟檀林游其智刃斯又物外之曠
觀非區中之常戀者矣辛卯二月四日適感微疾輒瞑目西
嚮恬然而逝鏡奩不御珠匣沈光感萃萱以增傷瞻蓼莪而
罔極嗚呼痛哉距生正德壬申六月一日享年八十子仲純

卷八 歷代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娶祝氏仲敏娶袁氏仲慶娶封安人陳氏夫人出仲安娶毛氏高出女二適袁某曹某孫男七世諱世煒世焜世煌世焯世燁世發方伯公以某月某日葬夫人某山之原禮也先是駕部君以御史建言左官白下與余談討爲文字交至是以其甥袁太史某狀謁余爲碑嗟乎文伯子與之親賢母也而婦德無聞伯宗文度之妻哲婦也而母儀靡述孰能湛明賢懿聖善溫良垂閭壺之深規弘庭闈之至範宣昭譽問若斯之盛者哉江漢來同邱原鬱起佳城白日儻逢幼婦之詞壠樹青松或表賢姬之墓銘曰

龔爲堅裔趙乃益後望偶德齊崇其婚媾既宜伉儷彌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象服魚軒從夫仕路日有嘉言從容

乙八

濟國二十六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披露佳兵靡祥淫刑兆怒如耳有瑣遐不霍寤猶明止足早勸懸車殆辱是遠丘園日娛萊妻疏傅光照圖書婦事一時母臨二葉禮能上載恩逾下接江汜均慈鳴鳩一德祥開夢兆服媚蘭蓀女歸名族男服明恩綠車齊軫畫戟盈門七族承和九閨連慶無福不臻有譽斯盛文衣莫御智嶠思凭法流方衍電影先過星凋玉井月掩金波珠簾雲滿粉壁塵多蕙帳虛嚴蘭房幽寂樹暮煙淒瓦寒霜白象設空存緯綸成昔悲風夏水古木龍州繁笳淒切輕旃夷猶躡膝猶烈珠匣誰收大化忽奄不朽者行采蘋趾美鵲巢作盛慕切寒泉哀纏明鏡形管摛詞千載流詠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嶺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公諱流字在中姓黃氏別號蛟嶺先世澶淵人洪武初有唯政者遷內黃又為內黃人公子大行君登己丑進士余與同籍余賢重大行君因嚴事公云昨歲公以明經謁選銓曹杯酒過從雖春秋高矣而神甚王笑談終日夕無倦意其百歲不啻也尋授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訓導堂邑轄東省而與內黃錯壤公之任取道於家大行亦以使命至姻黨宗親門生故舊以次稱觴為壽里閭間嘖嘖歎美以為盛事之官才一

乙八 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月而病耗至大行馳往省之因與疾以歸終於正寢嗚呼惜哉公考槐欽天監訓術有隱德歲歉不責逋負且出券焚之曰無以此牽其心也課子以實行為先公能仰體父意讀書學古毅然以賢士自期待西北數遭兵燹禮法疏闊公居母周氏憂哀毀骨立水漿不以入口久之歲時若諱日祭輒泫泫泣下不休余鄉司徒盛公好古士也按部內黃悉公履大加歎賞以風厲多士云繼母甘家族零落母與姪蕭然食貧公於其舍旁置營地歲致十餘鍾贖之佐弟源輸粟入賢關會暴卒遺孤三長者七齡餘在襁褓中公撫之無異己子後孟若仲為縣諸生有文名而季亦能孝弟力田斬斬自豎矣公謂關生世亨曰吾一子三姪薄業無幾必為四分給之

無俾其有不足之歎易簀時大行跪請遺教第云為百姓作

福而已他一無所言嗟乎此可以觀公矣元配郭氏扶衰出

泰合其孝慈賢名臨一時後公十有四日卒公生正德辛巳

十月八日卒萬曆辛卯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母生正

德庚辰與公同月而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一曰吉士

即大行君娶張氏繼亦張氏女二適董四國張四位俱縣諸

生孫五龍文鳳文麟文鵬文多文曾孫一大行君以十月廿

八日將合葬於高官莊之原函關君世亨狀求表其墓余不

克辭則為之書曰嗚呼世知孝其母者有矣而孝繼母者為

鮮知孝繼母者有矣而孝繼母之母者為尤鮮公母人之女

而不遺其母買田贖之應仲華之梓樹宋過庭之泉水甯足

乙八 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多乎迨子姪分財衰益多寡抑何其慈仁均一也夫幻形有

盡而魂行不朽余故表而出之俾後之徘徊瞻拜者知公夫

婦一德齊齒而迺其浮薄以勉為忠厚者其在斯也夫其在

斯也夫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友人檢討周君上封事請旌母節并請予告歸葬其伯母縈

纒數千言情旨絕痛余讀之為吁唏涕淫淫不禁也略曰臣

如砥生九歲而父倍母于不食旬日死臣世農家遠城郭母

率天性不自知為節人亦未有名其為節者逮臣長有知識

不難剖心以明母烈而以部例事涉久遠無得概奏臣今濫

竚侍從滿三年考臣父母俱拜恩贈又以令甲命婦無旌是

臣母之節前束於例後束於贈而不得一表於世也臣甚痛之且臣非伯母孫無以及今日伯母撫臣兄弟若妹恩固極而臣未能以秋蒙之端報也當臣與弟如京舉於鄉則伯母子如綸先舉而臣有養不能加之豐及臣選讀中秘書則伯母又以如綸考最封而臣有爵不能加之貴伯母乃不幸死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不得葬其身伯母養臣及兄弟及妹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伯母撫臣三十餘年之勞而臣不能爲一日之哭是得爲有人心乎臣不及躬謁視歛含幸主上恩之令得以一撫牌賸疏上下大宗伯移文所司核母節旌之而歸葬伯母也厄於例不許蓋孺人有子水部君能自爲葬也無何水部君以書屬余表文林公暨孫孺人

乙八 禮部二十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墓余服聞君兩尊人義甚高其曷辭乃撮其大者曰公諱民字振卿父處士娶張生伯仲繼呂生叔若季叔爲公季爲檢討君父公性嚴重於孝義篤至七歲授經術善屬文稍長涉獵羣書甫滿日即成誦同舍生嘗揭歲歷一紙從醉中強公一讀詰朝誦之甚悉也補博士弟子員名冠七序累舉省試輒報罷會季早世絕意不復應舉縣令爲勸駕不聽近屬力以請公泣謝曰往吾所爲力下帷者以季在吾可無顧於家乃今天奪吾季以諸孤遺我內顧重矣吾惡能復從頌佔畢如曩時耶隆慶丁卯以明經上不就銓例授廣文還視季子伯不能儒則授資囊使賈賈大亡其財置不問日惟程檢討君及弟孝廉君與水部君而課之學若非是且無以報季

地下者念地卑苦濼則買地鑿渠東注之沽田數百頃得爲沃壤鄉人至今賴之宗人旺病革屬之妻女公嫁其長女而爲次女擇贅婿奉寡妻諸爲德於鄉大較類此不獨於季弟所託孤無負而已而公顧獨以託孤義發聞於時藩臬行部使者及郡縣大夫無不知公者表闕綽楔前後相望卒之日門生四十餘人私謚公文敏已以公居親喪哀毀異甚不愧吳隱之更曰孝敏云配封太孺人孫氏與公齊德奉舅姑睦姊妯於季婦最驢季死季婦絕粒伏牀者旬日已持子女強起頓首孺人前曰以是藐諸累矣孺人知季婦不可奪爲抱弱女而撫其背慟曰若以此重擔遺我乎蓋孺人二女一子季婦三子一女長者鬚次者髻幼者襁褓啼號左右悉孺人身提挈之家貧僅女奚一人諸囊炊澣濯又亡不出孺人手孺人四子三女壹體視之不知其有出於季也閭里見之以爲孺人四子三女亦不知其有出於季也卽季之子女亦不自知其非孺人出者孺人視諸孤語笑喧騰必譙訶之不以慈廢造就學邑中念其遠也持其踵爲之泣久之檢討君與孝廉君爲諸生且鄉舉則孺人從文林公出季若季婦主而哭之曰若兒業諸生矣已而曰業鄉舉矣及嫁季女出主而哭猶是也孝廉君娶婦得外家筒中羨金持獻孺人曰如京敢有私藏孺人稱其孝笑而受之後孝廉君以從師受春秋游學數百里孺人卽以筒金爲游資不令孝廉君知也以爲常居恆布衣疏食既貴不改諸子獻綺縠不欲逆其意受之

乙八 禮部二十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旋以給人人庚寅水部君治襄陽考最詔封父母孺人冠帔
象服北向叩首畢即縉笥中曰無以易吾素也其天性澹泊
如此余嘗言死與立孤未可以軒輊論也蓋捐軀於所天也
其情真而竭力於猶子也其勢隔慷慨於一日也其道易而
拮据於終身也其事難義哉文林公與太孺人之爲也隻千
古無垓突先是檢討君奏上少宗伯孫公議曰例命婦無旌
謂命婦而抱節其恆也于從田間列夫難詎可以濫例格哉
余曰婦賢賢以節兄若嫂賢賢以義賢等耳顧以輓近世觀
之節常有也義不常有也當並旌之爲世觀一時輿論大難
之雖未卽以行而檢討君竟用其意引疾歸襄葬事余先爲
書曰是慕也明高義贈文林郎周公偕配封太孺人孫氏之

藏而題者鄉人翰林院修撰焦氏某云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
公以盛年謝事巖居留意問學往丙戌羅近溪先生至金陵
余與公語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德猶鑑也匪磨弗昏
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
爲磨復爲磨者可乎公曰之有省自是浸浸磨入矣一日過
余適安唐子以文成公爲語病公愕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
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
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
子曷病余絕歎以爲篤論病廢以來方期與公更相切劘而
顧舍我逝矣痛可言哉公嗣太學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公宣義鄉龍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曷能辭公諱汝術字敘
卿別號鳳麓先世浙之永康人國初徙京師爲錦衣衛人少
警敏能文辭嘉靖乙卯應天比士學使者選高等應試卽中
其科明年丙辰成進士授河南杞令才弱冠耳而杞劇縣公
剽割之游刃恢然挈持綱維鋤削荒蕪既有緒乃時時延見
諸生講解經義又以其餘力與詞人倡和爲詩風流文采聞
汴汝間籍甚庚申遷南刑部主事已晉郎中有僧爲姦十餘
年無能發者公廉得之置於理都人大快之滿考以異等擢
大名府知府大名俗犢悍多盜其魁杰往往橫行旁郡縣吏
不敢名捕公合眾力擒之羣盜爲徒去境內一清郡當衝漳
衝而累土爲城水至不可枝梧公決築庀工伐石畚鍤具興
功成屹然爲金城水不爲害士民豎碑頌德且爲祠俎豆之
三載治最當遷有仕族子坐不法直指檄公鞠之得實抵罪
當是時爲惡者不敢怙勢以奸法爲吏者不敢懷私以市德
輿情大伸而邪黨側目矣逾年京察卒以南部事中公坐降
調公杜門卻掃者十載著屏居集以見志會當事者惜公材
起於家補湖廣桂陽州同知尋轉知四川嘉定州州民健訟
公下車治首惡數人訟爲之衰越囂兵事起轉餉千里民心
洶洶公潛遣幹吏囊金往糴之事集而人不困諸飭學校裁
里甲時征輸科條略舉薦者相屬亡何入計直指假公驛符
以行時相方嚴驛禁意惡之獨於五十七人中擬公官物論
囂然不不然公往返湖湘泛洞庭度三峽登峨眉登臨弔古

乙八 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謂爲勝事意未嘗不自得也迨益涵肆於典籍而時寄懷於詩歌又喜行草書皆可愛玩短章醉墨落筆人多傳之居恆儉樸問推所有周宗姻之乏暇與同志結淨社相羊禪誦以爲常萬曆丁酉十有一月二日終於里第距生嘉靖乙未六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三高祖林曾祖昇祖慶皆不仕考諱鑄以公貴封南刑部署郎中事主事母梁贈安人繼朱封安人配王封安人無嗣以從兄璋仲子景春爲後卽太學生娶葉氏孫世昌聘黃氏所著有錦石齋集若干卷行於世嗟乎世之績學不及覩其理有言不及施於政白首汶汶者不少矣余嘗奉使過陽平大梁問公所以爲政者士大夫謳吟之至今夫於郡邑爲良吏詞苑爲雅人而於道爲知學者亦足風已立石刻辭豈獨以示其後人也哉

乙八 濟國二十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蕭先生墓表

先生蕭姓諱與成字宗樂鐵峰其別號也趙宋時諱國梁者乾道中狀元出知漳州國梁生煜左司郎中煜生洵廣潮陽令愛其風土遂家之潮有蕭氏自此始九傳諱廷國有馴行語具郡志中是爲方齋公先生父也先生少警敏十許歲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每一義出學者爭傳之正德癸酉舉廣東鄉試第一人丁丑舉進士財弱冠耳執政者才之選讀中秘書已授翰林院檢討嘉靖改元上三宮徽號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配鄭皆孺人癸未同修武廟實錄有金綺之賜晉修撰乙酉冬方齋公卒於家丙戌訃至哀毀幾絕比歸苦

塊不見齒者三載既免喪當北上先生歎曰母老矣曩者以斗升之祿而不及視父訣也忍再蹈耶會肅皇帝思得文學士潤色大業意甚盛都御史御史累疏先生名上有司勸駕者趾相錯先生終不應當是時先生之孝若恬天下無不聞者既得謝事太夫人跣步不暫離出必亟反曰得無孤倚闕望乎女弟某太夫人心念之歲時餽遺必使稱太夫人意季女弟早逝遺孤鞠而婚配之如己子弟光祿君與潔先生愛之甚年五十猶同饔食所營悉出先生不以煩光祿君諸子畢婚乃爲光祿君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光祿君謂先生長有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之業辭弗受先生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耳不知其他讓弗

乙八 濟國二十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決請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四予光祿君乃止居恆非古今孝友事不道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於是特置祠與祭田若干畝祀父方齋公又推方齋公意割租五十餘石祀外王父郭公奉使過漳郡捐貲五十緡助修祠堂祀初祖狀元公至今鄉之人靡不舉先生之孝爲子孫勸世爲望族先生捐貲拓大小宗祠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孤者貧者不能喪與嫁者多爲之助而視身顧廉甚被命封靖江王卻其餽王疑先生難於顯受也以二百貫前物再以餽先生竟不受或持百數金鬻先生海產既而月懼無所牟利欲改悔而不敢先生聞之曰奈何以我故而損若也卽召還之其約己而厚人類如此巖居三十年不以片札抵公府有

冤抑則力爲暴白不令其人知也先生負經濟才以奉養太夫人故而不獲施川會長子端蒙由庶吉士改御史戒之曰御史故嚴重務引國經覈吏治以佐百姓急毋第爲民病御史唯唯所至輒有聲比之京復畫潮民瘼六事令上之先是邑有虛糧數千石歲爲民害先生白有司以郡廣濟橋離稅代之迄今爲便城河饒海沙潮至輒壅舟者以病先生言於有司弗聽乃身護浚者而以已貲給焉歲大旱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奔謁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卽應後歲旱鄉人累以請先生輒禱輒應屬大祲先生稟命太夫人出粟煮糜粥食餓人死者收其遺骸用是饑而不害邑城濱海額設守禦兵歲久盡廢島夷數十艘薄城下士民震恐先生率鄉人

乙八

卷二十七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設策防守賊夜自引去鄉人益仗之事大小必告以此嘉靖丁巳五月三日以天年終距生弘治癸丑九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鄭孺人繼沈以子貴贈孺人子端蒙卽御史前卒娶姚氏封孺人端賁延平府同知娶方氏端升羅城縣知縣娶陳氏端晉娶姚氏端漸娶莊氏端渙娶郭氏孫十端升出貽貽憲貽旃端漸出貽長貽朔端渙出女孫若干人皆嫁仕族賁升等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以兩孺人祔焉書來屬余表其墓余謂先生之秩人之思自振迅者咸迫欲得之先生遵拂衣以退退而不復進夫國家以科目羅士雖偶得之而鉅公名人多出於其間如先生可謂其

人矣而竟不至柄用以沒其試於事者又小而不盡其才然至今聞之令絕裾之習變孝友之道興泣玉之風微恬夷之路遂蓋未爲無用也端升念菴先生弟子與余以學相切劘三十年弗懈余既熟先生盛美而又辱爲詞林之後進誼不敢辭爲書其大者如右俾式先生之慕者觀焉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國朝之學自陽明公始而安成鄒文莊公寔從之遊自後寢衰而吾師天臺耿先生復大振先生倡學京師與文莊子方伯公友善方伯公遣子德涵稟學於先生卽僉憲君也德涵君諱字汝海早聞家學挺特有大志迨先生董學南畿學者雲烝豹變而都人士被其教爲深君聞風而至與余輩上下

乙八

卷二十七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議論爽然有會於先生之言進而相質正未嘗不歎君一日千里也蓋於時士汨於見聞知識而君能得其本心自是志意勃發壹以立人達人爲任先生甚器之會方伯公督山東學君往省方伯公簡譽髦與之遊處君以其所自得者隨機開發因而興起者爲多隆慶辛未成進士授比部主事先生以內臺召至君聯合同志日相講於其門汲汲皇皇若不能須臾安者時謂孔門得顏氏而門人益親君蓋庶幾焉亡何陽明公從祀議起在廷多異議君上疏爭之略曰守仁直契本心似禪辯駁先儒之言似誦愛惜同類似黨倦倦接引漫無揀擇似愚或旅間聚徒講學似迂然本其心無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此雖以釋議者之惑而亦君之胸懷本趣也

時江陵當國惡言學又君鄉人御史劉臺上書詆之謬意疏
出君因稍遷君員外郎隨出之僉憲河南巡按御史望風疏
論君於是遂拂衣歸未幾而以疾卒憶是時世爭言性命之
學然而剽略於語言滯痼於形跡率茫昧影響而已自先生
開示學之津筏士始知以悟爲宗日用之間懸解朝徹如靜
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得也而君尤師門所屬
望藉令君不死必能更相紬繹以益推明先生之道於無窮
而君下世矣惜哉初余與君羣居金陵者三載又庚午秋同
舟北上明年三月始別去見君孳孳求友如不及雖知敬愛
之然余年少識事淺謂世且多如君者迨今三十年世變日
新同心彫謝求如君之髣髴邈不可得然後知樂聚之難常
乙八 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君爲不可及已君生嘉靖戊戌五月二日卒萬曆辛巳九
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四配賀氏子男二長曰袞娶劉郡學
生次曰袞娶萬繼鄧太學生二子以壬午九月二十九日葬
君栗木禮坑之兆其世次官邑與事行耿先生具志於幽堂
嗚呼君之用不完於時而學未見其止此不能無遺憾也而
已足以表見於後世余故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於其墓
之原而以慰學者之思焉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

主上頃以三殿災閔訾算單竭權姦至以鑛稅役開之中使
四出釀海內無窮之禍商旅藉藉曰安得前張御史一昌言
於朝而已吾思耶張御史者穆廟初爲南臺御史建言九江

稅爲民巨害不可增穆廟感其言中止故人傳之至今鄒君
爾瞻曰公言未用什二安知今無避公者舉而行之命公嗣
祖延廣其書世所行起草錄是也噫公所稱身沒而言立者
非歟公諱啟元字應貞元季有奇甫者來居江西之龍泉始
爲縣人奇甫生天誠天誠生永祥永祥生銳銳生賜賜烈烈
生珉配彭氏公父母也少亦貧忍寒凍讀書人累撼之不爲
動嘉靖丙午補學弟子員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浙新城諭新
城師生餽率諭收於民入恒倍公卻不納辛酉典湖廣鄉試
壬戌陞山東滕縣令至則墾荒地招流人條八策於張中丞
而行之他如均賦役防火盜禁溺女裁馬承惠政悉舉甲子
復分校山東鄉試會黃河決蕭楊築隄之役波及滕人公以
去就力爭之民奮曰詎可以我故失公於是競持斧鍤往市
掘地得金錢千萬計事濟而民不病丁卯召爲南貴州道御
史以登極恩贈考珉如公官妣及配高俱儒人公曰上恩渥
矣其何以報先後疏十餘上馳馬禁中與遊觀南海子也而
諫高拱之橫馮保李芳趙芬之暱也而劾奉常周怡給諫陸
鳳儀石星之忤也而救其所劾切皆人引避不敢言者不獨
止湖口商稅一疏而已公隨以侃直出僉憲事而亦以此名
聞於時滋行屬有舉刺屬吏爲前直指劾罷者三人公心知
其枉乃以列薦牘或曰前直指方按部閩中何爲犯之公曰
遺心附權吾不忍爲也會龍溪令不法直指以鄉曲故庇之
公竟置之理蓋備兵漳南二歲且拂衣歸矣公歸卜築瀧江

而身往來於二邑間蕭然樂也萬曆丙申正月四日以疾卒
距生嘉靖乙酉十二月十有五日享年七十有二所著勞本
錄宗範宗譜及前奏疏若干卷公以吏治顯而內行尤瀟備
恨親不逮養每祭泣下霑襟視猶子衣食教誨之如己出而
時代償其逋管周故人貧而中念不已或曰盍厚諸公曰吾
更有急焉故也以此觀之公之於宗姻篤矣自仕學不明忘
者曠於職以內妄者言於職以外冀以譁眾而取世資公令
嚴邑則知拊下爲御史則名敢言遷外臺則能執法譬若珠
玉然山暉川媚在所見珍碌碌者後矣祖延從爾瞻遊有學
行以太學生南來屬余表公墓而不獲辭也乃掇其大者錄
之隧道令來者考焉

乙八

卷二十七

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夔樂公墓表

始余通籍時輒有意當世賢豪君子聞虞部樂君元聲者侃
侃朝廷間聲稱藉甚余幸得一當也後三歲壬辰與禮闈校
士之役所薦拔十有五人今客部君和聲在焉兩君擅東南
之美以球琳珉珎並登清廟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倚以爲國
器因得悉封公云公諱九德字君采別號心夔少以文雄諸
生既老以子元聲貴封工部虞衡司員外郎上世相州湯陰
人宋岳武穆王之世也武穆子續忠侯霖霖子鄴侯珂珂勸
農嘉興郡卜城隅金陀坊家焉珂生承事郎規規生江夏丞
邁邁生監泰州酒庫涇涇生金部主事琳聯華國圖世載明
德隆然浙之望族矣時胡元與岳爲難乃以樂命氏自琳始

八傳爲鳴迅鳴迅生商爲東湖公配金氏生封公公少磊珂
有大節時海甯猶以獄中東湖公公前奮曰吾固在也而難
吾翁爲卽註誤願以身代比至邑見許令天贈者慷慨自見
冤狀立解散去而公遂奉東湖公以歸於時徭賦叢沓拮据
萬狀猶時手一編伊吾不輟與馮開之太史賀伯閣銓部籌
燈齋寺中以大業相期許願數奇不售乃日討兩子而訓之
教飭謹備注意鐫厲威不廢譙詞倦不知游息迨兩子連翩
鵠起而後公喜可知也公執二親喪禮不過而哀有加於弟
九臯友愛彌篤不難以愛子和聲後之隱之親終轍事興悲
稚春敦族兒無常父稽之前牒公無愧焉季金聲與余兒尊
生定交於成均亦以文行負雋聲公父子間自相師友處則

乙八

卷二十七

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訓之學出則教之忠媿媿听夕俾各發聞於時初兩子之令
巖邑也公一再臨視聞風謠謠然輒色喜已兩子訊斷時倚
柱聽心又未嘗不爽然也蓋公壽圖圖疾苦不啻觀火然適
得兩子以成之邑人戴兩子爲眾父而戴公爲眾父以此
久之元聲登朝持論嶽嶽數與世柄擊尋以烏夷封貢之議
連要人竟拂衣歸旁觀者或疑公不樂公願更以爲慳也居
恆與人語莊而氣和無藏怒無懽容日厚施而薄入以爲常
以萬曆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卒距生嘉靖庚子十二月
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張氏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山之原嗟乎太邱之仁隱約於一時而紀讜羣泰貴顯者累
世公起詩書之廢疾而世莫見用蘊經濟之器業而人未蒙

福安知非留其羸爲來者地耶况公重義而無固於位也故子獲遂其強直秉節而無疚於利也故子獲就其廉明即謂以川公可也玄堂有歸宗姻戚會素車丹旌徘徊增哀請纂懿行垂於後人爰撮其大都表於隧道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萬麻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蓋聞然篤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賤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詡見於顏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

乙八 卷二十七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即捐坊金爲倡釋褐令安邸臺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蠲之土蕪蔓不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姦宄爲急邑疆半侵於衛人民苦虛賦公履畝以覈復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口公著書有所刺譏僅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外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關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

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蓄其民而衽席之甚具會歲饑穀而公出帑金貴糶而平糶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圯公葺之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備貯載籍以教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忠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衙而總河糜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囂然復假公參知以填之公居湖黜貪殘吏壹以清靜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礦一疏先諸司爲民請命紹瑄卒訓於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

乙八 卷二十七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召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徙漕綱爲梗公以分淮導黃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塞黃壩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壩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讐夷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旨慰留給由復職攝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絕民以救甯念士貧無資前爲置田者婁矣至是爲鈞陳賸搜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貢院之前築避雨舍徒壁治衙不欲以密體塗足爲多士患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太常卿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既通顯敝衣糲食終身

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筭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
奔賻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亡子惟畏人之
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經堅瓠無當縣官用公廉而不伐業
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泣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
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亡所避雖賁育莫能奪也公氣
色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違上守己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
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概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
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數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
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亡悔也事伊湖公色
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於末創祠堂義
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正復推其贏於周親閭黨成被

乙八 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焉昔范文正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
族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人考諱
景即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王
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濯應
泰應溶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
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
愛錄全華荒政鄒魯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
既沒都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畏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
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
賓給諫祝公世祿擬具公事行請贈諡於朝未果余故忝史
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撮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次而

舉焉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道明余師憲副寬川公弟也憲副公以文章顯於時所至輒
有聲蹟於家庭友愛最隆也余因得與道明定交垂四十年
不幸余師逝猶有道明在也而復相踵以沒痛可言哉道明
子自邨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君配王令人之兆而合葬焉
屬余隧道之詞余不能委也按狀君沈氏諱啟南字道明先
世自汴來隸浙會稽久之徙嘉善又徙秀水之長溪今爲秀
水縣人曾祖諱度祖諱復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
諱謐嘉靖己丑進士給事刑科仕終湖廣參議石雲公配盛
氏贈孺人繼配亦盛氏封恭人恭人舉余師憲副公諱啟原

乙八 卷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復納潘孺人貳室而生君君生而白晳豐下聲如洪鐘甫二
齡石雲公爲適一山王公女而聘焉及六齡則延文成高弟
王明谷者爲塾師石雲公且晚間與講良知之學君從旁竊
聽了無倦容石雲公奇之八齡石雲公起僉江右憲事退食
之暇程其業於匡廬潯陽署中頃之石雲公疾亟請歸卒於
家君纔十一齡耳哀毀骨立不減憲副公憲副公聞君早孤
身爲督教至與同臥起君亦莊事兄若父不敢小迕自是學
日駁駁進矣十五補嘉善學弟子員十八而迎王令人以歸
是春憲副公成進士留邸舍君以弱冠攝家乘二十而遊南
雍不售歸益發憤讀書兼晝夜不怠三年復就試南都乃是
科世廟允言官議用南北部郎充同考而憲副公以水部應

聘君於格當避歸潘孺人悲曰而兄獨不一爲若地乎君
從容進曰遇合有命且兒業未成後舉可待也潘孺人乃釋
然後盛恭人從憲副公入蜀避疾而終君聞訃大慟經紀喪
葬事甚豫及旅榘還執喪如喪父時人咸稱其孝云服闋與
憲副公家居數載詩酒相酬和事相商略疑義相質難怡怡
如也而莊事加謹每燕會不敢與均禮已而憲副公出參魯
藩貳秦臬三事奕奕在望而子茂仁且讀中秘書稱清貴人
無不榮之君特持盈滿懼移書憲副公曰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父襲金紫子入承明盛矣曷不效鵬之六月息乎憲副公
遺思乞休疏欲上還中蜚語得調歸謂君曰悔不早用仲言
以是益重君是時君業厭公車業而二子且嶄嶄見頭角矣

乙八 國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是令密召君語云若今且得當亟列家醜法事以來君搖
首曰豪扞固應爾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遽獲免歲嘗大
禮借憲副公大出困粟周族屬他釜魚而甌塵者賴以舉火
無慮數十百家君兄弟皆以厚德爲鄉人所推戴以此居恆
服御無所芬華衣常三澣或以鮮衣進榘謝去曰吾固不樂
此也不劇飲酒至留客必極歡談詞如雲愈叩而愈出然必
軌於正撫二子甚慈而不輕假以色笑喜觀書尤嗜莊子得
其意而善用之榮辱誹譽不輕動自郃嘗兩舉弗果輿論頗
不直忌者君置之不問曰固有命耳晚趣筆乾之學傳燈一
書手自丹鉛節略勒爲一編時自緝閱冷然會心廉閣據几
若終日不知人者別自號澄源居士且榜古句於扉曰閉門
客至常疑病滿院花開未是貧噫君之意遠矣所著有市隱
草遊燕草溪居草若干卷生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卒
萬曆甲辰十二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王字仲子考卽一
山公刑部主事諱愛妣賀氏封孺人生嘉靖甲辰八月二十
日卒萬曆丁丑五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四相儷二十年君
念其賢爲終身不娶語具墓銘中不具論子二長自郃娶卜
氏仲自郃娶潘氏皆太學生女四長適周應傳宜春縣知縣
次適陶元杖又次適項德明又次適樂金聲皆諸生孫男五
純祐純福純祐自郃出純祉純禧自郃出夫天地無窮而人
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見也於萬物奚
擇焉君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里閭頌其仁宗族歸其厚簡

乙八 國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策播其文雖謂爲不朽可也沈氏自給諫以來三世有名爵於朝而君學行能不愧其家世余因卽狀而撰次之授君之子以表於其墓

蜀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駕部郎馬君與余交其尊人雙山公集余得而讀之蓋居恆喜怒憂悲過從游眺靡不見於詩溫厚典則而不乏韻度藹然仁人之言也君一日詣余曰先人墓木拱矣而微行未章焯如之罪也願邀一言表於隧道余又曷辭按狀公諱繼龍字雲卿別號雙山少卽知刮磨幼習委已於學年十四選爲弟子員每試必居高等學使鶴田蔡公默泉吳公望臨一時皆奇其文往校他所亦挈公與俱歲丙午舉於鄉四試禮部

卷二十七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售歎曰親老矣可擇祿耶乃謁銓補成都仁壽令至則務惇大捐煩苛縣有治聲會三殿災采木使者旁午於道遠近騷然公曲爲之畫事集而民不勞御史董公業首薦剡矣乃黃公昇用司空敦本事逢迎者以嚴急相高公見謂爲遲緩竟摺撫他事効之司功謂兩臺不當異同例也且事無左驗奈何太宰曰蜀有巨役吾不難詘一令以伸主者因擬改用公屬外艱奔還卒喪補重慶學教授日以經術造士請益決疑人人得所欲以去嘗識蘇兵憲兩楊給諫芳於諸生時人多其鑒云攝合州以惠政聞頃之真守至移攝涪州白蓮盜起城內外皆驚動公爲設方略嚴守禦人思自奮州苦無非民大困公浹旬而穿十餘井中恃以安自是盜衰止郡守二

浦程公曰馬君一方長城也涪人自固歸艦舟城下仇家誣其賣城納賊宜論死公一鞠立出其人而致仇人於法舉州以爲神江津富人貌奇而多金或指爲盜魁左右乘間言富人無罪願以等身金贖者公叱曰三尺可繫耶尋察其枉也遽釋之富人請輸金如約公曰生爾者法也非我也亟去無汚我當是時公賢聲藉甚未幾遷蜀府紀善公臥家未應蜀王聞公名特以書趣行公慨然曰仕貴遇主耳且蜀少陵舊游浣溪諸勝吾所樂也起就官王待有加禮公感知遇多所補助王自以爲得公晚上書薦爲長史未命而左史某至聞之輒與公構爲蜚語中公賴王力爭之僅得免歸王所爲寵行者備至諸宗洎文武寮貂瑤諸人皆出饒國門瞻望咨嗟

乙八

二十一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不能舍去前此所未有也先是公去合三日而城破及是去官一日而靡燬若故脫公兵燹中而爲之地者吁亦異矣抵家課子外一以詩奕自娛家故多費以好施予中落迨罷官垂橐而歸意泊如也平居恥言人過卽意有違拂不形於色所入與諸過逢飲酒笑談窮日夜不厭費盡不復問族屬寒饑逋負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嘗曰吾無以貽家但使方寸無恨可爲子孫藉耳故公無崖岸斬絕之行沒十有九載而人思之如一日也以此曾祖諱文明祖諱德齡考諱榮上世居大理其徙永昌也自德齡始配閔氏子男五人長汶川令翰如次邑諸生健如次卽焯如駕部郎次邑諸生翔如鎔如孫廷雲廷錦廷飛廷黃廷翼生正德辛巳正月二十四日

卒萬麻丁亥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葬邑九隆岡之原夫用以識鑿爲急公能拔兵憲若給諫於稠人中何難事功哉而顧中於讒以老彼左史之相軋無怪也司空以小失其指至汚蟻人之平生以佐其喜怒哀使佞人高張而良士顛首亦足悲已然公尚於用而不能不昌於其詩阨於身而適藁其餘以遺子孫未爲不遇也余故論著公本末伐石紀辭表見於來世庶幾以慰公於九原

江母楊氏墓表

夫成周盛時有師氏理女教一時窈窕婉孌之姿相錯而出至今讀其詩者油然而興仁孝之心以是知聖人之爲教遠也新安江君東鳳母捐館日余友沈太史既銘其墓至是復委

乙八 潛園二十七

二二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撮其懿行表之隧道蓋十有九年而孺慕若新儻亦有風人之義乎則余曷辭按狀母姓楊新安望族父彥綱以貴雄於鄉母幼生富室深嚴靜密闔以外未嘗錯半趾父母愛之久擇對未得時指使明威將軍潔方授書左塾一見喜曰真吾婿也命媒灼締姻因委禽焉及笄歸將軍退默不敢與諸妯娌諸瑣細必關冢婦即有所不堪夷然當之將軍在兄弟中以才名父令主辦賓客母拮据中饋所詣立具將軍名坐是日起姑楊病醫藥罔效將軍夜禱於神請以身代母聞而泣曰姑吾母也夫吾天也倘疾可移吾何愛於眇躬因易禱辭願以未盡年益姑而無以姑故及夫是夕室中若有神冉冉而降異香襲人明日霍然疾良已姑老益善病產藥餌滌

廁膾不以勞與垢一屬旁女奴姑濱死謂母曰爾孝養吾久願昇佳兒以報母生子二十年不復娠一夕姑見夢抱一兒昇之是歲果舉東鳳時謂爲孝感所致云將軍仲兒坐註誤繫獄中故萬方爲脫之仲出而藁如洗母盡出嫁時裝業廢著不數年家饒於前無何仲卒母撫遺孤如己子孤夭又撫其子如孤有諄諄者曰置之是不足校也性澹泊自爲婦長子孫賽若儼若劇紛然在門家人趣出觀母一切謝絕無異處子時至家祭則躬刀匕視餽豆雖老不任勞猶宵衣部署之祭儀舊雜土風東鳳長讀禮采先正書緣飾歲事稟於母時方病令兩婢扶掖就觀喜甚其心會於禮類如此歲終必命鳳存諸故人周其匱乏以緩急告者輒爲解簪珥濟之不

乙八 潛園二十七

二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責報居恆教鳳兄弟及諸子婦必歸於正女歸吳氏婦道甚修每問訊猶拳拳訓戒不置里閭興廢事幾隱伏母與將軍策之不爽毫髮將軍以令名始終母左右之力居多生弘治癸亥五月六日卒萬麻戊寅八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有六嘗謂國風所載草蟲雞鳴靜女諸篇率家人女子之常非必柏舟載馳遭罹厄會以著其奇也而皆爲聖人所不廢若江母者婦也而任子之養母也而兼父之教未嘗過享有家之奉而暨於有家之勤概於草蟲雞鳴舉無愧者故余爲表之附於彤管而仁人孝子之意庶有慰焉

丁母黃孺人墓表

丁母黃孺人者真州黃一琴翁女也黃之先某以諫議著至

翁尤稱長者生孺人端淑婉戀心絕愛憐之而海陽丁長公
子昭時行游江淮間美丰儀言論侃侃翁一見以爲奇因鄉
人請以女妻焉是爲黃孺人孺人歸長公踰年業舉伯子矣
已進一廕則舉仲數年孺人復舉季子孺人皆躬鞠之雖鄉
之習於丁氏者不知其異出也長公不佞爲然諾而精計研
術發輒奇中一時推爲祭酒當其時座客常滿孺人洗手治
具靡不咄嗟辦者長公慷慨好奇計常思一當縣官用會兵
事起度支絀主計者議更鹽筴令時論洵洵長公心動孺人
輒前臾之曰微公誰其一言者長公因上書部使者條具利
害甚晰卒罷河鹽遞運而就城新城眾乃定部使者拜長公
爵一級表其門而邑大夫咸折節禮長公矣長公益好行其

乙八

卷二十七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義聲噪於江介無何一疾不起諸孤長財十齡弱者在襁
褓也孺人痛甚矢自絕以殉黃翁哭勉曰若不爲諸孤地耶
何以藉手慰地下孺人意悟始強食而亟謀歸葬盡挈諸孤
行或謂孺人黃翁固在也亟歸何爲孺人曰天乎吾夫歸骨
故土未亡人不即從死而忍遠邱墓跳身異境也吾其代夫
子以養使孺子就學仲父畢先志於願足矣歸則听夕治甘
毳奉兩老人歡而家柄盡付之叔三孤次第受經義孺人以
其間臨視之稍忘輒泣曰吾所不齎恨以沒者徒爲若等也
以故諸子感其言卒有立云或謂丁氏業拓於長公宜早自
異孺人志曰丁爲海陽義門若顧欲墮公藝家聲耶叔聞之
愈益感勵卒教三子俾有聞者不忍負嫂氏知也孺人自長

公殂屏色澤卸華綺笑不見斷步不踰闕者終其身疾革從
容與諸子訣曰吾可以下報君子矣神色不異平時蓋愴然
委脫而逝亦異矣哉孺人生嘉靖己亥九月八日卒萬曆甲
辰五月二日年六十有六子惟曜惟暘惟暉皆遊太學有雋
聲而季尤工古文辭與余善以某月某日厝孺人水百漚之
陽乞有銘矣復詣余曰敢微一言表於墓道余讀詩知周公
侯士大夫之妃以馴德淑行相君子而王教藉以有成晚近
世其風寢微矣孺人以順爲婦而接族親以禮以嚴爲母而
捐廩御以寬是時長公負義俠名而曰吾能不以家爲恤者
內之助也故聞者於孺人莫不欲其有後而諸子果以材譽
於世嗚呼賢已孺人子姓婚嫁語載志狀中不具論予特撮

乙八

卷二十七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大者以附於雞鳴鳴鳩泉水諸篇令來者得以觀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德實有以
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歸然而揭於松檟之間爲人所
習視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
人進稱淑人後先拜勅者一拜誥者二錄勞閔孝褒及幽遠
恩至渥也子其一言表於隧道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
忘余稔知淑人賢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
王父舜父楠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即淑人少婉嫻
清令父母奇愛之嘗曰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大其門歸封
公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煨煬井臼之役一出其

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切服御食飲必當其意舅疾革時謂曰有婦如此死無以報願新婦之得婦如新婦所以報也封公性嚴急淑人委曲而以意當之咸盡而飭封公時爲解顏及舉司空兄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輔其闕夜分呱呱者繞膝泣念不足當明日不敢輟也諸子稍長就外傅淑人則色喜操作倍力資其贏以饌先生酒食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韻人以爲美談頃之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淑人色願莊曰謂一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毋甯尊修其德業而稱賢人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戊辰成進士起家建甯李官淑人時時從封公以清苦督之一鮭菜必問所從獄具必問所平反幾何司空以是精爰書所讞決必準律而

乙八

卷二十七

二二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進士爲番禺令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人也事舅姑夔夔然接娣姒怡怡然御子姓秩秩然驪笑有嚴中懷則融逾喬逾贏既穀且豐有子頤頤蔚爲時宗王三錫命高朗令終天之報淑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焉而謗劣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之身後而奉揚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也是以不揆而爲之辭

乙八

卷二十七

二二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墓志銘

榮府紀善闕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闕山學者稱闕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為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闕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為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為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為人慷慨有大志

乙八 澗園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遭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於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為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闕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為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映而已居闕數年節縮裘衽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為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叱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為最著而晉江

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其二集中可考也顧

公既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即詐公公不為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為浮游誕妄者之所託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為荀卿子夏之後為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為淵也悔為岸也公雖觀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昔有僂女者曰慎毋為善女曰然則為惡耶母曰善尚不可為何況惡乎余嘗三歎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

乙八 澗園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鳴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逮洞峯公且且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入太學久次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黃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報罷歸七年萬曆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二嫁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仕以明年正月八日葬君沖天井之原而率其兩子丐余銘先是隆慶丁卯仕從余學君

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通籍至罷
歸數年不聞問知其病也余方歎息昨乙酉襍被擱兩僮奴
見過觀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交集
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譎譎至是鬢毛雪白齒落而
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
泰山抵薊門晤少司寇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
歸繁昌濱行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苦多疾羈旅非調攝地也
君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齷齪對妻子終老鄉閭乎
余又歎君之形儻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竟止此哉君少負
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視里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
偏交世名士廣見聞也性嗜書奇編奧帙不惜重貲購之至
節縮裘任以足其好天官律麻戰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
壬皆探得其要冀以其學待用不錄錄止也而世竟無能用
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同君過潯陽薄暮榜
舟相尾知爲盜也一舟皆驚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眾
匡坐以待頃之盜果去如其時抵黃安諸生薄試期占者十
七人君曰獨方民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健則幸未登
第其終場常有誤然得雋者亦終場後方耿皆如君卜以余
所見即高真隗炤不能絕也張用夏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
甚忠宵人傲風俗爬梳民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摺擊姦凶
興除利傲非非矣邑人歡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
不以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事咨

乙八 濟國二十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磨經歷無不殫
心力然束於職不得施用罷官時聞劉中丞川兵嶺東西往
訪之冀一聘其奇時岑谿賊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
諭平之中丞大喜過望厚齎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
籍帶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敬鄒憲
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行者卹具餐授館
至減產贈之不爲悔嗟乎若君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
陳編宿說貫穿披剝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鈎深
應猝投機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稜名明師良友追隨講解
議論文墨之間宮動商應笙鏞錯陳也而不以干權勢厚黨
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子弟問所欲君曰無
之弟以銘文請若師吾願足耳噫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
不能副也姑撫平生大指刻於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
銘曰
世道日喪士習卑卑爾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興翩翩豪
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績業就其材就之甚難莫我
肯培名時中窳實迺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滸杜
若空芬歲過有約擊音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
誰知余慟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畧不受
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

乙八 濟國二十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為反乃其游
驩然兄弟不啻也於乎余方賴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
設君歿且滿歲弟期若朝將葬君萬歲嶺之原而以狀屬余
銘嗚乎余忍銘君日君病不能酬對而第匡坐見余日知己
難嗚乎君知己余矣忍不銘君君先世武強縣人元季有德
新者為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
新生鵬舉永樂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
諒友諒生景晔景晔生春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王而
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博士業佐之日
持籌無休時取且易君少乃封公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漸瀛
順適封公而以其間結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為常歲丙寅君

乙八 卷四十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兩弟以余師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問歸持余說告之君大
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
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門無俗士之駕座
多賢人之屢矣京師士大夫淵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
可勝紀有名學道者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倅僦羈旅
不廢講究游從之適者以君為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
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詹文學孟仁李客
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名藉甚居頃之補餘
干縣主簿同志或嗜之君曰若薄餘干耶異日者以所聞微
試之亦可不負吾學矣簿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
蟠據為姦積逋滿六萬君單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民

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嗷呼請自輸而為姦利者悉
得罪去有奇羨或諷君報官希薦剡君曰吾忍以膏血之餘
自為功耶即分還其人罷之縣當水衝郭外捍以大堤數十
里而鄉薦紳多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蓋小民食其勞而
鄉薦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愛之一以屬君君曰是易耳
乃履畝出夫并為部落法勒之不十日堤告成令乃大才君
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
監司者常寄戚否於其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
於師友者試行之不為宦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既歸人意
其稍衰沮君更以得意問學為喜輒走楚粟學於耿先生
君自丙寅脩身臨政脈脈以先生為程至此始執贄稱弟子

乙八 卷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焉留數月學益進濱行以愛眾親仁語相助自此諸瑣細悉
本此兩言族子故相憐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戶君曰
眾且愛之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穎異者資之
成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蓋君接人溫
溫而察乎賢不肖甚詳於善良貧弱撫卹尤至非獨學力亦
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聲色玩好譙遊之娛一不概其
心而第用之扶危振乏尊賢養老問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耶昔子貢廢著粥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必褐衣蓬戶
乃為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
而進於禮余不及君明矣豈嚮所謂解悟者為蹈虛而實行

者爲近實耶君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
萬曆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爾升
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簿然君名起鴻
臚時故稱者第曰鴻臚今因而不改所以志也銘曰
我哉子晦玉立脩篲句傳賓設朝儀具瞻汎愛而親既孝且
友子學余銘千載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者爲滁州
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家焉再傳而生偉偉
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生長軀美須臾方頤豐準望見
者皆爲憫然幼勇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歎曰嗟乎士無

乙八 卷二十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見材安用此齷齪能吾身爲去而操巨費鬻鹽淮陽問費
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穀千百斛君環視其家
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
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暇或怒馬出柳下立標習射以爲
常君既葬葬僞黨中又以貴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
用也拔爲陰陽典術則時時募投之州濱江巨盜乘江流出
沒君攝巡微事因羣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曰若早耳安
用此自勞乎君微應曰吾有以用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
刃裂裳爲旗斬一獄卒走刺史以下股栗莫知計所出急呼
君君策之曰橫江者東采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
下戒嚴去則投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九江彭蠡

避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遇賊矢發斃一人
又發又斃一人賊眾驚走遇所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
五人共俘獲八人餘賊奔左右欲奮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
且公等力罷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
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犒以金幣羊酒君笑曰是
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
於酒以自豪蓋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別業在臨湖門外常
往遊其中或散步邱畝蔽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
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
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蓼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
半百道衰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

乙八 卷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太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
惜哉昔朱公挾計研之筴以其五霸越滅強矣而用其二於
積若譬之貯火於帷光燄閃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
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林樾
踞天門觀日出絕叫瞪視其胸中之奇旁人不盡測也嗟乎
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
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
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劑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
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足於人者稟母教也君歿十七年張
卒得年七十子一卽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虛
宦范淵劉繼武王一聘妻孫二覺以萬曆乙酉十一月二

十有五日合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強爲之銘銘曰其材也信其伏也訓訓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鬱鬱高岡同歸者妃於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者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凹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麻甲申冬偕寮增姚祖舜謝石徘徊丘壠間久之意其坎庫嚙於水相地山陽改厝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衛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資李眉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

乙八 卷二十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曆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

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豎操贏奇致萬金衆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門躡山湄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楣紺布殿丹流墀三寶地生光輝齋萬僧予百榘飢者飽死有歸其名聲動素緇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藏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代歌

師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嘗簡郡縣士殊異者羣之金陵冀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期以選至覩其容循

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有七康強如六十許人其間門雍睦卽之令人意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蹻擔簦訪余於黃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蓋斯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於學者然歟居亡何聞餘干歿驚世不已未幾期以兩老人銘文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其能爲情哉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強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巖巖生友諒友諒生景暉景暉配趙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盡廢賴母

乙八 卷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氏茹荼存孤以至成立故終身感愴力行孝不忘起商游至擁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舟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柳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孀母忍以孤單嬉戲此因起罷去絕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紿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祲州民嗷嗷公捐

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相曰重義然平居饑者哺
殮者藏口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口口
口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湧歎曰吾六口口兒非母氏
不至此奈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口游吳越往返四十年
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
勿再往吾計自此決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自娛不復出日
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白下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
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
德與康甯富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
予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福也翁
雖隱石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第見其富壽康甯而知

乙八

卷二十八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循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己未十
一月十五日卒萬曆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
貴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
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玘州學生先
卒次朗即鴻臚寺序班餘干縣主簿娶吳氏生爾升爾爲次
期貢士娶王氏繼王氏生爾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
爾登爾積州學生餘皆幼女二增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
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銘曰
疇不讀書而翁讀書無虛也疇不爲善而翁爲善樂且也咨
爾後人其無譏以慰翁於九原也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

玄予諱光初姓金氏玄予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內行修飭
不自點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十帙而不夸多於人
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豪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
治民無他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
於罪靡不得先是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少
司寇吳君伯恆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及玄予五人
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劇
切已余又與玄予同婚朱氏爲寮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
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恆舉於鄉玄予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
舉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爲知
人乃伯恆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予困公車者餘二十年

乙八

卷二十八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己丑余謬叨一第玄予猶抱璞不售知者歎憤玄予自念先
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升斗以養沒又不獲微一命爲泉壤
光顯親之謂何乃遂頽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予令奉
新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予
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蒞
嚴邑批卻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
乃以玄予往而玄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
當大觀玄予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
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玄予病急往視之則
玄予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尙寶王君出其裝纈緗皆玄予手
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有八金囊中之餘裁七金余約

於同鄉醴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史胥僕隸從立
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計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
哀者玄子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
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輿南歸將以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
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簞簞輒沾沾自喜謂莫
能誰何我者務在搏擊彊禦叢怨無辜以自標異而爲名高
令僚屬士民重足厲廉而劇矣玄子兩任百里之長迨歿
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
見思沒世而有餘慟斯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子上世家大
梁宋南渡徙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徙吳葑門五傳而生鍾爲

乙八 源國二十八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大父鐘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陵及玄
子舉於鄉復奉父還吳君始配王氏蚤卒繼朱卽余室之女
弟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
生戊戌某月某日卒萬曆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
乎余從諸君游迄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恆沒於
家及余入朝而維德鼎卿之訃至今復哭君於旅舍蓋俛仰
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人世之爲幻而有生
之不可常口口則余之爲感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子困於翼飛廉平有聞著於兩
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在人孰當其興在子
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督漕運鎮守淮
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
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
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
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
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肯過之非獨
能不愧而已公沒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何應德亦歿
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
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
定遠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

乙八 源國二十八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改
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
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甯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
勞晉明威將軍甯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
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
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
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慨多節相者奇之曰異
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
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畫出治事夜侍
恭人盡啟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苦枕塊
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

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
恭人憂之公慰曰悲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
宦遊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
比卒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卽以與弟
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
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甯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
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
武舉中式石學士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眾以所對多作
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
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
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穀公歷漕既

乙八 漕圖二十八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久國計謂贏河渠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狀靡不明習
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
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三年黃河
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
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
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
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
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
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
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
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漕河在淮之南

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
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能公議會通河
之塞自濟甯至臨濟計三百八十里尙書宋禮發山東丁夫
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
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
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
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
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
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
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鴨船
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

乙八 漕圖二十八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諸爲事變之備
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羨
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賸削四出人
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
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折
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
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有識者聽之歲甲寅海上
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
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
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
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

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為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
公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
相率去而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
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
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滅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
者寢眾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
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為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欵汪
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疏兩可誘而縛也薦鄆人蔣洲
張惟遠使為問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
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
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為

乙八

卷二十八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
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用而能突入
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
役哉不得已也此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履九重之憂中
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
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
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
一擊虜以為功而他不限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
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
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
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

士卒殍死者眾矣殍死者眾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
亡日眾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
士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
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
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
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
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
本計乎此所謂決波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
闖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
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眾洶
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

乙八

卷二十八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
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
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
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
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
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
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
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
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

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
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
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
爲跖者嗟耶爲文敏給疏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
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
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鈔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
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餽粥諸如建橋賑饑類不可指數
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疏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
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
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葬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御誌女孫

乙八 洪國二十八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尙書張公邦奇女次卽達甫能世
其學歷官廣州參將娶禮部侍郎黃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
杭州衛指揮吳懋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
都指揮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豪芒而臨陣出奇
有實青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禦視而禪榻
茶煙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裏尸徇國
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
文不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概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
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元凱一等
矣是可銘銘曰
維口口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起濯纓其

淵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
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既富且多厥維鯨鯢東
海弄波公遇蘇門撥甲揮戈以一枝百矢死靡他賊氣以折
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
之以弱爲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
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
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闢公所自得日月有邱其下冥冥
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明故龍田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麻己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院庶吉士
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田翁以疾終於家計

乙八 洪國二十八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吉士君踊擗欲絕賴朋輩寬譬之乃克徒跽以奔冀謀於
兄以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
佞某次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城
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滇包世爲滇人自此始關壽生英雄生
政政生吳吳生潮配潭而生翁爲蒙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
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瀛包氏自祖壽始閔姪不任輒代以戍迨潮五世家問寢
隆賑窮扶義實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其字少稟異姿拮据
文事瀛雲阻遼苦莫購書翁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衷
乃不累名齋靜修冀以見志事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
華髮連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耐

辱不能辱人唾而自乾蓋以書紳有復其家鬻金糶粟翁曰
往哉黽勉以續兵興山管轉餉趙起翁不辭勞殫力以輸寡
門外交交必端士人過恥言言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
奉身儉薄施用靡慳厚積於身以待令嗣有子成名翁乃即
世種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二子
女四伯曰聯捷見其其次伯也績學敏有詞章次公奮飛館
閣翔翔吐其華粲配質之美將潤帝猶深闕卓煒木濟任國
氏王若張謝訓樊源皆培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母李終惠且
溫克相君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口山之穴維翁
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長者顧
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祝封章一疾莫瘳遐邇靈傷

乙八 卷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叫天天遙猿歸子晨星夜猿問關萬里有標有松鬱乎中
丘誰其銘之太史弱侯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已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絲壬辰進士起家以父
命手自追狀請志銘於余是孝子慈孫之志也按狀何之先
占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
贈太僕公是為公大父五世而有觀察公是為公父配母羅
安人以弘治辛酉生公公生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膝
上辟叫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受尚書輒能
問奇發難師為之遜席者再八歲從觀察公之邑詰以禹貢
四清支脈一一數對如披水經無爽弱冠為儀封王子衡公

所賞識補博士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罷投筆歎曰
以我蚤夜唯是弗讀父書墮家聲之為兢兢也潛心下帷亦
既不遺餘力願將卒焉囊中不獲脫穎而出命也夫則又安
能必與命角而白首庸下喁喁作苦為絲是盡屏博士業覃
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
指授著先天經世并麻理管闕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
驅祖沖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載集中德清蔡公汝楠武
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不加禮遇公者蔣
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三灘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別
毘陵唐中丞數相貽書論弧矢回算測望橫立差法甚悉而
趙文肅公尤與為石交每見相與揚挖道真推行麻數不覺

乙八 卷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膝之自前而桑陰幾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得公以為
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抗禮邑長吏以煩多
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日輒不起其下世蓋嘉靖癸亥
六月距生年六十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
察公喪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子落魄不能喪公為殮葬
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槩裝焉及觀察公歿
或將不利於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
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母弟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
具酒馔以草蔬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
公高誼爭納履奉卮酒為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蹏則盡以
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窶人其不欲近利類如此與人羣居謹

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僮奴供事左右數十年無見鞭笞者齋
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故停披輟吟其好學蓋天性也配董
孺人爲雲南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廩廩孺人以
冢婦委曲承順爲諸姒先觀察公以爲賢姑羅安人則更賢
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業及後顛精理學
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力爲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爲
弘治丁巳歿嘉靖癸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
承久承吉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爲公仲
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爲起泰縣諸生起升仰湘潭令起晉舉
於鄉久出者爲起宗起寰起宏起晨起察曾孫十三人玄孫
三人銘曰

乙八 源圖二十八

一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有國經孰先麻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倫宋有邵
子疇人莫寤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先天二十五家自以
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邱墳巴
水瀾瀾聞孫日起公德未遠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
自遠瀾高我篆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

嗚呼余曷忍銘公哉曩公官留都遣其子若增從余兄伯賢先生游余時髮未燥也而公獎進之者備至頃備員史局公子若增時時相過從講舊好蓋三十年如一日也則聞公春秋高矣而步履矯健齒髮光好方以為百歲不啻矣嗚呼孰謂其一疾而遽辭人間世哉公子孝廉時蕃輩將以三月廿三日葬公祖塋之原先期以外弟孝廉劉君狀丐余為銘按狀公諱周字公甫姓苑氏號沱溪國初諱士成者自清苑

乙八 游園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徙寶坻縣之洛水沱村世有隱德四傳而為封翁章性剛毅有揮霍才家日起配吳生三子公其長也自幼穎異不喜嬉戲大父禮甚愛之嘗謂封翁曰此兒必充吾宗及受讀封翁督之嚴公奉教惟謹弱冠起民間藁然首諸生籍自是益肆力於學夜篝燈起讀以為常督學使者謝公邑侯武公孫公交口稱之庚子中順天府鄉試癸丑登陳謹榜進士釋褐授鳳陽府推官廉直不苟時倭寇勢張甚撫院檄兵往赴之兩將後期法應斬公惜其才萬方救解卒能以功贖富民吳若戚以誣誤久繫諸理官知其枉無敢出一言以明公毅然白兩院釋之其理冤釋滯不避嫌忌皆此類也中丞若按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丙辰進南戶部浙江司主事會推北新

關者當代司徒廉公材軀屬之時浙梁中倭商販不通意歲

額且訓公曰東南民力竭矣乃益務縱舍之聞者輻湊歲終會計願浮舊額者什三悉籍而上之事竣還原職再期進員外郎尋陞南刑部廣東司郎中大司寇白石蔡公一見語合有疑賦輒用者議從末減者居多己未冬考最階承德郎封父如其官母吳妻彭俱安人明年以風竊大察中叢語左遷公六安州同知普署穎英霍州縣事政尚寬簡鄰郡縣聞之求理者雖用錯凡有守令缺即曰安得若公者而父母我也奉命殺前中丞某軍餉人謂公且引避竟以實上時論壯之當道王公廷朱公炳如尙公德恆亟稱公以首薦贖進懷慶府通判以內艱歸服闋擬除河南衛輝府通判諸馬致宿弊

乙八 游園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之一洗中丞朱公衡按部使者李公邦珍聞卿董公堯封交薦之庚午進池州府同知攝府事更攝東流青陽二縣興革允當且廣厲諸生得民與穎英霍同按部使者劉公世曾中丞張公佳府連疏薦復進南刑部福建司郎中公再至即不無俛仰今昔之慨而於勤修職業者愈兢兢焉癸酉春今上嗣位覃恩進階奉政大夫封父如其官母吳安人配彭安人進宜人公故倦游會喪封翁退意彌決服除懸車不肯起大司寇謝公登之大司馬劉公體乾冢宰王公本固咸以未竟用惜之或有趣之出者公曰嘻吾年未六十顛毛種種矣奈何僕僕弊折諸貴人前耶課耕若讀是亦拙者之為政已歸而為德於鄉者垂二十年誠心為質無少長貴賤靡不服

之親故貧乏不能存者周給之不厭居恒幅巾白帽手一編
自娛意澹如也生正德乙亥九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甲午四
月三日得壽八十配宜人彭先六年卒丈夫子六人時茂國
子生娶楊氏繼孫氏俱先卒時藩舉人娶黃氏時蔡國子生
娶蕭氏蚤卒時芳國子生娶喬氏時齊縣諸生娶郝氏繼劉
氏時藻縣諸生娶趙氏女五人長歸縣諸生王九成先卒次
歸玉田縣舉人李充大次歸豐潤縣諸生谷應徵一許聘艾
應吉一許萬昌齡孫男三長弘猷縣諸生次弘胤時芳出弘
胤以公命後時茂次弘典時齊出曾孫一興植弘猷出鳴呼
造化之理一洩而無餘者卒不可繼其合采鬱鬱者卒有時
而吐乃其常也公以未老之年毅然自斷與千鈞之弩發而

乙八 卷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中摧撞折牙以圖息機者同蓋位不盡職才名不盡彰實
而公之所未盡者有子若孫焉繩之則易莫非公用耶是可
銘銘曰
樹樹大夫嗚呼其文有若其賢有若其辭其書甲第輝
連再入刑曹多所矜全其德其恩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乘指大夫明哲寡愛而德化爲貴其德不謂然悠悠者流觸
機而前如公勇退息影其泉且遊且嬉二十餘年壽開八袞
無疾終天於人也隨其大者全史氏銘之瘞於墓田松楸蒼
蒼公名永年不弛不驚萬年之阡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君畢姓諱士范字一衡父松坡公某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頃

年八十奉特旨存問者也曾大父貴大父高皆以宮保公貴
贈戶部尚書宮保公負大節爲三朝名卿配夫人邵舉三子
伯士涯仲即君季士渙光祿著承君性雋爽敦孝義事兩尊
人篤至夔夔齋栗與昆弟友愛甚昵居恆自相師友卽墳奏
而箴和不啻也起家貴介子而無他厚畜徒以廣置廢山燃
地種木久之大竹長杉回合蔽虧而君遂以費饒一時然不
以恣己之爲而盡其贏爲賑卹交遊費虛鄰雨人君童子時
師過其廬升堂展拜歲時必隨問以爲常見道產者駐車立
棺瘞之乃行其急難求假隨力以應未嘗避遊士至其家無
不滿意去故飢者食病者藥而又助修學宮易民田廣其地
捐三百金不惜也明興陳王兩公考古聖賢徵言自得於心

乙八 卷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警寤學者及其久也流風寢微至余師耿先生復大振曩
在南都微池常三郡尤盛宗之符卿潘去華其一也君嚴事
以爲師會先生鄉人李君鳳采與君弟共學與者十人君有
會於其言歎曰學不可已也而僅僅數人何示人不廣耶於
是爲創陵陽館盡招里中及他郡有志者與處或欲出山谷
求師友君具資斧戒僮僕從史其行而庶幾成之所謂耻獨
爲君子者非歟是時君名落公卿間藉甚楊少宰祝司諫蕭
方伯崔大行謝計部翟學博君皆與往復朋友過從曲巷棗
几茗飲冷落或窮遊縱觀杯行淋漓率爲人講說眉疏目明
照坐奕奕夜闌燭盡相對忘疲大率尊禮其耆宿以覲進而
感厲其少壯以就學數年之中爲會者徧三郡從遊者數百

人朋簪四合聲流畿輔嗚呼盛矣君少爲博士弟子以任子
恩入辟雍七試不售宮保公強赴銓授督府都事使歸邵夫
人病劇封股肉和糜以進率崔宜人侍臥起無敢歸寢者三
歲疾乃差宮保公趣行單車以北晉督府經歷再晉戶部員
外郎三典職壹意奉公不以秋毫自點時東宮婚禮費踰常
格數十倍君以職事所關力爭之疏雖留中而尋獲減十一
二自君始也以日夜念親不釋移疾歸歸踰年邵夫人疾大
作日夜料理湯藥竟不起君神意俱盡哀慟累絕歛舍之次
宿疾發不自知踰二日覺痛甚則氣已脫不可爲矣臨絕無
一語惟曰陵陽館諸君不可慢也一時知交多慟哭失聲既
久語其涕下不自禁蓋君之所感者深矣配沈贈宜人繼崔

乙八

卷二十九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封宜人以賢孝著成君之名蓋多其力云子三汝楠邑諸生
次汝柱皆沈出相繼卒季汝楨側室朱出聘崔處士廷信女
孫文燁聘施孝廉天性女君生嘉靖丁未八月十有一日卒
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有三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某山之原而余爲之銘曰

君一倡兮墳如堵牆別來數州兮紛其蓋堂道風煽兮十雨
霜嗟若人兮孰可忘廣者地兮高彼蒼蒼來魂兮靈勿爽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誌銘

余先世莒之海曲人同里侍御陳君最官京師金數過從咨
山川人物因得其尊人昌黎公之爲人竊嚮往之迨侍御尹
憲中州過家親省曾幾何時輒馳使計余并函所爲狀屬銘

其墓門之石余曷能辭按狀公諱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世
爲莒父人少鞠於伯父前是公父易質時公生五齡耳乃摩
其頂曰續吾宗祔仗此兒矣幸成長能無墮青箱業乎公感
泣若成人然髫髻時屬文間出奇語爲先輩所賞雖家貧甚
至裘衽不給誦讀不爲輟弱冠補州學博士弟子茹荼績學
文日益有名先後督學使者虞坡楊公江峰呂公咸歎其闕
博非曹耦所能儷也嘉靖丙午領山東鄉薦七上春官不售
歲乙丑謁選分符真定之靈壽縣至則約已惠民所爲拊循
者不遺餘力一時編戶如登春臺而邇慈母者當道僉以上
考註之丙寅調昌黎公治昌黎與靈壽同縣治南臨海岸雖
屬邊徼不數中虜屬秋至城水漲城北方圯版築欲興而虜

乙八

卷二十九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倏至公登城瞻望遍山盈野若蟻附然有周生者挈家闔門
投北山而去且揚言曰此危城足支虜乎坐是繼往者趾相
錯於路公怒馬出亟止而諭之曰城北雖稍圯吾有筭可當
長城也人心始稍定城之罅盡索巨木抵之設旗幟部分居
人以守獨北城無敢往者公率百人身當之頃之虜薄城下
連攻三晝夜不休獨北城疑有備不敢近越十二日虜攻愈
急公厲氣巡城大呼曰吾輩當以死拒賊城全爲功臣城不
全爲烈士奈何坐自斃乎聞者感泣自奮是日自卯至午急
攻不下守者矢石交下虜中傷者甚多尋自引去凡避山谷
者百靡一脫而城中億萬生靈藉以全活於公論功行賞當
何如者顧值者不解公出城諭留居民而謬謂公懷印綬爲

引避計巡關使者竟以是論罷之公不屑意也公歸既久屬
今上壬辰侍御自家人內臺以公禦虜事備為疏欲聞之朝
公持之曰吾居恆不求知且事三十年往矣即主上憐而自
之欲何為第汝直道匡時如古埋輪折檻者之為吾願足矣
侍御乃止昌黎士民顧時時思公不置祀之名宦祠已又請
於令馮鳩工庀材創專祠肖公而尸祝之祠成鮪背兒齒不
則而集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也低徊流涕而不忍去者累日
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公自巖居與朋儕道古彈碁
饒送日月力田有餘積散之貧交疏昆季一時待之舉火者
甚眾他如修城郭構橋梁與婚葬不能舉者不恤資給里中
歲累殺死者藏生者粥藉公力居多卒之日無遠近疏戚來

乙八 卷二十九

七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奔走哭奠其為德於鄉者可知已公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
十日卒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元配段婦道甚修事
伯舅若母無異所親歲時采瀼藻羞祭祀篝燈和丸課諸子
讀以共成公之家教為有助焉先公若干年卒公以侍御令
襄陵最階文林郎段贈太孺人至是合葬於西郊之原禮也
丈夫子三曰勛即侍御君娶蔣贈孺人繼李封孺人曰勸曰
助州學生勸娶劉蚤卒助娶左孫六元胤元受元敬元度元
賓元復胤受州學生助出度賓勸出復助出嗚呼公之仕也
閱兩邑而未究其用保危城而不居其功慶源福澤灑而沾
漑後人迺侍御風裁嶽嶽目無強禦直道匡時之說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公之庭訓猶屢屢真可銘哉銘曰

有偉者公翩翩鳳姿兩試巖邑頓起瘡痍薄昌黎害氣瓦
彌長蛇封豕誦躍以闕梯衝外拜缶穴中虧屹屹孤城獨捍
其危伊誰之功而以咎歸德有婦宜於室家外內肅離曾
不忍嗟亦有長公維天子使公曰往哉直道以事神鱗晨馳
禍鴟宵遁父能抗賊子亦許權身雖覓退名不可鐫理玉有
期銘詩無射云胡不怡以永窈窕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余舞象時選為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令改學博
上至擊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啓之加嚴每一義出
必細為竄定至午夜不休或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
味乎其言也稍倦時出酒戲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

乙八 卷二十九

八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當先生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凡
登上第者靡不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數獨余不類
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而先生且不待矣嗚呼
痛可言哉先生事親孝與二弟友外和怡而內謹立一切俛
仰脂韋以投世好非獨不為亦不知也故人目先生簡亢先
生寔不然方令松陽也勤郵民隱抉其大盜抑豪強扶危弱
諸武健者人人自危且以失上官意調去其為博士也直指
使者屬秉文衡先生慨然曰吾安取提空名攫金幣為使者
大恚以勢恫喝之先生卒不應雖莫可誰何然竟以是側目
先生矣居久之稍遷漳州府別駕時倭夷首禍海波數驚人
或不敢往且以尼先生先生曰聞仕有擇人無擇地即吾不

往誰當往者卒之軍興不乏海寇盡殲先生與有力焉亡何苦痰眩作歸計遂決兩臺若監司共惜之不能留也歸之日圖書外無一長物田廬蕭然一如疇昔居恒不以一赫蹶致公庭角巾野服與縉流墨士相吟嘯時時泛扁舟過長橋酣暢自適有欲談世故者輒以大白浮之迄不得闢說而止嗚呼此豈所謂好行其志者非耶先生心可信於門人世儒而不能不忤於大吏政足行於窮櫛蔀屋而不能不躓於通顯豈其豐於性而嗇於命者然乎乃智故莫縉歡戚不入得以備醇白而全天年蓋造物者之厚先生有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諱銑字重之別號春沂生弘治甲子八月七日卒萬曆庚寅九月十有九日舉嘉靖庚子鄉試享年八十有七配費孺人先八歲卒子四葵臣蓋臣恭臣華臣葵臣華臣邑諸生女二長適嘉善陸萬年太學生次適顧一鳳府學生孫十人曾孫三人歲壬辰十二月廿有八日將謀葬先生於壁山之原先是華巨過金陵以墓門之石見委余徘徊今昔而重有感也乃灑淚爲銘銘曰

王氏之先自蜀來蘇卜築僊里崛起以儒先生及弟爲兩別駕閩漳粵韶聲寔相亞三異齊軌一經爲師推心俊造稽顙老倪自適則愉違俗匪病扁舟歸來魚鳥翔泳壁山峨峨雲樹蒼茫刊碑撰德千秋永藏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王公墓志銘代許師作

乙八 卷二十九

九

金陵 蔣氏校印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管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漢文帝繕邊備邊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借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輒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祖汎掃乾坤威被胡虜疆場宴如者垂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闖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於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嗚嗚向風則自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夷亦惟命遂今寒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不知公決筭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於里舍守臣以聞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諡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狀丐余爲志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管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蒼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守庚戌改汝甯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己未改鄖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甯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

乙八 卷二十九

金陵 蔣氏校印

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
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尙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
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
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
署巨璫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漢公以
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甯伊藩驕恣
置左右於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尙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
動公設方略懲其魁數十人賊鋒爲挫蓋公之戰功嶄嶄露
鋒鏘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
大猷等於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甯夏上豫秋防六事虜
寇清永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虜

乙八

卷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虜
二百五十四級虜馬羣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
也念四鎮爲西北藩而套虜蕃夷不一擄刈不足令震駭遂
疏請旗牌十事及延甯切要利病八事發實行焉二歲中虜
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尙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
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大震會流賊郭
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
十七級虜馬羣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
甯夏不啻三之而宣大畫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虜
酋之雄點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哆囉土蠻曰
吉能曰切蓋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趙全輩實傳翼之

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
公至鎮半歲會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
扣關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關帥厚鞠之而上方
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厭戰即全等輕故今
日非得全等懸藁街虜款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
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忤計
必不以流人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於是俺
答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點未肯弭躬以好語請也大
舉兵薄城下雲馬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
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卽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
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虜氣

乙八

卷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
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把漢視之
則把漢者已易緞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意公指謂
虜使曰此几上物也聖天子寬之若此此不足購趙全等耶
我國家急正畔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
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外藩
公得請於朝虜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闕下因受
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甯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
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
有戰耳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以辛
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

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上許可其夏降殺封俺答爲順義
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
羅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麻牛
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
大準事竣上大說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麟
介易爲衣裳要荒置之衽席而古撻伐斬滅之功不足道矣
前是議者屢謂犬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即同事諸臣或可
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眾心公歎
曰吾即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割然決
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羣議而從公可謂
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

乙八 卷二十九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絲此言之公之功可勝
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戰而可撫者公
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吐何奴制
其死命故可禽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
端倪虜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毅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
因而間諜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
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忠其操縱諸酋
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已公既解邊事爲部尙書時
傅御史應植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劾帥戚繼光
以公發其姦私求解於江陵公又不從於是言者四起而公
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繫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惡信

學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
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
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
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
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慈子爲國子生三爲錦
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
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
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
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
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
張七世曰琦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

乙八 卷二十九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
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
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
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
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桀俱官生曾
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
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數歷中
外也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鄭
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
具家乘中茲不書謹掇其大者爲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猶與少保爲世宗

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劍處變洪鐘待叩奮蹟西曹持杓
北斗帝毗上畧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楔狺天兵電掃月
陳風驅乃繕亭垣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
靡贊一畫牛方戀犢蛇亦銜仁戢彼左衽歸我中行冀恢王
畧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騷雲騰旂裘靡至仰迂
漢筭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
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既趣朝星辰劍履正色侃言熏孤掘鼠
羣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
溫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惻河山改色冢賜連岡助銘
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

卷八 墓誌二十九 一五 金陵 毅菴 顧公墓志 蔣氏校印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毅菴顧公
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締帶交迨今三十年如一日也公既
致身通顯而諸子復饒辭學奕奕負雋聲父子接祚而起爲
留都勝事可且暮竄耳而孰謂公不少待也哉公沒於寶慶
之官舍子起元扶柩南歸謀葬公某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
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
慶庚午舉於鄉萬厯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尙操切吏
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論江陵不奔父喪江
陵怒且釋憾諸值者日持諸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清謹亡
所中屬秋虛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尙書囚

何以當釋屬公往對其言囚所以不當入狀詞反覆甚辯江
陵不能難尙書器其能一切論讞悉咨之公爲郎六年以父
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容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謁爲公道地
公謝不往於是其有襄陽之命時值旱饑疫並作死者以谷量
公下車首議賑卹民乃大權涸雨如注饑者食疫者瘞四方
聞喪得公而穰流民就食不下數十萬人公爲設糜五爰之
衛所全活甚眾郡事故劇又俗健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由
積公目不再過批決如流水聽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功者
不得諱張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奸民以襄國君爲社有謂捕
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行數戒舍人
兒毋數通逃于良二千石奸民益是愈益襄公自居比部明

卷八 墓誌二十九 一六 金陵 毅菴 顧公墓志 蔣氏校印

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母
敢及門者蓋公所祗席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吏
移牒條教務緣吏而飾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亡不人
人誦說公矣會戊卒譟郎陽羣毆監司開府不能制郡洵洵
虞有脫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諭以大義襄與郎風馬牛不相
及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我何與焉棄緩帶之安而死是求
如我民者必不爲聞者帖然亡讎已奉詔逮首惡泣殺於襄
郡中復洵洵爭傳逆黨且下甲劫囚去公謂渠魁就縛餘以
得免爲幸他何虞第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已爾頃之卒如
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甯紹先是歲祲餉
絀部卒嘖嘖如郎陽公鑒前事亟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

之部卒感德願不願爲公死者帥某耄而貪漏諸成不籍攘其貲以結當道公屹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西夏先登首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襄守備不職直指使者有意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輒背公人或爲公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御史臺索問僚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非大有穢跡不謂不肖公遇僚屬至有恩也而襄司理以穢著疑不爲公所容乘公去浙撫舊事盡楚使者以壬辰大計中公公聞報亟解組歸兩浙搢紳人人扼腕爲治囊中裝以行公卻不納董太史送公江汭泣曰吾不悉使君治襄而悉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而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挂吏議黜幽之謂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謗所繇議調公而楚直指使者亦知爲司理所盡按其穢狀下之吏於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二年以復姓詣奏都下太宰輒調公寶慶公趨起不欲行以余勸駕而往公至屬歲饑壹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削牘上使者王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穀之繫一或詿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者驚歎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辨悉亡如守者而公竟以不起矣時萬曆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距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上世居吳崑山姓顧氏大父少孤育於張從徙金陵至父封中憲公一蒙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張氏子妻亡其貲

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伯父老而貧公損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是者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維德殺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即起元以明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汝紹郡諸生娶金孝廉曷女汝朴娶金少府女汝懋娶王按察使橋女女子一適朱太學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一毓崑紹出聘張進士文暉女余聞古之稱人曰良士良士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或刻情修容依倚道藝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厥中斬然無贏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動依長厚即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盡者藁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銘曰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維顧之先受姓於已儼陸妃吳姑蘇趾美或亡或微歷曠者千繫國之初從張以遷誰高其門寔自公躬楚麾粵節蔚有民功乃復其始以報於宗厥宗有光亦既有子翠竹孔鸞寔取寔似吉卜之從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藏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肅皇帝實錄甚具與郵典應上曰俞命大宗伯庇器用史臣爲詞下大京兆諭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於是公子邦富等排纂公事行來乞余銘按狀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後衛六傳至昇者

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諳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為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斥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帑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參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眾來也公以所部寡坐無功召詣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即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為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濬嶼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滅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算己未戰梅花笠中竿塘等處

乙八 卷四十九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擒九人滅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算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鬪海洋直糧盡帆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摧敗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謂公斬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賜金尋奉表入賀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宿歸德參將亡何徙守蘇松會今上踐阼念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用司馬譚公薦召為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徼握環衛為天子爪牙貴重矣公感知遇奮曰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酣寢登殺下邪乃條便宜十事上

之下部覆報可當是時所搜剔隱弊非一於掖門左藏護防尤甚貂瑞貴戚多斂手避者先是譚內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悅陰謂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廷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為兩得云公年甫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矣爨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邪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閔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搖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為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行夷蠻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輅鈴而以詩禮為干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明主黃金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沒也猶微

乙八 卷四十九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恩卹為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配楊氏贈夫人先五十一年卒繼配趙氏封夫人後公一年卒子邦憲娶徐氏湖廣鄖襄參將先卒楊出邦富娶張氏繼劉氏邦定娶黃氏俱諸生趙出女四壻文應詔徐大賓金時宜解懋卿孫心裕心祚心禳俱諸生憲出心祐富出心祖心祺定出以己亥九月某日偕趙夫人合葬孝義村龍山之原銘曰皇矣在有有鈇孔赫曰予考之師武臣力公起巍科問譽紛葩一洗甲兵手對天河帝賜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埽出如秋凜歸煥冬陽動何爛焉於律迺臧帝曰懷哉汝瘁於職惟時輦轂是拊是飭公叩九閭冀閱若私靡欲弗從褒衣東歸大星殞精腰褭卻步峨峨龍山有鬱其墓豐碑大

隆定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君李姓諱應時字維中先世浙黃巖縣人洪武初名博者隸籍水軍右衛始為金陵人轉生通通生榮榮生銳銳生柳泉公賢配令人阮而生君為人明睿而醇謹年出入無忤視余兄伯賢先生方遶增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嶄然擇地而蹈大都壹稟余兄教指當是時於舉業外史傳雜記汎覽精研同輩者畏其苦刻久之念家政浩穰老人難獨任乃入貲為太學生而以身肩之即周旋埃霧中風素不羣少年負俗者覩其檢柳往往色沮去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相近也父母病君不解衣而侍者幾而月夜輒稽

乙八

國二十九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類北辰求以身代至宅兆祠宇靡不殫力為之處同氣怡怡無間言即漢姜肱所篤兄弟者不啻也急人之難甚於在己宗族之貧者時割所有予之有所施責子母錢不盡酬不問甚者燬券而他助之此又與古之麥舟之贈略相似也君既負雋才諳世故為人排難解勞所至悅服內而昆弟外而姻戚若鄉黨以疑事來者必為之畫每至於族躊躇四顧寢不能寐必求無憾也而後即安故一時疏戚無不倚辦於君其大者如大馬快船為京師重役人當之家且立碎君與一二有識陰計之為不惜重貲以購然謹厚甚罔不以告人迨今二役竝蠲臥者帖席不知其始皆君本謀也嗟乎世之居位處軸者欲甦民之困在一舉手耳而無君之心且無君之才

乃有其心與其才如君者又阨於無位而不得試其可悲也

已君於古敦彝法書名畫特精賞鑒中以疾棄去留意養生術頃之余與論竺乾之宗復盡棄其舊而學焉一月之中茹素者半駸駸乎五行之軾可憑八正之門將入矣藉第令天假以年其坐進此道奚疑而竟齋志以歿惜哉君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三日年僅四十有二元配即余兄靈山令伯賢先生女早卒繼司徒交石吳公孫女再繼戚晚永山王公女子一之英娶京兆諸生魏文龍女卜以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金陵鄉祖塋之次先則之英手次君事行而屬余為銘余觀古之砥行立名者不少矣而類多有意為之君之馴行殆天所篤生庶幾傳所稱不為浮慕不

乙八

國二十九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詭持者而流風醞藻又足以文之是與古銘法應矣乃為銘銘曰
衍厥後能拓其有匪特以守示厥詒大為之基復培以菑其歿雷其藏孔固我為銘之維兄子之故

江甯焦 竑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公姓黃氏諱尙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始爲南京水軍左衛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尙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乙八

澹園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歎者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縊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闈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嚮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成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亡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冤抑盡雪

還忠臣之後於廝養卻漁父之金於暮夜即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單赤以下而人所崎嶇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譏毀弗克顯融此無異

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一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常未諳作宦譜耶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歎以爲然嗟乎貴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覩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公即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更一真無改而

乙八

澹園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燎燥火而不焚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諱助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縣學教諭以公貴封修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又夫子三應登娶別駕吳公女應仕娶余兄伯賢女應升娶文學王公女登仕郡諸生女三長適縣令董公子昌胤次適都督尹公子邦定皆郡諸生次適太學歐陽公子禮孫男五體仁敦仁依仁純仁登出居仁仕出孫女二婚字皆仕族登等將以己亥正月三日葬公大南鄉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予念公事行見於邑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孰曰非
遂航喪其楫車不授綬有命自天斯又曷悲繩繩後人尙演
厥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

志銘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憑而哭之爲經紀其
喪嗣子邦彥迺以南還將卽茲萬年之宅非余志之而誰也
公姓王氏諱德孺其字鄉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
配某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
諸生甲子舉於鄉定與余同籍錚錚以能文爲奕輩行矣少

乙八

卷三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沒之日哀毀
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通負身任之曰彼幼無
相累也已復減己業之半給之曰彼眾無相失也鳩茲濱大
江賈人雜選俗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遷學宮以
作士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螭耳顧
數上數報罷萬麻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得湖州郡丞甫
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騎入下令曰毋懼第自陳
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羅拜卽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句引
鹽盜恣睢里閭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死公獎其能悔縱
之歸卒爲良民過淫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之得婦
女衣物卽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芟夷非類而衽席其長老甚

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閭不獲中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

者陳俗纖尙而武健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穀斗粟千
錢爲發廩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眾巨盜張刺陰事
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卽白當道遣人縛豪
豪拒不出薦紳爲豪鬪說日以百輩來公乃爲好言聞若犯

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出吾爲力白之豪喜詣公遽擗

置獄中竟瘦死徒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

時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收圍之弗捍一切

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期謁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

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

一切治辦大氏此類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從官縱橫郡

中爲民害常道無可奈何則以篆檄公眾聞公來驚曰是前

彰德王公者耶卽不逞勿令公知比至已帖息矣居恆官方

人瘼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

而公自發其端靡不曲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

噪一時以此無何內艱計至哭欲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

仕宦之意遂絕蕪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稟勸駕

不得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地百姓聞公再至

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上大發帑藏遺鍾公化民爲教荒

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

諸所調劑宛至中事察所過輒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

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上嘉使

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上嘉使

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上嘉使

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上嘉使

乙八

卷三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功而公亦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簡書慮因北
平公奮曰因當死數也天子且不忍死之以屬我我何以稱
塞百一得贈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四
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尉平得駁放公所上無
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
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
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關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
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
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
先後相若比公即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
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

乙八

濼園三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短大節屹然不可動而即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
不溢其純懿開明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
公淘汰於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
公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葬公與配胡宜人
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公壽六十有
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即邦彥燕湖縣學諸生娶李貢士
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孫一眉祥聘後太學女孫女
一許聘姚大行子一彥銘曰
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諳則臧蓋進也有裨於
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借厥妃兮於茲永藏過者式兮余銘也
煌煌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尙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
有燕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二潘潘之字朝
言者既以絕口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
華氏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
甫去華竝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
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若自
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即崔氏之重笏
累載不足多也君父濙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
舉萬厯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仆
而起起而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遄迴不調以歿以

乙八

濼園三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
之不暝以死也嗚呼痛哉君爲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
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
每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
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復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
屢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始舉進士一日過
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點
也後二人爲郡縣錚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牽
復今二人皆知名於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
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和若壘篋
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

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闈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掖者執之輒羣闈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洵洵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賣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

乙八 游園三十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聞君蒙譴乃歎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耶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燄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幸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調至且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尙寶丞君既以謫猝起爲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視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尙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於家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尙寶卿劉君日升尙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

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斲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册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字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懸見廢於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

乙八 游園三十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畀歛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册於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罔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熬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
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真經經者流局前聞空有

互鬪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羣昏驅除異論
如蚤蠹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視茲
文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萬麻庚子冬貞菴吳公有子曰必登以余里居手父執印將
軍所爲狀泣詣余曰先將軍已矣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
之原一二遺行不列諸墓石無以託弗朽幸先生志而銘之
公游余中表崔先生之門雅相善也安得辭按狀公諱邦正
吳姓字元德貞菴其號也上世鳳陽府泗州新安鄉人初祖
諱奴子從高皇帝定天下歲久功多授滯陽左衛正千戶階
武德將軍傳數世至北樓翁諱洋舉職效才以廉幹見推公

乙八

卷三十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父也母黃封太淑人方太淑人有身夢麟鳳入庭欣然語北
樓翁曰若生兒當大吾門已乃生公公長身疏髯動止自矩
七歲時通孝經論語十歲能文詞塾師大奇之尋以北樓翁
解官勉受世職改習孫吳兵法過目即了大義史傳諸書靡
不曉解爲文數千言援筆立就而又饒膂力精騎射有名於
時庚辰中武舉第晉指揮同知大司馬器其材選掌金吾衛
事調小營把總晉新江營坐營特奉旨加都指揮秩迨今江
營得與內三營同體統者蓋自公始戊子晉神樞東備兵坐
營時上御六飛大閱公騎射擅場天顏喜動即擢中都副留
守以寵之公迎太淑人就養宦邸及部兵入衛虛北地非老
人所宜以朱淑人奉太淑人歸而獨跳身率所部營造天壽

山事竣賜彩幣表裏者三繼晉蒞鎮東路南兵建昌營遊擊
將軍薊鎮外抵塞而內護陵寢鎖鑰天子之北門者也公至
明法令遠斥埃蒐士卒以備七月虜訂義院公率兵直前奮
擊虜三十騎殲焉南獲無算軍聲大震自是一軍更喜得南
將謂戚公繼光以來一人而已惟是信地東西千里而迤三
隅設營而公握兵爲中權三隅有警皆救是冬石門路烽起
公擐甲率步騎馳二百里至備兵副使以六十里至乃不虞
地之遠近而以遲緩爲公尤公始意不自得矣先此虜酋長
昂不逞率仗屬夷張武烈等三十人爲導邊人日思掃除之
未能也公大布威信武烈等漸懼縮無敢犯一日公計張旗
鼓犒前三十人者而擒武烈斬之一方救甯公自謂可藉手

乙八

卷三十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報上恩已而同事者攘其功斐斐紛如公歎曰今之任宦者
王夫得塗善人辟易矣予終不能偶王夫宦而愧於志因決
計歸當事者始悔知公晚而又以掩其功爲愧故彈章上復
有疏留者公語人曰吾功伐在邊陲公評在士論即調官何
傷顧母老矣釋此不去吾懼難露之先歸也會太淑人喪以
歲乙未孟冬奔還間關五千里至家拊棺一痛幾絕然哀甚
而務致於禮口弟析居時分俸以給姻黨中婚喪不能舉者
輒傾囊周之歲時諸子羅拜堂下訓以內政惟謹南都佳山
水仕歸者多飾輿從爲游聞歌酒歡公角巾私第獨以墳籍
自娛比鄰老友笑語移日無賢愚煦煦相得也而一日中風
疾以卒傷哉公生嘉靖甲辰七月一日卒萬麻庚子八月五

日年五十有七配淑人劉氏繼淑人朱氏丈夫子七必登娶周氏必健娶黃氏必俊娶尤氏繼王氏必偉娶吉氏必遇必延必連俱幼孫五人兆京兆中兆新兆起兆元人亦有言種木自莖種德自昌崔先生慎許可獨與吳公之爲人迨夫宣力王事被搆而歸既調於用矣而有子七人長公負奇氣虛蔭不襲餘且者學然方駕而未已也以此凌跨曹耦而拓光先業當無難者是可銘銘曰

矯矯吳公兮噫用訓才崇兮噫志士固窮兮噫子孫其通兮噫彼屋隆隆兮噫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而山金翁春秋八十時弟全州君甫嘗請余文爲壽迄今四

乙八

卷三十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閱歲公力行善不倦回視曩所稱無愧色未幾全州君復函兄子有馮所爲狀來請銘嗟乎余雅推公長者而今已矣銘其曷辭按狀公諱弁字子儀一字子順別號面山例授太醫院吏目世居休甯汪溪里國初名譯者博雅多幹局與趙東山朱楓林齊名高廟特召見授縣丞不就歸作遺安堂以見志王大父芝芳大父璽隱德不耀父德顯以全州君貴贈徵仕郎騰驥右衛經歷司經歷公其長子也爲人孝友慷慨有奇節八齡大父目疾父商淮北久未歸家且落公毅然有恢復志十一從父學鳩茲亡何父歸省意戀戀不能出欲以殖業付公時博士業當就不難棄去而承考志獨計曰翡翠雖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得其地也自是定居鳩茲轉徙荆

襄吳越而北輸於燕家迺日起云一衣食輒念兩老人不釋擇新而時者亟致之恐其晚也及服御皆人未試且嘗者一日謂全州君曰重闈並老我輩萬無俱出理曷遽歸省俾膝下有承驥子乎辛亥父歿王父垂百齡公哀毀中不廢色養越明年王父又歿當是時心憤形羸矣及營葬必備極工力爲久遠計即垂老扶杖松楸歛歛移時乃去公之篤孝類如此全州君幼公絕愛憐之拊摩備至嘗病疫有諷其異室者公不爲動頃之全州君愈而公病意無悔也而公亦竟安事從兄冠如父巨細稟度待從弟若弟子一依於厚妹歸朱早娶拊二孤不遺餘力家譜牒多軼公斷自始遷蒐次編輯繩繩繼繼開卷瞭然合族人創大宗祠脩復遺安堂以祀小宗

乙八

卷三十

十一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春秋之儀一準諸古構精舍置義田羣子姓講藝其中金氏之文學自此蒸蒸盛矣嘉善顧九槐以金五百屬公而息之會倭變作公避歸而顧隨歿明年以金子母還其家諸子愕然曰無此金也相讓者久之乃受四十未舉子媒氏謬以他妻進既覺其夫業持金錢去公惻然曰吾縱不如古人奈何以舉子難納人婦哉竟還之置金錢不問乙亥浙滂田苗沒或竊高田苗種之相爭無已時公乘輕舸繼穀他郡歸以遺爭者眾大慙而止庶幾管幼安之風焉戊己歲復大稔饑卒載道公計活之而託之脩壙墓興工作散者累千金嘗歎曰錢者泉也彌汲則彌新彼壘以爲有者如壘其源而冀流之增不可得已於是鄉人稱金爲德門謂善積又善施也性侷

儼烈斷如流語出人人謂得當間或兩相構而哢毗有不之
縣大夫而之公者前後縣大夫歲時存問賓射逆三老澤宮
必首公五十失明迨七十雙眸炯然見者歎以爲孝弟之道
通於神明信哉丁酉歲六月七日公不擇輒命遷正寢麻十
三日而逝弔者趾相錯於戶曰善人亡矣配江梅山人慧淑
婉懋事舅姑以孝聞全州君方半歲取於姑氏所而襁負之
卒以有立公家庭雍睦白首無間言內助之力居多爲公置
側室生子喜不肖已出及見孫則又益喜嗚呼此亦詩鷄鳴
小星之誼已先公四年卒公生正德甲戌十月二十日卒萬
曆丁酉六月十三日年八十有四配生正德丁酉十二月十
五日卒萬曆壬辰七月二日年七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

乙八 滌園三十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合葬某山之原子三長即有馮太學生側室黃出娶貴州參
議汪公捐孫女次有翼太學生側室張出娶朱方丞鉞女女
一張出歸程理問本寬子惟浩孫四武孫善孫桂孫岳孫孫
女五長歸程文學懋功子光亮次歸汪孝廉泗論子成穆次
聘汪中丞應蛟子元懋余竊感指紳學士誦詩書懷印綬而
剗刃於人腹以相龍斷者不少矣公也生能樹德死不辱名
即浮湛烏保如端木貨殖齊魯而仲尼與之弦歌不徹也又
奚愧焉余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江若帶兮山爲礪日月躔兮蛟龍蒼公一歸兮玄宮閔冠履
藏兮千百歲我爲書之照來裔
趙翁仁卿墓志銘

翁諱宏字仁卿宋漢王元佐之裔十二傳至不劇從高宗南
渡居海陽之南園祝疆宇日蹙意常憤憤竟舍宅爲黃竹寺
今遺址猶存嗣是必贊中制科官轉運而子良棟良偃省試
兩魁其倫邑之言科第者首推之二十傳至繼宗娶婦雲溪
因家焉是爲始遷祖又三傳生惠惠生浩翁父也翁生而疑
然莊靜動止自矩出入里閭無惰容里閭亦無敢狎之者性
孝友於兩尊人備極色養而事後母不異所生人尤難之識
度恢廓不設城府與人言輒見肝膈而聞有細過又深爲避
匿以此稱爲長者少讀書績文不問家人產然與主司尺幅
相左者數也尊人故以巋起家一旦歿而翁實爲家督不得
已乃棄儒董離事他賈人率囊數重錢心計及毛釐而翁文

乙八 滌園三十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儒不習持籌事且性慷慨人以緩急告靡不應應即忘去未
嘗按券而責負也由是義聲謫謫聞邑中而先世貴強半落
矣翁不少爲動第撫仲子時用曰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吾知
所爲亢宗計矣仲子生翁年業五十然不以愛而廢嚴畫令
從外傳遊歸必自爲程督之一字不即解必旁引曲證了其
大義而後止時用鬢年能通曉書旨人多奇賞之以此及客
瓜渚令就師廣陵潤州間度歲所入自裘飪外輒盡於脯贖
費故時用文口有名亡何登賢書而翁喜可知也晚歲猶善
飯每夜親燈火如少壯時書多手抄與客談笑器勤杯酒間
意豁如也同里孫希大以學行著翁與相友善往往從里中
比肩而行鶴髮相映見者羨之曰此何異香山洛社中人乎

一日病諸子以藥餌進翁曰藥詎能活人耶而翁歔且絕矣遂不起時庚子十月十有一日也距生正德甲戌正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繼朱氏先卒長子時發程出次時用丁酉舉人朱出次時璧時珏側室出時發娶程氏繼劉氏李氏時用娶汪氏璧珏未聘孫四應熊應麒時發出應星應岳時用出卜癸卯某月某日葬邑西石人之原時用自爲狀而以墓門之石見委余謂翁潛德幽光當大發於後昆奉璽書表其隧道蓋有待也而何事余言辭不可乃先爲之銘銘曰趙姓之裔開國維漢華胄遙遙有植其幹一奮制科玉牒之標亦有兩子踵魁其曹根株既茂必繁其枝隱德乃興式是孝慈其孝伊何堪美休徵其慈伊何貽子一經薰菱既動豐

卷八 源國三十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年可擬公侯之後當復其始我銘於幽以俟他年璽書焜皇賁此新阡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子公金姓諱甫海陽人子公字也拜騰驤右衛經歷已而晉貳全州未任輒投紱歸夫既列仕版矣世不稱其官而以字行謂夫聲不中其實與官不滿其才蓋惜之云爾君與兒子順皆以孝友名誠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苟取自奉爲妻人子所不堪而人以急告輒傾橐不少靳平生不妄與人交一脩僑札之分則在久彌篤予與君往來三十餘年所得於君大都如此蓋予家食時君命其長子有銘從予游予己丑登朝而君

適至以爲參軍雖散秩亦求舉其職而已何自菲薄爲於是捐貲以新解舍挾纊以遇軍士釐敵剔姦百廢具舉諸所肇畫亦稍稍微見其能而一時名聞公卿間藉甚滿考得封其父母君即奉制而歸喜曰此可不負吾出矣迨去參軍三載衛人追思之不置刻石頌德亦異數也初君以親故棄儒而賈賈於越賈於楚已又賈於燕皆稟之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畜廢舉間在忠信不欺使人樂就蓋不屑屑權子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占所進貲猶其舊數倍伯兄中年盲家事一決於君雖客數千里外飲食衣服必與同之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全州命下多勸之往者君曰吾微恩綸報先人於地下業非始望所及且伯兄老矣吾復安之歸而與伯兄

卷八 源國三十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處者四歲而伯兄卒君方孺子哭無已時又四歲而君亦卒嗚呼痛哉君幼游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於醫療堪與家言爲尤精所在必交其長者僂僂唯諾遠邈如也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即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做義倉爲貸穀法里中人至今賴之歲饑師范文正遺意興塋墓之役持畚鍤者日數百人寓賑於傭三歲乃罷所活人以萬數曰微金公吾屬如何矣騰驤衛指使以侵餉瘵獄中心閱焉爲代輸出之然竟未識其人也所歷吳若越若燕或爲粥以食或予棹以斂或立阡以葬無處無之他陰爲人地而不使知者不可勝數後伯兄嘗七十時兩目劃然復開人皆曰此君兄弟孝義之報也予觀漢于公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曰我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李郃爲候吏漢中和帝
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
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卒莫之知也君以碩德長材沈於下
僚冗秩不及施用而被其德者或歸謝君君色爲之頰起避
不與言其隱德如郃而純心無後翼又過于公是諸瑣瑣者
何足爲君道哉然撫其一二亦足媿世之口惠無實者故予
不得而畧也君之死爲萬麻甲辰九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
壬辰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汪氏封孺人子一卽有銘
側室鮑氏子三有華有蕃有馥銘華蕃太學生銘娶胡氏華
娶朱氏蕃娶朱氏馥娶汪氏女二余鳴雷許時高其壻也孫
男四洵郡諸生娶汪氏策娶朱氏銘出繁孫華出載孫蕃出

乙八 源圖三十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曾孫一弘達洵出有銘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
而屬余以志銘予嘗銘其兄子順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
銘曰
以善人爲易則孔氏不得而見矣以善人爲難胡君兄弟之
趾美齊爾後人勿忘勿止以嗣前人之軌
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君諱尙歟字誠伯廣東南海縣人世居省會太平橋別號午
橋居士考佑弦起明經爲甯都縣訓導妣王氏生嘉靖壬辰
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麻丁酉五月六日得年六十有六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子萬壽歲甲辰由縣諸生肄業
南雍持廷評陳公某狀屬余爲銘按狀君性夙惠髫年以朱

氏詩補郡學弟子員於業不督而工文學藉藉冠一時嘉靖
丙寅試高等儼於學隆慶改元與弟尙徽同選恩貢士以嶺
南雙璧稱焉三試不第訓導公命赴銓得直隸和州同知州
介江而竝畿內號難治君敏練溫夷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
爲侵念江防爲專職募精卒謹候微賊發必得是時民露積
田間行者齋重物夜出無犬吠之警君力也滿考晉兩淮鹽
運司判官行之日士民留不能得爲祠生祀君鹽運司目爲
利藪君處脂膏而能不賦會河水溢相當事者畫策禦之水
不爲害部院上其功於朝奉欽命賜白金二十兩仍書河堤
懋績爲額以旌之上官莫不傾嚮君一日獨念曰親老矣卽
三公可易吾一日養乎遽投牒而歸君事親不以老而自弛

乙八 源圖三十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撫弟甚慈而有恩親友遊從一不爲忤遇之者多躁釋而心
醉有長者之風雖艱於子而訓之常勤且夜課業必得其多
寡生熟之數爲喜怒哀勸之節故其子也才噫如君亦可以
無憾已配黃氏側室韓氏陳氏子一萬壽卽丐余銘者韓出
娶太學生陶格女女二長陳出適番禺吳應旂諸生次韓出
適陳幼習銘曰
羊城之山氣所萃也益如春溫辟魑魅也君子愆之百祀會
也以庇爾後人俾永無匱也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余少舉於鄉與范方伯濼同籍方伯行誼伏一時余蓋嚴事
之頃余負疴巖居范生樸以贊至則方伯公之猶子也將以

壬寅某月某日葬其尊人於某山之原手黃門祝公狀屬余
 為志銘按狀范長君海陽林塘里人也諱濠字本禹先世名
 某者仕唐為宣歙觀察使久之留家焉凡新安之范多本觀
 察公而徙林塘者自某公始傳十一世名鐘以鹽筴起家有
 隱德配程碩人生長君少警敏甫踰外讀書能屬文時方伯
 褒然負雋聲長君奮而與相甲乙矣會父病業稍稍削又收
 責者驟至長君歎曰丈夫何所不託跡而戀戀管城子乎輒
 棄去之淮陰因故業而息之乃父病浸劇於是不解衣而侍
 治窮百方竟沒毀瘠骨立幾不勝喪亡何母又病日籲天求
 代迨沒比葬如前喪鄉黨嘖嘖歸其孝矣長君雅不問家人
 產而益以禱祠醫藥千金之著日損乃發憤挾母錢走淮揚

乙八

源國三十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吳越踵白圭計然家言而操其奇贏適有天幸可十載而訾
 大拓長君晨起視僮幹勞佚會計出入即時時跳身林樾間
 斗酒自勞擊節長吟傍人莫測也長君以精計忍詢饒媮衣
 鮮食絕不御緞尚壹如居約時顧於祠祀賓客有加禮饌者
 賑殮者藏貧交疏昆弟以緩急告至再折券無倦色故環范
 氏而里者頌其賢方伯最慎許可矣於家乘特立傳以表之
 以此間為詩與赤牘率斐聲有致有印石山人集若干卷藏
 於家配某氏舉四丈夫子各因其材成之曰楫曰楫俾仍世
 業曰樸曰棟教之書並為邑諸生長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
 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六樸之言曰不腆先人為家方
 伯所與而知吾子之不鄙之者其臭味也故不辭而為之銘

銘曰

世以儒賈君以賈儒蓋君為德於廢箸而世發家以詩書咨
 嗟為銘賈此幽墟以永爾千百年之廬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君姓田氏諱應元字善長先出山東城武縣國初諱興者以
 材畧為湯大將軍幕士累戰功授錦衣衛尉守禦鎮江晉水
 軍右衛千戶世著籍金陵始於此祖諱勳千戶以君貴贈昭
 武將軍祖妣倪贈夫人考諱表京兆諸生封昭武將軍妣汪
 封夫人君少雋爽有奇志從師受書冀以文學拓跡會大父
 老當代於是啓篋得太公孫吳之書誦讀窮日夜不輟文聲
 日起入武學丙子會薦大司馬翁公曰此奇士也置之高等

乙八

源國三十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明年襲祖職兵部會考第一人南還當事以浦之船政委君
 浦人以為能庚辰登進士授吳淞總參鎮帥中軍事蓋吳地
 瀕海緝島夷之殺君蚤夜飭厲條備禦七筴上之總帥張公
 黎黎中窳一時制府監司無不目屬君矣亡何御史按吳時
 傳寇內訌遠近洶洶御史舉以訊諸部諸部錯愕不知所對
 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大奇之曰總司受事未泱歲也而年
 又最少乃能爾耶自是令下當議咨詢必加焉當是時諸部
 森立踊企非不見為材皆拚於君部使者撫臣首薦於朝因
 開閩南河管局捕事歲凶攘賊蜂起前任者即斗粟輒論以
 法君至歎曰民為饑所驅奈何以深文治之令非傷人及羣
 聚者不問於是盜盡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喜謂得君晚

上其事晉遊擊將軍分守劉河時聞太夫人病君堅辭歸養
兩臺諭以非例及命下而聞訃君哭泣無時水漿絕不入口
昭武公泣曰汝獨不念我耶君意悟徐就湯飲襄大事中丞
余公檄君之任君上書願終制解兵柄中丞勉留再三手札
旁午而昭武公又時時趣之君不得已起視事甫至簡師申
令爲桑土計加齒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感厲
咸思一當寇自効然終任四年闔境熙恬無論荏苒之微即
醜販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薦剡十餘上大司馬奏錄
其功晉秩參將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采
蜚語論列聞者相顧愕眙欲白撫臣留君君峻拒之乃已語
其王相國所撰去思碑中既而鹽使者以指搯非據獲罪君

乙八

濟國三十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絕無獲留者於此
可觀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等衛卒北防事竣論逐虜功
欽賜白金十兩時以勞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既抵家疾良
已乃以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藝植有
列鑿池置小舟日奉昭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不出戶庭而
時放於山租水涯樂可知已丁酉昭武公患脾君旦夕手調
藥以進溽暑汗淫淫下昭武公止之曰婢幸可使兒何自苦
爲君曰烹藥火有候非兒弗任也自是脇不及席者而四十
日及卒柴毀視太夫人有加喪葬成禮庚子服除與鄉先生
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不通謝當道知
其意歎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甲辰秋遘疾踰春竟弗起

傷哉居恒不營生產曰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奉無所芬
華惟祀與養則志物兼至歲值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
年不廢祖父母忌祭愀然如接者語次或及昭武公輒嗚咽
不自禁一子二姪撫之無兩擇師課讀親爲考校文義日暮
必與二弟小酌談說平生花月之夕則召同宗飲焉無不盡
意蓋君尤以族黨之行爲鄉人所推不獨兄弟能相友也族
人或索錢不能應解衣付之歲至三解衣族人知其貧乃慙
而止性不喜殺有饋以鮮者置之水久之魚鱉蝦蛤鱉鱉盈
潢中矣晚節益向意梵學病中答客書有云猶冀小安了此
大事藉令君而亡恙也如王彭輩豈足道哉君生嘉靖甲寅
二月九日卒萬曆乙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配黃

乙八

濟國三十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氏封夫人側室王氏子一善生王出聘臨淮侯勳衛李公孫
女善生將以歲九月二十日奉君柩葬某山之原偕其叔以
解參戎狀謁余爲銘銘曰
彼華者胄系堯東迨茲昭武乃奮庸矯矯高步多英風吳會
夷門大造蒙兵農底定垂庸公飛章壘上聞帝聽角巾歸第
何從容爾材則裕齒未豐北邙新阡馬鬣封慶流苗裔奚必
躬我銘貞石傳口口

墓志銘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公姓姓諱玄鑑字仲明別號洪潭甯國太平人宋嘉熙中昆弟炳炎煥炎文武狀元其後世以簪纓著考贈兵部公諱暹嘗夢朱衣乘龍者鼓樂導以前而公生頭角嶄嶄贈公大奇之稍長則置之膝摩其頂曰他日亢吾宗者汝也執本業程督之無虛日公性故敏且沈思精研絕出流輩時自負其藝為無前有司校士贈公欲大成之令無試公潛往試輒第一贈公怒答之曰汝欲速成如是非大器也戒終勿試於是贈

乙八

澠園三十一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公以卓識聞而公聲稱亦藉甚居頃之隨父避難郡中溼有王氏者慕公父子名一見結為婚姻因贅公於家王挾賞自豪每以宴遊召公謝不往下帷舍中晝夜不輟業歲庚子學使者楊公裁庵拔儒士第一人應試試則列鄉書高等矣辛丑上太常不第歸乃婚婚未非聞浙王錢兩先生講新建之學裹糧往師之創台山精舍與諸學士相切劘於中病世儒空語無事實底厲名行視勢利紛華無足屑意者屬贈公疾劇公侍起居晝夜不解帶執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服闋母陳復疾作公步禱齊雲巖願減己算益母年病少間試期已迫母諭之往公謝曰吾幸奉母一日不以三公易也母疾竟弗起得奉飯含襄大事人以是多公孝感云數舉不售偕余

書影陸 20.1

47B

師文穆許公毅齋查公念渠拙齋兩蕭公結社台山每一義必七易草乃出其精審如此戊辰成進士痛父母不逮淚淫淫不休請歸展墓故事鄉大夫家居有司餽車馬悉卻弗受焦族大且繁公立家規緒正之遠遠必軌於義族與隣罔禍且不測賴公片言以解親故或負子母錢不能償立焚其券所損不下數千金王氏以土地代奩資及其沒家多外侮公不難身為之蔽者如千年尋盡舉其產歸之一無所受釋褐戶部主事鈎考財賦得其夙敞然實泄以平恕有官吏盜糧業伏其辜矣公釋之徐諭曰汝他日猶可冀升斗奈何不自愛乎其人感泣率悔謀自贖及改職方巡九門諸羽林材官慢令當罰公曰若功臣後也獨不念若祖汗馬勞而自隕其

乙八

澠園三十一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家聲耶自是眾感奮無敢犯者公時時有所縱舍而下自戢人滋以為能時虜警數聞當事者以邊才急公公亦踴厲風發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太宰顧欲引以自輔會新鄭相專恣黜陟非法公擬疏陳其罪狀為同舍郎覺而阻之意不自得以疾告太宰曰無遽歸行以銓曹處公矣公私念曰若謂一吏部郎可廢我耶丐歸愈急屬奉常劉公居間乃得請既歸灑掃台山偕一二同志詠詩樂道若將終焉者亡何以積勞病侵乃亟移至精舍庵左右毋近正襟危坐而瞑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配安人王氏生一子曰仁芳娶郡守王岩潭長女女三適太學生王廷樞舉人蕭思似太學生鄭鍾祥孫七世雍

世彥世慶世庠世府世庭世譽公有高識大度過人之材雖斤斤務當繩墨而才氣所底可屬以大事文穆公稱公沈雄倘儻有孔北海陳同甫之風而世未竟其用爲可惜也余甲子計偕遇公於宛問知余姓也墜驢而捐歎如平生後一再晤於薊門而公遂沒頃去之三十載始拜公像於仙源而志其隧道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此我同姓余有感於公惡涕之無從也系以銘曰

張飯山先生墓志銘

卷八 游園三十一

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魁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飯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陵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爲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矜利挺然以學術廉恥自立士之求宦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爲己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費昇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

委費於其孤而身調護之構者四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資可與學者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鮭菜供餽羹或傾俸錢爲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切畧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恩紀勤備至茲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著者位官貨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

卷八 游園三十一

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而乃爲可耶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爲己重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美皆欲表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乎自學失所統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潼娶李次漳弟練子而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微耿汝愨其壻也生正德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鉞

寔經紀其喪而余師吹先生誅之矣余不揆敝而銘之銘曰
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徒世則不
耦毋以所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
沈氏合葬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道器分也
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守見於魯論者班班
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播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
可守之矩度而反爲浮誕情縱者之所託非先生以身維之
甯知其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月
廿有四日終於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將葬於利陽

乙八

源國三十一

五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附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繼事
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
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爲人風骨巉巖鬚髯如戟望之稟稟不
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
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日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
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懔然異其言蓋嚮學之
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
於歛又與錢公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譚
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苦
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甕甕無少倦久之爲守羣郡
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

爲善士晚罷官嚴居監司二千石延爲閩郡師多士聞風響
臻一時爲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廉君靖潘君士藻
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秦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
時懦者立貪者廉顛蒙者達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嗚
呼盛矣先生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
爲仗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
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功
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爲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
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甯遷兩浙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
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
真恣橫者憚其檢柙而善良蒙其惠因循者難其刻苦而賢

乙八

源國三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豪嘉其志先後兩見諭斥皆要人所嫉方其氣勢赫赫先生
視之若無覩守己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股栗先生自如
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生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
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
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
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
稼古乘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册祝祚祝萬祝永
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
節下之始以程藝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逆也乃徐引之學
即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嚮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
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仇我操彌
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剝下虜虎不如守道擇民莫卹
其軀猶猶宵人好佞醜正出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
不可窮投老於家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
繩之墨之華繁實寡絲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之
盛視世行藏學由乎已久乃益光石塢長歸有嘉者偶銘以
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

公諱良幹字以甯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欽人徙涇之渣湖八
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瑞者以正德戊辰進
士起家御史蕭絲是以族望於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

乙八

卷三十一

七

金陵蕭書
蕭氏校印

也容生臻臻生鼎鼎生汝金鼎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參政
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爲志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
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卽識而欲放
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咸歎以爲
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
哀毀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以其間開門授徒爲甘蠶資
授室兩弟仲蚤世又爲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繼助之爲
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旣以孝友聞而尤篤信文成之
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其
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子和唱不音堦
麓然公三舉不第陶汰於師友間而養日遂迨辛未始同世

父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爲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則定宇
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初授戶曹權稅崇文門視例簿
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爲謗司農王公難之公毅
然曰事願是非何如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爲之
改容卒請於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
疏必劇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諸同志孳
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丁繼母艱起補戶曹旋丁贈公艱已
卯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構
祠俎豆公公聞亟以直易之爲齊賢館羨金二百餘緡儲之
築庫或曰不虞後來者乾沒平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成之閭里也

乙八

卷三十一

八

金陵蕭書
蕭氏校印

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於紳講肆其中嘗曰諸
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
除者不難排羣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插西陵海塘之役三
江插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圯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所灌
輸者萬頃西陵塘瀾於水溺民居無算築之潮暴至石不得
立公爲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謹以爲神二事見張太史
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迄今垂四百年廉志之者公屬草張
太史及月峯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稔寬賦減徭首捐俸爲郡
人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爲富守爲民兩利由是越中安堵當
事者傳爲閩省賑法公故殫心於理至是守越者六載居恆
歎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爲而上不與則撓欲爲而下

不與則華安所得爲令樂乎使爲令而得行其志即終老可也
也已轉蜀憲副會大計忌者力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
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於蕭公夫
近則奮遠則以忘非知德者也公以余言爲然會當慮囚囚
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爲
文成過化地從吏直指使刻文成錄詔多士而代之敘尋參
政大梁梁苦河決若歲禮上遣光祿鍾公以內帑金賑之饑
民瘠至疫癘且作公分地以處具饋粥以食所全活視越爲
多已贏贖銀三千金言於直指易穀備賑如挈令已乘憲晉
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薦爲填撫一歲而遷梁右轄
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虜芻粟浩穰宗祿及上供袍服往往

乙八 卷三十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益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瑞適銜中旨至公一切裁之以法
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推士至死公立具狀請兩臺籍奏之論
如法兩瑞猶猜思噤公竟以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
得公撫逾甚而公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
主者重違其意再議調公即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贖族子若
姪授田有差仍割腴田爲義莊如文正公故事竟兒時志也
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口口
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親身爲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
賢於人矣奪君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
公未嘗以爲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務摭奇以動俗雖歸
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溪得之陽明先

生斷然不爲隱怪與遊道者所眩惑所謂中庸而避世無悔
者公既知之矣蓋其言曰行不從心爲矯言不由衷爲詐此
自託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
行履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
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以故平生闔然自
修絕不爲卮言瑰行以炫世於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爲屈
隨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
也而篤信好學卽聖門以爲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
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詩文雜記藏於家生嘉靖甲
午十月朔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朱氏
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

乙八 卷三十一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次思修次思倡皆貢士思修娶口口伯女思倡先卒娶鄭參
知女季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之
豹之獮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驊作出思似等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閥事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
狀徙既來乞銘余知公審矣不敢辭銘曰
惟性於人惻以福降而下衰混沌蝕既隱若怪事魁隤人之
君子乃天賦惟公闔然順帝則罔生芬然不失直神徂聖伏
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躅後有攷者視茲刻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慕志銘
三代以來自孔氏聚徒洙泗之上師弟之名義始著其時顛
沛流離相依而不去及其沒猶低徊留之守其教而不敢墜

可謂盛矣嗣後惟漢之經生謹守師說有古之遺意以觀於
今若華君貞季殆其人非耶君諱復元貞季其字常之無錫
人弱冠爲諸生以孝讓聞鄉人賢之會余師耿在倫先生持
功令至以古學進多士疑信者方半君獨當於心曰此真吾
師也自是三十年步趨言動卒以先生爲程先生爲少司寇
及總南臺君從遊日久尊所聞日篤每片言落紙手抄口誦
冀旬日而滿國中惟恐其傳之晚也先生沒爲畫像於祠率
弟子以時誦肄無少怠又爲位衙齋出告反面如其嚴君然
其在京學若辟雍壹以先生之教教之先是有持異說者先
生以爲憂君佐先生排之力或言三教一也何自分別爲君
曰三教而異也吾崇儒爲正也三教而同也崇一乃崇三也

乙八

國三十一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聞者以爲篤論君以明經起歷應天府學訓導國子監助教
兵部司務戶部員外郎郎中五仕不出南都所至有能名而
莫久於司訓時君意勤語和容貌溫然士知君之愛己也委
心焉君亦自喜爲甚至今知名士爲君獎養成就者爲多晚
奏績北上謁孔子墓而南歎曰吾少讀聖人之書長從耿先
生游聞聖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瞻闕里見聖人之居
平生志願畢於此矣亡何感末疾卒君生嘉靖辛卯十月二
十日卒萬曆辛丑七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考諱雲南刑部
郎中妣安人楊氏生母孺人支氏子二之褒貢士娶曰周繼
曰朱曰尤之裔塲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之褒持願翰
編起元狀丐余爲志未就而之褒卒於京師無後以從子璵

吳嗣銘曰

維司寇公門閥有烟君爲幼子堂構增矣鄉校國雍仁型義
範厥有頌聲後先同貫乃領兵曹乃結計篆戎有緝伍儲靡
失算士也懷恩吏不敢玩何以能然學殖其幹言必稱師惟
跡是踐在人亡書守而無畔子丐埋辭身殞異縣兩世忽焉
所識悲歎何以慰之納銘幽窆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
銘

君諱果字行甫別號小江世居大梁建炎中扈蹕而南居錢
塘明興靜菴公文貴生子怡靜公士甯怡靜公子都御史誠
誠長子將仕郎謙將仕公生子松江府同知璿君王父也璿

乙八

國三十一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少子龍江公源江西按察司副使配恭人陸舉二子且勝冠
矣最後復娠厭而欲棄之夢一老人擲碩果懷中心疑焉遂
勿棄而生君因名之以志未幾二兄皆蚤世且弗嗣君生而
姿貌魁秀六歲從憲副公之燕見滄茅公見而器之以長女
字焉君爲文爾雅篤行誼年十七當省試歸自閩而郡校士
已竣應遺才試合浙士二萬拔四十人君以第三人入棘名
駁駁起試畢補錢塘學弟子員是時茅公許聘女卒宮保高
文端公以女歸君君生十九年而宜人十七耳兩人皆貴家
子急赴義好施予君又好客客之履相躡也而脯餼漿酒無
不取咄嗟辦者宗姓中表有弗給歲時遺之粟若帛或一再
至嘖嘖不敢言兩人心知之先爲發端務令饜其欲以去友

大孫先墓併於里豪族一二寡人業類首授券矣孫飲泣以
 告君割棄立贖之以歸乃已沈某輸粟入甯監至都而病逆
 旅主人無留者君延與同舍湯熨食飲率躬致之而竟以病
 劇欲歸費且垂竭君緘數十金授其榦僕曰歸而主亡恙以
 金投吾家不且可以代匱也抵京口而卒後事賴以濟毛某
 一中時所識拔士也少與君同學相善至是重用事數以書
 召乃促裝往赴之因得以中舍給事殿庭先是高文端逝宜
 人哀毀得血疾然罔之恐滯君行也行後病益瘁而歿君聞
 而哀之乃請急歸營葬事而又念宜人不為更娶杭人蓋兩
 賢之甲戌秋穆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宴於儀曹丙子與修
 大明會典丁丑秋世廟實錄成陞大理寺評事賜白金文綺

乙八

源國三十一

十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庚辰春題誥勅房辦事充殿試彌封官辛巳題兼翰林院典
 籍是歲以冊封諸嬪禮成賜白金一錠大紅雲羅一表裏先
 後贈憲副公中憲大夫母陸恭人高孺人丁亥大明會典成
 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宴賜如初庚寅五品秩滿階奉直大
 夫贈高宜人尋又以累朝訓錄成晉陞郎中加四品俸癸巳
 陞光祿寺少卿甲午進呈玉牒仍以少卿加正四品服俸其
 間蒙恩養者十七賜宴者九扈蹕者再陪祀者十皆異數也
 為人馴謹然當大事則慷慨有節槩方江陵盛時貴倨甚慕
 者爭求交驩君為之地君謝不顧公庭長揖外不輕詣其門
 間一燕見寒溫數語而已以故有辟遠權勢之譽而亡可摘
 為怨後數年江陵蒙譴親舊率以株累去而君自如居恆深

念身扼一第非砥行無以自見坐是周旋數執政雅操無改
 然亦以此當執政意深相引重非如他簿史慎唯諾而已文
 淵閣者上所藏圖書府也高皇帝諸御書在焉日久半為蠹
 蝕君白諸政府擇之得四十紙裱而成帙為疏以進上嘉納
 之因欲盡覽累朝實錄而索其副於閣臣君曰故事正史尊
 藏禁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遺軼
 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管別錄以進今宜先錄
 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政府訊前事良然及詢嘉靖
 初所進已烏有矣由是益重君識御史某言事切直上怒欲
 逮杖之賴政府救得免而給事中某上疏語益切疏且奏呈
 副封政府政府曰是累主上之明而益御史學也疏省必震

乙八

源國三十一

十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怒并杖兩諫臣如國體何為召君謀之君曰封事上未曰上
 矣欲疏請解乎曰然君曰今日為某御史解明日又為某給
 諫救亡論召厭取怪得無重上疑而謂下之相為比也請往
 見司禮止前疏無上政府大喜即趣行乃越重關達直舍備
 言諸公保全直臣意諸藩有難色君持論盡數千言氣愈
 壯乃得發前疏歸報政府政府曰微君朝廷又多一番事矣
 乃舉手稱勞者再其他所排解多此類歲乙未君以年至乞
 骸骨歸里於是益捐俸葺家舍且遍施宗人而尤倍於寡者
 平居杜門不出公庭自鄉飲讀法外跡如掃也而顧喜賓讌
 每花月之夕簪冠野服乘笻輿行園圍集親知驩飲優伶雜
 杏子婿次弟奉觴上壽如是七閱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子

男六長大嵩爲伯氏某後次大山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次大嶽大崙大崙大崙大崙諸生女二適周大穀錢養庶皆舉人孫男三遠觀遠大山將以辛丑某月某日奉君與宜人葬於龍華山之塋而先期走金陵奉狀與幣言曰惟子之習於先大夫也敢以不朽請余往遊館閣間日與君接視君溫然長者也而心敬之君甫歸而讒搆中起良夫退舍益信時之不可無長者已是其可辭銘曰

噫吳君何儻傲攻藝文揚芬郁卒致身游天祿維柄臣實推穀近不賦禍轉福疇能然識則足況淑媛相隨屬義而聽善且告生齊徽死共域何以葬龍山麓我爲銘志陵谷千萬秋名不沒

乙八 禮圖三十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敏耕字伯年先世姑蘇人國初徙富人實京師諱全者始占籍上元全生榮榮生經經生鸞鸞生仲交先生時泰博學宏詞擅於當代配沈氏侍御韓峯公女君考妣也君夙賦異材丰神韶秀戲同竹馬見苦李而先知歲在瑯車問楊梅而卽對矯矯然楊氏之龍文謝庭之琪樹矣兼以器業之敏無煩就傅朱穆力學中食忘餐延篤耽書借本輒諷是以節陵遺策汲冢殘編劉歆之七畧九流張華之千門萬戶無不因條得葉望表知裏間相與執銅斗以辨年指巾箱而隸事余嘗愧君君不余愧也年十有四遊於黉校君父方負盛名居京輦一時綴學摘藻之士汗簡懷鉛之客靡不聞風響臻

賓席常滿君以英年參其高詠抽學筭於三餘挺詞鋒於百戰四座懔然咸爲調服當是時警修幹以凌雲搏積風而運海豈足道哉乃豹文長隱狗監不逢君輒斥棄俗莽澄懷觀道始跌宕於玄津終激揚於白法駸駸乎視三門於鏡象悟一乘如掌珠矣每山水之遊風月之夕或我疑而君啟或君問而我答衝楫既設金湯斯闢一時之樂謂足千載而稟命不融有涯先謝惜哉時萬曆戊戌三月朔也距生嘉靖丙午正月望日得年五十有三厥配徐氏同丙午生在家爲女士佐君則良友傾筐倒屣延逸少之容舉按齊眉修德曜之敬慟君之亡遽成沈錮後二歲卒是歲某月某日合葬於孝義村起鳳山之原禮也子振之葺君遺草爲軒居集若干卷并

乙八 禮圖三十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仲交大城山集以傳且排轡事行謁余爲志嗟乎法度逝而支言莫賞苟君少而鍾委後事車亡輔在老任壯責甯不悲夫振之郡諸生娶呂氏君長子次揆之娶張氏次大有出後從兄敏忠聘徐氏女適齊王孫睿燦銘曰
君之問無不知也外王父奇之謂前世所讀之書君之貧而掩骼也大京兆愧之謂我輩所難之事蓋其所經者萬有餘積而欲施者百不一試宜相識者弔君之窮而詎知其心之大通彼且以生爲避廬彼且以死爲消癘是區區之遇合惡足芥蒂於其中也耶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銘
頃天子上徽號於皇太后念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以風示

天下於是南計部司務石君雷得贈其父芸莊翁如其官寔始稱贈翁云贈翁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至是手盱眙令丁君汝彥狀謁予爲志銘按狀翁諱某字某芸莊其別號也先世居遼左高祖某從戎於貴之永甯家江安至某還衛城以勤儉積貲起其家子寶領鄉薦仕至州刺史四政皆有能聲滇之太和鄴之安陽以名宦祠祀之不絕配駱氏生贈翁兄弟翁長子也爲人彊直而高曠慕古陶彭澤之爲人雖家四壁立靡一日廢酒然最敦孝友父別駕永州歷洞庭夔峽往省焉間持祿羨歸佐乏則蹒跚負重繭足走長途靡屑越一錢男女弟四人撫之皆盡恩意家事一切倚以辦不使爲弟累也嘗從父采木涉巨浸會風濤作帆張不可收

游國三十一

丁七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翁挺身出死力落帆舟乃獲濟間往反滇雲有女乘夜來奔者嚴拒不納其大節耿耿類如此久之刺史歸時奉酒食前傲昔人斑衣戲匍匐以娛其事繼茹苦無所言即臥冰衣蘆不過也凡飲必偕諸弟乃盡歡居恆好憫儻非常之節言必準古鄉人或不類必援大義而刺之不少屈於人以是乏鄉曲名然心腑洞開情意獨至其於蹙薄羈紛機變四出不一挂目也喪槨故不充數費於婚喪肺費間家益落未嘗以爲憂而酣燕自如其自託於古任達者流不虛耳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十四日卒萬曆癸巳三月某日得年六十配郡伯羅公長女子男三長曰渠增廣生娶丁氏次即雷娶陳氏季星附學生娶羅氏女三嫁百戶丁世芳盱眙令丁汝彥諸生陳

經夫贈君含真蹈義隱德不耀以有計部君計部君矢志躬底懋厥職揚於王庭以知有贈君明主因心廣孝褒及幽遠而恩命行焉計部君擬錄其副焚諸隧道室中之主易新題如儀而懼志石未備無以光昭君賜而沒先生之德也故丐余爲銘俾詔後人以教不忘余念明上恩勗有位史職也故具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美石翁孰曰不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游何有鄉飲不汲泉酒德自豪其天者全入貲爲郎雅非翁志聖書焜煌乃以子致恩隕自天聲載於人曷慰爾後刻石墓門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秦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

乙八

游國三十一

十八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沒於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秦州安豐塲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嘯嘯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

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
絲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迥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
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
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杳至羅近
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
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董郡丞迎之建甯徐殆難悉
數歸則隨村落小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吹師
嘗晤先生迎謂曰眾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
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
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

乙八

濼國三十一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南
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
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
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
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
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
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
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
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
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
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

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
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恆不煩繩削而動
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
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
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
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
朝部擬召用先生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
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
七十有七葬場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
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
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豈以明道

乙八

濼國三十一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覺人爲任此僕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
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
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願受益爲深輒
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蛟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知如
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隱君李姓名芳元美字也先世長垣人靖康中諱堅者爲集
慶保甯威武三鎮節度使堅生世榮以團練使防禦太平州
因徙家焉世榮生玠觀察使玠生慶祖承節郎監江州酒稅
慶祖生敍文學伏一時碑版之文照耀遐邇終太平路儒學

教授子二曰習曰翼高帝自和陽取采石習一見知其真主
率徒陶安往迎之高帝曰吾得太平為根本非習莫守聖安
詣金陵而習留守太平卒於官翼魁江浙行省為熊朋來鄧
文原胡長孺諸名碩所知從遊每數百人除教授不赴自是
仕州郡史館編修者不絕皆以文儒負盛名至隱君年十歲
始就塾不肯竟學也為人魁岸有氣綜農圃方技家言性善
酒窮日落月坐客嗷嗷擅臂相狎然無敢加隱君者世隸縣
籍諸父鼎謀率挽入戍乃移居里之泉塘村盡以故廬腴田
推之無難色邑有蔡村川原幽邃隱君心樂之父析箸給隱
君資山田直僅百金隱君因售田而徙蔡村始至屋數椽田
數十畝耳會大浸四望莽泱復迫徭賦盡棄荒土而逃隱君

乙八

源國三十一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乃鉏荆榛誅茅闢大出財以墾田外為長堤匝之水不為害
三歲三稔家以此饒久之逃者反隱君歎曰利不可專眾不
可犯吾知所以處此矣乃以墾田盡還諸逃人於是隱君之
義聲暴一時矣居恆哺飢者樵死而無歸者又繕梁除道建
塾諸義事非一收資弗至多焚券不問人人不忍負隱君坐
此家累數千金隱君願與力作同甘苦老身長子孫無文衣
兼珍之奉也歲丙寅子儉推擇為諸生始冠儒冠隱君諱曰
孺子冠何易之亟耶然隱君獨心喜於是進儉而語曰自予
先人樹功名於草昧之中代有聞人今絕於予乎小子勉之
夫身無顯晦唯德則立秩無崇卑自強乃榮小子勉之儉終
身佩其言隱君配郭氏生儉甫四歲孫撫之與雖衰不殊佐

隱君治家督農蚤作宴罷未嘗一坐而飯也而又樂施予有
求於隱君或予少輒曰予人矣而令其怏怏與無予同事有
不平必宛劑之於僮僕榜笞欲下母傍解多得釋去至督儉
學則篝燈達丙夜不輟也焦子曰儉幼割股起母疾耿在倫
先生賢重之自鴻臚序班丞嘉興薪米壹取諸家邑以廉明
稱夫資教以成理則家國成隱君夫婦厥有賢子宜哉隱君
生弘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卒萬曆癸酉五月十三日年七十
有八母生正德甲戌五月五日卒隆慶辛未四月二十四日
年五十有八子儼娶趙氏儼娶戴氏繼楊氏女三增為鍾秀
胡宗武耿宗周孫男五茂林茂材茂相儼出茂本茂根儼出
茂本郡諸生曾孫六啓燦啓煥啓煒啓炳啓耀啓燿儼先後

乙八

源國三十一

一一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葬考妣唐凹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古徵華胄八世其昌於美李氏有聲靖康握兵拊民重珪累
組當勝國衰乃識真主姑孰輟輿大業肇茲開天首郡乃以
畀之文苑治蹟世熾而隆嗚呼元美乃以隱終鹿門之游儼
德齊齒孰知公侯必復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庶幾踐之
刻石墓門
養開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余已丑舉南宮與嶺表兩區君同籍叔中允大相季侍御史
大倫並以材行擅一時於是嶺表鉅貴族咸推轂區氏而余
友潘去華獨推本其尊人郡丞公時時及其隱德也嘗私草
其事以示余久之兩區君手王父養開公狀屬余為志銘余

益知區氏世德所從來遠矣按狀養開公諱琳字某先世居南雄珠璣巷宋南渡時朝請大夫某者徙端之阮埭八傳爲樂澹公某配陳氏公其第六子也幼英敏絕出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一日之舅氏所命賦競渡詩了不容思辭義超詣四座歎焉弱齡失怙事母以孝聞定省暇博綜羣籍亡何補高要學弟子員以文高常冠諸生於是鄉人士靡不出公下公亦自謂鄉人士莫己若也顧妻試弗第及癸酉復試公夢綽楔樹於門意必第矣已乃竟弗口公仰天歎曰是夢何爲哉其在我後之人耶審爾何必我輒謝去不復出時年三十耳聞者詭曰公何爲者垂成而喪厥功公曰若輩安知予哉夫豢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且二者固不可必

乙八

卷三十一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日拮据於不可必之場以搗糲而汨形去大道之程遠矣因號養開以見志雅慕邵堯夫爲人所爲詩與擊壤集韻度絕相似達者喜稱誦之遇佳山水低徊不能去居恆澹然無營聲色勢利秋豪不以入其心鄉鄰有鬪賢豪居間不能解得公一言無不俛首聽者其服人如此羣居語笑謙謹不可嘔就至不言而飲人以和又令人意消也當諸昆日事家人產公笑指其子曰此吾費耳公之託以竟厥志者自在視人挾其有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沒者其淺深何如哉配碩人易氏新會縣人父居敬母某氏碩人事陳太君敬如其母而事養開公如事陳太君接妯娌甚和亡幾微忤於言而減獲卽甚怒不加鞭笞每戒諸子婦務容忍母校短長然疾病

凶札則調護經紀之不少懈歲飢里媪至必輟食餽之稱貸者量所有資之不責報也故環區氏而居者頌碩人德不衰子四長盈次益卽郡丞次甯次盒盈生大始大亨益生諸生大標舉人大樞次卽大相大倫盒生諸生三錫三聘孫曾以文學名著彬彬未艾云公生成化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廿六日五十三歲葬南蓬嶺葫蘆坑之原碩人生後公一年嘉靖丙寅十二月十日乃卒八十三歲踰年啟公窆而合焉禮也喪郡丞公以名德自顯嘉隆間而中允侍御復接榷而起鬱爲聞人語云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以養開公徵之良信夫公夢寐中規綽楔之形一再世而卒驗蓋天固定之矣銘曰

乙八

卷三十一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種有弗斃耕弗穫力不逢年道絕塞未試而破保澹白獨留其羸俟來哲子孫勃興久彌烈千秋遺口口玄宅石可泐兮名不滅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番陽史惺堂先生爲南憲部郎與余過從輒以古學相規蓋
 余方年少氣壯不可檢抑得先生嚴事之志始有立云歲己
 丑先生鄉人陳君嘉訓同余舉進士君循循雅飭無一發言
 舉趾之過余心異之既問知其有史先生爲父執又知其有
 賢母也歎曰君之能自匡持有自哉時君念母切日夕計歸
 省而計適至君痛屢絕甦則晝夜哭同舍者至不忍聞徙之
 他所余往唁以大義讓之君乃勉強收淚扶病奔歸越辛卯

乙八 國三十二

蔣氏校印

十一月十日將葬母堯山之陽屬余志而銘之而勉以史先
 生之言噫是其可辭按狀母姚氏邑東關姚翁漢之女故文
 學陳翁龍岡許尙節之妻文學嘉猷嘉謨進士嘉訓之母也
 初龍岡翁事繼母以篤孝聞久困名場能以貧窶廢學母
 實佐之龍岡歿教三子學皆就乙酉嘉訓舉省試第二人親
 黨往賀門庭晏然如常時其子非謙當塗勿舉樂優伶輩
 勿以入門亂家教其識大義如此後五歲嘉訓舉禮部捷聞
 母病臥嘆曰歲大穰眾方愁饑吾能獨樂乎其以謙會諸廢
 費易穀賑饑人吾願也又語猷曰聞充賞者率雜以偽金無
 益事實易少予之便聞者感服平生中饋緝縷之勞不以老
 廢子婦諫止之曰此婦職也視隻字墮地亟取焚之伏臘祠

祀親之唯謹與人慈而好施其天性也嘉訓自爲孝廉視身

嶄嶄不欲爾時俗事干謁一日獨念曰母老矣吾即不能致

甘膳如自潔何母聞而訶曰善養養志若乃不諳吾志乎哉

故訓終樹立不以利自點蓋稟母教云嗚呼不靡於流俗而

知念守身之義利害窮通接乎前而不失其常心此學士大

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可謂賢已母卒以五月四日距生

嘉靖壬午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女一適太學生彭篤培

嘉猷娶張氏嘉謨娶張氏嘉訓娶王氏孫男一甫一望銘曰

詩始關雎士靡不知孰能其家中外勿違流風日頽獨義是

好於維母氏孰輔而告有美令子譽髦渠渠終慰母心象軸

爲書我友其子寔懷盡德作詩孔哀實於幽刻

乙八 國三十二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余兄伯賢先生爲人清謹不妄許可生女絕愛憐之故於遠
 婿爲兢兢久之始得李君仲良子惟中既成婚惟中從余兄
 讀書往來余兄嶄嶄自樹不以祿利爲規誨第如世俗之旨
 而已者故惟中器識日進卓卓非凡子矣今去之二十年所
 兄女既中天又余兄若嫂且相繼即世惟中乃於余日親蓋
 有臭味之似焉非獨以子婿故也惟中秋九月十日罹母阮
 令人之喪余往弔之未幾惟中自爲狀偕其兄弟五人詣余
 曰不孝將奉家大人之命以十二月十九日葬母蛟山而冀
 先生之哀而銘之噫余知令人稔矣是其可辭按狀令人姓
 阮氏先世有仕至馬湖守者曾祖舜樂自臨江徙金陵父時

配母龍氏辛卯八月十有三日生令人先是仲良元配朱氏
盛年未舉子夫婦輒以似續爲憂乃謀聘迎令人側室令人
生裁十五年耳而縫紉酒漿糲糗不習而能語默定動
凝然見者卜其遠器又五年朱歿仲良謂可中饋主者無逾
令人乃告於祖禰立令人爲繼室中表姻戚無不嘖嘖稱得
人而壺內之政一以付之矣時仲良方廢著醫財於外家有
垂白二親令人曲事之得其驩心以故仲良無內顧得以專
意積居與時遂而令人又爲之躬操筭籌轉移節縮卒之化
約爲豐而費力之雄強至輻輳比於素封則令人佐之也仲
良昆弟間多藉藉口語令人調護之不以細故傷巨倫久之
諸子生相屬方毀齒且旦洗面束髮衿紳之趣使向學畫出

乙八

國三十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從先生家塾夜歸就膏火親課勤惰不少置故諸子不以饒
意誦習詩書之業日起也令人甫五十賭家政非非就緒諸
子學向成乃勅斷瑣細齋心禮佛以思所謂西方淨業者孰
意其遽止此哉令人顏如渥丹豐肌鬢髮望者知爲壽徵而
張多疾今年夏以仲良抱危病且夕扶侍憂悴交懷宿疾遂
作而不可起矣惜哉余兄女歸甯道令人溫溫慈愛御賊
獲不聞叱咤聲乃其子從賢士大夫遊類稟之母教又庶幾
愛而知勞者嗟乎代夫之養振業之祀以義豐家合其孝慈
婦人之恒德也獨剛也而柔劑之商也而儒劑之者學若飴
終篤而子令其有聞則識過其材所謂非婦人之恒者茲其
驗歟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於邑歔歔不能自止

余哀兄伯賢若兄之子也蓋於令人之亡有深理焉爲之
銘銘曰

旬五踰七閱歲年也厥字仲良長十有七學所天也男子五
人應春應時應芳應和應元詵詵振振其先也曰春曰時
卒業辟雍而和若元京兆諸生文學博也其妻於揚次余兄
女吳王繼之而劉氏湯氏張氏婦也女子一人夫管齊
朝年差肩也有孫志英又曰志嘉嗣將綿也噫茲其所以爲
賢者也邪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語曰知窮之合知通之時也而吾者商紳先生繪難之往歲
天子妙簡耳目之選中外發諸名流身位空海海如不及

乙八

國三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同籍任君勵卿獨澹泊自持如身不與也者余灑然異之
事未定君配孔孺人以產暴卒又幾日君補南戶科給事中
將扶柩歸以歲甲午五月十三日葬先舅姑之次乃詣余泣
曰余妻非有德善可紀也憶旬日中銓曹推擇余同官人言
籍籍孺人曰此有定命即不得美除當愈牛衣時耳且失身
與失官孰重余遂藉以無動今言猶在耳而余妻已矣悲夫
太史其憐而丐之銘余聞而愈異之爲按狀孺人竟之闕里
人大中承任公瀛之婦澤州判孔公彥述之女今給事勵卿
君彥彥之妻也初中丞公得子晚且賢其才求婦之可與齊
者中外親戚曰澤州爲尼山後其子女悉嫻儀法爲公子擇
婦莫孔氏宜於是孺人年十六而來歸歸三月中丞公沒孺

人相勵卿治喪一粟於禮事姑胡恭人扶持者萬方中其歡
尋亦卒當是時孺人與勵卿之髫髻也中丞之誦於家也乃
子然當戶先後兩喪無爽禮歲時伏臘涕泗漣如人尤以爲
難中丞公既以清白貽後勵卿俛首弟子員生事日落孺人
盡出奩具佐饗殮時時耕繡洗佐勵卿讀夜分燈熒然相對
曰若書誦與女紅孰多意以從吏勵卿而就其業也及勵卿
拜中舍都中煩費不貲間稱貸以給孺人必慘容止之曰將
安取償乎不然豈其負貸也以故勵卿雖通顯迄無改於素
業云孺人先以勵卿中舍最得今封手雲錦之誥冠瑱而流
珠不以色喜生平口不識甘隲身不綴紈綺卒相其夫鬱爲
國器孺人之力居多嗟乎去貧速者居富必奢方賤挹者當

乙八

漢國三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貴必泰孺人以閨房之秀輒能道勵卿以定命望津要而不
華甘恬約而靡悔非丈夫之見不能雖勵卿之賢不因婦言
決策然視北門之交謫賢不肖可同日道哉嘗觀世之薦紳
有一釋褐即飾車馬耀閭巷及見擠於清華則溢氣盈而奮
臂而爭雖其人婦而鬢眉亦牽於兒女之情難自割耳語云
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絲此觀之雖謂勵
卿之賢以孺人扶之其亦可也孺人生嘉靖丙辰十月七日
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八子二長純忠聘
鄉進士李鑑女次敬忠女三長適儀賓張君夢符子所養次
許聘潞安太守張君子忠子允泰次幼銘曰
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以子殃禦窮者誰歟弗丁厥祥勒石

千秋兮嗚呼可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母勞姓浙山陰人少爲令女父母擇所歸則無如同縣陳翁
石池諱者蓋石池翁有賢行好施予於貧交疏昆弟百金無
所吝至是翁配盛早逝母歸定其繼室云翁以費雄里中酬
應紛沓不暇問家人作業自得母而門內之政斬斬矣又以
其間爲諸子治垣屋百堵竝作工匠幾千指母五鼓起治爨
夜分乃罷朝夕指据者餘十年石池翁沒諸子未壯時外應
里徭內治生事皆母獨任之自嫁至老壽級縫濯濯饑寒朝
夕人多不堪其勞苦子婦諫止之輒曰吾自安之不爲罷也
始相翁爲德晚節好施彌甚亥子歲大饑自脫簪珥爲饘粥

乙八

漢國三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食貧民死者予之棹以斂當食聞丐者聲爲廢匕著輟食案
中物盡予之蓋慈惠其天性也先是母盛有丈夫子四人母
生子亦四人教養婚娶如一即菜茹殺核賦之必以次人人
得所欲無間言季子惟敬生六歲而石池翁病翁撫之泣母
曰翁念少子乎我在終不令若無成者翁乃瞑嗣是盡產業
其諸兄而躬自非薄以督之所爲訓課經學磨礪行誼者悉
備迨己丑惟敬舉進士庶幾以成母之意而訃適至嗚呼悲
已母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沒萬曆十七年某月某日享年
八十有一子八人某某娶某盛出某某娶某母出孫孫女幾
人曾孫曾孫女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從石池翁
兆禮也葬之前惟敬持陶君周望狀乞銘余讀魏史見高謙

之後母撫育之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心竊奇之
以今觀孺人豈有異也善乎周望之推言之也均子也而已
出者私均已子也而少者愛母獨非人心乎而超然物情獨
全碩懿則識能匡欲故也母之賢於人遠矣是宜銘銘曰
孺人之德慈仁平直能竭其材以善家則是生良子慰於高
堂祿養弗逮榮名則長王延母卜撫如己生亦有謙之莫辨
弟兄有美孺人惟其似之善必有報天道曷私白日揜暉佳
城鬱鬱銘於好詞永著芳躅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計部主事王君述古母孺人郭氏以天年卒於京師計部哭
之累絕已絞衿裝冒飯舍之屬凡附身者冀無悔乃已將昇

乙八

禮部三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櫬歸故園而卜葬焉奉傅太史所爲狀屬余志而銘之余與
計部同籍稱兄弟好則曷容辭按狀孺人姓郭氏陽翟著姓
幽閒厚重髣髴即知奉母教儀度整整希靚色笑容及長爲
父母所愛擇對名族得今封文林郎崇德縣知縣王翁歸焉
王雖名族而舅早世家四壁立姑拮据以贖朝夕孺人來暨
不厭食貧屏新婦裝壹意練裙疏豆佐素業云事姑恭慎飲
食衣服非其手出不以供姑意甚適語里媪曰吾今日始知
爲人姑之樂耳事姑暇輒事織紉機杆聲晝夜軋軋徹戶外
媒釀許語冥然若埽闔以內米鹽蠶織鼓醬醯漿注造必時
菽粟稻粱蠶黍麻麥蓋藏必謹稽出納量贏詘口約腹裁寸
積絲累一切倚辦令出不濫而蓄常有餘宗黨姻媪交口贊

孺人且以賀其姑之得孺人也久之諸子生且長相其材各
授以業不任學者農不任農者學酌古述古質尤美孺人愛
之特甚顧其時髮未燥也即遣之州城學問歸省覲孺人亟
斥以往不欲以小慈敗義妨殖學功也二子因發憤力學述
古以弱冠成進士孺人始一開顏而笑飭之曰若通籍於朝
吾不得子矣試鏡往古富貴者安在唯賢士留其名耳爾其
唯古人是程彼鹿鹿者流直身家是營非教爾初心也庚寅
述古出令富陽孺人又曰爾今於富陽有民社寄矣吾慮爾
於事未練氣未平也勿謂民弱而侮之勿謂事小而忽之勿
謂朝廷遠而負之求無愧民之父母可矣述古奉之惟謹已
而述古以考最得封父階文林郎崇德縣知縣母爲孺人已

乙八

禮部三十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晉計部御孺人與封翁如京邸食四方水土之腴狄冠展
衣榮於闕下矣顧儉樸之性無改其素日討諸子而訓之尤
諄諄以聽婦言爲戒諸子佩其言聞門雍睦壻奏而薦應未
艾也乃孺人甫踰歲二月十有八日以微疾逝矣距其生某
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丈
夫子七習古憲古師古酌古述古期古遠古習古冠帶儒士
酌古縣諸生述古即計部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婦陳氏劉氏
和氏楊氏朱氏宋氏帖氏孫六仕俊修儉价估曾孫三嗟乎
婦之爲道有順承之義而已才足助之則其難矣至智足以
開其子而爲之端其趣操蓋其又難也孺人子少而登第無
疏戚皆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壹以名賢爲瑱

規此其識可閨閣之流品觀哉是可銘銘曰

維母於子亦或多有孰受其成以昌厥後文駟雕軒自貽之
究側睨旁闕非遺則偶庭特與羊絲牧與狩我篆銘詩以告
他母嗚呼斯石其勿以培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志銘

宜人文學胡公珊之女奉政大夫永昌府同知李公敬之妻
峽江丞蒞孝廉蔚之母生正德乙亥某月某日卒萬曆庚子
十二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閨里同哀黃稚走哭士大夫閱
側弔奠無虛日於壽福哀榮備矣而孝廉君悲不自釋謂宜
有以垂久遠而不忘者手自爲狀詣金陵謁余爲銘余則安
辭宜人生而端凝靜默家人竟日不聞語笑聲家池巨族殘

乙八 國三十二

九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翠紉穀填委惟第間無所好也文學公奇之語母張曰兒貴
徵種種是不可與凡子時奉政公負詞學有雋名文學公器
重之因納禽焉宜人年財十六耳見者易其少或不諳婦職
宜人願善事奉政公父母公父母雖不悅宜人者奉政公父
爲古源先生從陽明甘泉兩公遊家儀壹稟古禮他婦女率
厭苦之而宜人功容範節自然應會當是時古源公談經樂
道不問生產宜人相其夫檢料內外籛廢舉權以篤其生者
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其於親所晨具舖夕具糜飲疾具藥皆
手調而進蓋兩尊人安奉政公之養者若干年皆宜人人力也
生兩子輒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益厲讀稍間輒白奉政公
加譙讓不少假顏色故孝廉君堅決績學一時輩流多出其

下歲己卯舉鄉書而宜人喜可知也則戒曰爾世清白毋逐

時俛仰以隕家聲孝廉君益自約敕如時人徵逐于請一切
謝不爲宜人則又益大喜客至重觴累俎無不饜飽去而自
奉則疏食菜羹不厭當奉政公倅竟已守隨已貳永昌蒞三
大郡號最沃饒矣而垂囊受代宜人無忤色語兩子曰吾豈
以二簋傷而父廉邪宗姻中性行異度戚疏殊等皆劑爲之
禮子婦燕見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宜人亦不以其故解
嚴田婦里媪稍不檢輒屏斥之無敢近而以郵窮振乏則不
限吟域賴以全活者甚眾尤急喪葬予棺棹以爲常蓋孝廉
君之狀云爾而孝廉爲人余乃得之士大夫間嗟乎奉政公
未亡而宜人代之養與誨矣不獨以家能也孝廉未仕而士

乙八 國三十二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大夫信其守矣不獨以文著也是可無銘子蒞娶施氏大京
兆公堯臣女蔚娶孫氏縣令公湛女女適吳大驂章世名汪
士謙施鳴謙孫二吾鳳本立銘曰
天台之原山迴泉委築之俵俵外衍而中美公藏於斯宜人
副之更千百世其勿毀以來福祉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故饒州別駕龍岡黃公之配曰孺人徐氏徐氏自國初以軍
功世隸某衛父武德將軍敬之母某氏孺人年十九歸於別
駕公以不逮事先姑爲恨歲時修祀輒爲泣然時居貧奉太
公以時羞食飲唯謹晝汛掃汲爨夜則與別駕公一燈熒熒
夫讀婦紡不丙夜不休太公亟稱之曰賢婦云越二年別駕

公舉於鄉越五年而仕越十有一年而歸又越二十有四年而捐館舍儒人攻苦食淡自少至老如一日率子婦工紉組不得惰佚於諸子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後子成長諸孫嗣起而孺人亦老且衰矣亦不以其故而弛嚴諸喪祭婚嫁躬自督辦皆有法僅以告成事於別駕公別駕公不知也別駕公以拙宦枵腹於時孺人執翻由放不爲一切摧謫語以傷其意人尤以爲難性端重寡言笑顧能知大體持義嶄然不可動初別駕公得劍州學正談者盛稱道遠多阻或有尼孺人行者孺人曰惡有數千里外忍不相隨以自爲安乎已而入蜀蜀中灘隘如穢人輒舍舟而陸孺人端坐其中素波白激衣裾盡濕屹不爲懼居有頃別駕公偕計吏北上學舍孤

乙八

國三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懸城外會龍州有薛宣撫爲亂去劍不甚遙人情洶洶同官輩他徙避之孺人獨闔戶不去曰有命久之寇竟不至人乃歎服後自峽江還次彭蠡夜風浪猝起水高數丈鄰舟蒼黃叫呼至不可聞孺人胸別駕公曰危矣亟攜孺子登岸吾在此毋俱葬魚腹爲也卒亦風息獲全夫世之以節顯者必要之危難而後見則亦所云不幸者焉孺人身瀕危者數矣執大義而彌堅輕死生而不顧雖亦幾幸無恙而操趣所寄凜凜焉與秋霜比質矣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難也嗚呼此不可以觀孺人也哉近世士不知自立微獨教衰使然或率兒女子語噫噫不能自割者有之如孺人之明識以成夫之美而卒開其後人非偶也孺人生嘉靖

戊戌七月八日卒萬曆壬寅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子應登輩於是歲某月某日啟別駕公之兆附焉狀其行以視余余於黃肺附之戚知孺人也稔按狀言言實錄也曩已銘別駕公其世系子姓婚娶不復出而據其大者爲之銘銘曰勤禦諸艱底於白首死生倏忽執義靡咎岷江彭蠡山高水清吁嗟孺人爲婦程兮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銘

安人甯國涇縣王氏兵部職方司主事同郡太平焦君諱玄鑑之配年幾十有幾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與兵部君同兆安人曾祖德甫守武昌兄岩潭守南安家世二千石安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爲泰事兵部君謹

乙八

國三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甚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夜讀則手治絲枲居其旁以相之蚤夜織作不以寒暑間或勸止之曰此婦職也何能坐而耗所有乎其自奉養無敢稍豐至以窮來歸者輒分財予之不爲秋豪計惜當兵部盛時賓客傾一時自京師至四方多慕其厚既見皆樂從之遊資斧酒漿安人所以接之未嘗有倦怠不欲之色壬戌饑人晝聚剽人而奪之穀兵部君會遠出安人諷曰若等利吾穀將以生也而法掠者死求生而得死非計徐之吾賑若矣大發倉予穀至千石眾感泣而去戊辰春訛言詔選良家女實宮掖士民奔走不暇擇而婚安人獨曰國朝選女無及宜歛者此詐也止女弟婚不行頃之事果定其卓識類如此兵部君既沒安人教子女有節法書若女

紅有不中程輒朴之泣曰吾不及從夫子地下徒以若輩耳以故其子女皆感而有立蓋安人富而能勤貴而不驕以能相夫子而宜於家知者以爲過人而安人若有所不及也噫可謂賢已余辱與兵部君同宗知安人行爲稔既爲兵部君志而仁芳復以安人墓文爲請余不能拒也諸事行及子女婚嫁具兵部志中者不復出銘曰

吁嗟安人令儀維則來嬪君子時藝其德有偉兵部學業章章旋爲大家爵祿寵光俯之仰之承翼自我於慶有施動無不可樾樾中邱松楸如茨從君子遊協我筮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孺人方氏墓志銘

孺人姓方氏皖之桐城人配中丞趙公學者稱柱野先生者

乙八 續圖三十二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公材業爲世名卿其仕不究於年而孺人既寡後七年年六十有四以萬曆丙子七月三十日卒歲丁亥葬於縣之白楊沖十有四年矣子鴻賜過留都手自排繢孺人事行屬余爲志銘余曷能辭按狀孺人石山處士方翁濟之長女也性惓惓不羣少聞兄弟輩讀書一過耳輒習又精女紅婉孌寡言笑石山翁內奇之語媼曰是女必貴毋予凡子時中丞公嘗年以夙惠著翁一見大喜曰此真吾婿也孺人既歸中丞公勇一竹翁與汪夫人兩老人在孺人手調漿酒肺饈而進之以其次佐公讀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人人得其意一竹翁嚴教子如束濕然中丞一再弗第督過之甚苦孺人慰解之而徐憇憇其就業時篝燈拭几研以導之竟用歲庚子舉

南畿第一人甲辰成進士授比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給事中地恩封父母及孺人公笑屬孺人曰微而力也不及此今稍足以償矣已中丞公丁艱巖居六年卜築鷗

林山孺人生田間雅習其事於是率戚獲課耕紡戒約僮奴無輒入城市即以事之城市敝屣整鬢不知其爲貴人家也

一時言家法者率歸之無何中丞公服闋以吏科都給事中

晉南太僕少卿歷通政太僕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

陽二年調南京時公年未至孺人輒曰髮種種矣可再出乎

公折然曰吾志也孺人歸爲中丞公選勝爲投老地脫簪珥

買田其傍曰此有洞有池可游可泳殆足以老已中丞公益

加葺治顏之曰宜秘時時合鄉長老置酒高會又招延四方

名士講孔孟之學於其中歲課穀數百斛以供賓祭待問遺

實孺人發之當是時子鴻賜學日進益多長者遊其入陪鯉

庭出從鱣館孺人悉資之無倦色先是孺人出囊裝爲中丞

公置側室丁卯舉一子己巳中丞公捐館舍孺人撫其子涕

泣曰兒尙未識父也爲之哽咽不能語者久之蓋擁愛之不

啻己出云子二長即鴻賜太學生娶盛司徒女孺人出次鴻

臣娶林僉憲女側室出女二一適太學生方學惠一適方侍

御子若節孫一湛之娶齊孝廉女嗟乎事舅姑以孝克家以

勤而逮下以慈惠有一於斯足以稱賢矣至於名人勝士勤

終勤勞必佐夫若子於正學而爲亡窮規非婦女之恆也是

可無銘銘曰

乙八 續圖三十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偉君子永百秋斗揭嶽峙江河流美哉孺人真其仇山回
永復終此邱太史銘之炳厥幽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金陵爲豐邑舊都人物仕宦冠冕天下其崛起一門重珪累
組者蓋多有之父子則余祭酒顧翰編兄弟則陳中丞顧司
寇祖孫則張閣學沈憲副指難婁屈中如倪文僖位秩宗冢
子岳次子阜竝躋膺仕爲時聞人可謂盛矣若夫三世之中
四登甲第如今何氏者殆未之有也意慶門壺範必有卓然
異於人者頃之何母宜人沒子湛之采事行爲狀偕弟淳之
來曰願以不朽累子余讀之嘆曰此足明何之所以興已安
得辭按狀宜人孫處士水亭翁之女潘參龍崖公之配也生

乙八 濟國三十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厚重端凝不假母傳而舉止應節水亭翁擇婿得參岳公
奇之乃委禽焉是時家赤貧宜人黽勉調治無幾微見顏而
者參岳公劬書甚夜分篝燈弗中程弗就枕盛夏苦蚊蚋至
投足甕中以讀宜人相對緝紡而佐之寸珥尺紉之御竭其
共爲樵穎費不惜也久之成進士筮仕濮州宜人知公持法
嚴每退食時時寬譬之得縱舍去者爲多屬當產而難語參
岳公曰得無罔圍有冤滯乎輒爲清出數十人纔聞歡呼聲
而兒生如達矣即次公淳之也尋自方州而祠部而參岳聖
書魚軒之寵宜人與享之而色不加喜自參岳而冀州而被
構歸也窮愁困悴之狀宜人備嘗之而色不加愠蓋公歸久
門庭蕭寂不無翟公之歎宜人從容解之曰公不獲於一官

而竟其志者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奈何求多於造物
者爲以間課諸子若孫嚴而有法伺其誦讀漿脯勞賜相繼
而飭其墮者故湛之等不獨以文顯而先後居官有治辦聲
則宜人式穀之以也念宗祔單弱置廢爲廣嗣計凡舉子者
三人愛之如一參岳公卒囊無一錢所遺什器圖書盡畀諸
庶語湛之等曰而輩無需此也聞者無不嘖嘖嘆其難其他
宗黨戚屬之待而舉火者喪若昏者倚辦宜人不啻外戚然
宜人亦竟其身不以食德故而有勸獨於丐僧絕不應曰吾
安得用何氏槩而爲游食者資邪其卓識類此治家米鹽果
蕪必有度履履間各得其任食指數百人人得其意而性寔
侃侃無少徇與參岳公交相莊如嚴賓然子姓侍側廩廩奉

乙八 濟國三十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約束惟謹庶幾說可稱何史已宜人豐容健飲啖固強無疾
也七十誕辰姻戚上壽者相屬踰三日而卒生嘉靖己丑七
月十一日沒萬曆戊戌七月十四日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
四日啟參岳公老官山之墓而窆焉禮也子六人湛之娶周
氏淳之娶俞氏澄之娶金氏宜人出浴之娶華氏湜之娶錢
氏淑之娶顧氏女二人嫁吳爲霖秦輝孫男十二人棟如森
如林如棧如楸如棧如梁如枋如杪如樊如杲如枋如何氏
自參岳公以名進士起家至是湛之舉己丑爲僉憲淳之舉
癸未爲御史棟如舉戊戌爲理官余所謂三世之中四登甲
第者也而三人之宦業與來者之嗣興方繩繩而未已嗚呼
非宜人其時能致乎是可銘銘曰

相而君兮燕而後人有聞兮斐亶墓門之文兮吁嗟百世其
女芬兮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安人行九諱坤芷余友鄒爾瞻之繼室也爾瞻以萬曆丁丑
成進士疏論江陵相被旨杖闕下謫戍都勻戍寅春娶安人
於家未三日即攜之戍所戍六年從爾瞻起爲吏科給事中
以言事謫南刑部照磨乙酉擢吏部員外郎未幾請告庚寅
擢吏部員外郎冬調南刑部又三年滿考以病歸爾瞻之南
而北北而南屢出屢入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有一日之安
爾瞻之戍而給事給事而照磨照磨而員外郎屢已屢仕也
安人咸與俱而未嘗有一命之榮卒之後一日始奉勅命稱

乙八

國三十二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安人生以嘉靖己未卒以萬曆戊戌年四十而已安人家素
溫乃甫脫慈母之手從爾瞻越禾嶺渡瀟湘歷長沙激浦凌
沾蕭挂猿之阻處蠻烟瘴雨之鄉有壯夫所不堪者安人獨
以身翼之無難色爾瞻結髮食貧卽入省闈歷銓曹而內無
宿春之糧外多賓客之奉有廉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節礪
之無愠容其在都勻也爾瞻念母甚淚日盈枕間欲乘間歸
省而心念安人不忍決安人以壯語聳之行亡何二從者死
於瘴安人經紀其喪備極周至夷謂人死三日當盡室避之
不然者其鬼殺人諸門生固以請安人傳語曰吾婦人也有
死無易且世亦豈有鬼物能殺人者乎諸門生皆歎服爾瞻
之在銓也當計吏扇門下鍵宿署中者而月安人春

原一
葉缺

耶抑爾瞻清標絕俗之致推賢援能之心有以刑于家人爾
耶爾瞻又言安人端靜識大體一日爾瞻被酒聲稱揚安人
輒莊語曰君以學名者乃不知酒德耶爾瞻改容謝之然則
安人不獨爲賢婦雖謂君良友可也爾瞻之所樹業已不朽
安人之傳也無疑獨其豐德而裔享修名而短世不能無疑
於報施之爽雖然安人之志吾知其不以彼易此也爾瞻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安人某山之原而屬余爲銘銘曰
斬而年也永而傳也烏識其所以然烏識其所以不然也蓋
年者天而傳者所天也嗚呼其斯爲安人之賢也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太恭人林姓故憲副西華王公叔果之配雷國丞光蘊光祿

乙八

國三十二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官丞光蘊錄事光普之母也太恭人用西華公封安人用
子蘊加號太恭人以母終稱王母云父濛母朱生而端凝敏
惠仰俯有儀參議東崖公爲子擇婦聞而委禽焉年二十一
歸王氏王族大且貴參議公方巖居委家事不問太恭人上
承下御顧事事當參議公意西華公見太恭人事事當參議
公意也於是悉家秉付之太恭人卽又事事當西華公意蓋
賓祭秩秩如也餽養離離如也出納井井如也惟謹已西華
公起家職方諸子以次生太恭人留不行督就外傳夜符燈
程讀無少怠卽諸子長矣出交際必以告稍不應節必譙讓
西華公出參湖省蘊業舉於鄉薦且受室太恭人始一偕往
踰歲西華公晉左廣臬副甫艾也而有歸志太恭人不謂早

也忻然奉公還當是時西華公恬澹之節天下莫不聞而曰
吾得割意羶塗滄風味道者以若人之相我也公已而光蘊
仕太恭人則拊而屬曰若父之荆西即絲粟不以煩縣官若
所習也其益務自砥無忘父志爲予藥金二百又度官中需
力致之自是所至察廉無不首光蘊矣居恒鷄鳴起諸僮
以材受署太恭人照柳竟通行室中眠則無不犁然者已晨
朝諸子婦若孫婦據上坐諄諄以勤若慎爲瑣規也移晷乃
散丁酉蘊以甯都最上考功進今封太恭人八十矣而恩綸
適至會蘊徙官歸薦予告普亦初拜官升堂上壽觴相屬觀
者榮之歲庚子光蘊還自宛陵太恭人感微疾輒環語諸子
孫如與訣者甫五日而沒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距生正德戊

乙八

卷三十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寅正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太恭人自奉常取其薄而推羸
振乏必以厚視身必謹於細而講於夫子間也常識其大其
馴行卓識謂王氏之女史非耶夫女德不外見然陳定之辭
封李審諸之却粟所以陰爲助者亦豈微也哉太恭人一隱
於義而夫婦白首相顧怡然以坐觀子姓之成立壽富康甯
舉世所慕尙不可得者無一慊焉可謂賢已光蘊娶某氏封
孺人光蘊娶某氏光普娶某氏孫男十人至言至充至齊至
章至亮至奇至褒至登俱郡國諸生至雍至宏女孫五適林
承超項國昇何君佩林邦宗林承裔曾孫十五人欽典欽吳
欽旦欽誼欽彝欽準欽履欽讚欽諶欽鼎欽泰欽謐欽復欽
晉欽恆光蘊等以明年閏二月某日厝於石壇山之原附西

華公兆禮也先是蘊銜哀著事狀而寓書於余使爲銘銘曰
繫王氏裔始自瑯琊金陵來居班班史傳七十餘人厥聲奕
如淑媛相之若鄰與謝亦圖亦書遙遙華胄再徙永嘉不替
本初迨中憲公乃有恭人釋釋徐徐夫奮於朝子克嗣之名
埶璠璣恭人欲然曰用而既甯留其餘石壇之邱雙璧共瘞
峯迴水紆太史作銘儷德齊齒有美不虛疇論世者曰百千
祀石在玄廬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有明長者新安洪氏諱福字德基別號柳塘春秋九十有一
萬曆丁酉三月二十有一日以天年終踰八載甲辰十一月
某日葬某山之原負某向某翁孫水部郎文衡請急歸詣余

乙八

卷三十二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日期迫矣姑舉翁崖畧朱書於磚而內之竅中異日者請於
礎道碑而銘之余曰可洪氏自文衡舉進士科名鵲起隆隆然
爲里之望族然語發祥之自無不歸美於翁於康世之聘其
機械者大都爲身計也而不得其欲且蹈於禍患者不少矣
翁好行其德而富壽康甯動與吉會究也克有孫子爲時聞
人易所稱積善餘慶者非歟翁之德之才僅施之里閭未及
大試而獨全其淳白猶能起徒步之中以爲世軌然則人之
不自力而責報於天及其不應也輒憤曰無天道亦謬甚矣
哉翁配錢氏有賢行子男一豪封某官孫文衡即水部君次
文采文秀文顯文彬銘曰
桂林之墟觀察之裔生此淑人積善無數還金揜幣成梁創

祠閱數十載竭蹶以趨既及於人乃通於神葬之家山雲氣
氤氳以昌其子孫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太孺人廖女也而歸沈孝廉先生生二子而嫂撫孤以節著
部使者采都人士議聞於朝天子嘉之旌以綽楔矣已太孺
人子鳳翔令績最考功推恩所自得今封蓋兩承異數云是
時鳳翔治行爲郡國第一召至輦下擢爲給事中命未下而
聞太孺人訃旬旬歸毀幾至殞余往慰之泣曰不肖微吾母
也不及此然竊祿而不能以養也病而不及以受幘緩講事
也不肖何以生爲居頃之手張參岳所纂事狀而屬余爲志
銘按狀太孺人生而婉嫻有志操性尤篤孝父論母呂內賢

乙八 國三十二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以適沈先生業成鄉薦矣顧壹意績學不問家人產有挾
千金求居間者力卻之故終食貧而太孺人夷然不屑也每
問寢舅姑辨色輒興時手甘膳進客至供具取頤旨辦無
以疊恥告者拊藏獲而嘆咻之無不人人自前也亡何姑武
媪沒太孺人佐孝廉供湯藥也沒而佐孝廉之毀也佐孝廉
妻糧卜兆脫簪珥而不自靳也蓋賢聲藹如矣久之連舉丈
夫子而孝廉以計偕卒旅舍書抵父西園公曰兒不幸且死
惟拊二孫令有成猶子也太孺人聞驚絕已稍稍蘇而水漿
絕不入口眾寬譬之不應西園公哭曰爾不難一死而能委
夫言不爲一綫地乎太孺人乃強起會西園公老不任而悉
家乘付之矣太孺人則蚤暮治饋漿惟謹退而撫兩子曰吾

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汝也兩子任步趨輒責課靡間日手
足容有不飾即引禮切諭之衣即敝浣濯若新嘗言士衣羸
何病惟端潔足正容耳度十歲所西園公以老病卒太孺人
營葬具甚備而益感厲鳳翔於學丙子舉於鄉壬辰舉進士
意太孺人且慙於志矣而恬穆不色見第戒家人毋生事端
闕閭里而已秋鳳翔歸覲省拳拳教誡之如疇曩語間餉客
率諸婦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曰吾令兒母變其初也癸巳
鳳翔釋褐蕭山令親奉母行太孺人不往日見業以身界縣
官毋以老人易念若憶乃公卻金事乎去之四十載而邦人
稱之若不能嗣者何以見乃公異日且仕患不能廉廉而劇
也民又奚堪若其念之鳳翔拜受教故所蒞以廉恕稱流聞

乙八 國三十二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里中聲藉甚太孺人乃一加七箸矣會旌書自北至太孺人
拊心慟曰未亡人之謂何而以名我鳳翔令蕭六年屢迎養
不許最後乃一往視鳳翔晝夜平亭役稅拊凋疲郵傳造請
旁午又以間出捍稻堤疏壅抵決不得甘食寢心痛之而私
其婦曰嚮恐不能勞不圖今勞民至此也戊戌鳳翔再入覲
以恩命歸飾冠帔珮琚以獻太孺人服而廟見曰吾一雙耳
而乃再徼王言兒勉之思所以報者鳳翔以是治行聲益著
顧其於貧自如或曰夫人幸晚貴胡自苦太孺人曰兒幾不
隕家問奈何以我故判其廉其刻厲如此是冬七十誕辰賀
者踵至嘆曰嚮吾子然一身耳已稱母稱王母稱王大母不
自意目覩三世孫曾滿前也吾可以見吾夫子矣鳳翔待命

都門久且暮懷思欲歸侍而所司阨之不得請太孺人感末疾以逝庚子五月十有八日也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八日年七十有一孝廉諱九思有文行學者稱頤貞先生子長即鳳翔娶於張秀水學博來鳳女次鳳儀娶於陳安義尉應元女孫五懋滋懋膚俱府學生懋衷武學生翔出懋和懋敬及女孫三儀出滋娶王南昌守堯封女早卒府娶路通山令九同女和聘殷孝廉序女衷娶金太學生時行女敬未聘女孫適何應咸楊先春范舜智曾孫四中繩中矩中律中度嗟夫太孺人生十六而歸沈先生歸四歲而有子有子五歲而寡寡四十有六歲而封太孺人爲太孺人二歲而沒中間居約十七哀疚十二而亨不能一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二念以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二

金氏校印

撫其六尺冀必有以還報地下即占貞臣誼士何以加焉卒之爲節於家而其効使人主知之聖書赫奕兩賁高堂此足以答太孺人而爲嚮義者勸矣先是沈先生葬城南久形家言狹不可耐鳳翔乃改卜棲霞陳家庫新阡以辛丑十有一月五日合先生之衣冠而窆焉而余爲之銘曰

節已苦名則尊尚於夫後乃蕃繼嶺西山巘屹誰其過之式此淑媛